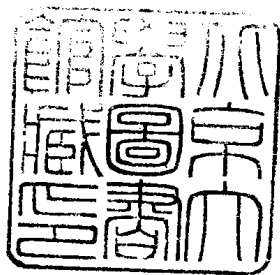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〇五冊目次

市南子二十二卷制敕六卷

〔明〕李光元撰 吳士元輯
明崇禎刻本

一

蘭雪堂集六卷

〔明〕王心一撰
清乾隆刻本

四九一

遼籌二卷遼夷略一卷奏草一卷陳謠雜咏一卷

〔明〕張鼎撰
明天啓刻本

五九七

市南子二十二卷制敕六卷

〔明〕李光元撰 吳士元輯

明崇禎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市南子敘

曷名乎市南子也。大宗伯愧菴先生。少居市之南隅。所有論著。自托于宜僚弄丸之指。而遂以是名其篇。故稱市南子也。是集也。鍛青已三歲。余不佞濫較役。蓋嘗有一言。藏篋中。亦三歲不敢出。先生仲子汝至。博文好義。狂牘再四。謬稱

不佞乃先執。且集中較讎。無二腕。諸弟子餽工糈。皆從丈笥中轉輸而至。余小子終不敢有它志。以辱斯義。余嘉其義而竊有感焉。鍾陵孕日月之靈。餐鳳鶴之秀。鴻碩鉅公。彪炳千祀者。代不乏人。

國初渾灝如玉在璞。爰及孝武臨軒射策第一人。舒梓

溪先生。奇節璘珣。中實探
性命之精。淵乎深哉。莫窺
其際矣。一時蔚起諸先輩。
駿功競節。晶晶宏宏。其執
文章牛耳者。

市南子

吳毅

二

國史家乘。膾炙津津。大都威
鳳一毛。太烹片臠。旭日始
旦。明而未融者也。先生崛
起。材本天授。沈酣古曩。其
大指在不拾古人餘藩。無

論北地信陽。濟南瑯琊。卽
唐宋諸大家。亦唯唯否否。
惟西京以上。無間然。而亦
不肯出諸口。以故鑱思傑
力。克追作者。而時人未必

市南子

吳毅

月

盡信也。先生雅負經濟之
學。不佞濫同側

講筵。每見其啓沃周還。威儀

棣棣。

主上改容傾耳。左右諸臣。無

不灑然變色者。政擬大用。
公而遂齋志以沒。悲夫。夫。
先生觀化。伯叔子無祿。而。
汝至擔簦伏。

胸下。微殊恤。任其子。不迫爲。

青南子

吳泰

五

也。竟畀嫡孫當室者。垂髫。
翩翩輒冠軍。有祖風。里中。
以是卜李氏門益大。而遜。
膚彰德。汝至賢矣哉。今論。
先生在著作之庭。制辭古。

質深厚。多爾雅之文。一洗。
近日彫腴之陋。不愧。

一言矣。它令布衣宣達。探賸。

抉微。天葩獨秀。範我馳驅。

物則咸獲。詩雖胚胎。少陵。

青南子

吳泰

六

而瀟疏綿遠。以自然爲宗。
綽有王孟風流。蓋庀材旣。
古。匠心入玄。卽尺蹠片景。
皆能自開一戶牖。獨創一。
乾坤。其天異也。識者稱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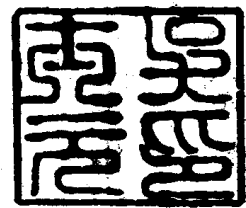
與臨川先生並垂不朽。知
言哉。余與先生生同里。長
同學。後同事金馬。年差少
長。材則大有徑庭。間嘗抵
掌文章。踦撫利病。片語投
合。相視而笑。記諸生時私
語。不佞曰。讀左氏文。如今
日事。太史公日有間矣。以
是尚友千古。宜其飛騫絕
跡。一空時眼也。古語曰。不

出戶知天下。余自投分先
生。竊欲一當天下士。後遊
四方。再賡嚶鳴伐木之響。
指不能再屈。因思侯芭親
見楊雄。交臂失之。遠望近
遺。學人之公蔽也。及聞先
生晚年。亦太息魯多君子。
不好爲名高。間讀梓溪先
生遺文。北面歆然。其共也
如是。余旣簡遺編。復謬爲

之評曰。挾性命之實。而不
茹其華者。梓溪先生也。入
西京之奧。而不過其門者。
愧菴先生也。日月兩湖。斯
爲竝朗。嗟夫。天實生材。不
盡後之作者。亦或有感于
斯言。

晉

崇禎拾叁年春王正月年
家友弟吳士元頓首拜書



市南子

長序

十

序

予嘗稽才當代一時結撰
可得而徵其人焉蓋館閣
之文腴而莊山林之文秀
而削應世則流麗爾雅傳

市南子

傳序

一

世則博大高華持世則嚴
古刻深觀其文見其人矣
予里

宗伯李麟初先生沒凡十
餘年其仲子汝至乃克編

次其詩古文辭爲二十三

卷行于世

制詰之文刻其十之六題曰

市南子因先生所自爲號
名之也汝至問序于余愧

市南子

傳序

二

病懶輒三年未暇綴一言
頃林夢粗適乃更取先生
集讀之序曰余讀麟初先
生文猶有徵治世之音焉
何其言之微而顯直而不

誠縱橫陳之而曲得所謂
也三代之文莫盛于周其
經世顯要制作有用之文
與夫雜物撰德變動觀占
之事燦然皆具文武成康

市南子

傳六

三

而後泛濫馳騁道術紛紜
未易得其旨趣之歸言不
必其可用矣漢之馬遷雕
繪優游萬物畢肖無有隱
避蓋亦盛世之作也下迨

昌黎非不恢之而廣折之
而深然其高下疾徐可按
節數神氣幾無餘地矣余
觀先生文不過言其胸之
所欲言而止然涵泳深廣

市南子

傳六

四

因物賦形壹何鑿鑿乎其
可見之行也曲列而尚論
之先生文蓋三變焉萬曆
初爲諸生聲滿四方爲文
刻畫幽秀鬱乎蒼蒼引經

據義旁若無人抑亦黼黻
太平之業也中葉登進士
讀中秘書樂就夷曠體要
無煩言大有經緯當世之
志歷泰昌天啓則憂時憫
亂之意時時見于筆端無
少諱繇今言之學士大夫
文愈工而其言愈莫可知
其所指悠揚影似如鏡隨
形莫自爲質褒譏隱而直

市南子

卷八

王

道幾乎熄矣繇先生之文
以論其世殆不能無文武
成康之思焉

光廟御極一月之內遷其官
者再蓋將以大用屬之而

市南子

卷八

六

竟不果

熹廟初先生日事

講幄度閑音響剖折之微啓
迪之妙爲前此所未有乃
先生壹意引退海內方目

之爲祥麟威鳳當出而瑞
世逮

主上神聖應期先生始亟趣
赴

召道上諸什感慨淋漓大有

市南子

併序

七

擔當一世之氣乃舍華速
謝使人有壽不竟志位不
配用之歎雖然先生優游
虎觀二十餘年粉黼

四朝論著古今經國大業託

信千秋醞藉風流垂文後

世安在非不朽盛事也余

舞象卽膺服先生里社追

隨初不敢以鴈行進旣乃

以領房比舍亦得稱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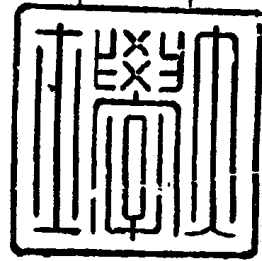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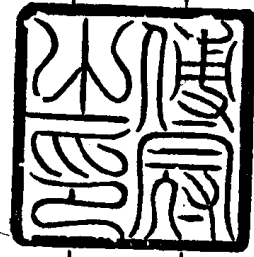
市南子

併序

八

士步趨間嘗覺自失頃者
四方多故跼蹐癘憂愧未
能遂言其意之所出讀先
生文寔重有感也夫

門人傅冠頓首拜撰



市西

傳戶

九

敘

宗伯麟初先生曰市南子者比壯猷居水西郭之陽
 自名且以名其集也宗伯甫舞象為博士弟子即有
 名弱冠彌燥已令前後幸愛如吳公召置賈生門下
 故卜築焉試有司輒冠軍鋒所為舉子業古雅深重
 伯仲鄧文潔先生今學士家雅能言之顧天性獨嗜
 古被服成俗力古文辭脉經生業尤篤一時長吏好
 宗伯古文詞出則拱壁進之亦篤於嗜其所為經生
 業也宗伯益自熹或倚樹據梧或答上官大吏貴人
 之求春秋不絕今集中大較諸生時不下十四五矣
 為詩汎濫少陵供奉之間非王右丞以下所得角其
 廣輪如使蜀諸近體公車時維揚舟中八月九日新
 昏等篇髣髴少陵復出至於月露有懷綿邈旁諱絕
 塵而遊則風濕平青蓮之致居多焉四六體故卑樸
 拙所陶斐疊獨與時異在

借廟朝入掌

制詞一時

小恩既博而求者裕宗伯名高競走集無不請望門
體近而裁遠孝秀一二流布則引繩曰此故庚子北
關為司馬光知諫院表者耶宜其選也試論射策多
有司館閣後先課無慮一家言其為縱橫極辯鉤深
制勝略具已亥庚子選舉牘中此亦足明其諸生時
本領之廣大矣迺倬無知謬謂宗伯澆潯於西京最
深每至記敘長言尤疊疊得史漢遺意固稱馬遜者
敘事理入我

明蓋僅見焉其始以汗血受顧遇也結撰聲牙讀者嘗
虎

二

擬之李濟南濟南非不奇聞取太史蘭臺令語雜而
視之離合之效可見宗伯何言之似也逮其上公車
官館閣以後條通輻輳日走阪上之九卒未有不與
西京以上人同聲者也嘗手宗伯之敘傳侍御曰作
者不難於古而難於鮮蓋鮮者萬物之精神一人之
生面即古人之生面也如濟南亦近人之鮮者矣然
與檀弓戰國司馬子長相為東方作而事合珠腹臆
之情自建宗伯天資清雅又本居常澆潯合祛變化
極高疏東觀出入塵尾玄靈之蘊湧湧曼曼而不

煩縹緲比象故皆冷然香灼灼乎其有以自榮也宗
伯嘗示俚曰製述無它能但吾輩下筆便當求過於
古人夫欲過之而不沾沾行地者寧復從已朽索香
澤哉世當有定其文於太史蘭臺之間如今學士定
其所為經生業者仲氏汝至大既成以余步趨之親
便具梗槩名山故不乏人也先是宗伯倉猝捐館舍
汝至復迫在原多故討大稍後宗伯有道濟具未竟
天下惜之是編出天下幸吾宗伯未往也僅有觀俚
而斯之者曰子知管晏則何敢辭昔辛未除夕前二

序

三

日從弟光倬謹撰



市南子目錄

卷之一

四言詩

送徐鳴臯進士之京師二首

五言古詩

送鍾陵令毛獻卿入覲二首

贈孔臣王俊才

送徐御林公自鍾陵內召

三月全魏伯儁徐長孫俱賦別謝手

寄別南昌令

別韓令公歸國

市南子

九江懷沈其仲夫子二首

九江懷室人徐

九江懷謝日可

九江懷徐長孫

九江懷二魏

紫雲驛別上華岡戶部

番陽道中哭徐長孫 有懷賦十月蝶四首

哭魏伯儁

清明在豫章不得哭徐長孫墓

別京山夏無咎孝廉 嘗著

有懷

送木渡杯上徐二相公詩

送徐鳴臯進士之京師二首

送林淑之之任荔波二首

題奉新令馮景貞考績卷

送鍾陵令毛獻卿入覲二首

姑蔑歌者

為周大行夫子題太公詩扇 有序

餞行出章義門 贈劉德應孝廉

題劉封君雙壽八十卷 代

市南子

為德興王契玄題公翁泉翁卷

漁陽哭從弟年 月

蕪溪小雨時欲往上清宮未果

思先大人 悼雨室人

獨酌 漫興二首

懷友

客有聞似曲而悲者有自歌非曲而酸鼻者

竝詰而寫之

卷之三

五言古詩

八月九日示舍弟諸從

八月新昏湯先生義仍謝君曰可相約豫章

不果赴兼憶同時諸生感雨有述

側室病明日乞參黃令君所會湯若士先生

過縣隨枉市南令召招陪玉版居飲俱

其病并及之

過兗州聞韓臨清見弑故豫章太守王公時

別駕兗州

市南子

目錄

三

淮楊舟中

送吳來復之遂安起居毛獻卿吏部

題省耕圖

夏至齋居

讀歐陽子秋聲賦有感

送余叔正應試

題侯給事震陽令母令祖母雙壽卷

七言古詩

代毛肖翁題朱使君冊葉

長相思

訊閨大

長安花

壽右御史大夫少司馬李翁六十

贈漁陽劉三懷

臨淮道中

再題登卿童孝傳

得朱六希致鵝湖諸寄聲有感

綠槐黃菊歌爲貴溪汪中丞園亭作

題洪陽相公壽冊

贈袁葉皮翁

舍弟子生日偶成兼呈徐吳二外翁却憶先

君暨諸內氏

市南子

目錄

四

八月二十六雨漫興因思廷翰家兄捷

戲贈武林吳翁

蕪湖聞布穀

章江別意

湖口行

贈陳端吾之姑蘇

書高隱滄浪卷

幽興

送魏辟疆之太學應制

題劉司成贈吳文垣春魁圖

瀟州亭新水觀遊魚 三冬吟

和城訛傳虜警志嘆

古道春興

觀流民歸嘆

卷之三

五言律詩

同客登祖墓有感

晚眺

王臨川送賀千秋太參次東鄉傾到數日賦

以贈之三首

金簪呈沈箕仲夫子二首

湖山立秋夜

後一日夜涼庵坐

謁王令公歸阻津

失路

市南二

目錄

五

詠懷

題少玄宗侯藩政錄 贈何醫長者

湖口道中懷萬孝仲公子

畏路早宿文橋有懷

都昌道中薄暮

番陽道中

早行望日出不出有感

見羣山中獨一山有宿雪

喜見日出

夜行

餘于道中卽事二首 抵安仁

哭徐長孫二首

歸還生辰二首

爲人題李東川居士四十

送小江先生歸東鄉

代舅氏贈蕪湖上人

壽陳母七十

別京山夏無咎孝廉

贈毛儀庭徵君

贈陳實甫文學

贈余道甫文學

代題張相公青門別業二首

謁華蓋曉起山斜行

送林叔之之任荔波

代送林叔之之任荔波

市南子

目錄

六

送李公子歸武平

贈美人白玉簪

上公車舟至上饒憶家母

玉山河月出

代人題張慎吾太參令兄孝子傳

題鄧卿童孝傳

代鄧卿童孝傳

送王君謨長安下第歸臨川二首

舒城道中既喜遠山深谷驟有江南之尚

都昌縣除日三首

送袁開美應制

鄭溪小隱巖二首

贈王無功文學

贈程北浮山人

熊壽宇從婦翁樊司空游武林將過姑蘇

贈熊極峯使朝鮮二律

長安潯暑新雨

玉河新柳

光山道中

贈美人

壽唐年伯八十

送進賢丞榮觀

壽顏明卿六十

廬州道

鳳陽道五首

定遠察院鶴

臨淮道

淶梁皇莊驛

市南子

目錄

七

皇莊驛逢南少宰汪公公自少宗伯往余為

養庶幾踵得之遂忘其妄

徙居四十里犬先行喜賦

七言律詩

擬村女春郊送客

和

漫興示室人

湖山雨後即事吟懷

送王臨川

登履方王孫伯仲叢桂臺晚眺分得虛字

送張洞齋憲副入覲二首

寄謝曰可金臺下第

陳秀才歸九江却寄一首

贈黃醫士

九江署雨中觀菊三首

感事

怨情二首

十一月記游

都昌道中薄暮

別京山夏無咎孝廉

為人題李東川居士四十

七月七夕之明日壽族祖七十

市南子

目錄

八

九江喜得早歸

移居對敗菊

十一月苦雨署中高眺

家大人從楚過九江得晤因傷父老驢馳聞

族有弄官捆載而歸者父雖清隱可矣有

感賦呈

寄家母蟹

送林明府應召二首

雲長生辰

外氏蠶巢瑞香一首

夢餐靈芝

夏燕繞堂二首

題益世子東館缶音二首

山晚泊崇仁城下

上望僊亭

上華蓋山無日

下華蓋暮行有懷

代張大參送高憲長入覲

按察署中夜觀石榴樹有感

送林淑之之任荔波

卷之四

七言律詩

附子

目錄

九

賀鍾陵丞黃公署令事并懷二首

賀程夫人七十

送吳來復訪烏程令

代送閩中李公子

長安元夕鄭無采招飲夜分因稍出遊即次

鄭韻

閩美人病歸

送吳微庸長安歸省金銘

家叔裕吾籍楚蒲騷初宦就寧故意不月入

太學十年謁選染得鄉縣長不克遂不歡

之蜀賦此勸駕

先舅氏蜀梁山令遇所知達州黃鴻臚于漁

陽感而賦贈

蘭門送李愛泉歸餘干

為李愛泉題湖天樓

喜湯若士先生解組時論推較適愜鄙情

懷謝曰可比部其髮早種種矣

生日過徐州同行諸君勞以詩酒次韻為謝

因志感創

附子

目錄

十

濠梁別徐奕開進士懷袁臨川明府

喜陳如吉給事出尉銅仁

泊都昌元旦

未曙望都昌城

樊須口

謁外姪耀

懷韓戶部濟寧

謁毛獻卿夫子生祠奉懷并勸駕

萬舍親

山行瑣記

題此

戲以扇索書者

喜家叔南陵明府 賜秩遂還景東

送舍弟赴景東府君任

陶元豹之遂安起居毛獻卿吏部却依建德

林明府余亦欲遂安起居擬自金陵南還

也

奉酬陳德遠吏部謬以奏賦相期志故感

德遠時校績故宗伯馮公作宋元紀事

市南子

目錄

江

偶呈前豫章太守王公公時以兗州別駕假

歸金陵豫章初謫判陳州別駕從守潯州

再謫也自以南宮高第六十喜為舉子業

不休譚之豪舉

金陵過烏江訪廣九兄兄已偕一二族弟西

歸寓其尊寵令兒於橋裏兄昔新昏與余

同日喜符勸駕之情恨枉買舟之興兼懷

別感有悟茲遊

謁楚霸王廟二首 有片

陸不淄平原道 題妙墨奉酬并呈張秦符二

潘不淄 題詩倦有焚之者以賤字麟初為

麟初非敢當也戲以解嘲

贈樊灌南參議 奉陪查虞臯夫子

贈楊伯隣工部

親武林第一妓 茲謬以為當年所見紫衣人

也有感舊且自傷老至

別毛吏部山中出新安江

庚子逢趙孟清于富春驛下六年重會當春

市南子

目錄

三

城賦贈

贈典二首 壽鏡太恭人八十

贈周辛酉明府 登峨眉二首 有片

鳳縣 過巫峽下歸州之作

劍閣 登華嚴

函谷

謁黃玉齋宮洗使 肅藩二律

賜鮑魚

告歸過池陽勸丁官論年兄駕

安慶道

五言絕句

夜分謝曰可送饒小江過我

別京山夏無咎孝廉二首

答美人贈扇

遲美人不至聞在潯北戲之

爲張懷言太參題令兄孝子傳二首

別閻二二首

閻大貽素絲爲別卽屬言其意

市南子

目錄

三

爲人題小畫

孔雀

鶴

鴈

鷹

壽陶翁二首

蕲溪夜坐有懷婢妾犬子却憶前後室人十

一首

幽興二十首

峨眉巖

爲人書竹石小幅

蘭谿別陳三至江山舟中七首

漫興

七言絕句

湖山夜飲遇雨懷

贈鄧守吾入楚二首

有序

烏孫公主

明妃

暮人番陽城

題雲棲寺

寶刀罐

壁

爲送安毛貞婦題陶貞錄二首

市南子

目錄

古

懷沈公子

下第留長安將之漁陽別第五家叔南歸

贈長安真空中上人二首

贈左氏

之漁陽宿長安東六十里

登都昌南山寺

杜金右臣小飲市南

豆角子二首

章江別意

送林淑之之任建德二首

燕子磯送顧啟明之京師啟明家有蜀女客

有吳姬

戲金陵水西妓妓美而善憐人錫山陸不滿
贈之四絕有云若使移家近桃葉應知無
數妒蛾眉謂桃葉中人不若也所居卽
數與其中桀者令飲遊人家爲鄭明經
明往也一時賞者陸君輩皆以與鄭君游
止不敢近其詞多怨云

武林謁黃應侯領其寄嚴陵二故人書賦別

應侯清人嘗爲建德主簿

市南子

目錄

主

贈蘇爾宣山人

有序
幽興

陳三見招

中秋江山六首

有序

過木皮寺

泰之五

序

聖門人物志序

南華經題評序

小學句讀序

射禮儀節序

日涉編序

代
日涉編序

刻文章辨體序

重刻儒辨學辨序

文誌序

詞林楚些序

江內武舉錄後序

代
武舉錄後序

武舉錄序

代

齒錄後序

代

歲薦齒錄後序

代

選貢錄序

代

謝曰可集序

幽憤編序

李景渠先生集序

代
刻景賢合集序

刻吳汀州得士錄序

代

卷之六

序

市南子

目錄

主

華山殿下詩集序

代

太保那公東征奏議序

代

楊叔度武林詩序

題楊伯隣工部程山人士元唱和卷

兼古堂序

題楊叔度紀游詩

傅君雨西征彙序

寓林集序

威鳳山房詩集序

徐伯子詩序

但澹生詩引

密菴近藁小引

重修禮湖程氏譜序

代

閻武平李氏講序

卷之七

序

送邑掌故李公冊葉引

刻鄉約序

代壇右事紀序

輿誦錄序

爲錢元冲題南國美人卷

平反錄序

送鍾陵韓侯權戶部郎序

市南子

目錄

七

送鍾陵韓侯權司農郎序

賀徐安仁遷仁和序

代

梁孝康公在縣令贈同官繆公序

贈建平長平家張君考績序

代

六隅賀毛公入計序

代

毛侯入計序

代

卷之八

序

賀任中丞遷保定序

代

送吳司理徵儀部郎序

代

賀郡相朱公考績序

代

別駕盧公考績序

代

毛令公考績序

代

賀毛侯榮封序

代

送林掌故令荔波序

代

賀夏方伯考績序

代

賀辰州理李公考績序

送邑掌故李先生序

代

送毛侯內召序

代

送毛夫子赴召序

市南子

目錄

二

賀黃貞父自鍾陵內召序

卷之九

序

送周侯入覲序

賀通州守俞蒼質年家榮滿序

豫章姚別駕署鍾陵德政序

贈何觀敬太守入覲序

賀潘鵬江先生榮滿序

沈日倪父母榮滿序

賀屠年兄祭磨舉薦序

賀王老師榮晉左司督河道序

賀雲門楊明府考序

賀沈父母榮滿序

壽卞母楊夫人五十序

壽鄧父養白六十序壽徐母羅夫人序代

壽劉母曾夫人序

卷之十

序

市南子

目錄

十九

壽外祖徐封君七十序代

壽毛封君七十序壽饒茂秦序

壽樊見吾公序壽蔣封君八十序

壽陶封君八十序壽黃瑞人序代

賀家兄明吾六十序

壽趙長山翁九十序代

壽傅翁六十序壽家伯少洪七十序

壽外母徐繼初翁夫人王七十序

饒太恭人八十序

饒封君同夫人八十序

周太夫人七十序

賀劉斗陽先生七十序代

卷之十一

序

賀魏字叔父榮壽六十序

賀夫人王母鄒太夫人七十序

賀陸某翁幾十序

賀黃寓庸老師榮誕序

市南子

目錄

二十

賀饒母太夫人九十序

壽謝母徐夫人七十序

雜篇序題趙若無易言序

題吳元治鑒言序周子儀讀禮草序

盧鉉卿制義序朱懋忠時義序

陳仲容時義序題傅子京時義引

丁天行制義序胡子肱制義序

同門葉序引仲章乙卯彙

傅子京時義小引焚餘二草評

陶白夫制義序

弘文社草序

刻兩邑雄飛社草序

卷之十二

記

建平澤地記

東鄉縣象明閣記

鍾陵令毛公生祠記

遊化關廟署中重修關王廟記

南豐允齋記

崇德祠記

鼎建文明門樓記

崇德祠記

目錄

進賢縣五印卷記

刻歷科庶吉士題名記

卷之十三

傳

明承德郎環中毛公傳

文田先生成公傳

銘

樂封君訥齋墓志銘

明處士東岡李公墓志銘

東城李公墓志銘

明故右都御史百川張公徐叔人墓志銘

勅封太孺人張母墓志銘

勅封孺人張母墓志銘

勅贈太安人劉母墓志銘

方母萬太孺人墓志銘

靈璧侯湯母孫夫人墓志銘

文林郎松江吳公暨配孺人胡氏合葬墓志銘

銘

市南

目錄

三

承德郎鶴溪張公暨配安人王氏合葬墓道

碑

卷之十四

行狀

朝散大夫雲南右叅政新盤王公行狀

譚母符夫人行狀

祭文

代潘臬祭祝侍御老夫人文

代陳繡衣祭父九江名宦文

祭沈封君文

祭鄧父養白文

祭外伯墨池徐君文

祭鄧四文

代三司祭金封君文

祭朱及山文

祭黃六舅文

代叔南陸公祭高封君夫人文

市南社祭毛封君文

祭劉允陽祭酒文

祭御史大夫李公文

祭嘉興相朱公文

祭劉母文

祭唐夫人文

祭查老翁文

祭袁開美年丈文

市南子

目錄

卷之十五

同郡祭李通文

祭樊灌南親家文

祭湯文南封君文

祭諸封君文

祭酒

翁唐老年伯文

卷之十五

論

善出奇者無如天地

義者所以行事立功

孔明自比管樂

二事不可同日語

四臣照千里

夜氣

奕恭二國手

卷之十六

論

善政使民無私

先自治而後治人

仲尼盡三才之道

君子先慎乎德

寧靜致遠論

大人先立其大論

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

上下同欲者勝

卷之十七

策

市南子

目錄

卷之十八

賞罰

兵制

攻守

舟車

地形

卷之十八

策

選貢

鄉試

會試

卷之十九

表

擬

上特召何真入朝賜宴仍賜白金文綺授真江西

行省叅政謝表

洪武元年

擬宋以司馬光知諫院謝表

嘉祐六年

擬

上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楊榮學士楊溥入侍

以御製述先詩九章并序摹本賜之因諭以

開創之難守成不易宜盡心輔導謝表

宣德六年

市南子

目錄

三

擬宋從侍御史趙抃請召還重臣蔡襄等千

人謝表

至和二年

賀

皇太后因冊立皇太子進徽號表

奏疏

擬上

君臣交儆修實政以弭災異疏

請發 內帑以給邊餉疏

壬戌請告疏

贊

明隱士吳川徐君贊 景仰雙臺圖贊

懷古先生傳贊 有片 熊年嫂夫人像贊

葉尉幅上龍贊

說

先憂說

辯

道德功業氣節文章辯

卷之二十

市南子

目錄

三

解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解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解

讀易作需卦解

緣疏

代林明府實華州募緣疏

修竺城社募緣疏

議

平糴議

處置錫雄土司議

報李使君啓

許沈箕仲夫子啓

寄張憲使夫子啓

代李使君答益王計太妃啓

代郡公請萬西源公鄉飲啓

代郡公請丘汝湖鄉飲啓

爲曉兒約昏故工部徐君女小帖

賀六長史七十啓

答年兄江啓

答陳蠡老啓

與鄧際老

目錄

手

答六長史賀啓

賀劉斗老開府蘭鎮啓

賀湯霍林老師五十啓

答七年兄啓

謝黃聚垣啓

與鄒南老啓

與李湘洲啓

書

答習郵省吾金老師書

報韓令公書

東鄉報獎司理書

寄祝侍御老師書

寄習郵金老師書

嚴答吳拾之書

寄別南昌令

答湯元舒

寄謝曰可

與劉幼安太史

送義蒼子敘草書

答顧宜黃書

迎黃令君貞父書

謝黃貞父賜扇禮書

與黃貞父書

與黃貞父書

寄總河李公開府書

目錄

三

寄毛肖翁書

寄韓濟寧書

寄毛肖翁吏部書

奉寄毛吏部途安

聞瑞徵夢刻四方文將就自謂極一時之選

謬云不得李生不重圖之矣因余過而

固請之乃余篋中實無有既書示余自

倉徐君所得一義問曾刻否余請諸數

茫然不知鄙作是非也感其意而答之

與黃老師書

與張二水年兄書

寄歸善董年兄書

與劉石閣書

與劉景行七年兄書 與署縣黃聚垣書

答傅君兩年兄 與陶白夫書

答居南安年兄 與陳匡左書

與沈日倪父母書 答楊崑阜

答姚通判書 答熊經畧書

答鹽院龍 與李復吾書

與羅鳴陽書 與王同年書

與霸州守陳 與傅君雨書

答饒業明書 答鍾白南書

市南子 目錄 三

答遼東按院陳 與丁默有年兄書

答巡撫劉斗陽書 與陳平江伯書

與伍 書 與宣大巡按蕭

答四川巡撫饒 答南贛巡撫周

與肇慶守夏 與顧老師書

答丘兄南

之二十二

沙白樓

與郭 書

答通州守俞 答真定按院周

與饒州守錢

答贛州三府朱諱凌霄

與胡康宇書 與陸 書

答宣大巡按蕭 與武昌胡四府

與永清令郝 答巡漕易白樓

答吳相公 與貞父老師書

答澤州判饒六 答易白樓

與吳公祖 答張諱四朋

市南子 目錄 三

與楊公祖 與劉斗陽

與周六虛 答江諱日彩

答錢機山年兄

答友人論靜躁巧拙勞逸苦樂諸情趣不一

書

與楊年兄書 答順天按院湯

與鄧際老書 與劉是老書

與 老師書 答顧按院書

謝黃聚垣 與萬元白書

與徐中書書

與黃寓庸老師書

與黃寓庸書

與饒書

答王太蒙老師書

與喻書

答真定巡按傅

答郭諱增光

與建昌府陸書

答周書

與歷城黎書

答韓書

與施羽王書

答蘇松巡按馮鍾吾年兄

答蘇松學院毛遂初書

市南子

目錄

三

上劉韓兩相公書

寄魏奉之公祖書

答姚道長

答萬令澤尚寶

答房樵堂

答徐京成巡撫

答徐觀我巡撫

答顧開雍老師書

答熊芝岡經畧書

答河間三府盧

與田按君書

候顧開雍老師書

市南子卷之一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四言古

還青亭 六章

園有喬木松柏其林朝有哲人風其音

其二

厥林伊誰先子所息厥音維何勿我王國

其三

市南子

卷之一

息豈違寧視蔭之祖霜露海陽日月迭除

其四

孝思代新亭楮日故鳴彼高岡春此嘉樹

其五

人亦有言松柏有心哲人之思云胡不深

其六

子亭悠悠我情豈無孝思孰也今名

縣封公八十册

公高深且研指要六家

歷括萬年懿矣文德用開史遷

其二

維太史公孝友作則同產是親千指堂食質惟柔嘉
行此介特誰云矯枉報怨以德

其三

五升不飽一褐靡完肅肅芝宇問問杏壇經師則易
人師實難軒冕及門懷懷素餐

其四

憲臣揚厲牧宰戶廣稟諫益固道榮守具杜彼衙門

市南子

卷之一

八十其春告亭月福祥攸申

其五

亦有隱德徐大其門亦有雄才乃貴厥孫公也華茂
連綿幹根天之所篤人也孰讓

五言古

咸農樂

此地家家僻農者是桃源津分車馬路山合鷗鵲村
平原結萬井曲水繞千門武陵官署加役冀野自成瑄
耕夫不識田園看溫存潘容於休耕短髮為情繁

希叙不我厭策筮又誰論素手足年歲白頭共晨昏
北里近盈斗南山強倚尊絲來人貴賤非關地寂謫
隣更有夫婦思王斷毫

贈孔匠王使才

新辨風塵色仝君帶早看愛惜令技拙才譽使交難
堅樹須從始收華莫待殘美人夕已醜寧任自闌珊

送侍御林公自鍾陵內召

令公經術吏榮名發修德徵書日夜急車馬生顏色
煌煌冠蓋衝崇崇舊相識殷勤勞使君南來何所得

市南子

卷之一

三

使君二徘徊合語良獨惜山澤有異事世路俱規則
規則竟何爲京邑四方極幾幾非常人奇詭不可測
水有斷蛟伎陸有推舟力彼稱瑰璋委此厭糟糠食
糟糠甘如飴風雅豈負國所嘆意氣希青目猶相攝
使君自攝余離別又倏忽一顧沾衣裳再顧增羽翼
猶恐貴賤殊孰問江海跡岐路無長鴻春我中情激
三月仝魏伯饒徐長孫俱賦別謝季

別子寒爲冰見子飛倉庚豈獨晤言予匹子良與同
昔爲特達交今爲大寒朋契闊情愈親生死道且長

弱質寄芳步居然見周行行者何多岐感憤不能平
瘠馬化爲駮努力當高岡匪者虎豹食深矣憂臣亡
所以福心人罵坐非律往立言貴可大設身宜自詳
勿以寡人適效彼姊袂良勿以鳳凰舌喑喑蹙蹙鳴
擬人有倫類齊世非合盟他吉集盈缶厚址高其墮
勉勉長別離有孚惟厥終

寄別南昌令

涼風盪郊途皇舞何翩跹野人莫爲儀徵書急求賢
深山鳥嚶嚶知有喬木還君榮不可擬擬余河水漣

市南子

卷之一

四

古人重一見誼比南山顯士窮今若茲交道復屯遭
見君速別離別君永棄捐棄捐豈在君賤軀靡足憐
抱布世所貴懷璧亦以愆婦有良苦功我無大小言
始生愛展如寧知踴蒼天昔時約髮王今時雙鬢斑
物化豈勝詰壯士應復然持此欲幻心寄我相思人
別韓令公歸閬

大火忽已流涼颼起蕭索擊征奮前林高空迅羣翻
送客不能言披衣向岐劇爲我遠行人相思費躊躇
臨年接殷勤一朝憂扶卻猶伺顏色弄若情甫結舞

比德結雙璜合歡布重席始知寤寐非路復中門
何當嘆先號自與陰陽逆招有夜舒荷湛露不朝花
庭有守宮槐宵炕密如簀九矣幽人委而非眾所適
已信君憐余終疑成損斥鳴蜩乃以旁食孤去其有
天道况難全智者爲物惜願比平生親母如弃遺跡
九江懷沈箕仲夫子

矯矯魏公子好士行所志生死結侯嬴一計殺良帥
殺之涕交頤爲急邯鄲段先有趙虞卿窮蹙願相庇
公子長秦既驟聞不勝悸豈不識虞卿風波一朝異
市南子

卷之一

五

佗時輕赴秦慷慨百餘騎安知非平原緩急有相倚
使仰思古人耿耿不能寐去勢旦夕殊况乃長淪弃
自有沈使君信陵闕高誼

其二

有女水之湄自遠遺七襄一朝別美人從之遡瀟湘
瀟湘不可至涕淚沾衣裳重華萬里遊之子滯一方
志已不同行安用摧中腸浮雲頃刻移飛鳥日夜翔
人生匪甘孤寄托焉有常我懷明月珠誰當弃道傍
所貴揆中情攜手遊八荒與子新相知求舊心煩傷

疑忽欲飛何不乘流光流光迅不淹徘徊襲芬芳
膚彼蕙蘭心以勗離別長寵勉宿昔同立必英騁
我美龐之女相將以鳳凰

九江懷室人徐

結髮及五載言笑靡相尤一朝羽翼乖何以解網繆
十日滯豫章三日馳江州長衢弋鳬鴈回首心悠悠
仰見黃鵠高俯視燕雀儔人生苟娛情舉酬何用道
女子古善懷莫爲遊子愁饑渴苟亦無枝求非所錄
報子以努力豈敢徒煩憂鬱鬱亭下草交交枝上鳩
市南子

卷之一

六

秋氣旦夕至色性俱不猶及時失當歌無乃悲
願子惜芳華所以念靈修相思日云暮清響發山陲
盈盈一池水明月對我浮病軀若輕雲何不乘風揚
一遊東南隅與子偕錦綢攜手極交歡撫心以百諾
啓門共明月各言鄙願酬之子百年意愛我生封侯
封侯詎可知當戶惟乃休

九江懷謝曰可

南有雙鴈鳩奮迅相先後一者迷雀巢北荒六
皆日均振羽聲聲不回首擊搏志所之不烈

一旦推心屬何乃有餘厚每為遇其憂感鳴不休
固以氣候殊壯心均亦朽察寐輒南翔中路失丘阜
蹉跎尋與常離別成笑斗徘徊求友聲流光已相負
黨人盡倫樂何獨長苦語昔人戒聯聯恐為為衍婦
彼此俱俱之相憶惟飲酒時候秋風發復為應軍隴

九江懷徐長孫

水藻結非疎衝波苦分枝女願得所問千歲維崇枝
走馬岐路傍僂首不必窺積蠶豈在大推亡事侯危
長舌惟戰翁托足畏少敢結交每學先赴難常後謝

市南子

卷之一

明德在親親庶幾永不虧昔有遺如子我急能知
平生養死客一旦難自私客散固已歸安用相親是
三編古人誦聊以問離離別離各有親誰當念我孤
悵悵不能平沈沈難措辭前當春春在問多迷亦何為
好古以懷余豈必陳情思

九江懷二嫂

梁梅焦熊成差池鳳凰相親臨非常極點一能是
迢迢孟夏日耿耿長江浦金盞如遺淚淚共朝朝暮
青台相征遇道與興心如所悲惟一以沈吟吟今夕

况乃豐草思一旦落難發努力在增高諒非金不固
銷鍊具有微駭駭政前度保身并榮名達人得所務
之子誕先登覺我迷中路憤恚百慮連結交負平素
似子雙榮華祀

崇替復何言可命識其故

紫雲驛別王華岡戶部

跋涉從若別僕夫歷嶮嶇然寒風至先驚遊子心
郵亭亦向高俯坐成登臨懸時在宇鳴林岑城外陰
披衣賦徬徨言念昔所欽見晚思已久別促意苦深

市南子

卷之一

八

懷人去周行豈聞空谷音有音或相聞寧規玉與金
頃刻臨當乖離憂難獨禁

番陽道中哭徐長孫

行行向西北封疆入彭蠡已見大澤多四望靡有別
豐草蔽乘軒長堤困輕騎芻水不收馬沃衍無新舊
豈乏謀生人也曠不可為有鳥自東南子飛何遲遲
子懷萬里心羽翼何其垂飛鳥作悲音若言若別離
漢廣前能度我勞非所辭聞者傷中懷我友竟何之
寥廓盡如此生死空相思

有懷賦十月蝶

十月蝶孤飛生逢時運更春華非昔日之子何狂盛
天意下繁霜寧知復當生諒無倚匹思默默多遠情
陽和日苦短高潔安所營孤飛則孤飛莫留糞上英

其二

孤飛蝶躊躇似與遊子親薄命如雙翼油然適其真
君翼縱涼薄豈以輕此身惟當入深閨悠悠求美人
美人佐高潔相與懷故春躊躇重躊躇莫沾陌上塵

其三

市南子

卷之一

九

昔當春夏時之子何高飛衣裳若列星熏以芳霏霏
入門向窈窕時時忽來歸誰能諒高潔高潔在忘機
勞非既以愀風心終以違恐君顧文采颯然思光輝
願子異行藏莫穿蝴蝶衣

其四

子生非有根一葉山之隅賤子本無身君死還復蘇
所以千里外寤寐良不殊高潔當墓時使我心瞿瞿
十月寒露多早宿枯桑林大化肯淹忽終欲從子俱
願君明死生莫愛蝴蝶軀

哭魏伯饒

北里有嘉禾異穎同時生出爲太平瑞風雨不來
一溉難久滋先秀獨先傾連阡繼田橫怨者蓬艾蒿
哀哀父母勞生兄安足平滿虛冠與弟中路獨斯征
良朋况永嘆威儀失彬彬生死若麻衣改者日以新
悠悠千載下獲心惟古人始知愛一賄所以輕百身
古今魏公子光彩相班固遠思有餘情高誼良可遵
清明在豫章不得哭徐長孫墓

市南子

卷之一

十

天下掃丘墓男女出城隈紫雲古石塚但哭新墳地
墳堆亦已夷荆棘亦已封亡人日益古薄婦既已
獨有貞者存得不心腸推去年伯舅氏贈我雙條杖
今年憶君墓宿草時運回嗟我丈人行哭子張驚駭
遠思令母慟况乃節序催治子所者食載酒黃金帶
倪屬仲季往語出雙淚頽佐父灌而兄徵徒窮其素
二婦泣中室欲往嗟鬼賸有妹嫁遠夫山川亦悠悠
豈不憂跋涉百思安所能生女信徒爾何甯助悲哀
要之哭死情古塚皆繇來

別京山夏無咎孝廉

有鶴浮屠顯立錐爲牖戶有鶴差大之業業反
西北望秦臺東南眺三諸各懷萬里心款款難
所托在鍾穎亭亭長羽反字良亦高鳳躍途難
天道復何乘長鳴不陰雨陰雨不陰雨長鳴當足知
朝暮老山城彭龜不盈車但思晨風發各在天一
顧整雙飛翮從君涉澧浦終然顧五垵悵悵不能舉
參席苟如此安知不扣聚努力愛羽玉奮飛以求侶

嘗齊

亦知茶不如怨婦在相比月原信樂郊茶豈如仰美
市南子 卷之一 十一

可憐淮橘甘一朝成苦初甘苦良不欺誰忍心淮水
君思中路成疑橘堪已矣好作傷心詞如能不信在
始悟齊物篇逍遙竟其旨最苦莊周心千年紀知已

有恨

哀哉有侍兒司馬愛其如一日終與去實又無斷
更有阮仲容始婢相識始去好亦去別恨除火
有客顧仲容繫馬鐵連錢仲容不顧客馳以驟金
奔突如流星及之陌與阡下馬扶細腰上馬鳴玉
豈復爲姑禮正練飛蒼煙阮歸三踴躍人語聲

風流與豪俠至今爲美傳哀哉安在哉仲容難復然
夫容在污泥翻爲木末縣塵望不堪折涕淚傷前賢

送木樓杯上徐二相公壽

蒼生枯樹傍鬱結不成材寧知遇公子的酒金銀臺
詭異一見賞衆妙盡天排婉如摘芙蓉散若交雲雷
本爲盤吳菱翻冷珠玉頽當時見珍貴不數夏戶
傾城無與偶惟有夜光杯殊質總佳妙掩映世所希
賢殊遇復希暫合還終離向天一夕去神物何時歸

美人青絲繩交臂曾相輝如環結不解繫我將遺誰

市南子 卷之一 三

結窮緒有餘厭厭常雙飛始爲累氣生卒用苦節奇
願言謝高燕因絲托君衣復仰鴈流霞令君長不饑

送徐鳴皋進士之京師

南山雖名聲北山飛黃鸝相應豈傳匹亦各欣良時
如何當路子高翔不可儀山門見遠道仰接青雲
行人從此別使我心忸怩勿言一軒冕斯文良在
晴昔春君子歡好甫不疑一朝浮與沉宿心難再
言我貴公子古道今不虧其如多謫就貞慙非所宜
物生固有性益醜絲自移仁義苟終附優哉思仲尼

其二

念我長安人因君裁素書
騷首忽慙嘆欲寄心脚謝
理情入道傍不如永嗟吁
屈勉別之子苦調何能無
願言托執扇與子相斯須
零落在榮華奔竄長一隅
之子入佳麗而乃懷區區
見者激中腸安知不嘆譽
送林淑之之任荔波

縱緣機杼間十寸還一尺
縱橫在馳道終歲不成迹
天下大矣哉往者何充斥
一珠抵一珠神僊不能獲
南方有佳人如玉堅且澤
當入長安官乃往西南役
市南子

卷之一

三

嗟嗟吐希音願願抱奇畫
長袖肘半展高足不加榮
愉愉和媚媚崇朝化辛餐
應早受人憐傳車送左掖
大管在小心勞哉遠行客

其二

遠行萬餘里長憶從此始
相去各雲端安得雙飛翼
鄉土邈不同調應循抄理
時時駕蜚魚雲間更文歷
遠遊激清風萬物盡寧止
灼灼海中珠遐荒自能美
豈無賞心人因君疊皓齒
托身貴及時亦各言君子
所思在長安努力遙相似

題奉新令馮景貞考補卷

虎踞乘列風龍興以雷雨
山川世立靈真偽亦未
意但更新首應必龍虎
尚宗發恭默作始獲良輔
燕昭劍得人郭生冠千古
我十九年慨然慕皇朝
率祖事旁求侍從爲之主
浩浩浙東西文章富區宇
翼翼二京外觀聽在茲
土太史往掄之森森挺毛羽
峨峨冠其羣乃我馮明府
多聞楚倚相舉德周仲甫
乃當製片錦邊幅不中取
雖奏魯會治聊試桑梓舞
衆職今如何殷勤望君補

市南子

卷之一

四

途鍾陵令毛獻卿入觀

萬壽初春陽皎皎清秋月
出之不飽滿去之何候忽
候忽駕六龍馳光上雙闕
我欲往從之天路不可越
顧瞻彼蒼天悠悠復何歸
攜我白玉堂雲霞爛爛發
星辰四座浮日月還昭揭
八景隨方至精光自出沒
內有天帝書玄奧莫能竭
更植冬榮桂幽芳長不歇

其二

西望建章宮東望遼陽塞
天地何繚繞風雲紛曉曖
時典大工且君子懷往路
明星張長佩冠蓋夾路衛
用兵朝鮮

追望皆恍慨我有盈觴酒間之不能遠坐連心所將
旁皇忽如憤起裁尺素書中腸聊濯漑意遠行人
遺我雙珰瑁繫之尺素書長跪奉明誨明誨意何如
努力重自愛高誼令人泣豈敢相違背妾書亦彼然
阿衡動爽昧周公三吐哺乃以明辟在通道於九夷
來譯常數輩鎬京有餘閒營洛作時配大哉禮樂書
皆出其妙裁念我相思人喟然傷心肺豈不有晨風
離愛詎能載

姑蔑歌者

姑蔑有此輩籍云宋南遷衍聖公宮人也

市南子

卷之一

七

本是越人妻猶傳魯宮女縣簿謹村居入關工市舞
但遇滿堂客能舉盈觴酒狂歌忽欲飛痛飲常不數
臨風似將種教道儼人父揮霍轉飄風談諧吐甘雨
一一傾絕倒千千布延貯豈不盡溫寒其如足文武
人呼君愛卿我愛卿健婦貴可總堂簾平足持門戶
劉覽亦超越結交思比輔賤遠還貴近道新不如故
德厚頗能托風流邈不顧安得好兒郎無慙舊香火

爲周大行夫子題太公詩扇

有序

萬曆甲午周夫子以茂才入對公車太公命之座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遂書以扇夫子明年舉進士
則太公逝矣感當年之短別竟終古之長悲懷袖
斯扇未嘗釋手門人李子見而怡焉慕榮大孝之
顯親亦傷小人之無父敢次其詩別扇稍贅鄙言
用以昭宣猷訓助永孝思云爾

題庭無異聞起闕卽長別半握鳳凰風全瞻鵲雪
佳麗蜀道來眇眇長安微荆樹一江遙冀河千里折

心旌坐與俱畫筵國難列吳義葆天真崇期敦大節
恭茅茹連冠勉葵心竭萬石訓謹醇伏波戒輕劣

行月二

卷之一

十六

易忠似太公作法喻先哲聚聚洵瑤駢霏霏復玉屑
情同暗卜環裁類中分玦子和鳴已陰父書澤猶熱
淋漓蘭墨滋芳鼎芝英莫賜匪爲清涼揮何敢斷絕
秋風意未藏冬微思仍切出入華已毛翹持殊重血
奉賜慰瘡痍翔橋輪丹潔安衆乃在茲嘉名長不滅

餞行出章義門

周夫子使署藩使歸蜀省偕同門諸生祖之有懷歸路

徵歌出國門送使登京驛仲夏上公車凌晨此橫街
廣野忽玄冬平沙昏落日悠悠塵未歇井井流方疾
歸來一轂紆北入九衢我雜香羣材湊容易雄圖失

射當策馬來苟中故紹山郊祖匪今斯門人信親
八駿齊金絡四坐分瑤瑟時時仕宦清情與生成寔
納恩周道涕仰見漢官北行役洵榮華歸寧亦情實
一別歲甫新十見月初吉對奏漸英妙借計待僑臣
敢謂屈珪璋所思在蓬華何時遊于歸數遠慈母膝
贈劉德應孝廉

之子生恍慨而有和媚腸威紆三揖讓錯落五文章
鴻漸何亭亭孤裴信黃黃鬱脊千雲氣皎潔掩霜光
與子側休期顧我加芬芳宴慰感思存知形忘
南子

卷之一
俱在城一隅猶如天各方燦燦念都人悠悠思周行
長安非俠窟那更有劉郎

題劉封君雙壽八十卷代

封子下璇宮
並注請僊鶴仙府長合算對引弄瓊簫相將餐水玉
曉曉芝英紫森森桂花綠長為太子令仲領諸侯
歸宮齊羽翼同府綏夷屬玉樹人間蔭繁桃天上
八百與八千椿萱各足並頭紫髮齊遠勝金童

為德興王契玄題尊公菊泉翁卷

南陽有甘菊流泉千里覆夷澗飲其流長生滿山谷
誰謂菊泉翁乃在東南曲靈氣鬱非常脩然遠塵俗
種數下清人威儀式良牧但愛詩與書千金揮一宿
托心今古間日月空相逐始信作神僊服食何須玉
漁陽哭從弟年

婉婉舒公子盈盈秦氏女生兄字小年的的如鸞鵲
妙質良可親靈心未輕與何當春寒兄托意在僑侶
童子試縣令高名人郡府參差玉樹中擬欲親祖武
南子

卷之一

六

十七良嬪來十九靈娥舉弱齒爾何辜二十辭華宇
秦氏諸母中賢能詎多數生女不及笄生男不成婦
乃聽後來人千箱襲衣補遊子輕出門相辭不延佇
指長短殊彊宗况萬戶一歲一來歸中多不如故
安得我歸時一一見諸父眾別惟異鄉小年遂終古
為羈心倍傷淚下忽如雨

月

明月枯枝頭碎如水精製驚風飄素影可泛還可擬
俯擬惟寒光仰泛有清絕盈盈一皓魄晦朔何相迭

千古亦何夕長此冬宮列

蕭溪小雨時欲往上清宮未果

深秋久不雨入冬尚無滿陸種已多失闕蔬將乏
期夜來熱達旦展轉動憂感幸非飲冰疾乃是箕風
激亭午雨城郭薄暮濕砂磔侵沾眇未期乍歇時可
惕酒罷辭賢主基收散羣敵頭高樹入蕭森復浙瀝
旅况倍淒清煩襟差澁滌令客何久淹倦真阻幽覓
悠哉時路艱邈矣古人逃風聲夜呼洵雨意早寥寂
物望豈不同天心異雲霓

百月二

卷之一

五

思先大人

嚴君素塵世春秋五十六哀哉自曾祖家道始傾覆
積哀且失恃冠帶自結束入門惟弟兄出戶鮮僮僕
自抱青雲想訓誥名家塾明經師說痛問諸伯叔
晚充弟子員蚤令兒曹續兄子十五時文章盡購煇
廿五猶未舉而君已不祿自謂病無恙崩騰起中宿
不孝阻郡試旬旬歸與浴長跪動地號三抑瞑其目
嗟余幼小時養教備勞辱勤如斲梓材敬若捧圭玉
維余既昏娶萬卷益能讀君懷差用慰五載釋嚴齊

知天數奇願云兒肖速所懷却顧憂少子性含遠

賴以先君思煩爲寡兄勗婦得梁山女身乃青衿
有知且抱子君在復何欲俗偵知匪欣遐登悲太促
聞道死亦可缺養生安賄庚子舉京師思君淚如沃
夢寐常髣髴語我公車願精靈每相感既窹有餘肅
維父稟中則慈諒而恭篤孝友秉深衷恤嫻兼任睦
壯若秋霜月晚如冬日煥德音注閭里紀綱在宗族
至今道愛夷子姓思其復北山起寒楸南山失喬木
悼兩室人

市南子

卷之一

辛

爾命俱不長相懸極淹速先驚一夕殂既病三年爲
相遲俱有心相見或無福誰云鄉縣親決絕在信宿
孰謂幽燕遠彌留見骨肉不見長悠悠見之空感憂
請人可交徧在天難近續深愧古靈僊長生及彼淑
厥賦信涼薄所遭多天促精糲食方厭屢屢炊正熟
非我忘爾爲爾不受人祿

獨酌

客于常獨酌清清誰得似左拍王參軍右顧高常侍
復有杜公愛風流孟夫子神交素亦淺偶爾在行在

三君千古人心盡於此負才良已難安能富且貴
酌酌玉壺傾羈離聊自喜

漫興二首

平生多結念不似四時遷年年并夜夜每夜倍淒然
月色幾千里霜華二十年相思亂於織結束在誰邊
其二

無情爲誰起情至爲誰深可令不可割的的連中心
絲亂有結束思清無古今有琴自難托寧爲少知音
懷友

市南子

卷之一

三

霜月靜如許關山杳可憐念想在清人徘徊傷遠天
富貴莫相棄君言尚拳拳無乃空谷心先我相弃捐
客有聞似曲而悲者有自歌非曲而酸鼻者竝
詰而寫之

聞聲莫似曲似曲傷人心匪怯曲中意爲憐歌者音
昔見似人喜蓋以懷人深既聞喜何驟方知悲不任
君悲猶甚此了無喜可侵豈謂則不遠所思鳴在陰
惴若鳳聲過儼如鸞態臨晤言以難接結想殊未沈
此意古希有惺惺疑獨今音中亦多缺音外無足欲

斯人恐遂已千載掩靈襟子歌不成曲如弄漏明琴
發響類淒調沉婉難自禁此復何爲爾同病良已甚
恨人本君輩離別况相等多情心已碎無感淚常注

市南子

卷之一

三

市南子卷之一 終

市南子卷之二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五言古

八月九日示舍弟諸從

七千二百場秋戰一十八日三晝夜稍時兩閱日
十六猶舊制提衡在監察旋見命都官翰林借鎮題
主客異從容師生翻令卒人望屢奉詢物色竟淹沒
寧驚科制改復道際命賜選入試京師天下與頑頑
市南子 卷之二

御史出都試雄俊擅軒轅威儀京國古三駕二橫過
直指夾京兆結衣兩輝發雖云分席客風威信應越
微道響如外乃是迭行閱堤唐出啓開軒墀正刑罰
外復兩監臨聽馬常夜秣揭榜未京府奏 御先郎
謁尹丞主鹿鳴六座薦肥腩四旁兩玉堂席前更突
兀宿沐謁君相晨趨資諫卒鄉里諸貴人公卿至耶
未介迎遠宮垣連天鼓噴噴九月十五前諸藩親未
欲王畿首善地亦稱豪俊宿儀郎給事中往往輕祿
朝煩氣頗紛紜順風六六 勞免彈射諸諱見持

奪亦知有險巇超者何竭歷最盛吳越間英俊去如
拔成功在西北東南何聒聒診夢二十年浮勞起重
髮平生畏茲日今始覺離脫望輟知縱鱗臨風傷戰
骨三年懈未生春氣復超忽傳語青衿子容華易消
竭慰志當及時歸來有薇蕨

八月新昏湯先生義仍謝君曰可相約豫章不

果赴兼億同時諸生感雨有述

中秋足好月既望初涼雨淒淒繁處出忽忽佳期阻
頽脫湯義仍囊括丁右武兩君常一心於我與參語
市南子 卷之二

初昏徐氏亞勝友謝刑部宦淩益清具離深甫良晤
湯謝桑梓親丁公豫章主昔月並見招同時欣得御
寧知河漢期坐失高陽聚起居開前輩嚶鳴虛昔侶
豈不辨賢色亦復憐新故徐公名給事懷文且抗疏
湯君高弟子余妻季孫女淑質稟賢孝靈心蘊清悟
尊公精鑒別之子盛永補雞鳴不十年致我以千古
但喜夫婿殊章念自塵土皎月沈素光清冰解嚴沍
父子俱厚恩先後各冥路昔當華盛時何人急門計
側室蚤推置深閨善監護臨終翻見疑謂非心

固茲念愈長春此畢遲暮初悲逝川速每嘆積薪五
樛木有餘蔭神膠復何取頗使泉下人猶希身後遇
儻幸沾綸藻誰當匹翹楚那知末婢子居然有格虜
內氏相慰存龜勉復言娶因思得新寡庶亦尊亡婦
時我未壯年諸生久才譽金屋有盈盈算門殊未許
徐氏云有親能如意所寓尊君故緒承阿舅今耶署
取之亦能貧犬子幸初舉貞意卽不愜逝者最宜汝
無子而有子繼繼繼繼素但持此心畢節讓固足數
哀哉竟天傷藐爾此號慕嫡母誠可攝庶男復方乳
百百之
卷之二
三
轉見承乏難嫌聞卽眞誤家母前戒子謬節非所務
汝心天已察天必汝當喻君恩自有次婦德初無妒
我知故鬼心祈兄聘十五命異極申重媒勞疾馳驚
爲言里中妹乃出方明府客籍久耕荆家園亦租賦
皆嫌多舊鄉母子無異趣道里三千內一言歸若赴
竝聞此女叔求者闔門戶但願才孝廉不必富饒富
尊慈昔乙酉夢鏡懸華宇榮榮十八枚其一方如矩
憶昔夢寐初徐妹政登昨迄今十八載流光若枚數
鏡爲明府諱照焚尊慈籍爲是兩家母驟聞膠漆同

辭者不可得聞者無所與未寧方母居欲及令子去
倉皇息燭來逼迫流火度丈夫誼可出成婦禮當具
况感金骨銷摧殘滅芳緒誰矜冉冉趨自怯星星露
遙望豫章城曉靄風雲駐北沙集清嘯南溟動奇羽
祇使諸公遲未勞諸生遽

側室病明日乞參黃令君所會湯若士先生過
縣隨枉市南令君招陪玉版居飲俱問其病
并及之

抱余疎幾許解衣瘦如此頓欲脫形骸寧云枯骨髓
市南子
卷之二
四

踰蹙僂鶴腰森張凜鷹翅熨貼腹連背輪困肩動臂
腕際響疑折股端突如寄昔訝走蘭骨今成循棘刺
持踵薄應怯掠節清可憐短氣冷芝英長悲溢瓊淚
恐自今夕歡永畢君子待聞之劍心肝展轉不能寐
收涕且余慰展心益自媚按抑終夜勞龜勉復蚤起
雨蕭黃將白崖柴支欲委梳清戎削顯衣厚崢嶸出
時方盡八月授衣甫當議炙背坐向天煖脚爐在地
兩目視無力一心憂有死幸然遇扁鵲診之爲可治
請藥王子喬見嗟盧若士求青豈疎闊迎新成頭顱

不識素清流有懷偶失墜下漏上猶孔中乾

際竭乘積聚子芥母必斃專醫調上藥易子

但全汝難助何復燕吳美新人見故情勝盼頗

俱幸托清人雙心惟一意三壽期永終百祥集友

過兗州聞韓臨清見賦故豫章太守王公時

駕兗州

赫赫守雄州誰當私創擬意君常侍兒抑彼俠遊工

青徐蘊莽蕩趙魏接馳驚日來驅馬兒相告有奇志

深入掠名都虛張磔刺史濟汝數月間陰謀太相似

市南子

卷之二

五

初驚劉兗州復恰韓郎吏齊魯自名臣劉韓亦民望

厥機一不審此獄何可治無乃君子身儀的有常止

巧拙偶殊效疎察亦均理不見濟南賦吏鍾陵令明

斷英英昔如彼復有兗州別駕豫章守拓落星星人

未已

淮楊舟中

森森淮楊間邊湖喧漣輪南方轉漕卒叫輓分部事

弭舳舻鄧林連帆閱風路賈船亦何急側塞不能

惟當官舫來中流發箭鼓快路何相逢官

促側一時極前舟入皆誤一羣壓人屢萬斛當羣貯

常駭月堤平與橋接牛渚樓船逸千艘可復驅除

但載金與糴去止曾相助竹竿頭上泉擊榜亂如雨

前推若泰山後却無處所河流近若天禹鑿艱如練

全可觀官材半猶馳權務皆計古續食行役今負勢

如何舟人子出入施門戶相迎載孝廉疊勝稱公府

僅無遺稅名願作車牛六大路馬價踴商人星

取道間為奇迂回何足苦派山多負擔野水有乘渡

豈云河漢窄直避六五然哉賤丈夫胡不諒明主

市南子

卷之二

六

以汝所增直六一宮殿成四海綸恩布

行行脫舊隘清清六見劉露筋女更表出肝婦

剗剗何紛紜神奇詎如許

送吳來復之遂安起居毛獻卿吏部未復某調其尊陳身

程今雨過
嚴陵江

吳生抱鴻眇製作敦前軌睥睨天下才為恭市南子

深知馬匹非偶泰厲行齒相推日千秋獨行君萬

深心遺夷等采樵希相示清意一何澄乃不慕山

謙讓登高賦賈班斯可矣浙西嚴子江布帆

昔爲僊縣遊今問天官社求師蹤浪跡往獨懷靈氣
卓哉淵亮人高蹤振文屐

題寄耕園

龍駕蒼龍肅肅揚青旂何驅亦何指歷覽郊與畿
十日土膏發萬頃飛春犁原上何佗佗遲日麗且滋
田畯拜道傍仰見天顏怡耦不亂疆畔值者交路岐
緬想康與周勸課良若斯牧守致天語努力勤敷苗
趣澤苟不能結爾牛種資勞髡郊原動手額謝皇慈
深宮念勤苦寬政常見施乘輿貴芳甸倉廩盈巖陞
市南子

卷之二

七

夏至齊居

盛陽感微陰萬物分死生陰道本晏靜時出佐咸亨
當其未馴時亦與陽德爭君子觀所伏是以慎厥萌
逆之詎可測定之乃隄成掩身且靜事南詠遍八紘
讀歐陽子秋聲賦有感

三才發靈籟息息潛相吹入不在耳根中氣備三

時鑒皆有覺太音初未希况乃爲呼洵動植變其
可以萬物靈不知噓者誰一年惟清秋金氣壯以悽
肅殺西南來萬響何摧頽衡門悉夜讀歐子發深思
人生與草木榮落皆前期安得槁心術足今華髮滋
凌冬自有種永世亦有爲金石不足數寧與時變衰
所嘆追逐兒飄忽將安歸肅烈厲吾氣慘澹明天機
努力事千秋忽爲庶士悲

送余叔正應試

叔正饒器行文章好淵古棲遲業已久雄奮在斯舉

市南子

卷之二

八

西第南山下阪隈何楚楚舒卷頗韶秀佳氣日夕吐
邇乃有靈物隱約示茲土平疇起神龍疎林宿文虎
得非風雲姿氣類欲相取大鵬鼓垂天相從備羣羽
况乃學飛者附翼常見許酌君送君行嘉賓有新侶
煌煌鄉大夫歌鹿相延佇

題侯給事震陽令母令祖母雙壽卷

君姑貴而淑家婦壯而肅以長甫十年益算每相逐
二老各文孫參差兩階玉上壽轉轉觴榮華見積蓄
君姑姑在昔耄期猶象服一門三壽母著代何相屬

詢彼高明家皆云擅奇福豈無貴男子三世食君祿
比老益踈跼享餘譽不足愧此兩賢母昔也在膏沐
鍾美諫大夫行當洗流俗令儀惟有之似者何憂續

七言古

代毛肖翁題朱使君冊葉

國家文史上功勳絲綸直下褒封君視子差池九命
貴從天爛熳五花文章昧功臣食重報材官世祿門
庭好生兒直作公與卿將軍止得加戎號晉階不過
舊承家揚休未荷新裁詒 高帝傳之二百年侯門

市南子

卷之二

九

貴子徒心悼朱家遇主願封畱世作淮陰千戶侯使
君亭亭起苗裔經文緯武超凡流當年夙奏龔黃最
先世還仍絳灌傳分泉此中懷擗標稱賜特上陳情
表辭義駁駁比赤麟衷情片片勤烏鳥都禽已下議
不成典章未改機先兆臬事旋當考績初益封正自
望天書濟閣太史亦動胃陳詞引類人情舒兩疏相
輝感天子世封今與文臣俱忽傳虎賁膺新憲尤喜
龍章異昔符昔無今有事何如使君太史若相須先
後陳情雙琬琰古今封爵一權輿下泉豈羨蔡連理

北堂豈羨超前美殊恩萬代自君逢錫類千年道
始精思格帝知非偶鉅典回天傳不已自是使君功
德彌豐隆子孫萬世封三公

長相思

長相思心不滅處處容光憶迴雪長安陌翠曾絕字
與莫愁同意與可憐別長相思當恨誰于思于思使
我離默默愁君人不知纏綿絲欲斷玲瓏玉未賄時
時歌舞散獨念死生期

訊閩大

市南子

卷之二

十

思君發色當年皎落塵罪玉今猶少拂面畱人事已
慵深心一半隨青鳥不道譚公便可憐千金頻擲小
郎前朝來却媿差池燕幾欲雙飛怯妙年桃花渡頭
根與葉相將並上僊郎梅但聞貴姊欲專嬌那見與
郎復羞妾天台七日恨悠悠天河一夕幾風流誰令
闌桃絕不見思君灼灼幾時休

長安花

供奉東頭新第一絲籠敢斜銀屈膝莫恨雲容雨不
飛錯向屏風望雲窗騰光炯炯衛家兒行花小郎姑

似之更有媚人陳吉士步搖戴勝出瑤池上元紫太
非如桂南宮率領非如玉何處淹留輕薄兒顛倒花
神作名錄瀟湘雲意未悠悠稱詩何似古風流三春
不到上林曉千年空絕洞庭秋太學廣文紛碌碌甲
第翻驚鳥在屋諸生那得有田光儒碩何當出張祿
紅顏傾國與傾城黃金買賦兼買名無限妍媸詞翰
裏誤人豈必在丹青畫堂頭出塞女譚笑風生身
欲舉雙飛桃葉更憐人澹色幽芳常一縷亦有如
賢復網從橫白玉簪鳳頭競顧千金買眉目秀通青

市南子

卷之二

七

絲玉梅桃桃葉蘭芽雙可喜皎潔玲瓏俱欲死三品
盈盈出帝州甲館上元差可擬聞道人來春已闌長
安不似古長安從虎從龍損意氣樓鴛樓鳳滅娛歡
南方九畹高丘下紫莖綠葉騰鸞寫恨不持來掩國
香玉芽坐損光風謝

壽右御史大夫少司馬李翁六十

吾家住下少風流司馬戎貂尚黑頭大小專城三十
載副編臨邊獨十秋功高欲托赤松子年華政及平
津侯瓜期未許召嫖姚進屯細柳加元僚常從校尉

原平虜都護將軍并度遼度遠本屬灃陽道先年築
浪雷天討樓船一夕走倭奴賴有撫軍襄太保舉代
太保公與卿願得撫軍民與兵九塞傾心聲籍籍三
軍超距令清青海內賢豪書競投閣下從容歌不休
裁谷無人堪記室指揮何事待參謀荆雲護石疑吳
峴邊月乘牀勝庾樓塞垣今在皇州裏不待來歸方
受社平戎久賜列歌鍾直倚長城關燕喜燕喜堂中
賓若何平生稅結張仲多漢室公卿爭薦辟信陵車
騎爛經過高譚竟日紆玄袍長嘯清風開麗藻寧誇

市南子

卷之二

三

相業古周公并是僊才真李老

贈漁陽劉三懷

卻護城頭烏龍歸僊人館外履初希玉女克庭酒盈
載那識君心有人在迢迢獨夜倚秦關羅羅何年出
遼海

臨淮道中

昨夜亂淮橫皓月今日臨淮飛皓雪月憶淮陰走漢
高雪似淮陰隨楚滅赤松一去無消息菹醢千年有
悲絕羽化身殘變月知歎沂東流望西缺

掛題鄧某卿童孝傳

鄧翁薄宦何所苦出入多年在畿輔只今卿相議和
遷吏隱長安不出補多方原自五車書遠意誰窺三
折股當時彈劍不知貧稍後揮金其能數君居故向
御溝前曲陌垂楊車馬聞昔年有病幾不起茂才仲
子方童年捐身自投玉河去遇僊拜令星斗旋長安
貴人驚且喜並道黃童未堪擬于今德行復文章行
部使者旌膠庠孝子已非昔美好僊翁正自老昂藏
吁嗟乎此翁七尺安得死此郎八斗何能已瑤璣玉
市南子
卷之二
三
水理護持應得人間傳孝子

得朱六希致鵲湖詩寄聲有感

平阜大路臨河西花市深深隱文竹班浮玳瑁紫螺
盤寶結琅玕青鳳簪芙蓉池上冰弦急君不爲調妾
爲泣撫弦幼眇不可聞風髓驚精暗飛立朝采亭臺
夕月流相門公子動離憂新泥秀麥人潦倒春送春
光到玉樓官家歷落逢迎主娼家婉轉流連女何當
輕去不深辭獨泊蕭蕭江上雨長安望君騎不來錦
江翅君帆欲別忽接孝廉船上信道是荆脂井畔梅

思公子今人不識嘆王孫兮遊不極名花邂逅相
傾芳草來歸安可得有人長似破瓜時嬌嬌飄飄不
可持坐中罕得青眸盼密底難回玉面敬就中深心
有期許復是深心難與語自托先歌紅拂奔相過喜
遇花頭娶御前東向柳垂絲御柳東風水拂枝嬌嬌
飄飄復如此君若得誠相知江南塞北情多矣君
數有難可紀且稱才子馬相如曾道儒生魯男子
君幾見古之才子今儒生黃金絡馬桑間行又不見
玉簪之詞文竹扇桃花水隔桃花片最是心期人不
見
市南子
卷之二
四

綠槐黃菊歌爲貴溪汪中丞園亭作

真人窈窕擅靈祕相門崢嶸餘氣勢未若中丞半祿
園了了目前有遙寄槐徑森沉起亭屋亭外黃黃幾
叢菊綠槐黃菊迢遞秋花源竹嶼總露俗寒香滌滌
陶家風美蔭森森王氏玉中丞一去幾十載三徑欲
蕪幽更足雜樹交加槐影稀衰草淩離菊意微不是
公孫下帷久中丞原只許清輝道有君君過此新能
見人家青霜已見君君過此新能見人家青霜已見

高標素節千古存

二題洪陽相公壽冊

有人龍沙章水間一出相漢歸南山慘澹機神玉衡
上西定賀蘭東樂浪前後功名遜協共倉皇去國有
從容隱見龍光張相里自是家能赤松子道高意遠
心且微青衿訪我生光輝十年車騎已消息賤子繇
來絕書跡可知賓客不寒溫復有清風吉甫存洪崖
之演清且樂君有籍兮在衡嶽

贈賣藥皮翁

市南子

卷之二

五

清江皮翁本儒傑方伎風流俱擅絕鍾陵市兒何紛
紜皮翁棄室高閉門脩然數往市南子去郭之軒俯
郊寺春莫城秋幽意多避人窈窕相經過遇我歡呼
輒盡醉逢人踟躕愁如何招我常飛寸跡蹤最工包
驚烹雞雞往往操刀自矜客赤玉之脣冰縷絲擊壺
舉朱意不住驅兒促婦與欲飛此時便詣壺公集簪
外紛紛誰復覺市南仁人亦如此城中小兒相錯愕
自我逢君兩壬癸一室之中幾榮落嗟爾老翁豈不
難十年交我彫素顏去去高宗路轉轉水西關車馬

朝朝不相識老翁歲歲猶往還

舍弟子生日偶成兼呈徐吳二外翁却憶先君

暨諸內氏

側室之予月將徂同產之兒月相先壹食何曾異田
宅三遷不免殊鄉縣去年自擲洗兒錢今歲遙分初
度宴蘇來親戚貴贈遺益鄉人能婉娈登登葵禾
薄絲絹搗糲冰壺瀉銀釧小樣兒局橫闌干多似盧
令高貫串世父益貧何所有稍稍秋雲及春燕趙代
碧絲花萬字秦漢銀章光一片心知猶子小昂藏眼
市南子

卷之二

六

見良裁少寬羨爲笑此絲出長子朞月小兒腓欲見
可是肘間大如手攝齊直上金華殿生兒一歲紛無
數父母難逢各外祖鄉里徐翁霜雪委武林吳叟煙
霞趣二皓同時坐堂上直是蓬山下僊侶徐翁矍鑠
形有餘吳叟清和神轉裕喬木蘊藉南州風芙蓉點
染西湖雨更奇吳叟唱入雲復是吳音鶴鳴露道遙
道氣百餘翁隱屏歡聲十三女吳公引吭未云歌徐
公掉頭數言去兩翁殊致各自媚酒闌盡入分醒語
外家之人有如此何獨我家無大父汝弟兩月亦春

六分氏雖多又輸汝

八月二十六雨漫興因思廷翰家兄提

幾日西門畫走馬決石鳴金蘇屋瓦驟駭今年
息乃是先期練習者騎於物色眇超忽流示人心
森澁荏冉明朝二十七決賓翻盆雨聲疾懸知閭提
植場兒御此偏能氣深逆刷林應辭錦障泥周遮可
川碧油衣沖天俊鶴未愁濕仰雨渴烏方怒飛思罷
雲端影日華鍾陵氣色倍鮮佳武陽東來際橋運側
漢關河十二涯枕上連過奔電影城西倏見飛煙斜
市南子 卷之二 七

別騎須分到鄉里射鵰端數出吾家

戲贈武林吳翁

武林山人好流寓邇來靈鷲不可住工作遊冶紛追
隨日盆繁華滅幽趣回泉轉石山鬼悉關洞開岑野
偃怒不見松翻九里濤直看花接三天路西山南浦
何處香君此沉綸歲多少老來不厭路溪山出入樓
賢與上線澹蕩羣知羽翼輕冲融獨蘊神情竊居廣
川宇賦山川臥向窗虛合聽眺相知此日非少年何
當與子爲因緣誅茅肯郭臨清澗蒼莽紅塵白一

青谿白社空譚玄

蒸潮開布穀

鳴雞未動江光宵布穀何來聲線線懸知落月動
樓特自臨風送清絲却憶故鄉耕耨時此鳥朝朝
半啼不識此中鳴幾許江西可蚤江東遲爾北江
幾千里五月之中亦聞此豈是爲鳩氣候同仍隨
穀鄉風異上苑還空御府西蜀啼鵲歸不足中宵
拂曙總憐人似霞殷繁空碌碌五稼粉飯雜種桂九
土華離交水陸三方飽煖一方饑千家力作誰家熟
市南子 卷之二 其

富兒不替絲蒲屋繼室新花歲湖盡大兒賣珠中第

玉薄暮聖賜朝遂鹿他家狗馬羅梁肉布穀之人常

賈積京縣終江時半綠江關使君愛代促千車之竹

千章木素封邇來何斷續陸海深藏詎得知列市開

場闌繁縟

章江別意 戲贈王子安句

神妃夜半來江清金屋紅氍毹失歌舞南浦疑飛巫峽
雲西山忽送陽臺雨沙頭別意各悠悠多是留春與
送秋三千里外人終去十二樓前江自流

湖口行

江西之水爭湖口崖東之石連波吼千艦城三以擲綺
梭千年城外絕許河邇來忽有藏舟整文昌八曲名
新河北船南來不得上緣崖下纜大如蟒急波循之
稍不却並道眠雲移百丈傷心切切爲此誰中貴之
賢李稅廨工部有船拖四槳西岸揚帆廠相望忽落
下風顛浪中蹲虎崩岸石森向幸免鳴巖吞鳥卵幾
受曉崖撒鶴望衡流觸纜始得循石後鳴金亂風響
標怒舳輕眸追及船頭忽捉篙師往舟中之客何森
市南子

卷之二

七

森束手明眸相微恍眇若呂梁落丈夫卒似人中逢
炮題急篙未抵權關前小船已押篙師還倒回廿里
下武曲泊船走驗明禁縣適將舟子去何所見一委
官殊眈然維揚之舟不屈膝持送稅監明其權門外
一官亦聊爾直欲不問孝廉船左右嘈嘈不復聽
抑微呼咎十觀比蒙接驗部差使仍得免算三百錢
嗟嗟李公豈得知無名游微昏青天湖口縣前舊蕭
瑟贏得新關亦可憐鐘石時藏臨水閣岸橋春映拖
孤川山色遙吞楚塞雲隈光間鬱武林煙城中有

故御史鳴鑼列佐慶十千開通開房蓋已并一耕達
會皆田田湖口布衣乘孔傳關關拓稅天下先楚中
陳增橫其制李公二職天聽旋三吳昔賴孫公賢當
時稅使不敢事今事李公方少年但顧廉得爪牙肆
橫皆劉度

贈陳端吾之姑蘇

陳家遠達千星芒一門叔父有中郎少年勃勃青雲
氣老騷騷典章難劍封君愛弟領羣族紫綬青衫趨
滿屋爲創祠堂立墓田願世生兄入天祿君家給事
市南子

卷之二

三

朝川頭君國青青自一丘讀罷主人屏上趣小園直
說是滄洲平生好還復好客最愛賢豪悲偏側六十
風流入五湖壯士才人翻失色歸來貝葉堆蕭蕭尊
酒抒茶百藥首候忽離邊陶令至避人窈窕相招邀
小男昏嫁今年畢自盟不出藏經室稷下高譚縱可
疎市南曲約翻宜密

書高隱滄浪卷 發賣寫王伯穀題

湘浦漁家樂四時吳郡山人道百藤山人佳筆吳
疎漁家咫尺相波足湘上吳中洵樂鄉謬之客

傍徨臨園自作江潭語猶似滄浪一筇長

幽興

可憐一片月落在嚴陵灘那堪灘上如娟影擲與城南樓樓看城南樓樓何時滿靜見銀蟾滋柱館休食
夜夜柱弦新坐今年年衣帶緩緩帶繁弦樂有無暗
消金骨斷瓊珠恨有知非蕩子凌風矯首入雲衢
雲衢不可見相思石空變他年織錦向機中吟鶴學
鳳綺意籠記得乘流送飛景促君回首及東風

送魏辟書之太學應制

市南子

卷之二

主

諸生入京君委佗太學入京君嘆嘆南洲都官邁何
似南浦祖帳初如何吁嗟十年不可問代君入貲翻
新近治裝豈有諸侯勅投交未絕公卿分此君便作
計偕行讓汝風雲兩箇鳴漢人肄業今赴舉但入太
學俱高名競說京師識者神莫學書龍當作真上壽
奏賦今不可但得僥首時文新休誇一刺重遊洛且
易三篇老過秦西山一拭君可矣出匣光應萬餘星
于將先去莫邪來卽是君家士爲子

題劉司成贈吳文垣春魁圖

又丁倒影天際翻火珠水玉相偏反有美亭亭偶
釋羣玉枝頭明片碧上林春欲亂還驚早將惜惜定
嚶嚶情知別有琅玕立世上爭傳花下名此勝偏誇
翰林裏主人出贈延陵子吳門老筆何世情轉落君
家作知己

濠州亭新水觀遊魚

亭外曉輪動曉暖亭下霹靂飛濛濛王明并劉甘州
散清波先下墨池龍屢穴朝通降時雨鰲山夜泛添
新水紫鱗作隊波生風屋亂優游紛可喜綠繞孤情

市南子

卷之二

主

經木末蕩漾空明動天底小嶼光榮一萬島微波勢
擊三千里豈有至和通太浩澆滄泳游侯典禮物游
巨細豈有域深藏倏忽風雲起巨魚大壑乘培風驟
首爲霖亦如此君不見玉河東繞石渠傍大液流膏
恩澤長遊鱗蚤遇蒙莊賞身名未許避浮陽

三冬吟

冬一何短冬夜一何長日短莫謂一歲餘夜長其
他千古傷願惜分陰富文史相將樂歲烹羔羊比來
天道不可測水旱海至憂竟湯十月登民數欲減十

一感發民無裳十二貝歲何草草眼前卒歲多傍徨
國門雨雪昔常蚤今歲苦煖將迎祚悠悠煥日景何
迫蕭條四野風悲涼邊人感縮室婦泣投戈斷緯傷
中腸日短世不短憂長夜未長人生得幾三十冬一
年苦彼三冬忙况復賢愚並不息寒暑有節憂無量
咽夏悲秋送朱火愁冬望歲復青陽吁嗟三冬兮何
不常樂苦日短夜易央愁夜不旦春不芳願言 天
子華胥氏愛日舒長樂萬方

都城詠傳虜警志嘆

百甫子

卷之二

重

夜來不聞門上烏朝來冠蓋交九衢忽道城門欲盡
閉四郊兒女城中趨見說胡驅六十里來報烽煙射
飛矢紅仗寺人九尺餘亟下懸門積威池會有新遷
大司馬山令開門衆奔止借問何所見崩騰駭幾旬
道是薊門將軍擁胡兄釋騷倉卒道路疑又道饑饉
邊民見野火佯驚內踪相樂禍虛溝橋頭行弛檐盡
道苦極今當甘南來官人有眷屬頃刻不定悲紅顏
吁嗟 帝闕羅武文廟謨若海將若雲列校三千天
旄馬連營百萬羽林軍 肅皇庚戌虜一至何異焉

而失水之魚羣北風吹腥口近遠出塞不及十一
醜虜失足輒大創豈復蠢爾稱狡訥無乃賴殊聲言
數十萬河流西來草木風薊門不戰河流蹶遼東小
戰黃會惜將軍好武戰士飽絕幕犁庭 祖宗烈道
來款貢何天驕漢家久未出嫖姚吏士賞賜宜朽腐
人馮秣厲思 關徹衛虜反走乃是三表五餌
之雄韜寺 人毋太恐 天子威神萬靈擁但勿
汝輩四出 爲禍之民妄呼洵

古道車興

百甫子

卷之二

首

歲寒未可春初可待汝不來當奈何桃花綠仗星
輶急柳拂青旂春恨多花嬌柳悴正愁時更欲柔條向
阿誰畱取九春青眼在照汝垂垂不斷絲

觀流民圖嘆

惟王經國民族居虛庶力作門巷趨去若飛鳥誰汝
驅提攜展轉交路隅無乃新法民髓枯早潦荐被租
稅逋緬想太古人樂胥老死隣國來往無隣暴假使
相驅除適彼樂國堪存吾嗟 新法遍八區千鄉
鄉安所徂異縣淪淪日落衛牧鄉漠漠煙生墟亦知

前路填溝渠但欲緩死相斯須 聖明心惻長嗟吁
新法立解民困紓流亡安集羸弱蘇婦人載道相歡
呼昔時章奏何皆虛獻圖絕勝頻上書只今旱潦亦
何如未有監門欲繪圖

市南子

卷之二

三五

市南子卷之二終

市南子卷之三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五言律詩

同客登祖墓有感

攜客展幽勝登高步且歌天涯看樹盡風簾入松多
孤塚千牛牧野山一鳥過試問五陵榮荆棘更如何

晚眺

落照浮雲外春郊散暮光橫煙津樹澹逐日野蔬黃

市南子

卷之三

一

郭

客晚徑如亂農希村自忙飛來雙倦翼南北與風狂

王臨川送賀千秋太參次東鄉領到數日賦以

贈之

路僻使君名冠裳此地驚風馳紛跼星聚偶山城
疏已千秋鏡心仍萬里旌有聲隨岳牧迢遞到瑤京

其二

佳氣擁軒車孤城鬱復舒尚方倦吏隱東道主人疎
自獻誠無似相知更莫如臨筇倦司馬爲吉信踟躕

其三

念君羈玉馬如我負文犧此地新冰雪何時別路

中原常氣色前輩自旌旗豈是風塵客相逢何所之

金谿呈沈箕仲夫子

同徐長孫

使星飛重地赤幟下瑤京郎已明時貴官還此日清
文章新領袖才譽舊符纓斗氣分天府唯應雙劍迎

其二

勿謂騷人少驅馳未可逢願爲名日士贏得寸心工

涇渭千年後嵩華五嶽中酬知徒賴此身世總飛蓬

湖山立秋夜

市南子

卷之三

一

逆旅驚時改空山怯夢遲鷓鴣昔人畏梧桐秋自知

爽氣豈殊昨寒吟若候時蕭瑟才情得傷心復索起

後一日夜涼麻坐

平林橫遠障大麓隱危樓疎疎半騎月幾希兩日秋
高疑星瞬目悵望天盡頭四起歌聲沸晝勞無夜愁

謁王令公歸阻津

客心逐明月明月照津頭湖山平林樹沙明隔水洲
苦無天馬度疑傍斗槎浮江湖憑誰問春言別君後

夫路

未便陵爲不肖遊苦難尋入山隨徑幽傍勢轉離深
夫吠參差影馬驚長短陰豈無行路客誰解泣途心
詠懷

自是悲秋者行行聽秋聲何當明月送更與細風迎
考藥贈君子梧桐憐愛卿官征晨復發安得此身輕
題少玄宗侯藩政錄

親賢千古重輿論一時平舊著將軍令新藏太府開
天違孤竹意人見採薇情願言施有政宗子盡維城
贈何醫長者

市南子
壯士何言憤因狂習采薇學知千歲龜家出五侯鯖
短髮經三折長生擬半成少微君不媿寧獨濟時名

湖口道中懷萬孝仲公子

江上佳公子同技舉妙英步兵威也叔
時見其佳內
親幸孝廉內
史惠連兄
見其弟宮
報國三朝著承家萬軸願君
專努力荷氏數慈明

畏路早宿文橋有懷

此中悲阮籍何處失蕭郎共傳乘鳳去誰道泣牛
湖遠趨江嶼沙寒樵石梁憂來潭似水直北踰茫茫

都昌道中薄暮

徑寒行來暮縹緲雪下翻登山方白亂出野轉黃昏
片片時過慢絲絲復灑軒乃知兼雨霰村火閉柴門

香陽道中

湖天垂莽莽寒日慘冥冥氣冽陰山竝風高陽鳥停
帷披荒野赤軒逐遠峯青乘棧非行役何緣覩客形
早行望日出不出有感

晚樹蒼蒼影暗烏隱隱彤澤雲潭草莽海色徧丹青
迥季宜徐出黃廉好暫停久望翻成障山山擁翠屏

見翠山中獨一山有宿雪

如何飛雪過積素獨茲山忽訝蒼頭禿徐疑白首斑
當風非突兀得日總循環苦樂分明怪許來祇自閒

喜見日出

向晨空望極亭午得晴多村煖疏煙火池明掉鴨鵝
苦追會弄杖便落真揮戈暫見歡難盡迎君學楚歌

夜行

一輪影盡月天際杳微茫灌莽鳴寒鴈危堤下踟躕
湖落千章練林移幾點蒼水鳥驚白鷺一雙飛

餘干道中卽事

巨浸非全苦乾元果不私水落膏田出區分密畝施
場功緣路弃棹興逐波移耕釣苟儲蓄寧無救饑饉

其二

赤地平原恨滔天大澤悲神功交徧責聖慮古今垂
廣闊陶唐詢殷勤雲漢詩此中同四海猶得少瘡痍

抵安仁

楚吳相錯繡閩越競馳雲此地多方湊吾行幾度勤

一趨柱下史

赴李使君
召過此

兩送甬東君

去年從此送沈
箕仲今年從此

行月二

卷之二

五

送道德慚徒頌希知竟未聞

哭徐長孫

伯舅才無匹同余誼不猜去年朱紱別

送沈

此水布帆

開轉棹登僊共呼關候吏摧荆軻空氣在易上豈重
來

其二

嶽降應非偶河清竟莫期雙珠育子夏片玉小文姬

緣業同流寓文章若夢思招魂原不反杜謫屈平詞

歸遇生辰

歲歲添今日何曾一勉旃憂傷先得白寂寞永探玄
易足蔡生壽難長賈傳年竟須排憤鬱存性學綿綿

其二

醜老年年甚光陰歲歲驚但知唇舌敝不見羽毛生
明發慚人子斯征遠弟兄歸來逢此日羞擬少年行

爲人題李東川居士四十

有客忘機早東川結主賓山光朝掩映湖色夜瑋瑋

出世微僊李齊年悟大椿可知心不動身世已無垠

送小江先生歸東鄉

承在市南草堂

丁月二

卷之二

六

此亦君隣國蒼然未往來不深懷別思那暫到城隈

魯酒論交遍僚九謝客回幽樓君已識長此一徘徊

代舅氏贈蕪湖上人

誰自雲深處相迎一乘來從天飛杖下隨地化城開

善慧乾坤滿羣衆日月回豈須歸說法眞果亦明哉

壽陳母七十

誓日當年定飲冰何夕忘詩書中葉起杼軸寸心傷

介石憑誰敝幽蘭轉自芳不須奇歲月彌遠有輝光

別京山夏無咎孝廉

有客滄溟表同余彭蠡廣遠各地主契合總風人
桑梓當年枝芝蘭逆旅親鍾儀與莊舄鄉思莫同論

贈毛儀庭徵君 安仁人

清酒毛徵士翩翩懷抱開此中非汝地吾屬盡君杯
所有高陽興飄然郡下才良工心貴苦千載事無哉

贈陳實甫文學

一見陳文學溫然似太初圓周潘華舉架滿古人書
函丈諸經遠披分與義舒何疑采戶外日日引軒車

贈余道甫文學

市南子

卷之三

七

共識天官肖繇來地主賢交情魏公子家學宋儒先
已自淵源世尤君英妙年規非平子議天意復與玄

代題要相魯青門別業

野平連郭青門遠避城相輝江閣迴 與滕王閣相映

柳沙明樹影雙亭山山晴半雨成南華從此得誰疑

漆園名

其二

桂林栽小屋竹徑遶高京月影三秋發風聲四季清
臺觀城郭氣軒入野江晴天子徵良弼應知卜策

謁華蓋曉起山斜行

漸擬僊都近回看入路迷侵晨穿險阻結伴共攀時
善聲天竺國曉色武陵谿千峯奔欲伏開合引丹梯

送林淑之之任荔波

新命分符去他鄉捧檄還領袖虛三老文章到百蠻
象郡秦封遠思靈漢冷閒相思空極目可過五谿山

代送林淑之之任荔波

送送情無極遙遙望海東彩衣扶愛日墨綬御清風
道路三千去封疆百粵同知君無箇事山水滿琴中

市南子

卷之三

八

送李公子歸武平

公子致翩翩交情在漢前何當相見晚便是別離年
懷李同根結龍谿一水牽晨風如可托肯惜寄平川

贈美人白玉簪

素女滿頭黑瑤枝一萼紅雲寒橫度雪香暖贈生煙
飄飄從人愛別清光已暗將盡簪者再得種藍田

上公車舟至上饒憶家母

泛泛紫鄉縣港港過浹旬祇勞遙憶子還似未離親
欲返故鄉樂回思捧檄聲莫言猶竟內已絕問安人

玉山河月出

朝發向東南暮行欲東北倏忽變鄉都睥睨成南國
望樹曉雲非辨方初月得乘此俯維桑顙是長安客
代人題張慎吾太恭令兄孝子傳

未窺金策祕祇恨玉樓催那識三牲養真從百賄來
尊慈終一盡比李頗多才不見三珠種還同玉樹開

題鄧卿童孝傳鄧翁太令官許見歌行

玉河通御氣璿斗運天樞高遠竝無極倉皇信有孚
不教逢管輅直是湖中從那得淳于令聲名動

丙寅二

九

帝都

代鄧卿童孝傳

桑虞童最孝又說有申徒俱聞滅至性未見感精符
魁象東南揭流香日夜徂惟應鄧孝子名姓與相俱
送王君設長安下第歸臨川

滿簾凌雲氣飄然去國門江寒正風便路渺可誰論

霜鴈帆同落靈竈劍欲奔壯懷若且放莫遣酒離尊

其二

尊酒俯良夕長安月幾圓片歸非萬里此會動三年

游倦文章老懷高歲月鮮重來應有主早覓孝廉船

舒城道中既喜遠山深谷驟有江南之漸

殘雪猶侵曉寒光欲亂明瓊惹瓊樹接恍忽乘雲至
旭彩搖冰鏡煙縈裂水精日中盤谷麗疑入故鄉行
都昌縣除日三首

其二

雲棹風全勝開帆日似倦如何遊子暮別是阻人天

丙寅二

十

解纜寬除夕登堂近隔年千艘萬里聚一夜幾心懸

其三時用李中丞傳歸

驛傳依開府供張紀過都敎貂宣撫分司馬敢微符
短日情徒并長風望竟孤高堂問歸晚負乘罪寧無
送袁開美應制

入洛羣推少遊秦再出奇知君鳳池上毛羽欲參差

木落章江浦花催上苑枝風光悞流賞休誤覓船期

蘇軾小隱巖二首蘇軾與相國讀書處

岑光侵戶逼壑影帶簷虛水竹堦前靜泉苔石罅餘

洞散香積處徑轉日斜初新構出巖後登臨始一舒

其二

巖樞開樹杪郊牧抱磳流山迴文昌麗沙明武落周
澄灣晴似斷峻郭晚疑浮龍臥當年勝村虛此日秋

贈王無功文學

入市玄宮寂依堂絳帳清門人真聽易王子似吹笙
化雨隨時沃秋風隔歲驚恐將從此逝奪席在神京

贈程北浮山人

山人游晉宋齊梁
間於晉名家尤密

結念惟詩友爲名以酒人十年燕市飲諸夏晉盟申

市南子

卷之三

十二

老見世交重兒依父執親君歸理遊跡幾似北浮真

熊壽宇從婦翁樊司空游武林將過姑蘇

劍倚張華壯舟隨范蠡輕明湖桃柳色映汝玉冰清
若圖西山下匡廬北望平倦蹤近可托歸去好同盟

贈焦極峯使朝鮮二律

箕封曾漢鄺辰國半秦人勿設誇雄畧還須決至仁
中朝恩信有東賜璽書新白玉紅顏使輝光耀若神

其二

古今分渭水袁盛憶遼陽郡縣開仍罷邊亭戍幾荒

君家與御史置事好封章邂逅還相勉籌邊計欲長

長安馮暑新雨

礎潤蒸疑合簷蘇酒欲驚乍嫌驅暑入徐喜坐涼生
雙閣浮新爽重城映晚晴東華塵倍輟半日馬蹄輕

玉河新柳

御氣波先動春容岸已敷香流芳意遠穀落翠陰初
媚入瀛州館嬌連絳闕隅結根欣有托寧論質如蒲

光山道中

中州洶平直南境忽崎嶇谷乍裏斜似民仍楚蔡遺

市南子

卷之三

三

隔年春濤漣連驛路遲遲見說官楊綠驚心別帝臺

贈美人

半面原非舊中心恍若親分香憐獨媚結佩奇詩中
宿列纏空映風流迹已陳知君嬰網罟似我束冠紳

壽唐年伯八十

五百椿初餘三千桃未花太公如稚子燦髮領烏紗
門大于公世書尊太史家明綸將祕錄每紀羨三加

送進賢丞榮觀

故事令問則承親是歲以今新
至持行之蓋奇適也喜而爲贈

向方見曉入少府騎宵騰季札觀周禮嚶嚶萬薛丞

列星行自應湛露得先承 皇帝垂清問敷陳若更能

壽顏明卿六十

亞聖尊公號傳賢滿邑誇何當問子國與正在君家折節明公盡論心老友賒平津知卽拜正學喜無邪

廬州道

喜脫經旬谷廬陽氣象軒地雄連帝里天關似周原鎮日旌逾靜颯風吹乍喧悠哉開國際想像見雷屯

鳳陽道

時雨

卷之三

三

傳聞 高帝日欲此受朝宗北極蒼難戴南都龜始從塗山餘玉帛洛邑洵金墉更有文 皇帝幽燕建

九重

其二

王氣昔何定宸居今獨雄八州齊拱極九塞宛屏風鎮壓依皇寵懷柔情將功寧知邊事棘上相出臨戎

其二

古道雄關守能今十當千自應夷款塞况復相臨邊鉞甲耕還戰金錢去似捐中書爲虜出莫憚者軍前

其四

和貴帥彌重軍中恐不親願言驅蓋乘明與臥懸將思吮卒精兵欲奮身何難遠左復列爵秉絲綸

其五

見說兵無武何殊士不文練精須歲月遇將必風雲豈乏熊羆選難逢牛驥分微承何口破辟屬任中軍

定遠察院鶴

堂後小砌十笏許栢上有鶴惟屏旁與侶幽趣感人

小院豸深鎖時時鶴一鳴乍疑松鶴影殊有栢烏情

寺塔標常迴官亭練獨明茲禽懷遠矚托處愛孤清

時雨

卷之三

古

臨淮道

兩都茲茲綽綽一垂鞭江楚落雲外青徐向日邊

柳州看履脊官道競摩肩盛世遭逢偶丘園敢自便

分虎猶驅弩乘驄亦避弱如何尉傳吏乃或恣悠悠

重抗折腰節兼從疆項謀聚熊周道在茅塞爾何尤

皇莊驛逢南少宰汪公公自少宗伯往余爲養

庶幾踵得之途忘其妄

聯容後進銓字向南都均純陪京重平章揆席須

公望慙余遠鄉心爲母紆望君朝拜哀芳國許舉趨

依五言古詩三六先行喜賦

令令素不習去去將安之遠徙憑誰語前驅赴所司
若羞奴隸引特愛主人知邑犬惟羣吠爾來應獨奇
七言律

擬村女春郊送客

送君郊外可消魂認徑時忘所欲言村復一村分樹
影水同萬水落堤痕人將柳眼悲行路妾愛苔衣自
掩門世上那將賤者弄農夫還覆舊蔬根

市南子

朱之三

去

和

若去迢迢妾斷魂秋來最是不堪言當年護惜翻如
夢此日消魂獨帶痕片片駐雲常別浦聲聲敲月幾
寒門守宮莫把防村婦誰是浮萍不着根

漫興示室人

春多春少不堪平來去春光病裏驚壯士無金紛爾
爾美人如玉自卿卿相憐四壁雙清影未許三年一
不聲總羨好梅偏對雪上林春滿物華輕

湖山雨後卽事咏懷

十年浪迹不堪追此夜蕭條話故知結盟日後常爲
客照病山中未謝醫燈花兄弟彈棋落燭影兒童弄
枕敲雨聲迢遞令人聽縱有相思入夢遲

送王臨川

入夏初逢又早秋自君相識思悠悠幾載倦遊歸吉
令一琴悲調入應侯疆項終然宜對杖蓬條何以得
蒙膠北旆南冠將萬里特乘秋興語綢繆

登履方王孫伯仲叢桂臺晚眺分得盧字

夕陽臺上望何如天擁名都帝子居千門玉氣浮青
市南子

朱之三

去

霜一派危樓入紫虛疎韋斜曳西山盡叢桂香分中
尉餘長卿寄此堪忘宦何事思王數上書

送張洞齋憲副入覲

孤裘駱馬響如絲周道遲遲歲暮時送客不勝鴻鴈
意遠臣欲效鳳凰儀月寒萬里悲于役霜落千江憶
所思或問楚材何以得皇華今日自愛春

其二

若到長安春復青千官拜朔擁神靈瑞璫新轉義和
日聞闕初回使看星左右十年陪執法東南萬里佐

明刑聖朝禹稷多能讓不遺卑陶出舜庭

寄謝曰可金臺下第

因其室人事遠使竟之却寄

欲盡砧聲十月間江南薊北此心關將軍井陘功何在
季子成陽去未還一片辛勤售白壁半成顛顛負
朱顏好求萬里能相問魏我音書寄亦艱

陳秀才歸九江却寄一首

相逢形影乍相憐相別于今興惘然作客幾人心似
結思君一夜意如懸忘眠月上梅花帳欲贈寒翻伐
木篇記得共時彈缺事可忘公子舊翩翩

市南子

卷之三

七

贈黃醫士

蕭然愁病喜逢伊挾策當年壯可知不治倒懸身已
散自窺難老世偏宜名成幾絕陰陽氣丹熱全非草
木骸海內只今聞大疇對君攜手倍相思

九江暑雨中觀菊

此菊初華太有實者遂遺久雨是以泥中偶見故命重節

竹起之且喜使君將歸實而又愁雨不歇也故賦

此地何人種玉英幾時寂寞

精不將開日逢清

實直怨冬風折紫莖稚子翻扒支細雨主人歸看待
新晴寄語臘初須未落王喬履得采長生

其二

旅寬蕭瑟坐江關對落秋英染淚斑堪憶久登樓極
浦何如日採見南山女華冒雨愁風急客思行雲怯
夢還細把菊看皆苦意那求真藥駐春顏

其三

十年逐世風流盡終日看君雨不疎霜候素套舞女
節日精延壽者僊書愁隨彭澤一尊盡病散南陽十
斛餘唯有相思君莫解添君相對兩颯如

感事

市南子

卷之三

八

繡衣弭節坐觀風世祿材官日習戎鳴錫盡懸千戶
印張侯新試九和弓吳兵楚成何人恤漢介江流此
地通故李將軍莫相賤亦防烽火照離宮

怨情

湖北城南賤妾身逢君一顧委情親素心溪上浣紗
便薄命壚頭送酒頻寶劍乍援看未審蘭麝初結別
猶申若從君去人空待便作鳴璫落水濱

其二

初下征鞍未拂塵卽懷往路豈憐人知君暫作淮南

客自恨初非宋玉隣詩劍重來愁妻化占聚無定時
君聖會時着意須躊躇捐佩難期再問津

十一月記游

西郊幽路轉南阡記覓南阡美少年杖頭細取文君
酒纖手親烹李老饍城廻曲浦長雲折江散平湖
練牽只恐川陵當日改却教雲雨後來傳

都昌道中薄暮

馬僕人乏下高岡向晚悠悠阪轉長村煙間接山煙
碧草色平連野色黃遙天鳥急羣投樹野店雞棲白

行南二

未之三

七

上端那堪歲暮日猶暮九折行來九斷腸

別京山夏無咎孝廉

送君西上木蘭舟別思翻成楚客愁江漢題波作東
漢瀟湘恨望入中洲古人自愛秋蘭佩我難憐
劇緣千里獨饒清興在相看何以贈綢繆

爲人題李東川居士四十

聞道山人四十秋強年鄉許入丹丘憤子誰知真壯
志伯陽自識氣剛柔圓方頃刻瑯玕溢徑寸終朝翠
玉浮卽此洞天長不老何方更覓采真遊

七月七夕之明日壽族祖七十

畫錦樓臺玳瑁筵共爲三老祝長年鹿裘帶紫綬
已牛渚飛橋正渡天九醞酒催香稻熟入珍般雄紫
葵歸何時旌節重建此却起提回日月邊

九江喜得早歸

他鄉驟喜歸消息空室寧論歲數歡豐酒樽手并傾
水饌貧方才出胡葱醉開萬卷呼麈尾寒燒雙屐立
小童賓客肯從風雪過何妨青著片時窮

移居對敗菊

榮華未擬結芳隣遲暮馮誰慰美人
菊泥侵休誤覆羅塵爲嫌飄落和根瘦
葉親君親若同君意久思王那比洛川神

十一月苦雨暑中高眺

城頭高路假長虹暑外孤城倚碧空江靜全疑風氣
北匡山半入雨雲山乍迴晚吹千兵散細出寒煙萬
戶同却好當好年少婦緩傳白玉駐青驄

家大人從楚過九江得晤因傷父老驢馳聞於
有奔官相載而歸者父雖清隱可矣有感賦

呈

鴻南下傳書少小鷁西來見面親翁髮秋霜宜
子江頭暮雨恰愁人頻頻細語經年別冉冉長驅
歲身聞說陶失新解印好相招隱莫羞貧

寄家母

九月稻芒輪海底千家菊酒熟江城新肥教跪經霜
好雜和辛香逐日成物薄殷勤須亦寄陸多珍重莫
教傾會聞闕虎贲未甲冑堅時幾度更

送林明府應召

行周二

朱之三

主

聖明飛詔取風裁此日征車擁落梅漢帝早朝何令
入薊門春色待君開龍分一劍中原去駿待千金貴
使來便語弓旌行役者逢時無術楚臣才

其二

長安萬里辟傳車君去任生那卜居畫策半成知枝
拙因書十上與時疎從今憶別春相似自古論交日
不如未取多情橫作賦逢人斟酌說三閭

其三

千載援琴爲子期那能無意惜追隨四方旌帛纓

歲五夜衣裳顛倒時長路一別平可叱都亭幾客舊
相知思君處處長安色何日看花再賦詩

雲長生辰

將少君勞蜀漢偏荊州一旅獨榮然丞相萬全籌不
出將軍百戰踵無旋用武地亡王霸失報讎義盡主
身捐逼魏吞吳遺恨在難教死日共生年

外氏蓬果瑞香

芳樹扶疎密可窺何來盛室巧相依金房接葉香風
婉翠蓋懸枝日影晞靜勝新禽巢更語幽如獨鶴往
還歸主人顧盼應須別莫嘆銜花祇自飛

其二

寶樹清軒物到稀一枝淒爾願何違綠光倒映新泥
黑疎影斜懸翠紫微將傍倦人飛作戲不驚稚子覺
忘機果然愛托人間翫似燕年年入舊扉

夢餐靈芝

夢裏傳呼出火芝西土母召赤松知欲辨幾重盤翠
蓋俄驚一合下瑤池分明丹液融如水汎漾新華輒
勝絲一啖爽然甘露滋異香餘瑞至今疑

夏燕鏡堂

卜宅堂前事已違相將更入弄暉暉固知別傍蘭閨
宿未惜頻來金屋飛遠棟疑從輕舞化出簷似控急
弦歸音容去住憐難定應是僊人履到稀

其二

雙飛燕子入堂陸底事相將不暫遲翔翔上下頻三
匝來去交加或一時應遷北戶晨昏至更惜南方春
夏移願言多降人間瑞世上雙飛總莫離

題益世子東館缶音

市南子

卷之三

三

漢室宗良數向歆少徵重燿大江陰陪宜萬里風雲
俗獨見千秋雅頌心金璽駝懸天意屬黃鐘鳳吹古
情深應知土鼓聲堪竝聽入三雍作太音

其二

未遂日華陪綺席先傳風雅下江城不藏鴻賓千年
祕愛寫離騷九折情道接周南傳國舊經明漢胃兄
時清品題豈必資徵末海內齊稱劉更生

謁華蓋山晚泊崇仁城下

兩城煙霧對雲微樓轉帆歸遠欲依風雨斷橋龍細

吼聞閭水雉雙飛山深漸覺僊源隱市僻全經客
過肥絕勝也堪人跡到蓬萊方丈事疑非

陸行起崇仁城詣山斜

纔入僊人境欲迷星辰滿地與天齊山開一徑通玄
洞水落千峯出小谿雲裏稻梁時隱見鏡中車馬乍
高低桃源深處應無異不似如今路可跡

上望僊亭

五丁開路接山陰北到羣山落萬尋入盡峯巒青曉
關望虛宮闕白雲深千星拜擁真人氣三路招徠妙

市南子

卷之三

三

濟心獨嘆勞生空說法安仁已及二毛侵

上華蓋山無日

登高無分值晴暉天上穿呼伴影微萬壑雲填市陰
今半峯霧引玉泉飛入看斜路層山轉俯矚孤崖一
徑依形勝朦朧知變幻重來應得悟真機

下華蓋暮行有懷

長安車馬疾如流倒白山行帶遠愁迢遞可憐千里
月蕭森忽憶九江秋匡廬舊負幽棲約華蓋聊爲
漫遊却笑吾曹非隱輩曾無一士起南州

代張太叅送高憲長入覲

一官分土幾年同署轉初欽憲使風萬里朝天新執
法寸心懸日舊離宮夔龍會裏臯陶聖文武儀時吉
甫功聖眷定於君倚重相隨却憶漢乘驄

按察署中夜觀石榴樹有感

官署榴花幾度枯滿枝霜月幾侵吾客心兩見知今
老時事三年似昔無追嘆久埋眞駿骨坐看新沐小
愁胡苑瓜一繫腸堪斷醉倚疎櫺散白榆

送林淑之之任為波

多君磊磊意不羣遠得巖邑爲之君庭懸萬里長安
日地接千古空碧雲雅韻薰微入殊俗幽思錯落飛
雄文此意故人不極因風莫惜長相聞

市南子卷之四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七言律詩

賀鍾陵丞黃公署令事并懷令丞相得時
令觀士

銅章墨綬未遙分，眞爲瑯邪重。顧君明月幾年琴，意共清風每夜烏。
聲聞去思恍動還安堵，馴翼仍知舊押羣。清淨不須添氣象，煖梅輕柳入春雲。

其二

市南子

卷之四

一

落落高賢綰黃綬，清風官閣動平居。肅曹事業心猶論，遂霸功名力有餘。
勤事豈須千石俸，多方不用五車書。爲憐驥足何當展，數憶龍飛建國初。

賀程夫人七十

侍從當年在玉京，令兒弱冠早飛英。諸侯慕義佳公子，君俊標名太學生。
千里不妨如客約，一鳴渾欲使人驚。稱觴詞翰宜飛集，相助階前五樹清。

送吳來復訪烏程令

已道新書錄重嘉，高業遠經過楊雄。不覺爲郎

久司馬，仍聞倦客多。同學宦遊起，欲盡諸生祭酒歌。如何少年盛，取東南美題品歸來一醉歌。

代送閩中李公子公子其先臨川人

相攀故國又新羣，公子賢豪遠近聞。柳下忽如尋展季，樽前兼不讓田文。
楚歌楚舞時相狎，庾北庾南日又分。安似章江千里水，朝朝暮暮嶺頭雲。

長安元夕鄭無采招飲夜分因稍出遊卽次鄭

韵

風光月滿夜平均，行障歸鞍斷續頻。寂歷久沉高閣

市南子

卷之四

二

影狹斜，俱閉曲房春。遙遙火市明宮樹，泯泯香渠送騎塵。
玉殿銅街無限意，可憐都入遠心人。

閩美人病歸

何當柱曉常持蒲，忽爾桃源一汎長。總爲從前喚俗物，那禁病裏愛僊郎。
彩雲迎鳳時輕度，沃雨成虹已暗傷。明日扶歸愁欲死，多燒辟惡返精香。

送吳微庸長安歸省全銘

清揚潔白盛豪華，冉冉羣衆未足誇。殆可侍中三二許，先會結客數千賒。
聲名學士公堪動，意氣工侯元

莫加俠相分明生俠窟雲林誰道是君家

家叔裕吾籍楚蒲騷初當就掌故意不屑人太

學十年謝選樂得鄉縣長不克遂不欲之蜀

賦此勸駕

專城故國是鄉心黃綬青天總帝欽蕭望當年羞碌

碌王遵此日去騷騷錦江不斷卑官到丹穴猶安貴

使臨聞蜀中官不橫待詔門中多吏隱致身何必在升沈

先舅氏蜀梁山令遇所知達州黃鴻臚于漁陽

減而賦贈鴻臚新入貴京師其尊公故給事中

百兩子

卷之四

三

渭陽一送百年恩關下初逢八舍兒爲說僊郎飛舄

杳何當重客匣琴悲來同季札觀周禮歸似相如諒

蜀時鴻臚便林吏道君家兄弟好鴈行北向早差池

薊門送李愛泉歸餘干愛泉字今凡中丞六十其高祖記山海關名宦

僊李盤根轉昔時中丞愛弟喜連枝京華氣接秦關

紫海潤雲生漢吏祠北塞君家傳吉甫東巡古說遇

安期重來歸去會逢未相里丹丘歲月遲

爲李愛泉題湖天樓樓起池上李君

去郭湖天萬里舒僊人驂雲行處清池縹緲三山

峻閣野玲瓏九柱虛刺舞數驚黎火夜鳳鳴時度三
箭餘懸知十二崑崙觀不似陶潛一愛廬

喜湯若士先生解組時論推轂適愜鄙情先生初謫

徐開尉既以遂昌令罷

今來古往一神州偏側難容若士遊梅福掛冠初莫

遂王喬飛舄復何求文章論定前賢退組紱名除大

雅爾每笑著書多發憤近君端欲讓風流

懷謝曰可比部聞其斐早種種矣始多言建儲者皆怒謫甚

乃削籍久之猶克得立朝於頃不其言者

百兩子

卷之四

四

太學長頭諒謫生十年得上鳳池行一朝伏闕青蒲

暮盡日還家早朝輕薄海莫窺天子斷清朝未許逐

臣名他時召問謫郎老爲入商山皓已成

生日過徐別同行諸君勞以詩酒大韻爲謝因

志感創

彭城不見鬱葱葱霸畧其如王氣空過沛渡江歌泣

後人情千載故鄉中黃河東岸逢生日紫陌南樓憶

舞風賴有同歸豪雅客貂裘一柳百靈雄

濠梁別徐奕開進士奕開字信大村侯歸國云見長安在武子友人詩

意中之左
氏神其鑒

相別宮袍拂柳新相逢驛路報梅春
遙驚玉節雲中使能道瑤臺月下人
秋從濠上分三楚錦度吳江進八閩
誰共觀魚忘妙理吾儕班馬戀清塵

懷袁臨川明府

根宗性命起文章製錦何當費大方
漫道循良聲赫奕還將清淨福平康
隣封望望桃花入官閣蕭蕭月葉藏
共說翻經古靈公謝語川後又袁郎

喜陳如吉給事出居

市南子

卷之四

五

侍中三十美如英抗疏輕仙尉南昌原占
籍夕郎京兆舊題名相意問無色列棘常焚去
有聲贏得閒陰勝世壁召還經術已全精

泊都昌九旦

銀燭牙檣星漢連
梳燈疑接紫宸天
波搖異彩龍驤出
禮動羣倫鶴舞聯
壽尊浮桑梓外朝元
衣傍斗牛邊
湖光曙拂知環海
冠履騎驕又一年

未曙望都昌城

隔燈半隱翠微寺

南城火全疑

別浦亂點煙籠

萬井平林星落動千艘當年隔水桃花碧此日團山
松影浮帶郭穠華異消息襟湖泛落自春秋

樊須口

番湖東納衆流分湖落縱橫舸艦紛團圍峯錯天邊
雨散散帆飛浦外行
荻草半痕碧九曲平波萬疊紋
王孫莫道歸來春三載相逢春未芬

易外姪耀

堂前愛日坐蕭然戶外分陰去可憐
負米不須榮五鼎下帷端欲憤三年
清聯獨夜蟬娟人麗照芳春錦

市南子

卷之四

六

細懸鳳侶來遲君莫強他年更恐恨花鈿

懷韓戶部濟

郎理餉淮上總河紀其能
吏部遂遷議請補濟寧相

河上臺郎碧署分才名曾奏尚書聞地望久宜超太
守紀綱差得勝參軍雄形早落長沙日麟氣秋生鉅
野雲不是聖朝能暫借濟清須一見神君

謁毛獻卿夫子生祠奉懷并勸駕

前年上公車
過嚴陵不星

起居適已建儲初
聞內召諸公得補

去時憶問嚴陵道歸日欣瞻召父祠
雨潤晴翻一稔淚風和月朗萬家思
項郎久爲虛供奉
爰賦新詩

同道正是蒼生待舟楫故人早出慰相知

贈太醫萬舍親

性不好弄教博學有大致

當年國器投諸戲此日家藏盡秘書禁地虛開方士
貴堂天別許異人居情忘忽忽雲中鶴與動飄飄雪
下驢不是君家鶴倘街遠遊飛去可何如

送許西川赴境州巡簡

其司新開黎民地許先官浙閩皆海上

出尉珠崖漢旆遙清江漲泛河橋一官見說常浮
海八月懸知正上潮六幕雲黎增微望緣邊兩越共
風謠入冬更羨炎洲潑可憶長安日夜貂

行南二

卷之四

七

上高宗山并贈皮氏

山情近帶村原佳縣影斜連驛路長遠樹平郊東蒨
藹斷雲曠莽北

鵲塘幾度登臨舊一年三覓老韓康

送費奉周之長安

費昌令弟稱南鳳國子諸生喬北鯁故相長安猶甲
第公車上苑政諸昆三年雲海初鱗集幾夕陽臺絕

莫向鳳凰樓外過八風八動舊銷魂

羽索書

紫泥應帶麝蘭煙墨筆終浮玳瑁邊屈宋總能存萬

載鍾王未許滅三年香光飄落客卿散浪骨教翻君
子憐寄語籠鵝寶書者還鵝與作扇頭錢

喜家叔南陵明府 賜秋遂遷京東

廉能莫道滯遐荒萬里紛綯出建章移郡臨邊無守
尉專城撫俗是龔黃官清洽鎮銀生府道秦堪解
有郎定恐遷鶯進馬日

送舍弟赴景東

之官足騎而翁壯歲父經年今弟請暫省動知須甲

市南子

卷之四

八

乙新選見說食西南去看擁郡牙高建歸捧藏家勅
滿函政莫但問吳會美牂牁西去足驂驛

陶元豹之遂安起居毛獻卿吏部却依建德林

明府余亦欲遂安起居擬自金陵南過也

國士懷恩秋典長遠遊初着向東方遙欣地主神僊
令敬謁風流吏部郎嚴陵江落山寒月西子湖明郭
潘芳到處莫孤清客勝遲余相及故人鄉

奉酬陳德遠吏部謬以奏賦相期志

遠時校績故宗伯馮公作宋元紀事

金臺舊風流古彩筆偃耶藻思新乍許職方誇武庫旋看吏部式人倫懸慕絕照分中秘諫諷深心接後塵自是山公能獎士不知冰鏡可容人

偶呈前豫章太守王公公時以兗州別駕假歸

金陵豫章初謫判陳州別駕從守滄州再謫

也自以南宮高第六十喜爲舉子業不休諱

之豪舉

風流太守老能文長似南宮迴出羣魯國豈紆麗別

駕王郎會屈終參軍雄州偉郡人堪乞舊吏門生日

市南子

卷之四

九

有聞俊雅轉因名迹遍修然直覺氣如雲

金陵過烏江訪廣九兄兄已借一二族弟西歸

寓其尊寵令兒子橋裏兄昔新昏與余同日

喜符勸駕之情恨枉買舟之興兼懷別戚有

悟茲遊

爲憶天涯十載遙恰逢歸去是今朝馬行道已過南

浦鵲駕傳猶駐北橋曾羨桃夭新闢葉何勞椒實遠

琴條靜思准晤還相失頓覺浮踪本未飄

謁楚霸王廟 有序

王陵廟舊臨江蓋其死所漸自何時江前徙十餘

里俗稱王徙廟是也徘徊惆悵感陵墓之蕭條悟

山河之曠遠密移老之俱往者人人心千載有英

雄英雄自鳥 有序 楚歌詠語爾言旋

桑田栢道日難忽江怒雲卷去眼中事遠虛無處美

草淒餘髮鬢大王鳳鳥江只見封秦土赤帝空聞葬

魯公總是化移人數往蓬萊幾似楚陵東

其二

楚霸當年絕世雄臨流呼敵贈重瞳不堪回首彭城

市南子

卷之四

十

北豈復遊冠句曲東帶白微茫遙浦積斜暉寂寞莽

山空賢愚共悵傷心地總味精英與化同

陸不滿平原竝遺妙墨奉酬并呈張秦符二潘

不滿稱謫僊有楚之者以賤字麟初爲麟初

弗敢當也戲以解嘲

心期桃葉未從容目送楊枝幾疊重二陸潘張俱萬

里三山吳楚各千峯謫僊半許疑供奉字我全知誤

顧雅儻借諸君共提挈中原那不避羣鋒

贈樊灌南參議

漢陵御氣繞滄河使神功駭巨靈夏漲遙分連海
碧冬官假節帶寒雲已釋宜房責抱杞猶陳西
鑒形今古經給難盡揚河渠平準及邊庭

奉贈查虞皋夫子

時年逾壯以
新子故不出

君家用少過王謝京兆周南一鳳毛君署文章臨仕
國蒼梧節鉞動神皋應占貴種驅騁定莫羨僊鄉野
錫高心力政強神趣遠時艱未免至人勞

贈楊伯隣工部

君家不斷登三事宸海舊傳第五名徐邈令人多獻

市南子

卷之四

三

替盛唐工部最詩情門餘將相逢迎禮佩蘊離雄憶
別聲政道劇時須偉器上林報說已遷鶯

觀武林第一妓妓認以爲當年所見紫衣人也

有感舊且自傷老至

陌柳春風隔素塵曉蘭秋興散幽新乍逢半道經青
眼謬舍全誣衣紫身非閑宿奉瑤池宴定得先成香
夢因爲謝花神今莫悞行看衣自是山人

別毛吏部山中新安江

三閣下初逢屬嚴子江頭忽動蟬回首北帆殘昨

日驚心西棹欲炎天深谿靜響山間月曲浦頻橫
日煙爲笑出門期吏部富春今見剡舟旋

庚子逢趙孟清于富春驛下六年重會富春城

賦贈

江上王孫獨自行落帆徙倚一逢迎立譚猶記歸舟
促飛夢常依別浦清重來十日周旋密豈過當年邈
近精笑問遇盟誰地主斜陽古驛傍東城

幽興

東陵瓜羨常初破河口瓜常未破時清盈自着含香

市南子

卷之四

十二

洙潤密新分臘玉脂雲流寶葉情方沁露委金莖愛
亦持飛燕當年煩內視逢君端欲訝僊姬

其二

玲瓏領下鴛鴦履一寸應騎一斛珠香酥未易論非
是骨肉猶難定有無霜柔玉版光全嫩風亂瓊枝握
半蘇令德當年煩轉側解持應未絕瑕瑜

壽倪太恭人八十

誰家金母玉精神紫詒蒙茸白髮新華誕九天玄妙
女胞封八座太夫人諸郎競上壽高壽侍從先過王

母賁遊竹瑞池方別到蟠桃捧入御筵春

贈周章西明府

壇石窺鸞像今來齊心縣影散晴埃山芳晝煖雲煙
動湖熟秋清日月開心事怯違天祿閣風流塵入古
琴臺已看表異需公輔原道文章接上台

登峨眉山序

萬曆壬子余持節蜀得登峨眉見佛光夕恨
香無佛火耳聞鐘梵示留草其上天啓壬戌余
謝講帷廬像與不足燕湖適峨眉之會上人方

方雨

卷之四

三

奉佛而西以羣公所書冊索余爲續却於朱丘兩
先生墨妙中空一方俟矣余新未有以應因恍然
悟豈向者山靈固有意乎鄙言也聊十年而壬復
若使天人索之以往勝緣欲合固不在言之工拙
也遂拜書之

勝峯冰影動晴埃秀脈迢迢佛地來不落具形王母
筍獨甯光相普賢臺雪山更覺西天隔雲海懸知東
望開極勝劍門何處是微茫千里重徘徊

其二

峨山月似玉臺鏡下界雲如銀海波恨不徹陰來佛

火恍然乍翳失光羅九維橫落漢堤靜玉嶽遙連梵

影多越雋群柯近臨照衆生數撥意如何

時蜀有建昌之役

鳳縣縣在棧道中

鳳縣月初起鳳凰嶺頭猶在憶輝光周郊不復峻山
下鳳嶺空臨巖壑寒長萬壑嘉陵巴國水千秋放道漢
中王誰知聖世夷天險大散關前滿夕陽

過巫峽下歸州之作

巫峯百里瞿江飛縹緲關于十二圍近遠千姿含暮
雨昂藏半欲斷朝暉封豕幾送襄王夢州號猶傳楚
婦歸甲古深情餘杜安濃西落日更依依

劍閣

萬山青青劍山紫掃地如墻百丈高橫絕漢南引荆
楚斜從天際落泥洹蜀門幾徹關鎗壯唐暉曾臨蒼
亦勞任有塞垣奇似削可能一錐斷神阜

登華嶽

司寇峨冠疊障中泰山萬里太行通蓮峰秀徹黃河
北井絡弘開黑水東載地立知蟠兩戒爲城直欲黑

諸戎長安咫尺今猶昔優宰相招憶漢宮

函谷

函谷訖然奏鎮鑰新安徙白漢樓船呈輿並屬河南
府淫淫深懸道水偏制險睿謨弘一統詰戎全力并
諸邊同心將相人臣分勞重時平謹未然

贈黃玉崙宮洗使 肅藩二律

使命新春出禁庭宮僚昨日拜司經捧函天選瀛州
彥建節風趨雲從三國舊傳香姓字邊臣新覩王
儀形它年卜左日百經驛路山川草亦馨

市南子

卷之四

十五

其二

展親舊星厓邊定四牡駢嘶塞草青榆谷深深張掖
路蒼天寂寂宛弱亭堪憐漢武馳戎略猶憶營平仗
主靈莫逆之愛吞非貴使三秦一目已全形

飲賜鮭魚

薄物適逢亦有期鮭魚古未入聲詩 龍興澤國珠
宮獻鵝鴈河清錦帶馳 講帷久虛懸退食 御庖
初薦憶論思金鱗鱗骨正應飽竹待 經筵啟玉墀
告歸過池陽勸下宮齡年兄駕

秋江泛泛乞閒身秋浦盈盈對美人們頭轉驚等世

密持螯殊倍昔年親林丘不復關朝論皇閣應先淨

寒塵君入 經緯資 廟算佇登麟閣拜平津

安慶道

太湖東過板城峽襟負分明氣自鍾天柱北分盛子

國日畿西盡宛溪封江浮日月吳宮古地接風雲楚

塞重西望楚關一帆駛驅車却欲向朝宗

五言絕

夜分謝曰可送僕小江過我

市南子

卷之四

二六

星河淺欲曙疑不度倦舟好客風光引空庭月色流

別京山夏無谷孝廉 孝廉原世臨川人

吾地亦南楚豫章抵長沙雲杜臨川夏均為楚世家

其二 四無咎 走筆戲詠李本寧太史

願因楚公子寄言周歲史經國在斯文登壇有吾李

答美人贈扇 扇畫蘭即美人字 也畫者自署曰卿

卿卿可是誰純扇畫瑤姬莫將舊人意一擲與新知

遲美人不至聞在潯北戲之 後乃知傳者誤

怪得桃花水重尋竟緣茫飄流因泛泛別去到漁郎

為張慎吾太容題今兄孝子傳

孝子請以身代親
竟得所請而死

何自親南斗尊慈益中寄應是滿偈人人間誰能又

其二

平生薄昏宦一死存昆季只今福事來每見精鬼至

別間二

玉燕度飛花翩翩意獨遐重來應不見早去落誰家

其二

濕雨條頻度衝風怯衆斜隨羣聊自愛留入玉人家

市南子

卷之四

十七

聞大貽素絲為別即屬言其意

不關無一語原夫方雙心但逢郎意遠應識妾情深

為人題小意

自愛文章碧湖山寄問昆相呼逐蕭史不復蓋金樓

鶴

連踏落松響迴立駐飛淙應是青田裏年年只一隻

馬

曉喋蘆花近道遙沙影雙雙各自適可念寒門寒

鷹

老樹立參差長天視傾側超然逸思存萬里同蒼

壽陶翁二首

湖天千頃菽山莊半林竹不識主人翁丹竈在何曲

其二

環峙山氣佳遙遙溪雲積上有鸞鶴羣下有蛟龍宅

薜蘿夜坐有懷婢妾犬子却憶前後室人十一

首

獨淚將離日重鵲隔鵲秋何當怯星眉遲爾亦逢頭

其二

市南子

卷之四

十八

依依臨樹月浙浙垂花雨寥寂自有真誰能別離汝

其三

斷雲頻度月行雨始朝暮不教人莫新還發汝能故

其四

避盈常剝龍承乏屢專嬌情知非擾弱但覺食糠腹

其五

婉轉碧桃來黃綠甘瓠接不見樛下枝空餘渡頭葉

其六

壁壁並塵中一珠方掌上陶潛山未歸稚子夢相驚

其七

暮樹交鴛翼山莊祕徑首寒煙相望開川逝傷前後

其八

最初鳴鳳女信乃乘龍保豈少學吹簫嗣音恐終絕

其九

灼灼逢無子燕燕猶有親終將百年意看汝一時人

其十

之子邈難再伊人差可憐盈盈已領領抽抽更嬋娟

其十一

百兩子

朱之目

緒遠驚陰近愁深對月生已沉官院冷况傍女牆明

幽興二十首

玉版肥偏軟香鉤瘦愈清從人多融龍量此少奇孽

其二

草草在芳才腿痕痕笏簪離蘇蘇不勝把酒曲可支頤

其三

君似雙芍藥可愛不可嚼可嚼與君餐覓銷當奈若

其四

輕燕入嬌掌小風撲香肩雲流用未接望空起見還

其五

踰蹬兩無措抱君稠疊時相加花杳葉相抱玉交枝

其六

坐乘蕭史鳳倒載白公馬兩兩玉參差向君耳邊下

其七

約束定誰美恩私原自偏纖纖復冉冉曾幾受君憐

其八

誰道承恩地未央翻屢空踉蹌雙白鶴夜夜玉屏中

其九

百兩子

朱之目

手

自緘香貝葉君將玉簪花心矜蒙異愛持欲問誰家

其十

相依坐如削相別眠無托鴛鴦似有知夜夜行纏落

其十一

不信桃深處小桃復一種磊磊落落間一枝當日捧

其十二

瓊葩赤輪蕩玉葉白虹貫天樞煽欲流鋒冶忽披淚

其十三

乍入憑銷骨沈酣恣餐秀但去欲重來隨時失巖幽

共十四

人世既罕聞僊家亦稀見無乃蟠桃花三千年一華

其十五

僊郎太靈異七見此花謂武陵惟一度六度在天台

其十六

當日武陵燦武陵初不知至今十餘載恍忽自相思

其十七

月底原無樹雲間忽有葩不知何瑞應浪說是桃花

其十八

市南之

卷之四

三

行樂不逢此爲難空草草寧根儘可剝爲我開花早

其十九

別洞桃花遶經過永相隔乘流偶泛槎槎歸洞仍窄

其二十

與子兩幽境惟我一僊家殷勤俱有約勿對世人諱

蛾眉巖

名標疑蜀秀境人似吳幽羣山應妒汝颺颺擁孤樓

爲人書竹石小幅

幽貞各異質。蔭映似同情。不羨羅衣綺。長餘玉案情。

蘭蕙芳艷三至江山舟中七首

少得人憐徬壯却爲君愛福緣應已滿并在下場魚

其二

昨夜珊瑚動瓊肩。上落恨非冰玉壺。曉色春燕薄。

北三

顛顛爲卿深卿去始知無業物空爾爲傷心向誰示

其四

色中有湘江落影。請以別
長相思。若君必請以別

湘江一何廣遊兮亦何長
謂我相思人春蕩莫搖颺

其五

方南子

卷之四

主

我苦長相思
汝樂新相知
新思道更長
故來纔得知

其六

來時瑤藥請去。珠酒添念取同病人珍。調未應薄。

其七

娥眉臨八月夕夕似中秋離聲知月意深夜咽孤舟

漫興

別憐春已暮相悵今何夕贈子高飛雲長空任棲息

言經句

歌舞山中送玉杯離離疎雨過還來幾人今夕銅龍
永何處無時不燕回

贈鄧守吾入楚 有序

守吾以貨出入吳楚間其日盈已丑歲二月復入
楚告余曰余貨慕僊遊易曰翩翩不富守吾乃欲
兩得之且吳楚天下都會鄧舞趙謳多出其中而
鄧君饒才情安在其能僊也詩云誠不以富亦祇
以異鄧君之謂矣賦此贈之

一片征帆萬里雲名山遠水昔相聞黃金點盡無僊
市南子

卷之四

三

狗學賭丹砂問少君

其二

三徙成名非子意九疑懷古亦悠哉楚姬夜夢陪歌
舞莫是高唐夢裏來

烏孫公主

烏孫疆未半匈奴何事齊姜早女吳便得名王皆侍
漢莫教公主盡平胡

明妃

甘爲君素嫌衰貌嫁作胡姬怨貌榮舊有漢宮長夜

恨却無天子別時情

暮入番陽城

青山晚郭千家擁遠磬疎鐘一片來近市園林佳氣
鬱傍城天際彩雲歸

題雲棲寺 寶刀龍

婉然飛落兩岑深似倚崆峒百煅金欲就此中消物
障也應一斷去來心

壁

孤峯兀立渾如削此外何天忽不知惟對老僧禪定

百百二

卷之四

三

後蕭然岑寂兩相宜

爲遂安毛貞婦題幽貞錄

底事天孫獨自秋千年永說對牽牛室中機杼誰會
見樓外銀河今古流

其二

樓空踞爲望僊開可見僊耶幾度回當年渾未聞驚
弄此日那從得鳳來

其三

分明素彩靈娥瑩又道朱門新婦賢果然天上神

配來作人間節孝傳

懷沈公子

三十年來愛沈郎六千里外憶康桑鳳凰山上相思樹可有長條屬李狂

下第留長安將之漁陽別第五家叔南歸

前年將家叔同入京

相攜相別兩春開隨鳥隨雲一騎回父老其憐無案事也應一度看花來

贈長安真空上人

市角子

卷之四

五

三空十喻覺誰家映照如君一字賒寂寂香奩經卷時生千葉白蓮花

其二

妙相金光七寶粧玉案銀花玳瑁牀時好學人揮應制西方衣鉢漢文章

贈左氏

媛玉清蘭纖芍藥開花女兒芳不若逢人底愛字相如不語靈心應有托

之漁陽宿長安東六十里

長安咫尺成西接今夜雷歡異別愁古道游絲連百尺可能一縷到憑頭

登都昌南山寺

碧桃枝外日平川耕稼州前渚落煙客愛山僧坐不去耐殘苦茗又甘泉

枉金右臣小飲市南

鄉生譚天虛可悅金生論人紛可列樓霞引酌坐林亭落月離筵向城闕

豆角子

袁應川作

市角子

卷之四

五

一別玉容全盛日重來金骨半銷時栽桃應復玄都約報李惟餘洛水知

其二

僊臺偶落鳳凰曲別殿能銷翡翠情千載莫窺冰鏡遠十年喜見玉壺清

章江別意

紫閣青樓帶雉輝伎航官舫背鳥飛千心出郭盈盈別一樣緣江脈脈歸

送林淑之之任建德

春色舊餘書帶繞棠陰新爲畫輿惟知君盛比并州
顧相別那堪祖帳開

其二

新都故郡親臨令中道和風久定身嚴子臺西毛水
錦美君先映兩清人

燕子磯送鄭啓明之京師啓明家有蜀女客有
吳姬

巫山雲雨秣陵煙春望晴江杳可憐忽指上林依北
斗一江春恨遠南天

市南二

卷之四

三

戲金陵水西伎伎美聊嘗憐人錫山陸不淄贈

之四絕有云若使移家近桃葉應知無數妒

蛾眉謂桃葉中人不若也所居卽遜數與其

中桀者會飲遊人家爲鄭明經啓明往也一

時賞者陸君輩皆以與鄭君遊止不敢近其

詞多怨云

莫愁湖上愁人亂桃葉追陪窈窕通豈是若耶谿下

水朝南莫北鄭公風

武林遇黃應侯領其寄嚴陵二故人書賦別應

侯清人詩集卷之四

德縣當年付漢書此日動雙魚爲語江風知已
到素綸黃綬一清徐

贈蘇爾室山人 有片

余生不其老其應課督而已有草輒佚往往一

二出人間不知其何從也而尤寡交知吳中有王

逸乎未之通也逸季遷四方制義輒錄余謂余不

顧世之內眼與湯若士書反覆稱道謂余知已

期而不知逸季遂千古矣蘇君佳士從王氏

市南二

卷之四

天

涼言逸季贈且志感

飛來季下見蘇耽鸞鶴曾隨子晉驂爲憶谷音初未

往玉笙吹落滿東南

幽興

宿春城外客散故道是秦淮水上移誰羨當年矜冠

豈知蓬偶季又成候

陳三見示

幾夜聞寒葉落新秋接夕清雲滋何如應命東家

女窺玉千秋有夢知

中秋江山六首 有序

中秋以歸路爲江山令客西憶鍾陵東寄嚴陵州
別相切而先後久近其悲愴均可知也

桐江別鳳月初寒十日雙魚兩下灘弦望如飛翻似
遂藏纖冉冉政圓圓

其二

花箋已合錦雲籠桂魄旋應香霧通可不煩清夢
遠相展玉兔是宮中

其三

百月二

卷之四

无

旅行直接去年秋團病初分此夜棹怕使西園望明
月生憎桂影落東州

其四

歸期過臘轉端陽忽忽堂帷秋恨長日間鄉心驚尺
壁天教國手度三香

其五

端陽節滯還郎家七夕期座織女棧江山雷道中秋
月鄉徑催看九日花

其六

明年秋思隔年來箇月秋華卿月催未必重陽相見
得官春橋及小陽陽

過木皮寺

峨眉入雪三十里舍人不過木皮寺乘槎東下謁太
君却道峨眉亦何似

市南子

卷之四

无

市南子卷之四 終

市南子卷之五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序

聖門人物志序

自學術多門而孔氏之門始大天地之統也正統紀於是乎志門人漢太史傳仲尼弟子志門人者也何以再志再志者以逮百世而下凡爲孔氏之術有功者也百世而下矣則何以繫諸其門統紀一也孟軻市南子

卷之五

氏之爲什尤臣也諄乎其盛者矣軻之言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三私淑諸人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其卓焉自後而往耳奚必于于洙泗之上乎渾渾其術於支離之間猶渾渾氏之德沙之出其宗於刑名之世猶道德氏之流也是紀帝者必述其正錄臣者必附其君所以明統紀一條貫也王之成室之生均竝於神明故其統紀也也君臣之義斷之以世世有禹稷伊周也堯舜湯武譽其君焉有人乎

竊于于然顏回孟軻也嘗繫而窮其師達者而能繼尼父又竄之曰尼父在手卽達者卻行而莫敢應其尊其師也然則不易世而相從者君臣乎必曠世而一尊者聖人之道乎由漢迄明苟有六藝功於孔門不啻旦暮故禮有族有祖有祖有屬王者肥玄聖其門人與焉親賢相及夫非天地之大義乎廼物論何其難齊也其及門者考而不議援而進者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或以情類或以貌姝而君子誠有意督過其間設於於制度浮於舉甚者朝躋三舍市南子

卷之五

夕不享一遊誰能定之雖欲志焉弗可得已際天子之隆軌則不貳公卿大夫其令儀一下士庶人其稟仰齊天下道洽時會大儒蒸起而天子招風化之表考禮樂之衷秉獨斷稱咸秩以功祀者叙之以子食者類之令仲尼而生賢賢親親蔑以加矣美哉醇儒手郭使君從而志之勤以論列永以頌歌於統紀一條貫之詳猶絲治也且夫得師尚友郭君之誼賴當世論定其書廼成顯道彰類當世之烈郭君揚之其休遠矣中丞陸公尼而喜嘉與海內大夫士廣焉彼廟

之上衙門之下捐笏而脩紳者其誰非聖人之門與

南華經題評序

夫士雖博辯至於南華不浸淫久之不得也予不敏頗愛其爲書見其文尉然其倚辭生民所未有而辯成理變成勢美哉洋洋乎口甚愚而能通其意靡不快心鼓掌相悅也諸子之文所其至哉然而文不過爲之使既則見其中之理不辭不解以自爲悅穢德勿論舉天下之求其生皆穢之又孰足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以虜其形而縲其神子然遺世獨存者矣是其情乎然而情不過爲之寄既又見其中淵淵乎備陰阻昭而易盡性情之變縱見蟲之態然後一引而納諸性命之和德之至也夫自性失而教繁其君子力於善而自謂修其小人力於利而自謂得三代以來既相習以爲性矣夫孰知其非耶吾矯然欲明其非以求其是必且一舉而藏諸用彼百姓其何知焉今古之季舍其性而事是求此天下惑也舉天下從事而一人用相休息其惑更均斯非言性命之大患

後莊周者燁見夫天下之情與貌迥各爲之發其

然而肖其外極乎其所以之所而窮乎其所以自起今天下不然觀聽其間迥無所自迹匪夫窮人之貌使自視然後知其醜也極人之情使自聽之然後知其非性也斯教之極辨者與易曰類萬物之情通神明之德莊氏有焉是故帝者之選家先治天下澹然與天下無爲莊氏之宗也釋氏之書曉而入中國以言其深則其深於此矣吾由是知道之一也且夫古人之爲文也情勝而喻博是故其事實交質而文遞變

市南子 卷之五

四

肩肩乎其相屬也逐之甚遠顧之甚邇不知者既舉其文以披其旨又惡乎識性命之微彼書行於世讀者執本末而辭不類則所謂偽書者也或曰莊周雜篇偽書也則吾豈敢

小學句讀序

夫學則有小大者何道一也義固而深所以德成人也故大之事美而顯所以達小子也故小之夫自達及之徒當灑掃應對進退而可耳小學雖言之矣仁人義士之道可爲則莽然流俗道

易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夫文止一為正至一者
赤子之心由是而之將不勝其二三之岐百千萬億
之微不以禮義隄防之不以心未動而墨論教功
必倍焉大學之書曰在止於至善商書曰昔無常主
協於克一儒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與取而語
聖功不亦可乎是故美名善事驟而語焉即五尺之
童欣慕天下可登者蒙耳耳目既啓則周行見而百
出之塗紛露迺其托足在彼不在此至於馳逐既遠
辟如忘子彼詩書六藝百史之文稱古人不少曾莫
肯南子

卷之五

五

之威發非病不智多智之為患也裴裴之弁何如總
角而因以簡潔前人湮滅明訓可勝歎哉予故與小
子申厥義為之句讀此離經也離經則辨志矣

射禮儀節序

代

夫鄉射者州長與其鄉大夫士所為射非使事也顧
禮行於士及其廢也周之儀禮士不能舉其辭司士
使臣其敢不惕是儀注者使臣所以省錄射事者也
夫千百歲博搜藝而存之鮮及於射惟當此時三物
受容文武具足而肅廢不興者吏與士鈞受之抑崇

所不習士相與笑又矣且旦而承武日中而承文
而棄之又重廢也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典禮射者禮
之族也是之謂會禮有所約之以從宜也是之謂通
古者使不宿戒賓則戒鄉大夫有違者則敬而逆之
賓主人之禮匹大夫無匹惟士介焉於是司馬所數
而進者咸在其位始也鄉飲酒以肅之卒也旅以辨
之陔夏奏而思猶闕然三千三百則靡不及矣今賓
不戒畧也違誤不敢請也士一人備也不飲不旅以
非使事且終日也士或者其有潁心將又不繼餘悉
市南子

卷之五

六

如之制也遂為今射禮與良二千石實勉行之夫使
臣之處豈以三年貢士於天子天子試於澤宮不多
獲不與於祭因以為弗適則司士之使受其不敏此
古諸侯之累也非今之患也然侯所以明也射所以
釋也今之相與周旋於豫侯之見鵠者耳若士出與
世遇求士者必將明徵其辭而授之事或道有脩遠
不可與處固有在穴莫之能弋其來也突如非發機
而貞度將揣摩以懷當此不可愿中之術也又有大
者為人君臣父子兄弟各有其鵠不相及也行而期

之不主者勿論有強志之主磁名之士或過之遠或
岐出焉是猶獵獲中采之類也良可釋也自然以往
多士或觀其深禮樂以出之惟意所適幼成而行差
期而不倦皆不違以從心此與古之士何異其或不
然甚且有譏愚以開忠直劍之不格凡若此皆非使
人之所與聞也而亦始自今日今日之事無題爲文
手身稱諸古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射各有節也士稱
采葉而歌備二南何其踰也蓋假之文以崇其讓使
之明乎其志以立其德而成其功於是乎以多爲貴

市南子

卷之五

七

雖勝情可矣且夫士之耦上一與一無相御也須執
執執奇執左賢右執右賢左執鈞何其縣也居常生
爲文過百名以上不相若則內愧而外失色比於兩
司鮮有能任敗矣勝辨於伍鮮有能任誦矣至夫射
豈休於其氣何勝者不矜而敗不恥也誠讓乎抑亦
以爲文莫之怪與書曰汝惟不矜莫與汝爭能汝惟
不伐莫與汝爭功勝者之弓張示之能矣然於其耦
也薦之以嘉果將之以餽醕重之以揖遜是讓勝而
不沮敗之道也以爲文則愚矣且夫功不當物法戰

之行不適和名辱之射之不貢或不鼓則爵宥之何
其戲也爵以養不能戮以御姦辱以旌惡罰鈞矣論
於鄉姑以酒宰之若之何其以崇酒爲旨也士雖讓
其亦宜有奮心嗟夫實相爾矣得無沿以爲文文相
爾矣或者循切而用之皆世變也昔有開於循環之
端失之於豫則君子譏焉干戚之無解於平城晚也
匪以爲徒文也

日涉編序

代

予里之先大夫陳公士元舉嘉靖甲辰進士爲州太
市南子

卷之五

八

守後去其官而著書自悅淡如也卒而有歸雲集行
於世他藏草甚衆太史焦漪園先生輩舉徵纂之其
子諸有遠思人也困於諸生亦遂棄而修先公之業
二十餘年而日涉編成焉日涉云者沿古之今日有
前言往行以實之世閱人而下陳君閱世而上所由
名也夫今人之虛其日也多矣陳君并千古人之日
不令一虛可謂置身宇宙之表顧其家非藏書億萬
卷裨官野史靡一缺遺易從而譜之也昔司馬子長
紀傳千數百年以來得失至博矣然非一世之力也

大都哀集太史公之舊聞論以已意故著述非再世不能備夫古者獨約年無虛年爾表月卽多虛月陳君比日以書千古無一虛者自謂宇宙一種豈復述先人之舊聞已哉而予以爲非其先二千石藏書億萬亦無從諧爾斯亦著述再世之明效也予友太史李麟初氏有族敞邑亦聞陳君世古學予以是書告笑而謂之曰此從古以來約日史也麟初唯唯於是予刻其書而麟初序其首

日涉編序

市南子

卷之五

九

夫日述物也疾與人俱往然而天道之通人事之紀存焉則有不與日俱往之人焉爾前不與俱往者流也後不與往者邇也凡史皆邇爾其於事之要者必日謹之也然有世數焉且失日者其衆陳君自今以上至乎遠古亡論事之要言之奇餘必日焉所以涉也涉故能千百世而日不虛也夫人有好自樹者矣未必百歲之中日有著焉使史氏書之無間亦有好與天下士遊者矣未必一日之間必接一賢士大夫焉執其懿行而佩其美言陳君尚友古人數千載無

虛日信乎其涉之博也於是務日益者嘉其勤務日損者疑其玩物而幾於喪志而予以爲皆非也夫引而不窮者日也天下之生之所以久也涉而不復者人也先後之世之所以波也無本則之中數有今古然則經緯托乎靈秀綿邇寄於流覽是故惜陰非近其存遠也歎逝非偶其閱長也皆聖人之所以不與日俱往焉爾是故天道之通人事之紀存乎日焉不然雖日涉未見其成趣也而述古之意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市南子

卷之五

十

刻文章辨體序

凡物之成也內必有爲之體而不可遺外則各成其體而不可易成體者猶人之有大體也非聲色象貌而成乎聲色象貌之表惟有爲之體者存故各自成不相肖也繇是言之一人之身有一人之體一代之天下有一代之體爲政體焉文體焉而文與政輒相高下所係豈淺鮮哉均鏗然其聲爛然其色玄然偉然其象貌也而體之高卑強弱雅俗殊焉要之體卑卽聲色象貌無勝者斯世運爲之亦係之矣夫使文

其係於世則已苟有係於世能無辨乎海虞吳公之
爲文章辨體也辨其變也未變則體各成而不相肖
笑辨爲凡辨物皆自其變始變則恐離而沒失之故
也文體大者無慮數十其所倍之吳公體爲之別莫
不次其所出降而咨嗟反覆於其作述之初噫其情
見矣蓋文體之變也必移於工而本乎弱工者沒淫
之極弱者亦沒之衰也作之久而氣必衰氣衰
而沒淫斯極當時勢之所必趨極其沒淫故移而不
知衰於氣氣故挽而不能於是體代降而去古益遠

市南子

卷之五

十一

然而興衰起敝毅然自爲一代以與古之作者頡頏
而超軼亦時有賴乎華國之彥命世之英若韓退之
歐陽永叔輩其人者夫若而人也獨非變體以役人
耶令古今才力不相及而纖麗萎茶之氣必不可
歸雅而還醇則安得有數君子繇是推之舉世之人
因陋爲工而莫之辨也明矣而數君子者才高志遠
灼然有會於古而閔然必不能以安手其時其所以
接於聰明雷於智慮莫非玄遠綿邈之思而無以牽
世俗之累故其文自一家自一家則足千古斯所謂

爲之體者亦然焉是故脈理氣骨志趣體文者也天
地龐薄之氣詩書禮樂高厚之規深長之味文之體
也士先立乎其體文者故盛世之士必能傑然釐正
其文以及國家往往宇宙一混一雖文章蕪穢之餘
靡不振積衰而臻極盛矧明興廓清區域並唐虞而
迭起者耶一切經制歌咏之文宜乎度越往古直接
詩書於以炤雍熙而敝天壤第辨之宜早辨爾此吳
公所以嘉惠人文羽翼化成盛意也學者宜究心焉

重刻儒辨學辨序

市南子

卷之五

十二

赴國都者有道鄰國者矣或迂而至或樂其國而遂
止焉其至焉者吾與之言鄰國之不若焉贅也其止
焉者吾與之言國都之勝雖濟晚矣是故仁人閔焉
必於其發也決之以宗國之富美而詔之以無所假
之途孔子者天下所並赴也而取道老釋而後幾焉
者有矣愚不假遠引明典巨儒無若王文成公敏或
謂其軼宋漢而直承子淵者矣其自述曰某少也從
事於學苦衆說之紛無所於入陷溺於邪僻者二十
年更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自以爲學在茲矣顧

於孔子之教頗相出入措之日用往往闕漏而無歸
愈益自疑迨謫官龍場困而若悟更沿周程之說力
體而精思之然後以證六經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
海也夫以文成之敏既自以爲邪僻二十年矣又十
年二氏而後迺得道而達之向令其敏不若也則邪
僻入焉而固不至乎二氏矣矧二氏業有得能自返
乎且夫始者和僻誰氏之術也其孔子慮異端而無
主名者與所從之端卽同堂往往而異何必百家故
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言至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一者志而不一者端故難定也夫志言乎其所以也
所過豈無足欣慕托處者哉然以爲所之不存也觀
惡乎止世有邪僻足靡人志意二十年此其精不弱
意文成所得力終有存焉然而不自安也適去而之
二氏方其二氏有會於心蓋亦翛然獨往而與物無
礙矣然而不自信也然後迺能察其闕漏而要諸全
不賴斯志世烏有文成哉然則世儒之依二氏也無
志乎孔子者也豈徒無志於孔子亦無志於二氏意
有所剽掠已爾彼之堂與固未或窺也又將何以較

孔子之宗廟百官也哉志孔子者苟有得於二氏則
必不止焉何也取道焉而已矣深於彼則知其筭於
此廓然而躋其孰能禦之然而亦迂甚矣詔所之者
貴於其發向使文成秉子淵之質而遇孔子之師以
其邪僻之力用之乎博文約禮不二十年而至矣豈
始依違於二氏哉其末也自悼衆說之紛同志之寡
誠苦之矣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蓋辨之不蚤辨
也予里鏡源先生夙以道爲己任亮節膚功赫然於
天下儒效顯矣而不聞之志蓋拳拳焉雖在軍旅講

市南子

卷之五

古

誦不廢自塞上賜告而四方之卽其家而學者常數
百人先生猶臬比縫掖耳不敢失都講期與諸生語
隨其日用止於至當一洗世之籠罩繚繞之病常謂
佛無庸詘願撮其至精與吾童而誦者質奇不奇可
知也作儒辨第一格物言人人殊而不思有本末者
何物同堂之異莫之能一作學辨次之不餘釋氏之
蘊而儒題尊明聖經之文而學自正自講學以來未
有參簡著明若斯者也業竝刻矣他著述日富而二
書者未嘗輒示人私於元曰士非庶幾不足以語此

元具以墨辨之訓文成之事對因國以請先生檢閱而與曰微子吾幾失吾指遂再刻而廣布焉噫先生之辨不佞之請也一也嗚呼天下士徑造若子淵而巳矣

文誌序

夫藏名山類用志擢公車制用諸生文文何以有志乎曰猶之手史之有經詩之有史也進之也然而文載神理志存名迹志文易以乎曰言乎其山川之所醞而風節之所興本之心亦隨之也猶之技也精其市南子

卷之五

十五

師法不若游以已意之爲妙用鍾呂之意於格條有餘巧矣予友仲容世之異才也其爲志也業不名山勳不太常則不已自其臨生讀書郡城之總持寺寺兀然東偏爾而仲容居之則有取矣十步之內屬手千里之外彼其湖浮邱閣山舍廊微蕩日月於毫端瀟煙霞於極浦當斯際也忠孝并介之士靡不游情綿邈運意鴻眇仲容於是想武城之遐躅慨南州之逸軌美姚江之二仁憶西昌之特潔遺愛流風相錯手勝區惟所量有而似尚論而私淑之已矣夫畫者

泚衣盤礴人莫窺其涯然冥冥之思不越手畫觀

容於斯際也豈復有意於爲文者乎然而世之爲文亦有好深湛其思博大其聲者矣吾見其容膝之室猶以爲未翁戶外之迹避之唯恐不幽也遊一先生之門榮不啻通籍金閨各倏然而命曰某某吾師之駭輜後先奔走禦侮也海內士往往若是而仲容獨造物以爲適古人以爲藉其相度越寧可計量哉夫文者意而已矣意烈而文言不從之者乎古人之對公車卽其類也

市南子

十六

而敵帚者有矣公車是名山而不利於公車者也昔湯臨川先生惠書不佞曰欲爲不朽必先畢其朽者是而非以公車之贖爲不朽也欲予蚤畢此而壹意千秋愛我哉惜不佞負先生爾予亦欲仲容姑挹損此以首擢公車然後名山之業予雖自廢猶與仲容考論得失之林或者其可乎

詞林楚些序

予聞之楚士善怨其夫性也楚之不得有風宜哉宣後楚有騷君子以爲國風小雅之儔然激意遠俗何

其沒淫難忘也後世與原阿題之士咸感其意而自
原作哀些誠悼之矣然每數屈平所自悼其於悼屈
平者用是知楚怨自昭如魏伯儵世臨川與諸士
舅少穎有大志與其故里人徐長孫真豪若士哉而
伯儵實日從聖學人士游見四方長者駸駸乎富
有日新盛矣而聖學自以聰明時太過古人是以
三四折而不獨其文以自娛其通德之書以解束縛
游於世一旦且重自以爲化去後其所著並猶有平
之思耶而聞者益覺其不知皆爲流涕見諸詩歌
市南子

卷之五

七

多貴人及有名士康繼通聖主章亦有宋景之思者
也伯儵第辟羅克華濟美建文其詩爲詞林楚些何
以稱與楚之身自楚始耳夫古布衣之隆素車百乘
馳綿千里則謂所取頗難伯儵二十六年歿不以
公侯之貴其弟不以氣力之佚而聲歌其盛若此齊
於古人遠矣

江西武舉錄後序

代

家三年以經術大比天下士已則比鄰國之技藝
力明武略者所得士幾半之萬曆戊子秋九月付

制祀公爲制試江西武士某與俱事焉自某奉命
入豫章歲比郡國士無休時三年而獻之弗敢知其
適也茲士也上下不相肆求而爲應其誰謂有孚然
某竊不自量厚望吾尊組士以有折衝而不於彼介
冑者乎弗敢知其不適也夫士之適也難矣一則用
騎射乘各以其產士日調習而用之以疾其執而短
其節則必有信至而教順焉射之所以幸拙速也其
雋則以步弓矢各以其物士日練而用之以適其力
而發其機不踰其止齊則必有禮動而樂應焉非一

市南子

卷之五

七

騎之長也其雋則又進而吞焉廣之以道數之用盡
之以得失周疏之變力不能致節不能窮則後先易
業而騎步之用詘也又如如是而雋迺升諸司馬可幸
無謬然計量天下巴蜀三河潁州故材官之區也上
郡北地故良家子之選也各以其材轅京師廬河潯
陽之間故樓船之藪也而非所用則騎步均非天下
長而吾懼其懷方畧而不獲進則舉者安所逃罪夫
古者一甸甲士三人其法七而取一州兵丘田其法
戶不遺以是賦豫章文學之士其數足相當茲士

居則上下之所賤簡趨而角材者數百有奇雋者數十卽東之爲伍五之爲兩四之爲卒分之爲師旅成之爲軍其數不足也况未以爲是吾一旦升諸司馬司馬卽論其官材告於王而爵之將不以爲伍之長兩之司馬師旅之帥軍之將乎取之至賤用之至貴抑何隘其塗而責其致遠弗知其無由也則舉者又安所選罪方今國執大兢厚而有基西北之塞東南之徽未嘗馳一候告急也其將吏大者食舊德而無咎小者慕奇節而不獲試千大逸而奉其長國家勸市南子

卷之五

五

下之競以利壞之以爲是於出反不悖亦誰非今之民之患也豈國家右文左武曾不相募致而重興起之比於鉅典猶不能以甄異材使自暴耶故上之所需於多士非輕也維爾多士設之以變而有遠思乎則某也可幸無罪苟設之以變而先屈也有滋懼者矣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趙趙武夫公侯腹心夫中林有夫未諭教也觀其腹心公侯器也所謂武人之貞者乎易曰師貞丈人吉無咎也夫是之謂道勝之將非騎步之卒籌畧之士矣維爾豫章雖在昔吳市南子

卷之五

五

楚之際焉可也多士勗哉

武舉錄後序

代

曩聞爲國者寬則縉紳急則介冑壯士所爲永歎今也不然日之役太史司寇不遑寧竣而逆復車猶在途而列郡良家之鞭弭在場矣則期實會之雖國家開暇文武之士三歲一相踵可謂急縉紳已乎且夫帥寧視上緩急昔者豫章之劉將軍末業也南國急而是出殲島夷闔蜀鄙終鎮撫之間將種今其嫡在戊朝餘而日本却鄧將軍方伎子也竟內急而是出

選流隸靖方域未以其屬西南征承劉氏之靈續夷
校首二者皆天下之選也夫夫未效國豈其無典居
不聞一矢相省錄而急之所效休養士其誰望焉然
則未警而求警而後用而植不若兩將軍非士也豈
寧非士抑非人之情令受知與不受知同報而又不
如國家亦何急於爾爾多士重自奇好獨舉以濟
薄旅建而汶汶則以旅進而以獨濟尤國所賴也人
亦孰不爾是奇士之謬豈若此國維厥由無亦述述
者天植其衷志有所誠壹一旦逢時之數國利將以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紆吾急將利國以紆吾素並紆也而紆國之念要於
自紆委身而前不在爵矣受事之日與其慮能勝而
不與其敗也與其身奇死而不與其衆庶生也雖欲
苟存弗得矣夫若棄之身載必勝之慮猶且不濟乎
何有此之踐墨而進守官而行吾懼其誠未若也是
故威神生乎誠潛龍極淵實弘變化猛虎猶豫蛭蔓
之不如而況於人手股肱羽翼人主所以成威神也
威神之來將帥壹也壹生威神謂之非常之人有非
常之人不此途之自出卽急而爲用功在冀鼎非國

所以舉士意也亦所謂舉何邁述之夫不爲爵勸矣
更立武者設科取士三歲爲經獨以天下貴爵惟是
勵世而謂不足勸可乎吾之所懼爵能勸天下趨而
不能勸人人自樹也夫物自爲動則誠士自爲樹則
誠將之威神有不如蛟龍瑠虎者夫猶爲其主動也
自樹之將弗可及矣吾視天下南北疆場之憂惟今
日其求士孜孜不惟今日爾多士矢無忘今日豈曰
能報激柔征之遇而懷自表異之心是謂能報斯舉
也以爲風雲托而行變化是矣以爲士寵榮非也過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此而往威神之用吾安知其所極哉

武舉錄序

代

丙午江西大比士不佞某按部會期奉 命蒞飭事
甫竣偕計未行而列郡材官良家子之輟彈集於場
矣某復忝蒞飭與諸司簡其騎步之雋道數之周者
幾十人遭遇盛美甫時而兩寓日雲對巨漚之精粹
手文武異材側旁犬馬卽使人駢福匪微異數也迺
國家鉅典至勤到焉曩聞爲國者寬寵縉紳之儒急
用介冑之士英雄爲之長歎今天下德覃威洽南北

絕警過旅東夷疆索西醜將吏之逸侯尉之虛者不
可爲數而三歲賓興文武踵進寵介胄視蕩平至意
孰有若今日者哉且夫士寧在上緩急爾謀章劉氏
再世將其先將軍奮旅人而代衛率途殲倭寇定南
都卒開蜀都鎮撫而有之今左都督自邁世祿之中
勳烈益懋北定朔方東援朝鮮西首功而平逆播犁
爲郡縣斯非將家之翹楚者哉夫逆旅於國居不聞
一矢之錄半策之收而生而世祿非起徒步餘子之
畢散驟揚以典而寵之官也然而安邊拓竟定成懷

南子

卷之五

五

遠素所貴技中試而策甲科之士莫敢望秋毫萬一
是豈寬寵而急效者耶爾多士應薦揚之選乘虎嘯
之烈將受 上特知先被拔擢而報不若劉氏兩將
軍非士也豈獨非士無適非人情傳曰士報禮重令
賓興與功賞同報而且不如國家復何寵於汝脫多
士自奇好獨行以濟薄旅進而汶汶則以旅進以獨
濟猶國所望也世亦孰不汝大奇探厥所由兩者功
用相遜非然也意者遺述之士天植厥衷強忍而堅
樹方大警未達則其思遠其氣全一舉而欲勒碑絕

塞標柱異域若鴻毛順風莫可要御天關者何也淵
塞意多而小動之述肅由是天下馬之枵也迺若論
材授官枹鼓不試圭寶甫離則黃金橫帶貴盛矣衰
夷等疾先爲之極而後亦凌遲若然者或汨而思越
而氣時平秩冗則禿頽於優游徑捷階崇亦銷芒於
寒淺一旦國有敵愾不因人少愛其利卽坐而用耳
何者富貴之欲既盈而功名之志薄也是徃德也夫
招延募選雖收殊詭之能卑微之用以爲烏合傭戰
而幾故弗貴也必委訓聚而時選舉庶幾敦悅詩禮

南子

卷之五

五

兼領技事古者尚父方叔之倫卽孫吳不道也而況
其以徃德應乎是故威神生乎誠有生樂無必心卽
蓋世之氣易弱而謀王之智必衰故致遠者懸甲若
斗歌鐘以列無以異於桑樞蓬戶之中彌簡練而自
勵也是故每發而不可禦潛龍淵動則風雷奮激猛
虎猶豫蓋蠱之不如而況於人乎是故股肱羽翼人
主所以成威神也人主之威神生乎將將之威神生
乎堂堂生威神謂之非常之人國家張六合以爲籠
匣三年而再舉自謂弭天括地迺有非常謀勇之

不此途之是出卽急而爲用功竝日月名著春秋非
國家所以舉士意也亦謂舉者何士舉而不必效然
則爵不足勸而名不足慕也爵不足勸則興功者墮
名不足慕則自薦者寡夫輕爵高論也而并薄名然
則劉先將軍不奮逆旅將種食租而衣稅不亦可乎
且也尚賢能制爵服王者惟是勵世而謂不足勸何
居獨爵能勸天下趨不能勸人人自樹爾凡物自爲
動則必遂士自爲樹則必功將之威神所不如蛟龍
騎虎者夫猶爲其主動也江西之士立所從來矣無
市南子

卷之五

三五

論勸烈義者江西材武上公車風殊質異拔策工而
騎射罕勁舊不甲科自譚大司馬鈔磨鈍之權科與
之一雋今角才天下則多寡強弱略相當適且擢大
廷第一矣士何難邁迹之有夫首廷對不足願也思
天子設科取士至勤而攻苦報效行莫貴乎無過實
莫大乎不貪敬無曠以爲常虛不窮以耦變者定經
柔之衆中威警服之夷無讓能跣地輒從田間立
出定奇功至謂省士之隆願不得與某等比乎同
而語得也則厚幸矣多士

齒錄後序

代

多士一時進相齒有錄誌也前日之事不佞長諸生
一日故今日之誼得贊辭焉夫是錄也寧獨以其齒
又紀其世各受而藏之世相講也其重跡賢書賢書
大多士以文所以藏之上於天子天子受而藏諸人
府以持士先春異言不效發藏而視之士何信
之有是錄也亦多士所以順少長明同好也願
於多士多士受而藏之其家以一德義異日有爽
德發藏而跡之自貽之產於官刑必有其焉蓋類則
市南子

卷之五

三六

衆聚則有齒古之所不齒於衆者二誠至貴弗齒也
誠否德弗齒也自餘則齒以章德類是故敦祗純懿
宗族之所齒也退讓修植鄉里之所齒也廣而文貞
而幹爲而不居天下之所齒也若是者寧同德之光
卽有司受賜焉爾多士盡世家否亦士里其舊德紹
聞足法奚事苟求惟如是是鄉也執禮甚重立議其
貴絕塵奔軼者甚多而諸士之進自今日始慎哉其
立於此乎且夫載在斯錄寧有他族皆爾同盟之大
父母父母兄弟也以世誼卽皆爾之父兄也重之以

父兄服之以世則方之以伯類連之以同盟互而

歲薦齒錄後序代

乙未之歲視學使查公貢江西士士相商畢公論德義以同之至淳簡也謂所屬二千石當廣勵厥責爲士覲則列郡在不佞佐何敢先而多士以豫章在仕君宇下佐會成事因命簡以承翼使君具京師不肖粵惟漢制郡守得歲貢士充宿衛其限郡口二十萬以上歲一人中二歲一小三歲一猶今郡州縣之差

市南子

卷之五

五

也而明專其事使君郡吏師帥而已蓋其重哉雖然作始重而卒也輕於是謂國家磨礱不用賜誦而效靡臻批高皇帝言以造士意也昔者先王之作貢也有品貢有錯貢有錫貢士率歲一薦品貢也三歲一大比錯也世不一徵重錫命也其給舍者之官物也品具之以爲型錯進之以爲器徵而至之以爲難得之貨已爾故王者鮮舉焉不貴異貴用也彼兩者致用也鈞忘不用爲用此其智之於官物遠矣予不見夫捶鉤者浮刃發於剛而割於剛謂刀斷岸遂謂

無隅不知其本也然則不見夫範圍者乎物離於範圍足容方足舉範弗若也然兩制器無已其爲範不強東南之法貢也華羽也瑤琨也木卉也名物之殊數者也而不相廢且也未聞夫周官之於士耶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爾多士在諸生間國家二十年之長教訓存焉規矩不渝而後論官卽儼然以臨多士臨士臨民則輕重必有數矣什伍之長三軍之帥出焉庠校之師六卿之選出焉所從出不可不慎也是故視學之使博士之官宗伯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之屬也而一謂之師郡縣之長奉宣之職司徒之屬也而一謂之吏周文公曰師以賢得民吏以治得民輕重之數也多士其曰今日者我實王室之二三兄弟同心同德是以有盟予懼夫士也不知其重不思其所以舉用敷厥義俾諸君子戮力焉

選貢錄序代

古者教民子弟於庠教國子於學所以別編戶也國子之用重矣而民子弟秀者率由兩塗山鄉論其秀升之司徒是曰選士司徒論其官材以爲鄉遂之吏

已得若志未也司徒又論其秀而升之學則曰造士
廼始與國子齒造士九年大樂正論其賢者以告於
王而升諸司馬則曰進士司馬論其官材以詔於王
而官爵之廼始與國子雜比而參列蓋擢秀民間用
與世官共相摩厲若斯之重也 高皇帝用大學諸
生不啻進士上下一時其盛廼後輕者欲與鄉遂之
吏比矣幸今 上率祖言者謂太學賢士所關不啻
以虛名重宦選四方之俊克之請於庠廩諸生擇可
用者甫報 聞天下吏士翕然響應遂風行矣既以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未詳厥議欲太學常盈復請分天下郡國中年迭選
以入京師始著爲令各有星紀於是江西州縣之選
當自庚子始禮官請下司士之臣豫定上公車者某
承乏不得辭廼令州縣學生兩試之備大比三試之
目增損其數而操縱其畧以務齊其力而盡其才較
親茲慎庠取一人焉制也嘗聞諸侯三歲貢士於天
子不逾則稍有讓况十年而一舉耶且前此之未有
後是之弗知殆曠世而一舉也惟茲多士及我司士
之臣皆遭遇非常脫有不適雖不讓其何避罪之有

古人語於郊也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至於
曲藝不遺於是乎得偶今獨以言耳制惟滿品或多
才而待又語或必取克焉參伍比量安敢知其必適
也雖然先齊以言古今之常也言者神明之所自動
則不可偶其若言立手誠發乎順德之章也本乎經
證乎史事之史也連乎物類總乎百家藝之官也是
故先王之設科也探以聖賢之奧樞以當世之務可
謂盡之矣獨言揚乎哉夫材將有大用於天下者即
之必各有至潛之源發之必各極夫不同之致此其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人不必不挫而已也不然枯木朽株雖合閭何益數
不同矣然必其理縝密以果其言博大以要其義重
方以遂其度從容以和此之爲用必不苟而已也不
然輪囷離奇雖黼黻青黃何益多士所稱豫章之材
非耶某操茲術以論之庶乎無謬而錄其文之虛誕
是者以見其槩夫先齊之言豈患不工哉患不信耳
不信者率言也非率言而不信者取道遠而操易也
維茲多士材而英者什三材而闇者什七率不獲登
濟以至於今其貞取舍之塗有年數矣志願定言即

實登猶將弟信今也一旦離底滯而觀國光輦轂之下公卿大臣奉尚周公之節求賢若渴下賢如恐不及多士信材何患乎無知吾通懼夫蹈地之不詳也減身之不固也不惟是過此以往衢愈亨則道愈然是舉也國家所以出滯廼多士猶然諸生也聽成均之樂將與都人士角材而雜興籍賓興之書且與天下賢良扶策而竝進所爲引繩墨取合其間猶各有工師在其適乎其不適乎貴用之至於卿相我不敢知劇用之且爲民吏我亦不敢知期莫不有樹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乎其間而已矣豈惟多士無慚異數卽不佞某藉不朽報塞秋毫之端所深願焉

謝曰可集序

曰可氏爲雅頌之音十有餘載當世鮮得竊其餘歌且舞者迨其好佚喜遊過勾吳歷周衛驅馳齊魯之境觀光於京耗年歲而不獲舉旣歸然後詞賦行焉比於仲尼窮而反魯匪云正樂或亦狂者之思乎然曰可富春秋用文章立疆於都人士當事者特以於功令稍廢格不敢舉而名未嘗湮滅不稱曰可將以

時利涉無所撓此其諡於世比之窮愁孤憤猶有聞而猥云狂者豈非重下當世之令乎然詞賦者功令枚禁所弗及也而亦世所顯榮青人云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曰可踰數千里與天下角材廼知其非不足矣亦睹今所爲詞賦有可悲者夫雅止於周騷止於楚後弗能爲矣至明先大夫或修其業與天下更始當世之人舉聞而寵此道以爲得之斯可謂一世極辨無與比聲聞響附此豈所簡練揣摩經業哉而習者既多且久廼忘其趨附所繇視此邈若天性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遂有寵也蓋有老益醜而不知悔是故貴其多者謂風雅代不舉見苟有倡之若神道設教天下不知愛而知畏有不習事之官材能不中要會用明經得掌故優游祿祿之奉千石百石之吏職命不修姦事暴露窮奢里居爲世簡素茲二者均不得當事要自惟行能薄終身無所發聞而得罪比俗將何以歸匿其所不足於是博詩以通藝結托爲忠憤當塗之人或忌其多謗求其幽思令得自勤事不拂鬱以沒斯計其失其或積不錄則曰中林肅肅自勵當世之風

非六所具外事疎潔退讓有足多者哉

匹達之衢也若夫好徑之士奉學官教事日不

不獲睹天下之阨塞人民之謠俗倚物變怪情狀之

殊難乎長於風者然仰機構會諷誦大人以起聲

所謂無翼而飛者也不亦亟乎至有老身長子不

以明經顯出無爵邑之人居無筋力之奉計畫所之

惟美言自市爲諸侯游說動遺人撓法吏至無賴

而有蓄藏此與倚市門何異然不知慚恥則斯爲王

矣故詞賦者大盜之篋囊逋逃之主矣此猶澤草所

百南子

卷之五

三

生種之芒種雖多滋湯猶愈其已也及夫以少爲貴

者所謂一二兄弟不能叶和纖齋相與機巧相先於

勝視敗專恣自喜有不順則交以其情予人地族以

陪鄰損人以厚自益亦終獨亡而莫之與耳若是者

其文辭蓋亦可想見與凡此之類非曰可所睹則亦

所聞知耳我曰可生長服習之區苟有一於是則方

愚也其或沂雍之東巴蜀之南濟上瑯琊於越之區

亦有一於是則鄰戒也然而曰可從中起非有過

之思惡能若是哉天下神物行變化以成文章尚矣

風從霧隱虎豹變也其文炳以蔚雲行雨施蛟龍化

也則文明造焉夫化者文之祥也不可以示人變者

文之著也運物之所洩也故虎豹雖震怒以行世又

將食人以益心大人君子莫不驕其質以附其文翁

懼弗得自非變者世惡乎有文曰可氏邁述自身則

變之善者也夫世已槩見其文不復得深自蔽匿則

其變也又惡乎勝窮

幽憤編序

幽憤編者稿李朱公子茂正哭其外王母施孺人者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也孺人陳氏廬陵大夫之女爲施鴻臚之子太學生

普妻太學之女爲朱光祿汝虞夫人生公子施孺人

所出於施子然朱夫人而已矣朱夫人所出於朱又

子然公子故相倚之切也先太學夭孺人二十二年

爾廬陵大夫悲之欲與如官孺人泣曰幼也嘗奉教

於大夫矣婦有三從未亾人從夫乎卽相從地下可

也向者吾以決絕之志內棄舅姑外捐父母自刑而

入穴豈有愛焉念以身殉易心殉難旣已同日新鬼

矣正非人矣又惡乎有他此不足以明婦人教也

吾不絕如絲久而見志所甘心焉故忍以至此然則
從子乎旻天不憫令我先君斬焉所有弱息將以爲
朱博士家婦非所恃以老庶先君之適也奉之敢不
如君嗣妾自今以十五年從女子女子嫁妾孤獨以
明從夫待其盡見故鬼吾無所不心泰也大夫志之
自今以往闔以外雖先君有迹弗敢踐闔以內皆先
君之迹也踰闔不可而從六人千里之外乎且遠其
親以近人親死者之志不厭大夫往矣妾其畫十步
之內以爲域而待死焉大夫不能彊自是守一室如

百兩子

卷之五

三

初言持諸經齊戒終身矣太學者故非鴻臚之出其
從子也鴻臚無子則以爲之後及其夭也鴻臚晚而
有庶子祿祿之母曰鴻臚艱厥嗣太學人焉太學復
如之祿不亦薄乎窮則必反故妾幸而有此夫誰非
鴻臚之胤也妾賤而夫人寡請以此子也爲夫人子
釋旦夕憂且明有嫡君舅君姑之旨也孺人大悅誠
子之逾幾年鴻臚死又幾年女如朱氏光祿家世博
上官所憑薄自起進士至於命卿十五年矣未有再
易之田百畝爲諸生可知也孺人愛婿以夫人爲因

日伺光祿意所闕光祿素清淨不見可欲於夫人而
孺人未嘗不奇中誠精至也貨由是訕光祿之令漳
浦也夫人難去其母請孺人俱孺人曰曩者父之不
從而從子婿遊乎是老許也夫人不得言而去孺人
益苦漳浦治五年孺人五十春秋矣鴻臚之適夫人
死日夜慟哭水漿不入於口幾不絕施公子之幼其
事孺人猶子也及其長蓋儼然叔爾而又存空名辭
命之間其以適夫人計漳浦曰衰經弟祿稽顙再拜
某月某日祿嫂母病甚願弗及適夫人之喪朱夫人
見書泣口已矣叔氏固嘗母吾母辭之接與令君兄
弟示爲子也冠以衰經爲之喪也稱病甚者諱不諱
以愚婦人不厭誰母之死而彼則爲之哀令君不能
解哭三日病十日死訃至於鄉孺人自惟寡老莫應
靡恃有一女萬里之外僅以息相存猶不能保何天
奪之盡也誠欲與俱死所不死者猶有甥存自是先
祿徒嘉定入擢天官公子俱不往以事孺人施氏朱
氏達數里許孺人之役問公子日再至公子之問
人以躬亦十日必再至相倚歎甚公子歎弗能

百兩子

卷之三

三

人曰天官以而母氏之誼誓不繼室吾以其宦貧不
可以無內助強之適可母氏所遺惟子公子一人天
官與老婦與先母氏之靈之所眎也誠得勉旃以昭
而世老與母氏生死足矣焉川報爲日而外王父相
棄捐吾未亾人已爾所以全老則惟是生生之薄雖
窮公子所能報我無賴也以是相戒勉不倦公子遂
籍諸生稱異等光祿之役豫章也彊公子從不得謝
孺人十年所相與爲命一朝而違於是益苦抱幽憂
之病里公子歸不至庚寅之歲自篋得吉戒四日四
市南子

卷之五

三七

日及午沐浴而解果如之先是以太學鴻臚之適當
立後鴻臚且有子矣太學同母兄弟有從子亦得援
而進之權在孺人孺人曰是固情耳第業以爲鴻臚
婦終不以其貴出於畛域施公子二十分其室而孺
人得三又公子之子將卒受之孺人廼衣不裂帛食
不過素末命以田三百爲先朱夫人衣補給其甥光
祿竟不受夫朱夫人之死哭孺人也孺人之死哭夫
人思公子也公子思外王母及其母故幽憤作焉夫
幽則其繁以憤者何孺人少寡而老死顯節也且懿

行若夫良守令疏女貞以厲風化豈有餘此乎廼孺
人無子其甥又遠施公子視孺人割髮剪髮未切其
身亦安知其痛也請於大夫君子銘孺人墓或未詳
其懿美志者闕焉守令請於紀綱之使覆視者屢竟
以無後議尋廢湮滅至今光祿雖顯又不欲以私亂
官此公子所爲憤也憤則聲詩形焉孺人之終不朽
或自今日予故嘉其意而序之

李景渠先生集序

某始讀義若子今之寓言者也論陰陽之根革息之
市南子

卷之五

三八

化冥物渾象歸於見道心其與浸淫宵之喪之書異
矣所稱上德非子及觀所爲詩深哉風人之致也若
好古取法過乎此以下諸遇所第一察其世軌於道
立權之士通經之儒結焉何彼道德玄同此利用之
精也竊義蒼蒼君難矣哉今天下桀莊周齊物爾昔者
聖人設象潔靜可以盡意莊生返之無繆悠汪洋未
足也豈以不平平耶將有意乎立言者好極其意君
子窺焉五經無極意之文由莊子始自是天下之通
人才士致大小不同以自抒發則靡餘蘊矣楚騷漢

賦司馬史記皆然自司馬之才其論稱頌不

道况他人乎何則均有意乎其立言也矧自道

之思非能虛語已矣世所傳李先生既先生所

次成學以來十年作吏用世名聞天下爪角之德

知之性辨及昆蟲矣十年辭宦遠負米灌園蒼谷中

益論古人書泊如自樂先生所自命義蒼子也計老

是爲出世而已矣又十年以卿相縉紳不釋之故詔

起谷中慮天下事而先生遊於世其古詩中濯蒼谷

之溪灑然自咏浮雲堯舜夫洗耳何爲及鎮漳南署

市南子

卷之五

五

圭峰之足謂山海在目中蒼谷之勝不移而具者乎
所如輒有著非專存乎感內見融也是故志士銳用
物達者晚太清一去其心人長悲思史貴異聞才
人獨伸個儻意各有致也此其所論著率一家言言
不能無獎惟用世者出乎世出乎世又與遊也情僞
艱難借之易簡立方而不圓履通而不窮雜乎至剛
而不自惡行乎無礙而莫知其所以然然則其中虛
虛則志一志一則易足志易足則言易足也何待
表文采而自過爲所製體不一類性中語豈諸作

間於太始有樂乎中途主不化發不餘哉先生謂茲
卷也第於出處情性間得之某曰先生情仰性父其
出也所以藏身固也彼高潔清淨世能言義蒼子云

刻景賢會集序

豫章有先賢祠者相國張君祠其鄉之先大夫四人

鈞有不朽於天下者也惟是相君與豫章之羣大夫

猶將景焉豈惟多士與其大夫祠之又與其士儼之

至公也夫士也將言是務乎士自樹知功德之不可

尚也而言所後國家取士知明庶之無絲也而言所

市南子

卷之五

五

先則士而能賢必自文治茲會也集士之文者於先
賢祠中命之曰景相君之文以經生言爲薄必欲納
諸軌物擇地而置之於後報祈之以匹休眎志也
昔者周召之作人也如乎根本卒乎江漢之間所由
遠矣觀於鄉而知王道窺盛德者不亦微乎戊子已
丑中相君以宗伯歸沐方廣厲於茲予使豫章觀其
盛題先予至而效者某氏某某氏某某氏某某氏
後予至而效者某氏某某氏某某氏某某氏某某氏
之役獲焉其後可知矣相君之願豈在多獲茲會也

豫章之士不出戶庭與他郡之間風至者身入之其
才而有四方之志名入焉可也周爰咨詢不啻盡矣
由是廣之將以令於天下士曰道德大同夫誰無鄉
大夫之賢者維爾多士匪文藝是工將賢是景志定
而以言爲資吾於是乎徵其成而軌諸道皆非相君
之所難也是化也實自豫章始予故嘉而序之

刻吳汀州得士錄序

代

鄉大比士聘竟外之理爲閱官自今甲午之役始也
議者以凡上意所嚮一更始必大盛竊私心望之既
百有二年

卷之五

三

江西舉者率彬彬爾雅士盛矣而莫盛於汀州理吳
君之門歛吳君於未進士初試豫章友郡理以艱去
既補汀州蓋天下有名治尚書者也其監司故以應
至則得尚書家言十有三士而舉首出其中夫雲從
龍風從虎天之制也每聖意所更新天下以盛蓋亦
天制哉而應時型運則存乎其人凡士之盛由官盛
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夫彙征之吉寧多士一
時進茹者同本也彙者臭味齊也以彙不以彙在乎
拔之者之所爲也僅有司菽帛手則山海之滋羽霓

之飾必不收矣難菽帛之得彙進以觀上輕重又非
類也猶爲可者廼若弗能京托之乎太羹弗能紐托
之乎大布則山海羽霓之奇又非也而大亂與其爲
不類滋甚是舉者之明眩也先是言官議天子報可
而十三諸侯聘幣相錯以求四方經術之官豈不知
徵會勤哉需之重蓋如此吳君十三士取所旣售彙
合刻之明同本也吳君之拔以其彙矣予爲之志得
士云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市南子卷之五終

市南子卷之六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序

華山殿下詩集序

代

夫諸侯王於人間極矣是以域外之思自昔而有然
周公且用明德相王室以若天下制禮作樂實爲典
章其化所淪被發越於是乎有風言王政美盛德於
是乎有雅頌斯蓋性情之流潤事業之神明馨香之

市南子

卷之六

一

克格非潤色而致之也後世國之同姓適有志風雅
者其自離騷始與於是遠思軒轅大庭之上廣志
精物靈異之間自謂與遠其果域外之思否耶漢
淮南王嘉其意以爲國風小雅之遺後世欣慕焉然
亦其變矣夫天下事苟有任之力不必出於已也與
其智竭思索不獲自試無益當世之務孰若遶商周
之隆廣伊傅之弼千人運不爲之多一人思不爲之
寡而我分茅胙土之邦居尊處優秋毫不授迺始得
臬仰太和沐浴休澤敦悅詩書游泳禮樂此其破斧

缺戕之遇猶爲過之况乎其憂思者耶夫燕昭淮南

彼其於去俗何汲汲也三閭陳思彼其於自試亦何

汲汲也若我華山所謂過周公之遇爲文自悅靜言

奮飛不離乎位著見義深遠美德形容不亦盛世之

風矣哉彼必以仕宦爲功亦淺鮮矣昔漢宗正劉向

博雅多識雖不當事數論著得失引詩及春秋大義

萬世爲烈使其時獲上採納漢豈有艾耶是以關雎

之存以麟趾也二者相倚惟聖人知之華山將動用

明德廣稗人文家成有政之施國賴維城之固其所

市南子

卷之六

二

以異王室者豈其微哉豈其微哉請得拭目以俟

太保邢公東征奏議序

代

頃倭薦食朝鮮以師請天子念外臣急不得愛其威
寵遣大軍歷竟援之朝鮮東旂王畿而近倭以輜重
來侵據要害持久與嘉靖時入關吳越閩中異矣而
我師老奉竭比歲所摧敗祇足相當人心騷動國論
未知所稅駕將無難騎虜畜之爾賴主上神斷罷
封議一意翦除遂願登天下材官精卒拜中丞邢公
爲大司馬往經畧之不佞職佐軍輿關內司馬過瀛

陽與不佞語誓滅此而後入關方畧大都既定然則
師未由竟業制勝乘浪玄菟間安在其難遠度哉既
至視諸軍別陸海之長技三分之以當倭三帥相機
戮力所竊必獲時國家雖一意戰而先是異議者猶
煽處其中域外所野伐功雖足見事未而萬里征伐
功過懼不以情察謂賊難而浮言又從關外至聽
安得不惑幸廟庭持節堅決顧告者數來慈母校
行縱廷內定意外之臣不懼且也盡敵為期事
難卒效謀大勝者不待言小損縣軍異域之中與賊
持久費亾物故蓋亦時有誠恐浮言一入即不遠罷
師弟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問軍中勞費久欲報
則無已集之動欲謝則有可憐之積忽焉掣肘無端
盡寇事且大憤為四夷笑若是即文武諸臣駢首就
戮豈足以贖誤國之罪哉公以是常晝夜立計賊
不滅即不生入關左右將吏舉泣下歎歎曰所祈天
地社稷之靈無至此爾果賴主上神聖不徒羣議
軍間至輒慰勉錄是司馬得愈益自厲料敵設奇墜
不寧息車騎之師窮險樓船之卒暴海倭故多至

是通數窮積聚所在見焚援餉來悉為夷斷其道三
帥之雋亡於鋒鏑之間計畫不能支迺潛舟載輜重
去豈惟新冠釜山百年之倭盡矣驅除偉矣哉然大
卿一一如漁陽語自王師東討凡七年司馬經畧二
年適底績而異議亦與師終始故夫專征塞外難矣
司馬功高天下所仰愛延旦危疑出萬死一生之地
勞苦艱貞知之恐其如不肖者振旅策勳晉太子太
保仍督薊遼軍又二年遷南都大司馬豈忘東事意
南都建國根本本兵柄至重而倭出東海入寇惟所
指不於闕於越則於吳於吳則南都震矣且歲數饑
天下愁苦留京又中國樞不得動略大臣柄兵不可
故令太保入南軍裝者經畧奏疏無慮數千萬言當
其請徵調議飛輓蒐卒乘聚械器百思竭矣而制勝
之奇善後之悉非老成持重莫幾焉最後請募軍興
以來費秋毫無所屑越節省二十萬有奇古者功成
黃金志所出不可問今至今存何以見太保用半功
倍誠古今人所難凡此皆具奏疏中若夫險阻之情
則擔報公議在太保念已雖俸員去願存畧事之勤

月賀來者因次其疏凡十卷塘報三卷公議四卷次
且定屬不佞序其意某知太保而太保不知某之不
文也雖然知太保則某何敢讓雖不能文能以情故
敢次其本末如此不佞嘗讀漢治安策機譚生志行
未信其君與相以才若彼終滿得而沮之勢也衛霍
徂征絕域捷伐之威遠矣然其方略不著於時後世
流焉何者衛霍非有敦懿義說詩書之素奉天子揚
威萬里之外不錄其過而錄其功其事多率略無足
道者太保起儒術爲名御史用文章氣節顯主上及

市南子

卷之六

五

文武大臣信之久矣一旦秉節鉞行間外臨強禦內
爭異同有出盡利社稷之義而又以明爲人臣無敢
專行上雖不制而下必請從容指顧反覆陳論靡然
古者大臣德讓之風焉由斯以濟故足術也豈與未
聞大道猥云奇才異伐等耶昔仲尼道德恂恂相夾
谷而萊兵却抑何壯也齊魯德業之鄉所由來矣太
保豈偶然哉自古文臣以武功著者代不數人率雖
內亂固邊圉未有出援屬國用師數歲而還載籍以
來亦一奇勳也宋韓范破包裘之膽邊功可謂烈矣

厥後相業爛焉議論亦聞於天下而軍中疏不多見
豈其時猶內地抑事權固未若斯之難耶蓋太保疏
迺益知其功非易易爾儻司馬旦夕還朝則韓范之
相豈足多哉請以斯言爲之券

楊叔度武林詩序

武林之西湖亭生先叔度至至則晤祭酒馮公處士
邵先生方孟旋明經吳伯霖文學羅玄甫孝廉師友
一時甚盛居二十六日頗陟降兩山之間然予不敏
聲歌闕如也詩云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予歸自薊

市南子

卷之六

六

叔度爲言其往歲至武林地主人少稍得詩六十餘
篇聊用自寄爾噫何其壯哉叔敏于元不可同日而
語矣及觀厥詩具諸體體各見其梗槩多弔古之思
焉淫佚躊躇曠然獨覽所自寄豈虛乎予與叔度游
者十餘年矣同興居憂樂久之其於世也李氏約而
楊子嚴麟麟略相似自叔度有名遊諸社間無所專
入其人權且偃神骨相警里其行如立聽其聲若金
石不知者謂楊子睢盱而楊子亦自負無所詘此其
人何愛不置身重哉平居制作頗多不輕出獨次所

武林詩志游始也

題楊伯陸工部程山人士元唱和卷

士元之壯出入晉宋齊梁間二十年所漢晉人所游也而蒲楊氏世通家觀都水楊公與相鳴和武林勝不足道令人憶其蒲阪之聚焉昔文盛時布衣常重矣罔日以密一切欲以游說罷之卽靡所裨損世會烏得不然士元之出已當其漸手迹所與往來楊氏尚書以下太史金吾二千石俱一時締結將相之門斯其廣矣諸貴略盡程生且老都水視之謔益敦予市南子

卷之六

二

見通者布衣游弗若也海內竝通籍之家有宦窮不相引况其後落落此必貴者非常人而可予聞都水之始在中書也爲得對公車會大司馬石公主東封議中書疏試之司馬與令長公司徒善疏下而司徒邸通知之也驗年石竟敗比陳璫擾楚特以少司空趙公出鎮簡壯猶也望傾動一時都水獨以郎局上趙公書與籌楚事是役也趙得不敗厥後用楚藩敗斯二者遠鑒奇節古人不遇也他慷慨建明稱是石子謂有尊公襄毅之風馬倒徒縫掖非此其人哉

士元之能令此公久而敬也其人亦可知矣

兼古堂序

士爲氏世之有文力人也予懼效力者弗之知何也力莫大乎自制竭而後已寧養之弗怙蓋不竭不足以已淺力之効也村汙乎所期然後可以自制而不盡均之舉重致遠也不奮而勝不馳而至力有羨於萬鈞千里者矣士爲職覽無際縱其思安所不馳騁而士爲心練而氣精體嚴而節比折繁而彌勁也變疾而彌舒也言易而彌深足也蓋其入之甚重其運

卷之六

八

之甚輕數萬言而裁若畫所稱純特足當焉若此者豈徒力有餘於文抑且制有餘於力故曰世之有文力人也聞一先生逸士也舉南宮高第其舉主名太史手校其生平之藝以爲士式間取片言平淡中增損一字或易之是先生卽意弗得也以爲不若其故然則匠意之言居要者勿論卽語助易始不爐捶讀之甘作之甚苦忽焉而不味不獨不知其苦并失其甘予亦恐將來校士爲者欲損益一言而士爲亦意弗得也魏氏輩多材士爲末與予同歲故從其諸昆

與子友茲刻也辟疆爲銘次而子序焉

題楊叔度紀游詩

班孟堅曰賦者古詩之流信哉其後於詩也韻兩都賦不若叔度之御苑金陵篇讀三都不若其武林南越何也賦欲靡餘而叔度之詩深厚而有餘夫山川都邑一代之名迹旣繁百王之綿邈斯寓欲悉則謂必廣徵諷則勸先之是故揚厲誦諫均無得於賦賦不若詩詩必若叔度而適令人玄覽映聯而淫入乎無窮若然者過墟闕而知平陂之端詠階庭而已則市南子

卷之六

九

傳君雨西征彙片

夫文以情深詩由志至非苟欲以爲名而可者言情與志有二有爲於世以內有絕手世以外子以爲非

二公蓋爲武侯之於漢社少陵之於唐其爲者矣少

陵流離拓落人見以爲超不知武侯卽相蜀屢屢成都桑八百株竟於世何如者蓋士不起則不能有所爲人倫之致然也惟篤也則情深而志至夫故兩公之文若詩千古稱絕焉予同歲友傳君雨侍御世營淡而天植者固自同館時旣與予數語而終身信矣比按真定予亦使蜀去別之七年予告滿復除而侍御按茶馬且竣惠予以西征草一帙予讀而三數之參蜀神明與區名迹雖爲天下家顧感則存乎其人

市南子

卷之六

十

必君雨之愛今切故其懷古也深及時之進修勵故其愴風物也警而至傷人化之何日而不朽者之長存故其閱山川撫厄塞也慨壯而紉繹觀乎其奏疏叙記諸文胸中自巨物焉推盈而出賈餘而止若水極盛而所浮者皆億萬鈞也誦乎其詩其興物也微其賦事也著使人躍然如以目遇而又若於唐晉人中習見之蓋凡作者不難於古而難於鮮若雨益古益鮮則以其感觸時興發乎情志之不能自己一本而條達萬形而各出乎機故常新也向非其充實不

可以已祇自謀以取盈人趨以爲雅即號稱作者人或卒業其數篇而厭隨之矣幾何不爲天下之腐棄也哉雖然適亦其敏不可及焉予昔便蜀以秦蜀道里古故慕之也他勝不具論即褒斜谷中竊以爲非天通秦蜀則武陵源不足喻也心欲記之而生平以爲記遊勝必於其奇與曲折極諸其形容以爲愉快然則晝而思夕而錄可也適因壯息而予亦倦矣云以俟其積豈知積則紊紊則廢終古恨之由昔迄今將母者六年矣復以人臣之義勉赴微官痛時事之市南子

卷之六

十二

艱欲竊觀鉅公貴人所以竭屢而從之者不謂友紀之類極矣予材劣秩散無能贊一籌夫忠義所蓄積豈敢自後信已者哉庶徒抑鬱而亡誰語讀君兩所記詠大半過予目中而今欲從容臥想以稍發舒其憤懣無聊之志其可得乎甚哉士生也有辰其享譽千秋也有命非薄劣之人所能際會而勿失者也予愧君兩矣君兩勉諸

寓林集序

深根茂實之士之觀於物也望其穎而知其幹拾其

斷而畢得其大全顧非淺弱所能及也抱本真者且不亟以其冥冥之志示天下天下立見其未遂以名其材而往往掩乎其大或以才名掩功實或以世能掩古道一才名也或以制舉義掩古文詞良足異焉雖然立見者剽與華也不易見者本真也第患不深茂苟深茂矣卒孰能掩之三不可掩寓庸先生有焉先生以東南宿譽起家予進賢令先是澈邑號多賢令先生廉愛益至而風徽名業垂永久爲多爲長吏名高而實不副故損予獨欲表異先生適先生未始市南子

卷之六

七

樊樊然爲之也山川之探討賓客之相與問業乞言高會長嘯幽居湛思殆與坐堂皇半人比之仙令云歷南司空宗伯屬竝有建明迨秉憲督學較藝不已日著爲科指批答不已故牘之沉閣者靡不稱發會諸王孫以事譚憲司署莫能禁見先生論猶引去其遇變能定如此治縣名不謂不赫予見察舉稱說之者皆未若心折其文能知其有以異乎衆而成其斐壺頂者予間爲海內士大夫言咸相驚幾不知黃公經濟具也是謂以才名掩功實又徒見先生眉宇靈

清言語語奇高者意其放懷寥廓之表卑清亦狎
世諸俗不知其師師文民事務人紀而崇士行貴勢
弗爲意而註篤乎死生窮達之交蓋自其縫掖四方
慕義有日矣世必衣孔孟而趨堯禹曰古之人哉先
生之不類也固宜是謂以世能掩古道之二者固曰
先生宦一方天下有見有未見文章則具見之矣古
今文章有二哉壇壝其制義膾炙其諸小品以爲觀
止焉可乎先生著作遺督學署火既通得之海內士
人家僅十六然業亦富矣而縱心滿志大過其所爲
市南子
卷之六
三
博士家言蓋冠冕六經袖百家諸子沉酣駢蕩數
千載文人而灼灼然貞父魏肖生氏今之以言自立
者也嘗語予曰文貴乎無意諸名文章家皆有意乎
其爲之也其有所指予未敢唯唯弟文之始也本以
足志而傳所愛蓋深情耿思充塞不可以已非欲文
采自表見也故夫鼎寶之則神醫之則古今雜飾而
濫觀先生所著志表傳序尺牘之類大都建植悟諸
有當乎其中然後作是故褒諱少而揚厲確諷誦多
而愛患深有遺直之意焉然而沉肖宏軼非漢以後

筆也論淵卓而蒼議盡敏至而辯決記典而達詩清
真有曠覽題贊雜著諸體玄朗而蘊綢然而益有餘
要之志至而言亦至焉已矣然則評文章之伯貴功
實而尊古道本領著焉夫今而世更得見之也又不
幾以制舉義掩邪三者相提而論才名先生所養有
功實未盡展業已表著世能非先生所肩而殷殷爲
古道於今之人未易合也先生何病惟是制舉義者
先生登壇吳越間二十餘年傑然作者一旦謂其古
文詞過之論雖伸縮反覆誠先生顧得無快矣
市南子
卷之六
予欲發先生一噤茲集也今出衙者靈鷲雲集
邪否和噫是皆非太學所敢定也朝野致惟殺
將隆以方任尊之嚴廊具瞻存焉而今天下古學其
盛往往孝秀論列精神先生文鑒益不與動德著於
朝才品公之士先生所爲千秋自定爾請以予言俟
焉
威鳳山房詩集序
詞臣非蜀產希使蜀者遠之也予惟南戒而北奄中
原而西王程略其半多生平奇慕 册命內江之役

欣然請之始不虞遲冊實於新都也獨行就就未敢
紀華山頂然獲拜楊文忠公暨用修先生之墓而數
觴於其壘卿司隸二文孫悉其家所未見於世之書
反覆勝焉壘卿司隸後先與予接皆首避席問官車
朝著畢而後勞客忠孝之範畫然相與論文壘卿深
藏而不出也司隸迫而廼以其詩應而意至今不自
得於開采一使懼爲先世黜由是弛然容其仕宦之
心予始憫之既睹中州人士與良有司所爲頌歌其
德不啻監司之施澤久而民不能忘者將不朽在是

蒲南子

卷之六

五

而何意弗得之深與噫此詩人之情也當其時進熟
者以爲國且興作與益賦於民寧發藏於天地其言
庶幾仁者而主上廼始欣然遇之景河南饑及一二
建畫之臣皆嘗以是請矣由是首事河南擇貴臣往
縱子不往豈無他人然則就與消民變以掩國疵此
司隸所以歎失職而不敢辭也展轉十年之中疏凡
數十上請罷采不得廼自乞休主上尉籍者久而後
報罷可不謂推重其人與嚮使居則宿衛待從橫黃
金周盧列戟之上甚寵投報以出意者得言報上一

時矣而卽以出入禁闥辭否亦靡所匡救彌縫而往
皆謂在前何司隸勝任亡論卽不自愉快世實重之
鄧中丞稱其世臣而有識矣誰謂足以黜其世而掩
其彬彬者哉新都之士曰文忠父子其著作均在宸
宇然過是都者於太史書求之若不給譚之若不容
已其於文忠顧未始數數然也慨然首詢獨先生與
昔者一直指使若爾予驟然而笑曰得非文忠相業
盛耶夫世有掩其文者二或以所盛掩或以負世累
掩文忠有大美今司隸有私恨焉而皆非文之患也

市南子

卷之六

六

予所患於天下士者懼其矜奇節而慢懿功避嫌辱
之使而沒人臣深厚之思則士志寢薄動垂於定策
忠存於失職方將求其文采表於世孰能掩之司隸
其志潔其事苦其功歌而勿壞其詩有小雅不亂之
思焉非世忠孝惡能有若人哉噫固足奇矣

徐伯子詩序

徐玄之以清實見推同籍諸生諸生尊愛之試仕衡
州別駕郡稱廉惠楚所在重困而玄之數被撤行諸
州縣事至必爲條奏疏導之蓋其守固然不滓而其

以率然必有當乎其民非苟而已也遷雲州守不
歸而昆季自相展詠以樂其志山是自詣公車迄步
成所爲詩稍出其什一行焉夫豈有意乎作者之盛
遭遇感集往往發乎至誠懇惻之情而一寫其冲虛
恬澹之性卽縉思非所尚况乎物味之穠錯者乎是
故其爲詩也儵然穆然律而不束致而不究憂國愛
人而好自得者也予不見玄之十年見其詩宛若昔
者從諸生後愛玄之其色笑盈人心目間也噫其
詩肖其人亦可知已故夫清實古之貴品也玄之以
行門二 卷之六 一七

但澹生詩引

但澹生予弱冠友也時督學使爲沈東霍先生風雅
君子也所器士率類澹生之好言詩與古文詞者仕
宦後先至不少而澹生方且乞會稽一棲以快癡丑
無適淹乎此天所以成澹生詩也是故其跌宕之思
發於深厚有足諷咏而見其人者夫詩與制舉藝一
心之所爲爾然世未嘗有定論也或訾其相廢或詡
其相滋或既觀其鉢致弗相及也夫相廢也相滋

皆騷人博士不相知之說也性各有近不可壹也若
夫殊致弗相及卽一人而騷人博士容有不自知者
澹生之詩嫻而其趣在近其文似未嫻而其趣在遠
夫近詩之妙趣也遠亦文之妙趣也似未嫻之致益
騷於嫻然而與嫻且近者論售不售其數可知也何
哉亦其勢然爾吾愛澹生之文如其詩也是行也山
陰之興謂澹生晉人無不可會澹之憤願肆力於茲
文

密菴近稿小引

致虛氏學行自力其於人知未始及然也雖然予
見世之知之亦不鮮矣通經函雅記節之儒咸欲得
之以爲友郡縣之膏庇焉側聞焉者咸欲得之以爲
上官此其知豈可以求獲哉第必如是而知予恐世
之不知之者蓋亦不鮮矣知致虛氏不易行之闕然
亡論文則其燦然者矣然而致虛非爲文者也居恒
欲翼六經釐正百氏尊明當世之功實而一去其譏
譽實際所崇貫通乎微眇該天地之大全面時舉一
目焉以自寓是故其爲物也巨其運之也甚微時

若若木之華亭亭獨照而不知其所托者日墟也廣遠倏忽若河曲一瞬而不知其已儻莽乎千里奇思突發莫測所起其歸也澹然若風雨之驟集而旋已而不知其密於西郊而會於中土夫時文若彼致虛以之若此知其解亦豈易哉客聞予語驟然而相覺曰異哉古子某也不才竊聞官學於君子矣作更爲文斯拙效第一也而又奚以工爲予笑曰豈其然哉夫以文爲人罪者必能罪人而不必以其文爲曷嘗爲罪知之者必以爲是學行之人之肖像也而市南子

卷之六

元

必嘉與而樂誦之是故致虛卽難知而名公貴人苟有意乎天下之才未有不知之者致虛自有拙當不以文如以文僕生平不能作政復不喜客之所患吾其勉乎雖然使得與致虛並曹爲郎其他拙效猶必有著焉者矣

重修禮湖程氏譜序

代

程氏世家海內士大夫及程氏之先大夫君子紀之許矣然大累世功無所闕而分合遷徙時時錯見其間子姓終日誦不能經緯予獨紀所由分大都祖廣

始繁於凡三十五世別爲禮湖自宋承直郎徵猷待制公始或以譜程氏者自執政司馬中郎官以至散騎都尉郡縣之長靡不具載他譜往往皆是則其獨無待制者何曰洛趙之紀曲阿也鞏洛之紀上程也濟汝之紀東阿也篁墩之紀太守也禮湖之紀待制也各志其始遷者也餘則多所錯見或不甚悉史氏著者若周子華漢衛尉之不見於他譜他譜著者若漢歷簡吳都亭之不見於禮湖禮湖待制之亦不市南子

卷之六

三

見於他譜一也此魯司寇器隱桓間意也昔人云自我作古待制之後世爲先代官勿論自待制歷十餘世至我明有職司於王室者自洪武儀部郎始既用進士爲郎陪卿大夫未讓自不佞某始夫古以舊德紀官四方有事大姓多修扞功烈而程氏未嘗一闕其人至明大夫士皆崛起經術文章而程氏多有夫若此子與不係魯公族可也然則必有宗譜者何系子姓也系子姓者何夫吳泰伯之胤也實嫡長周室而越在荆蠻文身剪髮以爲魚鱗之民遂數世不通

中國至於七霸八強長蛇封豕不得伍於甥舅昏姻之不通於周也愚失錄也大智果智氏之良也為瑤黃策不用改姓完軀自別於輔氏而智遂亡輔氏之別於智也智伯惡之叔季不咸趣合蕩析之端大器非古豈不有乎近者晉襄而不知其氏所出賢則鄰國之還不肯則誰氏之譏子弟也而宗人世世無所與不亦悲邪若夫謀主不立宗法不明敘事不顯將族有賢豪長者不能輯睦又使遷播於四方擇長厚之俗而居之以昭內蒙豈非所謂枝葉將領而本

所附子

卷之六

三

先撥乎是智氏之既無已也視周失錄於吳又甚夫若此者見幾而蚤自貳援古人以榮名稽可說也其迺不肯留子贊壻以效秦人則古諸侯有甥入而國亡者矣此譜之所由申畫也譜則必祖待制者何存遠也不忘遠不決邇矣且夫國有史家有秉官有聯族間有師凡以教民順也凡我同姓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文學之士稼穡技藝之民方博論古人以似以續而程氏先大夫君子上邇周漢下迄於隆上下千百年行事顧不足述取法與此從焉

而符意也然則不糾合天下之程氏者何勢不可也昔者虞亡而後越伯越雖欲錄虞不可得也陳亡而後田氏與田氏雖欲錄陳不可得也然為明德之後一也物無兩大迭興迭廢誰能齊之唯彊是附其寧有定乎古有之曰三以為族未則多累又曰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族之義可知也惟予宗子輯睦禮潮則能為族矣於是以遇我同姓雖四海可也若曰祿之大者世世不乏可謂不朽而譜程氏者因以是為榮施豈其意乎豈其意乎

古附子

卷之六

三

閩武平李氏譜序

古者錫姓命氏或以功德或以祖宗官爵證號世變族移繁亂矣是以述其世者必曰在陶唐為某氏在虞夏為某氏在商周為某氏謹之也懼統系之失也春秋將既迄於秦漢上無錫姓之典下無諸族之禮由是古所受氏始百世而不遷矣漢太史令司馬氏之自叙也稱戰國時司馬某相秦司馬某相趙中山謹其遷也亦以明統系而本功德見其為漢世官自也後世譜氏族者率稱本古人其做是與然

不改物古有著者則世家舉不餘力而相援矣夫繼別者宜自別始所以明親親也禮之質也取古人名號顯赫論其世次令子孫身比焉所以明貴貴賢賢也禮之文也始蓋亦興起百世之上垂訓教深遠而後世子孫用相參比至爲牽附不義亦慕榮借寵已哉子思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譜者所用親親厚質也左丘明曰帥其宗氏輯其分族譜者所以輯分族也夫物之盛也合則必分分而成合物是以大故曰繼別不繼祖記曰佚能思初安能惟始多言繁

市南子

卷之六

三

稱援不知何人之祖取天下共推之名而藍縷跋涉之勞反忽焉不載惜哉孔子曰文勝質則史故非所以記祖宗實德勤子孫也李氏在古人中世有賢賢尚矣鍾陵掌故李公者閩武平李也實臨川人竹坡翁計者武平李之別祖也初籍臨川之金谿甘竹堡武平閩縣而西北邊賴南引東粵之潮州既交地微上各讓事相逼一要害也洪武間募壯士破粵賊武平遂卽其處爲千戶所戍焉蓋籍諸破賊者而其士大多臨川故竹坡翁始建家五中武平地著三十餘

都所八百戶共爲學而所諸生常過半高等稱是每使者過輒曰天下材官衛所多良家子從軍其籍可數未有伍中文學如此之盛者也所謂彬彬質有其文武非耶用是爲海內異賞識者睨其間有偉人矣竹坡翁四世生隱高公隱高公兄弟五人皆能創家入產業大開厥後五人勤之隱高公生孟經公孟經公生文璧公文璧公生掌故公凡七世家聲穆如也公三爲掌故最後而至鍾陵方歲餘卽謝去長吏雅重公端厚欲暫枉之不能得爲宗祠也進李生而告

市南子

卷之六

三

之曰此去吾舊鄉財百里而遠自吾至閩七世未有顯者常數譜之卽不乏顯者言子姓實無以明先祖之德以奉言者不肖祇宮堵室之仕也猶幸近文章砥礪廉隅無作先祖羞當此時而不率子弟以孝某之罪也是以嗚噍之頃遂不能禁南歸耳將建小祠以合族買田以祭以贈子弟之秀者修譜牒以成其文附言者以不朽惟吾子是賴李生辭以賤掌故公曰夫言所以重以貴也乎哉生固辭不可夫吾同姓在武平者其文獻不可得見矣論其切近以王事用

遷盤庚曰安定爾邦永建爾家竹坡翁之謂乎忠武
之旅宜其盛矣是用四世而大七世而顯豈以仕宦
以掌故公之道德且率義尊祖爲子姓先記曰祖有
功而宗有德百世而下掌故公其配祖者乎夫以天
道寢昌吾當見其族文武士竝起名家斯言豈其符
與

市南子

卷之六

七

市南子卷之六

終

市南子卷之七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序

送邑掌故李公冊葉引

夫李師以寬博蘊藉之資行其高潔退讓之志二南式化道既可知迺自以吾黨之子未裁歸與之歎遂切官命甫改其志已先定矣彼長吏以鍾陵文獻有足觀者與言勸駕且復來茲蓋其心已汎焉不繫與

市南子

卷之七

一 和

道合符是以士人稟其善贊之功官府重其委蛇之節誠一日而道存非徒掌故懷歸已也教成士洽初期復決賢令勉留遂不可得何向者勸駕之幸與縣不為請印綬先解拂衣門臺之上祖道郊原之外所捐雖薄其志足榮矣諸生既贈以言其思盛者又作為詩歌固以百世而下桃李之蹊自在而青衿之音莫嗣詩曰古市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懷之以慰我心諸生匪以為穆其川慰離思乎

刻鄉約序

代

古者州閭族黨之長各以歲時屬民讀法後世講鄉約其遺也故曰縣令民之師帥儻庭則簿書學則詩書弦誦而已是政廢教而賢棄愚也謂高皇帝明訓何高皇帝六語括人倫所以教愚導僻也而絢繹諷詠足使人深入而自得究也詩書弦誦之士索有闕焉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士不可以不講而况鄉之人乎是以鄉約縉紳縉紳絳袂先焉夫約通乎上下者也漢高與天下約法三章世稱其易簡仰觀高皇帝六語真秦漢之與唐虞鄉約者以聖訓自

市南子

卷之七

二

相約也上約民不若其民自約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令鄉各自約何必縣令不佞薄德政廢廩不職是懼得稟仰玄化廣勵醇風令四鄉蒸蒸以覆予不德誠大幸也是用兢兢法敷言之旨演皇極之精設教莫若神故列之以報憲章莫如聖故麗之以律典莫若詩勸勿壞莫若歌故聲歌永焉記曰觀於鄉而王道易惟我父兄子弟高皇帝臨汝勿文祝焉可也若承乏令其敢有數志

壇石事紀序

代

事紀者貞父所以爲鍾陵而鍾陵紀之也夫紀功有矣未或紀事紀事所以濟功始也昔循良嘗無事而民理矣誠樂乎其時苟不得已而欲有爲令非得專決也析利害指諸掌請於監司監司率矜慎取議覆奏凡幾然後廻報行一事得報則始中終皆舉焉故足次也比其效若負山起澤而衆莫知微輪故煩何以倏簡賦籍紀一易何驟盈縮而不失吾通物觀度於境方應震於鄰此皆邑之區畫涵浣也衆令以永儻君子攷其故弗循其變則其委斷而爲二紀事所

市南子

卷之七

以明際會綴本標也不可廢也民亦胡然而紀貞父自下車諱鍾陵偏重之賦始也事雖不行君子愛其辨而悲其勤矣遂事莫福則莫大乎允倉無前之衆不世之利也君子尊敬而尚制室丞訓士丞正冊丞催科庶弗敢者其功不踰也故剔蠹又次之諸建興又次之麗之以教與刑而六官之統具要於非可久功不錄樊鵬父見其初草草諸曹副爾故稍爲案次以未暇論列其美意其宏密不存焉僅謂之事紀抑先民有言上治人者事也舍是不幾無政與事因則

已舉則必有疏通之序綠飾之章豈淫民觀無適禮行遷山之不可以已祇人心爲質而文武之用弗周猶弗光也貞父有施必煥由經術深亦嘗指陳吏務勸當事者聽每覆益婉盡惻怛持重聽之灑然既得而行之則畫然燦然不踰時立也可愛而紀不亦繇斯乎而貞父且日不廢山川諷詠之懷以自愉快非精心鉅手惡能沛若其有餘也間始爲是紀者弗敢聞也嘗問以請貞父駭曰若輩欲波吾涉耶詎弗許退而愀然久之曰事更無時其始更也有時與吾後

市南子

卷之七

四

則吾不敢奈何當吾政而與前人不屬存其大志變焉可也或者得無曰雞肋之思與於是鍾陵人悟而冠之壇石夫事從官地從主人衆令事壇石者何貞父輒自稱壇石長故從之也壇石客令今自取上焉貞父其以今寄者耶今寄則壇石亦寄也貞父遺具次而還而衆猶寶之堂下之且不亦遠哉是紀也亦猶貞父之紀玉版接賢云爾且也貞父遺而鍾陵存其惡可也

定微解

鍾陵在豫章四輔賦稅偏重何也藩郡巧歷率內縣丁田則惟其手鍾陵賦少而輸常疾有未聞歲蠲先至者彼適有通輒乘時借辦後遂以爲籍也而切近監司令各爲其民縉紳爲其里雖欲返之不得矣繇上無鉅斷而鍾陵人士亦媿安以故言均賦舍兌向若飯塵而已貞父請建倉蓋不獲不已而怯者之衆比物而趨成於不日豈非堅決之效耶一舉而歲節米七百石有奇白金二千數非小補善後之規可不守與徵納創易知單細思不蔽惟正之良軌也彼天下國家可均賦連城若編戶觀貞父指陳偏重

百兩二

卷之七

五

清賦役

天下十歲一大籍民丁產廉明吏亦難之民自實則難稽而悉所稅契則買賣明而冊定額中虛則難除而得所升欺隱者科則足相當而不授於是役從田丁從衆易易也十年之授不費歲時賦事清而用力省大造以來一奇也

自貞父始

釐風蠹

物之蠹皆自內鍾陵土綿力薄五蠹居焉何者銜弊不能

循夫馬悉番海昏悍兒也瘠瘠不能耕佃佃率流移亡聚而番崇仁盛焉湖課隸郡歲久乃一輪籍隸河泊輒蜚頓人米易人深淵不可詰邑湖民僻處往往異縣之豪居其沃而嫁之接壤多人盜捕所縱以爲賊綱領歲時轉輸者也吾境上廣遠彼樂得啗其捕且自訣時時鄉導誣富告人賊而掠之境內鮮他贏糴賈販夫薄相轉給邑城門陣隄之魁經紀武斷之此猶可禁禦郡課不得稍隣捕不可問編戶非客民則不耕徭客民盛則編氓亂籍者閭右奇者獸羣偏舍良脫租廩官民交病而漸不可怯也夫是之

市南子

卷之七

六

謂五蠹雖云積徂關乎風俗抑豈不可不釐是故觀所以恤御條別非卓爾不能而其治亦可知已

任永建

軍聲西動羅溪東決豈橋運耶百年間堤者不梁梁者輒資游食去衆不咎經制亦且安爲不復之徵繇今以譚豈無待耶學宮書院髦士攸儀館舍尉傳候人之職壇廟肅其命祀圩塲固乎備禦觀寺遵夫博教然則棲賢玉版之屬豈獨勝思亦吏迹也夫入境察道塗亭候尚矣吏志不暇給儻民則力餘事能心計豈興作之非務乎顧任始

餘矣

隆教養

尚書稱教在敬數養民俾勿壞匪一時名迹而已貞父文章式於士區畫極於官或者掩其教養之實焉不知端調飭建社倉存稅契諸美意在百年之樹萬世之經者也錄其議若制君子

公論

古者降之於重矣自漢儒以俗吏相訕春秋大義失焉董子曰折獄是理益明教益行 明典承百王之法市南子

卷之七

七

極一代之法律令最精古漢文吏弄筆刀公卿引經術明經術吏兼之起筆刀者最後或不知文法余睹四方獄決其辭多有足觀焉上至薄彈文而愛獄輸乃作者不柴見於天下亦可惜也是紀也其鍾陵高世之恩與獄有間昧糾結或境相通連察多死監司數使吏會之不決錄貞父所審克平反與決事比也至片言和怨何日蔑有細事鄙俚用臯陶之名法則不足子瞻之風流則有餘而貞父譚笑解紛快人心意亦何可勝道哉

輿誦錄序

林淑之起家以鍾陵博士既粵西令左轉復以監司幕守令鍾陵擢補建德廼解去其掌故也有風愛其政也有惠思焉建德某年與所屬相失遽彼劾免鍾陵信淑之治行不相負而遭遇非測頗臆恐之初淑之之掌故鍾陵也今吏部郎毛公爲令器之毛公廉茂冠一時鑒度淵偉與淑之驩凡四年所淑之遷荔長去相贈勉以言荔波維徒於淑之才無當業調劇縣侯以憂去比縣忌中之而後直指非衙調林君者遠克舉奏比調調入故使君見淑之側僉悔謝之市南子

卷之七

八

而所訟稍亦明單詞交累變易廉貞之形天下比比用故事予三司幕時毛公旣被召久新拜吏部郎淑之自以負知豈更相累辱毛公自任淑之曹中諸左遷今卽幸復官輒不予善地建德毛公鄉郡首邑也爲吳越楚郊必得淑之辨濟爾亡何敗素而毛公政賜告家居者久之官豈足爲淑之道履治狀不厭吏部里人卽鍾陵先淑之婉咏歌有懷弗敢遂也辟嚴郡頌歎之聲而慨之始煩然齋會矣取共雅厚一二著於篇鍾陵於淑之匪魁宿頗有附綴諸生

令若民遂終始林君官巧相繁者說當世所奇林君
茂士幸愈驚汗所爲故父老門生地自若也他士大
夫或文言褒諱毛公言語信天下而慷慨閱肆擅溫
籍名而若不能自已事固有難平者新故之際吏緣
絕簿書盜財物多不可問新令把之徒以職事相更
始亦決靈達民已矣猜既吏何必竟其怨令能袖豪
猾殖貧窮一振抗敵典郡之親連數十城鎮撫之尊
察舉在手何有議反從人刺解至不可得吏部居曹
銓叙天下里居曰某令良復寧有不當卽不與監司

市南子

卷之七

七

郡守皆當視所嚮薦達之否亦風止浮論憤發手選
郎是典寶泣珠而伯岡悼驥也林君雖百黜無損於
論顧若越事何毛公借郡俗以著公譽窮鄉而損把
責里誠有激之衷然未止於議也嚴郡固多賢且夫
子者一足矣採綰紳閭巷之謳吟清論軼於常路語
不云乎疾雷不掩耳卒然中越則司命不知是必有
曉昧奇發使亮禹聞之慘其毒伊夷聽之憤其驕是
故信必然之物無所於疑者直指也操必申之論不
及於施守丞刺史也今天下豈容私議立而公道納

哉毛公大人淑之高士皆是非不入其心毛公之不
可以嘿也任也顯幽宣抑流品所歸淑之之未敢忘
也亦分也訟過潔身貞臣所以致慈過是雖絕口可
也東西人志見乎辭不忍廢俾君子并覽焉噫已矣
曾母既奔世復何望淑之自荔波約結之奇終身不
試萬分一然天下遮節乞留刊碑播頌或騎塵絕而
訴與有灰灰且溺之矣顧得正人修士誠心論色欲
聲施長久者哉噫亦鮮矣

爲錢元冲題南國美人卷

市南子

卷之七

十

夫令去而民思者思其化思其人乎曰思其人也甘
棠之咏爲召伯也鄭康成曰悅其化思其人夫得而
止焉之謂悅有所不得而往焉之謂思其化已於有
悅而已其入不可得而見故思也夫化歲功也在物
者也其入四時也物不可得而留也至則愛去則思
是故渾淪粹精思其立也高朗沉瑩思其照也芬鄉
文采思其發之美秀也明澹靜謐思其輝潤之涵成
物之不肅也陸綱之聖藐姑射之仙皆其人也錢明
府元冲有焉夫如其人豈必煩以而後思哉或一見

而不能忘或不克見而輒想得其爲人者不佞某之
與明府遇也蓋丹陽之逆旅焉凡同行決日而別其
於席也始固不爭繼亦無讓明府詞寡而志融兩人
之卒於是乎定微微惠敝邑予豈能一日忘哉子都
大司馬滂公於明府未之有遇也項從塞上歸問明
府於予頗能言明府介與其溫泉也是冊也衆諸爲
之目司馬曰其南國美人乎茲所謂想見其人非耶
而亦庶乎善言思矣古今之功叙也歌咏也一思而
已矣敝邑者明府之儼若首存焉敝邑思君君豈不
前南子

卷之七

十一

然而以思無益敝邑思君不可再得願若之以天下
爲敝邑也明府無亦敝邑之思以惠四方以先舊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讀禮至再援琴而起則明
府之於思不啻浴矣天下賴之豫章人士有餘榮已
哉茲受之福將世世悅之猶今日也

平反錄序

西蜀吳公用甲科爲楚郡理有瘡起復再理豫章春
月而風愛藉甚與士大夫接非民瘼弗以請前後直
道繼承察任公除郡縣靈昭晝究也悅民而已未幾

而平反之思亡何類所識列郡要獄若干錄其所以
爲於國曰平反錄元讀而竟之有本哉公之言誠慤
愷躬行君子也第謂能不能不甚達立其抱損見邪
公之才過人遠甚夫治天下名法莫精於律令德意
莫嚴於制詔非議甚鉅心甚細號明習者時或病焉
是故治獄之吏未必皆深入故縱人也或拘牽文墨
而謬或狠承案獄則日眩心室而無所覓見萌之力
或奇請案令令讀制書未悉而失奉行皆不敏之過

卷之七

十一

市南子
意不難哉公才穎而密加之以敬折律真奉 詔例
惟謹由是表正則矩度壹而奇衷險阻自呈靡沉劍
而不扶靡曠蕩而弗將亡論刺情綜事其爲辭也簡
而法正而辭警發而沉至老吏或袖而蒙士編氓聞
而暢焉苟無疑而可辨從輕而卽重雖當之弗忍也
必也表著其情嗟憐則切于以明法之嚴雖仁人操
柄不能乞一妄慰人威而謹實致之庶幾司牧者檢
而謀始者惕噫刑至是亦詳矣非古人達士其孰能
與於斯今夫刑者法也固六官之統紀也命討並川

與天地俱明乎刑則可與共理天下皋陶克允恭三
謨而匹五佐協和惟熙仲山甫明於若否褒職靡闕
明命肅於四海國爛然中興焉若是者雖二臣具聖
德爲命世才哉有道之必有法彰彰矣古者明良方
廣誅殛弗驕大刑曰兵司直寢謀軍旅弗誓凡世之
創也必法嚴罰必輒再世而幾刑錯迺饒夷之漸
啟焉然則決獄減少盛世所修君子猶或憂之况乎
積玩極重之勢乎哉聖人之所戒者專任刑與多制
而其所可自信以信於民惟刑之恤而已法正則威

卷之七

十三

罪當則論雖聖王弗易也而衆庶廼始見其哀罪惡
殺之心公之錄是獄也悽然而告於人曰以理承乏
之淺若此以獄之繁若彼四方多故置然喪其有生
之樂足以徵矣嗟乎是謂吳公之心公所獄非一郡
都獄非徒一二讞述所犯率自嘉隆萬曆以來事大
都盛世而公概有感乎民生之感天地有憾君相必
以罪已法之所以惠元元於萬世者此心爾吾儕與
皋陶仲山甫之心一也惟誠則存而惟才則達公實
具之且夕入而陳謨補闕尋陟而佐文命式

李虎之猾亂績祖考之休烈豈異人任請以是
錄爲海內望公者左券焉

送鍾陵韓侯權戶部郎序

今上十六年徙永新令治鍾陵有能聲至則羸少如
不任爲吏者諸曹上官書皆署可脫易多詢已成術
儒生弗習也十日豪猾將爲所欲爲則鍾陵公旦上
堂設服正顏色貌甚鯁壯跪諸掾史庭中盡掠嘗已
者而更與爲治邑大驚邑城中多九卿貴人祿多其
族羣隸或其家人子以故掾屬行諸生羣隸卒聲服

卷之七

十四

相矜矜駑蹇而衆莫知其奴也夫長馬復家歲取
田餘事及諸騎從者悉都海昏問悍兒其不返者不
十年所濡忍勞辱錢補隸爲垂寵出人稱辟意揚
彰得也由是益相宜立氣勢舊令臨海王君有跣跑
不用物必至所推輓無不若登所擠無不若毀此豈
左右從旁闢說哉而一二用招權貴大都樂使矣
士君召給事中去邑至今論不衰其吏卒未嘗貶重
朝斷弘功澤渥也御史莆田林君代之治正靜下
甚不去不至奸法自永新公之來也而後

人之幾大夫矣。祿微滿者，願棄所累，勞苦佐史以下，
願勿直庭中，直願迷代蓋鍾陵，懷奇神決塞之術人，
不得有所承匪昔者，潔令今日吏奉行不稱若稱過，
若倚法作奸，覓詰今日即不，吏奉行不稱若稱過，
下甫習之矣，猶者，猶者，猶者，猶者，猶者，猶者，
計且定則鍾陵公，計且定則鍾陵公，計且定則鍾陵公，
止邪不少然而，止邪不少然而，止邪不少然而，
人信邑人探，人信邑人探，人信邑人探，人信邑人探，
公者不暇給，公者不暇給，公者不暇給，公者不暇給，
百兩子，百兩子，百兩子，百兩子，
明之勢得與，明之勢得與，明之勢得與，明之勢得與，
煩言服則取，煩言服則取，煩言服則取，煩言服則取，
吏受成治文，吏受成治文，吏受成治文，吏受成治文，
而鍾陵公又，而鍾陵公又，而鍾陵公又，而鍾陵公又，
人薄遇以往，人薄遇以往，人薄遇以往，人薄遇以往，
獻者各頌，獻者各頌，獻者各頌，獻者各頌，
必否吏人之，必否吏人之，必否吏人之，必否吏人之，
陵公之未至，陵公之未至，陵公之未至，陵公之未至，
小子各獨居，小子各獨居，小子各獨居，小子各獨居，

先生有恭用之者矣，副使鄭沈箕仲大雅君子也，
來視學而吾屬益貴，貴戊子鄉大比鍾陵公以新徙來，
公言禮冠閩中御史徵郡國經術吏異鍾陵閱官當，
聘而他郡理楚士也亦言禮高第卒用奇易鍾陵是，
時盛得士而史曰寧理文卿皆明經第一閱官有陰，
爲李生者誤其言詩中他士而鍾陵公治外而已外，
有獻李生二副使者二副使趨御史入爭御史先有，
所言學士途猶豫廢顧亦不知誠李生也初箕仲所，
下士哀李生李生歷三副使皆憤悅學士給事中御，
市南子，市南子，市南子，市南子，
史郡國諸官自以脫漏李生好古者曰寧復所至推，
殺而鍾陵公於僕，殺而鍾陵公於僕，殺而鍾陵公於僕，
七人冬同姓司空輔奉德音歸上先人墓而鍾陵公，
新作北門從司空也法當大吾邑邑蓋中微至辛卯，
而舉者又八九人矣同時邑中士有陶子者先李生，
著善言詩有氣任達豫章推之壬辰進士徐君後李，
生者好古蘊藉文辭妥如也鍾陵君愛徐君甚而家，
丁李生兩人至無雷門出具驛馬入罵供張如侍，
辛卯之舉鍾陵公聘閱官而予，辛卯之舉鍾陵公聘閱官而予，

昔人空物色李生毋爲也徐君遂舉與鍾陵公計偕
遂成進士六月京師大徵所表天下吏補選郎官
而鍾陵公之上計也坐邑入脫萬錢皆之奉徵適在
管中故不與旣用司農郎召矣夫鍾陵公豈不亦賢
力當時而意思古人之上者邪所屬二千石前後爰
鍾陵無不得所刺決鍾陵有所議監司境內侯常推
之議成有功郡邑使者歲按部觀百縣之治奉
最而鍾陵無不在其中然則非絕選謂其才矣且如
負課鍾陵公不宜有公吏務精日其來也無宿治無
市南子

卷之七

七

通事租稅奉公猶所兢兢恐後多良法一旦脫誤計
簿不相應然則宦達固有命乎今國家受計書甚察
矣而上方數憂邊壬辰賊殺黨中丞上郡懼誅反上
怒興師三萬屠之賊北虜虜渡馳兩河間天下震恐
賴社稷宗廟之靈奮將相大臣文武士不半歲驅虜
朔方遂寧當是之時邊利盡於虜所由來矣大府
日夜之力持籌不足以奉戰士或請募天下豪有人
式其倫兩應命者然懼莫應也議羣廢計書所之選
乞御府發禁藏佐邊矣北師來還而朝鮮又告急云

子司馬大臣設方畧萬里徼外與朝鮮併力而緩夷
而司徒喪三之一不可謂振勢方竭天下塞上而征
輸不敏豈非所當求於吏邪今者擢鍾陵大農屬
其官以時重乎抑亦郎選之汶汶者與李生日以舜
之聖不逢時不能舉元愷選郎日取天下成名十選
宜襲級而已此豈與握筭之吏殊耶言官修故事便
宜雖不用不爲罪所指內君側外邊事釋手免矣然
則居官引當否非投所忌六典何不可自陳說也嗟
乎法制大定天下之利也聖人不樂令人臣率得十
市南子

卷之七

六

送鍾陵韓侯推司農郎序

鍾陵君下客李生讀書臨川山中一日臨駢至示予
謁某某稽首長遷官且行不稱承史願從也貴人視
祖道具因得人爲壽長前而以先生言往必大喜予
得書問而後撫然數也曰美哉其誠深矣王公不驕
匹夫貴腐道盛人多中野之恩免且用採青矜無阿

音君子譏焉陵遲至於漢學士大夫其文斐然而布衣言常爲諸侯貴古道之存盡於此後世顯使重幣交馳千里之外巧顯者言言未至可知大善塞諱貴人以爲重甚者取布衣言載榮名行之矣雖有道術不能越予鄙人何以得是丞史而勤使人遠且視陋也意有所鬱結深長放逸之文思不可以賤廢也使其浮慕精神間何必此難者熟令所重客誠有榮乎中不能已爾其長壯歌其徒必好憤慨詩云嘒嘒草蟲趨趨阜螽音虛哉卽所求失真不類然自然之

市南子

卷之七

十一

感非偶而已也以是觀鍾陵君之化可勝言哉予不文甚何以報塞丞史古之人曰輕辭天子而重去令其義深矣夫處絕峻者見山川之理而不見其情下而循之負抱擎救牝牡足觀也乘氣乎寥廓之上其視下也混濛耳降而處其紛紜摩蕩微密之形容不可勝悉何則所處然也夫天子所謂四海一家非耶然體至尊事務博而升降剛切之態闕如夫令也猶室子矣太守父也右時岳牧左陳臬司他建節奉璽書連城帶郡相提而處者皆大父行也丞史兄弟

也庶民子也客使之往來猶客也諸曹而下衆咸也夫庭內灑掃事務不失賓祖父胥悅敬賢養不子姓服廚傳之兵也賓客游揚文武道備減獲畏而兄弟適在嫌疑近似之間承意觀色之地而室子又編領用事是以善他所者或不能於諸弟所書云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此之謂也論鍾陵君之力不下太吏之能者而丞史官薄難爲承起文學方廉左右鍾陵君六年矣吏新來有幹而當御史希之治如故事出納官文書二人樂鍾陵君簡豁可親鍾陵君

市南子

卷之七

十二

因其用各得也是以所居而化所去思之鍾陵君多奇狀具別叙中不論論其得官屬如此夫君陳有之於身施及天下矣由是所如無不可爲耶云乎哉爲郎云乎哉孺子宰天下知之鼎俎之間况於邑乎孔子曰其有所試矣

賀徐安仁遷仁和序

代

予在禮官猶識徐安仁之有聲於吏也聲易爲至於都安仁豫章之鄱邑徐公力渾若有餘而治之其民與其令相能也豫章使者故以聞而浙之邑有仁和

隸在都會當豫章之南昌則宜得力有餘者外內官
故請而遷乎徐公惟我一二臨川之老耄敢忘四方
之故而容事焉聞安仁之前是不易也百稅之不輟
盜賊之間有虞也今也其治號未改聞新爲之者之
布事方經欲賦有藝施舍有繼糾逃有威通事之未
嘗聞幸民之不遷也是故我小人之望亟而猶以爲
遠曰境二言不啻及也有諸侯若是賢矣我境去
又不能去人境定矣固是故我君子之思長姑將以
爲親日是嘗風及其餘者也得無言乎郡之相相及
市南子

卷之七

五

於不佞謂不佞從南來出其境而知其主之爲也可
以小遠夫江之南有大區二惟是江與浙也則安有
若此兩都海鹽臨海三江五湖之饒相若者乎則安
有瑤琨篠簜齒革羽毛品金錯出之賦相若者乎則
安有豫章會稽之間多先人之故而執際東楚其子
弟多才而喜結俠相若者乎則安有不好聚之民火
耕水耨皆賦相若者乎是故號稱兩大亦稱兩難當
事者每重寘徐公其先一大都會也而無適以鄙邑
爲薄其繼一大都會也而無適曰今而後足爲之也

書不云乎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罔曰弗克惟既厥心
則亦安見夫徐公之薄棄我鄙邑艱大彼都會而當
事者惜官材之甚而輕重寘之以爲用之不違其器
也夫徐公之器能一朝適其用乎苟惟器之是適不
亦爲鄙邑藉月而已可也此其民可以不思爲都會
三年有成彼其民亦安得戴其上久乎而亦不思夫
徐公蚤有器者也使其得游刃之地而益奇天子愛
官材之甚而愈急寧將有三年之成而亦不能煢乎
則彼之跋而躍徐公之入與此之坐而憂徐公之遷
百兩子

卷之七

五

也一也夫用人者必節之於其始而後暴之於其盡
夫民有易官而治官不易民而化東郊之治歷於姬
旦更以君陳成於畢公易官而治之效也周王之命
畢公罔曰民寡罔曰弗克不易民而化之說也夫徐
公寧是行也天下之物載畢公之說而行之其致遠
也夫

梁孝廉掌故遷縣令贈同官穆公序

終某父漢所賦士於天子比於澤宮而雋者也以司
寸玄庶常吉之邦故得鍾陵予不佞豫章比鄰人也

用孝廉例來為某父長官某父於我焉也予則親也
延親不若親之習於士也奉功令五年有奇其於士
也亦之以物考之以衷慮不協者辟之獨之以明形
中之以異材異等則亟進而為之題詞不詳之辭
者辟之予也適觀厥成自下而以上子之役鍾陵之士
未益庶庶大逢吉也方類之餘如昔之競則不佞尸
之未有刀器借借士子實賴左右更予民予士易其
老成賦不佞言也我國家之制諸侯以時獻士於天
子三年之業比日而用之不厭恢詭蓋逞之以觀其
市南子 卷之七 三三
所不餘也士之至乎是也不敢不及藝非句於前文
人未嘗進焉其曰是藝也德之福也比其用以立民
長伯古之所謂使民興能出使治之者乎諸侯又以
時賦士於天子自士始俊以來其才可以先人顧後
之其力可以經營顧諟之蓋顯之以觀其所有餘也
士之至乎是也不敢或過德非句於先哲人則士不
得雷進而官不得越敗其曰是德也藝之襲也故益
重比其用即以爲士師傳古之所謂使民興賢入使
義之者乎今之司士之臣德足襲而藝足獨不繼賢

矣紀綱四方不惟民之長矣治民之賢且於是乎出
爲師之道尊矣是故元士之所不臣者師也弗崇則
王者不著士之所師者臣之教者也其爲官不
出其道一也故司士之臣所秉者要傳海內外司民
之吏皆是也皆代之受廟亦本末之勢然乎民親其
吏習而不知師士尊其師材而得吏則司士之臣逸
而司民之吏勞其勞也報也國家作人之政論於鄉
以爲秀士升於司徒以爲選士存於遊倅補胥子之
闕以爲造士愈材也則愈貴各有師焉胥子之師常
市南子 卷之七 三四
堯所以命伯夔也神人之和終必賴之某父其有焉
君逸而益尊不佞將勞不知所獲戾也詩曰不遐有
佐某父多績於士踰時而伯夔矣不佞篤於吏某父
篤於師夫豈在他吾輩基乎鍾陵天下之士猶是也
况於民乎請自是不佞聽君君教不佞俱毋忘鍾陵
贈建平長平張君考績序 代
予族世從鄉大夫後而里李氏多偉人孝廉李藻尤
變辨有果毅力補建平學官人以藻行能殊難得其
令然令厚遇之令者莫張君也與予事進士予又從

以武犯禁而以文握吏長短發則扞罔不受捕視其
令如尉至與誣罔告令陰罪諸監司則雖御史不咸
也上即察令得不繫治亦沮豪始以爲能尤當伺上
風力君始至豪度不免欲先之爲故奸嘗御史及令
御史謂君無害下其事縣治君壹入創邑中遂震而
俗大都險健富人皆得衣冠多烏獸行君盡廉得有
不受捕君以尉或勇敢吏項督收之欲相期不得也
遂竟法即不武健自將然行其志矣民有爭輒不從
市南子

卷之七

五

今訊羸狼走御史臺或中丞府交上寃狀中丞御史
謂君能不欲有所侵撓亦下其事縣治君論報告急
者顧得不直坐誣妄獄書皆論可如此數輩不息今
而適莫敢告爾然邑中小治君無怠督過令賢者取
成而已靡不得意去用是所推折皆不怨獄訟浸簡
邑水旱君禱未嘗不應人無所出賦君轉移之百方
不負課民不知大瘠官急之也建平文學故不競學
舍開葺前後令暨博士官亦易之不爲錯君用藻請
泮於文廟門外以鍤佐他興起猶多學士蒸蒸盛焉

今五月君令三年當累治狀上家宰受成予聞之
書曰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非月而巳可也
三年有成此理致之大較也今天下之計書詳矣長
吏得自實功取文無害錢穀計適其甚也爲他繆巧
卽有情實亦吏務應不失非政行俗美予烏觀厥成
而嘉美乎故曰方鳩僇功則靜言庸違爲應之勢然
也建平俗訐而豪夷年饑而瘠起宗廟蔚乎人文之
觀前是未嘗有此其長非塞功令者耳其古之有成
非與國家崇上吏治三歲不失職則聖書錫爵及於
市南子

卷之七

三

所生自是所表以次待上召光寵矣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又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
召之夫錫類顛倒可謂孝矣未明勤民宜其召矣非
張君之政烏能語於是哉

六隅賀毛公入計序

邑城中六隅六隅長視里尉皆賦役之紀綱也六隅
專督近地賦日在車下大賓禮亦主辦供張其得
爭令親甚令遠者五六年遷近三四年而四卜人更
予令一紀再役再役而或三易官其人壯且老矣夫

六府之則令事矣其所取則誠也毛公亦令
計六府長請予言曰言令君有狀邑故土於賦
徵重二百餘年而會王君丈田稍更定賦籍始可
茲又十年矣當再籍而令毛君來籍滋清此其大
也令君於利害無所不容得其原及可以徒害更
時時分別爲大吏言諸有名征斂重於他邑所自
違遠者老數爭大吏不能得君首以爲請區畫其
曩者令嘗按籍益丁男數其後日耗累甲長輪滿額
去而悔之然不能去其籍君至嚴通除籍約實丁

市南子

卷之七

七

壯補之里遂均濟民基平糶之爲便請未獲發令大
吏報可撤下石二百五十錢爲石損三十錢行之既
與民疏而後關上利擔石者得焉前後長吏遷去號
征輸徵至嚴察迺比者得詭使主計吏少括所負別
署比簿中及比對簿急遂免其尤猾先即詭所當輸
後不竟納而上不知也君盡得甲長之通握之覺主
計所爲別給比者信令自實於是根抵樵室之奸盡
沮訟者卽有枉直俾各自輸去不啻一緩煦自其來
訟日寡愛送逆之卒騎猶子庶真廚傳不飾也語歷

歷如此類不能悉夫非習務親令孰得要領稱說大
體者哉李生曰管乎吏名號必從令始丞尉獨令意
奉其官不在民矣緣以刀筆徒隸以朴擊侍庭中論
滋穢劇百姓不徧悅而毀譽均適何則彼智各有所
設數各有得有不得於官是故其論非據六隅以賦
事得親遠觀厥政夫亦何所與之有述彼所述令其
平潔愛人君子邪以是歲計始有餘矣

毛令公入計序

代

毛獻卿先生越之世家也弱冠叙賢書志弗動欣然
市南子

卷之七

七

慕王文成之爲人每偕計入京慮不必不返也以觀
四方之賢良暨郡國有治行吏取衷自悅而已蓋數
遊愈有獲日履驗躬行之間既久則王文成也始用
進士令鍾陵鍾陵之人望而知其良矣甫至予視學
吳中間邑人歡得慈母云予告歸君當以計入行字
故事孝廉林君字故丘君黃君帥門下生某某造於
予曰先生聞毛君慈父母也久矣以今獻狀則誠父
母也抑又聞其神明乎夫計吏以詳舉德以要數美
而稱其美亦有量矣請以要舉毛君之治大都政賢

而禁止刑罰清而民服胥不失職而士尊體優而官肅給夫錚之厚不如其刃割也刃之割不如其錚厚也則難兼之矣以所聞令哲惠何其不兩耶而毛公若此何也適自銘其堂曰居易必安行險必危守身若女愛民若子是所持也吾不知神明之所出于起而拜曰是予聞也夫適所以神明厥初生民父天而母地可謂親之矣然執牛刑馬不稱天地不足以明畏敬不欺是故有父母之德則載神明之威無赤子之慕則懷市道之心而已矣高厚不著於百姓而赫市南子

卷之七

三

赫治聞非神明之道也輒近世言循吏忘其本吏亦忘之古史惟司馬氏曰身修者官未嘗亂也至所稱孫叔敖而下五人皆古之君子漢無人焉蓋其難哉是以所逮盛德而已不及政矣以令君所自銘施於有政其所謂身修而官不亂耶治所以隆洽大本立也聖天子在御公卿大臣受計書識爲吏之本將從異焉其以是始賞矣

毛侯入計序代

鍾陵豫章郡之左輔也而郡東竟盡焉所連城四引

吳粵鍾陵綜其道豫章當要會不失賓客以東主鍾陵君也而郡四輔南進爲親竟上之故家巨室租稅多兩屬子弟籍學官惟所適婚姻甥舅敝邑居其竟內什七鍾陵君鍾陵人之父母也以治相及則亦南人之父母也郡兩生幣如京師以鍾陵君覲請不佞御史大夫貞吉言兩生者竟上之族也所令兩邑士凡八姓竝翩翩世美文章之彥與焉御史大夫曰予從京師聞毛鍾陵之治也蓋官與哉以若所請鍾陵君人譽也古稱近悅而遠來非耶夫官之工也去市南子

卷之七

三

自然之符緣飾以與民從事其耳目鮮不塗而士庸可幾乎且夫計書何必信羣吏三歲一會治縣不欲坐課負郡郡不欲負大吏大吏不欲負京師然則受計書天下大小吏無負者而書始爲故事吏更用治行聞矣鍾陵苦徭賦君悉括四輔征輸法參驗其謬請如三縣以事君除里中逋逃者籍察民息耗而均之民不轉徙事能爲利害及未發一一言要領監司監司報則恢然仰而但與詢皆是往往委蛇行其意無變法名民有急濟必先請請得或上賜量則不假

一 竣而後聞說居庭惻惻然不掠一人言
士固益多風氣乎什人盛矣鍾陵君懼文采表而環
離與士山正心誠意之旨諄諄乎有味其言之也蓋
朱足毛君爲又成學有名京師故行所藉藉如此夫
以士奉官則功令在於是有計毛君行所學而以
鍾陵父爲鍾陵自治而已何必計乎是入也天子將
簡之功能之外爲天下吏勸首可矣

市南子

卷之七

三

市南子卷之七 終

市南子卷之八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序

賀任中丞遷保定序

天下外內官有制九卿出以憂國自漢寇河內始也
我國家六官之旅悉得出受封置九卿若天廷尉天
子所倚平官愈要率授鈇鉞挈天下之重地屬臨存
之明鈇鉞之臣重也重則重遷非入而增秩焉
市南子 卷之八 一

之守不釋近有業命方敘天官輒請而易之急邊警
也夫警而後易官必有以灼見其材者大中丞任公
從御史爲廷尉名卿也上以豫章據江湖之會扼吳
楚之交多上所生四方所仰式公由是鎮臨茲土某
婦約束程多士養民致賢期年旣已論秀而升之宗
伯此撫存之臣之力也使入與成事焉政教肅洽則
上谷之命下矣夫由是官也而上谷跨城邑當茲國
之什二三以中丞有餘於此則愈不足爲於後當事
者何以遷之上谷天子股肱郡也古稱渤海之間

會燕王幾是已自上谷至遼東地踔遠而人民希
數被寇雕悍少慮旁難降胡烏桓夫餘之桀也近者
北虜不諒其力罄侈其謀於以搖動我邊鄙謀日以
情告矣卽薦紳大夫有憂事者議柔議創若羣沸其
與古之學士志和介曹樂戰又不同矣誠過計不虞
謂虜輕入則上谷當諸閭之腹一瓊隧也彼其地當
茲國什二而任相百非我中丞不可長慮者權緩急
而更張之天子近之王城倚之羣成待之馮陵之戎
將歸之君子謂是舉也其可以振育者周之中興盛
市南子 卷之八 二

于宜王成於吉甫召虎紀盛德者莫備於詩江漢之
詩曰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徼我疆土匡南
國也六月之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
邦爲憲驅北夷也又曰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
鎬我行永久飲御羣友包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
友言吉甫以將出而以相入與相胥燕樂也詩紀宣
王善命將矣南北之用適而功等周徽旌命北虜也
今天子其謂我中丞一人也實南之召虎北之吉甫
惟所冀焉孝子之於親也東西南北惟命所適况父

入當一變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一論其言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之勢乎

不察大體至令間舊妨貴幾危社稷不能止豈所謂
經國家安民人利後嗣者耶焉川禮為司馬氏曰大
直若誦道固委蛇叔孫通之謂乎譏之也遷其知大
本者矣昔者舜之命秩宗也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夫直所以事神事人之道也當今中國隆四夷讐服
天子方勦雕為模煥文安嗣而禮官佐聖應議事有
制所係豈其微哉豈其微哉非吳君孰為司直而當
此乎

賀郡相朱公考績序

客之人

五

郡相朱公昔郡尉也尉治行高常以異數晉秩而民
習之即晉書比豫章既吳楚間大郡也也是即用都
尉相相三年矣維秦始置郡設守尉則其相爾典郡
兵秩比二千石體不啻鈞人也尉位在相下總其屬
邑之捕吏以謹不良竟內之守聽焉至夫州掾尺籍
以知軍息耗竝古者尉事也而相與守親即倅倅以
匡不及亦惟相前日之尉今日之相皆郡要况夫為
尉已效其歷年也久其閱守也多其嘗竟內之情甚
備庶後以百姓兆人不釋於是乎相制豈惟吏民我

二三兄弟之典常也相之績豈惟今日蓋

著人心久矣夫考績者官自實文書日要月會
品而後上無適具乎吾聞之曰民者吏之程也
又指課不若其民聽於虛吏相通不若其民守諸
不於豫章自其尉也以至乎今有年數矣豫章人寧
日夜昭鑒而精神省錄而政事於以懋嘉而績宜
惠和計之有餘亦素矣而又何考焉觀我之道
民生也相之得民自尉始也相也不易民而化民也
不易官而治更事而殊應者官常也異位而全功者

市南子

卷之八

六

民論也謂相之業富有日新乎則上計書自今日
以茲郡相注精積閱於斯而循始要終則三奏最
六官之旅十二州之大吏將推轂焉即吾儕不稱
豫章之人不能造闕下而終請也虞書曰三載
考陟助相也至之商書曰汝克施實德於民
學友丕迺敢大言汝有積德則我二三兄弟

載是以敢對揚其略

別駕盧公考績序

代

茂德歎曰異哉守實不德蠢然令竟內之有非以道
捕尉捕尉能故所獲滿品誠足異其時不稱尉而最
其守他郡然則漢郡吏賴尉重固若此耶南昌屬州
縣八西邊楚盡巖邑民以僻遠率依阻為姦至使者
宿重兵其上備之蓋交地也而東所部半錯峙章江
彭蠡間洪流巨浸掠者出沒風濤之中以并我游徼
進退長江未易制也脫有亂事寧郡長吏憂即二三
案案錢穀甲兵刑獄之主鈞謂百姓何別為衙門虛
公至謂盜所以脫由伍令散錄事虛也於是首與民

市南子

卷之八

七

約勒保甲若畫一猾者即欲賴姦為主藏無所於措
而卒踐更必以時然後為之設捕獲功率彼氣定而
志專明各為已動是以所嚮多得聞者稍望風解刀
劍棄舟杖迺匿矣間一二竊發督收急必盡之古有
武徒自將迺所摧暴功弗若也雖然盧公所為禁盜
者內政不在此公內行修服儉攻苦諸大吏以為尉
屬縣長吏缺輒檄尉下行令事所至新吳因之耳四
城則大誅豪取所為無少貸至南昌原原自持與其
邑閭里貴人為治盧公沛如也居嘗聽訟法必致然

不苟一錢暇則輒從田間勸農者力儉盜本盜勢可
不謂盡去耶民所以戢寧以此蓋嘗因漢扶風事稍
論其時郡尉如郅都等不乏然為人必欲陵其守等
之治他倫輩可知即驚搏為能非循吏矣蓋亦竟不
戢猶揚湯止沸此無他不學之為患也盧公燕奇士
學問醇博雖居官惡俗吏每為文自悅豫章人士推
之且衷脫易無多腸其與寮友既寅亮可親政餘又
時時過郡賢豪咨所行得失及民隱匿其所稱經術
吏德讓君子非耶斯治之所以最三年有成雖公結

市南子

卷之八

八

哉我二三兄弟實仰成焉天子擢尉行能高則榮施
所豈可勝言哉夫是故為之胥慶

毛令公考績序

代

昔者先王之考績侯也三年一省見制度之異同竟
內之息耗而已口要月會歲計周制也吏於是手有
功令必取益焉彼則官豈不效迺始操天下需而故
後世之吏人尚名迹也語曰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
計樹人苟焉以三年為計者其樹也必不承矣予不
佞壬辰之舉獲從鍾陵君后環觀其人不可以歲月

計者適人惠敝邑三年而成不啻過焉詳所以爲敝邑者狀常日計弗足也今而後有餘可知矣是故師帥惠和教理寬也亞旅清寧督責弛也聽斷宜融刑罰吏也水旱勞來征輪緩也澤障備豫程量遠也警

守固慎驅逆疎也述其治樂與人以有餘而居已以常不足夫豈赴功令之是務乎然自其來也邑人士之文行一何盛若丞若簿尉趨操過經術一何奇也平恕之下諸牒史之招權胥人之徼惠奸民謀主之

市南子

卷之八

九

侵枵腹之羣曾不餬口且易慮而轉徙者幾何家今鄰邑之澤十九決鍾陵濱湖倚陂障若長城罔不臨席而舉嘉穀伊誰人之備乎野無拾遺獄無重繫山藪不夜呼伊何人之化也向也令鍾陵制斷露而敏且神之而徒且致之無令德以和之豈不亦功令最哉鍾陵之化俗吾懼其無餘也已足故明月之行也缺然如期而望精之至也五行其進也循循其成功也不後時誠之不容已也鍾陵者秉道德之要餘治辨之情去一切之理而幾久道之化是以獄市不

援饑饉不傷士農不易暴風不興皆誠一之所致也豈惟吾民彼二三寮屬實心化之且夕且召意迺寮之思其長必甚吾民矣不亦異乎予故因其請展厥義焉

賀毛侯榮封序代

鍾陵侯毛公治其邑而敝邑化之敝邑嘗闕令莫不願請得毛公者御史中丞稍有上其議無知者都中人士忽已動往往相騰賀於衡不可遏語由是泄而鍾陵民亦乘是發其事中丞府同爭已之既則鍾

市南子

卷之八

十

陵治考滿矣使者上其狀天子下璽書錫命爲郎其太公以曩所棄秩從封嘉循良也郡縣大悅而學博士林君予治粵時所舉士也嘗就予謂鍾陵公長者如玉下遇志孟若平生意甚卿之林君亦以九月遷荔波長將行矣儼然造而請於予曰志孟以先生之寵逮事鍾陵公過三年矣切近有德不自知其愚不肖也一旦又以寵靈有事粵鄙意且不能舍恭人自違萬里微外而又會毛公休命來迺者且欲過縉縉之意於道揚休美其爲恩也不亦難乎雖然

於有道之前有自薦而已矣請先生揚盛典以明侯
遠大焉異日者信爾予躍然曰吾山是益知禮之大
也荀卿之言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
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故禮者報也所以報本
反始孔子曰君使臣以禮是故分職明長養遂此官
人百吏之所以報君師也而如是而開賜之璽書命
以爵列亦君之所以報百官也本其所生論而崇之
卑者視子尊者賜秩所以別貴始也命之史以稱其
世論其顯銘其選所以表積厚也積厚者廣遠

市南子

卷之八

十二

治隆者閎博身爲卿相間功累伐遷封顯祖世任
子自其祖所以貴本也顯身任子所以親用也貴本
親用之謂文理夫昔者國家之制也羣臣非大賜不
得封故人臣有終身之勞而難一朝之遇可以取幸
不足以明報稱不妄也今也不然及期而獻功量功
而褒美夫然後上下之報明且夫比竊九列龍文五
章此世之見榮者也迺若分職明則君尊長養遂則
化行君尊則天地長久化行則陰陽成功此天與大
子大施之報也而不見爲報也故曰天地之大焉大

惟報者所以爲不窮也鍾陵侯以彼其良且旦暮通
顯其所自效於時載永賴之功而蒙不世之賞今方
始耳十年間富春之中有世封焉其毛氏乎詩曰宜
民室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巾之毛公有焉又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林君之無負於有道之前亦
必自此矣

送林掌故令荔波序

代

粵慶遠古象郡地世爲重成以控扼百蠻屬縣多徭
種古盤瓠入南山者是也後其類長沙黔中蜀粵間
市南子

卷之八

十三

往往而有郡縣苦之宋崇寧粵之左右江四百五十
洞有奇皆輪地內屬其地不可得而耕歲費貲賜益
患苦而已而慶曆中西原蠻懷氏世爲廣源州長緝
鬱江東下冠郡縣所向風靡宋將軍狄青討平之墮
懷氏地爲州縣籍其民丁壯以備緝擇其豪長之使
分隸中國諸寨長於是左右江各四寨八寨在今柳
州慶遠西爲盜藪大徭仰異類其嗜慾不通知
終不可馴授而歷代吏民以爲病腹心不能去然
異焉有宋臣者作桂海虞衡志予讀之迺始脫脫

尚循良吏而治之爾大都徭民籍者得自墾田止入
算賦法不得鬻項祿民間外徭至則內徭率自衛其
田土甚力而省民既雜徭其豪猾大姓規避賦役稍
有托其產徭人戶徭人貧鬻田產民間有司亦輒聽
之祇利稅其券民所得徭田租稅在版籍外郡縣稍
喜可以佐浮費而徭人籍固不除賦吏督之急既無
聊生多逃匿傭外徭中或與爲鄉導掠內地矣徭人
稻田少種種稍不收卽絕食數以山所產木石易省
民鹽米一切絕之恐重困且一出不可制而民近徭
市南子

卷之八

三

者其風俗技藝與徭人亦略相當或通婚姻結仇讎
顧亦有爲之鄉導入內地而分肉獲遺數入地形熟
則不期會自往來而已矣遂不可禁禦志所稱曩時
事類如此故夫外虞者內未嘗先靖也夫爲長吏既
驅其民入徭又驅其屬籍徭以入外徭而莫之知止
也不能固內者之勿出而欲外者之不入乎其所以
然征斂無度而民生薄也故循吏最急且夫國家之
治徭也卽令擇其豪世長之誠訓其言語相知嗜欲
相通利害相切便宜相習也其以吏治吾民亦然人

禽獸循其委已者君子將萬類是一其吾人之不能
宜而又何况於徭民至乎吾民與徭相連而出而莫
之知悔然且以其地爲難則是智不若虞官與其豪
帥也可乎粵林君淑之明遠有大節率鍾陵士四年
士彬彬化之既遠慶遠之荔枝長咸謂以林君才宜
得善地意稍稍薄其邑予撫然曰諸君稽古志往矣
耶何嘖嘖作估生語而易言政爲是國家之所以賴
林君林君之所以見效者也昔者尹鐸之令晉陽也
晉陽腹心鐸也固然有保障之恩焉豈其地實保
市南子

卷之八

七

而又爲腹心凌削之何以慮國林君往必不然林君
高士固能善視民以及徭人徭與吾民相表裏撫
蠻豈非西南一保障哉林君之得大用於時必自
矣

賀夏方伯考績序

代

古者諸侯常萬國至周之隆其南疆於淮徐荆粵之
間而已而列爵其中几千有八百今之有郡縣吏皆
侯矣而分領於二相謂之二伯故後世諸侯之長皆
曰方伯蓋古者簡而特達故相可以領今也封疆日

三治閭閻相領其內伯領其外二者無不領者也
是故布憲出度明時登民定賦均徭頒祿詔用典賢
育才協工庀其利備象物莫不畢領故曰天子巡於
諸侯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禮器諸侯敷奏以
言曰述職述職者無不述也今天下郡縣率三歲一
上計而伯亦然伯者會羣吏之治而致之天子者也
昔者周公之領諸侯也其法具於六官而賦貢式用
係諸冢宰夫財賦者民生蕃庶之所聚也禮義教化
之所生也乘輿郊廟九宗百官之所給也羣事之所

市南子

卷之八

五

成而庶備之所修賢士俊民之所養而大典禮之所
飾也其重不亦宜乎而職大者多不能得要領適足
以資小官賤徒之析利事為姦者耳江西號東南名
都顧其國四達而生狹隘又供億諸王為劇難救久
矣夏老先生名公也當尋常而為之先是司臬山賓
偶當行其方伯事始以為非所職司上下政相通公
撫然曰此國大命也君子可自謂且一日非吾輩
又可謂恭月而解已也夫士也學古人官未聞當
而後辦也仰思一晝夜其間出納要察無不若懸秋

毫而列肩曉人莫得姦偽而又况其當官乎公之胸
中講於濟世之術二十年所矣比來總羣牧之上區
盡諸竟內事如指諸掌各為宣導其豐美而匡救其
災一一當便宜郡縣稟焉從躬尤峻潔庭中運錙
數十萬不取一緡之贏持官屬甚寬然是非無所少
枉下莫不神之四方來出納者恭入郡城門則旦必
詣庭中日中而出不日晡而行已矣即有大姦內外
不得相關說主藏無為也諸職役冗雜之征尚多故
事稍給京師餘為伯私奉養公悉出之以待正供他

市南子

卷之八

六

杜倖萌無數府庫之清其源庶矣兼江西賦常後諸
道而比來佐大司農急率及時蓋亦敏哉夫財賦理
則苑囿困滯化而有清和咸理之休官人肅政治博
萬物暢百材途周書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言明作
之能成裕也今歲時和雖稍潦不為災而則又當大
比士雲蒸龍變此皆不遠之效今天子日夜殷憂方
經費求賢安元元固根本是急而重尤在東南則所
以嘉公丕績可勝言哉

賀辰州理李公考績序

昔有虞氏臯陶作士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惟乃休又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于
五刑唯明克允蠻夷率服君子曰大哉非聖帝孰能
創斯言遐邇之上乎千載而下卽不假云德化未賻
論刑如此其閔也然而其時四方之夷未嘗經見所
爲修文耀武卒相懷服三苗而已矣彼所謂南山巖
狐之種非與則今五溪踰桂嶺而西亘黔中數千里
多其類國家連城列郡莫不實理而辰州當五溪調
理得非臯陶之任乎李先生明達峻潔用祥刑祭循

市南子

卷之八

十七

吏古之道直也爲治薄一切要以興文正俗爲務奉
使者按諸郡積儲及軍資無不能析秋毫發巨猾然
取無脫漏而已聽訟能得人隱惡若神率引經左右
之令素過可之大道自發詐冒并逐捕盜幾十數輩
餘多所平反所部勿論他郡邑有大利皆前主者與
監司向未決先生爲條上便宜監司卽就爲令議遂
長久竟內有清白吏先生見監司輒頌言稱之每翼
蔽其治使得行所志無過佚以故下吏有意乎先生
之爲人者亦賴先生成之而尤好士相郡形勢法若

何則多貴遂興土木作巨鎮河洲上月爲課諸生三
日手差次之若未始有簿書者適若建天柱所爲變
夷之地舉所表州下吏特從刀筆授之令長此不亦
游意域外而運思百世之上者乎占稱聖臣非以其
刑而已也丁酉六月先生三載考績使者上其狀

天子始錫命爲郎因爵太公及太夫人所以報功且
表貴始而章積厚斯亦一時之典未異數也而先生
之得大用於天下必自此矣今海內賴天之靈承平
既久皇天動聖災益時有北閭隴虜則東患島夷夫

市南子

卷之八

六

島夷不量其力欲與漢爲難此又前古所未有也而
國家恃裕旣成政刑惟謹聲實之不盡繁辟就之不
盡窮蓋亦多矣幸 明天子雖慎庶獄戎兵不弛將
厲蟬赫之威命文武臣一出大創有日矣而公卿皆
以禹益之佐奉堯舜之君垂衣拱手不見指擣真可
謂文武聖神廣運者矣儻惻然念之威武之外治之
嚴廊之中其在臯陶乎其爲臯陶乎吾見先生亟入
而與二三大臣相後先也必自此矣

送邑掌故李先生序

邑師長李公高士也外易直落幕其中甚教每有事
居同僚諸生及諸生與小吏間往往大體自持各無
傷其意其至鍾陵也官九年矣未以其屬從官舍蕭
庶戶下所在有鼠壤感賢者至樂與之飲語洽而發
且笑則聲愕愕出泮林外時卽有軒車過縣可無出
見也諸生貧者尉藉之無能亦憐之川是人人感無
若李公泮水外故豪家賈區難照直廟門屏城橫賈
區數十步後見西南一方故不得表以爲觀邑精神
學士所謂未遑久矣師始上諸生議會令毛公加惠

市南子

夫之人

七

風得其地而隱之途中道抵城丁酉上賢書之二書
今與師一朝坐講堂上無然而歎曰自吾來茲六年
先是六年十年數之間士由此塗出不爲不衆朱綠
玄黃盡陳於外而中款之好音不絕如故始者念遺
和者愈出一何蓄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詩曰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於是始慨然遠覽欲寓山川矣
適與師度直廟門城上爲樓收拱揖之形勝其觀
也屬役於承而去此其反也以爲卑加非將焉返宇
再重議者嘗爲作此水閣矣九月成而落之師

引領西南起歷有故鄉之想遂欲謝事今與諸生
其志不得咸高之欲贈以言范師者同寮合志者也
而嚴已治許師又新來皆將以諸生請於顯者題
顧樂得李生言諸生遂徵之李生曰是行也咸謂先
生其邑靈洞雨巖之間多神僊異物先生儻亦掛冠
之儔乎然師嘗與予飲爲言其先臨川人洪武中戊
閏因世世伍籍以故籍草創未有祠吾雖無膜稱祿
爲買田建小祠焉將聚族而教之報吾既老矣頃卽
欲歸耳然則霜露且降師蓋有悽愴之心是其孝也

市南子

忘之人

七

夫或曰橋門之內可以棲遲師豈以是爲薄而弗居
也嗟乎彼夫地高負重其富貴已過詭時集而不
獲自引退者可勝數哉夫豈不知任之重與易曰藉
用白茅貴薄物也貴之故致之也師之所以興多士
者豈其微哉諸君子其知之乎

送毛侯內

召序

毛侯治鍾陵甫下車而士貴六年凡兩大比而士明
不舉者題益多材賢蓋文行興之盛也由是意益遠
旁探形勝之說易泮水故道泮外徒城上爲樓外朝

山川內表以為文廟閣下治馳道橋門夾以桃李
蓋盛事也而費皆侯奉云夫毛侯愛民如子天下莫
不聞矣而猶爲於士世未有能言其真者知得入者
以爲侯在於天下士也然察其溥博均平不拒來者
侯廼非知有天下士而已也以故人莫能名昔密子
賤之合單父也陽晝送之以釣日夫拔綸錯餌迎而
及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
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日善於是
往單父則見冠蓋而道迎者無數子賤日驅之夾陽
市南子

卷之八

三十

溪泉以爲數澤道德以爲源經術以爲波時雨爲之
潤注鼓舞爲之變化飛者雲行而雨施伏者泥蟄而
泉究或游泳清和或唼嚙污濁文明之祥恢詭變怪
之物莫不咸育斯蓋天地之養也且取言乎釣而又
何揭揭乎陽橋之是辨乎毛侯養者也而非釣也此
天下固多事都官言者蓋亦厯甚矣上意以言官
耳目如是之益樹壅也遂久不召所表天下郡國吏
每請意益堅不可得一旦重違大臣及抑勵治行者
翻然發德音慎選老成以實故事此亦一時也在陽
市南子

卷之八

三

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九二包荒用馮河不
退遺朋亡得尚於中行夫拔茅彙征秦始來也受納
馮河道迺弘大臣尚於中行迺成其秦今天下言至
煩固事多他端或亦不廣大之故也上意持久欲
得老成端重之臣川相矯枉聖天子慮至深遠豈草
野所能窺其萬一哉迺若毛侯之大以養天下寧唯
變津卽地日相所優容焉二掌故先生賢者能述侯
此道乎故究宣恩義於秦征之始爲之符云

送毛侯

去廉吏所以治者吏畏而民安之故也鍾陵毛侯六
下有名廉吏也然其已黃綬從令語若兄弟或語或
諍未嘗不從容譔笑而退也諸曹掾史入則戲曹公
外至庭下掠人或逮繫十人以上衆但相駭笑今日
顧頗有所錄庶莫知其何事也出則連臂而遊於市
市亦莫莫睥睨指之恂恂若儒生安在救過不暇給也
蓋侯近民事一一徑省秋毫無所假手而侯亦因是
常與覆諸承事者候六年間所俱則化僚佐率多文
學士奉約束惟勤而最後丞潘君又吳中儒者用相
市南子

卷之八

五

領率直欲追古清淨寧一之風侯樂成就之其他材
或不無脫誤侯輒杖拭之用是上下穆如清風雖無
爲之世不過也制長吏得自察黃綬故黃綬於大吏
遠候每問侍輒從容言其屬勤苦與一切姝小民或
不知丞尉中有賢者卽厲聲色大稱之堂上故其佐
蔬食水飲而日怡然掾史胥人卽無所利亦終歲不
嘗鞭朴大吏督諸曹通事嘗以侯得充假使者至遂
捕豪猾此居往常易衣而出今且成羣掉臂過監司
之門猶其縣耳蓋民自謂令言事未嘗議堂皇下人

從茲終所用有不過數十錢者又什九在屠藥厨
無他耗也比以歲饑行荒政外猶注意輯寧之路而
會化成庭果益無訟常忽肩輿從四五人出從者莫
識所之及至所往則多深山大澤中遠匿輿服獨與
一二行詣野人家主人常以爲卜相輒與抗禮從容
論鄉曲事有外來識者更驚跪曰此毛父也抗禮者
適惶顧推席亦跪長謝既而心疑畏之侯尉尉益過
竟效事實而去因此益備知嚴設要官便宜及民間
惠耗賢不肯大便宜或酌行之餘要於保富輯貞者

卷之八

五

不輕有所發起以駭民間自丞以下私心慮無不樂
候千秋者顧無若勢何耳鍾陵有賢者曰令使人畏
易使人愛敬難使人愛敬易使人忘難服明者使人
忘尤難鍾陵之吏民於侯可謂忘之矣昔陶朱公有
百璧二其徑相似也其色相似也其澤相似也其價
一者千金一者五百梁王怪而問焉對曰其一者璧
帝之是以千金今上所召天下循良補選郎官官
缺無下數十皆白璧予度其厚者其必翁毛君與夫
君以時異昔魏相輔政異聞必奏李文靖之爲曰

不然或者譏之文靖公曰吾相無長材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再今國家防制既密議論非少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人或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旨哉率是道也以爲耳目則定爲股肱則堅其唯清心厚德者乎

送毛夫子赴 召序

師之爲敝邑蓋視士民一也甲午春直會於學官親臨之廣聞諸生一其文行惟無以自至者不與也既而鄉舉會中士稍七去然諸材未察者迺始益得師

市南子

卷之六

三十五

相尉藉丙申咸晉滯之不與見諸生輒謂曰凡聲不相應迺有清濁高下以相清者必不能矣諸君宜所在自相擇勝者少不下十數而一人祭酒焉予以修業諸德則庶乎相悖以成不然落擾無爲也惟視使宜卽往往而聚予不愛主名其間有各爲諸君取洒無有擇也於是吾屬得合志者十有四人遂立會於市南師也假寵焉會期必自臨視盛其張每上課則一人編師錄稱不來而傳觀之粹然一軌於道自今會諸生意未有若此之盛者也師旣而廣之

二十有二人既又廣之士什九在外居者既未嘗

不更進問業 卽所發市南目爲之大都尸祝師於

鄉社中吾二十二人者寧有異聞適會所市南得數

任師過市以明師下士誠一者得丁酉之大比舉者

遂無市南諸生久之市南生皆進而謝曰二三子實

不速肖以傷夫子之明然今而後知二三子之爲大

子亦至矣二三子頑頗無門爲重客六年如一日人

適今知夫子誠下士者也豈其獨不失囊中穎耶師

然曰嘻何爲其然也昔人謂獨知之契非信貨也

市南子

卷之八

三

者諸君然之乎諸生或曰然師曰非也夫貨之奇也

必信貨之信者必奇信者天地古今之理也雖者商

賈旦夕之事也天地如此其大生人萬物如此其靈

且衆也而謂市道爲信可乎夫奇者非異物也物之

至者也物有至者物之常然者也彼異者吾孰知其

然不然精殺間見而非變化之常故驗時鮮不沒也

巧靡從人而非制度之經故十年鮮不易也蓋非其

至者焉是故過市而速離者賈貨也口中而必盡者

貴之易舉者也珍怪可喜三日而必厭者美之易窮

者也。賦者千金。議者糞土。庶而莫敢以糞土爲是。竟千金以居之者。天下之疑物也。是故通都大市。日開而人不爲之加少。其故日敵而新日至也。故日敵而新日至者。其精不存也。芻狗既陳而寢處者相溺也。其神不存也。若夫物之至則不然。其鍾美者天也。入神者人也。所不可爲者質也。隱約示人者文采也。其未遇也。良賈過之而不顧。及其遇之。衆庶服之而無數其藏也。若或掩之。所以爲德之固也。其用也。莫或盡之。所以爲道之宏也。向使其天也不定。則其受變市南子

卷之八

三

充祿也。物誠有至而不可爲者。邪師謝曰。不敏何足以堪之。自是公卿上師補選。郎缺及請徵天下循良。疏無月不上。竟踰年得。報可。天下舉踵延頸以望。斯典久矣。師行且下問於諸生。生野人也。何足以論當世務。然竊聞之。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君子謂有激乎。矯枉者爾。然及觀唐虞之書。不然而帝阿若采驩。兜以共工進。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帝咨治。水四岳以鯀進。帝曰。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試可。更已。帝命龍曰。讒說殄行。汝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謂禹曰。庶頑譏說。格則庸之。否則威。禹曰。會哉。帝光天之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此唐虞之務也。夫師師之朝。凶德時有其上下。既察矣。未嘗去之。爲兢兢焉。然而昌言嘉謨。一何盛也。孟子夫亦論古之道也。項上以羣臣矯枉多過。正遂久。不召所當召者。最後重達大臣。天下議。命取老成。人用之。豈無意乎。禹益皋陶。其臣邪。夫禹益皋陶之事。其君亦道之至者也。願夫子從事焉。

卷之八

三

賀黃貞父自鍾陵內召序

鍾陵前後令多名述貞父繼極盛之餘又一盛也夫極盛矣何以加曰物而再盛必加遜物物而盛則相鮮何者自本自根其盛適極則時不再榮其相代者然耶千古長盛及其不息者然耶郡邑長繼盛治者多矣匪藉口清靜即積心自表見二者智悉出前入下君子前無千古奚屑屑往吏橫其衷日夫肅何畫而曹參守其董同也周公蒞而君陳和其道濟也貴自審謂何爾奚執不移鍾陵曩者治靡不有貞父以

市南子

卷之八

貞父行而不以令繼也令治日中而貞父方旭繼中則其方旭則中是以六年之爲治也體肅而民知統寅平而民知麗業煥而民知典慮精而民知變所謂系講之極功名之總者與故曰爛然又一盛也然則貞父作者乎曰因也夫自爲治則惡乎因曰因古道因人心人心靡窮者也自割襟臻手極盛盛而敝敝而又新夫非神靈之自然與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故人心好古者也殫其思必每變以古君子

存乎質而不知質極乎文藝鼎敦服之實於世

也爲其文精也是故駢雕所以返樸變通所以通神自昔爲民興利之官不少或運之者質重而無幾則應之者患苦而遲見德古人難處始西門豹遺後世思皆此患也貞父更制大者若清田籍均尸役汰運費動民著者若舍都城梁羅溪他別浮與廢爲民不朽不勝載鄉父兄子弟有能許之矣而民應不旋踵利不踰時何也貞父善因焉察必張之勢乘易集之資所爲慮必里居縉紳所爲動率鄉叅軍計牒之屬不然亦民間有計算謀慮者焉夫周漢之所以治鄉

市南子

卷之八

吏功曹也選哉邈矣貞父意而用之鍾陵是以物制事防而民不擾功成名立而頌隨之何者事固有幾也幾生乎變化成乎簡易簡之謂質變化之謂文天地合而成萬物孰禪代然耶凡一邑之更化也欲并便令必不果專便民則果之以民程令必不竟令自程則竟之何者未有一無所費若患苦而事立成者也卽舍利樂民不待易世思豈遂無歲月疑沮民卽信旁郡邑大夫監司所屬能一一不浮議哉貞父之有所爲也周章躊躇不見乎外是非毀譽不入其

中廼舉能計日見功以塞羣口何者貞父自程也其
求之也誠其爲之也精精則物變誠則物因且世不
見貞父之爲文乎當極盛之際自勸一家以與弘正
嘉隆諸先正角然靡所統承冷冷然貞父也東髮以
來吳中士應若響邇卽爲令豈逮其諸生孝廉時本
耶雖然嘗慨之矣爲文者人好一家言爲政者世不
能用一家法何也繩墨多而本事鮮也寧吏治哉天
地立國以來政不雜者能幾本源無自出而末流乖
所竭反振疾則其復益靡益知文與政之運也天也

百月二

卷之八

三

前者舍元氣後者極敷榮化工之所必至其必至者
本茂也且世亦知貞父之文夏殷也而其政周也知
之斯可語於本矣義叔之令曰平秩南訛凡物之動
成乎變其盛也存乎化 國家數歲一徵天下循良
最補選卽言官制也會今 上重言官召者輒不卽
補請再召數不報大臣稍易其名悉用選官召俟其
入而徐議之昔祖宗朝給事御史多自諸曹郎徙矣
君子以爲古此一請也內轉移人主之堅外不失國
典卽卽乎文豈非變化之所爲耶 聖明之世每

一更新得人爲盛風雲之動不偶貞父素自待者也
其猶重此行矣夫其猶重此行矣夫

市南子

卷之八

至

市南子卷之八 終

市南子卷之九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序

送周侯入觀序

嘉靖中吳樓翁周公爲鍾陵名令。凡幾民猶因忠苦而歌之曰周公復來天鑒開夫謳吟者不復之感復卽繡衣開府已爾茲語也殆乎謠蓋六十載而聞其貴從文孫韋西先生至邑始歎吳先生既下車諸足聽聞秩秩邑廼大解於先民之誦而乎樂之漢上郡大小馮若美矣武旣近而聲氣不先未爲異也蓋韋西先生之政不同焉嘗聞采玉者心羨於玉能者數存乎門外一切治辦不足道卽史所稱身修則官不亂爲教猶斤斤勉若其人有奇餘其政而惇大成矣韋西先生望而輝潤君子也愛民之義猶形於邑先是監可以長吏故或忤過諸生先生甫至卽力爲申教使者始校士廩廩欲風厲諸部意實寬博有司士弗知也先生首爲宣導其意而解其嚴士無他部

其莫不爭識則鍾陵者風愛遠而力覆專厚尉嘗送官錢千餘郡城內一夜亡失內縣尉惡失守欲嫁之妾得尉同舍鍾陵民謂伺金來者斃之掠下株連盡其里監司知賊非是而恐捕治不時得先括償此屬先生固爭不受賦至以去矢之亡何賊得江以西皆道憐而所在慕誦鍾陵侯若夫鍾陵侯解耳方今大晨耗急歲益使者督郡國諸負所屬見長吏言無他茅在輪敏往往不時應先生較曩者徵限月寬其一而鍾陵謀常先異縣此豈其勢數殊哉其感悅之深也然諸賦役賴先生之力與寬皆得不苦昔者聖人朞月而可謂犁然有當乎人心後之計吏簿書滿品而已學校具而化輕刑名記而乎緩錢穀實而蕃息虛循良所別惟是士庶之聲稱大吏之譽薦此何必讓古聖王治哉唐虞不易敷奏而明聖人試可之績不易六典而成然而以考績之文有化成之實非其人餘於其政不可蓋政餘其人卽吏課最而士論卑人餘於政則德音流而名迹亮儼朞月令則士庶聲稱斯可矣士庶稱則大吏譽薦輝潤君子輒哀然哀

異然後需其究決而徵罷之奮鴻碩之資奉明茂之業治博乎虞周豈復神宣尼聖禹稷而薄計書薦股之非古哉是徒耳者也先生蒞任甫一年文明訟允士望而官譽日鄉大比以易高第徵校閣中夫三歲一上計而鄉舉者倍蓋上世諸侯以獻士適爲賞漢亦次長吏所察舉衆輒高第罷之今也績雖不係而名附焉先生閣中手得士七人以權贊得者幾人鍾陵舉五人皆素奇賞而其一在七人中主者重先生文復令校定賢書以獻是計也先生與偕往衆矣

市南子

卷之九

三

意寧惟是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入而言賈生文帝萬世名相附麗洛陽才不世有予感王克表其鄉劉長生吳若商之屬亦各一時之才胡可遜也鍾陵被先生文教而學官諸生可薦引者多與五孝廉俱祖道數十人皆茂士卽公車不求先生固不乏應是皆聖人所以試可而致成者也斯饒也豈徒招招偕往悠悠子衿而已哉公輔之基在此行矣

賀通州守俞荅貧年家蔡滿序

通州依輦轂之親據漕輓之會水通流渤陸締遼瀕

東郊至重地也守重地莫如安安之莫如廉吏顧州京邑也而漕輪屯牧在焉雜治之者衆耳目雖密焉文罔顧益疎嚮者治取彌縫而已而四時貴人之車南北加以比歲援遼四方悍兒之案輓而東焉無寧弊焉長吏日飾廚傳給資糧屏履不暇給寧問懸魚之節去害馬之功哉然則民必不安而欲其地重難矣今太守蒼貧俞公予同歲也其爲人廉愛而敏其重鄉君存教復予同里選迹其與僚友所稱太守狀有足法者北地輪納賦錢加耗特重其市南子

卷之九

四

更有公費名輸入主藏藏史疏所當出以請得以意緩急抑損之蓋官民交病焉公至禁絕諸耗費每徵封先計足解若干給若干揭示於寺門外啓卽畢領庫寄空名而已他雜征故聽棹吏收解者亦各令自自上羣胥且不稱出納亡憂靈矣民有訟令兩造自相逮至卽決遣市無保任功曹無紙價焉大都以論勸代答斷若父子兄弟常至感泣而罷前所繫獄有生賦罰重不能上爲力請調釋其或以數千錢繫恆經歲則徑以俸代之固固爲之一清公思吏不廉則

不威不威則美善不能舉而人害不息用是刻意自厲州之供張往太守公出馬快主之上官過賓至里甲主之累者至鬻產業公始條議事上應客則辦於官已公出則自具而居恒猶不以令取一物念游饑倉廩虛請豫借俸一年令所累各御史臺獎勵太守花幣買穀實之學校季有考制也州之諸生廢季考者二十餘年亦一大奇也公下車首舉之稱贖事顧其費原出商經紀稅中見此屬困竟捐俸以爲諸生實并令學官月一課亦供給之且賑恤其貧甚者會

市南子

卷之九

五

軍興繁增費動以千計公內勤思索外資勸助未嘗加賦於民而所過兵亦逆旅如歸無譁者蓋居已不潔馭下不嚴而畏法或舉其職而不敢與於事稍晉必按大盜必得市役之苦而逃以者復國馬之瘠者無他政惠而刑清焉故也夫州以昔若彼以今若此始也赫然政觀既則屹乎保障而不可動矣孔子曰芬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太守有焉秩滿計上天子下璽書褒美命爲大夫休顯其所自生至寵源也意豈不曰祖宗建是州也寄以軍儲鎮以衛幸意未

嘗不重而使人敵之至此而莫以爲憂者一旦關內震恐迺始鯁鯁然議召大將宿重兵其上以資屏蔽夫古州郡守皆曰將得一良吏賢於十萬師羣臣獨不聞乎夫世之季也國憂方始而朝政愈濁遂左一事外庭猶條張倏弛漫無要領之言聖天子獨淵然慮毅然斷有天下所欲叫關而請常事者以設請案責而卒賴明威特布之深宮之念切矣褒美通州有古雲中北平守之思焉匪修滿吏彛章而已公其勉諸

市南子

卷之九

六

豫章姚別駕署鍾陵德政序

爲政者錯注而後惠究浹而後仁勢也迺若著乎事爲之表動於餽項之間若有以繫人心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則唯定吾志而已矣進賢令闕判郡郭公權之九月兩臺請調南康令以來可刻而代矣而郭公復以權瑞州府事往同官姚公履其際焉代人自代迺不滿三月而人士愛之從而歌詠之何也其志定爾公下車詣學卽諄諄以請鄉約爲首務數以時躬泣焉方夏緩征輸者不令有秋毫羨訟爭和其情三

止無荷司過亦有雷電交作而姦不得蔽焉夫史之久也平潔愛人豈非其本事哉而非所異於公也故邑令故多賢卽權者往往稱是南康之聲至矣郭公之愛遺矣彌縫其隙雖驥足而莫展不肖者必并日程書賢者亦因時坐嘯已矣而公也不然立其大面視其通自與民爲治與之爲本割若無繼而無俟焉可謂定矣夫守宰之不若侯屏也謂其不畢世也權知之不若卽真者也謂其不終更也權迎新不若權送故也謂其不踰時也是故吏治之始大都先政而

行自二

卷之九

七

後教先賦而後政先奇羨而後成賦受三年六年之任而工一切之術不可爲計數夫守官之與托於遽廬則必有分矣逆而施之易其與姚公之志大刺謬而不然與夫官以三月治非難耳必也志紆而不亂事寄而亦真則其所由來與其所有遠於人者焉夫是之謂風愛先是公到官甫三日出權奉新二月而代其風愛所遺猶是也聞者異之嗟乎事理物情亦焉往而不然哉而愚爲之者其志不立耳學博吳丈以寮友諸生所誦歌請序其意予嘉而述之

贈何觀察太守人觀序

試者獨王就國山衛河而陸道路供億不易聞者之所使若自河南調河北何觀察郡將自歸德調衛輝需其才也由是所至晏如夫供億有司之具而已當斯際也路國有難爲者壯王新榮國令無出恐更卒易于郡禁而郡亦或有意乎矯國而與爲治則豈能無事已耶而何公不然國政一因其故諸虞祿益以期夫兩國皆天子之寵王褒大封也彼以朱邸過而郡不驚此暴秦羣臣捐六尺孤而國不震天下事咸

市南子

卷之九

八

若茲則順治矣何公何道而足辨此家長史書示不肯元曰何公之爲郡也廉靜而寬公明而敏恭慎而慈于時謹虛而善下吾見屬吏嚮風而郡邑上憬然樂其嘉惠而興於化也軍民汎汎然而各怡其生以予所觀郡將罕其儔者其古之良乎茲以某月入觀某也愧縞紵之贈幸吾子以一言來予捧書而歎曰何公其能順治者與夫天下所以能順治者以不擾爾君子之行於世也也有所徇之而喪其所守則難爲下而上非其人焉或益督過無已有所矯之而過焉

上而救失而不給也必且相近以爲憂
皆滋擾也市古昔以迄今茲是非之所爭利害之所
連有不契於狗與矯之兩人哉何公信能順治者也
公人矣治行必爲天下最安得如古者召問良二三
石而公以斯言對則善矣

賀潘鵬江先生榮滿序

竊聞之文錦薦璧可衣不如練線雖遠不登庸焉潔
素明水可食飲不如飯齊飯齊雖調弗享焉貴者達
於用用者貴士器得無濫乎某曰過士不庶也
市南子

九

周文公集聖作冠冠太平不常貴矣觀其典制之具
名物之周卽是草木靡不有以各盡其性而制其
用而一時碩輔懋德勸物者稱焉予師鵬江先生起
禮經高第當 詔除令乞以掌故自效教授廬江士
靡然嚮之英英乎其不可勤以務者與庶旣而水衡
拮据不下司農屬先生領之祿如也惟稅浙江脩熙
圖帙亡以異廣文時天子以爲廉摧拜銓司綜序九
流之品而崇墮之其巨也納天下於照其細也若迭
兩之於物庶吏道用清時獨當從列卿踐三事

累民先生爲省金錢以萬計調立之程輪者不以貧
破爲憂之數官也不猶寒煥之迭更矣乎歷濡染薰
灼之場從者不加飽當盤錯之司統均之任主者不
加劇庶則先生一而已矣何也物之貴者用者之不
能相爲也有方者也人之用無方者也用無方而心
懼乎有域濃者不可以淡淡者不可以濃巨者不能
以細而細者不能以巨皆有所域者也有所域心弗
真也是故圭璋特達之器必不憚米鹽瑣屑之規何
市南子

卷之九

十

者名數繁其類必壹而無不察焉之謂心先生通
籍幾三十年不爭夷險之利而於吏民則無纖
芥之便而不爲持之譚經課藝忘已之憊而不知妻
子之饑此其心聖典哉復何施而不可三品秩滿行
且三世爲命大夫風聞潘氏世長者先生大父嘗遣
歸以金而父贈公以學行師友名公卿奕世載德被
光寵不亦宜乎

沈日倪父母榮滿序

日之治也老成人爲政而政言果行之士并力而

之何也敢言果行之士亡論異日即今日所自命下
日吾少壯而老成人乎然則老成人者周書之少壯
登朝嘗號爲敢言果行而又益之以年所者也宜益
足相當雖然敢果之士世未能數數然也老成之人
世亦未能數數然也十得二三猶肩摩而趾錯也是
故師師濟濟則者俊出焉友紀之所以散者老成人
寡寡而敢果之士各立其立而無適輔焉故也予竊
思之邑明府日倪沈公博大冲雅人也敢果而醞藉
者也尊翁家宰雷門先生則今之一老成人焉明府
政治清和德音亮達具諸贈言者茲爲邑既五年矣
人觀之便起居家宰公而後行夫明府非徒觀而巳
也邇者徵循良之詔不時下其所表天下令而歲滿
者輒因觀雷京師以待清要之選則是行也與內
召同夫其以觀入也豈必天官大計以最羣吏先述
其所以治鍾陵者告於尊公家宰以爲最則最矣夫
其以召入也豈待與彙征果銳之朋謀所以自建
樹以答上知第舉今之朝事焉物情焉質於尊公
元老尊公元老以爲如之何如之何則典型具矣

都從政者而一新也風雲之氣不殊蓋必有大致之
同焉顧所以揀時之微以引國之不足非苟同而
已也則必有本事焉有成一家之觀舉焉嘗之蕭烈
而曹隨因乎其所當因者也周公始君陳和中畢
公又易之以成終焉通乎其所不得不通者也要之
本統一一定然後今昔之謀人相與策其完而補其
其效不至乎其期不已是謂有所爲政而有所適
輔苟無所爲政是猶操舟而不知其所往無所適輔
猶以維楫翼汎舟也舟中譁而治趨應定必不濟矣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諫言國不定而徒屈
乎求之無益也是故吾同者先謹其趨至美者必
其敵爲天下猶一邑也雷門先生之所以慮國而
教明府忠與明府之所以慮敵邑而告新令尹之政
皆必有深思矣吾僑引領焉
賀屠年兄榮膺舉薦序
夫治之美者必功令所不載而使若爰容歎息而不
必以聞何也東於功率而奏版有所猥承也南成
天下建門南安一陬隨也五嶺之水下以建江

則南安當建航之噴有患必先蓋江西之要劇也幸
其土風淳古士果於義民剛直自途明興王文成公
創明聖學郡首徵節鉞由是其人以慮斷斷鄉魯矣
雖然世所稱文成高第予讀其所著輒不自知與文
成相刺謬欲以明師之正已愈旁落欲明其易簡益
愈繚繞而使人惑蓋學之難也况乎轉相附和者乎
至于今則天下之人心橫流已極而淳古之鄉師永
亦眇絕矣比歲江西復數患水有地治者方拯溺不
暇給何知論說哉太守居公之蒞南安也罷正薪水
市南
卷之九
汙萊滿野雖故老以爲異公率屬縣省視經理之備
極誠惻而使耆上列郡災賴公力諍南安災不失實
受重獨焉民瘼差起慨然慕文成之化彼何人哉在
軍旅不輟丈席豈區區安集而卽謙讓未遑不相及
不至於此於是創文成書院與諸士設條教至醇備
猶慮不足以羣四方之來學者開金蓮山以廣之締
構甚鉅噫何汲汲也公固豪傑士廼亦有家法焉尊
公故太常用清忠著今上採禮官議追贈宗伯賜諡
公始除南大理平甫二月卽乞假歸購求遺言刻之

其志固已遠矣迹公之功抑洪水正人心其庶幾乎
他若寬惠災民爲梁橫浦事不修數奏業必徹天壤
不可勝數茲豈功令之所載而使耆爰咨之所具聞
者乎夫達吏委之執法至重矣世之敵也薦必滿品
兄謂然而不明其所以然穆皇帝令御史薦方面人
四五語各舉其一二證之今事不復舉矣語必以
稱壹意比其爲論大都相肖天下之爲薦刺幾於窮
矣是惡能人與之肖而又惡能肖我居公之不易肖
者乎使耆不能不薦公實不能以薦爲公也重而所
市南
卷之九
屬令湯君章因予友用霖走使千里而謁不佞言以
爲公贈夫亦曰薦書似爾而欲藉是以著公之真其
所稱遲率不以迹而以意予於公爲同歲知公意者
也嘉其請而畧序之
賀王老師榮晉左司空總督河道序
國之大命仰於河漕總河司空最重項廷臣推擇天
子艱難之至數歲不報我師巡撫王公特自江西拜
有詔勿代趣之官誠重之也治素暇整不信宿門登
頌其旌此邦也由南昌守周流二司凡十有七年聞

府六年施澤既久吏民依依不忍去公爲雷者決且
從典郡督學所造士彬彬列郡與行會者薄饒十章
江之浦旅進爲壽而使不肖某以言贈元遂逕而謝
曰元何知哉無已則有孟氏之書二三子所幼誦者
焉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
之術水也行其所無事也使智者若禹之行水也智
亦甚矣夫行水之通於萬事與萬事之通於行水也
一也而本之乎言性我師舍言性者也其見諸事也
皆此邦所貽記者矣起二千石海歷諸大吏清公直
市南二
采之九
亮二十餘年如一日民有隱痛有匿端靡不周察而
曲中之郡縣吏與成畫焉參藩政時中官欲侈稅額
賴師危言減中使至今憚之守左牧出納惟敏主者
莫能姦最善奇鑒愛文儒大夫士以德業叩語必更
僕脫有欲請能使其意也消山是有志意之士愈樂
親之蓋至開府而顏色益愈和獎誘雍雍如也會江
西連歲饑而四方所在見告太倉米不中費凡奏改
折大司農以爲患師請得者再矣既復常請惻然謂
直指使君曰大司農言是庶無民則無太倉也即守

職無狀不敢不與公戮力以請自節鉞之席也調議
改折靡歲不有出贖錢告羅於鄰請雷湖口及列郡
稅分賑被災諸縣民得不轉徙今且爲積穀都城肆
萬石有奇諸縣修備必以時噫斯亦勤矣而講性學
不少輟南昌故有濬臺子羽迹師輒謂諸生曰卽不
徑不私詣有司天地正大之情見矣漢孺子興起百
世之下者也士奚遠取爲特建其祠國中人士以時
展肄暨四方之慕遊者咸集焉主以耆宿設士田都
養甚具爲龍沙社以課孝廉諸生文皆日川摩嘉惠
市南子
采之九
至渥蓋師德靜而思密卽有所爲經術緣飾如故定
淮王之儲罷湖口之使皆致其人自審都城稅使
被命之湖口師能令不敢行其默成類如此謂之
性而行所無事非乎智者師禹欲通一於萬以師
河則通萬於一何難之與有夫談河事亦人人累
喜事者或迂濶而遠因人者日前是狙乘遠聞而
懷皆篤於名實而天植之忠薄也必有事焉而以
無事非知性如師孰能當此者乎玄圭之錫百揆之
宅在此行矣請風駕以紆常寧慮遊門焉可也師曰

唯唯二三子皆悅相與誦拜而送之

賀雲門楊明府考滿序代

自制科之分經而校也右司擇士士亦擇有司某公也名士輒拔藉而相靳曰是將吾舉主也意津津庶幾遇之既而某名公舉某士也才海內士輒拔藉而相謂曰是竟爲爲舉主門生也意酸酸然不啻若其身遇焉若是乎世之沾沾於制義而以爲名或者小之李子曰不然夫文也豈不亦時爲大哉國之科制在焉且未睹夫孔氏之門乎仲尼之設科也

市南子

卷之九

二

之微言極一時之妙選由是其門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今宅唐虞之官無慮充滿宜乎其爲効也兼總百王彪炳萬世然而不少慨見何哉時不必用之也今有司若士卽身六藝乎制獨得以所專相獻售且也視制額之通均羣有司所取士然則雖名公高門通一藝者財七人所爾而以光俊之業相期自負靡不若一當百豈其力命遠出孔門上哉無他時必用之故也時不亦大乎是故時不必用明師高第易得而建樹則難幾時必用之士人人得自樹而欲名師

弟相得以章立不能比比然矣蓋世有經師焉有吏師焉有人師焉治一藝成一先生之言處則教授出則遴選昭義類拔天機而一軌之乎正是謂經師以制爲學以國故爲明習以功實爲上以風愛爲遠是謂吏師廼若其才足以尊主福國其力足以矯世易俗進必建豐碩之功而退必明廉讓之節餘不斬之澤夫是之謂人師焉卽經師吏師未必其足與於斯也漢儒之語曰爲經師易爲人師難楊雲門明府用毛詩者來令南昌江右誦詩之士莫不願得以爲舉

市南子

卷之九

六

主竟遇之者七人爾豈不稱異數厚幸哉而經師得矣吏治之弊也博民譽常有餘而急公家常不足僕竊私心爲世道憂明府欲使民無長訟邑無逋賦超然名迹之外爲吏足師矣雖然非好也觀乎其人溫然遠然平潔而冲毅將所謂人師者非與往歲高少岡先生司理南昌蓋平潔冲毅人也當事者業周行寅之矣先生丙午往分校應天鄉試其所得士予未之悉睹也睹兩人而皆省之其一爲錢明府元冲其一爲明府皆令吾里今明府所舉上又大多元冲所

奇師承類合固亦非偶歷與七子翩翩美士慶會達
之吉仰層累之高爭先自勵念無不速肯顧師人之
與師於人也自今日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躬
教以焉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典學者以焉願明府
終惠七子而七子畢其請事之志夫士也際必用之
時會明師高弟比比則國家賴其建樹寧有既哉寧
有既哉此非人臣私門之榮辱已也

賀沈父母榮滿序

明府沈公令南康當調劇進資徵天幸焉下車浹月

市南子

卷之九

九

以兩縣之通上計滿族諸大吏以爲稱比者中丞御
史臺不時代有司滿者或奏薦不恤褒予輒後時
公計未上會中丞王公雁拜秘河司空詔免代而直
指使陳公代者既東裝矣薦願皆先計豫至晉錫卽
以期邑之大夫士咸色喜而相命曰公徵獨政最也
遇亦若輜輳然盡揚厲厥美以爲勞心勸元不佞何
敢辭願言考績考績承厥謬有足異焉孔子曰如有
用我者三年有成由求之徒各惟力是跡皆曰比及
三年而可公之三歲邑也當期是

俱成焉功願有疾於賢聖者乎曰非也此儒者好大

言仁而不精思其所謂成故惑之也孔子稱王者必

世而後仁豈其自度而能孰之然而成與仁非殊也

物物而曲成之之謂成仁則其盛焉者爾周官六典

所以董治官致太平也然未聞以太平爲官效第曰

日成日月成曰歲成考不啻密焉何也此周文公所

以法天而制禮者與夫天所謂仁者惡在哉惟歲月

日有令而已矣令得而物成矣成則仁矣是故天

之工代天之人皆日有成者也何待三年哉予見世

市南子

卷之九

三

之有灾履也司牧者曰某奉職無狀仁人之心然矣
而予以爲考績政于斯蓋臣之告成於君猶君之升
中於天也堯湯水旱爲古今劇而不害其成吏治復
何損顧灾劇而成不害者水旱不能使之饑水旱不
能使之饑者蓄積足而備先具也今天下公私之積
可窮矣池征發賑不可以屢徵矣請民命者獨有便
室寬之耳苟灾異以時間使便宜得請而分數不失
實民於焚溺之餘饑者以食飽者以生亦一大成也
獨令徵天之功年豐人給公不迫優游案牘之間

引文以為愉快此謂樂成而已矣夫何

之方也吉報暴雨南莊之縣舍為民慮若

田一而為巨浸者不可勝數公謂報河而賴鎮猶

欲以吏民願借間賴兩臺事迺寢而公安定者三

而後至敝邑明年亦大水蓋先是連水守令驟更不

及錄今歲注災九分與凡二十有二縣米全折由公

惻怛諸大吏信之夫豈不知分數之差溢也萬曆

十有一年前令錢公以歲儉請停南米既而南司

方百二

督之公之始至也所司執新運相抵賴公力諍免今

歲愈督公下令日徵而意緩之民遂無粒米憂視學

使黃公之令進賢也四鄉道里之會調立社倉以待

民之稱責而無所者黃公去穀乾沒於里凡十年許

公始追覈之又以歲災約兩年輸其本事而止非然

者兩通交併責需穀益甚縱改折民其有生乎清米

自倉兌郡城中軍無以難民久而羣猾外市往歲民

苦復如船兌時公亟言所司司令一晝夜進賢不

畢兌者扶材官材官如令允復平一歲之中輕民之

力匪一是以大浸而民不饑而公治之沛若其有餘

也流覽遠舉弘獎多士士以制藝請正亡論諸生童

子不移晷必下多所予可師帥之尊冲德無與比學

官當從文明門以為觀闕議者故悠悠公遂決之不

踰時而觀燦然語具文明門記中他若隄防之屬所

以屏蔽鋤耨枕席車馬者靡不增修而溝植之事特

大體不苟矯枉以為得明威之用亦不廢焉是以人

之放者戢弛者惕斯其成乎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

道其所財成其有關焉者也九年水則天道闕矣放

市南二

勳成之七年旱則又闕焉湯成之變魯而之道則魯

成矣變齊而之魯則齊亦成矣借之手道則仁矣孔

子皆思之明於此者奚惑乎期月之政而泰三年之

成也哉成天下亦若是焉已矣公既調至尊公雷門

先生初即冢宰位於南都茲恭月而公奏最天子暨

公卿百執事食日美哉世未之多有也喜動於朝矧

公已之大夫士其何能已愛諸子之意遂忘其鄙而

為之序

母楊夫人五十序

卞氏自晉尚書令川節顯其子殉之其夫人以尚書
令爲忠子爲孝至樂也史稱其烈卞繇是有婦者於
春秋我 高皇帝草莽之初開行禁外見婦人立而
笑問之曰夫忠子孝何爲不笑語罷忽不見 高皇
帝異之旌其地以物旣使人跡至闕地得尚書令夫
人之墓在焉帝監厥衷廟於禁外卞由是有母祀於
國君子曰是族也利女貞哉卞在晉顯宗也至于今
以天子秩祀故則世家也無他爵入其蕃牧山澤之
饒阜通陸海之湊世世祔封君歷數十傳而得仲騭
百有千 卷之九 三

得賴秋毫之力而名至今傳不絕則何故其所遭堯
舜成湯龍德而中正四子者非有所發憤世主自惟
優飽之分以終者也可謂上下無咎安節亨矣仲騭
有君不事優游卒歲用以一恥奮臂之徒爲介者始
天下誰得而稱之吾聞志士不卜珥古而行使其尚
論從其弘比于數子者之誼乎則微卞之先大夫其
誰似焉苟爲不然尚且厲巢許氏之節除世誦恥仰
俾一人則孝廉而已矣且夫豐功之裔鮮不興也明
德之後鮮不達也惟孝廉之子則竝受之而又無所
介貳天之所鍾美也齒猶未矣奉學官功令出則異
等卞氏之顯者類隱忠而不遐祉天欲揚之將在茲
矣一旦由選士升司馬與天子羔鴈相見至於黃髮
靡有棄違則豈惟孝廉雖尚書令享祀之靈惟是以
對休寵其爲孝也不亦大乎在易節之初九不出戶
庭無咎孝廉得之在詩思齊之卒章小子有造古人
之無教令子將有焉茲二者晉尚書令夫人所願望
天弗與也是故其樂也豈曰無憂孰若夫人暇豫得
之又於是以迎茲至樂之盛也不朽之徵也異日者

以著以祀又何永乎若夫智以知興格以居業儉以共德貞以永終天所胙也予惡乎庸言其在今日雖日之中猶方升也

壽鄧父養白六十序

夫修潔之士立議自貴微施名號未嘗得之於重人也諒足多者惟漢太史傳伯夷至今誦之然其他鄧薄憲次之倫若堅匏焉意固已不醇矣蓋太史令踐官也遷又以薄過僂辱非涉世若此其窮惡能深思首陽之下哉或曰太史掌天官位在諸侯王上故稱市南子

卷之九

三

公至尊顯察其上追隨縣意深遠矣特以後世傳者誕莊周而信仲尼故伯夷稱焉獨爲立傳亦可嘆矣今卽有深思極辯如遷又爲史貴重不得明徵惡能下錄貞孤者哉梅不自仲尼文不自遷又奚貴矣然則爲隱君壽余雖賤可無托焉序曰隱君蚡字晦臨川所稱養白先生者也姓鄧氏鄧氏錢流布郡國十餘世而乃有徵君俊卿國家制郡歲徵士始謂當之者賢良文學粹乎其身而後徒以年紀貴重擬於初矣所嘗奉顯使厚幣爲徵君臨川舊有吳先生云今

上十七年豫章太守援漢事有所謂布衣某賢自任爲舉主天下事與時會旁按隱逸豫章之屬十三郡得二孝廉一布衣薦紳大夫爭詣之始翁然望徵辟矣迺議竟寢豈非難乎卽不難鄧父無賴焉夫文則其身也義斃於交也之二者身世是非豈易以偏辭定哉萬物莫如身之養生之重上以虛得重之而其生不得不爲之輕至於儕等匹敵之羣矜奮愚辯之輩以空名貴之而吾亦遂以其生爲之賤則主客不相權也然而以人主之尊爵命之重求輕生之誼萬迺得一於臣而以儕等矜奮愚辯之徒騰響附之譽士爲抱泰山之義而捐鴻毛之軀者世世多有何也則好名之與好實奚甚是一人之生上與下共操柄也難乎壽哉使隱士貴所爲徵則何異是夫植固之樹長竟祿大蔽犀象堅勝霜雪則天所不令之材也山川能出雲雨興怪物大者封禪小者望諸侯祀方千里則國所不壅之區也飛走之蟲游雲霧使人不可測能行變化爲祥瑞則人不可得而馴也士有修奇獨之行抱離索之恩則天子不可得而使也是故其

卷之九

三

生也敵於相之壽卑泰儀之名存不贅之身全威行之道有生之倫莫可得而齊也不亦裕乎且夫山林草野之生物其真者不可勝用也而市多僞何則趨固然耳彼夫曲學不慚志行不顧雖得過於天地輪其情矣將不有操曲以爲直遮險以爲平惟是以斲害人心根本內觸不亦重傷之尤者乎安在其仁壽也然則爲可徵之行與夫飾不可徵之名失性均焉大道忘久矣鄧父不然自余所及睹失父事母秋毫不肯茅容之孝也宜其繼室執以賓客莫缺之恭也

市南子

卷之九

七

生二男科之不愆於素是陶朱之智也弟我先君兩子不肯走德操之鑑也其與薦紳學士浮沉清濁莫知其端夫是四者誰得而稱焉可謂至德也已雖燕天運六十歲而周數之紀也上壽百有二十數之偶也隱君行百里半耳慎末路哉傳不傳非君之所知也或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身則隱矣昌其在孫繼彼時也文之以候君子余安得而辭諸

壽徐母羅夫人序代

鍾陵之徐氏有羅夫人者庚辰進士梁山令以謀之

母也夫人字梁山之封君羅氏資富及笄亦秀落顧猶什倍封君家封君有再易之田十斛耳而徐氏五世傳無介子封君子然事太公太公老封君之娶爲養而夫人衣補計不能卒歲疏材聚斂之屬無所得臣妾供之太公故多能勿論儒書星曆卜祝秦越人之術靡不聞覽顧弟不能農封君亦如之擇用一以爲高堂嚴攝資殊不知其塗所出夫人計曰自余適子而君舅君姑日益恭莊然視子而子又以多岐出遊無方徐婦人也能重任乎且君氏世儒食舊德可

市南子

卷之九

二

耳封君從之歲出授弟子業夫人百致事太公由是終太公之身無交徧滿封君猶以世無介子爲徐氏慮適至夫人而生梁山與梁山之舍弟新矣梁山稍長而異封君挾以遊日方令聞日起然貧猶昔也夫人必致所嗜食和之助以令德歸是梁山舉庚辰進士蓋自徐之先至封君累世儒無所利乃至夫人而梁山魯矣夫人年五十與封君俱食祿於蜀某者夫人愛梁山雖抱子猶孩之及業官不難以朝夕恪勤相戒每歎客日余爲婦奉先舅姑養食懼不給今受

兒子輩奉肉食不已泰乎願無忘在昔聞外事多所
予反觀欣然以故爲梁山三年家有再易之田二十
斛蜀人愛之如日不踰時梁山不祿夫枯槁其子以
榮華其民人此夫人計之所不敢出也然人百其身
贖子車氏之良又民人爲梁山計而不能得然則梁
山衆人母也夫人衆母之母也其錫類也永矣且夫
徐之昌熾繇夫人也舊無介子至夫人之身乃有而
冢又貴然而不終豈天以一介易一家耶理固非然
物無兩大兄其替矣弟其昌乎夫人之介子有文孫
市南子

卷之九

三

矣夫以漸而昌熾豈以驟而微天固有所蘊崇以洩
於是梁山之民之尸祝其在斯乎而梁山又有女聞
徐氏多奇甥夫人之女歸李氏其甥麟初永初足徵
云梁山之甥將亦然則外內爲夫人壽寧有既哉寧
有既哉

壽劉母曾夫人序

余聞之父老生女嫁劉氏十七必得命夫其二三亦
封君蓋梓溪里多貴人云然劉氏專詩書郡諸生有
名多劉子弟以彼其繁所得費什一耳不猶寡與焉

紳之盛若彼經業之同若此然且不均則天之所爲
也是故壽者受也人所受於天也壽人者受於人也
予受父母子之子受於父母之所受其分皆不可強
當曾夫人適劉太公豈不亦父老所賀耶及生三男
三男生十八孫一舉孝廉餘諸生蒸蒸如也傳曰不
於身於其子孫蓋亦驗哉夫人且九十矣夫草木之
微天不愛其施乃春夏之榮則必不臘改歲之操則
必不禁是以松柏之青不足於萃古人之壽懼其多
辱必不兼之數也百歲之人天下奇之子孫秩秩又
市南子

卷之本

三

益之以榮華非天所授惡能至於是乎詩曰物其多
矣維其嘉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其有矣維其借
矣膚敏華華嘉之至也及我壽考時之會也馨香嘉
果金玉荆之其庭如植肯之偕也天之所受不啻多
有書曰萬年厭於乃德乃引考言不窮之算也其惟
劉夫人哉其惟劉夫人哉

市南子卷之九

市南子卷之十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序

壽外祖徐封君七十序

代

余弟樞與梁山俱庚辰進士樞從京師御封君誼世
講也余使楚樞不祿於京師梁山先不祿於蜀若合
符然歲丁亥余楚事竣奉命備兵於虔戊子之役豫
章司士使九疇泊御史臣大舟皆越人余越中所得

市南子

卷之十

一

簡也故持憲列郡之使多附都城度去都八百里而
遠御史必辟臣涖茲役余敬受事得一奇上之當第
一而下有司從中撓太史不能得御史與太史皆越
人而既先是御史爭一人矣又將入爭而稍後時議
竟格衆不貴得賢書而貴茲卷首啓之李生元司士
九疇所最器也九疇内外之譽也故元重使御史先
知之爭必力力必得矣太史黃門郎暨諸有司皆悔
其獨喜謂得之自其始於是托介子焉嘗紀其世及
其族乃梁山其舅氏云余從元再識封君誼尤將識

壽余今平卯余虔事竣分守九江鄱陽郡入謁御史
見汝然裝經襲而來者元也元才辦一世而齒未央
雖代之憂亦喜道故不倦及於封君則封君年七十
生信殖於初向者念梁山無子梁山之弟有子焉今
又有矣其首將可得而循也向者念封君唯梁山之
弟今梁山之弟有弟焉稍後其孫其首亦可得而循
也是了也人為封君幾得之手幾得者得不得未可
知之辭也然竟得之人於是不能竟封君之職矣母
稱素問男子六十有四而作強之官息伎巧之出窮
數之紀也壽之分也計若七十乃字則天固授之以
有餘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傳曰固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封君天實縱之宜其能矣夫有非常
之人必有非常之事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原榮發
而知本固原裕而知其本之無端或曰此猶淺言乎
壽矣封君之志謂其孫曰聰明睿知名以命之期於
稱也命之未然期於中也今聰矣明矣不啻稱焉民
之所欲大必從之封君內氏自梁山特達忠貞匪躬
王事二世而有壽則列氏自進士孟聲世懋忠良代

不乏仕至是而大於元元之弟號濟美親親相及實
爲梁山壻夫壽者受也有所受之也子受而孫女受
而甥若夫膏梁之子無所比數之大印材辨矣而
異甚則亦猶夫生耳夫誰碌碌而有成命徐之聰明
李之兄弟夫天固有所授也後又將受之封君之年
敝甯壤而後可論歟周書有之朕則壽汝朕則名汝
故名者壽也

壽毛封君七十序

鍾陵若毛獻卿先生之爲治也敬老尊賢察能周
百有子

卷之十

三

者無虛日民有過不卽自狀或強匿侯敝舌引臂屈
之終不忍掠爲和大怨往往勸道之似父卽竟案堂
令人勝負亦略相當杜修怨也今歲邑濱湖大浸侯
視水見百里無水端心惻不已時大吏適有期會竟
內侯鍾陵侯不能顧舟隨民所曳必至之寧後大吏
期因力請蜀民和得報可旣又請邑金三百粟千石
親往賑之邑人大蘇咸謂今於民雖父母無失父母
意而可爾不謂侯薰然人父也咸愛異之乃士君子
自越來莫不稱其家三世尚義云而鍾陵人又頌其

公長者其壯亦仕嘗一至今君所自櫛金錢數千
來助令君清厲尋引去邑人莫得見其面非此孰能
有子爲鍾陵人父耶太公年七十矣鍾陵承簿尉謀
所以佐令君上壽太公請於余余問而嘆曰孰謂莊
子誕哉其言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
綽約若處子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
凝使物不疵厲而年穀熟令姑射之山有人焉暖風
飲露御雲龍父視天地之間脩然壽也而曾札瘥饑
無得乎其人其人必不神矣孔子曰仁者壽子思

壽子

卷之十

四

子曰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復受生之大本意自
乎身已哉且夫天地之氣其受者其先施者也而况
於人乎夫雲之始也觸石而起膚寸耳及其盛也轉
而爲雨崇朝而潤千里草木欣洽禽獸蕩滌繁滋之
氣充溢於山川山川之氣復蒸爲雲是以雲行也君
未知其盡也若夫從倚太山布宿平郊油然欲下
而其膏不極膏澤不流而族已解則繁潤之氣不接
而嘉生嘉生之氣不溢乎山川山川之氣不上乎天
則不釀爲雲何以蒸蒸仍仍若此之無窮哉天地之

壽四時行而百昌遂人君之壽百官和而萬民歸
父之壽其子錫類多而令儀一也嗟乎詩人之頌
甫焉曰天將時雨山川出雲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往
其本矣令君維雨太公維雲令君維申太公維嶽俾
而後有施於民者教化也施而必致報乎其初者
地之本數也令君所取精以奉太公將無紀太公之
壽寧有紀哉紀太公者自今日始

壽饒茂秦序

夫饒茂秦世之能通素問靈樞爾雅本草諸書者
茂秦家臨川臨川奉常湯義仍太學生謝季並博物
君子也茂秦游於奉常太學間老矣臨川之先大夫
徐子佛博雅有聲給事肅皇帝奉常三世師之同
時里中人陳介茂秦所受方伎者也介術神數從明
間相徒者告之病且御卽竟發發有緩急卽治卽不
治數日而信徐公道德聞於天下而介方術名不出
里蓋其神哉徐公病瘡煩欲死於是郡國之醫師
天介治其煩命七日愈如介言徐公學故無不聞
兩郡大夫問之以本草三日歸其書郡大夫則

及後世諸家之說能悉舉其異同廣以他調郡公
其神然介從之語沛如也徐公譽與游不能釋往來
好以言郡人之望陳先生過醫居矣介曰以吾術奇
者茂秦也然茂秦也敏者無不近無不入也嗟以其
術奇不必奇於術矣以余終乎世教後世之博物者
知人足游者非一徐公也秦也去其偏奇而博所近
入而偶物出而錯正之問道庶幾大乎自
茂秦行而交者余不佞自豫章
於子佛氏得交茂秦徐茂秦魁然質近道少
市南子
授詩已而浸淫諸書與人言飲食起居動作之
往往就人間味引之淳和要歸以物養性其淺言
少年老人其恥論者知其所解乃若寂寥
出酒飲酒高合難容射覆隱語志怪為滑稽雖
古淳于東方不過也其得事因之材人宜哉先是湯
奉常迎茂秦吳郡儀部以方伎署茂秦官受之而歸
勿有也是歲謝季是問下不舉結客發憤作六隱
茂秦為方懸焉夫有道術之士擇所執以辭其大不
書取名而意不明於後世有文辭者之羞也故夫

丘司馬遷之能明人意多矣其人至今存不可勝數
湯謝將傳茂秦氏不倭贊一辭欣慕焉是其附青雲
而敵喬松者也年歲之壽彼自有耳謂夫茂秦以其
道壽人亦自壽也邑人之志也余因其志而敘之時
蓋茂秦六十云

壽樊見吾公序

楚澧州佐樊見吾公鍾陵賢豪士也家世素封至其
父南岡公益大澧州少時素稱慕孟嘗君魏公子之
爲人自以膠庠不足盡友天下知名士說其南岡公
市南子

卷之十

七

初資與已用諸生入大學既又說公令其弟亦用諸
生與已俱自是見吾交游通海內矣澧州性高爽大
度會客輒投轄南岡公錢流布郡國澧州嘗伺間從
客進曰大人古所謂不足者非財也每爲輕息錢甚
至焚券以故少年時鄉里卽無不德公既南宮數不
利謁選選郎見大學魁然也非例宜得高選權判澧
州澧州至悉民利病雖別駕力過其守相守相數令
重任而諸大吏以爲能見吾公職佐屬往往得成務
如長官用是澧州愈見奇節當報大力沛若有餘爲

之矣監司並薦擢澧州被邊衛材官以遠不就縉紳
士高之居鄉益器達有大義宗族之貧者歲致入奉
之爲賓客之不給行息錢於鄉遠爲之期令如本事
少防而遂已士四壁者資焉君猶有剛直風聞里有
非無不畏澧州知卽縉紳大夫有封殖過常澧州輒
從座上誥所以爲咸衆屈君子謂澧州少俠宦游而
歸又古賢人也生子二長太學生次都闕從事皆落
落如父風有文孫矣澧州且六十夫壽者謂所受異
也樊君俠而賢宦則有績他雖用經術吏顯名當世
市南子

卷之二

八

壽蔣封君八十序

北固之山有畸人焉年八十耳目聰明體貌充悅其
神王雖壯士不如也黃耆台背若將數百歲云見者
以爲非人間不知迺吳延陵封君也封君以其子二
子石蔣公令宜春時舉蓋延陵世家也方髫髻失怙勉
自立猶能數舉其先大人辭曰里中譽吾家嘗三世
矣勉旃毋忘前人之修當孤子時已用是自勵事母

至孝其兄弟俱貧無以養封君康教授鄉里爲菽水
資遂終太夫人身未嘗一以累昆季而昆季中有蚤
世者其孤率封君完聚之皆足以有家當室封君已
子六人督之嚴甚就學事師雖力諫不愛爲人所難
爲彌達其乏甘心焉以故長公邑諸生有聲次二千
石士大夫方翕然公卿望之蓋其報也然而餘子不
一強以仕授本業謂家既一人宦亦令二三勤勞
南車之下備天子租稅民亦固足觀耳他爲宗黨親
戚謀大類此賑乏恤孤罔不周徧但皆麻自廢及以
方南子 卷之二 九
險健往往力正鄉閭者雖非子姓必訶督之令服至
犯封君顧不較然里中畏之過陳寔矣有被誣逮獄
者重賂封君請解封君正色曰吾實冤君而將領言
君長吏固苦心耳有利君而乃明君不爲者彼不利
君而誣君爲之亦豈有過耶鄉謝去竟令得脫初二
千石治宜春封君御焉朝夕爲令訓曰豈弟清白每
入必詢所爲舉當而後悅既封儉素若平生曰惜用
乃能惜福非公事不至郡縣出入綰紳閒泊如也愈
好客惠子姓可爲謀者爲之謀而又最庀二千石家

使一意爲吏蓋至是已信二千石治行醇卽數強封
君之官不往矣獨居鄉時與所親愛燕好爲款內外
孫幾三十人會孫幾十人竝翩翩文雅稱世美焉封
君口吹簫鼓琴自悅而已夫是以年八十而庶幾乎
神德余羨者見司馬遷謂與漢武言神僊皆海上怪
迂之上常有惑其言信哉神僊不過就人間事冲夷
恬懷登假於道而已矣是故人倫之際其典要存耶
求之蓬萊方丈之中則所謂怪迂者耳魯平管子之
言曰多備規輪軸者威軸也威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
方南子 卷之十 十
究其入小也不塞夫焉有不適者適者備也僊也是
以無乏二千石所至宜人其威軸而無不適者耶夫
輪運也而規傳也吾不知其紀也又况其後嗣愈多
備耶是封君之僊也
壽陶封君八十序
余十六友余邑子陶白夫九事之先是已卯大比士
守臣上陶生第一而御史所第一則已饒君亦名御
史嘗視學吳中者也兩生俱言詩御史守臣意不下
守臣薨之聞人也竟不署陶生而出陶生由此知名

時豫章都人士聚文學往往成羣而陶生狎之置其
間十年數有名緒紳多出其社乃余邑適自老鄉大
夫盛極而後亦一變也仕宦諸生多大雅雖守遠哉
陶生儻亦有郭隗之思者乎而若翁陶公尤偉異少
爲諸生既而任俠有計數尤好博天官地理之書遂
不欲卒業營朝谿釣詠其中生七男大半在諸生其
孫稱是階庭上下無不若其仲子陶生者翁用是裨
愈壯恂達彊敏如少使時里中皆謂翁素封翁意不
有也在其子而已矣今令長毛公嘉邑人士多奇爲
市南子

卷之十

十一

之立社得十有八人陶生首其事而邑模楷顏君風
好陶翁之爲人者兩家以親相愛故自夫與明卿氏
爲昏明卿父在社中陶翁年八十歲社屬余祝余聞
之華封人之祝也曰多富多壽多男子聖人難之故
曰子之於聖人猶未耶陶翁於是三言者不啻備
矣而實過聖人此其有道術非與且夫陶氏多魁然
丈夫而其里中素未貴識者謂其居鍾美山川之奧
必有名卿陶公始親之矣其在其多男乎子若孫必
身見之矣孔子之志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

之封人之祝固有錫乎萬物非爲一人而已也雖天
保所稱何以加諸余愛其言廣又似陶翁伴爲祝者
採焉

壽黃孺人序

代

臨川瑤胡里有黃公所謂西洲君者有道術不仕好
游賈人中自樂既而其術亦頗類陶朱計然十年之
間貨交錯道路夜郎而北江漢而南無不受黃公灌
輸者以此遂成大俠歲出入天下名都十數若從其
里中適郡郭耳以故終於滇余弟日章嘗從郡汝晦
市南子

卷之十

十二

先生家談其子云少年博學善譚論通亦早慕西洲
君之爲人以西洲君貴而已頗以文學游吳楚大人
之間尤不以本事爲意然灌輸之盛殆如昔矣茲十
月西洲君夫人年六十歲汝晦之子某某西洲君之
甥也謀所以上壽夫人請於余余喟然嘆曰泰山之
石膚寸而興雲雲盛而雨雨欣洽萬物而其繁氣復
蒸爲雲故夫雲也朝朝暮暮泰山之顛耳西洲君父
子雲耶雨耶冠帶衣履之所潤不知其幾千萬里然
而其孫猶以爲祖父輕宦達而好遊遂令其學無賴

於世君子不以爲然
族而已矣則黃氏之族
夫人其泰山之上階
分於石言其貞也詩
也請以是爲之祝

賀家元明諱六寸序

萬曆己亥之四月茂才家元明吾六十歲也而九月
兄弟太夫人高年八十一月嫂夫人亦六十三壽
里中羊酒相追也族命有文詞者入爲壽母前等以
百前子 卷之一

先伯父之感使諸子辭而以伯子主受賀夫君子
壽令妻壽母具焉而後頌作請無傷太夫人壽壽
伯子伯子以無自欺爲學自號曰明吾讀書勤苦
早則首盡席中常而數百步爲前生先從祖臨高
公廷之整執經事者多其父行也而孝廉茂才往往
出焉教不避過督至程其母弟捷常流血絲是月每
孝壽所至至名家皆不爲易已諸生相遇大多門人
勇吾手不釋卷五尺卑不利不爲少衰行年五十長
亦諸生矣通始慨然有仲長之志而山故不好

於世所利束脩具在頗以數致驕殺夫人者能攻者
於世若兄皆儉然猶有人間味不若也追明吾志
其宅則家已富居故大池上通從旁廣隙地更築焉
爲樓西望豫章南眺臨川鍾陵以來諸山東北望湖
近俯平原環數十步之內良田百畝道遙池上阡陌
如繡與客從容笑語即可程備作及田間敘稱舉在
目中不啻僮僕時自慙而歸杯酒自勞至樂也其東
家南望今亦高第也令好廉輒宦十年一歸眉常舉
耳明吾以今不務家人產然未嘗并日而食不能不
百前二 卷之一
負債則可使重負耶其生平愛人儉而惡事非人情
每從廣坐行其諷諫浪間不稍爲受者地大率類此
過令亦以明吾自率作數米而炊非大人事兩人者
相笑也其宗中語曰東家壁感好廉名西家咄咄好
直聲然族 有爭明吾亦以此不喪諱卒能解卿
錫人疾鄉里服之雖行子錢負者有他債急姑復
之使無傷其命而徐圖之故夫有以本富有以未富
者矣而明吾孫多聞富而高會之小廉爲儒六寸
於封君豈獨其算計哉蓋亦有盛德焉昔

生非樂非聞樂與天下共相無事而楊氏使天下人愛其一毛則不君而治矣此皆太古之爲道術者也豈與孔子節用愛人殊耶韓子稱其道一而世儒以禮樂文章少之弗循其本焉爾令明吾得位用禮樂之柄豈不能採國奢返民至性適不用而自貢丘園則亦足以高尚無求風閭里之虛夸計爭者矣昔漢陸賈多分其子金就養盛侍御琴瑟序當供給此明吾所羞子壯出分不煩其養自養取適而止中夜有輿輒臥吟不以音律自束樂就與陸生清淨哉明

卷之二

二五

吾有老氏之儉慈可以富室可以長生如其禮樂治民以俟令子則三壽均不朽焉兄其入而壽太夫人与夫人也

壽趙長山翁九十序

代

余弱冠侍余外舅則知趙長山君偉人也蓋余外姑之日出君少博習詩書有經營四方之志然自兒時性精核器復闊略多奇敏及長每究觀古人所用經世務輒廢書嘆曰儒者略法先王徒足亂世術丈夫亦各喜以文教世何必專經老博士爲耶於是輒不

欲竟業其後果繇緣起家三仕皆文無害信哉古人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張湯爲見見能於詰鼠資適逢世遂致公卿用事豈偶然哉令我高皇帝放漢制度至今弗改則長山君取金紫棘下豈有難哉然乘田委吏仲尼不卑誠各有濟也君既謝事謂其三子曰古人有言多男而授之職則無懼夫官不一職授者分也備天道決人事必有六家之治焉於是世用儒爲本事而其仲亦復治文法爲椽宦京師矣長山君九孫長君之叔子爲郡諸生使者試輒高等此儒效也而諸孫猶競爽繼出雖古荀淑陳寔之嗣將何過焉余外姑傳母長山君幼女也傳母之私爲張氏君傳氏甥聰明夙達年弱冠已偕外舅爲諸生識者知其非常器而張氏君甥固諸生異等余未見其人然聞其名矣君之子女內外孫如此然且行年九十豈非人間異數哉外舅徵言於余以爲壽余撫然曰世儒咸謂法家刻覈信矣然余聞古人言申韓之意原於道德由是深究古今之治綜其本末然後知昔人之觀之遠也孔子曰仁者壽夫以道德流澤而不

卷之十

十六

昌者未之有也是以老壽蕃祉慶流無疆不亦宜乎

壽傳 翁六十序

郡東有瑞方里傅氏世家焉其先宋侍郎 文肅公某 忠直著名史所稱金玉君子也至今其族朴茂好節昏姻與徐孺子家爲多蓋其匹也嘉靖以來其里中一時多貴表樹相望而傅黜然靡落惟數百年堂構父老魁梧稱高曾風節不衰耳智耆亦記其宗有異人云傳壹饒者郡文人也博通經子爲文藝屬索之極諸生推穀十年數矣然其器質雅不倫於俗

而壽子

卷之十

十一

表子猶難之有嘗識其祖父通知世德雖被服使無亦天性也壹饒先君子某翁鄉人莫得見其喜怒惟朝暮事先寒暑未嘗廢揖而尊大人某君翁儒者有志節雖不利於時意欲有所樹不墜其先而已壹饒氏聞然徐章章非其積漸然耶我國家使臣以禮始論養而官官職既治聖書褒美錫之以爵本其所生養食者上自其祖下任以子雖人臣之餘榮哉而首譽所稱天下之本治國之文盡在此矣豈非大家之所可也 壽王不朽耶某君六十

郡東有瑞方里傅氏世家焉其先宋侍郎 文肅公某 忠直著名史所稱金玉君子也至今其族朴茂好節昏姻與徐孺子家爲多蓋其匹也嘉靖以來其里中一時多貴表樹相望而傅黜然靡落惟數百年堂構父老魁梧稱高曾風節不衰耳智耆亦記其宗有異人云傳壹饒者郡文人也博通經子爲文藝屬索之極諸生推穀十年數矣然其器質雅不倫於俗

壽家伯少洪七十序

市南子

卷之十

十二

余伯小洪翁者脩然丈夫少與余家大人同甘苦初兩家祖受分地同堂堂成樹且有日矣伯之祖其爲人也緩偶出似親戚先吉三日而翁未歸問者謂伯家意固不同豈將考室而後弗歸也余曾祖以爲信或取其半改野之通伯氏祖亦歸皆竟不悟迨同朝而比舍成矣二祖者其無懷氏之人與然而其朴壯遺矣伯與余父用是甘苦切近相憐相屬因情爾壯兩家兒子益相親伯之室朱夫人者生而不宜子者也伯憐其攻苦建家終不忍有側室于其兄之子

先佳兩人甚愛之將老焉而已矣伯年且五十
兄謂伯健飯可多男伯念朱夫人既久而夫人亦
老謝勉而娶之舉二子焉蓋二子生而伯所爲教育
佳猶篤佳之生也後余數月自幼即繆尊信余朝夕
相從問字卽周旋必聽也佳勸於余什倍卒也彊記
過之初試童子數不利值伯中第伯損他務而資之
甚周至時余雖諸生有名亦久不舉或相視口比舍
見誤人久之佳亦籍諸生矣益博記六經諸子秦漢
之書悉能舉其辭未有賞者然疏於務不能朝夕使

市南子

卷之二

家人禮或往往乘間爲伯言伯飲之醇而謝之佳既
諸生能室且受分矣伯自勞苦爲二幼治生產然佳
有乏伯猶先急之余輩常曰若八伯之於猶子則可
謂聖矣居常口不譚人過族有所頌言輒自引退子
弟或推之卽多居間解免其於父子兄弟夫婦宗族
之間如此高年七十父兄徵余言爲壽余愀然嘆曰
壽不亦難哉余父存今固不老歲在庚辛五宗之
實者一時殆盡今其同輩或同時情莫逆者獨有一
一翁存爾通俗益澆漓卽存者予不獲直行其道矣

子姓聽之肅然喬木哲人之運豈不有隆替哉思中
郎者執虎賁郎而事之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若
伯者可謂質直之遺矣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周之生
也幸而免夫直所以繩德厚也故生之道載焉世儒
避討察而徇云謹厚幾乎周矣故壽者生理也非謂
其皓相似也鄉里一時長人者三皆脩上而廣下要
領甚勁冠幘微俯兩脣間兼兼至白頗相肖也而吾
家少洪獨瘠目神蘊而手足容斂居然長者豈非其
所清修異哉伯之壽也其德也若夫子孫之榮旣自

市南子

卷之二

壽外母徐繼初翁夫人王七十序

徐繼初先生公子而雅文淵毅有識度君子也王夫
人者女公子而精果沈閱有計數丈夫也兩人相耦
其得也而夫人所凝止居多繼初翁之少也文潔而
遠尊公給事以爲才然而善病給事時諫罷有聲聚
文學論說從者數郡四方又數徵用其文而繼翁見
愛信諸子之中掌少初公進幣夫人乘其委因悉括
王氏之衣補佐焉遂割翁榮願而保其身以殫其室

傳及子孫盡夫人脫季受而識已若斯矣嗣是春日
以麻給事多男而五分其室遺子之舉也繼翁取而
六之羊角桑林之裏所在受分翁與夫人弗舍也志
在東邑請各易便宜處焉初貨重羊城而東未有塗
茨之備會釋服初投蓋很狃而遷露坦而始構也翁
夫人卽竝貴介成於艱曲非雄烈而能若是乎夫人
二女翁奇其幼不欲以事統禘相仕族之才者托焉
偶得李生於郡長者以郡別駕言而往立評而遂定
之蓋歸乃以告夫人也生內外族雖貴而生家貧且

市南子

卷之十

三

異郡縣十歲兒安所見夫人泣之翁略不疑苦亟逐
生使夫人見夫人乃亦喜之既且愛甚獨信天不若
信翁決每數愛其女貧季女逝而後乃得釋然也驗
年翁亦逝夫人語生曰吾生平事仲未嘗立好惡仲
之所右吾亦右之凡有所愛而奉子皆非我也仲也
一切縛紲翁遺意以明曩者心行爾所謂謙善於天
非乎余舉而翁不泊夫人深憾之雖庶天之於徐氏
也休其父而祥其子替其兄而長其弟繁其本實而
窮其萬萬二公子其鍾美者耶季釋服而肯綮矣仲

月影而影養矣孫甫舍榮裾相鮮大比後尊辰兩
月兄弟殷與而齊榮矣不致足樂耶憶夫人先十
年之間也焉其家督亢宗之才子焉隨以繼翁保世
之令主焉皆夫人所貴敬親奉也兩見其一哀而覆
謂李生曰已相則亦已矣方聚奈何夫灑然丈夫爾
情存於我輩孰哉而豁若斯宜其事業日起文秀日
興將受國之褒顯蓋至是夫人生聚之心差當萬
分一而觀者亦若斯焉至矣繼翁在與夫人七十同
年李生休於朋壽之戚而且樂乎介壽之徵夫介者

市南子

卷之十

三

常益壽夫人生而母失尊侍御憐其慈時除令賜山
砌苦河衝數漂沒而侍御方以艱子起家所與之官
夫人一人爾甫十餘歲相存守揚權甚定令以最
召而夫人歸然則萬石之家不足爲矣稍長適徐而
若姑嬾夫人謝事張夫人柄而多出夫人謹事之歸
養嫡夫人於東雖老詩畫孝張夫人在羊城亦老矣
餽問必以時或迎而奉謁如也居娣姒之間必及與
內外語蕭而文常足以折人之妄齊於暇整僂僂者
或不得其端本所存故曰精果沈闕丈夫也坤而貞

永之道也然則觀其載厚而壽可知矣

饒太恭人八十序

今海內望饒諸景若荀氏列慈云夫荀昆弟爽名位獨著世濟則司空或秉幹節祕書悅有獻替情皆從子矣夷或匡時不免乎濡迹其盛若彼賢與貴與名不能多取也饒氏不啻過矣澧州振頴諸難兢深遂射策甲科者三所至官以家學行顯閭副使從監可督學矣會潮督學久不報而次公參議蒙受異數藩臣特秉憲爲之典故未有閩潮 命同時下海內榮市南子

卷之十

五

之當世九卿萬石家多有兄弟一時典兩大國文獻之衡爲天下士望明興以來一姓耳潮中遷憲副而閩督學晉太恭 敕如故季公三爲劇郡理輒有聲由北平 召選補言官竝鬱然爲公輔表同產名位嚇一時八慈倍之顯者一耳又况乎幼公大學方鼓翼雲蒸風積之秋乎乃若求仲豫文若諸少之間亦何蒸蒸無數也意運物之所愛者全也俗償之所明者稱也大道玄眇則報其天而福其朕才不能責之通顯道不必遂其光明遠古以來挺鴻茂之品際

聖之期樹功豐偉而享世宏久皆神者誕之是故經緯符命之書率徵其母饒先中憲頤其祖二千石遺

書不治生產家稍落鄒恭人脫衣補窮織維佐之養

君舅廸功郎夫婦備極誠謹初舉六景諸婦悉名門

至則婉勉相化娣姒常并衣壹食以悅恭人而恭人

亦雅不好從諸君宦厥義在桑勤子婦之居者且內

外諸母得相敦睦爲歡用是樂恭人而博厚睹矣玉

山之禾三以爲族則多粟陶朱之璧厚而倍徑則

連城夫天地化則草木蕃家平康則俊又章俊又章

市南子

卷之十

五

則世隆泰而謂無貴乎尊顯衆多此夫基祚單弱而不能以必得者之說也是故生乘盛則傑出業恢遠則福持太恭憲副秩尊績優臺省著風裁州牧表治行於臺司也或以次近或相絕無時之先竝騰而閭所奏旣多端太學諸生然且差池而迭進輩當熙洽之朝建俊特光華之業是故孕奇者無常得時者今昌斯固大化非人力哉而亦純德之所邁也是故上下世祿彪炳齊一不借數不缺美鄒恭人其至矣于夫且爲萬物母而壽奚紀焉

饒封君同夫人八十序

行素先生自公車至御史常高第督學南都三吳服其鑒博士弟子高等輒踰歲通籍金閭擢民間秀異舍菜未行有脩計甲科者矣後先穎脫不可數某以諸生久無奇謬當拔拭浹歲而乃釋褐南宮稱寒賸薄猶不意備乏鍾陵藝圃先生里居令六年才一再見備賓主禮而去時次公吏部郎亦取告同居蓋余叨任三月所而兩先生儼然一尉饑渴也里中稱封翁吏部以義方著常有意督過諸子及兩先生萬石

市南子

卷之十

五

君不足嚴爾今與夫人俱行年八十而靡靡不衰余撫然惕曰迺今知兩先生所以肖而太公夫人所以壽夫言壽莫正于書周文公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是故陽健陰肅君子以立其介內以養其和身國修治而天地長久也信矣生平守正不撓其齊斷足以決疑定劇人望屹然然用是多不嫌所請地望備九卿忽議外補無爭者時論為諱侍御亦先疏乞病令新命下而內意謂不能無望遂報罷之廷臣欲亟用推用恐觸迂重累姑徐圖其必然爾初侍御之甫

入臺也次公以比郎抗疏論京師典試事涉太倉相

發主者私擅實不與太倉 天子以干大臣下詔獄除籍太倉深相器也後起家再相特薦補南北郎田間聲由是益起今獨不得郎中報可爾聖卿光祿之秩舉無愛也兩先生大節炳烺厥有自哉夫累累若若鳩功積閭不遑啓處者是士君子之及時廣業以踐崇階負公卿之望厠乎清華曠逸之間讀書勵行益而深約者是士君子之違時養德以紆峻秩而長論思其所效於君以顯其親一也而兩先生於太公

市南子

卷之十

六

周太夫人七十序

子儀氏余郡之治春秋精大義者也江以西春秋家

學往不可及許自安成建標數爲南宮第一海內師
說何家寥子儀間常執經問難於余余器而望之每
以諸生高等顧數不舉會選茂才明經入充太學延
對畢天下大比士則子儀哀感舉京師矣舉主爲磨
事楊公官論顧公公主第尚書春秋言春秋宮論
所專經也而環堵有聲射策爲甲科上第曠覽玄議
軒輊古今鮮推挹而乃深謂子儀才璋意奇節直欲
表世而自立夫士負笈太學與四方英茂角取名譽
公卿翰林之間天下觀亦略止矣而子儀至不取諸

卷之十

三

市南子
懷此又冠南宮之徵也子儀性篤每爲余言太夫人
必改容而立蓋令先君早世子儀多季弟繫然幼孤
先君周家嗣也王父母未卒其遺老明幣易薦而禮
輒失需太夫人當室亢宗養撫責甚重生賢淺鮮拮
据支吾之態何可令兒子輩聞耶甲辰子儀爲先君
服大父甫閱兩午而夫人七十其始畢所養可知也
子儀仕進諸季居殖公姓蒸蒸庶其始畢所撫以篤
周祐封先君可知也考祥之履既成貞吉之符初著
建將厥後何如哉 聖天子齊居恭嘿慕日減之修

二十年所矣一旦以道非言不者然呼子長父子
諸臣不知春秋之戒發 盛意隆時時求者領之至
龍論說者者爲義達焉以此風天下賢良文學有經
明行修若左氏公穀董仲舒向歆其人者乎必非常
拔擢儲之石渠天祿之間御之廣廈細旃之上尊席
數十論道三五非我子儀其人哉則太夫人極名號
備福祥不日而錫類弘化無窮也余請以淡月也
斯言驗而諸君先爲壽焉

賀劉斗陽先生七十序

市南子

卷之十

六

夫士人之學無已時也然君子隨時以自考行年每
進以十而知先九年之非是也雖有聖人亦七十而
所欲不踰矩焉已矣後幾以加夫人臣之忠於君亦
無已時也然國家功令積日累月古卿大夫朝夕
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是也况乎蒞官治要三十年以
上朝夕之積萬有千數而未艾乎然則七十之歲學
之至而忠之盛也視履考祥斯其除矣我叔父甫壯
登朝歷清班雄職至乎節鉞帝畿未嘗一日苟於世
官爲御史則名撫鉤鎖則重鉤故責守不責戰兢

兵日弱而虜日驕而北歲遼左告急勸與同患軍興之浩繁赴援之絡繹不獨邊備爲虛民生將有不堪者矣叔父一以察吏飾將爲本以創虜爲令誼急遼而慮先安廟廟論欲加賦撤防必力諍止之雖供億不啻精銳半空然而民不擾虜不犯者叔父之爲之也勳名彰彰在輦轂下非某兄弟所當侈頌弟以循省已德原本天壽有可得而告者書曰天壽平格言大臣平足以秉國誠足以格天則天壽之非愛其人也以祚國也故者壽在服國之庇而天下之光也不

市南二

卷之一

三

然而有若番番其人者焉不平也而智日以多不誠也而氣日以衰智之多則益工於周旋趨避之方以偷旦夕不顧遺愛於君與夫其後之爲人臣者氣之衰則愈倦於勤勞之事怯於擔荷之任人言唯唯人罵賸賸莊生所謂不可復陽非耶此而亦壽國之賊而當世之士之羞也豈天道與與非也人壽匪難第爲國壽者不易必有一个臣斷斷乎無他技無技者自然之智不可得而多也斷斷者浩然之氣不可得而衰也惟知若技於何用苟思殉國斷亦易難夫

是之謂平格昔周王以吏郊仲畢公也曰惟公弼亮四世正色率下令汝庶邦汝惠遠國封守惟周公惟厥始惟公成厥終夫萬領今日之吏郊仲萬領固封守今日之上治也成周公終今日宰衡之任也自叔父之撫卹也廷臣請以中丞召還不數月以少司馬拜上廼論羣臣卹方慎之何可動哉帝簡簡焉非欲叔父厚保釐之績而將胃以成終之望托乎稱天子之老維不拔之基天屬之矣予以明吾宗蒙彼寵其家學蓋亦有差效焉豈惟從子而已大天聖後

市南二

卷之一

三

榮豈淺鮮哉

市南十卷之一

市南子卷之十一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序

賀毓宇叔父榮壽六十序

造物之所重與人者福也所尤重者名也福不可幾幸况迺名乎况名與福俱乎故曰造物之所愛者全也余叔父某翁殆庶幾焉翁父故舒城臨高令有廉愛譽其舉也以嘉靖乙卯歲也此萬曆之乙卯而翁

市南子

卷之十一

一

仲子光倬仲章父復襲然舉前乙卯翁未生歲復而子貴斯亦蚤矣而翁生平質而義端謹而惻怛鄉里靡不長者事之雖高門無長物意泊如也仲章非徒蚤貴也文章論議風節海內士翁然高之余故淺劣而一時稱仲章者謬相引重謂吾家兄弟相師友然則微獨翁也李氏之先後進實寵藉焉三上公車爲壬戌宗黨意翁六十必仲章新衣繡遊矣而會余領分校之役不得謝仲章守功令歸川是海內迺益知余愛仲章而仲章自待遠名愈芳於登第云頃遊南

茲諸名公之有事於萬曆泰昌諸故實者爭相延致

因以翁壽請得已於是諸父兄子弟咸喜其歸而助

之祝也口翁生而貴介長而多男子未強而抱孫艾

而仲子舉競爽以次六十而子姓孝秀彬彬如也迺

二年仲章籍金閨上玉堂連枝而起者又不知其幾

斯亦生民之希邁而壽考之至榮已余趨而進曰善

哉頌雖然皆福也而非名也名亦非仲子策名之謂

也世有累葉貴而名不附者矣試問今海內士文章

論議風節有不屈指吾仲章者乎翁爲清白吏也子

市南子

卷之十一

二

爲才子也父爲邑中長者慕榮之者芬若椒蘭重若

鼎呂大文王無憂非其父若子有家國天下之謂也

道世存也翁之無憂非其父若子有爵祿之謂也名

世立也惟名足以蔽天壤而軼喬松可謂曰壽子姓

之朱紫雜沓稱觴上壽者僮人亦多有何足爲翁道

哉造物之於翁可謂全矣翁夫人陳母前一歲爲初

度族尊幼業徵言仲容父以獻猗然朋壽也書曰在

時二人天休滋至尊幼願拭目焉

賀夫人王母柳太夫人七十序

如亦先生不佞元之世通家也先生與家從父誦恩
同鄉舉而元里選則附長公君謨且相繼甚先志歷
方伯秩滿九年推擢太常卿命於里而夫人鄉局
七十焉夫崇號秩命之所託也適若初度將屆而方
伯公前辱勞先而入里門易過會之奇而不可必者
遠近榮之於時同選士六十餘人共謀所以佐君諫
止太夫人壽者而固使不佞屬詞焉蓋聞鄉義族也夫
嘗七世堂食至夫人之少爲背內外千指翁如也夫
人孝慈共儉作法於王而及閭里豈無自而然哉

五月二

卷之十一

三

采蘋之詩曰有齊季女推其本也大夫禮記則夫人
佐之平格壽考則夫人配之君子以爲稱然而未也
夫俗儉之所明者稱也與宰之所愛者全也爰全則
不必其皆稱惟全之難也世益貴之是月也余史官
之乞假請告者六爲將母者四而元其一焉四母氏
皆寡人其先君之得仕者二斯全之難也夫人令子
三余識君謨與幼公君問竝文深雅而行醇至仲可
知已三君二年之中其於余四人者不足爲也而四
人之所居百歲之身不能若夫人之則壽而榮則無

可爲也天之所以厚夫人者豈其易哉君謨自長安
往請以斯言也奉太夫人歡遂以爲祝祝曰相爾公
卿永王國也仕爾令人其儀一也迪爾孫曾其人庶
正吉也天與之全吾以引其極也

賀陸某翁幾十序

國家所重在農與兵重農莫如水利重兵莫如屯田
馬政西北兵浮於農歲漕東南之粟米以給中都飽
宿衛重又莫如河道何者大禹勤民力溝洫盡之矣
續禹服而戎兵不廢難於奉餉賦騎食以其力則緩
市南子

卷之十一

四

急不特餉乘以其產則給帛不外市至乎儲廣牧蕃
不獨強兵而實紓農夫沿漕諸兵雖城守亦漕備也
由淮而北山東居漕道三之一引汶屬衛綰於臨清
故東昌臨清皆設衛置屯焉而黃河故由是入海常
恐絕而東則漕獨昔景泰中河決張秋守疏渠經濮
范之間建岡龍灣諸所當是時無論震漕害屯卽瀕
河牧馬諸役悉蠲以事河然則四者並重實相因禹
決畝淪疏九河則充賦同萊夷牧有由然也今內郡
也救大都地要而土衍則居多故山東賦國馬東昌

濟南兗州籍最故徵盛屯川濟寧以北議者常言之
况臨清又漕河一要會乎顧青兗當衆名川入海之
衝爭引之則蓄泄時而屯牧皆利不善治之則壅決
無時而漕亦害東土言水利獨難迺若或無用而屯
或鬻子而償馬公患爾非事有所掣肘即傳舍者未
嘗究決而承圖之故不督以憲臣不可而憲臣非經
綸之大習知之久肩任之真亦不能陸公自守東昌
擢蓋其宜哉相度得而樹蓄蕃固知之矣余嘗慨三
代以前惠政不朽多矣通明德不續令千載而下若
市南子

卷之十一

五

指諸掌無若禹貢一書即九河道兗賦同萊夷收至
今道青兗間有不習者喜誦慕者窮討矣乎禹之
朽不可及也已夫事何古今之有治九年之水不
一順豫十年之積不過一專致驟化之三千不過一
淵塞已矣即博平而陸公不朽可勝頌哉平格廼將
亦若斯焉已矣

賀黃寓庸老師榮誕片

貞父先生門人滿天下鍾陵爲親其以督學至也卽
鍾陵與諸郡縣一眎而昔者相與講德之二三子誼

有加焉戊午竣於大比之役皇覽初度至二三子往
祝意者先生得無勞與而迺益秀而澤咸喜且異之
李子某曰是奚足爲異哉夫有道之人固非衆然而
然也先生自秀孝時學行業爲東南重吳楚之士多
往從之教授於武林山中之侑僕丈人居師術號爲
整肅少壯之際儕等非先生不敢以稱學士大夫之
官於其都及過而問焉者非造其山若不可得見用
是海內聞先生登第以爲尊宿也不知政強仕爾以
爲必儼然堅重儒者而迺沖沖乎翩翩乎似道而欲
市南子

卷之十一

六

僊莊以與人人益親和以與人人益尊其令鍾陵也
匪徒取治辦可爲永圖者必爲之兼以大吏與四方
之徵用其文辭日踵至見以爲劇矣而迺方物色其
境內之名跡幽勝而咸翦拂之與賓客嘯咏不絕昔
宓子鳴琴堂上余以爲弗若也旣被 召入廟廊貴
重之且不敢處以雄職不謂用忌謗謫久之迺自南
工部郎稍遷南禮亦旣淹抑能無跌宕自喜哉而迺
愈益蘊藉清論奇節咸推之今而迺督學江西誠重
之也維時天下之學政蓋一時稟稟矣先生力正人

心校德藝秋毫無所貸然御士有禮與鄉先生交必
以情庶幾法行而名不立生徒既盛而比年督學使
不時代猥仍之弊不可勝詰先生靡不得其要領摘
發咸當卽方校藝士牘官文書日雜眎之可謂有停
畧邪然每一目出必揭其指及其格各爲之說以示
諸生噫何其暇也舉先生之素皆非衆然而然者焉
夫人之生剛柔而已矣方剛而克自柔爲老成人獨
蚤及天下柔之而剛不可撓也然用其至剛益克自
致其柔使中靜好而外澤秀皆非至人不能是故廣
市南子

卷之一

思而不洩者神之淵也極辨而不紛者智之府也
敬教和而其應不誦者仁之體也知樂仁壽孔子壽
焉吾觀衆人之與有道人異也反之而已矣彼夫氣
老而衰知老而多者非衆人也邪夫知之多氣之所
以衰也孔子自不惑以往而知天命進而耳順又進
而從心所欲方損之又損以至乎無矣以多爲不多
也而後謂之知知則仁矣仁者之壽非獨其真不息
也其爲氣也蓋亦宅之至虛用之日新而與衆人絕
異焉者何也氣變御則眞常得而又何衰乎公孫吾

師始驗之矣

賀饒母 太夫人九十序

夫氣有精者焉有麗者焉精者約麗者豐相靡以極
麗者之數勝與曰亦精者爾精者麗之精也精出於
麗麗不能與之相靡者其滓不盡也精則至清至清
則炯炯則獨存是故著明而不毀者日月也隆麗浩
衍而不免乎成虧者山川也其於人也亦然稟之精
者其生也夙知而早貴夫貴懼有肉食之鄙焉胡可
桀也必其爲人也肅而文函雅而勁挺不與俗絕而
市南子

卷之一

脩然有以自殊斯氣之精者爾精則多壽世之名公
卿也大都弱壯登朝耄而去國其老也氣與知俱長
夙興疾動息益以踵往往什倍方剛蓋天將以降罔
幹而顯世頑精所聚也然則何况乎產名公卿之人
乎而又况乎一人而產數名公卿者乎是氣之母而
精之元也 今上御寓四十年間饒氏同輩擢進士
七人二同產而五至奇盛也同產先登則行素三鳴
兩先生云長公用侍御執法次公從比部抗疏論事
並聲動一時侍御督學吳中有功於其士遷憲副以

病自免朝議賈之請起家拜尚寶卿比部論宰相事
宰相顧特自民間薦起之歷南吏部郎推擢光祿少
卿兄弟並以卿材爲世推轂二十餘年海內
兩麟然斯亦氣之最精者乎太夫人精之元也九十
而氣不衰宜矣雖然亦有天焉氣雖有精而不能不
乘乎數觀元運之可以季數盡也亡論其他雖日月
將亦有期節焉獨大小年異爾人之年曰天年言有
制也古聖人類亶聰得一矣而度百餘歲者何寥寥
則取數亦若斯焉已矣故禮七十以往八十九十同
百有二十

卷之一

九

曰耄竝高之也而差數泯矣百年則曰期謂盈數也
有生之大期也踰焉是謂過其歷而非所望昔饒太
公封吏部翁以端毅著學官俎豆之而太夫人之德
匹焉督多男嚴甚卽兩先生燦燦如也兩先生之勛
肅似之云爾太公八十有奇太夫人九十而未艾豈
其秉精同而享年異哉太公者精而效者也太夫人
者數之特勝者也母自有餘翁故非不足同耄也謂
之朋壽可也雖然八十有奇之翁往矣夫人若魯靈
光歸然而獨存也斯不亦久符乎哉夫人異數也異

日者兩先生登三事而歸公姓之同產竝貴比比而
出而夫人猶歸然獨存也其誰能量之曩翁夫人偕
八十縣令周君屬不佞元代其辭以祝今也元獲從
里緡紳後而次當受辭遂主名焉噫亦榮幸矣夫探
觚猶榮之過冕弁而舞於階展而衡筭而御高堂之
上者其樂何如哉

壽謝母徐夫人七十序

夫福非有定也視乎其人之志甘澹水者穢梁肉而
弗聞樂圭筆者薄軒庭而弗過然則福惡乎有定哉
市南子

卷之一

是故順也備也謂之洪福順而逆備而闕也雖非人
所欲樂而或者其所性存焉猶之手順備也是謂清
福洪福以厚吾身清福以高吾名知者不克全而擇
處一焉則必有在矣故比部郎用建言罷追贈尚寶
卿謝公山子余姪友也姨夫人與余先妻徐宜人姊
妹中號爲同志竝愛壻才且賢卽望壻顯非爲貴富
也恐其遇不稱其才賢爾山子生而標邁自謂功名
何當至弱冠寧知有不然者會謝長公蚤達輒相形
雖其究也等而夫人歷家庭屈伸之感兢兢困培生

死之介凡二十年而後山子踰強仕而適得仕也斯
不亦逆而後順者哉山子初登第名聲籍甚咸謂公
卿可坐致亡何忠計 國儲抗論時政伏闕兩晝夜
賴 神皇帝神聖僅得削免夫山子復何憾方是時
夫人未始需一命稍酬夙昔婦德亦難爲哉而夫人
益竊喜歸而食食什倍山子諸生時又凡二十年賜
環無日而山子逝矣迨至 光宗短世 今上修先
帝冊立功山子適應詔得贈夫人無所徵寵亡於茲
寵藉令爵者夫人三錫命其心必不若謝郎一贈足

市南子

卷之十一

十一

奇也斯不亦闕而爲備也哉夫康豫之樂世之所樂
非夫人之樂也夫人憂而樂樂而常憂聖卿以清芬
永夫人與俱永視汶汶卿夫人笑啻若穢俗之不可
適也與哉是大年之說足以爲夫人壽余赴 召
過東鄉弗獲自造臨汝謹拜使而致之

雜篇序 後竟廢不由

李生性多病讀書知大意而已今謂則廢故亦頗不
好思人欲生爲文必強之不得已而後作成卽棄去
不能其藏其已與人卽無副蓋未嘗斤斤於此云然

其後頗聞三二出人間則辱海內君子有繆重之者
矣生殊驚以爲去之神也蓋十年間頗有遠來徵生
文欲相流布生謝之曰古之人其中人有必深惠而
作藏之名山傳之後世世之酬酢敬讓之辭所以相
接也非有作也若夫公卿大夫之經國家蓋有文焉
所以翼上成務居業也則諸後世謂之典章其文世
儒生所未遑也傳曰文以行遠行遠者近未嘗傳也
然則諸生所自市及世欲得之獨今所科第諸生者
耳夫科第之制海內經業在焉能者無以甚相遠抑

市南子

卷之十一

十一

有至者非已高第世鮮或知之蓋亦難矣且吾之在
常謂意於茲而欲示人無適肆乎輒謝去然生意實
以此業世所爲先資第儻卽已固無意傳之生自疎
髮以來不中試者數矣技固不工儻亦天之報人必
報其人而尔報其天乎於是每自傷多病初欲深究
古今之變使成經緯而力不能強記終亦浮泳而已
庶其曰屢涉而愈深耳該徧之事于今已矣至於文
章頗心知大雅之意常舉當世作者與人言人人異
意生獨解其度數本始而以不習不能所何不思而

得不勉而中今之作者之聖誠所謂從客中道者乎
夫此亦一代之長技胡可忽也丁酉下第齒既長矣
遁愈益病不能復近古人書日治病山中視仲爲文
見仲亦稍疑作者之肯生甚悅之而先是十年中仲
與諸從昆弟間從旁收生所逸文什二三或作爲諸
少改作彼輒錄之於是見生不能他事悠然感想當
世之文通盡出其所標視生以爲生性故近是生
大驚喜取而讀之幾茫然不自識每至有所幾怪曰
當時亦復如此仲以其中可憐者多請必刻之生笑
市南子 卷之十一 十三

日昔嘗少猶謝人請今且長尚復有顏面視人無機
耶仲殊以爲不然復持去居月餘適見刻成請余自
名之余愕然曰此正少年不肯篤習隨時輒爲之未
暇括以一家之制方且賴病欲寄養生庖刀之間盡
去其故而新是圖若輩卽不能斯須忍吾醜邪又譬
不剛定然業成事不可已則命曰雜篇罪已也何猶
者治業之荒與

題趙若無易言序

李生入長安長安故有尚書社時已迫試事若黃大

連袁小修俱先入西山李生獨與趙若無丁仲賜一
卅會而罷既試三才人俱下第李生不自意得後若
無人以若無文詞多挹損張讀之不能暢或者偶據
其所鬱結之思非也若無入此道久矣往者不可樂
見括已亥稍前迄庚子之半歲二年間所著無慮數
十萬言家居匪爲文頗遊方外自悅而已故口實言
入都寓大士閣以入太學之暇或二三日輒揮五
首起庚子正月訖四月望凡七十餘篇其文在淺深
之際纏纏洋洋蓋如取爾故曰易言嗣是六月政與
市南子 卷之十一 十四

余會若無自怪三四月間孰道忽不復得命其三十
篇爲迷言七月又得二十篇爲止言兩言者其舉主
韋君既亟取縣長安市曰趙氏壁紙既貴賈人復請
前兩言今刻之爲廣趙氏壁而若無重廢曩者質易
名仍各識其年月嗟夫趙氏不見奇不樂向使念易
言無責豈其以文涉世者耶夫言亦何難易之有凡
物之成也其人視之難者其自爲之必易何則精微
渺之意喻甘苦之機有所獨至非強而能也苟不有
所至企而爲之則強強則難難則無可樂無可樂則

不能以窮已之神而盡物之變若是者其爲之甚苦
其人視之甚不難飛爲舉簾天下之至難也而神者
爲之目意手削而臻已矣人讀若無文意其刻心敲
舌日易一草不知作者若斯之易也固足樂哉至達
言苦難若無幾不自信又何以信天下以余觀其應
制諸篇較往者藝政不啻易爾然則若無於其文蓋
天性而或欲強而更之顧不難耶

題吳元治嘯言序

初元治舉茂才南都一時稱妙選諸公前後取大物

市南子

卷之十一

六

享令名其盛然未嘗不推轂元治元治每入京則主
華嚴僧往常受四方弟子下帷其中今其邑子黃康
節濟南劉嗣源猶義者高弟康節與偕來已既不利
不能舍其師去嗣源別既久意元治或就便宜應南
都試卽有利鈍且負笈走新安就之道中得北賢書
而反兩生者相與周旋長安若歸耳其見篤信如此
蓋志行孚而名譽聞非一日之積也余來亦偶寓華
嚴得兄事元治半歲矣其人果豁達好古少頗負奇
與可既家多難數向余痛其先尊人及他所

大與余同兩人輒泣然涕下語曰夢舌相知信哉
是余固苦病不能爲文元治亦輒引臥文間一爲之
然不欲示人也既舉以諸師相索不得已出二十餘
篇授兩生錄兩生將刻其副以示余余未見者什七
八往詰元治大兄何匿之深也元治笑曰此嘯語爾
十年以來每爲文皆息偃在床得則起而書之已矣
余與兩生皆大笑夫我輩隱几則啜焉齟齬人見
床更復警敏所謂如君言反覆勝耶及觀其文儲竇
而構精非生平之力惡能及此哉雖有王良策駟馬
市南子

卷之十一

六

不如吳君臥進此道兩生頗得意余言遂并其文錄
之去不知其三日而過長安市也

周子儀讀禮草序

君子居憂琴瑟三年不成誓夫文也會其所不可以
已而極之乎其所神豈惟琴瑟之音已與子儀氏
之嫡長也其爲主是爲其尊大父服三年蓋兼
考之思焉子儀何以能爲文也記不云乎儼若思
定辭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夫天性孝則其於
也溫而汎林暢悽愴之中乎情深者其文明此之謂

也子儀性最孝當其應制公車見規繩墨侍闕下
半歲而論始平子儀意氣益自壯譚笑爲文乃有燕
游草與趙無聲益相樂也顧從不佞語往往涕下曰
余若家大父之念何大父老而望我久矣周貴族也
而子儀獨貧諸弟長於慈惠既壯卽以先君相勸資
父之恭或闕焉子儀折意馴之用相婉勉噫亦苦矣
夫子儀天下靜淵篤雅之人也發精思乎至性是故
其文勁而澤遂而不窮治其沈毅之氣以行其游也
置其爲衰也穆穆殆有存乎翻反之外極株之先

盧鉉卿制義序

代

稱制義者輒取喻承綢捶鉤之巧不啻中原菽矣雖
然未也夫承綢者天地萬物而惟綢之知則一綢焉
已也不可以從而逐鹿捶鉤者年二十而好既壯且
老而惟鉤之察則一鉤焉已也不可以從而斷弩何
者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一志凝神於諸生
經業似矣業仕宦矣然且爲文則此可以喻其精而
不足以讚其大也盧鉉卿先生自諸生以藝名世久

矣既刺雄州擢虞部而業日益進守名郡矣猶津津
乎不能寘也夫當官帖括簿書之餘也先生所典職
率紀綱崇重使其爲文必隱屏端兀臻思索之極而
成則雖好必廢宜其游戲三昧得之手而應之心若
日以休跋撥適觀遊已矣然而絡天地以命思鏤萬
形以致辨艱者剗心易且不能爲而適源流泉淖轂
轉鉤旋奔逸滔騰而不見斤斧則惟先生而已矣夫
明經制義逢掖之所以爲先資也諸生稱作者往往
苦之治辨之士臨執筆則心開拱揖而進俳偶之文
則心憤目蒿折節不能竟業夫業在而厭非必不文
也或未造於適也當官而厭博士家言治非必不暇
給也或未遊於虛也先生厥歷爲藝成乎性故而御
以口新豈徒有進乎文抑有進乎政矣何也制義者
技也治人者事也皆道也化而不知其所以然得道
之人也道者一也是故奚仲不能爲羿造父不能爲
伯樂技事之精者也如以道則兼總條貫而一矣蓋
道則無事無事則無分業當者常餘餘者益養其虛
乎庖丁之解牛曰道也進乎技矣斯言其庶幾歟

朱忠忠時義序

懋忠尊公故嘉興郡丞也郡名宿多賞懋忠文瞻望
沈公學士擬之南宮第一人云而開之先生好武林
客余常過而問茲業縱橫上下繩挫並施曲得當世
所謂而本論不失然數舉湯若士所爲文若士故推
彼其聖朱生後來之秀也然則懋忠之文既定矣又
况七年而大妙乎余敵人也意每與作者相動而不
好自工加以害病四方新近流布之文未嘗入手知
交授以帙跪而讀之不能竟業卽心與懋忠莫逆未

市南子

卷之十一

三

嘗屑屑乎其文也以前達之議賞定之爾夫帖括之
於士也騁而域之域而騁之亦當世所以盡天下才
也雖鬻技爾士之天機世之神識所謂皮毛外者亦
往往倪合其中何則無所復之也聞曩者南宮大比
館閣諸公從棘外差次列一二若出其手邇卽有嘲
差矣長安貴人幾不敢復相天下士而况山林江海
之上乎夫尺幅之論也翰林主人不能一四方舉客
不能與然則以向者沈公湯君之言而效朱生之集
不可必也夫文盛而度不一何也爾余能爲其六

者孰秦壹也有一伯樂復一九方堙則伯樂已知

弗如矣既則伯樂也韓風也秦牙也管青也皆吾相

馬者也而所繇相法異夫天下馬者天機雖一而育

法或殊既而天機之張亦異昔矣或在若卽若矣之

際亦在若飛若絕之間是以見於韓風或不見於伯

樂見於秦牙或不見於管青然而伯樂韓風四人者

之知馬一也所操法與所見材異爾雖然不啻二者

天也天機之見雖異妄而投之四人者之前而有識

有不識不足以爲天下馬相法雖異妄而投之以成

市南子

卷之十一

三

存社機而識於此不識於彼也不足以爲四人意者
遂以輩出物有時合千騎萬乘之中有神物啓閉之
者存與是故宗匠之言或應而若響或迂而後合雖
向者孰度夷壹之時猶是矣然則朱生其壯矣乎是
行也將廣而質之四方之爲伯樂韓風者過武林橋
李之閒馮先生與其手神也往矣故歲余至武林先
生適鄣郡不獲見鄣郡與敵友人陶生語望李生與
子贖不相詒也得無鬼魄之恨無窮懋忠能爲我過
其墓而歎歎否

梁仲容時藝序

余里仲容天下才也。不屑淺近之知謬貴信。平生奉生平平爾。仲容極文之高。浚泉謂所慕用。非至相新。督曰。東里子迂人。近邪。請即令轉志。而易思當獨見。信不然。業入不可返也。余却走而謝。天仲容起家學。自謬冥冥之志。余十歲以長靡所見於天下。千里聘師。走馬哉。雖然。余能定博易之論。今夫志蒙蒙而走。郢忠者返轅而北之。乃若棲息天均。則勸進焉。至所極而止。爾諸言者。不能難。輒笑去。亡何鄉舉。則仲容

百四

卷之十一

三

哀然高第。馬士相信。各有存何必肖也。蓋仲容與其昆伯常氏俱博嗜古。猶澆泳其精深。仲容之爲制舉業也。以爲先正之迹。輒近之情。不博取不能精。去於是。屢濁而脫。體清而瀾。扣窈冥之精。而布虛通之象。以故握之者。垓迫其耀者。滑其冷汰。一世而轉而會。薄者乎。將上公車。示余題者。藝幾四十首。今選以付。剡廟備四方。相索而華墨之役。不供也。余簡其半。以授其半。益可愛者。或稍未備。淡澀已之深。自刻。余謂仲容以彼其才。不意臻於洞達弗之計也。非仲容

有不洞者。余也。余爲觀者求之。且夫以冀州之域。

而想像沈墨之鄉。汰沃之汜。不勝其荒忽玄遠之思。焉及夫至之日。月猶是爾。士不可以不至至之者。而海若盡然而冀州之民。相與荒忽而去遠之。自若也。惟天不私八極之照。以歸納中土。而一被之以榮。惟苞之觀。是故君子於文。冷汰者其轉也。而紛芸者其復不轉。不足以爲神。不復不足以爲化。惟轉也。故而益新俗。而益遠。惟復也。頤而不可惡。近而不可厭。絲是躍鴻濛於赤縣。屹具茨於襄城。君子爲海內。市南子

卷之十一

三

題傅子京時藝引

余見巧者天器斷而壞。深有害乎。子京子京之天器。不可及也。夫器所以壞。非以損之以益之。爾蓋天不祥而人以爲已。實子京不益器之所無。以爲故用。麗俱而精采溢。無非以益不益其所無。以爲也。夫士勸學者。或養貴而不報。或壯窮而益堅。縣日既深。讀書

無數豈非日益之道哉不啻者益之以幽深醜博者
者益其清虛益至於無可益而不益之真體益者而
真采益流不照者巧逆以益損益之數至微故謂古
雖多文不必人人妙也余謂是有感於子京之時
庖丁之刀十九年而與發膚自割可謂養矣曾不如
始發矧而與十九年之片益舍藏者同功則天器之
說而時之爲也族庖謂天下良庖十三而若丁者世
不一久則幾何不銷乎子京以英妙成名亦
其時也雖然今世益達巧安在其少則不鑿子京英
尚南子 卷之十一 五

丁天行制義序

今之爲文丁天行一大奇也端不憚微遠期於根極
語不辭峻異必擬諸其形容其最苦而其甘自印者
一世人不必不可之余愛其真余佈其至變也憶昔庚
子余初上公車友人有擊節而稱當時之文者曰文

也至矣妙矣嘉隆而上曷觀焉余曰某弗敢知
也夫變豈能出先輩外哉然而巧以殆盡而樸存焉
者寡矣文故有法有法非有法也不如是則辭費而
意弗彰也擅場者法雖百出實童子所師承可條舉
也非有致也言之成理而悠然者是也自世揭揭乎
言法與致而士眩焉不以爲肖聖賢之語而以爲肖
其宗工聞人之所以建幟而提衡者夫宗工聞人欲
肖聖賢者也而吾欲肖宗工聞人是第二指也即使
脂合無間取童子師所授律謂爲太宗師所以於愚
市南子 卷之十一 言

擊蒙而爭壇坫之尸視之不亦鑿先民之渾沌而益
才士之蹊徑矣乎是故久而必變者天也變而愈妙
者人也遵時之變不忘其始恒存乎其遺意者君子
之所以節人靈示天則也余豈謂今文之木工不樂
子之肯先民而少之也余生也不文偶一言而似世
之大人或亦進而教之然率板板冥冥自存其拙妄
以拙爲樸并典刑而非也獨其意不甚悖余亦自謂
倔強而不受世賞者矣猶未敢若天行之然意象心
若深入無人之境而莫之知也

亦世之不可無也且夫爲文必貴結構而賤發揮
乎是猶詩之尊比興而卑賦也猶蒞官者狹小制度
而尚緣飾務更張也夫賦以肖物肖物者謂之化工
於此興乎何有乃若取因放而緣飾之則謬巧出更
張之則亂生惟聖人更之飾之必存其意故夫制義
者逢時之長物然律歷之精理也士讀國法皆曰文
文無害則國治陶唐煥乎成周郁郁斯其盛焉蒞官
者士持國者文亡論渾淪磅礴第文理暢而國無乖
市南子

卷之十一

五

外矣文行類而國有稽詢矣昔黃貞父先生令余邑
政以畫一余稱之而以世喻曰夫士爲文皆欲成一
家言行已治官鮮用一家法何也意豈有移之者邪
夫立言之知誰之知而力誰之力也可移非士也上
行壹則主制尊國家之教可起盛可傳非吾儕之責
而誰責哉余拙者已矣願天行之處清華寄艱大一
以其文力持之可也

胡子肱制義序

有障理其一焉夫理猶日月也理而爲障是日月

而願使人蒙昧而不能自見也雖童子笑之矣且無
理惡乎有文其失焉者大都非理謂理而不徹爲徹
欲見髓不得筋脈先以憤而膚澤先以稿是髓不足
而強自見者非也豈髓爲病哉世皆文障理非理障
文卽其湛思極力豈無幾乎理者顧其力不足以發
而適足以晦故曰文障理文不賴以精而益因以累
故亦曰理障文微承弗察於是黜根極之思而獎謬
悠之論又一障矣試觀吾友子肱之爲文也其於理
何如哉鑄經爲義不原本而深振典隨宜不貫穿而

卷之十一

五

備發於憤盈息乎至虛斯亦理之富有者已子肱窮
冠而卽舉久而必第遇未始不可知也貴師浮玉吳
公嘗初與余晤甫布席而卽論文頗訾世之偽奇不
輕爲與可者也至定子肱文以爲追美乎毘陵新建
夫毘陵新建非言理高天下者乎吾鄉故用理學者
而晚近文弱曰理實障之是理爲吾鄉障也然而愈
文潔公言之嫌於毘陵比其衰也子肱言之猶嫌於
新建他不具論卽子肱之見稱於世也如此理曷爲
吾鄉障哉蓋文雖非理不生乃其悠然然然倏然元

然浩浩然若造化若鬼神亦有不如其所以然
而感者就就乎理文勿謂不卑然亦就就者之不足
也非理之過也神明而嘿成之正惟有先民之巧在
焉然懼江西之下春官第者以理爲解曰吾鄉有障
不能祛也舉文潔恐不足爲度人者繼因舉吳公之
所以進子版者以強之

同門彙序

士生卒之精發於中試七篇而其力則聚於同門所
機寧有去取哉合刻不能多故有去也而諸君子所
見示亦主不齊有僅十二三篇者余亡論多寡人取
其弱半焉今歲爲 聖天子取士之始承文靡之極
主者頗有意釐正之以與天下更始甚盛際也太蒙
尤四方士之所矚以用力也宜擇其正之正者行焉
蓋治猶有風尚何責於文今之文發揮極矣極意模
寫往往類訓解而流里諺豈惟襲吻卽匠心者時亦
用之何也必如是而若口語手書然足愉快也雖然
亦嘗羨夫先正之發揮否與則未見居要而言擇精

而用之不足以極其意矣今予所取必軌於先正諸
大家而合而其所強半去者太多良璧美錦而故以
斯忌也爲之瑕類於是不徑寸而棄連城之寶登廟
之文多矣余之過也夫雖然此在先正所必去而在
諸君固不害其可取而亦無以踰於其所既取先正
之純至至今存者人亦不能以數篇觀諸君子於余
所取而觀亦止矣頃余之承乏茲役也國事孔棘心
竊以競不競規之於文既同事者咸謂今歲之文競
也則相與喜乃由見諸君子而慨然愧之曰元不佞
甫南子
以一介士荷三朝拔擢今且覲焉講席之末亦華寵
矣邇者東方弗靖日覲見 主上憂惻無能效一籌
未嘗不退而自悲曰余敝人也已矣復安使取諸君
爲余寧不敢祝諸君之似我也猶將誚之語未訖滑
焉在曉而諸君亦若惴惴不能仰視余者斯其時恨
不詆經義爲誤天下士而今猶揭揭乎其論之邪噫
是益悲矣今將焉舍是在昔我國家之建大功立大
節者亦不少矣夫非七篇邇主者乎頃聞中發策以
聖學爲首一士對曰世謂帝王之學與草布不同不

在乎講論大學登帝王與韋布二而第人韋布之所
爲學非學也余甚嘉焉余亦曰夫文豈與事功二而
第恐士之所爲文非文也則又烏容不揭揭乎論之
大抵才不期同期於盡奇不謂異謂之正立萬人而
試之文各如其面猶之手二十有二人也致亦二十
三而要之人盡而天著一也皆可觀也使其爲臣而
皆竭人而天如其文也其業不益有足觀者乎余竊
者所爲杞憂葵恤信敝人也非敢令壯士聞也夫以
人事君而必曰大臣亦非也余小臣也業自以不能
市南子

卷之十一

止非諸君子之望而誰望哉

引仲章乙卯藁

文卽道也道不變而帝載人文不能不與時變變亦
道也所以通其窮也明興至於今制義之變不餘力
而讓能矣維時極文之變而家弟仲章能極時文之
變噫斯亦勤矣夫變有善不善焉真之所以勤而愈
山妄之所以轉徙流遁而莫測其所底誠者憂之以
余觀於仲章有真存焉然則其爲文也變乎非變乎
先民之言曰已瑀已瑀返還其樸世輒舉以爲文矣

者規然非斲雕以爲樸之謂也夫古者樸之存者也
古彝鼎之爲世寶非有他焉以其雕斲之精後世之
工莫有及焉故也然則天下之文非雕斲不極而其
質亦非雕琢不著質著則文斯極矣夫樸良工不以
示人聖人尚象必欲取而文焉者也苟欲反之焉用
文之故曰是非雕琢以返之也正欲雕琢以求至之
已耳猶之掘井也有間然九仞而不及乎泉猶之雕
琢也有鏤鏤戍削亦既森灑萬物洞駭鬼神而猶未
至乎樸文極而樸亦猶所謂文章之極而本真獨存
焉爾工巧不窮則本真不著則雕琢未泯本真著而
雕琢泯夫是之謂技進而道此諸君本志而其力皆
足至之而有餘焉者也自昔南宮之校率用本真廢
邇乃嚴廊遠議輒以文弊爲憂意主者亟有意乎其
反之也請畢其技以自著焉夫知三者曰子落落然
穆人也則真既著乎師友之間久矣此行也必一擢
而蒞官服政磨礱職業以自獻其精白將王室亟賴
焉而可不務乎吾仲勉矣

傅子京時藝小引

凡士之自成也相遭也靡不甘苦備備者非必其心
至而交見也苦而甘恒也亦或先甘而苦苦而不必
復見以爲甘也而甘存焉或人工始不平甘而其天
則苦始卒乎苦而其天則甘人不得而掩也或天甘
之而自入於苦或天苦之而自由以甘天不得而制
也雖然皆天也蓋非苦則其德必不立而其道必不
能以通於天下是故雖至甘不免焉茹之者或不得
而自知顧有之矣江西之性不能苦窮喪者或所不
而忘歸舊住者過三年而必返斯亦其淺效已然而
江西之苦往往什倍天下而常亡以至乎其甘艾青
而不至于甘迷甘而得苦者也行苦而不至于甘甘
乎所苦而不知其他焉者也蓋用天恒多而用人恒
少不階而上有絕至者焉有孤勝者焉顧不能如四
方之士之均節而齊整也此無他知苦者鮮矣余少
也不材辱名君子有謬材之者矣然而深責其學之
不苦余心折其言而力不能竟也竊終身愧之祇輒
以告吾友吾友子京貴種也而少高第其文清越俊
邁有凌雲御風之致其成其遭斯亦天下之至甘者

已而苦則未也悠忽倥傯輒復十年使其學十年以
進其方苦耶其方苦而方甘耶夫余人誨之苦而不
能者也惡能知子京之所至哉子京每赴公車四方
才俊爭相約結不可勝數執斯義也以往必有譏謗
漏之味而辨輪斲之微者證之余惡乎定之雖然彼
其樂亦豈難知文之出也輒有肖乎其行子京適者
以苦孝聞則其爲文亦必有深茹而時吐焉者矣

焚餘二草評

語日出辭氣氣者載辭而出者也韓子曰水盛則物
而雨子
之大者畢浮氣盛則言之大者必浮言言文矣孫謀
之氣其大言畢浮者乎文章家矜法尚矣或慮氣陵
法余曰非也不法則非言言且大矣焉往而非法乎
大言法也小言法法者也河之歷大荒而東也積石
始見千里一折其理遠而其氣盛也潰於岡者一泓
而九曲百步而爲千里法之已爾欲與龍門伊闕之
際較繁紆而爭滂沱不亦遠哉不亦遠哉 國之先
正言愈大而法愈彰後有作者以爲頗遜前人至乎
法加嚴而士稍稍絀豈先後進不相及哉非也昔之

文也發今之文也繹繹則其見法也緩余觀孫謀之析理也如探象罔如解大族如卻視蕉必無格於心而後已玄遠一啓則跌宕恣肆惟意所極蓋氣極盛矣而法實爲之是故悅口而非甘者腴也刺骨而不苦者精也紛紛紜紜無本剽而本剽者通理也其夫深崇古法而備極時變者乎變盡而法獨存使若日月之揭元氣之復正惟孫謀能之矣

陶白夫制義序

萬曆之己卯庚子余友白夫皆擬毛詩第一皆用奇市南子

卷之十一

三

訕錄是赫然有奇士名初南州社極一時之選而白夫雄駿卽諸劉袁魏諸公咸推之故少宰劉公與余皆以雜心不入社然益與諸公親白夫與余又邑子益相厲也後邑有市南社有壇石素業皆稱妙選余久側其中而白夫三爲祭酒不帝焉湘江以西一掌宿也其文之變亦可得而言者南州草堂意崇雅峻而夷淵而婉舉要而尊體其弘正之盛者乎壇石之業說者謂白夫愈益進神理湛著機法巧合其隆萬之精者乎及其末也則幹古而獨存玉終而誦歷歷

華神聖言亦自足其今古文之間乎而世錄是無復其有暗識陶生者矣雖然白夫之奇非幸於一逞而已乃泰根極者也泰不欲示人者也使若是而必離乎則世不足以爲大而白夫亦不足以爲奇必海內大方之家人取南宮第一而後可世必不然其遭乃其奇也隼旗入蜀意不自得吾黨之二三子奉觴而進曰鄧林不齊榮高者磊砢然天下之奇材也今之仕宦有教焉曰俛首作吏不復以文爲先資絕口勿譚可也余曰何必然士必有以自好苟自好其以文以行一也白夫以其該通之識遠濟之才足令閭家之誦者贏敵者起而况乎其有所以自好者乎必無負於官矣生平所著古文詩賦若干固讓未敢出其制義在人間久同聲者強而存之世有大人雷意資品繩墨之外不取其文與政兩觀而俱按劍焉其於川士不無小補云

弘文社草序

弘文鍾陵城樓名 文淵表以爲闕以納山川之秀諸文士愛而社焉大登斯樓也令人處以遠况夫合

毫眇思其上者乎羣英之各暢其玄覽宜矣取而象之若千里之峯者其高乎若九折之流者其深乎若晨夕異霄睽睽殊態日新而不故空明而不可迹者其鮮發而隱映乎噫亦奇矣雖作者極一時之俊茂哉登樓蓋有助焉客有問余者曰邑之文淵淵乎受戛乎盛矣昔魯士斐然孔子裁焉先生之有意乎吾黨毋寧弘獎焉已乎余謝其意夫士懼不至焉胡可裁也不即觀夫峯必極遠流必極折需態必倅變然後爲奇勝乎審其情勢考以形法麗譙而弘之斯其裁附茲社也非余畏友明余讓一頭地士也自能止其則而不過乃若豚犬兒尊諸君綴請其後惟恐鞭之不暇給而已矣刻再成朱孝廉子強子美持以質孝廉二難同以弱冠舉最奇少然每兄余未嘗不以社刻請若此者天實益之孝秀相友父子兄弟相師茲社爲盛文惡得不弘子矜猶有須借計者提高第在此行矣

刻兩邑雄飛社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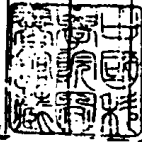
治莫尚於教教莫先於士功令廣厲學官督學考以

歲郡縣長吏以季蓋師帥親且重哉而後乃終更一季考也他作與不與焉雖古旣失故益足以新士志胡可少也金谿令賈侯宏遠士也甫下車而政肅給時與諸生爲社賓與聘尚書同考甫得奉新 令不朝且攝東鄉縣事才赫然著矣而大計當調吏民不能釋金谿無願借法東邑乃以兄攝得稍留維時東士幾得候心搖搖未息皇遽問業哉而不然也保風請試侯固謝不能得予趨朝過之適與期會侯亦輒喜遂將錄其雋與金谿雄飛社合併而請以予言弁予乃益嘆服侯舉馳騫之域托宿之廬皆不足以觀其中而少間其汲汲恢恢遠器古有見其人改畧其考洵美事而不必然其人自遠到弗可禦也夫爲政日治察其地性與故之所溺而張弛之若治材治病然非一切法可以所如畢效也江以西士天下亦謂日材官其地而知之者則曰其士好遠思自悅弗爲作苦也夫士於文寧容一日弛哉承最勝而驟弱懣常立而大數誦者病弗作也然則其治之也何必高者使夷卑者使及第日羣而琢磨之鼓舞之使其

苦而樂而不能以自已則百病去而天材著矣侯真
士之般輪盧扁哉其治民也亦若是焉已矣所如畢
效其在茲乎夫士之情也相溺也非師帥莫能振故
士之司命在焉金谿號常盛矣東鄉後六縣立先哲
可指屈項者詞林崛起甲科踵盛亦一際也得無侯
之志先氣至耶予以外氏故與東士睚不帝邑子特
喜而志之

南內二

卷之一



市南子卷之十二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上元來復父選

記

建平洋池記

凡先王之名以眇物也苟制名尚象所繇雖文其不可廢學官有洋以鍾水爾然諸侯以命其學魯頌王制之文足徵也故類班也所以班政教也洋言其象也闕北面避壁離也所主名在是而或無之非其制

矣建平爲古桐汭人文未起學規模取具而已初去縣遠先是二十年取縣東南廩爲之而制畧具無洋水他多未遑卽不至爲圖蔬殊草創爾邑掌故李君渠通敏而任嘉與士興起日入其邑物色殊異則人文從焉雖寓官將自成進士然齋聲飾官猶治室然宮東南民故錯居如左角掌故以俸買其地隙之將直抵市請邑張公洋於文廟門之外張公從之程功用傳衆力廉得大猾遂以其鍛佐掌故日擘畫將作而已耶水流宮南地皆耶沙水屬如甕敝漏土石藉

三重然後水得浮焉董正匠如國工周池之制可規而衡也起十九年某月竣二十年某月從衡弦其內脩凡三丈有奇廣三之一爲橋三中若蹕道節觀者云旁二洋東西門制也卉若渠之屬爛焉洋芹茹也敬二亭四面明倫堂下廟門外捷之池池西南隙竹水之布芑芑猗猗皆洋林也始變然古之遺矣當是時也國有四敵之獻邑有弦誦之聲而建平有忠信之長慈惠之師遂相與修明其制示士人物猗猗盛哉有如沛焉文與事會斯非天時地防官治之一紀耶大雅曰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寧敬之告公以焉書曰疇若予工若予采公之任以焉小雅曰或哲或謀或肅或艾二君之相成以焉用是志之以傳永久

東鄉縣象明閣記

明數傳始訶鍾陵臨川餘干安仁之際爲東鄉蓋四隙之中也地嚴遠難屬白挺之姦多負焉而道所紆西北逆豫章東逆越東北下都陽徑南都諸郡三路惟所出悉通京師西南受閩問道西奉郡西南引比

邑出岷隧尤多豫章爲都會東西引二衢送逆兩都
日夜如流水西則九江東則此矣以連城遠走者越
廣虛二百餘里而後寧居恐有不譏及不可禁禦故
謂立城以主車道使者劇騁發輒空縣不能給少所
更息役騷然罷弊矣而其俗率賈遼陽從軍滇嶠自
致富貴爲能富兒好橡史累功名市邑鄉里之豪善
以力得衆族大馮厚喜決睚眦自首事部分閭擊民
亦習應弗恠也若夫溪山窮谷微穴之處奮糧棘通
維妻爲暴竊屠販餘干安仁竟上之流逐貨之市衆
新刊之
卷之二
三
山人爲姦無以大異昔蓋天性也時有捕治故東
事相從循百餘年所遺愛令得祠道左者三詢之率
就就奉職時欲便民不無所籌搏去而後民思之而
報與焉沐有當官有簡書之異而又有山水之娛沛
然樂其間之有志焉者也願以志游目伍侯始然則
政暇豫豈足道哉而養和平之福微泮渙之休其與
以清癯大露而治遠矣詩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
弟君子千禄豈弟左氏曰旱麓之榛楛殖君子乃得
以易棄而求福焉君子福將小人之禍也侯雖不游民

以候薄茲土衆衣食財用之而有所不能自通得
北郭之師嶺富馳道候聞嘗登焉遂爲園曰象明侯
號也山上良材千章山下一渠自東北磬折稍依山
漱壑石而西如委佩捷麓爲梁跨渠而南飛軒梁上
如旋亭午作者息焉渠南背閼蜀刈牧放精華之蓄
數百羣乃歷小聚遮隰渠入城從問上俯城若橫凡
屹然中繩削城中萬戶蕃息之聲氣騰上而外聞如
雷如雲近地起東北挾兩渠負郭而西遂爲廣野連
南郊北面閼與城俱折而東東郊也亦廣野渠之西
南南子
卷之二
四
北依山故佛舍在焉合四面及山西北皆帶膏壤四
時玄黃之稼數百頃田廬數十或或紛紛翼翼如也
四山之間稱樂土於是侯出民耕牧采樵不廢侯與
樂繁息因察其耗以周知竟內顧不遠哉雖旱麓又
奚羨乎東之先大夫徐子佛者爲諫官文行啓茲邑
族至今顯諸生懋宗其孫也姊歸余及李麟初民是
構也宗請余記余恠東人署侯號不敏或曰詩愛甘
棠日召伯所爰親之也東人之思其欲揭然有存者
歟麟初氏曰然矣而未廣也吾聞君子之始入政也

民煦煦焉如日方旭及其洽也融融如日之中至其
末依然如日之將去而又升也自侯之東其何日
不暇兩奏績矣而民乃忘其游於以明愛君如愛日
然取象不亦大乎余曰善哉啓之以嘉思徵之以訓
信哉其能廣人也因修厥義與衆勒之俾民無敦周
行之君子觀不朽焉侯蜀人諱文煥丙戌進士於茲
官六年

鍾陵令毛公生祠記

夫去令得勳功於民多矣其碑皆曰去思或表於道
數椽而不堵或生祠之奧區而碑藏焉余每見祠咸
卽卽歲時伏臘鄉里之父老小兒隻豚朋酒無不至者
水旱疾疫曾莫之禱未幾壞崩垣壞樊圖其中厚者
徒欲礪碑而已何也豈嚮者弦歌之感易作而苦業
淺深之義未或財與夫民吏之程也功所宜有爾見
思者功鉅紀功者思不必長思也者思乎其人之欣
歡芬薌挹人深而去人疾日可得遇心可得儀口不
可得而言也召伯之甘棠可謂思矣釋其功民無得
而述焉是故庚桑子之於長墨非其主也其德功能

仁而產屬息是以其民尸而祝之夫生祠人
者二曰曰所則必有瞻思盼嚮之感非爲觀而已
也詩曰瞻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淮南子曰疾
痛慘怛必呼父母此之謂也今固不易祠祠令亦不
易哉鍾陵毛侯在官不以赫赫起聲平潔愛人而已
平生治王文成之學於務甚精然不窮人過訟至輒
敝舌引臂分之令和怨而止數年之間幾致無訟鍾
陵在南昌東四縣賦獨苦侯數言大吏欲得便宜輕
之竟中利害大者如轉北餉議置倉都城下或請軍
亦南于
就縣水次嘗一至卽子行之軍遠所屬顧益縱侯怒
達欲收其首領乃思輸者僅得若郡城民顧亦喜曰
開國以來一舉也明年卽罷如故已東北湖多警監
司欲增備廣虛下侯議侯指陳要旨游微不益而控
縮驅逆之形如畫社倉積貯甲往者數十年邑比歲
夏饑賴平糴免而澤陂歲決者至侯乃固若金城大
浸異縣皆潰獨晏如也蓋侯有畫監司必敬聽之大
者無不得請小者剴決若流水一二慮始獨難議不
無廢閑然去之日猶持之師帥學校尊其傳觀其子

命入謁無門各斟酌而出有者友者無慮一旅
進者即其身若父兄子弟皆庇焉而莫之知也治
恤鯨寒庶主紀綱風俗右儒生故家巨室卽片辭不
關縣吏識者自謂日役受賜常佐治學捐貲授諸生
祭酒俾自擇便宜服眾志成而落之而已丞尉以下
至於皂隸亦各竊令意自恬皆言吾屬始擢旣復生
肉善全人廉取功名恐獨吾官爾上亦往往爲官全
下隸輩卽使者行縣至此先自減廚傳事取簿書而
已以故民繇事納賦稅終歲不費一錢且均甲首數
市市子
卷之十二
七
丁男民永無窮家債額者矣其治行凡若此未足以
爲功率也昔侯未召名聲異甚公卿間有問侯於
邑都官者都官不能數其美爲之誦禮曰溫潤而澤
仁也縝密以果智也廉而不剝義也孚允旁達信也
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納然樂也
問者大悅曰君子也嘗言德行聞者亦咸快之六年
之中鄉人有掉臂而過縣者常俟俟去不知寺門之
方闢也今行過鄉里族譚者拔社短後而橫道者時
召去四野方獲頃刻號聲慘白日

於其去所過及邑東方多侯昔所巡行往往不
有祠矣民大衆與諸薦紳學士相率乞善地祠之
城中夫令去邑陟通顯猶數問其故父老鄉士大夫
可謂之矣侯與故人書獨問年豐耗耗則憂不啻
在官豈獨新政之福也誠壹若是有不惠臨人報
應人禱者邪侯卿相老壽其神猶必樂游鍾陵民以
昔者欣歡芬鄉求之宜應之速而感之悠遠也上下
何厭射之有是曰去思是爲生祠非侯孰能當此而
勿替者乎侯名一璜字獻卿越遂安世家也萬曆壬
申南子
卷之十二
八
辰進士至以癸巳八月辰巳亥三月之五日
建化開府署中重脩關王廟記代
署內西北射圃故有漢壽亭侯祠忠武古不乏而華
夷老稚知不知咸畏敬惟侯守精威今上加尊號
焉置吏藉靈寵宜矣祠故湫隘歲久益壞余下車惕
焉亟欲新之會用兵遼海關內游饑奉軍興不暇給
事平鎮薊大將軍尤公繼先過署相與謁祠大將軍
曰鉤被邊實畿內也是以撫軍卽三輔長天子所親
倚非他縣比夫王者自神受職置場之守侯與臺重

不亦等耶日者東事余蒞遼督往徵發諸鎮畧相當
獨蒞以督撫駐師所用不惜竟內以從海上之捷蒞
堅銳功居多而虜復無警嘗一挾詐入大創去高枕
且十年矣年饑禱輒應凡若此惟撫軍之無私乃神
亦相之時平而廟貌闢焉非所以章報稱肅承祀也
遂毅然以庀具爲已任不閱月具完於是鳩工興事
經始於二十八年之五月竣於十月臺圍內而構之
一堂二間接堂楹而軒數武臺上緣以平垣闕其前
而坊外屏馳道采丹艷御文珉始翕然稱崇麗矣是
市陳尹
卷之十二
九
役也首事慇懃則大將軍尤公鳩材賦工則中軍副
總兵李光先馬蘭副總兵王文元綜核餼廩則遵化
已遷令張舜命署印官餉通判林瑞芝今遵化令王
國楨慕義助工則遵化左營遊擊薛虎臣右營遊擊
吳譚輜重營游擊朱洪範始終勤事則旗鼓官原任
守備吳績遵化典史傅三錫他若賞功官經歷戴居
義遵化守備王請纓二營中軍張緒季裕徵俱一時
效勞而寫其面如生則閩同安王崇忠也並書之夫
神聰明正直依人者也余行矣代者秦中劉公四科

公忠義天植與神合德其祐其報必且什百不侵戾
則聖明之祚無疆斯豈窮之勞不數封守萬年廟貌
直與天壤俱矣
南豐先生記
國家以休卒代民漕至便利也既而民亦苦卒江東
郡縣往往漕卒就載焉客主勢略相當江西則一漕
輪都城下居主勝之勢而謹廩以制吾平豫章之民
獨南昌新建兩縣即他近縣不能也蓋舟相灌而後無
倉廩乃其二三近縣稍請監司而自買都城之漕
置之事未六七稔既而列郡有比請者天數年之
辦者付三夫即倉兌卒不能深難民民何能難卒顧
卒不若鄉者恣所沒爲憾之淮上告不休今未辦者
恐亦將牽制而難遂矣是舉也赴在手民與衆請命
存乎官仁痛智敏勇決缺一焉即不足以乘時鼓大
衆而厲承圖建武爲倉敏於諸郡而宏敞堅壯甲一
時則其郡司農華公勤勤焉蓋司農歲督郡汎舟之
役致都城往歲舟膠城下南豐新城損六千石焉嘗
事爲之憂賴兩縣德華公共役舉叩頭流涕受區區

甫決日而額無損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是以如是其急也夫沒於川猶可量也沒於人不可量也曩者舟兌之役民聞而疾首矣富人請兌沒於貴編氓括助沒於豪一切浮額沒於軍內侵外市取事軍民之間沒於舟子賄有司陳乞所條諸無名半其額若建武五城連膏帶沃賦最民厚用視他郡為宏然則每歲而沒十六千石而不可計也豈下悲哉今而後建武之貯安堵爾慶可知也或曰南豐以其三千石委而能與五縣為萬世便安其福始者耶非也仁智先風波而動色知六千而不知十司農何以若是其汲汲哉雖然明司農之義始乎南豐當南豐新城之敗厥載也當事者憂其莫措公嘗攝新城新城感而疾赴之忘其累夫稟仰一爾小民謂攝加庇焉然而南豐之赴不後君子是以知華公之德在夫而建武之民之可與動也永福之決其在決辰手南豐君與司農協慮是故得以其民赴也夫江以西之苦漕卒也知之者非不久乃二百年而莫制之以君稍為之矣猶有不即辦者華公奮會一時而觀成

決日豈不偉哉公名某某字某某無錫人南豐裏侯名某字某某處人舍在某某兩縣倉之屬廩廩幾十幾丈有奇為門幾間門內夾隄唐即長廊而倉通若干間廩事幾間翼室庖漏通若干間中隙地幾所計若干尺創以萬曆三十幾年幾月竣於三十幾年幾月居守脩葺之制別著為令藏焉

崇德祠記

按察使玄渚舒公先是用叅知至本理屯田鹽法水利兼分巡南瑞而會饒州九江南康守巡並缺推公往攝焉番故澤國巨浸固其所項者戊申大水到郡故老以為異何有於番雖然猶可為也既乃壬癸頻仍陵隄交歎民死者為魚鯨生者為鳥獸搜饒州淮王都焉郡國所雜治九江江湖表裏軍民錯綜而權宜李道久於湖口商賈千艘無日不填目而樓船焉通者淮孽不輯番海昏間悍兒有宗附之者又自葭郡城之中迫脇民費不可問及及殆哉甲寅十月二月公亟往隨得要領授方略執渠魁數輩寘之理庶後高門縣簿乃得放闕而陪席也先是淮王為世子

請封不輒上輒以乏絕爲解巡撫中丞王公屬公趣其事公愆吏王從中丞借傳騎以去因謂其人曰某公傳騎易與人者耶殆喜得殿下書爲事案耳王灑然憚之遂果請焉顧惟推役之暴論禁不止捕繫其七十餘人不止於是乃潛舟詣之用衆怒悉捕走其健者冗者遂以震道而公譚笑揮霍以安之道始果栗然殊絕身首是懼其權也於是日語其鳳皇磯記事道自効乞解與論奏俱上微主上明聽去也忽焉自天下憂權宦以來臧之若泰山未有若此驅

百兩二
卷之二
十三

嬰兒吹鴻毛國威無損而人害頓息惕矣哉議者祇謂宦官外畏有司之議而內愛其終身之窟顧其人猶爾竊恐有司之人倚信任而計踐更養發欲速政足患耳某曰然第有司之自愛也重其畏監司也切其人可制異乎以言利進且夫稅罷未可卒幾也當事者亦謂驟易之寬而徐圖其免蓋肯以貨稅今以船昔以暴取今以仁以是焉乞減故額則有辭矣從減乞罷豈異人任哉凡此皆大幸也中丞謂公能乃亟見屬公果不愆其素而事竣如兩公者淵識而閔

力其非取愉快於一時也明矣至若議發賑脩隄防月布宗約鄉法流徙樂復姦宄震匪斯亦遷定之至勤已猶以期會課諸生制藝諸生入必降階而語移時獎訓弘備建祠以祀先賢厥其物也諸請翼形家者亦徇之誘其志也材官世弁靡不其時其稟祿而礪琢其器焉無才不才咸樂用焉蓋凡三月而三郡大治方是時數推公按察山西饒之士庶誅乞拜公級守巡如故乃乙卯七月則省憲借之矣彼三郡不猶然膝下之孺子也哉顧以爲人之於天子之於

甘肅子
卷之十二
十四

父母也日履怙其下而相與崇之舒公實更生戎卽十步之內能無尸祝乎於是相與爲祠以崇德弟子員姜生之酒高生日升等稱其弗薦紳尊幼之志謁某田間請記其事元乃瞿然而有戚焉夫吏之倫也好以其身百世祀而不能不以其官托於卵翼爲仁不必於長善良澤潔爲義不必於其言似禮失於綱維之振察辨似智暗於機括近之則謂德乎是故其於民也位親而愛薄名高而責重有何者愛在德不在久名可飾而德不可僞也夫合醇醪冲

亦足以治幸其時阜而事秩爾乃若民不聊生更無
責效綱目相道庖祝相視當斯際也非夫雷神開濟
克已負荷所至若救焚拯溺然吾恐民將漸盡而德
安附哉倘日身脩者官未嘗亂乎是亦深察辨持
訕卵翼以爲德焉已矣天地之德曰生公更生三郡
故足崇也公名其志湖廣廣濟人登乙未進士高第
庚子以大行人分校順天春秋經而乃與同官適少
周公共拔某爲尚書第二元並師之其任事樹人皆
不必已出也如此

市南子

卷之十二

七

鼎建文明門樓記

先師孔子廟脉王者前有觀闕禮也國中則外屏帶
城者則門表焉進賢城繞文廟前顧門其右曰文明
文明當塗之象也而右當塗之山川自遠畢會間之
垣一方門名悖而廟貌不聞觀者陋焉且學所以萃
士其有門也猶士之有面目心胃也將以爲明而答
四方何以不廣示也蓋議徙門者久之萬曆四十
有五年會令沈公敦堯文學亟用耆俊之請毅然以
爲已任新門遂成高廣爲七門冠門臺麗譙鼎重

業炫耀旅揖諸峯三台明而鳳皇翼門外治馳道而

右溝植亦爲環涂第一門內爲幾唐棣之泮如弦如

砥洞川隰於一軌吹發如杳馬頸如舞通其秀而納

其深唐之半立門材爲坊曰大成放於橋門攻位列

肆將集圖書冠帶以實其中觀灑然異焉論斯志也

必博遠求博之儒皆於是乎出公之嘉惠不與天壤

俱無窮哉石子曰此三才之一有也迹余所睹記前

後令之有風愛者於學官其時徙門

議持久不決遂安

市南子

卷之七

厘厘而已仁和黃公新開倫堂暨名宦鄉賢祠其

本脉物也規恢非所願焉青浦錢公建閣於明倫

之左曰尊經壹統紀也堂廡故撤廟既開與本門

相聯然而門譙者廟之觀闕而門之門心胃也

觀止矣其議不啻久其成也忽焉其時至於天法

呈於地道待其人之明也其時至於一會也

是役也本事以公倖其門口結輪作以廿二十以下

上始於某月某日竣於某月某日無知焉公名某

餘姚人癸丑進士繇南康調劇至屬董事者學博士

吳君某而徐君某龔君某竝相厥成之日於公調至爲浹月於公三年秩滿上計最爲前一月也

澹臺子祠記代

都城故有澹臺子羽祠在東湖總持寺之左卽子羽墓上僻陋且圯部長吏鄉士大夫靡不欲中國而易創焉某不佞徵幸茲土繇典郡消歷諸長而荷賢大夫士相切靡者說二十年愧是役也晚復何敢辭於是相度得府學南故湖東道弃基稍深廣調費八百兩構門堂寢憩五重二門以入重有夾室翊立炫耀市南子

卷之十二

周垣言言稱峻麗矣相與逆古像而祀之備器置守以待學行之儒經術之吏羣執友而端拜崇論乎其間調經費歲百三十兩有奇供給都講置義田簿正而官藏之詳具會約凡欲廣友教毋輟講也夫講學是與非與自仲尼憂不講何況微言大義闕如焉惟尊儒之敝卒乎先毀譽而後事功世乃始以學爲話柄曰其指出於爲名高也者矜異以失聖真其指出於爲厚實也者議言爲民而亂國術皆殆物也用是競相菲薄甚者爲文用焉噫此正不可不講也爲已

爲人學術所由晰子羽以孔子之道南至於江啓江右文章節義名天下歷百世而廟貌不衰夫豈苟焉而致之哉乃其所以見信聖賢非有異言行也雖名施諸侯未始聞其論畫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邑宰焉而已矣行若微淺有所挾持者存不可不講也古之欲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必先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其心然後身可得而修也聖無轍迹賢有軌則一誠正而已矣自格致始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日可見之行也是之不講浸遠而爲殆物明誠之不足

市南子

卷之十二

二八

始而逃久而據所謂怪怪不信非與奚怪乎儒教弱而道滋輕是故必用於天地之間者道也無所待而與者心也然而開必有先蓋亦有運助焉此子羽不可不祀而講於其室不可廢也世傳澹臺墓非一或疑所至今日茲適足以明天下之志通焉地有豪傑謂仲尼嘗至焉可也

進賢縣五印菴記

五印菴地故五里敦自港南東詣縣十有五里而曠行旅罷且嘗惡得敦有里鼓路鐸焉萬曆末蜀僧曰

翔然始乞車氏山建觀音堂道左而去取施水飲而
已歲在丁未金陵僧海廣主施飲事有拓焉之志與
鄉士大夫謀重之以邑宰官而後乃今鬱然蒼也鍾
陵之生民也瘠廣之爲之制儉而節符辛亥佛殿成
菴始得命名癸丑請法相寶座盡飾 今上壬戌官
廳及大門作而工訖焉大門三間十方堂茶房翼之
門立然後觀音堂尊而新殿邃殿後爲學事堂前左
廂爲齋室右廂爲三官殿徑三官側而南爲官廳並
觀音堂右步廊疑軒左扉自闕亦一規也廳之堦右
行 卷之十二 十九
觀音堂之堦左僧舍廚庫畢具與大門之兩翼皆側
出東西向制雖儉曲而裕焉廣之始至也卽卽山樹
藝北東西餘地少其植足蔽衛而已南盡山麓廣三
之林木茂密多松杉官道絕門闕下切茂林而過令
人有睹清涼山意林當門安羅二株其葉遙覆隱其
枝幹形色如紺佛頂翠松爲增媚焉其樹本西域產
峨眉天台匡廬諸名山有之種皆自峨眉而廣乃得
之鳩戲水濱足異也乃若陵夷四眺西脫原嶽馳
而長東望郊牧蒼然而深前峯千里後流百折祇林

若獨湧然其寓高於平者乎廣與車氏約畫林木而
守林外茶園菽麥地凡若干畝乞余記其本末以詔
永久且風後之能施舍者廣出家自天叻參預講席
項以遠遊至援止之而遂不愛其力於此夫梵宇之
盛也崇者夸國都深者絕人境何可勝數卽廣近歷
吳楚諸黃金界視五印何足覆一瓢然而幽探窮索
祇奔走天下而無一所濟於見前之奔走者君子惑
焉五印當衝邑脩途之會百里九十之際與罷者爲
里鼓警者爲路鐸日覺衛人而人去之若流水焉是
謂至道然則賢於名嶽奧區瓊樓玉城遠矣以廣其
才嚮使必重趼極目闕絕勝建非常業而後以爲愉
快是丘垤者惡足以繫之哉廣之觀固在此不在彼
當其少猶說法都下居鍾陵二十年未有聞其語者
與擁腫偕作而已意者其絕學時耶前是壬子余使
蜀過里榜其殿取鹿鳴之示我周行壬戌自 日講
賜告則廣從其榜於大門內余相視以憚天何言茲
四時行焉謂井井者貿貿者乎是建也先後作募緣
疏命菴名凡三陳子今觀察公應元永明令君維泰

孝廉君繼澤勤於記成事者期歷實著山林雖不知其人名亦永焉

刻歷科庶吉士題名記

古者學而後入政 明興法之諸賜進士出身未授厥職先令觀政於 內外朝之各官府錄是錄九卿者稱進士如故而翰林院給事中書諸省皆曰庶吉士焉或肄業祕館非其常也最後 內朝無觀政獨翰林有庶吉士官則專以備擢史職儲養相位 天子命輔臣選諸進士之材器優異者推學士尊望二

市南子

卷之一二

三

人使教習之斯爲祕選矣初額稍廣既輒二三十人有詩亦間報罷 今上之十三年丙戌用言官請著科選爲令率常十有八人至周慎也竊惟士之進也繇秀士進士升於廷曰進士則命之官矣無復以士稱者吉士何以名焉子輿氏曰士尚志居仁由義人之事備矣官者士之餘也顧臯陶以彰德有常訓之吉要其效至於亮采浚明則未有不效之官而爲吉者蓋吉凶之體雖成乎德其變則生乎動動不患其不彰患其不常夫其常何變懼其彰非

也今 國家之澤吉士而教之也殊以文章儀其德所以裒益其所有餘不足以致厥中而舉之

年有成矣錄是而之焉而史而諫而執法莫不人義其事累其績以臻九列而致三公或保大以定功或興衰而起弊官效不同極矣本之則擢者三年所磨漸漬人也故一官不足以名名之曰士斯士也於天爲景星爲慶雲於世爲鳳爲圖於國爲社稷福吉孰大焉禹稷伊周不愧斯士者爾彼成器以動而功名不無少遜蓋亦時有彼其初豈獨非哀然吉士也

市南子

卷之一二

三

耶是故雖有良史不如貞珉何者本其合以察其分物我之觀不可得而泯也爰選制科以來起洪武已丑迄於萬曆甲辰凡爲吉士者若干人勒其姓名爵里記之石脩闕典也余丁未十八人貌然小子遭逢盛際身比焉所以詔本始備師法也其左虛之以待來哲欲傳無窮噫繇今洞昔既如彼繇後洞今吾不知其幾然則俯仰上下其懼至深遠矣

市南子卷之十二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傳

明承德郎環中毛公傳

毛公字應仲嚴州遂安人也其先自姑蔑徙焉世為顯者洪武永樂間又始大於遂安家猶好義常至親榻猶壹食也僅僕常千餘指應仲幼即端重有畧獨冠遊大學數不利然書無所不讀猶好諸子及史傳

卷之十三

目讀之凡數易編每見古者大事輒廢書為之晝始衷終皆舉之既而合之數中成事及著儒者論說則大自喜繇是益博通當世之務陰慶庚午掾化州相高涼控南交百粵所屬雜徭而化猶險阻州人疲而徭悍悍相內蘇外撫俱得其歡心時倭寇熾有官軍數百人往備電自電自破反走過化州倭蹤之將及其帥急奔城請保焉主者解納相山者諸侯相呢猶相收也况與寇乎我不備寇則已備寇則彼與我同備之人也不急之何為力勸乃納又弗禮且接

之卒大呵將發憤於主者相力調護事得已無

大至圍城三晝夜不解相先士卒同起臥城上積

寺門而外閉之賊守者曰脫不濟則速舉火免吾

於賊諸兵卒相顧流涕曰吾屬獨為相守耳城中

少相悉括其私財犒軍簪珥盡脫遂支久城得不

賊解去并得全電自潰兵數百人皆相力也州屬

城長缺命相行縣寧有異縣與石城夾水竟上盜

相亂石城人發覺他竟者來相關治石城送逮去

輕重俱繫獄不復有所決遣多斃獄中斃者數輩

計附子

卷之十三

二

心悼之後復有閩治相弗與彼訴之監司監司實

城甚屬相徐為分別一一道所以署文末曰

私所不敢為殺人媚人所不忍為監司大嘉其語

絮為令凡有關治聽主者審可否則遣之所全活甚

衆時豐城李公村兵備嶺西李公者故襄徵公大司

馬遂之子也復有父方略海內稱之以備倭故徵諸

屬悉括帑藏儲米以需緩急徹下數印之一日會

屬於廷問所得米數各長吏自實罪至石城相曰

城無以米為也李變色曰爾欲沮令耶相曰

令狂夫有言聖人擇焉明公之畧天下莫不聞知必
不泄部下吏傷其轉環之明固欲白去曩者令未有
聞耳夫石城邑小土曠人稀米斗不過數錢一旦有
緩急民間所難卒具者錢非米也餉軍用米稿則以
錢錢盡於米卽不意而有旬日之軍邑何以佐牛酒
藉令藏錢一旦有急出錢可以得米不聞出米可以
得錢獨儲米非便也且動費輻重有司出入猶易爲
羨然而緩急不可專恃惟明公財之李改容謝曰吾
愚昧之及也遂罷前令州相故與縣黃綬鈞禮李公

卷之十三

三

獨接化州相如長吏甚相悅也相在州四年秋毫無
所取以母老乞休時已擢廣東都司經歷監司蓋尉
之竟奔而歸初應仲授州相之歲也其子一瓚字
獻卿舉於鄉旣數對公車不利每諭之曰士取高第
固美事但待此而凌人者皆薄德薄德者天必奪其
鑒汝不可不自慎又曰凡人行事不在他求惟心所
不安者禁之必無欺天罔人之事矣其訓家庭率用
此蓋卽其行也歸田里二十餘年讀書不依宗族鄉
里常有事實其門謝之不得從容博喻之而去人無

不意得且自失雖大怨不復訟矣有貧人負債多將
鬻妻以償應仲聞之驚卽召其人曰汝何急而至是
吾更以數千錢助汝汝先其大且急者後其節目汝
有券在吾家則旣焚之矣無輕去婦也諸收債者聞
之皆感而緩婦卒得留其陰行舍盡如此壬辰獻卿
成進士授鍾陵令令平潔愛人六年不傷一物多與
民建長久之利爲天下治行異等丙申政報成聖書
褒獎進應仲秩承德郎時年七十有二而彌謹篤益
杜門謝外事惟時從田間步歌而已宗族鄉里至以

卷之十三

四

爲不可一日無毛太公云己亥令 上召所表天下
循吏吏人京師鍾陵令爲列首焉李生曰吾乎天時
解澤君子達其壘壘焉獻卿之爲令勤矣孰知承德
之心無日不在其子之民耶當其讀書論世志固已
天下自任矣位卽不同居家則理移官則忠易忠則
孝大哉其於君臣父子之間也承德口未嘗諱道德
迹其行事罔不合符非不言而躬行者與然其家世
忱慨爲民不徒取恭謹奉其榮祿繇此觀之差與萬
石諸家語矣

文川先生成公傳

成公字民式大名人也先世爲山西洪洞永樂初用
詔徙徙四世成實起乙科判淮安府民式之曾祖
也祖就克歲貢士爲應天經歷遼東都司斷事兄謂
寤熾而父序爵則廩生蚤天民式尚幼斷事公見其
能承禮也悲且喜曰兒不死矣而民式乃益傷其言
勉就外傳自苦異於常兒既長娶杞主簿劉公女以
助稱力比遭斷事公及母郭夫人喪衣被財物殆盡
里復大水廬屋盡廢家僅沮洳百餘畝民式又悉推
市南子

余之一三

五

其僉者以與同產三人已所取乃不可食因自之杞
學焉婦兄弟皆以爲不及也歸試有司作聞雞起舞
論大見稱賞拔置諸生異等咸謂成氏得民式而大
而邁劉夫人亡子女並幼繼室以范氏子則編修基
命靖之父也維時甫七歲民式新故之際家愈困乏
其志澹如也始壹意屬業靖之凡二十餘年丁未靖
之成進士讀書祕館民式始一色喜然不勝其悲戊
申入祝靖之京師望闕而拜積志之所存也謂靖
之曰國家自此不爲少事當慎術以濟第著作承

明非所同於子也居月餘歸已酉迎養不復至靖之
請歸省不得報欲徑往民式書固止之亡何卒於家
郡太史黃公立極魏公廣微及里中賢士大夫並爲
經紀其墓傳之民式孝友醇至與人無所不宏達嘗
括橐中裝得少許屬所親爲營既悉相負弟笑曰毫
端物固一家生事忍相絕耶遂置弗譚微時卽并日
以食有過從者輒貫酒爲歡暢旣鼎貴而壺殮造天
顧無以大異曩時客卽少賤禮之若貴人三老然造
請郡縣卽歲時弗往也京師自靖之以憂去庚戌春
市南子

余之十三

六

復以來士大夫交爭論議至紛拏不解雖有虛心體
論時時難誦之然莫之能息也而會辛亥大課都官
處分輕重不相得辭是益譁祖宗黜陟之規一旦
失其尊信於天下而其爭猶未已也民式所憂多事
其在茲乎若夫潰防弛備廢官傷民事至不微淺其
害皆不甚於人心而民式豈謂是哉蓋先是二年議
端橫啓猶未有附緣錯繆若斯之甚也而民式早見
之噫智矣哉贊曰成氏三世隱而後仕宦又二世數
奇而後貴爲史官蓄積之理然也當民式論聞難起

舞見壯并闕之志動乎氣矣而適者 天子屈賜羣
臣公卿輒扶病 闕門乞罷不報至羈苦久之民式
拜不必通籍去不必掛冠孟子曰則吾進退豈不難
綽乎有餘裕哉卽不巢父自予斯其流矣

銘

樂封君訥齋墓志銘

東鄉樂泰州之族疆疆三百年矣無舉者則萬曆丙
子泰州上應之舉也惟閭公者樂之父兄則泰州之
封君也封君之父某某之父某有施乎州郡鄉里則
市南子

卷之十三

七

世千金之家也然而封君早不庇於考妣當室伯子
字之君子云門內之治亦未知伯子友異甚乎猶人
乎年十四孺人徐來則封君當室於是噉然哭曰有
菽與水弗能逮也雖鼎及牲弗能庸也并其儒書而
修時祀無替其家職資於事父以事其兄傳曰父慈
子祗兄愛弟敬不相及也封君之世有施封君滋施
寧人瘠我毋我瘠人家以漸落封君之世好學封君
學而弗克樹也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肯泰州不驕
田爲盡矣泰州用舉家又大昌君子謂封君知義

知命矣蓋其生平敏異之性旁出料人祿命如其制
之有問者則曰世俗之所簡也聖人之所難也見人
之善身法之謂子孫法之見人之惡而不敢稱也心
戒之謂子孫戒之夫是故封君之言曰寡州郡鄉里
信封君神鬼金石不過也其族之長林爲大聚里傳
於邑戶過於城中或稱其與以說於衆曰地不欲水
之徑也閭以障之始議諱累年議弛封君首事程其
功則人莫敢後成不愆素是時也泰州未舉及公之
卒泰州官於武江封君以訥齋先生稱於世生正德

市南子

卷之十三

八

某年距萬曆某年凡七十四伯子上禹婦鄧仲子上
應婦會季子上振婦張婦蔡女公子歸邑之何氏伯
有子某娶某氏仲有子文亨邑庠生娶徐氏文燦聘
何氏文亮聘艾氏女某許徐孝廉懋孔長子季有子
文燧娶鄧氏文崇娶李氏文某某未聘女某許某
子文某有子某爲公會孫公將以某年月日與孺人
合葬青湖里泰州猶得上春官將揚名顯親爲孝之
終余與泰州於誼嫻也屬余銘之雖不佞夫何辭銘
曰翼翼泰州爲國中甫惟公也者爲嶽之神悞悞泰

州爲國良弼惟公也者爲星之精化化生復返無
銘

明處士東岡李公墓志銘

東鄉縣東岡居士李典章字邦獻先臨川未別爲東
鄉邦獻郡諸生也少機穎十歲好古能文章十三錄
祁童子就學焉郡荒亂御史中丞臨存之邦獻年十
八詣行部謁魁然也再拜上便宜十事御史中丞偉
之不關郡縣官視學使者徑檄郡補邦獻諸生繇是
邦獻雖不利有方畧名鍾陵臨川之際有谷數百里
百四十二
卷之十三
九

今東鄉地屬鍾陵臨川時深廣不可詰寇負之勢若
燎原雞犬欲盡矣有詔緝寇郡以邦獻名屬爲鄉導
邦獻撫然曰仲連解圍城田單全其族何取專經老
博士爲遂絕詩書專領衆設方略出奇多獲兵備胡
世寧引邦獻上坐問奇策寇平臨川始別爲東鄉凡
除寇創邑十年間其事不微淺皆聞於朝多邦獻功
效當敘世寧去當事之徒有所求邦獻不與邦獻
性貴人交怒之悉署其功止事者而共事者貴邦獻
坐枉殺下吏治幽囚之中剛毅嚴毅若平生無少易

蓋五年而後得論出也邦獻出撫然嘆曰自吾十八
諱當世之事不用文墨爲諸生自以立見之雖其鐸
未可當也取文吏見效不亦易乎旣數奇適郡以寇
屬我我復喜而從事自惟或者不宜刀筆吏終用奇
賞耳勤苦若斯猶幸而免死豈非天乎豈非天乎吾
田宅自娛以待來者生聚數年闢膏腴之產建壯麗
之室素封甲郡里邦獻性孝弟所以師傳子孫甚篤
與親戚交游有節俠風磊磊繩繩如也雖剛方鄉里
皆服其公恕末年以例入京師輸粟秩八品鄉人以
市南子
卷之十三
十

爲綱紀云邦獻生成化廿二年二月初四卒萬曆二
年正月十七凡八十有八年萬曆癸巳十一月十六
日葬於白沙岡之陽首壬趾丙從曾祖也某持其從
孫仲筠所爲狀丐銘於余爲之銘曰文武維時功勳
區測用備不售孰知其則長夜茲土百夫之防世世
子孫舊德惟光天地之道其有徵乎

東城李公墓志銘代

明尚令李棟字中峻豫章著姓也嘉隆之際著豫章
若豐城宗伯司馬御史大夫西昌司寇鍾陵司空

之屬皆同姓也而正德進士李塤之曾孫是爲臨高
臨高父某母舒氏先太史芬之姑也生室子某介子
臨高爲娶鍾氏鍾孺人者鍾之宗伯郎崇文司徒郎
武太僕沂其諸父也臨高性孝友婦姑賢智相及統
承皆以其物道故敦備始爲博士弟子貧唯是儒書
奉二人麤糲靡不說嘉靖幾年太公某病篤臨高三
月侍則古之不交曉解衣者矣平生奉伯氏緩急亦
如之十幾年太公捐臨高幾十幾年舒孺人又死幾
十幾年乙卯比士於鄉臨高舉世俗舉孝廉則去弟
市南子
卷之十三
十一
子員貴侈矣故視臨高家似益貧臨高自若郡縣吏
不一識其面數借計竟不利隆慶二年用孝廉掌故
吏授吳高郵學官高郵吳州實澤國邊天子湯沐三
郡文不競於諸吳郵明倫堂爲園蔬之日久矣臨高
曰匪士不競官不力也卽請於州大夫趙來亨大夫
請於御史亟成之先是郵大侵民死過半至是未息
視鹽使者馬文偉檄臨高爲州人糜犬以糜濟齊老
所爲諷桓公不廣也臨高捐薄俸易米以糲不然於
是二千石上下皆捐俸易斂而施之州舉足謹曰舉

活人馬御史井活人李博士蓋井養而不窮也郵文
學亦自是稍振四年從博士進舒城令舒城春秋所
謂舒也今爲吳劇邑有韓友德者大猾也前後長吏
畏不捕御史詰惡輒以細人嘗之夫友德在穴也羣
細人德環人也德著而難動御史至鉢兩細人懼捕
常以德規吏緩急御史問聞知而諸細人創不痛益
爲德搏訟者故愈縱臨高下車首按之羣小不問邑
舉安歌曰收羣虎安萬民五年舒城中峻入覲時長
江汎舟之賊張虎者上下掠郡縣舟楫不可制又有
市南子
卷之十三
主
鬼物善遁御史李之珍陽購而陰跡之弗能得中峻
歸舒城五月天夜雨曰城守入室內綆外翔在此時
也亟巡之遂獲虎於城下虎曰白晝大都之中驅長
吏若無人三十年矣君夜得我天也雨淫守怠君罔
不警余項以衆入而以藏出且將不利君豈非天乎
縛送御史御史疏令有功六年以力有餘徙臨高令
鍾孺人以病不能從爲取某氏御焉臨高粵鄙南海
之南千餘里漢人所願堯珠崖者也而寇林茂負海
島竊尊號舟楫恣所之閩越薄海之國序當其毒時

伏東粵而臨高故無城保六月三日舒城令至五日
候報曰稱尊號者賊至矣樓船以百次於馬島將至
於臨高南海習走寇素如飛鳥至是莫有守志令怒
曰誰得不守古有部賓客用兵法矧民牧乎且何時
也請而後行事必無及矣遂建司馬之大旗於邑聚
邑中而令曰邑實王土賊易與耳王難負也夫克亂
在權凡民舉土荷畚伐楨幹出巨石二日而栽五月
集事緩不堅者斬無赦凡我官貳官師并心戮力一
人程一門之築其門之聚櫟糾守即屬之師長贊余
尉司斥候勿以余專恣有不共者如築之罪凡士民
之望也且賊是懼國奚賴之師保父母在夜有先奔
者如築之罪乃張令於四境計所遣死士八賊者幾
百所檄旁郡邑來援幾千人又潛令於馬島口賊所
從入之路計強戰勁弩壯士輕騎覆遇賊者幾何人
然實無有既自嘆曰令我早來則邑有城不獲早來
而城我實慢藏又誰致之得賊於江甯寇於海縱賊
福天子能屢幾乎然濟則以國僥倖不濟則以身
還我者反覆知人矣遂積薪示家人陷則俱自焚也

賊以爲備嚴弃去逾年且有堅城茂潛至用雲梯登
天亦夜雨令自出從上摧堞石殺之衆復弃去於是
終臨高在官不敢近御史張守約上令治狀首東粵
而臨高爲舒城時有吳御史按郡以供帳不如法意
弗悅遣郡御史交疏徙臨高不可動去乃以深文中
之萬曆三年坐舒城事免張御史曰君輕失官國重
失君不能不失御史之罪也時海寇復掠行道甚熾
御史盛材官衛臨高歸伯氏先死初伯有子二長某
次謙歷兩邑皆擢之爲納婦長子既歸二子藐孤也
視有加無幾謙與公子和俱籍博士臨高恂恂聞異
不識郡邑吏如孝廉時長吏數請於御史鄉飲酒禮
以爲遵亦弗就遂終身焉鍾孺人先臨高五年卒臨
高生正德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卒萬曆十八年正月
某日某時凡七十一歲鍾孺人生子四長某邑宰生
早天次涵和邑庠生娶某氏生子某聘某公萬某
女大涵育娶某氏生子某某聘某女次涵秀娶某氏
生子某某聘某女生女一爲儀部所高則益弟則明
茂才之婦某氏生子一女一子涵章娶舒氏舒太孺

人族也女爲光祿寺丞鄧邦禎弟邦祚之婦茲卜萬曆十九年某月某日葬臨高于九龍岡涵和持從兄孝廉藻所爲臨高狀乞銘於余爲之銘曰萬夫之望胡不尊百夫之防胡不見論不於其身於其子孫

明故右都御史百川張公徐淑人墓誌銘

張母徐淑人者本燕人 肅皇帝右御史大夫鍾陵張臬始爲卽京師內子朱淑人未有子聞徐賢而娶之性沈遠有畧卽稱上旨嘗受命大比閩中士論滅楚囚徐每祖必祝母失歿上爲明君下以爲朱夫人

南子

卷之十三

五

卽獻閩士大適三井而朱淑人生子曰伯謙爲治中獻楚之歲也謁大山感神異而徐生仲謙爲太常典簿皆最後用臬貴且錄軍功也治中生而徐字之四歲朱卒於是治中知徐母而已矣張君著甚自是宦四方每得重任所至率要害有急而徐氏從往往有警守贊書功丙戌生太常丁酉從副使山東定徐州饑戊戌從治潯河河治癸卯張君以參政從御史大比山東士上賢書有所謂凱杆 肅皇帝建詔徵當徙衆盡勸徐曰余婦人也亦知君於臣不啻

其族從弟所令兩子則在君勉矣丁酉張君就選川蜀徐以屬歸丁未張君又從相學國成由京安事廣東平諸西盜三歲之中從歷山東閩蜀荆雍州皆守臣臬司無他樹立然望愈盛崇上頗意賢最用之肅帝嘗久居廷却故卿將徵建王子拜御史中丞撫蜀徐從平西夷之叛鎮五酋長又得剴顯行聞剴顯者潯軍人嘉靖以來建功有名將軍也時布衣在蜀其所從入軍狀多濟顯中丞在師徐日夜祈戒顯者其父夢日出之墟有金人焉樹長短戟而陳顯者其父夢日出之墟有金人焉樹長短戟而陳

卷之十三

六

御史大夫蔭太常乃老既老優游與四方士論文成
之學幾二十年徐淑人能且子肖也御史大夫卒太
常以治中既仕已以徐故不肯行徐曰任子郎徒美
名已耶且若先大夫之忠何此固非所以孝太常懼
屬其養子奎而行卒於京治中時歸沐聞太常亡亦
亡徐哀慟爲蔬食三年卒治中無子太常介子文陞
嗣聞中丞之晚也安孔淑人常令舉其姊子焉故張
氏有季父老曰有子而無子者朱也無子而有子者
孔也啓中丞之胙爲張氏母淑人而已矣淑人年七
十月二
卷之一三
十有七生子二長太常娶光祿卿楊峻孫女幼叔謙
天孫二長文奎太學生娶文林郎徐化女幼文陞太
學生娶大司空李輔女女孫一適少宗伯萬浩子葉
邑庠生曾孫一鶴翎曾女孫一珙璧皆奎子奎葬淑
人邑濱溪之陽首壬趾丙夫奎事徐於人子禮不啻
備嘗繼志矣且其人翩翩世美非耶已襄事持所次
淑人狀乞銘於余爲之 銘曰都人士女胡然來茲
文武張公天下儀之金玉公子天下奇之發祥有所
天成遺之勳臣苗裔一人滋之鬱鬱我萬世思之

勅封太孺人張母墓志銘

張母戴氏兵部武庫郎應吾之母也以武庫爲章丘
令滿歲封太孺人張氏世家金谿武庫縣鎮遠起舉
貴州萬曆丁酉第一賜丁未進士貴而乃復其里以
番孤未嘗踰時去母自赴公車之官行役凡御母四
上京師再歷蜀道再歸其里弗克而道斃子母卽相
從未有所如必俱若母焉者母姓王氏京師海岱門
王公山之女也母趙氏山公蚤卒無子趙適於戴戴
亦卒其子京能養趙母若同生故母爲戴氏年
十五贈文林郎章丘令張公某娶之以如鎮遠時贈
公與諸同產俱而太母在里母輒號泣曰婦不識君
姑面謂何不勉作勞萬里之外是背也與其奴饒口
夜共勞辱仲季復并力於買藥中裝頗日壯駭駭乎
有歸養之喜矣而仲舟膠喪其本遂弗克贈公愛之
母慰喻之甚力以其笄佐買事卽仲季不知也初贈
公年稍長欲時有子而殤子長女復十年比武庫舉
則贈公艾矣母保之如綏武庫啼亦啼笑亦笑甫暮
被小兒疹如涌會母方月以寒水柳之犯帶下腎禁

奴以爲言母曰小兒賢則忌彼汝伯氏獨無兩兒寧少一婦人乎五歲出就傅每暮歸亟赴母懷中頂依於乳母猶加諸膝而乳之其愛類如此雖然愛則其矣教管亦異甚贈公顧自以遲暮不能克然心折母不之奪也嘗攜飲郊外見武庫能盡觴輒大笑因被酒以歸母且撻之流血每以事管贈公卽含涕趨出謂諸弟曰吾老矣兒非其母不能成也公念太母春秋高治裝先歸母夢盜阨公已負孤走而免意稍欲緩公公不可道果如其夢公繇是病慮且革太母問市南子

卷之十三

九

少婦遠在數千里外謂幼孫何公泣而對曰婦夙有禮義某脫不幸以爲母愛婦可不爲慮婦在兒有成必矣母始并當室異鄉至性聞於外內問之至也每哭輒絕人獨以其盛年弱子或心竊難之奴乘間以聞母大憤泣女子有字而終焉者妾事先君十有六年生兒十年人共謂妾非婦也與以頭搶地者非羣奴皆獻歡不能語自是母益茹痛課武庫不暫輟夜則躬女紅率厲之友生過從母必聽於門內所言正廷之所言奇家卽叱武庫入杖之數十卽痛絕

敢驟起必拔淚叩頭謝乃釋既復自悲寡人不卽死者徒欲教兒畢所以事先君之責今若此胡不遁死之爲便那武庫繇是深自刻責同舍生成以嬉遊相戒曩者童子師偶奕使武庫往持局母聞而亦杖之曰弟子職唯命局非所當持也師大慙謝母義方非獨以代終其性然也使者校士武庫不高等母輒怒曰異等者夫非人之子與武庫凡試懼甚非畏有司而畏其母旣頻年小試鄉大比皆第一而後母乃一色喜也滇黔道遠孝廉一再上春官輒倦武庫三紉乞掌故昌元爲屢爾昌元爲衝地日從縣長吏送逆問則諸生多攝飲之母以爲愛曰兒欲卽真起家邪胡不一理公車牘武庫惕然之官青城章丘堂以寬簡爲訓聞敲朴輒不憚入則必問朴者主名罪狀章丘常饑今日山行賑一日以聽訟輟母曰四郊嗷嗷與兩造孰多孰急而違此爲武庫奉教廩廩卒用最著自武庫貴母旣釋負獨愈傷念贈公慎武庫起居益若捧盈然勅封至命服涕霑襟武庫使歸負弩至於聞母乃哭贈公墓而後入之居恒服公所

市南子

卷之一三

三

遺短褐大布裙至泮故不能釋絳溫財一御長置前
中武庫還朝復建節餉黔中母亦樂從微時諸母別
因竣事以歸乃滯長沙而病作半晝夜逝矣蓋先是
十日既抵長沙婦熊孺人病卒母傷於憂病故胃痛
而故諸方不復效武庫急呼天母曰母遠弟婦姑相
睦以重累兒五夜命掖之坐謂武庫曰敎道子孫已
顧長孫寄聲若姑神氣不亂以瞑既卒斂面如生云
武庫豐然丈夫每出飲酒母不欲其深坐必自與熊
孺人備論往昔勤苦以遲其歸醒則喜少醉必厚護

卷之十三

主

之屬孺人而退且必戒之嘗起視長孫夜啼蹶而傷
其齒次孫病脾以身薦者再旬能乳保所難顧意獨
謂武庫爲父不若已能嚴恐不足以滋大彌久故以
末命重之生平靜敏贈公性好客所欲治具雖倉卒
靡不稱旨自奉慎一錢一泉至徇戚黨賑窮乏傾筐
無所愛然而受人斗粟尺布必有以報不欲爲溝壑
也祀祖先敬潔乃亦因佛廣慈好齋居蔬食肉稍舉
卽以分賜人心故豈弟而外內家俱以骨肉爲艱益
復善感亡論聞人死喪卽其家大慶殊錫及歲時之

事沐惕悽愴有古君子之思焉母生嘉靖乙卯六月
二日歿萬曆丁巳年五月廿有二日享年六十有三
子一卽武庫娶毛處士熊君廷政女封孺人女一元
妹爲武庫姊適雲谷守鄭君竹園子困霖鎮遠庠
生孫二長繼元邑庠生娶武學童觀女爲將樂令
鳳樓君女孫次繼會陳君廷孝廉朝佑女孫女一
貞玉適胡孝廉兆款二子皆空瑤芝公之從孫姪
子應期母教養如已子應鎮遠歲貢外孫一鄭燧鎮
遠庠生燧子重一重二母愛憐之戊午季冬廿有七
日附母於贈公之兆武庫同門生李子志而銘之銘
曰王國女士關雎是興母儀義義象服攸承璇源
方產玉而栗琢磨成之匪工弗克肅肅張母篤生
俊有造伊誰曰惟慈令九齡而孤三十而命仕也匪
榮教而益敬吏守廉平耶遼公慎題柱堂堂聞杖則
展慈父蚤失母也嚴父經師匪難母也人師婉勉沉
至紉繹教思尚以爲言孫子是詒誕降于京從公於
鄭奮耀自他歸藏厥里星土累遷儀一而已首丘敦
仁同穴殉義鬱鬱封阡以示苗裔

勅封孺人張母墓志銘

萬曆戊午十有一月同歲進士同門友武庫郎心熾張君示余尊太孺人狀使爲志其墓亦致令妻熊孺人狀也公并讀之肅然欽容而嘆曰余始以爲母德絕盛矣其婦復然宜張氏之興也微音旣佚其誰能遇之按狀孺人姓熊氏爲武庫元配封以武庫考章丘令滿父諱廷政金谿處士也母劉氏二人晚得孺人愛之不輕字人而處士故與張贈公同里相舍同時在鎮遠一日撫武庫首曰郎有殊骨僕樂得以爲

卷之一三

三

市南子
塔贈公心未卽許第知處士輒相人中與太孺人相竊喜驗數歲贈公卒於里處士不欺其志卒字之十四歸武庫不任婦事太孺人性嚴重凡纂組畜醢之屬皆親率作稍不稱旨不能無督過之孺人內敘久益明習太孺人以爲能乃始益得以婉順自結武庫之始下春官第也奉太孺人命自京師歸里展贈公諸墓行頗久遠孺人以憂念病聽幾爲之失踰年乃復再下第則武庫大病孺人不解帶者月餘時隱屏而泣見太孺人卽趨顏尉之三上春官武庫計不復

以卽不第必乞掌故以養於是奉太孺人往孺人從

自是亡論之官奉使皆以婦姑往太孺人生男女各一女爲武庫姊嫁鎮遠鄭生武庫掌故昌元太孺人頗多病念女及兩甥不置武庫遂逆以來自是所之鄭母子亦偕往孺人自武庫旣貴太孺人傳焉遂日夕獨勞苦武庫廉吏而孺人柄家任事不敢自處於涼姑婦之際慈聽無與比卽或稍失鄭姑意太孺人爲之不樂武庫雖知爲形似細過亦必故愠之繇是孺人日加簡事姑如君姑焉武庫奉使歸里在孺人爲始歸處士暨劉夫人俱下世孺人自傷遠嫁不與合歛哀痛者久之再奉使至鎮遠諸從子若甥在鎮遠者見孺人猶失慈母而幾復得之比其歸也鄭母子留不復從而太孺人孺人意亦與諸張生死辭矣儕幼舉牽衣痛哭行道不忍聞豈非其慈惠素邪行次常武病作入長沙十有三日遂革先太孺人卒凡十日孺人之始笄也弱不勝衣太孺人慮以爲不宜子嫁二十七年舉男女十有二殤共九太孺人蚤寡武庫鮮兄弟煢然相倚而孺人居間溫藉上下賴之

卷之一三

三

業爲命婦孝謹過於微時晨昏伺察氣志必得其錢
眇太孺人不飯終亦不飯稍有疾病必屏息以待戒
人者毋趨毋少欬唾自武庫夙夜在公而太孺人滋
益安安孺人也此武庫之所德也太孺人以武庫見
屬孺人受之如捧墜壁每既飲酒保護異於平時其
所欲與飲者來必先爲之具察其志廉遠不屑靡密
深自勤約以佐其內馳驅萬里令人裝皆自治之太
孺人輒私喜曰婦能是吾復何憂此太孺人之所德
也嗚呼太孺人母子皆私願孺人百歲意各有所屬
卷之一三

之不中路而背豈不悲哉太君隨隕雖亦其天命乎
深憂刺心不能久也孺人生於萬曆丁丑三月廿有
九日卒丁巳五月十日年四十有一子二長繼元
序生娶武學黃遇觀女次繼舍聘傳孝廉朝佑女女
一嫁胡孝廉兆款子熹潛戊午仲冬十有七日葬
人于赤塘山之右復先太孺人葬四十日云 銘
家曰將與氣先至僞人營之必再世內德茂焉僞之
任奴大小理不異有熊氏女婦德載全執聖令
能以茂孝奏殊績鳳前龍繪美元配弱不勝

能舉德鏘玉明珈安且吉吁嗟靈兮開玄室俾爾君
子襄哀職吉壤辰良先近日竟魄從姑姦相及世世
榮昌思爾則

勅贈太安人劉母墓志銘

雷州太守南濱劉公余之壻父也業懸車矣自狀其
太安人行泣而請曰一鵬喪妣五十年矣墓下之文
闕焉不孝罪極夫薄祿不能逮天也乞重言以爲泉
壤責豈有不能哉顧所以至今繇狀之不忍狀也今
尚可以不忍置乎憶母之病也一鵬侍先君子信於
事勸子 卷之一三

分寧母呼之竟日如見一鵬云嗟乎不孝每一念至
必痛哭欲絕顧惡睹所謂母者諺云孝不逮慈豈不
信哉余感而三嘆之輒近世割股廬墓之徒自以爲
不啻見之矣余獨謂其心不若以爲未見者之真七
十而慕太守足悲焉按狀母姓余氏贈儒林郎劉公
之元配也外內家並儒素母用能若於訓以貞厥職
事舅姑夫子必敬君姑性嚴母十四而婦稍不當旨
輒見撻而贈公尤至孝君姑或以告公復怒之母乃
益濡忍爲恭順未始謂姑有意督過之也贈公同產

三人自母至並承履之然無私財布錢錄寸壹粟於
君姑財公歲教授諸生俸未嘗宿於室積有年乃爲
仲季娶母待如賓井日力作之屬皆自操之不令
分勞苦族里有不能舉火者卽不能助必損匕飭分
之初母生長子而殤太守其仲也生叔季復太守之
亡也母仆地久遂患痿痺三歲卒內外近遠咸賢而
痛之顧住人間世淺太守以弱冠見背能述其樂其
詳亦莫之能記也太守宦二十六年所至以慈惠著
始用懷遠令滿歲贈母太孺人選順天理會 覃恩
百有十 卷之一三
加贈太安人世蓋榮其名而惜其不祿云爾余其
名猶有惟焉夫大而約者絲綸之言也高而洽者鄉
曲之譽海內之傳聞也天下言婦德人人無以大相
過文王后妃率王業爲國風之始宜有殊事絕德紀
於篇乃首所頌歌爲絳綵服汗而已此閭巷之婦
之所能然而稱之爲其富貴而能之也劉故仕族而
邇一時九卿相肩摩踵接夫俊又之典餘母德也諸
不具悉故方伯湖山公之夫人生三賢累封一品
年八十有奇而居無服御動有典刑斯籍其諒章

守者矣迹其行豈遂過太安人遠哉安人以約終而
夫人以富貴不渝顯爾三賢自少師承太守然則兩
家親故相善使太安人亦壽見太守宦成其不渝之
節有足稱者天下謂劉氏一時兩賢母豈不盛哉而
竟以約終良足惜已母生 銘口在約能勉在貴不
渝后妃之德不越里閭無曰靜貞女性之初得一不
二爲坤大輿無曰婉順婦德攸居協氣乃應如鼓述
桴母壽幾何道則楷模鍾美於仲熊軾虎付琛家孫
曾洵衆且都譬彼嘉穀悉民所需苗而未秀植者阮
市南之 卷之一三
祖世刈世穫爾德焉誼貴于古壤金蘭玉書吁嗟母
兮其長也夫
方母萬太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萬氏明文林郎礪嘉合方公元配公諱民敬
南昌某里人萬曆初中貴州鄉試故兩家焉初公試
南昌輒不利且欲餬口四方雖其父母之貴州教授
于石阡長官司安氏安氏不經因以籍入石阡府學
爲諸生教授頗久其徒多貢舉者是時孺人養母姑
持門戶于里食貧盡孝凡十九年比隣莫得見其

而舅姑歿乃與公俱往既從公試洛陽無爲教職遷
僑嘉令廉善多其助公既罷官長子當室於里諸子
與故所養公之兄子某侍於石阡公往來焉兄子暨
第二業外皆以下子女昏嫁俱與里中約乃戊戌一
往公尋歿而長子亦夭於家家貲稍稍散冢婦去惟
長孫養於公之外家傅氏石阡不克歸者五年有奇
里人往往盜其貲而并其產曰方氏必無反矣產即
存故不中石阡貲什一以故母欲歸諸子皆諍母涕
泣投地曰余方氏先人婦也且先君歸結昏姻謂何
市育子

卷之一三

五

餘卽不可余必以季女及一子歸歸則田舍蕩然諸
昏姻約不能待繇是以女字元橐中裴悉以贖諸所
盜并以第四子與比鄰胡女昏方氏復鹿立再造瘡
里之中較石阡諸苦相什百母甘之矣越十三年病
卒母生於嘉靖幾十幾年；未歿於萬曆四十五年
乙卯享年七十有幾公生嘉靖幾十幾年某葬於石
阡某處之某山母生子三女二長子某南昌縣學生
娶南昌衛吳參將某女次某娶石阡某人女次某娶
胡某女長女嫁里李某再適曹某次女卽某婦封

八長孫某應某出俱天次某某出次某某出側室子
二應某娶某人女應某娶某人女皆石阡孫女幾長
迺里萬某次許某次許某俱石阡茲以萬曆四十有
五年歲在丁巳十月二十有七日葬孺人於某處故
祖山首某趾某余志其槩而爲之銘銘曰公志遠圖
西南策名孺人匪宴是溺十有九年而待其成公懷
本根倉卒道薨孺人匪輜重是累數千里而歸守其
宗枋剛毅克終聖舍靡尤豈必同穴爲公首丘內外
子孫萬世千秋

行同二

卷之一三

三

靈璧侯湯母孫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姓孫氏故靈璧侯湯公之誥之元妃也父諱
世忠襲封懷寧侯晉太保母周氏封懷寧侯太夫人
靈璧父諱世隆誥倍敏兩家侯相善倍敏知太夫人
取而聘之卒用婦德著靈璧弱冠領宿衛紹封英英
而將奉命督門管紅盔將軍分祀陪宴諸勞績獨極
而猶好士燕嘉賓無虛日皆太夫人夙興奉養之信
不祿姑柳安太夫人異甚而太姑乃在金陵邸
壁母子不能安乞南以養食書南中軍都督府掌

前軍府事通十年所二母之秩膺士大夫之日過從
幕府並煩費而太夫人滋益辨靈璧雖久不召意猶
如也凡四入朝賀太夫人皆御姑柳以從最後靈璧
既陞薨疾卒于邸時孤國祚甫八歲而柳且老太夫
人焚然所以綱紀之甚濠兼總內外均節盈訕愈殷
若畫一朝夕捐其孤而泣曰信國如綫之緒在此幸
其生也賴重擇有學行之人與相師友勤必則禮樂
語必依忠孝身御大布使子若婦視之比卒與子訣
惟無忝所生隕厥世為號就云國祚仍弱冠襲侯娶

市南二

卷之十三

三

都尉萬公女為瑞安長公主愛塔至貴倨矣顧深自
抑損恂恂若不足修職禮賢沈毅有志為縉紳士所
推轂而上亦頗嚮用之仍管理紅盒使絲足得畢方
剛之力際會自建遇過於先侯必有能使世滋大為
勳臣重者稽洪武間侯無慮數十人世者一二除而
易封者四而已矣何世祿之難也自靈璧封爵未數
傳倍敏子孫正負荷一時也太夫人之造豈其微哉
太夫人生嘉靖丙寅某月卒萬曆丙辰某月享年五
十有二子國祚女二長適誠意伯劉蓋臣次適永年

伯王明輔孫男二長某次某天子考彝典賜太夫人
祭葬有加焉銘曰東顧廣亂卒也國除靈璧再肇實
惟慶餘公侯既復貴益以母帝女侯門綢繆嘉耦既
泉殊貴亦承令則產玉琢圭鎮衛王國燁燁湯孫大
於倍敏再世象賢傳而益炳佐厥令子育乃文孫伊
誰展也懷寧之媛孝姑及祖從侯于東弗敢寧處因
觀攸同淑旂不返翟弗斯止相彼童烏俟焉亮采帝
命嗣侯塔於長主歸妹二伯皆帝肺腑褒母令節附
侯吉壤泰山可礪高阡永仰

市南子

卷之十三

三

文林郎松江吳公暨配孺人胡氏合葬墓志銘
萬曆丁酉秋九月文林郎故湘潭令吳公卒越十九
年乙卯叔子士元舉於鄉冬十有一月孺人乃卒初
孺人病士元即謝計不偕重違固遣及境而返卒侍
牀蓐又之人比曾參云公暨孺人將合葬于士魁等
持公塔御史中丞劉公所為狀屬光元志焉謹按公
諱仲字應和別號松江進賢少府橋人也孺人胡氏
前孺人李天公謝貴執聘焉吳徙自邵武進賢之楓
林有宋丞相吳公墓曰定輔者始受廕於少府橋世

縣寺西公曾祖智遠祖時用父章是爲守愚公母徐氏守愚公孝友好陰德家布武則至縣寺年八十餘歲未嘗窺足寺門里以爲古人然莫能名其事禱於華蓋山生三子公其仲也生之夕守愚公夢文虎拜於庭公生而魁梧文采絕異六歲破名物師試以夜公應聲曰天地藏其精氣星斗煥乎文章尊幼大驚補博士弟子廩於學官皆第一前後督學使徐文貞公階胡公宥蔡公克廉並名宿靡不深器公嘉靖丙午登賢書舉主爲餘干令姜公庭頤甲寅居守愚公

市南二

卷之一二

三

公錫侍郎盛公鳴謙遊津津忘返會同歲往令桐城亟避去甲戌公當試令吏部郎何公源公同歲使自取善地公曰有詔除在途校湘潭爲治尚愛而尊禮新學未城公親秉規度庀財賦事不基而城成湘潭文獻賴之獨邑積逋令至則停俸通既償以請當事猶難之公忻然曰敬事後食義也今不食矣視吾事亦何媿哉時李公弼按楚亦同歲公以強項不荐長沙丞行縣至會伯氏子病牀中公疲十起坐堂上公乃出遂街之而縣瀕江幅員廣遠盜素不可詰朱

市南二

卷之一二

三

亭鎮被盜鎮顧近監司監司先聞以爲縣事失丁丑大計公遂當免御史大夫陳公玠曰此吾里君子也且築城有功改鄧縣長鄧巖邑多靈長往往以爲薄故有神農墓及祠意貌荒逸公喜而長嘯焉自許義皇上人學舍爲茂草捐俸葺之表節婦彭氏爲士民講約法政幾成焉已加以母喪去先是同產數自指一食公慮其夢也始薄置田宅析之願食愛敬伯氏喪毀必與共族里賜公伯不與不樂湯於貴姓卽夜盡必詣伯氏所然後退一夕大雪寢安臥忽起

子曰伯無乃寒乎卽抱衾進之昔宦楚孺人皆從菲
惡相薦未食爾及其歸也二人致諸子養養伯稍易
蠶繭伯與公同優游十有七年乃同歲歿公與孺人
又同好施予至晚貧甚常買宅一區遭任子郎反覆
公并其直委之讀書環堵蕭然也顯者高會輒以無
與不克往有醉少年呵公從者公曰吾宦卑而貧分
也何至累爾曹怒其人恣毆終其身公事伯如父孺
人字諸姒子女如子長子士彥李之自由孺人甚愛
憐之其卒也無嗣爲痛悼濱於幾聞人告苦輒自涕

百百二

卷之十三

三

或時見給知者以爲竊笑然孺人竟歿之曰吾不欺
吾涕而已矣炊卽乏有果麻之饋分賜必傾筐居常
勗諸子曰乃公兩令猶然一縫掖此其志不穢吾第
見一兒成名芬蔭厥靈卽相求地下至樂矣噫吳子
姓固當竝貴微士元先登孺人幾不瞑哉公生於正
德庚辰七月享年七十有八孺人生前辛丑四月孫
子公三歲子四長士彥也庠生娶利津令樊公維孫
女次士魁邑庠生娶臨川庠生周邦儒女次士元娶
容城令方公義壯女繼南昌庠生羅宗霖女副李氏

次士光邑庠生娶大司空李公輔弟李與女女二長
適浦城令謝公衆子天章次適御史中丞巡撫順天
劉公曰梧彥及長女俱李山孫男三學柱邑庠生娶
臨川庠生陳于墀女魁出翔柱聘邑庠生黃路清女
元出宗柱聘南昌庠生葉棟女亦魁出嗣士彥孫女
五長適少司馬張公泉孫文華彥出次適邑庠生顏
志次適富川令葉公一新子林宗俱元出次聘臨川
周華陽又次未聘俱魁出光一女亦未聘光元童子
時嘗一望見公偉人也既長乃與來復昆弟友並沈
百百子

卷之十三

三

雅有則時集其廬愴然之色若冰雪徹人眉宇問於
是愈悉公賢者乃非孺人孰能爲之匹哉夫有往誓
而行不韋知之者之罪也遂不讓而爲之銘銘曰宦
不必雄州守薄言五斗以清余口昏不必上公女恭
巾是婦以嘉余耦耦也攸同令德孝恭厥惠有孚其
清可風朋壽允臧吉壤斯藏龍光賁止烏瑞翺翺億
萬斯年仰止曷忘

承德郎鶴溪張公暨配安人王氏合葬墓道碑
世自制義奇而風雅衰功令平而謀略訕頃有事東

虜求所與計兵食者進孰雖多卒莫之敢信也元讀
鶴溪張公狀追嘆久之彼其大官持節宴虜王及諸
酋長塞上不辱命爲倖賦大名田增額米千三百六
十餘鍾大農上其績監雲州軍餉虜市市胡馬三萬
二千有奇 欽賞紀錄凡數四此其人何難邊事哉
顧生而文弱厥考叅政公不令治諸生業公亦以古
文詞自喜遂肆力焉自光祿時則與沈君典孫以爲
太史歐楨伯廷尉黎惟敬祕書詞名競都下矣辛著
蒲州新志光祿集萬綠園詩選以傳雄渾沈麗極中
百有之 卷之十三 三二
人之致公其兼謀略風雅而有之者乎性行固不凡
遊亦有深助焉當叅政公宦遼左婦翁太保王襄毅
公經理朔方雲中公竝得從而又故有橫覽八極之
志觀長城登岱宗崧高太華踐古聖之墟南渡江淮
謁金陵探禹穴九州遊其六枚古今阨塞以爲略爾
出其幽奇曠遠以爲文若詩可勝用手然則微獨公
奇襄毅公女爲公安人奇助也公諱循占字元易平
陽之蒲州人 欽予與定府通判致仕配王氏襄毅
公崇古女子廣編修滿歲公進階承德郎王封安人

公考邦士亞中大夫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妣田氏封
淑人生上林令循古武學訓導循台而公爲仲公生
子四廉蒲州守禦所正千戶用軍功世襲廣翰林院
編修庭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廣庭同丁未進士庚
州庠生女一嫁中書舍人楊元禧 詔旌節婦孫男
四夢鯉夢麟夢蛟夢熊鯉武進士潼關衛指揮同知
麟州庠生公生嘉靖某年卒萬曆某年享年七十有
五安人生嘉靖某年先公一年卒元不倭忝與仲叔
爲同館同門生仲奉祭酒孟公所爲公與安人狀徵
百有之 卷之十三 三
元銘揭於合葬之墓道焉銘曰 張侯仕晉族顯於
明矯矯亞中承德是生異才疊疊奇節磊磊志軼千
秋跡周四海邁迹太學遇主則殊 天選光祿堂堂
是書祿勳名碩俾定條則明習見稱虞衡用陟苑賦
克舉大官攸宅時我 神皇肇稱爲劇 帝昏六禮
選任于公金幣三錫敦乃疇庸亞中朝請田曰淑人
率親異數稿虜殊榮臨人是正益不寧處丈若郊雍
數如燕予 皇儀初究公績惟勤倖於畿輔功在宣
雲始亦蒙詭去之如展既賑晉饑 欽予致仕錫之

坊表尚義敦仁二難雖貴孰擬斯綸所以成功亦繇
襄毅矧其淑女子翁克類惟公孝友安人克敦遠遊
益養越竟必存惟公嚴毅安人克濟容人改過與物
豈弟大節忼慨居恒節儉皆以安人舉必稱念子姓
振振經文緯武猶廣側室本支是輔憲老維公優德
維同靈原鬱鬱卜兆其中吉壤所屆豐碑攸樹史氏
作銘以式行路

市南子

卷之十二

五

市南子卷之十三終

市南子集之十四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行狀

朝散大夫雲南右叅政新盤王公行狀

太叅新盤王公之鄉舉也家長史藻外氏徐君懋孔皆同歲元繇是自幼識公名公登進士歸懋孔勞之公輒感然曰責任甚鉅懋孔疑其矜已余聞而竊偉之時余甫弱冠頃者使蜀復悉公所以備兵督學者

狀益偉公器庶幾旦夕爲國家當一面而不知其堅臥而易殂也且歲過徐氏見公之仲子孝廉肇對數問無恙乃未幾孝廉衰而捧公行使余狀之矣嗚呼余故所心敬乃終其世而未一見不往一辭終不睹其大用豈不悲哉公諱志字汝學撫州東鄉人也其里爲黎墟素封君相望而公之祖有容以雅德著公考文卿贈朝散大夫四川布政司叅議妣周氏贈恭人贈公初不時有子鄉人曰有容之後必大公生而端敏有至性十歲能爲制舉義督學何公鐘見而異

之曰此兒大人豈當作童子秀才邪愛而遣之幼弟鵬周恭人以病公侍湯藥憂悵過於成人母乃因而厲之曰鵬何當復念獨見兒成斯可矣公唯唯繇是深自改苦倍於視疾者五年而後乃籍諸生諸生高等又十三年爲萬曆己卯鄉試以治詩中始籍諸生周恭人病差起至是乃霍然不自知其嘗病焉者孝廉八年未嘗一造請郡縣或見其貧也乘間從史之公毅然曰吾且作吏將不欲三尺自嚴乎而謂人地其嚴而悅我有饑餒不能也丙戌成進士己丑除工部營繕主事出權浙江之南關時連歲大祲稅屢誦前後轉相累公用寬明商木益大至一歲顧羨五千有奇將報羣吏叩頭諫公卽不取如難爲後何公曰台豈乘誦以見贏者哉知不匿吾實而已矣夫爲人臣不欺君非有他能誰不如我且贏誦何常之有頃連告誦豈聞以爲使者罪邪卒上之壬辰秩滿授承德郎封考妣如制癸巳擢僉事四川歸省遂侍贈公病不解衣者累月病竟革公終喪哀慕無復仕宦之心矣而周恭人彊起之補僉事福建分巡興泉道倭

營至公廉威惕於吏士戰守甚備用兩臺薦受欽
賞泉州兩豪家訟開府意有所輕重風旨理官當之
鐵器傷人者律公謂郡曰此律當戍戍可以疑坐乎
郡道竝要囚之關威力不能越貴郡卽考立以來僕
未敢輕報耳郡卒從公開府意頗失然莫之能駁也
轉糧儲參議人賀萬壽凡入賀備注寮屬考諸餽費
有成禮公悉謝絕之事竣丁太恭人憂哀慕逾至服
闋起補四川備兵松潘衛遇建儲恩授朝散大夫封
公安人晉贈秩衛雜番漢不咸理則易亂公至討軍
百四之
卷之一四
三
實而嚴之餉則必以時秋毫無所耗損禁民人毋生
事而諸番橫必繩以法公之生日衛率獻金爵爲壽
却之率固請公正色曰是嘗我也乃不敢復言取小
河所書篋二至則悉啓使左右雜視之曰堅乎視徧
而後以入謂其族弟曰許由輕天下而不顧而逆旅
疑其竊冠山之時且然苟有疑物必與衆明之可也
亡論諸種率人人愛憚公沿邊夜戶幾不閉矣蜀督
學閔兩臺薦公補轉副使時去丙午鄉試九月備置
郡廣遠凡七月而較所屬士徧稱得人焉蓋自公秉

憲常自謂責育不能奪迨衡士益兢兢相臨暨所部
之有力者舉莫能關說上且用御史言禁天下勿大
收童子試而捐紳請公收甚力公必不可方較諸生
遺才於貢院中狂童譟而入羣胥大駭請避之公曰
臨人者法得則衆不可爲法失則義當辱臨人避人
則不可以復且此旦夕大比場也我足一移區舍什
器頃刻而盡此非吾一道事也乃從容下堂嚴諭之
因叱捕亂首衆遂歛散開府喬公笑曰使君固松潘
定亂手邪先是威茂道闕公授檄以松潘攝威茂舉
百四之
卷之一四
四
酒相賀迎者錯於途公一巡而返軍民遮道請曰鎮
竝重地幸暫借明公威茂之人亦松潘也而邇者道
闕動以歲數請治此以均遠近不亦可乎公尉諭再
四攝與真固有體每事相關白何言遠也夫推補雷
中亦偶一然爾聖天子垂念疆圉新威茂豈踰時至
哉既果浹月而代蜀人稱公器量不可撼不妄悅人
云資勞當轉而以目疾求罷使者交疏雷之置諸議
者法而吏部郎項爲其子乞諸生不得意頗不釋用
公本官調清軍廣東公歸具疏乞骸骨不報戊申起

參政雲南公志已不移再疏辭自是杜門里居郡縣
長罕得見其面督諸兒文行而已壬子肇對鄉舉甫
弱冠公且爲書戒之曰昔人頗不幸少舉冲以約庶
其免乎孝廉大雅不羣蓋其教然也自公去蜀十年
間所拔士先後取田科亡慮數十人公竊自喜幸不
溺職弃官何足憾行部使輒交薦竟不起公生也碩
一夕與客語神忽忽不自寧曰吾殆將終矣孝廉輩
趣召醫公嘆曰大數有期雖盧扁何及遂登堂危坐
而瞑嗚呼國家大用士與士之大用於世皆在其末

正月二

卷之一四

五

路爾以公之器當時事之殷登無所以用之者哉凡
治之倫大吏身不修耳幹濟者勿高譚智計官常所
以御世變也修身則能守官守官則能濟變公之守
足稱矣狂童之譁靡處不有公所持獨正余猶愛其
臨人避人之言足爲有位戒而藉口量移非所以知
公公之長往也爲世慨也家長史嘗謂余曰士必無
近名功名之士輒取國家事以爲言端已丑壬辰之
際東朝未定余同歲王君汝學始爲郎疏已草而焚
之曰洵美非吾職也行其位當如是矣噫世固知公

晚公亦豈使人易知者邪生平嶽立雖燕處不輕言
笑諸子侍跛倚未形箴警先之於書好流覽尤愛太
史公史記謂湯養仍曰以子之才當若子長立一家
言以垂不朽何至流宕文詞雜劇間哉義仍唯唯吾
常惜宋史穢將有事焉公欣然起曰此則不朽事矣
既兩公相繼卒獨其言在爾義仍銘贈公墓曰王君
新盤余文行之友也公生嘉靖癸丑某月卒萬曆丁
巳某月享年六十有五李氏贈恭人繼娶祝氏封恭
人生子三肇封府庠生肇對壬子舉人肇爵邑庠生
女二長適舉人湯開遠卽義仍子次適金谿庠生張
曰義憲副程川張公子孫男三科孫會孫錄孫公卒
鄉人皆殯涕至弔而異香累日衆咸異之

譚母符夫人行狀

大行人譚百冶甫鄉舉甲科皆與元同歲其人茆亮
敦雅若有自而來則我譚母符太夫人之節足本焉
母廿六歲而寡其卒也六十有五丁未百冶甲科之
八月也九月百冶泣血以母節聞疏下禮官蓋旌異
不日矣甲寅五月百冶以使事過元里而命之曰曩

者耶舍得先慈之間錯幾不復主吾子尉存之甚厚
然疏母節脫不報卒亦漏死幸而荷主上憐察大
國典至寵也賢士大夫之言所以光澤幽滯章上好
也母且葬將乞名公志諸墓而見錯之痛而聞錯母
之苦莫吾子若乞爲我狀之涕泣再拜元愴然猶昔
者之弔百冶長安也則何忍辭謹按母贈公南豐諱
父諱良謨之元配也姓苻氏爲處士世青公女生而
靜淑讀書知大義年十六歸贈公勉而敬事舅姑
以孝稱居數歲贈公病肺母額天請以身代者無旦
市南子
卷之十四
七

之百冶之幼也適兩尊人以爲言母大泣曰士女之
業一也使婦怠績而能存疋布以爲高堂鹿麕資乎
夫朴所以愛也百冶懷其言學乃進操作既苦而君
舅姑之喪相繼拮据殯葬不餘力遂衰毀以廢丁未
公車之對百冶以母疾不往母彊之既第欲以終養
請母使人謂曰吾欲就五斗一肆養于以明寡人克
仕其子以報先君之命不亦樂乎即濫焉官廨乃所
以四十年一容膝地而無憾爾百冶疏其不敢上登
謂詔除未及而母逝即當是時百冶幾不有其生宜
矣雖然母垂絕無他語第曰吾不及與兒訣兒爲忠
臣九原幸甚噫壯矣哉母生平明大義其所持往往
學古自好者所難先是直指察郡縣節孝婦母名當
上乃慨然不悅曰此婦道也奈何以爲名夫偕老亦
有樹而樂此皎皎者爲乎命百冶止之噫使壽者見
百冶疏百冶幾不杖與夫是之謂至性南豐故有節
婦祠督學洪公用諸生議以母入焉而不日者帝
命錫之號而表厥里名榮德馨斯亦婦烈之至極也
與

乞代言短狀

先父諱涵春進賢縣附學生也性端敏有志節初以家貧弱冠卽遠遊爲童子師既絕師說輒從所在經師雜問之卒精於制義蓋三十六而乃得藉諸生也時元生五歲矣十歲卽攜就館穀所以勞愛之者備至又五年而元藉諸生先父遂弃去青衿亦不復出教授矣元自離經以往亦終身未嘗事他師云父既里居一以樹藝爲事孝讓惠信固天植哉而亦時時省補其所不逮以故族里亡論尊幼咸親而敬之有

市南子

卷之一

九

疑難冤抑必請決焉卒年五十有六皆悲其促而元且猶困諸生中生不逮一日之養今而乃獲拜再錫之綸伏乞憐其幽獨賜之光節元世世子孫戴明德與聖恩俱無已也

家母姓徐氏里隱士徐翁煥之女也煥以子中萬曆庚辰進士恩詔禮官授侯門教讀母生而靜淑徐翁欲爲擇壻偶見一便面草書而愛之詢之則先父也長家母十有四歲遂以字焉母十二爲婦事繼祖母趙氏趙爲繼母里中稱第一性慈而毅族諸婦猶譚

之顧獨愛家母有叔母一人必使師事母而母則不啻已婦蓄之先君性亦至嚴然相賓敬未嘗一失色內外諸母諸婦見母輒綢繆不能去蓋其孝謹足法而慈惠究決於人心生平散客好施予所當問遺雖貧賤必均有老弱失所者非所當飲食常特與之所御簪服歲半在富人家皆爲賓者質貸卽竟弃無憾也自幼通孝經女傳諸書言動必以禮每痛先父不及見元忝竊一官遇喜輒益悲嘗一至京師旣日夜憶先人墓遂歸不復往

市南子

卷之十

十

亡妻徐氏撫州東鄉人也祖徐公良傳爲世宗史料給事中以學行著言事廷杖爲民父一謙府學生奇其季女元十歲從先父讀書其臨川之友人家一謙過訪立譚而字之其友人告之以遠及貧皆弗計也母王氏金谿參政王公紹元之女也有才志初亦謂遠旣見元而愛之亡妻頗慧而婉而有士人之器生貴富家弟願得壻才卽汶汶以貴非所屑也見貧何足云父母念悲其遠每歸寧欲捐田宅稍留之不聽女時第好讀書攻良婦功旣嫁勞辱之事畢舉進飲

食於姑必親捧家父母之黨暨元重客每至卽問其
初所計品簋既必數倍之不知其何從也先君在時
爲舍弟卜昏家母之姪弗及聘亡妻出奩中裝聘之
元二十三未育子亡妻甫二十且歲妊乃亟以爲憂
置側室焉第二大子則其人之出也已竟無出二十
七而亡元舉子通籍彼皆弗之見也雖夫婦事微淺
顧元所繇不買質於世者昏以前先君植之昏以後
亡婦竟之其儀刑肅睦識慮諄遠有若造家者然業
微倖綸褒不敢隱其實稱譽朽骨諒大人君子不以
市南子

卷之十四

十一

爲溺爲褻而誅之也繼妻方氏南昌縣人父諱民敬
爲礪嘉縣令母萬氏礪嘉本自里中游學貴州用石
阡籍鄉舉罷令遂家焉而以長子守里中祀翁往來
之旣長子卒翁往石阡亦尋卒里中謂方氏不能返
矣而人先君是勗竟以一子一女歸女繇是適
元蓋年二十二矣元自孝廉至今凡二十年視諸生
時益窘幸婦頗以勤儉持之事家母不敢不敬家母
憐元長子疇先繼妻王氏出也時僅七歲婦加意撫
成之與側室子駿已子時惟一視皆匪獨慈勝亦有

嚴教焉族娣姒相過亦驩顧希所往各居恒布衣色
端言直儕等以下或不便之久而知其乃天性也微
天之幸食昔人糟糠之報元豈能不悲賴其攻苦與
昔人同猶足免懼焉爾

祭文

代藩臬祭祀侍御老夫人文

嗚呼天生哲人保祐其躬既蘊之隆或樹之豐母以
子貴萬福攸同允矣君子無母何恃倚歟夫人天降
女士用康厥禋居然有子何以有之黽勉能慈顧我
市南子

卷之十四

十二

復我恩斯勤斯女德罔極天監在茲靡繼不發靡誠
不似有子其願爲天子使資斧繡衣南國是紀淑人
君子不忒其儀使君象服宛然提提所施不置罔
孝思豈不澄清不噬不螫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伊誰
成之夫人之懌適來咨詢多士思皇追琢其章金玉
其相伊誰炳之夫人之光惟是令聞亦旣載道使君
言念夫人草草欲宴使君夫人壽考母亦念子中心
是藏日旣歲莫行役未遑豈謂永別忽其大荒暨
元萬福所倚寄矣肩壽胡不億壽匪傷故水實

論祀母雖圻副不能以子賢子雖齊聖惟母德無愆
永譽永歲孰是大年使君西來從事式穀歸以夫人
于我信宿何以贈尸生芻一束歲聿其新人毋其行
年已若此宜復舜英神其聽矣式和且平

代陳繡衣祭父九江名宦文

嗚呼茲國之大夫士庶始謀祀先君天所啓也不肖
焉得而要之其自是萬億斯年終事無斁是先君之
德永也不肖焉得而知之惟此承乏使人巡視茲土
廟有父食獲拜先師而終及之某之榮也敢不是幸
百四十二

卷之十四

十三

茲國之典刑吾家之老成人也爲之後者蓋亦難矣
矧使人實涼德以爲先君點某之罪也敢不是懼抑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人則然矧爲之子又口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他人則然矧爲之父不肖自是
其或者惟先君之思自勵夙夜靡寧獲免罪戾匪某
之良先君之力也敢不是承其或者卒迷不適彊力
不與先君實陰誘之不得繼以譴怒令有改冒君令
不辱雖神之羞猶某之福也敢不是冀布是孝思
共聽諸

祭沈封君文

凡有爵者之喪官涖弔事涖其敵者之禮元弔封君
非禮也然元獲事箕仲夫子備弟子焉禮有援而近
之雖弔可矣夫弟子從人而入者也特弔又非禮也
蓋其人也匪大夫則士草野之人將焉附之專達則
不經已則不忍又不惟是昔者仲尼封防二子共
勞事禮也今自楚從封君而越千里至其境上甬東
又越之東鄙也將請從焉必不許矣又勿送以言其
能已乎先是己丑之歲箕仲以豫章使事畢遷蜀守

百四十三

卷之一四

一四

臣自惟封君耄矣巴蜀又遠將辭而養諸室封君曰
以我故廢官命是不共也我寧遠以成而共箕仲不
果天官聞而徙之故復守豫章公私皆得而封君受
豫章秩膳未暮年遂以厭弃固知箕仲憂矣封君則
喜謂孝且共也吾繇是知德之所以盛且昔者亟聞
其言知其素嘉其壽考可追頌焉爲之辭曰始多艱
兮子父其俱八十以子貴兮匪黃耇其誰需之百歲
歸居匪佞匪諛九十有四靡敢自娛以子勤事自殞
於豫章之都生越東鄙實惟海隅閏九十四年殞於

吳楚之區奇乎奇乎誰知之乎行孝用譽惟箕仲大夫孫子振振從之號呼數年之後大夫爵殊幸追大公天子則勅賜命載光凡先亡者同符嗚呼哀哉大公老不便其身旨德乃邁種令問永敷歸魂歸魄同歸於徂毋戚大夫毋警人徒不惻不傾宛其在塗神之聽之比于生芻

祭鄧父養白文

嗚呼鄧氏三世事余家治尚書可謂親矣翁與吾翁元與翁之子尤約爲父子兄弟無間然誼豈前有耶

市南子

卷之十四

七

令兩家同里人里中必爲壽羊酒惜異郡縣然而兩郡高之矣翁又嘗因余父愛余舅氏梁山公父度翁德厚望至殷卽孺子速肖利鈍不可知難卒報效縱翁翁夫人憐孺子無過督心我亦奈何又負乎而徐君已令梁山又故德翁將假手萬分一俄而令官死矣噫卽梁山死從知交至死不十年事已微淺置去翁與先君顧專并望余兩家誼愈益甚中尚多艱苦狀難可稱說先十年余聘徐女翁夫人出黃金治幣至是亦娶而余鄉舉數不利自醜不能獨日夜願大

人先君百歲賞兒子輩琴釣詩書相悅不猶愈乎俄而先君死矣噫是後從翁語大自先君與余大父時同輩門生多死去而翁氣遂亦浸衰乃不知其爲後慮若此之勤也竟杳杳長顧以殞其身蓋十年間亦頗嘉余徐氏婦恭謹能報德竊爲余喜去年冬而徐父死矣翁意亦頗用是傷心云所以氣逆固多端未全不以此噫通家休戚如翁天下無有去年余弟先籍邑諸生時大暑余亦卒卒將往豫章一日之夕人定有月則翁自百里之外攜具至闔室舉不意翁深

市南子

卷之十四

七

以先君孤子肖不及見代先君喜自入門賀余母及去余視之啓齒而言卒未嘗聞也噫繇今思彼蓋猶一日哉今安在爾嗚呼當世稱翁有道術余終身誦之獨其始受材不無軼絆故道德可名子孫可授而天人之愛往往間其真樂亦誠道德愛人之過也嗟呼翁造物之偉也造物顧以翁爲此拘拘者乎至於今而後得解之矣苦哉哀哉今胡有哉

祭外伯墨池徐君文

祭余外氏之伯兮惠愛余如外父伯女竝有靈修兮

與余差池而振羽志肅肅從余季兮情翩翩而御成
甫暮有美子以屬昏姻兄弟兮相推輓其繼武誼四
顧而維繫兮豈云匹夫賔主維伯氏之辨方兮不受
變於羣聚諫大夫之適長兮心卑卑而與物伍叔季
世之公子兮貌循循乎千古大夫合三姓之生殖兮
伯先五人而禦侮用無首於羣龍兮豈最怒於諸
虎枯楊梯而能操兮羞冀黑衣之補輿情擬伯羨門
今將久特於彭祖庵奄忽余不顧兮涕滂沱以如雨
旻天早錫嘉名兮吾儕豈至今乎爲虜苟令吾儕辱
市南子 卷之十四 七

老兮又何惜乎其旦夕而野土運物忌名兮伯早戒
於多取皇天輔德兮伯終身而一矩鬼神惡盡兮伯
淵淵乎孰窺其宇旻天何以不憖遺兮孤藐焉而誰
撫彼蒼蒙昧兮倒持資斧斷割舍人兮榮華幸府愛
埒連蹇兮弱于是輔泰伯肇吳兮周禮在魯天福長
善兮家傳當戶高岸爲谷兮尾閭斥鹵壯士永滯兮
哲人頓腐惜時傷變兮云如何苦神靈且綬兮遊鬼
旁午昏姻兄弟時邁兮用力如弩令子不羣兮卓然
自樹招魂歸來兮式聽且覩苟乘大化兮囂塵是俯

又何屑屑乎爲世所怙迢迢赤城兮瞻顧玄圃魂不
歸來兮匹儔倍倍寫是哀怨兮自爲童豎尚饗

祭鄧四文

代父

吾子羈也以一息歸六日而盡近死之日益以不足
若之何子之獲寬假也夫富商大賈金玉文繡以逞
于裔土唯重器多也而有幽鬼其婦孤壯其子有離
兵疫之厲而間骨肉之愛俗道長而沒于利忘輕重
者也以子而幾得六日也假之猶少取游魂者亦謂
六日之死後矣

市南子

卷之十四

六

代三司祭金封君文

嗚呼天下得有其身者神不獲自完而爲世用用之
不已以至於竭也而與形離然以是竭亦以是不磨
滅徒膏其神以不毀於形無所以不朽於世則木石
之貞者也先生起博士弟子不獲世而用之或者以
爲施未光也其儻以神形自完者耶是不然易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誠而發於子也詩曰鶴鳴九皋聲
聞于天子發而光大也督郵使者起進士二十有
餘年所歷官其德與功與言有立也至于今爲烈而

計吏者以爲有累伐將國之典刑賴焉必使之精多而馮厚也至于今未艾然則先生固有所用之而不自耗亦有所托之以不自磨滅者也誠樂之乎逝哉或曰先生以其生樂耄而不倦其得無以是眷眷者耶嗚呼愛其生者惟有生之所期是遂是以終身之憂又重之以易世之慮所營顯矣懼不能子姓子姓成矣懼不有令圖至于數十百傳勿替于是乎瘖其口而挾其目將猶然室家之未有而權輿之不承則所謂俟河清者也益之以百歲而不足於憂孰優游

市南子

卷之十四

七

以竣窮盡然則以生爲樂者其必不以死爲患者也誠樂之乎游哉若先生有以自完還返其真則入大鵬翔寥廓尤非生人之類之樂也三月之內某輩以同官當至若神之所在其誰得而度諸

祭朱及山文

代

峩峩及山仰止召伯果是訓行不遠其則初欲奮飛經營是力中路遽禍遂亦失職天不改度車不二軌古人爲善惟日不息剛大之氣嚴毅之色望之難狎親之可卽多難必興惟艱自克天之所大中或徵匪

備官之際既與時極每鍾聚美生兒皆特冠履彬彬威儀抑抑率附青雲欲觀上國理之可信天胙舊德至于神物變化叵測是以禍來先後赫絕輻輳迸溢如有所偏英俊欲選馨香先馥卓卓老成典刑逾植蓋惟有之人則必識公之諸郎竝貴何惑惟是英俊猶見孫系嫡長如玉其儀不忒階庭濟濟昏友是側愛吳能助求不可得惟公之達知日中昃彊毅俟命其報卒食思初惟始愴焉心惻詎意見徵數亦不貸雖則不貸已信天殖瞑目安心似生羽翼神靈之往

市南子

卷之十四

三

焉弗靜默惟既子孫受其顯陟尚饗

祭黃六舅文

嗚呼去年都城之別何太觥也令知有今日豈抗手之能已耶夫舅抱奇策從良家子應制敞以騎過余里余從山中出勞舅與俱入都尋有事別去卽未從壁上觀舅然見舅已昂然氣欲冠軍別時天暴寒解衣衣我甚暇整具公侯器也而豈知有今日耶余忽聞驚怖無所語若有疑然既定收泣問故與其死所日期猶令人悽惋不堪雖英雄泣未有不數行下也

嗚呼天乎舅豈宜然乎昔余先舅氏徐長孫之死也
先三月別余至尋常耳乃泫然流涕後感恩長孫豪
傑不當悲而悲實告余訣吾舅固賢豪間者也與余
契不爲淺胡無一倪以相勸耶豈誼未深與如以誼
舅固不樂爲細君道耶嗚呼庸得有知乎告者謂君
家甫閱月嘗從副使君先卒吾舅又卒天下祕器蜀
材爲最使君以兩樸歸程首相似皆挾蠶叢而下使
君歸方陪席舅踰月各就一焉豈偶然與乃若使君
幾千里而歸吾舅在牖下而不能不出此亦異數也
市南子
卷之一四
主
嗚呼錄君子觀之同耶異耶聞冠冕之哭使君也盈
門鄉里縫掖之儒之哭吾舅者盈於道路豈非以出
入所敬恭之里無亦可憐之意多耶嗚呼云舅疾急
亟召伯氏曰屬以三言夫三言者卽不問余亦既可
知矣昔御史公下世君十七新婚耳今乃早爲鄉里
所哀慕此其賢可知君之二男長旣納婦次亦長矣
伯仲之間君嗣將最壯且聞其生也有異先公爲之
二伯氏成之君無憂矣余不哀君之死哀相別耳
奠杯酒以尉我心尚饗

代叔南陵公祭萬封君夫人文

嗚呼人臣有功則爵其親國家錄其忠因錫之孝濟
寧兄之於余也視里中兄弟尤相善太公太夫人之
德服聞久矣蓋兄之行戴仁履素立義守貞斷斷乎
古之儒者而某不敏乃竊有意乎其人也兄亦嘉與
同志常有以命之二人相切以道相厲以德相期以
無教及其宦也各退以佐雖才遠避焉出身加民水
膏敢不以周旋也乃亦有之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惟
仲山甫舉之是以惟兄守貴行利竟通其志嘉績升
市南子
卷之一四
主
聞增秩錫命褒寵二人茲豈非積厚之所流耶若某
舉不量力不自知其不勝將大隕越以爲親僚吾二
親者旣不獲一日之養而又未有歿世之名何遭遇
之窮也書曰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若某者
將何以爲子耶嗚呼至人之生也榮其死也哀其死
者也樂吾聞太公太夫人之亡其間數日耳豈有待
而然耶吾兄欲其朋壽而不可得卽欲得一以事而
亦不可得然二人之心或欲相將以行而亦不可必
得也今得之矣豈有知耶其無知耶嗚呼二人之存

勸駕必行而止爭名之朝言論發起後至者恬周道
如砥淵淵宸慮如不得已慎固機衡流示臣子天
下循良待命帝里官命未遷凶問至矣尊慈叱馭大
孝畏路雖則不見于子無怒壯抱經營雄州作副傳
家克令其文郁郁雄州敝縣皆有尸祝象父之父丕
顯乃穆永哉孝思無疆錫福德推邁種數符大畜始
公侯者其精雪煜氣志聲名長滿四陲嗚呼尚饗

祭劉兌陽祭酒文

代

嗚呼卓矣司成夙著文采鄉領賢書廷權正對文章

市南子

卷之十四

音

侍從君邑之常直言亮節先後相望司成昂昂不媿
上里慕義膏言古之良史輿誦日起蔚爲儒宗帝
咨造士鎬洛辟雍懸鐘待問秉規作式荀卿耆宿箕
疇正直維余犬子觀光于京公與其進異等用旌余
托芝蘭子依棧樸道匪余私情叨世篤嗚呼君子之
德動靜以時有晦必息無明不夷皎皎司成亦違時
晦歸潔其身阿衡有待天胡不憖永閉泉臺維桑失
散梁木興哀嗚呼河清匪難人生不易今日之天太
平已尉君儲主噫家建維城起巖立相百廢待興如

未有艾也兄之德業天下已見其兆矣繇是其道日
行其業日新令德令聞將烈祖是及而况太公太夫
人之寵乎夫揚名顯親孝之終也記稱儒者之仕也
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今也不疑之義
兄任之以不置其孝不諂之節某亦不敢不以終身
以求不自媿不自媿則不媿吾友不媿吾友則不媿
吾翁以及若翁是亦兄類之所錫也涕泗滂沱薄言
奠之庶幾格之

市南社祭毛封君文

市南子

卷之十四

音

嗚呼太公明懿小子莫儀想像維則溫栗戎師溫溫
者玉璞韞其奇離璞理見琢磨在茲琢之磨之韞之
藉之天人交極理運數移精神獨著孚采不馳成國
至寶良不易爲溫溫我師宜外和衷聖固有胎乃亦
有功初穎何邁彊德愈中被服浸漬維家之隆瓊環
命肖憲憲實同師始入官宰我敝縣太公一來匪以
秩膳入境四顧乃知子賤入其官閣以譽以燕持金
一篋助令無倦翛然獨往邑人莫見嗟彼六年于焉
乃勝六年之久始徵循吏太公末疾師欲留待太公

我司成人望所躍胡爲九原遽不可作嗚呼凡蓋臣者天植厥衷使公有識其樂融融吁嗟神物來何不裕朝陽鳳落平輿龍去風雲之感爲悲孔多奠芻宿草傷如之何

祭御史大夫李公文

嗚呼伯從塞上召余長安蓋余甫下春官第伯詒書曰足下不卽去良可見然三年一息請以薊也爲足下會稽初余念母久若明發不能待也卒也感其義而赴之余慕伯行能十五年矣未嘗得一見既至相

市南子

卷之十四

三五

愛不啻平生余先進事之禮也一日酒酣昵余而謂之曰吾與子同姓吾之兄與子同衣子之生也復與兒同歲子伯我可爾余避席謝曰不敢請爾固所願也伯大悅自是蓋視余猶子體愛益周夫通家一言爾然或累世而弗許或一見而許之固有所論定非鮮淺也今孫十八而雅好古稍與語往往解而悅之頗謬相尊信余素善病且婦兒輩在家多難母念遊子久弗歸卽無信志氣固相動繇是益常以郭索廢講課間語數自引受托無狀伯抗首謝曰不便孫終

身相屬豈在此耶未幾余頗聞室中有死喪事遂欲歸不可已伯猶勉留之既而伯南臺之命亦下欲相攜歸而伯候代久不得竟先傳送余余亦謂伯通行輕別去薊鎮達京師三百里爾余入京而騎書相躡者四五何念之深也誰謂生死之辭遂從此耶嗚呼維今思昔昔者之召天固不爲余三年而爲余兩人者一見令李公不見李生李生亦不見李公者幽明之恨曷有窮哉噫伯見余卽瞑可矣余見伯何時而忘可也伯於余也青雲之附雖長白日之歡苦短豈市南子

卷之十四

三五

不悲哉豈不悲哉嗚呼伯平生係人望何如也邇者赴河上初引病乞歸言者以爲避事既病且死又以爲失錯病狂噫何其冤也十年中伯念太夫人未葬顧塞上負不容釋每欲乞休相國引他鎮乞者皆不得諷止之然念至卽流涕旣擢南臺長自喜得便襄事又久不代繇是以病請詞極悲惋上憐之卽與代者勉從容之南都代事未竣而河臣闕伯度常見推復不得歸襄事亟馳書諸卿相所懇辭之遂議推最太宰公曰李中丞十年塞上甫得便歸

人情乎哉事乃得已不謂枚卜屢不報廷臣不得領
中丞讓更舉以應則朝上而多報聞矣於是復引病
辭固曩者意非避難也謂伯素不病固當聞祕書時
肯患心疾既而失之然心常病而伯不知也人亦莫
或知之蓋伯健飯精思所澄政率多暇終日坐一室
覃精書翰之間卽儒生屈首不遑也伯自不疲然間
一罹寒暑之災語輒稍稍亂則猶心疾也余每欲諫
止之規其力大過人恐非懦弱者所識既聞河上竟
以草疏三日夜嘔血而斃噫鑿鑿以亡翻得憤憤謂

市南子

卷之十四

三

之何哉伯也視余猶子也余不能視猶父也余之媿
也夫禹八年於外而過門不入無他諉故也冥勤其
官以水死豈亦失錯然與嗚呼如伯者亦未易矣守
吳興而貧弱者蘇貴勢者震丘備吳而疆弱舉安之
江陵天下才也睨伯而無過督焉太倉天下端人也
戴伯而俗憤不加也太倉故兩王氏太原居業瑯琊
振藻卽各一時之選致亦各異而皆與伯爲窮交其
得海內士大夫心類若此塞上賓客日數十至區別
井如也繇斯以觀伯其大方者耶當今之時如伯其

可死哉其可死哉嗚呼尚饗

祭嘉興相朱公文

嗚呼李生與懋忠兄弟四年所矣然後乃見伯於羊
城初懋忠典謁爲伯辭以病蓋三請弗能見也旣三
日戒余飲余與懋忠入則伯先立堂下望而疾走逆
余門屏之間余大驚以爲過禮且不憊也與燕樂中
夜察其神理舉精栗獨失聲耳故謝客久之不知何
以出見李生且飲之深也噫今者卽無解劍之恨其
亦有倒屣之思與嗚呼伯雖嘔語津津不休爲余言

市南子

卷之十四

三

初相嘉興攝其守以朝功令執掌亦受其病而不之
覺旣示余以攝平湖縣事平湖請於大吏而絮爲令
者邑太史沈公序之比於周公仲尼之攝蓋誠之乎
其攝也懋忠素所稱大夫勤官率類此噫酌之者疾
其竭安得徐徐已耶嗚呼伯平生亦大奇矣少年盛
才氣博學善文人謂絳青紫不待壯爾然最後而舉
明經其察孝廉自掌故旣而更掌故復自孝廉其令
當召也而乃郡相其相劇郡而令自旁邑無大援
取赫赫名而踐焉此皆事之奇者也郡旣難治比有

獄不可問太守以下多讓之相請諸已而竟案過禦
者使者劾所案以聞此其力不亦沛然其有餘哉而
過禦怨害相竟登量移噫何論之悖也孔子曰過猶
不及豈謂是與夫古今人之過不及可知矣過於衆
豈無止乎中者與嗚呼伯之托於轉徙之途觀乎倚
伏之變蓋迴矣幽矣或餘燼而始然亦日昃而再中
孰淹孰速孰吉孰凶匪遲莫則必促靡條達而必通
明乎此者愛喜同域死生同兆是豈猶以功名富貴
動其中哉宜乎其爲事先而不懼與萬物酌而不自
市門二

卷之十四

三

憂也余兩生者其濟世俗之人也與嗚呼尚饗

祭劉母文

嗚呼余少頗聞長公潛仲久矣相見率草草歲辛卯
冬余偶謁郡會潛仲亦有追捕關豫章都尉遇之府
上既俱謁令弟朱邸近郡即招飲余於池上亭中因
并識次公翁主臂蓋潛仲雖諸生高材大度敦尚奇
節諸王綰紳頗知之者矣喻九年遭逢郡國選茂才
入充大學余與潛仲俱入京師比年相親愛異於往
昔庚子應制潛仲既不利將歸急奮慕諸君博門不

意者其以自厲乃不踰年而太夫人逝矣方今癸卯
大比天下淹抑之倫莫不惴惴揚厲鱗集京師而使
潛仲塊然且復循環霜露之惕豈不悲哉嗚呼大夫
人之變也余適薊歸未閱月遭值婦亡哀寡憤亂既
復自遘寒疾當數日愈而以小勞反覆厥後醫藥過
於優慎延歷夏秋久不能出當是時諸宜慶弔一切
罔聞聞亦莫之能致也雖然見潛仲衰經如我心惻
何先是余客幽薊家母煢然潛仲問之以葛余婦病
篤數乏絕潛仲問使者所費爲貸數千錢噫何相顧
之切也今也我有母遺繫于獨無生既失束脩之敬
死復不及一芻之哀後時而遂成其嫗何與潛仲視
老母亡婦殊也情莫病於無禮禮亦莫病於無辭俗
一年中以七月望日事亡爲謹率上食燔赫賧錢新
鬼僧爲具明器飾文帛大金錢燔之盡哀痛意潛仲
篤孝醇至節序弗入其心然不能不以此日從俗爲
禮余敢因潛仲稍布悽惻惟靈察其失禮所繇及哀
之意猶有存爾尚饗

祭唐夫人文代

嗚呼蓋聞名世之生也誕靈奇於五百總元凱之十
六廷軒擢第一之對國士擅無雙之目洵朝野其寡
儔矧室家而詎足豈知稟神物以出合有固然載景
福而來成必匪獨雌雄躍歐冶之金律呂韻嶢嶸之
竹况乎二儀首配五品誕育美業發於和琴昌祚繇
其輳輻是以王者作而天妹祥君子升而好述淑惟
我某夫子晞藻華崖挺英芳族高第裒然探玄天祿
昔人若此喻以桂林一枝崑山片玉而夫人夙婉慧
以邁倫彌茂懿以貞俗然則瑤山蔚合璧之光清宇

市南二

卷之十四

三

懷連枝之腹蓋靈匹降於天孫良助成其相卜信神
理之密符豈世榮之離陸爰立在卽膺衡秉軸厥助
伊何去之俄倏嗚呼相夫君以相帝業日起而燁煜
翼夔龍之蒸蒸將鳳凰之肅肅諒嘉則與遠猶豈飄
然其弗欲嘆景命之不同撫貞期而頓促息舒馭手
虞淵望熙載兮賜谷無亦至性之攸存而芳魂之所
屬嗚呼靈娥必返厥生既駕匹聖代之珪璋孕相門
之騏驎寶紵綜其名行形管標其軌躅厭公被之所
祈反上元於初服陋冰玉兮同餐達長生兮有籙荀

德祚之無疆雖月虧而日旭某等微慶茅茹懷慙棧
樸荷師德之淪深悼母儀之逝速宜奔赴以序表比
還延於卒哭靈車祕器先兩綈以造玄丘編蓋素輪
後千騎而出華麓乃各阻一官或繫之足徒遠奠於
一言極哀腸於九續聖善無遺鑒此芻束

祭查老師文

嗚呼師始督學敝鄉甫三十有五鄉之緝紳學士仰
而嘆曰偉哉秀而文惇大而察世之公卿耆壽人也
迄今十有八年耳而遂已乎當其時師之通籍蓋十

市南二

卷之一四

三

年所矣又十年有八壽則未矣公卿之亞貳不亦庶
乎仁若其去諸生而兵備蒼梧也太夫人踵令公子
而亡師之性靡所不篤矧痛太母憂宗祀於是因讀
禮而乞休者幾十年當事趣駕敝鄉始得復借節旄
鄉人士幸甚乃未替而夫人亡又乞休而去諸生悲
且喜冀師得一意嗣續比再趣駕而伯壽之隆方其
時爾乃踰年而師遂亡嗚呼痛哉諸生烏能已於慕
乎謂師厲而浥我以冲謂師溫而立我以毅其教敷
教而寬者乎敝鄉卽固陋不足道師於是兩闕大比

晉華秩蓋自儀曹而出始終焉昔人所謂千秋而後所樂游也也當如決絕何而謂諸生乃能已於痛乎戊申之歲師受命之豫章諸生在都下者幾二十南向再拜而送之郊瞻望弗及則亦相與返焉已矣今也南向而奠瞻望何所誰謂薄饑聊以永訣痛哉嗚呼師之速於人也多矣弱冠而舉三十而爲大夫人之彊也甫仕而師乞休人之艾也服官政而師已息師之速於人也多矣其假道人間者與是故徂俗儻者一以蚤華爲師也解一以艱詞爲師也憾夫

市南子

卷之十四

三

祭袁開美年丈文

嗚呼異哉開美生無一日榮死爲天下哀蓋以公車既錄京尹見摧紛逐尹以謝子不若援司命以相裁凡事之失可指也斯可舉而責之人事及其大迂不可解也祇足云天道之降災尹矜慎人爾使逆其敗者寧能以開府殉一士而無所徘徊天實誤尹謂尹何哉嗚呼凡精覓之不得志於世也靡不欲上叩帝閣下擊重淵橫絕乎九垓奄忽怛而無所底差舊鄉之可懷開美間者其亦凌厲而恣肆也與究淫裔其焉如復來歸以自埋嗚呼謂開美有愛乎最自愛而一旦不能與偕往者無若其文詞謂有怨乎苟不能夫蛟龍魑魅焉厭類而違之士生斯世徒懷北面之憂長賤者鬱忠誠於耿耿鼎貴者愴國事之悠悠天不我息曷云其休開美同憂者也倏焉而易南面之樂夫復何求靈之聽矣儵然遠遊尚饗

市南子

卷之十四

三

同郡祭李通參元冲文

嗚呼維公中路有否方傾武郎未任起家璽卿用尚留符人參通政京兆舊郎銀臺新映窺厥漸次嚮用方殷天胡不憫喪我閭閻維公薰仕作令無錫沈

威風神君是迪均彼賦役爲彼昊天祠之惠山映以
列泉音騰銓郎公清簡妙失職彌馨德音方劬嗚呼
今之卿貳亦有同銓語及李公出涕滑焉人苟抑之
十年必復天欲奪之百身安贖爵非公實公爲世珍
士歸耆俊天奪舍人嗚呼一郡半歲三喪美子公也
納言袁劉給事時之盛也哲人且悲矧遘不競何以
堪茲公自不亡學行爲則豫章之哀殞此明德尚饗
祭樊淮南親家文

嗚呼少叅磊磊世之美人明通果決博大清真壯紆
百再子
卷之十四
三五

金紫既老益貧試令賴倫廉名偉樹表異見徵僦工
留署一出征商濟以仁恕黃河南溢陵寢震驚公也
議殺禹鑿足營玄圭錫命建節連城治河之役恣出
不問公獨矜然金錢無近四壁如初儵然推韻賴倫
土曠惟厥海邊公於其隩乃塵乃阡安集流徙海圻
是田頃者齊魯壯民流散淮始萃之既不能渙卒賴
賴倫隩處其半言河最難公獨燦然王君給事亮節
昌言思公特疏推公亟焉稍盡公才再用而可當路
悠悠誰爲負荷河不俟人公隨弃我始與公見武林

吳山傾蓋促膝結姻而還豈謂當昏公乃謝几平生
高誼急人後已門既張羅客如去市然有人焉至今
隕涕天何意也以敏與公仕彊則廢宦達而窮清操
已矣壯志示終維予痛公匪云昏友國之勞人固宜
壽考無若之何酌之以酒

祭湯文南封君文

嗚呼名山皆出雲雨以澤萬物胡爲乎膚寸之雲不
崇朝而雨惟有岱宗兩生以使以宦皆歷齊蜀周秦
之竟竊有悟於化工彼夫岱宗之爲山也雖曰尊高
市南子
卷之十四
三六

絕匪幽重奠仁壽之域表明庶之風夜分則睹羲御
邑館而指秦封洵跛羊之所易洞遠馬於目中是故
氣夷以朗宇曠而達膏澤聚而卽通二室亦爾風雨
時會而相從乃若崑崙岷峨太白武功往往神明之
奧區天帝之上宮捫歷玄象杳翳太空想像懸竟瞻
忽殊容太奇則鬱紆而善蓄太高亦天闊而難融密
雲自西聖哲故有感其蘊崇至夫屯之極也益厚益
隆雨時益甘萬物化克西方所以成物之終且也建
瓶而下爲河爲渭爲江爲漢潤九州而與四海會同

泗汝淮濟乃失其雄體既殊其峻易功亦判於約豐
我師嘉賓西郊之雲乎太公其西極之峯天下望我
師霖雨崇朝而未免乎艱阻謂太公之孕靈也絕鴻
濛而積祖其挺秀也太標邁而寥籠嗚呼蒼生之望
若此天實峻之夫豈在公公返真形密雲卽兩海內
沾渥而尉顯顯天地以成邦國以寧太公舍元襟沛
名乃敝今古而無窮嗚呼尚饗

祭諸封中憲大夫祭酒 翁唐老年伯文

粵惟我伯道德刑名司冠蘇公瑯琊薛丞凜凜德讓

市南子

卷之十四

七

見推仕國誰曰黃綬居然赤舄是主端尹以大厥門
柱石之質琬琰其文尹也執銳顯親是亟晉錫大夫
承乃安吉封爵既殊歡養是圖出領南史秩膳留都
帝嘉厥孝是眷是擬卽拜司成教南胄子陪卿冠冕
舊邦械模至則賓興其門郁郁國師家督娛我太公
矧也新命端尹於宮公胡厭世上僊以去虛帝眷渥
痛我交素公壽維何幾九十秋公德維何衛武儷休
五福之備曰攸好德鶴鳴在陰儀羽作式端尹我憐
如墳與篋蹉跎廿載拜公未期元敝人哉弗兄長者

今也永隔涕泣如瀉志我玉人莫茲洞酌劍水悠悠
我思曷若尚饗

市南子

卷之十四

八

市南子卷之十四 終

山子卷之十五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論

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夫師以衆正聖王之道也而自古爭權制勝之士大率稱奇夫以正令而以奇濟義固已不昌矣奇之名設其實且旁出不可塞也遂有誅輕於喪律而慮積於設機豈固爲師患哉彼王者本仁祖義靡舉不克

市南子

卷之十五

靡求不獲自後世機事寔多功奇而禍亦奇矣是故天下之慮不可勝詰也深於既人者人深禍焉精於中物者物精中焉雖昆蟲而有隱毒於人矣故相觸而必窮物之情也然則惡乎貴奇是故正而正出之可窮也奇而奇出之亦窮也惟夫有善出者則人知其出也而不知其起也知其設也而不知其藏也至神觀象象不可形神不可意有象無象神明之極如是則雖天地奚過焉夫兵則其若天地者何不聞古者之創爲兵而取諸卦乎夫卦乾奇坤偶天地定矣

市南子

卷之十五

從而生焉何奇非天何偶非地相錯而爲之則卦八矣又從而生焉何適非乾坤震巽坎離之屬也相錯而爲之則六十有四道大備矣此天地之無窮也制兵者方隅起圖書取諸天也有伍起井牧取諸地也自五材之用之初既已殫極神聖而靡窮矣後虞以爲窮不亦惑乎曰此其立畫定制所謂正也後世材官良家子能部署之非所謂無窮者焉嗟夫不辨於奇而好於用之宜其既矣今夫龍之後龜之背蛇之頸燕之頰雞之喙魚之尾此被髮之童之所覩也變化錯綜而鳳皇則奇之奇之身牛之尾馬之蹄此天下之所賤也麟得之爲禮爲儀爲足應王者而生則奇之易之精書之遠詩之厚禮之莊嚴樂之博易此功令所尊鄉里黨塾之兒五尺以上不難離析爲文者淪淪錄範而出焉則又以爲奇矣是故昆蟲之奇易精而不易體文章之奇易神而不易理兵法之奇易機而不易勢易勢而不易制學自軒轅擒蚩尤風后演陳法於是爲天爲地爲衝爲輔爲角爲心爲龍守中既閒五兵不終隱決勝用率爲戰

一大奇也其法以四正以四奇以餘程奇今天下有
竅神明之撰而識精要之情四與四餘與餘相持以
整相靡以變且若何此立窮之術也然而雖尤出怪
物與雲霧此其力不小竟靖難始功首天下大室所
爲固有不易究與是故畫井田而寓兵人習其說未
必知其解也夫井之爲畫兩均其午而九參其五之
隙隙百畝公田中之八家環之固以爲兵將軍中之
八營周之卽是亦靡窮矣厥後周公佐武王建井畝
得戎車三百虎賁三千部分三軍祖述黃帝作政寄
市南子

卷之十五

三

武此又一大奇也其法正於三軍奇於親戎令吾勢
張三軍而機在一卒彼將扼吾三軍之重而卒一卒
之輕勝則全軍之利敗則孤旅之災輕重於是乎不
救此立窮之術也乃其陳牧野與太公俱以百夫致
師以四萬五千破紂七十萬衆爲周司馬法至今傳
焉豈其易窺若此齊國太公之後猶得其遺管仲三
分其國以爲三軍轉出伍里出小戎連出卒鄉出旅
五鄉出軍寄與內政諸侯曾不得窺機而設備焉此
又一大奇也而號稱節制奇之名於是派一時諸侯

徵會討賊師徒不息而楚之武王鄭之子元晉之荀
吳齊之孫子各摩嘉名以焜耀行間此亦一大奇也
則有荆尸奇後勁游闕魚麗奇伍縫崇卒奇左參奇
右專乘之奇方陳旣章章若明脫有勁敵躡旁勁者
弱之游者掠之縫者隙之參者專者以奇翼之於是
手掩其方而衝其隅角其偏而踰其兩離其前偏而
突其廣朴此立窮之術也各用強固大制戎狄若於
春秋何以稱焉嗣是歷於戰國強秦惟淮陰助漢高
困羽垓下而自爲前茅孔費爲左右翼皇帝爲後部

市南子

卷之十五

十四

陳之法此亦一大奇也淮陰兵固精羽亦天敗營前
茅却羽弗從左右縱羽亦縱雖衆未足支羽獨矣能
爲漢必不窮哉至於孔明支弱漢同入陳以彈吳魏
自軒轅而下變幻極備此一大奇也下按井牧上符
遁甲猶古之遺焉然說者謂擒孟獲出祁山皆正兵
也蓋天生聖人不數故萬變備於茲後乃有效而爲
坎坤合體爲偏廂爲五行六花思索擬議此亦一大
奇也其所謂奇具在將不有以顧遇顧吾恐其交綏
而退以險遇險吾恐其胥溺而不解彼犯顧而不犯

險吾不及以其險而以其順則內不用而外先受敗
遊奕盡於掠跳盪屈於整皆立窮之術也此其第一
奇則設一窮莫能難也將悉去是而有他謬巧可以
幸乎又懼不然是故窮而思奇其奇必非正也正而
數窮其正猶未奇也今夫日月燭星辰字高山大陵
牝深谷大川牡天易象地易形變之大也此其來小
者間歲大者千百年可不謂奇焉然而時人之予喜
迂怪之士或前知之衍其代與年月日祕而藏之以
俟後世若合符然夫奇則奇矣令人以為奇而逆之

市南子

卷之十五

五

逆而得之此猶尺寸而尋常也若夫夏日方中田廬
婦子走汲而相濕乃殷然而雷倏然而電灑然而風
且雨田者收場功弗給焉黃河之竅於地也陸棲者
先期三日婦跼席而舉孩三日之朝負晨炊暴浴子
而徙其宅舟行者暴而風波詰旦而衍於泥沙此不
占之變也夫人皆知風雨之暴難卒收保皆知黃河
之時竅也而弗為之慮則其心曷頃刻忘哉然而老
農恒莫之備習於徙者竟莫知其所以來和於水者
竟莫知其所以去也至於發屋抗舟濡乘及涉亦曾

故常而莫之異焉故天下異甚而足以為大戒者非
奇也習戒在茲而常無以支其卒者奇之奇者也著
於法曰若為正若為奇此教耳若夫兩軍對壘隱形
匿端敵之望我也立者如山出者如流水巨者如岱
細者如帶聚者如雲散者如雨和者如風怒者如電
寂者如響響者如咬此無不往彼無不懼寧知吾分
方之所以鈞隅也寧知吾勁卒游兵之以佐廣也寧
知吾伍縫之以繼偏也寧知吾參專之以翼車也寧
知吾郤之所以誘跳盪游奕之所以致也苟知之必

市南子

卷之十五

六

或當之苟當之必或幸之惟莫知莫當而千百世無
幸焉夫是故謂之奇經曰終而復始日月也死而復
生四時也至於戰厲勢酣紛紜渾沌將未嘗先之吏
吏未嘗先之卒車驟徒超惟旌所靡惟鼓所止當斯
時也何廣不動何偏不聰豈其出奇必以四方登其
設險必以中央靡衆非親不可憑恃靡車之捷不如
徒騎靡有中國蠻夷不改易形名相為長技所謂闢
亂而不亂刑散而不散正亦奇奇亦正孰得而指之
又孰得而窮之故揭抵奇而用鮮不竭者亦惟是與

正相生不可爲量而顧設奇之名以駭天下皆愚之也是故天地風雲愚以象也龍虎鳥蛇愚以物也起五終八愚以數也商羽角徵愚以聲也旗幟幡麾愚以色也常山鶴鵝愚以名也正先令而奇後出正格關而奇旁擊正前向而奇後却正車徒而奇步騎愚以所之也物象以神之聲章以亂之名數以誤之示所之以乖之於是我之奇自正而人始以爲無窮故曰將兵者教正不教奇因是而嘗博通其義或曰正整也成數也奇奇偶之奇也數之防也束伍之法也

市南二

卷之十五

二

於五大列之則二十五也參之則七十五也伍參之則三百七十有五繇是三百正數也亦因而詭之曰此正兵矣七十五人奇數也亦因而詭之曰此奇兵矣或曰我五而敵一則三爲正二爲奇此亦因數詭之之說也然參於天地之道不可廢焉兵之勢而節短天險不可升也地險丘陵山川也蓋敵之陽盈吾之陰天之節也生度生量生數生稱地之節步方矩地縱旋齊天教之至也潛於九地動於九變之極也如是而不窮矣必以奇爲號哉嗟夫

下曉然知奇之非正曉然知正之爲奇也耳知奇之無窮而不得其奇所在此也也故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其道不可彰此神聖之所以操毒天下之權固非庸家所得而略聞歟

義者所以行事立功

論曰聖人以兵威天下非以逆之以順之也夫兵所以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將不軌是威而以亂始之敗之道也將文德是昭而以利蹟之窮之災也若將

市南二

卷之十五

八

以爲不祥器也而一切廢之則坐困之道也彼事功其奚待焉是故聖人不能不用而以正用不能不取而以順取故怯者不勉強者不抗則吳子所謂行立功之義是已易之也曰雷雨之動滿盈言剛柔而難生因險而動備而得亨者也蓋自黃帝顓頊堯之降則有若蚩尤共工頑二苗之屬也天下其長官無事一興一廢其用事者則其勝者矣天下亦官無功顧古之功與事會後之事辭功起與師聖始有義不義之辨也而得喪繇之桓公致勤於

言於楚會于陽穀盟于召陵天下既以義齊
執轅濤塗終之則九國之所繇叛也晉人勤天
越之憂問楚子以秦馬留諸侯之罪天下既以義
矣而以求蔡賂終之則同盟之所繇失也秦人三
晉君而定其國天下既以義秦矣而以怨終之則
狐輔氏交構之役所繇起也至於以役啓鄭三師成
禽以便入莒自傷其股皆不義之甚者也而敗亦
則爭權養交沒世以與天下從事而終莫有易於
者荀子曰義者治人故惡人之亂之也天子之於天

市南子

卷之十五

九

下跡之以軌物紀之以分位習之以德行設之以
守令之以大共之以小慮固計天下均有宜適至於
世世勿壞猶慮其失也於是爲日祭月祀時享歲貢
終王之典以班事也曰其靡有替服爲春朝夏宗秋
覲冬遇時會之禮以協謀比功也曰其靡有遠心猶
慮其變也以歲數巡狩省方協其時日
其律度量衡以考不同而暢不軌諸侯得
易樂減仁賊義以干政典者乎然而天道無缺人道
無災雖其不類不敢以先圖也於是有意言文德名

市南子

卷之十五

十

刑之修有威讓文告之令以自補過而布誠心曰
庶有易志夫以維其未壞矜其不能若是又督過
而行不易者則神人之所棄也天下其謂王不怒
以忘百姓於是進國人而問焉數之以所不赦將
伐之則負固不服者也將以壇之則暴內陵外者
將以削之則野荒民散者也將以杜之則犯令陵
者也將以滅之則外內大亂而禽獸之行具也非
類者不以類聚庶其義順乎天矣因驅衆以往其
謂不宜然或疾之以甚淫威以逞以殺其父兄盡其
財貨臣妾其士與女之屬皆大賊也義之所不敢
也如是而入人境如國中之令適喪不加適凶不
適稼不掠明有仁也跡戰之地跡戰之日成列乃
明有度也彼疑弗擊彼卒勿加彼不避勿因彼慮
奪彼闔勿用彼備勿乘明有孚也逐奔百步縱
舍擊刺五伐明有節也此其義取於民矣如是而
人國都如境上之令吾獲匪醜失前禽亦足以告
事豈神祇是暴豈山飢是行豈土功是毀豈牆屋
燔豈林木是伐六畜禾黍器械是取老幼必歸壯

者勿敵傷者必棄街壁與觀衆而乞降者必親
而後不祥有罪黜伏修正其國舉賢立明以復
而去之所謂得勿有君勿守立勿取者也其義
於民矣夫國之所戰者將戰之所以勝者民民無兩
重者也重義則輕敵重敵則輕義所輕者廢所重者
立是故上義其舉則將義其上也將義其上則民
其將也民義其將則敵義其民也敵以吾民義則必
以其君其將弗義也而強弱之勢形矣當事之初也
吾命於祖脈於社告於皇天上帝及於所過名山大
市南子

卷之十五

七

州以底厥罪以明不獲已之心吾士卒聞之坐者涕
泣襟臥者涕交頤豈大事方始顧怒不足而哀勝哉
感於不獲已之意而激於義也率是人而用之所謂
決江河而溉野火臨不測而櫟欲墮必無前矣因其
勢而利導之者也天下其誰不悅於吾之義而惕於
吾之勢咸擇禍於輕而擇福於重苟舉其素所生聚
一旦奔走於殽食玄黃以一耗於師旅而謀長昂
敢愛也况吾師之所加工不遷農不移商旅即丈夫
夫吏官若不知有師者是天下祇以勤一人而當

者固利百而害不一也是故其利與敗也寧一
共亦所在之國與俱一軍利敗而客主之情均焉則
有其啓之而莫以閉也天下其誰不感激開闔而以
其國予我彼勢窮威盡之夫欲發其豪傑大家利兵
堅甲背城而請決乎下弗與也則吾有拔人之城而
非攻矣欲收其害廩毀折入保郭中以老菴月之師
乎下弗與也則吾有毀人之國而非久矣欲控其扼
塞通其衝地待四方諸侯有援而至者乎四方諸侯
弗與也則吾有暴兵露師而天下莫議其後矣聚其
市南子

卷之一五

七

人而家聚其家而國國而天下分封定制以各有善
長誰復以爲魚肉之餘也而虐用之是謂大紀政教
以陳風俗以便羣曲爲直形容變化萬國不通咸愛
其上而自樂也是謂大定人見吾勝不鬪而兵不創
術機不設輜輜不修而三皇五帝之功不能進焉此
豈有祥異殊致夷險異形積威怯之殊用哉徒以扶
天下之危則安之所必集也除天下之憂則樂之所
必鍾也救天下之禍則福之所必敏也澤及於昆蟲
民物者聖賢之所必歸也不然使怨治怨必有一快

而至於兵連禍結累勝敗而不獲息焉烈矣以禁詐
禁必有一幸而一以仁義節制而臨之肥矣斬祀殺
厲之師亦足以明得意以自旌伐而殘滅之政至於
累世受毒焉酷矣彼古以義動蓋亦有三旬不格再
駕乃降者而卒之舞干因壘歸命恐後則人心之不
可泯也猶存苟大分不權見一二諸侯之屈於害役
於業也姑遷就爲之而冀以功覆過或庶幾乎義也
不其遠哉雖然宋楚泓之戰襄公不鼓僂不擊不列
古王者之師矣過焉而卒以敗亡豈所謂好義以自
市南子

卷之十五

三

斃者耶是不然夫義者作順而施恕者也襄公伐齊
之喪奉少奪長使齊有殺無虧之惡有積傷之敗曹
貳於我無亦自增修德無闕而後動而舉兵圍之茲
二者義所禁也襄公不畏而顧守重傷禽二毛之戒
率其衆以待盡則盜賊所謂分均出後之義者也然
則將使盜賊幸乎不幸乎此不可不辨也

孔明自比管樂

夫人能弘道而功不背時士蓋有好語仁義者矣或
不能脫貧賤脫貧賤矣卽以所爲從其所好而事不

濟於是乎又貶損其好以從之而自信反則非也
傳曰萬物思治默不如語夫士也能首尾自畏也默
而已乎克亂在權古志之矣姑爲兆以救弊無越見
以重感人而族夫得其時而用之與立與權以適於
道士之至也自比管樂其亮之徵乎當劉先帝一旅
之時適諸亮躬耕之際有主若渴不遑辭處有士
器不末問達起舍不謀也及先帝慕識時之傑奪衆
多之辭枉已造其門者三蓋以迫之爲已甚矣孔明
慨然受命驅馳詩云子子干旌在後之郊先帝當焉
市南子

卷之十五

古

彼妹者子何以畀之孔明當焉吾聞之也嗜欲必開
其先功業不踰其量使亮無一定之論已達觀於豐
約之遇而先議乎隆殺之域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帝
也如其有之則固已計夫魏天所興也而不可廢吳
其民能戴其上也而不可拔漢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得全全呂弗及矣疆於吳魏之間而幸而先帝方憤
發於通遼之胃隱死於奮力之將宗表正足意於土
膏之荆璋庖用夫要塞之蜀國崇室厚而將崩先帝
欲寬一足先驅而未得濟有資也而帝於此兩宗室

者方且受六尺之寄同翼戴之盟彼誠知大計者矣
豈其心能一日忘荆益乎而嚴氣正性將覆折不佞
然諾不干明神則勢急而先帝之度遲也而有臣焉
稱伊周之略而欲以夷由之操而行之上下相固以
無有莫德義則義矣然帝以義自斃而亮亦以自覆
之臣誤進取之主負小信而失大義於天下者也彼
漢室豈有賴焉且夫俊傑在識時務而俗士苦不知
變趣固不同帝焉得用之而亦焉得賴之夫伊周致
主功名之總也管樂強君治辨之極也立義勤王順

市南子

卷之十五

十五

逆之總也百致亨屯工拙之極也管樂之術事不幸
乎數矣孔明稱之權不詭於經矣然則以是考亮也
可乎不可乎蓋聞曹子嬰明桓公不貳管氏誼士高
亮佐其主反噬表孤奄及璋蜀明德之後瀆於信矣
殺為燕將下齊七十二城即墨鄧固其氣談以取之
臭味皆燕也而拊之二年不拔亮為一勞九佚之舉
師且不利下邑七十餘家挈之而還節制之所亟於
得矣管氏之書曰塞人之養隘其利途齊用其五兩
室大就然操之為已蹙矣孔明為救治蜀過已而用

之說於齊國然齊之為齊惟用鮑叔隰朋賓胥無之
屬而霸功立孔明以一人勞亦以一人斃不能庇人
之孤及其宇也細大之用違其器矣豈其兩人自為
而猶不掩焉者也其必不然商書有之佑賢輔德兼
弱攻昧大義滅親乃心王室鼎峙之略惟益與荆遂
致其後先帝輕萬乘之主出萬有一危之途以自與
權角而亮亦不為苦禁惟是荆與益也迨其矢志中
原義聲先動既足力而將均布德焉招攜懷遠以庇
蔭宵澤之懼於未也而又棄所附以快敵其誰能從
之故義聲均矣計以衆聲寡者殺也計以寡勝衆者
亮也則其用殊也殺之為將功庸兼茂身名不終離
分契未墜而忠不自潔其事至微淺惟尊周翼漢管
葛稱焉而勢亦異桓公定力隱華徵會逼矣內無困
國外無大援於是乎北討山戎以遠其迹而旌其伐
春秋危之是不可以已乎蜀漢先帝既殂國艱而主
有易志內無因國外無大援於是乎南伐五夷以優
游觀武而攻心焉君子曰此受遺輔政所先議也
之難易可知也彼亮也豈云智寡實則艱多碩大無

思勞心盡瘁彼以不知體論者過矣不感反烈參署之教始終四子之誼其懷善也爲士者寧執鞭孔明而薄管仲此與不食馬肝無異爲孔明者將效商周之興振伊周之略而獨薄管仲之功則不知務者也至於桓公未寒豎刁速禍費禕既死黃皓後權管葛之大小較矣噫管仲以其君霸不少進焉其事亦微淺孔子美文武之道春秋一書褒齊桓嘆管仲孔明扶三代之義亦且以是自比至神至聖自有旨與

二事不可同日語

市南子

卷之十五

二

宋人曰漢唐待諸侯破斧缺斨在几杖節庵之際而其君莫悟也然而漢文用德化唐以姑息實不同甚哉儒生之說也太史公曰世儒闇大較猥云德化豈謂是耶古者亡諸侯堯有胥敖叢枝舜有三苗禹有觀扈豈德化少哉而卒恣肆誅夷也天子托一人兆姓君王之上曷嘗不以德乃規久長亦勢耳下無擬上之勢者道法明也卽下彊大上有制下之勢者輕重得也可以制而示不制其君有道術者也若夫不可制之勢成雖有聖哲何庸矣漢文時吳王濞稱病

不朝帝賜之几杖二十餘年發難於孝景削七國几杖賜地不削吳雖與漢蹙可也几杖安吳非驕吳也帝誠見吳漢勢較然豈變大章示德幾薄不反耶夫吳漢所褒大封吳王濞高帝壯王高后孝惠間知名諸侯也惠呂之際天位未有主朱虛東牟靖王室而約帝齊自天下初定吳王與諸侯各自拊循其民薄賦省役問茂才賞閭里者四十餘年能使衆非朝夕矣以屬濞又與悼惠王俱庶孽吳王欲天子自爲此其時安得晏然而已乎吳無反志一也京師逆代王

市南子

卷之十五

二

中都宋昌陳難動搖者三曰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鄧瑯齊代之疆大臣因天下心迎立大王丞相平亦曰大王奉高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以爲宜知當時吳富彊甲諸侯立代王吳未有異吳無反情一也帝元年有司請豫建太子帝稱吳楚淮南王曰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則吳王固騶道絕非暴戾恣睢不可約束銅鹽之利官山海也當富民非以侈逼上聚亡命鑄錢用諸侯人也得管兵輕重家言非以亂天下幣吳無反德一也吳太子

見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敬皇太子引博局殺之遺其喪歸葬吳王以故不朝夫太子十八曰孟侯諸侯至迎於郊問治道今皇太子與藩臣子相見不以禮樂詩書而以鬪巧既不宜又戲譴爲虐致同姓諸侯王子死大不道吳太子死皇太子常廢文帝太子縱不問吳太子死又不收爲吳王者何以堪之藉令蓄不臣已久此其意必不稱病而已爾乃見責急即懼復使人爲秋請吳無反形一也流孝景時發難舉事吳王年六十二矣所約諸侯定長沙走蜀漢西面定市南子

卷之十五

河澗河內入臨晉關會洛陽北定代雲中博胡衆入蕭關走長安相椅角聲其雄壯然不得要領其臣田祿伯桓將軍周丘者善扼要出奇當用而王不察也自首事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不滿三月遂滅此豈白頭舉事宜爾耶吳無反略一也史稱漢削吳豫章會稽郡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舉事此足以明帝督過而吳王定計不先矣蓋孝文見漢之不可動與吳王之不足以慮久矣不然五十年東南之亂高祖發之詐病之始孝文詰

之漢豈能一日忘吳耶能制吳命者高文也君子以孝文者寬仁主耶首循逆立功抑朱虛矣既遣列侯就國矣濟北王新功也反則虜之淮南母弟也一殺辟陽侯不敬徙嚴道死吳於淮南濟北不得一焉何恃而不恐其始不朝帝固未嘗有几杖賜也吳使者數輩來輒繫治之吳王恐使人爲秋請復繫治之使者稱王實不病始固詐及見責急忿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惟上弃之而與更始於是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乃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解

卷之十五

昔者象殺舜不遂見象以愛兄之道來舜誠信而喜之賜之臣庶聖人所以安反側也况吳王實不謀害上帝亦無乃以太子事已實有閔不可以令諸侯斯因其懼而安之云爾吳王老不能朝請二十年矣年六十二而謀爲帝印髮短心長豈曩者不一思曰景時耶然則撫馭壯王四十餘年不動者高文也牽帥羸老白頭舉事者孝景也文帝之勢可以賜几杖而不必其德可以代干戈高文之勢博大賜几杖而安堵者積威行之漸也景帝之勢峭急一削而禍若發

視非其勢不當用卒相戾之暴也易曰突如其來如焚如爲之不以其漸乃爾哉愚故曰高文制廣控縱上之勢而不愛吳楚計窮決制下之勢而存亡幸一決漢反覆得耶要之可以論漢之勢而不可以論唐之勢也當唐之始節度使防邊及靖安史彼豈與吳王填輕悍定廢立殊耶乃要節麾者何人也逐帥之卒掠主之盜非有吳王鴻毛之親而秋毫之重也節麾之寄三軍之命又非一凡一杖之安九賜之餘也一鎮之強始請之際非有列郡五十三城之衆結山

百南子
卷之十五
三

表海之儲也三軍之暴一朝之戴又非四十餘年所相循之士大夫也聲援之鎮互吞之勢又非有若淮南濟北膠西齊楚之結而燕代之彊也然而亂不誅竟成莫制何與是則太宗盡天下勢未嘗侈過漢高而所爲守成中興之君臣非也藉謂孝文德化乎則節旄之賜附於儿杖之遺顧益可惟孝文制吾勢而未始恃吾德於是乎賜儿杖唐希而效之是不明也且知其不可而又爲之是無人也此豈足令孝景魁錯聞耶噫亦可嘆矣蓋漢文帝好黃老其治天下不

示人利器有寬大之風然乘要執本嚴矣以彼其帝而賈誼芒刃斧斤之喻尤致意焉病帝寬至爲流涕所稱衆諸侯餽餽豈吳楚耶故仲舒儒者賈誼天下之才也明於治國之勢

四臣照千里

史稱齊威賤魏實而貴其四臣足高世主矣乃所諭列四人者皆量場吏云余聞之曰爲政者式於廊廟不式於四境堯舜禹湯文武盛矣肇州封山制服通道以宣廣教化非爲封守而已也至春秋戰國天下

市南子

卷之十五

三

日爭於疆事嬴秦之彊威威單殊俗北築塞却匈奴千里南取百粵夷爲郡縣封域之侈誇五帝矣迨所以壞亾非邊吏弱也然則國家之重不在此是故治天下太上貴德其次義正之其次力守之是故明君慕不世之勳而人臣賤一方之效昔者堯位八凱舜用五臣湯之典以三俊武王之昌也錄十亂仲父專美於齊孤趙世功於晉夫謀王定霸之佐豈多比數哉是以一代所稱盛不過數之紀然以天下之廣或一國之衆而稱者數人此必非人臣之功率所得

而樂也故夫五臣十亂之效虞周管鮑狐趙之勞齊
晉而曾不聞一牧之政一城之守也以政與守則是
倭又之官亞旅之屬皆可得而發問齊晉之封內縣
郡大夫未可得而窮也然而有百倍之官而無十五
之佐有縣郡之將而不得管趙之謀則是虞周無帝
王之資而齊晉失盟主也故人臣賤一方之效此也
君子謂齊威之四臣至實乎實四臣足以爲齊威乎
夫當威烈之時天下痛心久矣一已大國之齊西面
而戴弁髦之主爲天下先義足以動諸侯名足以令

市南子

卷之十五

三

海內誠以此時得一臣爲威王修最勝之遺奉太願
之略力能撥天下諸侯無不束帛入周見天子否卽
問諸不庭天下震恐上以宣明文武之舊下不失恒
業而豈復云守土幾燕趙不憑陵我哉夫外事何常
之有而以誇諸侯媿隣國亦弗廣矣或曰非齊所能
及也夫十二之算所憑東西秦非耶至於秦威既洽
天下將一而策者尤謂齊秦有相帝之勢此其力不
薄且當是時秦之黼黻未賜也其會盟未嘗班中
也自六卿割晉般之東四分五裂之諸侯未有大

齊也意足爲天下輕重獨齊耳而威王不非所以奉
天子之心則是齊之臣未足貴也且夫威王之入朝
也豈以天下背周之日齊以一朝足明天子尊大耶
則是處齊過大而播事度務之智失也以空名朝王
而以竟上之彊誇諸侯則所以奉天子之心又非也
此必無管敬仲爲之臣者夫齊周之齊也韓魏燕趙
周之韓魏燕趙也乃若修葵丘之會申桓公之禁令
世封各相保以致之天子光昭令德煥燿天下可不
貴乎而爲是照千里者述四臣之功當漢邊郡二千

市南子

卷之一二

音

石若雲中右北平事耳夫曰四臣重齊則已多矣乃
以全齊之地萬乘之國而得封疆禦侮之臣四二千
石則是齊無人也蓋威王立九年齊不治一朝烹阿
賞卽墨竟內肅然隣敵不侵未必皆四臣功亦內治
修也威王有度越之思僅得中主之佐是以意美而
功業不逮惜哉噫後世之失寶多矣姑以齊論孟子
入齊三聘亦先後入齊乃譚天雕龍炙轂之辨稱焉
而仁義之譚寂如也是則天下之寶魏瑩失之而齊
又失之也故雖至愚不肖之主亦自以爲能親賢用

忠但所謂賢者非賢而所謂忠者不忠耳此其患甚於重色樂珠玉而輕賢士也若曰千金買駿將自至不猶愈於已乎則是足媿夫寶珠玉者

夜氣

夫至德者合氣於虛乘而出者出機也乘而入者入機也托乎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際莫知其端豈有所謂氣載理而行乎且夫太易者未見氣也而理立乎其先矣至於瓊宇宙肖萬物衛夫人毅竟魄生神明皆氣也其不磨滅有所以而豈能消息盈虛以

百四十二

卷之十五

三

弘道乎且夫日之與接構也相翔焉已乎將不遺餘力也吾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爲不善者亦然則未聞其力有餘矣然則其夜也無乃返道理循自默樂恬憺視昭曠歸休無爲之場者乎將倦而已邪夫人刑之餘則腐鼓之餘則衰歌之餘則泣幾幾乎其自喪矣不可以恃而將賴以清明可不哀邪夜氣之說抑何助也蓋得之易之剝復剝而後知其復牯亡而後知其夜氣之所存抑斯時也或以日昃鼓缶則大耋不嗟暮夜懷金則備嘗無慮將不有秦穆用悔其

思昧昧齊爲莒謀君寢不卽因哀窮寤寤寐是求晉遠驪姬而憂耿耿桓公不寐遂御煎熬漢文前席幽於鬼神武帝信妖設微以觀其所思夫人之既死者一夕之際不勝異態孰是清明者乎而雲蒸龍變苟可以會之則縋而下城解鄭紛也微而出關資楚怨也其覓九逝思懷王也警之以枕謀漢鼎也苟情品之殊若是則高天厚地其爲人也多矣其襲微重妙焦火凝冰終夜而攝九變化於天地之間夫孰從而量之失之晝且冥之於夜是知其一日之間乘乎至

市南子

卷之十五

三六

盛而騁乎無垠敏於車牛而弁於負乘赴於六疾而驅於五刑涉於大川而險於大行是將踣斃不已而遂忘其坐而馳靜言而欲奮飛者也其與夫聖人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其機一也而又忘夫額額之朱靡靡之紂信而未有屈往而未有返也是天地未有消息盈虛之候也於是乎罔有晝夜而又奚寧止以望清明者乎且夫怯夫慕義無不勉也孺子入井無不休也夏王泣罪孔丘却萊慮不先圖固其所矣若夫田光之死燕丹侯廢之送無忌彼皆行所一

意頃刻而志移氣載而行之是豈中夜興思日中而出者乎其必不然而一食之頃鄭莊以出母魏獻以却路授首之時白起悔焚坑蒙恬咎煙塹何悟之驟也又何晚也其先之夜氣何存乎世有情質信美或所蹈一不當小者毀辱大者幽囚終身覆盆之下不得經風塵仰日月自非愛患作易雖窮愁著書皆罪狀矣悔心雖萌又何修夜之不陽也嗟夫此正夜氣之說所繇發焉所謂夜者非日夜之謂也貴善息也在易之復至日閉關善閉者定心於廣庭心於漠樓

齊南子

卷之十五

三

奕碁二國手

宋儒論漢韓淮陰諸葛武侯皆國手當淮陰無奇節而衆莫知其勍敵也是以所向輒摧敗武侯在隆中時名畏天下久矣所如謹備之故功不克信哉雖然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書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吾設備固須敵者名將耶且夫以輪般攻非罍翟卽不足以守輪之攻罍而罍之守未有窮則是輪一國手而罍又一國手也微罍雖備輪般無爲也若夫所觸者亡所當者脆必其敵非國手而可爾不然巧與巧卽公輸如罍何天下大器也得失之際雖

齊南子

卷之十五

三

增而將鍾離昧等令范增鍾離昧與蕭曹良平韓信之倫矜勢而角材楚之臣又非漢將相王侯敵也垓下未敗漢固氣馭取之矣然而以彼其殊漢王嘗將數十萬之衆阻河山之險終日戰無尺寸之功敗北不救此詎令仲謀孟德聞耶儻其時北有曹魏南有有孫吳輔以二國之臣雲合霧集犄角而謀一漢漢高且無良平之議淮陰勇畧之奇吾恐漢王卽欲爲昭烈持鋒距境與中原揖讓而稱孤未可必也漢得秦鹿遇項王與其世一時新諸侯皆非有霸王之畧

市南子

卷之十五

三

是以淮陰虜魏徇趙定燕齊卒破楚王垓下竝師不踰時役不再籍軍無鏃矢遺亡之費民無車牛奉餉之勞皆如定小兒耳卽當時不備信獨不畏漢王人望據便利形勢有天子畧耶又令易漢王亦遂忘良平中御或授信節度可畏乎且夫信定三秦涉西河虜魏國王一舉而下井陘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若名聞海內威震天下天下旣亦知之矣豈復淮陰市倪首蒲伏時耶天下有如此將軍而猶不爲備徹歷下兵君臣縱酒龍且堅以其人易與如此尚得謂之

敵國將軍與人慮天下事哉雖然豈無國手使成安用李左車謀守隘絕漢輜重信進退不可卽不爲虜功必不至擒王遂有其國及乘勝下齊窮兵逐北深入諸侯之地此淮陰千慮之一失也令龍且聽人計制其客主勞逸之形高壘深壁出齊使招亡城亡城必反漢信不得戰又無所取食必成擒矣世未嘗無國手而用不用勝敗之數殊也若夫囊沙壅水欺彌子豈應若此淮陰視天下掌握中亦甚矣故夫乘時舉事不見大勢對壘接戰而後知彼已勝敗者此僞

市南子

卷之十五

三

裨吏卒之所以取級功累貴也非將相謀王者也樂陰登壇武侯出廬則均舉天下大勢告其主淮陰比絮劉項之長窺天下君王士民之意而知楚不足圖也武侯見魏操名附而算勝孫權世世有吳皆霸王之業然而劉備最後起又無尺寸之階語曰部婁無松柏大國之人不可量也曹魏果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孫吳卽少遜魏遠過於蜀吳魏之不聞有孔明也其主畧勝而臣謀衆也天下不聞吳魏之將相而聞知有孔明者隆中之望先主之三顧魚水之歡也且

無立錐之地而有鼎峙之勢又有秉義復舊物之名
是以稱焉兵者機與勢而已矣武侯始破曹操軍水
上當此之時劉豫州以困獸之鬪而又有入龍之輔
益以仲謀公瑾曹公固不備耶卒以折北何也追關
羽一將軍耳守荊州威震華夏操猶將避之何必武
侯故彼以此來我以此往攻則交綏守則曠日動定
相制莫敢先發此真敵也然一旦機勢去即頗牧有
扶創救死之時機勢在即豎子有斬將奪旗之績要
之敵真可以一逞終不可與持久劉璋昏弱天以蜀

市南子 卷之十五

三

付豫州向今有豫州之沉毅武侯之神聖不乘宗室
之踣斃欲從吳魏之分取九州帝腴要害之一端居
稱孤寡其中恐未有側足所也說者謂武侯出祁山
魏延請輕兵從間先驅而與大師會秦川一奇策也
惜武侯不用然不思司馬懿之慮精守固即蜀一出
奇制勝則祁山捷耳終如魏何今懿敗魏猶有懿在
也使魏無懿雖備蜀亮能為備乎武侯曰先帝知臣
討賊材弱敵強然不討賊漢業亦亡此知廢知興國
手之見耳雖國手無為也豈說以退不如淮陰嗟乎

淮陰與天下戰無國手乃漢庭新相大臣謀淮陰
皆淮陰國手也天下不備淮陰天下亡淮陰不備則
侯良平輩淮陰亦亡淮陰於漢為三傑豈非良平國
手耶將平輩淮陰謀信固不知木與之角也借曰為漢
高忠計日夜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獨以淮陰嗟乎舉
天下易淮陰不為備漢庭君臣何備之深也淮陰見
天下大勢必歸漢而不見漢家之大勢必偃其身是
知劉項一奕而不知身世始終究也奕耳最後算不
徹則亦豈足為國手耶余讀後世人為奕賦有感焉

市南子

卷之十五

三

曰世既平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今此語出秦漢間
淮陰見之必保首領功名以沒惜哉雖然烏盡子藏
廟通之見及此矣而信不從乃知淮陰善以其君勝
耦而不善與君奕者也夫臣之於君義也亦命也可
與奕甚類耶漢高無昭烈之諒而有良平敏如之當
此淮陰遇可哀耳宋人謂其國手名不著悲而慨其
名之著也悲夫

市南子卷之十五 勢

子卷之十六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論

善政使民無私

聖人毒入下之柄非公天下之國不能用公天下者
非獨其君公也其民亦公天下者也而民之公出於
君一人公於下至微矣然積人而家積家而國積國
而天下而無微不著者民也其心一也一人公於上

百兩二

卷之十六

一

亦眇矣然治天下猶一國治國猶一家治家猶一人
而靡博不約者君也其制一也一制等萬心而不見
其爲衆則一心快庶類而不見其爲獨夫民者兵之
所起而亦兵之所寓也天下公則兵偃一國公則兵
殲彊者所以偃也公一國者所以公天下也而總之
乎一人之制是故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次勿奪民
時傷民財足以人載其業而化其私政治之極辨道
勝之精微也非尉繚子不能根極而論之矣今夫民
何私之有六合所載陰陽所响雨露所濡皆生一父

而悅一和爾惟交食乎地不知也而自有其力之
樂乎天不識也而自有其情絲是昆蟲奮而相物賢
智存乎自我夫兵也相物之極而我爲政焉兆乎怒
遂乎勝卒乎兼疑孰謂其無私哉而非然也公之不
能無私陽之不能無陰民之不能無兵也皆勢也然
而兵者所以革天下之私而復之公故必驅無私之
民而後可以革其私者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
民蓄衆蓋有象之類莫無私於水有餘不足取之天
地通乎不訾贍萬物而不窮澤及鼓曉槁仆而無左

百兩二

卷之十六

二

右是故翔翔忽區之上潛騰太荒之表莫可遏禦其
無私也似民其強也似兵其平也似政故容民取象
焉相蓄之衆無私之民也嘗聞至德淵淵之世民不
知有公私爾迨德下衰則知有公矣又衰則知有私
而已焉何也上古聖人渾淪磅礴而萬物大優寧無
所容其私亦無所容其公也至伏羲氏則被施烈而
民始覺神農黃帝則窺領備而民始疎寢遠而商周
之末則道僞德陰革誣巧匿而民益爭然則皆上使
一獨上焉者無論應其民立勝於天下卽鎮撫而有

之豈利民私然而以御衆之勢而不能去民私已之
念者何也其政不行也今夫一人肝膽之間不勝其
異曷謂無私乃若各專之以精氣均壹之以恬愉則
內各足內各足則百藏灌輸而不靳五官移易以爲
用夫異則肝膽胡越同則耳可視而目可聽豈有他
哉其所以理之者得爾是故不患民多私而患無政
凡民漸以私者始於大治之和散而繼則各足之分
不充也分之所以不克繇職業廢而度數繁是故吾
者授之以農桑節之以衣等田宅既賦則有耘耨機
市南子

卷之十六

三

村之勤耕織 傷則有雕鏤錦組之華飲酒食肉衣
絲乘車而無辨生民心者也則爲制其衰金木被文
繡馬牛食菽粟而不節汰爭民命者也則爲厲其禁
蓋土物愛則心臧財求阜則欲瞻心臧則不佻微贈
則不奪不佻不奪則天下爲一家夫庶人之務不出
身匹夫之守不踰百畝惡在其天下一家哉心仍勞
積而已矣豈不私耕不私織也謂天下莫有不耕不
織者焉豈貴其饑貴其寒也謂天下莫有獨饑獨寒
者焉寡區拱揖而見其無私情比屋餘糧而見其無

私力何也必遺秉非不私其稼也東有餘也田必
弃獲非不私其禽也載有餘也盛世之民天下爲一
非不私其家也蓄有餘也上古之聖人使然所謂神
化義農黃帝使然所謂因物唐虞三代之際使然
謂不奪其物不傷其財誠如是也民不私已君不私
民止則老死不接諸侯之境流則輻輳而達王者之
途天下將安用兵哉惟夫日有時彗星有時字聖世
有時乎而有蚩尤苗卮皆陰陽公私貞勝之數然也
於是奮大公之棟驅無私之民民與吾同仁仁者愛
市南子

卷之十六

四

人則惡人之害之也民與吾同義義者循理則惡人
之亂之也上敦王愾下以領同惡內不愛其死於君
外不愛其死於水火之民除暴亂服攜貳立賢良定
經制功蓋宇宙而秋毫不私雖其上非富天下之君
哉乃民有嘉德而無違心久矣非戰之日其素所使
也若夫申韓商鞅毀禮義之法籍用權謀之勢資使
民尚農貴連阡而不已使民樂戰貴于賞而無廢本
以私天下之心又以率自私之民君翬其政民亦
翬其君卒也耕衆而國愈貧戰勝而萌已伏何者

君私可以天下瞻而天下人人自私則天下不能瞻也此七國所以并而秦之所以亡載舟而覆舟之喻是也故曰善勝者勝於廊廟之論不勝於原野之戰善言政也或曰孫吳尉繚皆戰國時人輒言治本何耶曰諸子者經德之末而亦立勝之精者也其行非是其言率槩乎其有問焉且五霸之辨存乎獨均使民無私也霸者欲富國而兵是彊王者以公天下而兵是偃老子曰豈非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若是則無私焉乃私矣善乎楚弓之說與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市南子

卷之十六

五

或曰去其楚而可焉孔子曰去其人而可矣必如是而後可以語無私之至

先自治而後治人

天下有治紀有治則握紀者善則要焉夫治於人者人也治人者亦人也以一人治衆人是齊之也而君守其口以一人治之則衆人則禁之矣聖人所以爲近於治紀之則也故論其不以衆人治也以一人治焉我與天下之人耳儻督責天下若此而法程其身又若彼則必治非其類任驂馳之力騁覆噬

之心而已矣則惟所使而莫吾詰然而與之馴者猶必有調心理氣之術焉况乎以此之人治彼之人儀表毀則趨亂好令乖則應阻雖欲亟平治而緩正修得乎哉今夫治物之精莫若規矩準繩規至員而後天下之不員者員焉矩至方而後天下之不方者方焉準繩至平直而後天下之不平者平不直者直焉方其詣方員平直之至雖離朱眇目輪般黜心而未可幾也爲規矩準繩者又有規矩準繩焉蓋自治若斯之難哉四者既設而天下之物若畫一何也形器市南子

卷之一

六

相材也若夫人則不然情質異稟嗜欲異術隆殺之域默成而馳騁之涯莫測雖堯舜在上天下恐未得絜量而齊者何也非形器之可材也故聖人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度已用繩而接人用推豈其望天下治不若自治乎哉謂自治百天下未必什誠難之也况敢後律身而先天下是故謂已與人均無樂乎治自簡而因以簡天下者道德之徒之所持也謂已與人不生於治生於術任術而欲制天下之亂者啓塞之徒之所持也謂已與人不生於治生於勢任勢而

欲銷天下之萌者刑名之徒之所恃也此皆欲治人而先憚自治行所一意齊以二切而已矣故見謂治而亂滋焉夫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之治國治國先之齊家齊家先之修身以爲萬物不煩而理者有規矩準繩在也億兆人不煩而理者有教令威福在也吾一身爾顧不能以不煩而理則以教令威福之操柄在焉而莫以相治者天下既莫予規而淵涓蠅屈之中卽我亦自覺其幽微倏忽而不易制故身之難御不啻詭度之物而潰防之民修之者非若市南子

卷之十六 七

治物之以斤削治人之以政刑鮮能自勝者矣究且治人有寬假而自治不容寬假格物致治極切蹙也正心執行盡琢磨也內而父子兄弟不忒其儀外而君臣上下必止其則苟才力不甚懦弱志意不甚早備皆足濯磨一致以露其樸而表其文采然而揆之以大器之規矩準繩有幾微弗合則亦人之各止其隆殺之域而不克就際括者等爾烏所稱自治哉而又烏以治人者哉身不忒其情之所遠而後可以禁民非身不安於性之所近而後可以定民極若太清

之冷物不撓其體若渠堰之審曲不戾其宜何也嘗爲稼者爲之頃畝舍中儀者中之寸括舍治人者治之有密之中廟廊之上而已矣是故舜以玄德蒸又禹以克艱勤儉湯以日新文王以敬止伊尹以一德周公以思兼三王於是美唐虞之化偉殷周之典維乾道之華正人心之邪所就乃足以卓千古而敵兩儀不惑無論身不修則官必亂基不正則建必卑卽才智權謀足以取一世之人而塗其耳目繫其手足自以爲帖然懷服而燁然處炳不知是鶩魚于淵而市南子

卷之十六 八

下焉于木也天下不勝大亂之憂而倫謂治乎哉蓋天者大器也君臣寰宇皆在其一規矩準繩之中無心而治者天平而執規執衡執矩執權何其不夷也不惑貞觀前而百昌息矣無爲而治者君乎而法玉法帝法道法天何其立隆也不惑皇極弛而百官比矣夫形上也神器也則皆有以自治者而况大臣之爲社稷器哉是故治人者合四海之高深剛柔而各有以致於理之謂也自治者合九德之陽明陰靜而各有以劑其用之謂也儘濯磨一致以露其樸而

表集矣。宋則自遂而自遂而已矣。自治易庸哉。三代而下致身建業之臣或以才或以德能自遂者頗不無以自稱自治則未也。此治人之所以不三代若與而吾又慨夫一致濯磨者亦不多見也。

仲尼盡三才之道

語聖人之成能極乎其所兼總而可矣。夫天下之始氣而已矣。氣之盛也則必有所以然者是之謂道道之極也則莫不有然者。然者之謂才。才之分也則莫不各有常然者。渾然者是又謂之道才也。

卷之一六

九

者動靜之德也。道也者太極之精也。體乎其精以備乎其德而成其能。其惟天下之至聖乎。夫天地人曰三極矣。則又曰三才者何極也。者言乎其理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確乎其不可易。太極也才也者言乎其理也。天行以健。地動以剛。人率以性。才之本也。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人。官有能才之著也。是故曰三才。然而高下者其位也。賡降者其交也。成象者其一定而不貳也。效法者其詳密而不可亂也。陰陽陰夷其至變其大。

常而不可爲意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交其綱紀也。五方四夷各有安居和味便服利器所以爲異宜也。動作威儀所以爲殊則也。清髮錫類所以爲殊方也。損益盛衰所以爲循環無端而天則又有不變者在也。蓋其道分之則萬變而未有終窮合之則一原而已矣。是三才自然之極至也。欲盡乎其所極至而無遺憾不亦難哉。夫惟人者天地之交陰陽之會五行之秀也。則天地之性人實成之。而三才於是乎。三才合併而爲一則盡其道易一人耳。而兼三才則盡其道難。非兼盡之難也。難自盡也。我一呼吸而天地萬物之息乘矣。一者欲而天地萬物之情是矣。一矩矱而天地萬物之則象昭矣。一化裁一鼓舞而天地萬物之變化備矣。此而有一毫之不盡是三才之道闕也。夫惟聖人天生之以維乾坤於不毀其德厚其神全其識無方其行無迹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是故已性盡而三才之道無餘。黃帝名百物帝嚳序三辰伏羲畫八卦神農教美利堯舜以神化通變禹以抑水湯武以除亂周公以制作皆其盛。

者也而數聖人之統在也。凡使尼三才之道盡於庸言庸行以善世其諸龍德而正中者乎。其當時行事雖動必備四時之氣而用物未弘不可得而盡其才矣。三才之道吾於述作觀焉。易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是故觀象繫辭盡三才之道莫先於易矣。若夫書禹之疇其猶文王之卦乎。皇建有極太極之理也。五行五紀庶徵天地之道也。八政三德王者之才也。其間義和欽若始天紀也。摩州作貢盡地理也。伐扈定商遷殷營洛窮人變也。至於商子
卷之十六
於世不得已而有伯而古今天治之紀盡矣。故以秦穆之悔過終焉。若夫詩列之以風所以見地之緯也正之以雅所以定天之經也。忠孝羣怨所以治人之情也。夫治也至於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於宗廟斯盡矣。故頌終焉。若夫春秋孔子之志在矣。書事而無是非書異而無事應其易之立象以盡意乎。始之以元天地以爲本也。首之以春四時以爲柄也正之以月月以爲量也。書時祀守祀倚物變怪是鬼神爲徒而五行爲質也。書朝會征伐理欲善敗是禮義爲器

而人情爲田也。夫聖王以是數者治天下至於四靈以爲畜斯盡矣。故獲麟終焉。若夫孝經孔子之行在矣。自天子之博施備物至於庶人之用力孝養是百行之本也。迨夫塞天地橫四海而其道亦盡矣。故感應終焉。乃若禮別宜而從天樂敦和而從地誠治人之大紀生民之大道焉。而惜乎其書不全蓋自陰陽消長之大以及昆蟲草木之微無一不精之入神而用以贊化上律下襲祖述憲章其盡於一身者也。統論天地神明之降內聖外王之業以爲治紀其盡於天下者也。所以幹濟乎兩間庶類以其盡兩間庶類之理而無所擬議假貸焉耳。此之謂範圍曲成之才此之謂彌綸參贊之才。是以功用歷乎萬世繼治者用其道繼亂者用其權變通不倦神化以久。凡萬世之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孰非孔子體備三才之大效哉。此非有加於性也。蓋道即才耳。天地顯諸仁而載諸用用者機械也。天地無心惡乎有機械機械之妙從翕張而見其所謂不容自己者耶。機械之不容自己即太極之不容終窮者也是以有消息之乘焉。仁

即風用即仁而非特用以行仁也聖人壽仕時止時
久時速時而毀方時而危行蓋亦有機械存焉人思
爲聖人之才而理不得不然即聖人之道夫然放行
愈無機跡而道不窮是故元亨者仁也利貞者性情
也用也仁之顯莫非用之藏非有顯復有藏也是故
聖人顯道而不顯才天下見聖人之才而或不知節
聖人之道至以作用言用亦既遠矣而況其作用種
種而異於是各謂己之才能有爲於天下而三才之
道與夫孟子論性曰爲不啻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是
前甫子

卷之十六

三

論仲尼之才之美則有經制仲尼之才則有述作
子括古今於元會運世有意乎彌綸之業其矣而維
仲尼其旨深哉

君子先慎乎德

人君敬天下之心無間而宰天下之本至微以其無
間聚於至微而後執就之道運乎大象之表而周乎
寰宇之內則其本存也本者何也德也人君一心萬
幾宰焉以忽之之心爲之幾事去之不可得而寄也
以執之之心從之幾事勝之不可得而慎也所賴者

前甫子

卷之一六

十四

吾心靈明之體具衆理而應萬事吾日洗滌校核爲
酬酢主而其用自不窮然具衆理故微而峻應萬事
故微而危微而峻則之天微而危則之人之天故不
可以不存也之人故不可以不省也戒懼者存之遠
也隱微之幾戒懼之要也况乎人君日有萬幾之機
衆誘之攻無適而不之人者也事無適而不之人心
無適而不之天則人亦天也用即體也此之謂明德
而天人之際可無慎乎古之帝王度數議於朝潤澤
於野因非取天下屑屑然爲之也而克明顧諟詩
言稱焉則其所先存焉耳夫謂之德又何必於慎耶
或曰德者虛位也有吉焉有凶焉有一者焉有二
者焉故宜慎也然非其至也是德也聖人之所謂明
德者矣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凝之爲無妄之精而
貞之爲不已之運又安所容其慎者然不觀諸大乎
太極者天之理也理不能不分而爲陰陽謂之陰陽
之德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人皆知抑陰而不知天之
陰何可抑也德產之不容缺者也太極者人之理也
理不能不別而爲美利乾始之利爲亨義之和爲

人皆知抑利而不知生人之利何可抑也四德之不
容不備者也惟陰陽合而歲功成陰陽之際不可不
慎也義利合而後人道行義利之際不可不慎也夫
天惡乎慎哉曰天行健也健者陽德之至也其陽統
陰非與陰貞勝者也比之於人德性常用物欲不行
所謂本體卽工夫者乎人則必法天矣法天莫如慎
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况天無慎之心而
有慎之體陰陽極則相竭正以相本陰陽爭則微陽
微陰故陰由佐陽而不乘陽垢復之際皆非有
以慎之而以人事則之則皆慎也故履霜堅冰至孔
子曰蓋言慎也若夫君子之慎則有可得而舉者矣
自古傳心之法始於唐虞其曰道心惟微蓋言德也
惟精惟一蓋言慎也蔡元定以人心道心提衡而論
則非矣先儒之說曰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堯舜謂
夫心以虛靈之至附於血氣之人無形而倏然萬象
出焉方寸而俄然千里行焉蓋至危矣獨其動也以
道卽謂之道心道心者非判然一物而易別也理雖
非欲而不能不麗於欲以行則好惡無異也而獨其

所以好所以惡者有毫髮之不同豈不微哉微故欲
釋之精全於人心發動紛紜之際公私毫髮之間體
會其此心湛然一道而不雜於欲者慎之關其在此
矣其則守而不失焉耳是故飲食男女崇高富貴皆
所以維禮義之紀而領父子君臣之節不可廢也聖
人之大寶亦必曰位聖人之聚人亦必曰財聖人之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亦必曰義然而實位聚人理財
之說本以爲天下而易於私一人爲天下則聖德之
所以行私一人則君德之所以壞此不可不慎也故
人君而效希夷恬澹者之爲手則遺天下自見性而
足矣其與易葆也然而不明明德於天下不可以爲
明德則十日之間行德之事皆可以爲敗德之機不
可不慎也是故格物致知析其理也謹獨誠意審其
幾也正心修身察其偏也而治國平天下之際其幾
尤難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政謂此也婦女
在側則愛易以溺矣旅旅克庭則欲易以侈矣便辟
在側則非僻易以入矣欲慎者一念而引之辟者自
致而不窮愛溺則夫婦之道苦而孝慈之理虧欲侈

則貪戾之漸生而仁讓之風息非僻入則恣睢之行
屢作而周爰之詢頌衰三者相生不已至於培克之
徒熾聚斂之機然財怨並叢蓄害存至國家卒土崩
瓦解而不可收拾君人者豈故不國家是念而甘敗
德自賈禍哉蓋一念不慎以至此也後雖悔之無及
已然則是慎也視慎獨又何如曰非二也誠意者其
手修身治國平天下者也故曰慎之關也繇是而往
特謹察其播接而已矣譬之水澄而清矣風之所感
則不能不波必其搖淨盡而後其流行者即其止鑑
而南
卷之十六
二
者也故大學自身之琢磨家國之刑範前後左右之
繫鉅子孫黎民之計賦式廣狹之度舉不出好惡兩
端故君子之忠信用人之道也用人之道生財之道
也好賢不著而惡惡不審是知好色而不能好知惡
臭而不能惡也始於意之不誠而終於肺肝之盡見
故意誠矣即曰德潤身又曰王道只在謹獨謹獨則
愛欲非僻不干其內而明命之鑑炯然係累牽制不
撓其外而於穆之運行無已加之察天理之微疵盡
人事之節制親親長長而無復有有餘不足之處言

皆惡惡而皆足以遠久安長治之休禾地以位萬物
以育皆其慎獨之所致也而隱微之際實先之矣故
惟幾惟康而之慎也不過聲色不殖貨利不泄邇不
忘遠王之慎也慎之至而天行之健在我矣噫曾子
論慎而得之南山之詩愚又有感焉業為人君矣衆
誘之攻勢所必有盛帝之朝未嘗無巧言令色孔垂
者也而惟君心一慎其允執自存南山刺尹氏也而
反覆究王之訥歸諸其心使王心炯然彼師尹氏者
惡得用哉此與虞帝勿聽勿庸之意合
卷之十六
二
學辨致遠論
凡天下極力而未易以至者其至也必不以極力而
能於是有不見其動而所臻固已際無外而貞可久
何者不見其力之極也夫極其力斯有至有不至
矣而卒至人所不能至者何凡人動則力必有極無
極者其唯不動者乎今夫虛願不至有動必有臻謂
其近可程也有遠者焉玄遠先乎兩儀章徹後乎千
古在天為道在人為業斯執之則失而躐之則愈不
至不然竭蹶勞形冠履遺而不顧以趨時從事聖人

所不諱也然唯知夫躁動之不可以進也故以寧靜
致焉夫遠之云者謂其動動處寧靜未可至也而平
之者以寧靜並有他謬巧不可知乎非也寧靜者動
之極也動之極者貞夫一者也人知坤之寧其靜也
翁故能合弘施大與天無際斯可謂遠而已矣乃天
行不息一日而遠地一周語至遠孰如天者乎然而
謂之出寧謂之靜專何也動而健者也動而健者貞
夫一者也動貞夫一故其軌默順其化密移寧靜莫
能測其動天下之有息者必數動者也數動數息迄
無虛止見其動之動而不見其至之遠斯郭索之喻
與齊光緒之虞舜業湯以敬賸文王以日昃不暇
食也唯仲尼環轍豈無所動其東哉惟其若天地
之動是以爲聖人之靜仲尼曰致道孔明日致遠一
也致也者皆自至之之謂也世徒見武侯有清泊寧
靜之語遂以其不求聞達爲曠然自建而坐致夫王
佐之動夫致遠者寧復有聞達之爲慮哉政懼夫有
志乎遠而不免有意乎至斯所謂操之必失欲速則
不達焉爾是故聖人君子之於道也潛乎其若深淵

泊乎其若浮雲使明道正誼之志無計功謀利之昏
故曰明志志明然後不惑他岐不萌欲速精微駘以
存其意總倫類以齊其軌其贊化也爲害因其居業
也爲慎省終日運而人不見涯域局而已莫知顯而
用之王霸之略也微而證之帝皇之真也夫是之謂
致遠是之謂致道其寧靜也動以一而極者也天也
地靜而動不若天動而靜何也靜極則動方始動極
則靜亦極矣上天無爲北辰居所動之極也夫使遠
近隨動而至也則數動可矣惟其動與至相爲終
始而未有窮安得不法天行健法天則運乎無始極
乎無終其至亦體其動亦體其靜欲窺其不寧靜之隙
焉可得哉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行遠者
卽北意委羽南意天池計日均里不躁而忽然皆至
者志一而功不息也故志貴乎明孔明知三分之勢
而不廢鞠躬竭九死之圖而自貞節度斯非其志明
哉蘇古迄今樹功乎冥冥迺衡於穆穆舍茲道無從
矣

大人先立其大論

夫明大小之分審先後之機非獨御天下之勢然也
身亦有之蓋凡以大稱者必不以形而以神立之則
無對強之則亦不能自振何也大能御小而不能勝
舉小立乎上者能御下而不能勝其羣下此天下之
勢之易明者也與能御者以柄則存乎立勿使能勝
者操貞勝之勢而後收而御之也則立之之機不可
以不先孟子所謂先立其大是已彼天下言立者惟
治定之時勿論矣有如天下方紛紜角逐而有一
民之具主則不待海內既一源派乎先立之者
所以示天下主而銷羣萌也故天下不勞而定心之
於耳目猶是也夫心主也耳目役也似乎勢之定矣
然而不察耳目者能與心角者也世之論曰心以神
用耳目以形用此妄庸譚耳而實非也今夫手之舉
足之履人必見其動也手非心使之舉無所欲舉是
非心使之履無所欲履人未見其能動不動者也此
謂之以形用宜也乃若耳目則不然試觀人之攝容
而危坐也豈無目不睜而淫色入焉而耳不傾而
聲聲感焉而休者乎夫其受也不必見其動而其引

卷之十六

三

也必見不動者隨以動而不自持愚故曰耳目亦以
神運者也古人曰耳目者神明之戶牖也戶牖則完
樞之矣以神用則與心疑為之戶牖扼其樞樞則與
心角夫心澄然寂然一抱耳令耳目之官居四要納
衆紛日樹之壘而關其捷心之不勝明矣彼耳目者
亦各淫縱自便耳而望其推眇然不勝之心而戴之
此必不得之數也心既已失職矣從淫縱矣乃始欲
有其牛半之集收之斤斧之餘即翻然滌蕩而斷喪
其樞矣夫不全之體也故事心者貴先立焉立之者
正其位而一其柄也虛止其所謂之正位靈職其思
謂之正柄視之官非自為視也為天君視也天君之
所非勿敢視焉聽之官非自為聽也為天君聽也天
君之所非勿敢聽焉吾非能擁而立之天之所植不
可僞也吾非能急而先之靈之所稟未始消也故先
非後先之謂謂制物而不制於物爾心不制於耳目
謂之先立如是有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絳孩提之所
見極之至於聖人所不能見皆是矣無聲之中獨聞
服焉絳孩提之所聞極之至於聖人所不能聞皆是

卷之十六

三

矣尸居而龍見開默而雷聲人之所以恢然大也彼
淫溺聲色不足道即視管四海聽決千古而無手一
者以定之猶然耳目之爲政也目之所不及見耳之
所未及聞則茫然止爾不亦小之乎其爲人哉夫心
何如大而自小若是何也逐羣紛而靡所先立遂至
於特亡反覆不絕如縷而卒無以自存亦足悲矣然
則立之謂何夫立者心矣立之者又何物物不兩大
心亦大也使又有以立之是兩大也未一其用而
其體內外之變於是乎生此伊霍之所爲辨矣
吾子堯舜之論心焉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
一夫心者耳而有人心神之爲耳目用耳曰微曰危
言不勝也曰精曰一言擇守也守之所以立之云爾
吾惡子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先立者如是而已矣向使耳目與心無所爭於聰明
之用亦若手足而已矣則心雖未立誰能奪之而必
希夷之始爲兢兢哉孟軻者善發戒懼之旨者也
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
夫洞物之中者必其冒乎物之外究物之極者必其

遊乎物之初物之外物之初太虛是已吾心一太虛
也然率不能洞物之中究其極致以盡其性何有心
之量未盡爾心盡則大不盡則小其小大非若他小
大之有差也大則天下之物皆我小則一我之外皆
物而治亂廣狹判若黑白此豈盡不愛其物而泰越
視之者哉或誠欲治之而實未能體之治則相物體
則即我未有不體而能治者夫治物之心公心也而
竟不能體之以舍其治此必有治之廢迹特焉而使
出矣茲正蒙所以欲大其心也異乎其論特心者不
曰私欲而曰見聞夫俗見俗聞君子所不入也其聞
與見聖人所不特也茲所謂聞見必其治遊窮而上
下古今凡帝王之統紀仁智之事業察辨之所深精
融介之所必分靡不覽書固識心之資也但神而明
之則皆心存而執之則見聞而已矣於是天下之等
差益峻分際益多道術益裂條貫益劇若本道德而
刑名深用周官而新法亂以致天下之物日敗其性
而汨其和若此類甚衆豈非聞見特而心不本與今
夫心渾淪中之惺然者爾而未必其爲盛而藏者其

也是故天地無心而聖人以復見天地之心君子於
兩澤達其壘臺於草木悟其欣欣此皆物之無心者
而吾若見之何也見以吾之心也以是知心亦非吾
心也物心也盡川月也若然則五帝三王皆吾心變
化心本至大而萬物可曲體矣易曰精氣爲物夫心
太極也而物精氣也太極雖一精氣則必有清濁渥
薄純駁之不齊清而渥則爲聖智濁而薄則爲庸愚
純則爲古駁則爲今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情即
理耳顧言理則不變言情則不無所之聖人云道有
升降苟時有所必趨勢有所必受物情有所必變事
機有所必移雖聖人不能一也而欲以一切之法治
之與章甫而冠於越何異故體之者若製衣之於衣
者也將環觀而思其適焉謂其物物究度之不可謂
其非物物究度之亦不可要之天下之理窮則吾心
盡吾心盡則物情已盡天下之理物理也窮之者不
徒知蓄我者之責忠於我也知今之君若何匡之則
爲忠不徒知薰我者之望治於我也知今之民若何

振之則爲治世變積衰不能不亟維持振作之也
若何握其微而舉其重操其必返而致其易從見吾
之心即五帝三王所未磨而察今之世非五帝三王
之法所能治昔變禮易樂更法定制皆時行物生之
燦然者爾其心則一太虛而已矣是故尚質而物宜
極文而物亦宜法後王而物亦宜從儻較之俗駭聞
以之誅公世俗之樂廣貨色之好而物亦宜何者其
心大矣於物微矣與古聖明一矣聞見無所束其中
故能曲成而不遺也不惑希不各治師說數易君術
或法淫以亂世或雜霸以辱俗天下之物何時而適
其適哉三代以來治不古若孫窮理之學環也參子
以格致釋大心體物則體物乃所以大其心非徒大
其心而後能體物也見聞不特其物格之謂與
上下同欲者勝
聖王之御世也所以操常重之勢而立不傾之地者
非以國力而以人心夫聖王之於天下務全安之非
務勝之也其有時乎欲勝之者勝其害人亂人者爾
夫害人亂人天下之所惡也驅其所惡天下之所欲

思使天下人驅所欲驅亦何強敵之有顧欲惡不兩
立固也或有所以拂其真而亂其平則惡亂同也而
欲治未必同焉吾所與立除亂之功必欲治之人也
而其心苟有不同功何繇立豈是天下之欲有不同
哉必上之人未有以保合其真而使之復散決裂非
復其本心之平焉爾是不可不講於廟廊而豫之威
昔者也夫天下之所以生而不至乎相盡賴有上下
存焉爾上極乎一人之尊下極乎四海之衆而其間
所以奉一人而聯四海衰等不啻備焉絲相而下之
散於六官言有長有貳有屬有役轉相副也以達乎
民六官者司馬處其一絲同馬而下散於六軍軍有
將有裨有師旅之帥什伍之長轉相副也以達乎兵
兵無論其官於農籍於伍雜出於募要皆吾民而已
矣未一人端拱於上而下面百官而萬民秩如肅如
而用政有越志者豈獨其分明哉爲一人之足以稟
吾之所欲也乃若一人所欲者治而已矣欲雖不同
天下咸得其欲則治是謂上與下同欲中國之所以
異乎戎索而遠於亂萌其所條達膠固然也自君人

者屢尊席安見上下相維若是其固以遠也以爲天
下自治而淵默之地密有所移作其聰明墮於愛好
愛好浚而下不勝其取也聰明微密而下不勝其保
置也不勝其取將勿與不勝其操置將勿爲用始於
一人失其澹漠而已未嘗取百官萬民一一擾之以
自從也而寃也官與官殊趣民與民背怨則君志之
通天下者大矣此雖網維未解形勢不格猶懼其潰
也况有夷寇亂賊竊發而吾將用之於戰勝乎彼不
操旣而樂兵必發憤而走胡越已爾立敗之道也聖
王知其然以爲民生有欲不可以無王也君無欲以
民之欲爲欲百官無欲以君之欲爲欲於是乎正心
以爲之表日飭官方面儆其邪矢謨陳力非與民聚
所欲弗善也苟聚民欲雖拂上上靡不從之臣曰何
以稱塞天子民曰何以實府庫財終事上謂然中國
爲一人禮義順治茲其選矣夫豈曰戰所蓄也而吾
藉藉勝不執哉雖然苟不幸而用則勝在乎茲矣夫
疆敵壓境君欲保其宗廟社稷相欲見其帷幄之籌
司馬欲明其兵柄之本命卿貴將與凡行間之文武

史士皆欲敵盡功成以取封侯之爵不貴之賞斯亦
奚有不勝者哉然欲勝雖同猶各自爲欲也官則猶
有非置場之吏無軍旅之任者焉民則猶有不奉軍
之家非軍興之所者焉得皇皇若當事否吾以爲語
於大同則未也以將相處敵猶有幸不幸焉孰若聖
王以天下慮君非爲宗廟社稷也不忍吾人之罹其
害受其亂也臣不必投鉞而憂憂其辱吾國也民不
必剝膚而懼懼其憂吾君也君素以眇焉之一人包
四海而臨億兆生聚之教訓之器利而財阜之章冕
而主爵之一旦有急又以四海之命動一人憂而無
能爲釋宵旰者咸竊恥之痛之繇是縉紳畢其智介
胄致其果耕者芻粟殫而不辭輓輸者道斃而無怨
工獻公輸之械商募卜式之義游辯雜伎可以效一
割之利佐百出之奇者輻輳而惟所使此豈皆內受
主托外迫寇患乎哉蓋上下之同欲也久矣同欲故
同惡若虞人之逐鷹鷂手足之悍頭之患不知其然
而然焉即戎者忘干賞蹈利之私聞鬪者切拯溺扶
焚之誼甚乃織婦斷緯而嘆父老扶杖攜幼而望所

矣幸者何則用惡激之也如是而不勝未之有矣何
也彼欲亂我欲治則勝彼之欲同以力我之欲同以
德則勝同彼欲者一隅同我欲者薄海內外也則勝
彼同欲不濟則窮我一不濟其繼未有已焉則勝蓋
天下之大祇以固四境定一隅用其功而足矣即當
師弱財匱之時所不可爲者猶非力也患人心不我
同爾心同而又何慮焉憶昔先王之寓兵於農也兵
即民帥即民牧爲不可勝而不必於勝自戰而自守
天下之欲希有不同者自兵農二而其故也將相不
相謀吏卒不相世兵民不相急勢同然矣爲之者必
附三代之仁蓄之迫而後動之其君子和而小人
鬪算約而軍用饒功成而撤而天下晏如此一勝永
勝之道也不然者席富彊之業獎威懷之略天下不
得不并力而奉之四海雖疲而三軍飽躍可以再勝
不可以屢逞又其敝也上下不同之端世異而代殊
君之於相衆賢而置之未必一德之相求也其於將
也寇至而推轂之非繇頗牧之思蕭韓之契板也其
於兵也安則弱之急則徵發而購募之非有李牧趙

奢之素也取之民者無藝靡之兵者無積一旦大舉
管積逋減經費以佐而猶不給非有晉陽不征之賦
一鼓軍出而惟恐後也蓋繇民上至手相其能得所
欲於君鮮矣是故君之欲非獨與民異也亦與相異
相亦與羣臣異樞中與闔外異議者與任者異兵不
欲闔民不欲餉城守者欲弃道赴者欲亡將大面兵
寡則不欲擊不勝地重而借援多則不欲處不定凡
同仇之督皆義也非其情也比其同而大事去矣若
是者即一勝不可幾焉不內潰而外市則其幸矣夫
上居恒即操置天下當斯之際未有不委率公卿風
勵郡國暨天下吏民并心戮力以奏廓清大定之功
以與民更始而其若嚮者之不能下同何繇是觀之
同百官萬民之欲任四夷之守不戰而勝者也激一
時之義同三軍欲戰而可勝者也合是言勝寧王者
所不知哉即孫吳之徒難之矣

市南子卷之十七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策

問賞罰帝王御世之大權而其於軍旅尤重蓋將士視以勇怯國家視以安危也是故策勳飲至則不愛相珪奔北覆師則毋難蕭斧古今兵勝率是用矣然亦有功而不能無罪罪而不能無功賞而不得無罰罰而不得無賞

卷之十七

者則名實輕重之際固明主所尤兢兢焉嘗觀漢高祖不受通侯真玉以剛入關之士疑於賞矣而隋何一說九江之功至欲折而不錄武帝於荀彧楊僕之徒不啻鹿豕疑於罰突然大將軍一出塞轍三子同日受封驃騎特以敢深入至尊寵與大將軍等而李廣利萬里征伐不錄其過得封拜兩侯是何恩威之不測一至此乎將二帝所爲度越尋常法度母足傲也至若漢文帝捐解思頗牧而雲

中守首功不相應遂從吏議元帝之日求爲

爲谷吉報讐不得而陳子公親誅斬却支通

竟坎壈以沒石鑒之擊吳非不動也然以虛

冒而終身不齒王全斌之平蜀非不偉也然

以暴縱而廢棄十年此四君者皆世所號英

君諠辟其於功罪豈不犁然當也而於使過

憐才之道千載而下似有微憾焉將於賞罰

信必之說未盡乎歟抑所謂功宜從子罪宜

從去與所謂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者有未曲

卷之十七

而中欺諸生超乘而上行將柄賞罰三軍之

任而以其身聽於

明主其必有辨於此矣查寃言之以觀古今之鑒

夫賞罰之於將吏猶御之銜轡矣委轡弛御則馬不

馳私賞失罰則士不附故常物之情未有不喜譽而

惡辱者賞以載喜罰以致惡也彼環奇雄特之夫所

爲願備戎行立矢石之下快心狼望而不憚以血塗

野草上之則狗節蹈義以忠其主次之則感會風雲

策勳以成其名又次之則田宅子女樂當年以綸

今天大之則報警任俠夫睚眦以逃其死非此四者則上莫能使矣彼方以四者其羈縻于上而吾得以賞罰兩者鞭笞其後一不當而彼大士卒莫得而使也夫人主誠以此厲世磨鈍觀時察變吾所操縱予奉至聖神不得測此真能將將矣試以明問所及者贊之自昔稱大度者莫若漢高喜功之主莫若武帝當高帝時入關之士大者王侯一尺土彼無恥愛也可謂懋賞矣迺隋何之說黥布也以一使者在勝平高之師帝豈其忌何哉直以為從吾行間者事一時梟俊多者身經百戰少不下數十猶或美未厭厭事吾奈何以口舌先之也其不賞之是也不然趙少年一見而立封四千戶酈生以三寸舌下齊世懷懷城漢實不信以享其身而其後無錄焉彼何功府此何罪苦也當武帝時左將軍荀彘以爭功被誅楊僕以擅縱失亡贖虎可謂大罰矣迺匈奴比歲入代郡屬門定襄朔方上魏所殺略甚衆大將軍青驍騎去病及貳師廣利獨以能苦戰深入萬里征伐不錄其過而錄其功封侯貴寵無二若曰舉大美則

無瑕不庇其不罰之亦是也不然王恢設馬邑之權卒誅死以謝天下張騫鑿空西域竟不得要領而還何以博望封也遠畧是勤於茲可觀矣文帝以匈奴數犯塞堂將解頗牧矣魏尚守雲中令匈奴遠避不敢近此其人豈遽下頗牧而坐上功首虜差六級卒從吏訊其實不行而法必用此馮唐所為於邑也元帝時鄧支怒殺谷吉漢遣使三輩求谷吉等死不得思雪耻久之陳湯矯制發兵斬鄧支首懸于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竟阻衛顯不列其功夫湯功履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此取育所為寒心也至如石鑿討吳晉以其虛張首級終不復用然廓清蟻聚之功沒矣王全斌平蜀宋以其貪殘無度不授節鉞然破劍門降孟昶之畧泯矣是故君子於此四子不能無素材之嘆也方今天子神聖四夷即叙互市通貢越若一家建牙秉旄之夫其戢干戈遠鐵鎮之日久矣今天下誠有若韓彭衛霍陳湯之屬多奇畧者乎愚有以知縣官之必錄也誠有若魏尚石鑿王全斌之屬功足掩罪者乎愚又有以知縣官之必

然則愚彼何言然愚緣是而究觀賞罰之用有非
數事所得而驟也何者殺一人而三軍震則殺之
賞一人而萬人悅則賞之此公之說耳得無有罰必
於賤而奪於貴者乎賞信于貴而軼于賤者乎罪而
以功誅者乎死而以毀終者乎同罪而殊罰同功而
異賞者乎疾之已甚其自廢而從逆者乎賞濫則難
爲上罰濫則難爲下吝于賞則無德緩于罰則無威
此不可不慎也是故韓厥戮戮宣子之車趙氏爲慶魏
絳戮楊干之僕晉侯謝之此所謂大爲威者也即暨
市南子
卷之十一
隅之遠專制之帥或有傑于紀矜功而多德色因
而成之將無未大之漸耶是故罰不可不信於其地
長丘之役彰班獲彰門矣而皇父之二子無聞焉死
也從亡之勞祿不及介推微也故曰賞及于牛牧馬
豎廐養之數則下通矣此所謂賞小爲明者也彼大
將提數萬之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往往攘人之功
奪賤卒之甲首以與所愛遂有身不即戎行而積閱
累貴乃登高赴深陷不測之地曾不得超尺籍奉半
通之綸何其弊也此不可不察也鄢陵不爲無績而

怨彰彰則有受問弓之僭其身弗終矣伏波不
以功而身死未收則有明珠文犀之謗其名弗令矣
獨不聞禮而悔則士不往賞而悔則士不使耶彼
綏之士計不及顧寧虞人之議其後也今昔立功之
士若二子者豈盡無人而譏言孔多不能以盈背之
禍而收溢世之福矣此又不可不察也鄭吉嘗惠馮
奉世制四夷之功等也吉惠享榮名而奉世功不著
蘇建李廣同一失道之將而李廣獨以對簿甚急遂
至殞身獨不聞功同賞異則功臣疑罪同刑異則百
姓惑耶蓋天幸者多勝數奇者多負緣附者功顯失
路者棄生自古而已然矣此又不可不察也昔者高
帝之遇韓信請鎮齊則爲真王期不至則裂千里柯
其暴貴也及其相猜也脫榮陽則奪其兵符平城下
則改封王楚又未幾而侯淮陰等降淮陰矣又何其折
之暴也卒至誅夷爲天下笑倘所謂數賞者審數罰
者困耶彼人臣以勞定國已既身極人臣一旦摧敗
不振此有决裂冒所不韙其平日飛揚跋扈之氣安
可遽灰滅也此又不可不察也若執事所謂功疑從

予罪疑從去則姑論四君之待魏尚諸人而要未盡
乎賞罰之旨也昔者晉師旋而入國勞卻伯曰二三
子之力也勞范叔曰克之制也勞樂伯曰變之效也
雖晉侯不賞誰不榮靡笄之功此以不賞爲賞也
盟全軍而出殺則敗矣彭衙則敗矣禦晉師境內則
又敗矣秦伯不罪盟而罪已於是有王官之役此以
不罰爲罰者也故恃賞而勸則祿殫矣恃罰而懲則
威踴矣人主所以鼓舞豪傑精或先之氣或動之賞
獨其行之者也故兵法所稱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
忘其親也忘其身而後之忘身矣彼且忘家後
且忘親彼且忘身而吾義區區賞罰之名以稱能得
其味也是故繫囚可解風憾可平絕纒可赦盜馬可
飲迴車怒臂令有餘勇敵帷埋馬尚感餘恩如是而
干城之士不必命以急上則愚不敢復嘆口談天下
事矣謹對

問自昔兵制三代而上可畧而言矣比閭族黨
伍兩軍師非易民而任也故強弱之勢無形
而權在上迺後世之兵則勢有所懸而國隨

明典

高皇帝提三尺劍混一區宇

成宣二祖再犁虜庭

國家兵力號爲最強而亦號爲最順乃二百餘年

徭稅陸梁誠不怠出正正之師一大懲創迺
嚴待邊虛糜司農之粟至大同之戎往往脫

巾今其肅又以不戒聞矣將謂其強而遇敵
則弱將謂其弱而冒上則強蓋並享唐宋強

弱之利久而益並受其害此其釀之非一日
而其弭之之策將安出歟動不能榮虎辱生

居不能奉約賤墨安所事卒但諸生曉暢文

機有素矣如異日登壇而授之鐵鉞

何施而可其悉意言之無讓

國之所賴于兵以其立武勝而執事順也是故聖
之服兵險則強用之而令之奮夷則弱使之而今
願故其強可弱而其弱可強彼介冑者無亦曰世
未有急耳一旦有急將吾之奮是冀而令吾縮縮
獲振且吾亦安能以是奮也是以其弱之復也必
至於所謂強者國不得其用而徒專上以爲勇則兵
強而其弱實甚有道之世將令兵取于將將取于朝

宋之一

而安有是用不足而亂有餘之患乎執事有激而問
及此誠非細故矣乃所謂唐之兵強至於藩鎮之強
而病宋之兵順至于南渡而其順亦弱蓋有慨于今
而以已事徵之也夫藩鎮者非唐末路特起爲兵
者也其先兵戍邊者曰城曰守曰軍曰鎮其後曰
道之大將曰總管亦曰都督都督以節旄出者曰
度使景雲開元中因以名官是謂藩鎮則唐之
豈謂其世所震而矜至於今爲大戒者也自河朔
鎮首難其後朱全忠用梁李克用用晉韓建茂貞

故萃一起而共軌上國門之外皆勃敵矣究所賴

當安史父子稔既兩京板蕩肅宗起靈武外難之

也則賴有九節度之師惟大盜止而武夫戰卒之

不勝賞矣乃悉得拜節度跨據州郡相望域中然則

方鎮橫逆則以方鎮驅除之國家賴其力而不得慮

其害遂因而益之以自樹兵也是唐之勢失也其後

昭宗用崔胤之計以外討內及朱李相攻而大勢益

以陵夷若癰之潰不可治也是故唐非強于藩鎮藩

鎮之強則府兵之弱致然也宋興聚兵京師番戍

國自以得制馭之要矣議者亦謂終其世士無譁也

然元昊叛以保毅益矣王倫叛以宣毅益矣至於

祐以威果益矣至於熙寧以保節雄節廣節益

矣兵之弱豈在南渡之日見也夏人之陸梁也討

人之師輒敗女真之南牧也勤王之師輒潰兵之

不可振也豈在南渡之日見也建炎紹聖以後盜

半東南非有所失職之民皆不能北向之兵耳

在其能順也是故宋之兵本末弱矣不足喻于

今 國家兵制有節鎮之重而無其專無休番

而有其順強弱惡之 朝廷而將不得有其卒卒
不得有其將故更二百餘年海內晏如強弓彘矢而
卒以漸蹙蹙則亦積靡之勢也夫粵浙之悍卒猶曰
是所召募無賴子弟耳及鄖陽乃尺籍之卒世世所
養者也猶曰彼尚內地即陵上不遜四合而覆之
耳乃其肅當西虜之衝倚若秦城然其敢于辱 天
子之使臣甚而開門逸賊莫敢誰何此尤不可使聞
于夷狄也夫 祖宗以其兵剪荆棘驅異類用之惟
日不足未聞有乘上之急以匹夫自逞志者今也休
而南子 卷之十七
之而變若是豈非狃于偷安國之意不在將而將之
意不在兵乎則愚以爲教閱之法當動也彼兵者校
之以凶器作之以威怒欲其知人治之大者乎非是
也是以先王有治兵之制焉講之以事令之以文齊
之以武貴賤等而少長順其教可用也平居所爲編
海內之賦以奉之不有犬吠之警踐更之煩雖日衣
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以傳技藝而數軍實不亦
止乎乃與之并氣積力愛而不能使厚而不能令爲
驕子者也成有岐陽之蒐穆有塗山之會霸若晉文

猶大蒐以示之禮此司馬法之首蒐狩有以也愚又
以爲簡汰之意當嚴也兵非聚之難也散之難也今
天下泥塞勢不得不聚兵久而銳彼近處之老不
習事之少既無所懷却顧強有力者又不足以耗雄
心將自夜霧于勇而貪于既此以虛餽廩且階亂也
昔者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
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陣三萬以服降敵而用練銳之
效明矣愚又以爲軍旅之政宜核也國必有禮信親
受之義則可以儆易飽有孝慈廉耻之俗則可以死
而育子 卷之十七
易生此非一日之積也是以古之治者國容不入軍
軍容不入國則德義不踰上貴不伐之士聽得軍旅
之宜則材技不掩任道德不任詐恩貴善行不貴暴
行則勇力不犯此所謂義旅者也故蘇子觀晉師乘
之和而知有功王孫滿觀秦師無禮逆其必敗幾幾
乎不夷也愚又以優恤之恩當下也典師十萬日費
千金自輓車奉饗之外其所設牛酒給賞賜不背握
算之臣不敢稱耗也夫士亦未嘗以爲溢望者蓋
以須一日用也燧燧不得息祇甲冑不得解萬一

或不與備禦不事父兄稚子融融以相煦亦既幸矣
而吾少加之意其見德必易無不什當百也且若塞
下之兵雖以晏然之腹待命猶懼不給而乃日不數
指縑帛削時有昔者羊羹不過以身爲俘裘帽一賜
全軍感泣其情可立見矣亦何靳尉籍不示之意也
愚又以爲良將之任宜久也夫文吏以治其民民易
與也然必假以歲月欲吏能其民民能其吏靜固之
理成而用相得也至於將吏將使三軍犯難若一人
而處大居貴席不暇煖吾聞古之爲兵者二年而安
其居再需之而宜其用再需之而生其共其難也若
此值世之旣禍且以其借資遷秩已耳寧一不顧地
瘠征歛無藝興役靡朝利其膏血而不利其生且
是兵之生聚教訓不自己出也而計寢處之四顧
視其易發若飛鳥于是以其積怨深怒欲制必于其
帥之腹乎將重誅之不避此豈非將卒不相固之
耶昔騁刼一代而潰燕燕頗久去而思趙非細故
愚又以爲屬馭之體當假也今之將吏雖貴金必
得祿文法之吏秩百石者 天子之使一出其

沈紀綱之僚小者備所與之役少不當顧指目
係縲不令出氣夫此輩或其先致絕顧之處出不
踵之計艱難其身以集國大事而子姓乃得以食
氏至乎今非此則死事之孤也非此則其身起徒步
累役而責者也彼不吉不迪之士乃有荷戈裹甲觸
天子之命臣恬不爲怪者誠上下皆有違心而靡有
遜志否則萬人之將法得誅千百夫長千百夫長法
得誅伍兩卒旅者也何至卒起而不得制是故平勃
歟而靖國買蘭避以完身其效可睹矣愚又以爲什
伍之令當肅也何也十室之邑可以避難百室之邑
可以隱虎狼也况將軍總百萬之師非定以要東則
難拒虎狼也爲天下通逃數其若之何孫子曰治衆
如治寡分數是也是以曲爲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
也其有干令犯禁者吾于什有誅十人爲什什相保
也其有干令犯禁者吾于什有誅由是至于千百萬
億如什伍其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軍皆相保也
罪至父子兄弟不獲相庇其孰能以法相私者是故
項羽殺冠軍得自以裨將秉義而行之若胡建之討

軍正雖當其罪必謀于衆矣之數者。結鈴之工固難能言之。然御衆保邦策無以易此矣。今之議者言兵且曰。驕不最將焚矣。愚則曰。將怯故兵驕。勢且日重。凡大將不持焚愚。則日上。輕故下重。夫使彼操其重以脅上而驕益甚。我處其難以畏下而怯亦日益甚。愚又安知所終耶。則於前數事不可不加之意矣。問將軍之事攻守而已矣。攻在進取守在自己完事不可同日語。而古人曰。攻者守之機也。守者攻之策也。則其道出于一意。攻之中有守守之中有攻。與倘所謂攻進攻而已矣。則何以退而警守。所謂守退守而已矣。則何以進而謀攻。彼欲一攻守殆非進退之義已與。即攻不必進而猶然軍攻也。則雖善守者必有攻之事。守不必退而猶然城守也。則雖善攻者必有守之形。安得謂以攻爲守以守爲攻。與彼固言之矣。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則所稱攻守蓋審勢于天下大矣。聖

于一已微矣。必非軍攻城守之謂也。獨其肯與亦可得而陳與。夫不明于此者。難乎爲將矣。試究言之。毋忽。蓋聞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其去道遠矣。而論者曰。兵以道勝。又曰。道所以及卒。後始也。豈兵家者流。詭高論以尊師說與。非也。聖人之畫卦也。屯蒙需訟。受之以師師也者。所以開天地。開國家。理暴亂。奠民物者也。是故王制天子六師。方伯三師。諸侯二師。唐太宗曰。備者卒稱管仲。霸者之臣不知兵法。本乎王制。諸葛孔明王佐才而自比管樂。然則管仲王佐也。是故兵者非一將之任也。天子之所討諸侯之所伐。非末德之衰五帝之連而三王之所爭也。世不廢兵。兵不離攻守。呂氏曰。兵者巨細之怒。天下無微而非兵。然則攻守者巨細之探。天下無大而非攻守。李魏公所謂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守而圖外寄乎事。無出軍攻城守兩端。至通乎天下國家而其微可得而言者矣。今夫運而不爭者。天道也。然陰陽相輝而亦相革。相輝則唐虞之讓相革

則湯武之勝是故陽方正而陰萌陰始極而陽動動其內所以兆攻之根代其末所以致守之節要之此盈而復息彼之虛非攻守也龍戰於野聖人扶抑乎陰陽則亦可以攻守言者天道也萬物之所則也是故物類阜而攻取之勢成矣正其命則群毒息人心並而克復之端見矣葆其性則六賊亡治古之世君各足其民民各足其君踵跡不接乎諸侯之竟而車軌不按乎遠方之外故其兵銖而無刃戈矛弓矢厲而不試城郭不辨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當

卷之十七

七

此時也或天子討罪而非攻諸侯歸命而不守其末也不然國與國相窺而攻守盈乎六合九區之內師與師相靡則攻守迫乎連城對壘之間由是或徙舉相扼或餽匿相獎大都兵利則華堅城高則衝巨代爲雄雄廢起而無已時是故無論攻者百往一返于內則殘是澤盈城于外則恐即守之善者窮年積歲支一旦之命而以其豪傑雄俊瘠毀老弱併力而血城雖幸存非國之福與仁人之心也夫兵之制也不以殘不義犯嚴敵則亦各固豎宇而衛元元謂單攻

城守不貴乎則聖人惡乎制兵王者惡乎命將噫非攻守可廢也蓋有道焉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夫一攻一守有不知所攻者矣不日兩轉徙而相攻乎一守一攻有不知所攻者矣不日兩拱揖而相守乎我方攻而守者之所以謀我則我之所守我方守而攻者之所以備我則我之所攻攻守有定名乎定形乎蓋不去亂不得獨治則攻乃所以守不自堅不衆瑕則守乃所以攻攻守進而已矣故陳師者攻受敵者守兩國之攻守也攻

卷之十七

八

爲表守爲裏一國之攻守也將主守卒主攻一軍之攻守也守在神攻在氣一將之攻守也重者守輕者攻一壘之攻守也密靜以守銳脫以攻一陣之攻守也仁義禮以守智勇以攻一德之攻守也正以守奇以攻一計之攻守也先時者守不失時者攻一時之攻守也逆取者攻順取者守萬世之攻守也夫師與訟相需者也請以訟喻訟者恃吾直以乘人曲坐吾卻以擣人虛銳則避之躁則久之羸則疑之張則戢之多方以誤之知事之可以勝而不知敵之不可以

勝知敵之可以勝而不知吾之不能以勝皆敗道焉
以兩造決勝不若以已決之之不失也以訟克訟不
若以不訟克之之爲得也孫子曰用兵之法全國爲
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夫舉兵而攻人所
欲害人之國降人之軍也害人之國降人之軍則必
危其都懷其邑躪其夷傷多殺其練銳今日能全非
高者勝之廊廟之論則以發諸布令而敵下爾是攻
之上者也攻之上者攻之無形者也攻之無形守之
有精者也黃石公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守微者守
微子

卷之十一

七

之謂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
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此之謂有精之守有精之守
乃可以爲無形之攻故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已能爲不可勝不
能使敵之不可勝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
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
九天之上夫爲不可勝者守也待敵之可勝者攻也
然曰待則猶守也比其攻則全國全軍而入耳故曰
不可勝于已者守之經也知不可勝于敵者守之

也守則不足非虧其實非贏其形也審於彼我之量
而未可攻則有餘非乘以盛非示以張也觀于變勢
之節而已盈爲待敵而守其守也志在攻也所以盡
敵之陽也而敵不能備之于後故曰不知其所攻得
所待而攻其攻也力在守也以能盈吾之陰也而敵
不能毀之于先故曰不知其所守然則非藏于九地
之下必不能動于九天之上善守善攻孫子謂一人
而祀矣蓋言守也凡天下之物弱而岐行喙息強而
轉騰機變不必其通于識也而莫不有守天下之人
守子

卷之十一

七

微而聽視起行大而矜奮制斷不必其軌于道也而
莫不有守况乎天下國家之大人卒生命之繫而主
相將軍無守不幾于顛冥蹟陷盡舉而納之陽火之
中哉以蕩乎爲執正靜爲極居與天下之君同害動
與天下之民同利是謂守道天子之守在乎四夷諸
侯之守因乎四竟是謂守勢以深爲根以約爲紀誘
不能害敵不能怒迫而後動如不欲起是謂守神以
飽待饑以佚待勞以治待亂以重待輕是謂守氣天
道無殃不先倡人道無災不先謀必見其外又見其

內見其陽又見其陰是謂守時五者之微也至于若
千里馬之若亡聞雞之若木其審也若水之守土風
與日之守河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竊知其
白守其辱爲天下谷言天下自歸之也况乎其伺襲
而動慮善而時者乎故聖人不能爲時能不違時而
已所謂能爲不可勝不能必敵之可勝爲不可勝者
知也者也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知已則可以守
吾氣短彼則可以攻其心攻其心之謂善攻守吾氣
長謂善守氣者純氣之守也兼乎道神時勢而塞天
而南子 卷之一 七 二
地心者天地之心也握其同欲同惡而發以時幾此
其攻盡聰明唐智神武而不殺此其守與天地經紀
微絀而玄通豈特破斧缺斨之謂喪界障險阻郭圍
害應之謂敵資而已哉公輸墨墨不知微仲達孔明
不疑著矣何敢以爲然也彼見說者世之善解結者
也非能解不解也不解其不可解者爾孫吳者世之
所稱善攻者也非能攻無不勝也不攻其所不可勝
者爾是故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非不守也不能
守也守而必固也守其所不攻非不攻也不能攻也

不然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安知不守之非所以
攻乎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安謂不攻之全係
于守乎由是知伐謀伐交其淺者耳而盡之乎守守
神守氣其淺者耳而盡之乎時與道故曰攻與守一
敵與戰分爲二戰事得則敵敗敵事得則戰敗矣湯
治亳武王治鎬是謂守道湯事桀武王事紂是謂守
時先乎攻貴守後乎攻亦貴守荀子曰非兼井之難
也凝固之難湯七十里武王百里而皆有天下何也
能疑之也後世謂其以逆取以順守豈知其取之者
固其素所守然與是故周之興也外關不閉海內無
斷而世大治秦之興也夷郡縣脩胡越而二世以亡
其所以攻非攻而所以守非守故曰有天下國家者
苟嘗不講乎攻守也
問且暮掠吾內地者虜也世不一絕吾險者倭
也易戰則騎不支險戰則舟是用故北車陣
南舟師或言之矣舟車以戰亦有前聞與誠
有之天下代未嘗無事也自昔以來用車攻
者幾何車攻而吉幾何役也用舟師者幾何

始崇卒非制也乃制太原之功騎步夾車效
春秋也乃取陳清之敗乘舟舍舟猶棄輜重
而趨利危道矣夾漈之師乃勝而入郢海
扼虜船猶奪之弓馬而用吾所長萬全勢矣
金山之守乃久而自焚其勝敗相反何也豈
所為用殊與彼謂井田廢而車不利南方定
兵棹息然與否與夫騎寇至則我無畏哉
禹夷渡則我失全險舟車倘有禪防守萬一
亦不可不豫也其詳聞見所志

卷之一

三

失科品彙而不可一缺者軍用也技藝博而不可一
廢者兵教也凡兵之形不欲張兵之情不欲弛驕
舉當世所弗習謂之張弛而寢失乎作者之遺謂之
弛忽張者不祥用有時乎得也積弛者不知缺有時
乎見也是故用而缺不若不用而備之為及矣過
而廢不若寧過而存之之未為失矣况夫變莫衆於
六而川莫大乎豫存之乃能廢之神聖也知用之用
不知無用之用庸數者也任罷不任人非逆舟之備

是已夫今獨有驍兵亦開舟車之所防乎司馬
法曰秦石氏釣車先正也殷寅車先疾也周元戎先
言車也太公曰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
上流則有絕江浮海言舟也梁子曰車堅管轄舟
利楫楫是謂力機言二者不具三軍雖勇不能致也
蓋自聖人乘舟楫弑矢之利並取象而興用可知已
勿謂遠者商郊之虎賁孟津之兇總見車戰舟師之
也降是春秋之戰多矣無非車者用師江淮之間

卷之一

四

乘流起利惟吳楚越人稱焉六國而下何寥寥也漢
高帝初用兵太僕夏侯嬰破李田雍丘下又擊秦軍
維東又攻南陽戰藍田芷陽之間皆用兵車提頽陰
侯灌嬰斬項王東城破胡若石皆將車騎勝蓋偏用
亦效矣若夫衛青之武剛李陵之車營不復以戰取
與備而已非其初也余故謂車戰之法至漢遂亡武
帝勦江淮有事南越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
陽下漚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
陽皆通番禺歸義侯為戈船下海將軍出零陵或下

淮水或抵蒼梧馳義侯囚巴蜀罪人發夜即兵下淮
荆江皆會伏波樓船蓋大舉以出矣又若會稽樓船
向東甌青齊樓船向朝鮮悉由以定置罷縣而還何
其烈也余故謂舟師之興莫漢為盛乃其後從而廢
用車者馬隆之破鮮卑劉裕之敗燕魏魏太武之佈
衆然李光弼之守大原馬燧之討田悅其效者也而
名物傳者扁箱鹿角櫓石俊猊火車著焉其後因而
遂用舟者王濬之伐吳王鎮惡之伐秦楊素之伐陳
周世宗之伐唐侯子登之禦王僧辨虞允文之扼虜
南齊書 卷之十七
亮其效者也而名物傳者鵠舸舳舻五牙黃龍平乘
鐵衝海鷁著焉車效率于西北舟效率于東南獨怪
夫宋言兵車則郭固有式李剛有圖章洵有陳脚車
名黃懷信有萬全王大智有霆電擊不啻備矣而不
聞其用習舟師則乾德有水虎捷開寶有金明池建
炎有凌波樓船軍蓋其勤哉何者宋不競于北而南
遷三軍固陸事寡而水事衆也大都歷代用舟車等
爾其勝敗亦畧相當非舟車之數異也無乃所以用
之殊與是故設備師古立武之善經也擇人用備適

之大權也昔之制者兵貴難而用貴三馬之權
貴不可知制車不必其勤于騎也為其退輕驟也從
船不必其捷于步也為其峻險阻也騎卒步兵不必
其離輜重舍舟楫也為其出奇爭便也將車騎不必
不可以樓船將樓船不必不可以車騎步卒也為其
時用也是故戎路者中軍之將也廣車者橫陣之兵
也游鬪者綴旋之步也輕車者疾馳之騎也衝車者
陷陣之武士也輜輜障衝者乘城之利卒也伍兩者
人之數也偏廣者車之號也卒二角一拒乘之法也
南齊書 卷之十七
車攻守二乘士百人卒之數也舟軍之大翼陸軍之
重車也舟軍之小翼陸軍之輕車也樓船者行樓車
也走舸者輕走驃騎也突冒者衝車也鈎拒者致人
者也是故嘗寇設伏橫擊夾攻則車隊之奇卒也格
巨有節密固不移則騎隙之堅車也奇技絕深水渡
江河伏舟側則水上之步兵也智將陳虛舟擊半濟
乘風處高驅卒赴深則平陸之水軍也善者即說使
之其諸軍互為用不善則車馬之其長技不可得也
也是故晉之戰先車非其利也中行穆子之戰

于太原毀車爲卒狄師大敗或以自魏舒之謀始也
愚謂不然法曰戰易野車爲主險野人爲主以徒之
疾過地之阨應者顛主卒徒而守吾馳驅之範成彼
侵軼之勢雖古人計所不出彼魏舒者猶欲盡去夫
車以易人耳目者也故今三伍昔五乘耳特隱解難
於相離之形詭而設之五陳之名意敵人惑必笑笑
必有輕易馳突之心不暇整矣即我不誘而彼車陳
且能當荀吳陰部署哉此人知其毀車而不知其善
用車法者也吳之人習舟非其教然乎乃闔廬以唐
蔡伐楚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五戰及郢或以
咎子嘗之聽失也愚又謂不然法曰士無所往則固
不得已則闔越人之國入人之境主者獨利死戰而
進無絕地之危退有即次之安雖庸將知其不可彼
闔廬者正欲深陷其卒以一人志者也故志在郢
不在漢矣達棄所乘于千里之外驅而納諸三險之
中示士卒非死戰不入郢不入郢必且退死冥阨大
隧之間不及舟矣即司馬戌之計行而武城黑之言
却且能禁楚兵不旋顧哉此人知其舍舟而不知其

善驅舟師者也以用車法之善若仿用舟師之善若
此然則廣平勁鬪之兵用猶其粗者耳况夫房落以
牛車二千乘置馬步兩卒之中豈有六轡均習以
控行間是知春秋車戰而不知春秋之不能以車
戰也則簡車如簡徒其法且未聞也陳濟太敗又奚
惑乎鉤拒突翼之異用猶其粗者耳况夫韓世忠以
海船千艘扼兀木旬日之間曾無一箭輕舟備緩急
江上是知海船能御風而不知海船之不可以御無
風也則水軍比陸軍其數猶未聞也金山自焚不
立乎而抑非其舟車之不足以戰禦明矣今天下所
以北苦虜南憂倭誠以歲時寇也而中國之產異
懼其陵突我也則專恃車固非所以禦虜而試習車
戰以遇之亦奈何非一計乎倭島夷也而東海之險
共焉懼其渡馳我也則旋集舟固非所以倏倏而常
肄舟戰以待之亦奈何非一計乎昔者魏勝嘗創如
意車塞上矣南雍侯嘗以島人數萬爲海上兵矣而
今何弗聞耶以李復先謂井田既廢車不可用則古
易戰險戰之數具存也豈專爲廣野設乎吾卒乘

即崇山峻嶺浮沙積石可也以宋帝謂南方既定舟楫不復用則今兵船沙船之募可鑒也舟宜待警急戒乎吾練習素即上下風濤出沒島嶼可也獨二者弛久矣倉卒需用固內增擾而常後吾事從容作治又外見備而恐先戒心有未易以議者則古內政寄軍之意可做也今西北塞及塞近地必有輪芻粟者有輦金帛者有民間隻輪行遠者或稍收集因其舊制以馴乘之法材而用之軍吏將卒幾何即領車幾乘精其教閱可以戰可以營則古馳車革車也可以拒可以阻則古革車衝車也可以要強可以遮扼則古廣車關車也制不必多效車號卒號不更建而功用得矣今東南徼巡徼兵船故有小草撇者有駕八槳者有裝大艚出奇埋伏者或稍增益因其會哨以水戰之法轉而教之哨軍當境一易設大將一人督其轉習由粵而閩會浙西由浙西而東入吳會江北海則昔者會稽江淮之樓船也山江淮北會登萊登萊而北會遼東則昔者青齊之樓船也舟不必制造習戰習水不必制車

其銳銳却即出奇縱橫之事備之此車騎之所以相表裏也倭至則四圍皆水陸險失即堅城清野以老之歸且其北水陸之所以相左右也夫如是倭虜固不入且入且有氣去乎哉之二者誠不必為今日虞也自有軍用兵教以來未之或廢而適且有當天子邊徽事是為不顧迂達而輒言之倘國家之暇決其議而付諸人亦或有裨云爾問善戰者必識地形而地形無越水陸兩者古之鐵鹿井陘赤壁肥水其雄也外此可稱論者幾吳越利水戰燕趙利陸戰此其達者江以西魏三楚既專荆吳之文水陸之衝也而饒尤多水險南轅多陸阻亦有水陸互扼之區其要害何在水之川舟艦陸之用車騎常也今之哨船騎步可得其用否其器械士卒攻守之具有同有異各有宜用何居都司轄衛所操有專闕其將領各信地演習法當於用者有幾

高皇帝平定南北起豫章王汝成周舟南馬橋草底

人永望默然之策亦可祖而月之否昔

米爲山谷圖上金城方畧有言形而後得

事無稽之言嘗試之論不可用也若夫九地

之下變化因敵又有不可得而言者吳諸生

其以可言可用者著于篇 戊午正錄

兵有五勝地其一焉明於險易之形不失其利者武

之經也通乎九變之情不制於地者將之權也悉其

經然後可以語權焉爾江西宅吳楚三越之中從而

不廣險阻既分以四隣爲守意者聖帝典則先服天

市南子 卷之一

下擾則後動者與然有可異焉古帝王首經營天下

暨我明興 高皇帝起東南皆若以謙章爲爭地

云何也蓋其與鄰共者三番之阻爾乃若其北長江

灌輸吳楚而九江饒州當其折而納其漚居綽穀之

會無阻塞之樹斯亦以一面受中原者哉雖有中原

而非此者則三楚之形猶割而百越之貨不通勾吳

以南非其有也且也五湖之與彭蠡泰焉豪桀亦多

以起若漢初之番君元末之偽漢皆據其資以觀天

下之勢地惡得不爭竊以爲三方之有警也大都

職轉徙之堪藏必命之董徇律蹕焉計不越

隅而已矣苟有人焉負荇窺之志規割據之圖則

南者必建瓴而下梧江自北者必斬關而入于湖何

也不入則不得不出則無貴乎其得之也又其黠者

或由湖而陸取間道直窺晉京先臣御史楊必進之

言亦一慮也然則江湖者江西之大門戶一矣其三

方取陸爾何也門戶者內局一方外關乎天下即以

明已事徵之深入而取陳友諒者 高皇帝也疾出

而趨晉京而幸而其不濟者 武宗之逆濠也竊發

市南子 卷之一

山谷之間患苦近地即定有淹遠未聞一艇一舟爭

於湖上而逸出乎江中三方之寇也故曰脈際而

矣雖然華林一震遂破瑞州桶岡洲頭諸寇延乎楚

粵之境地方千餘里正德初至發大同及廣西岑猛

兵始議開督府處中以鎮壓之事頗不微淺然則承

平之所備者益爾亦安可忽焉而不講哉夫語水險

曰饒九語陸阻曰南贛矣陸阻者非獨南贛有之

南昌之武寧靖安寧州越南康所屬而西遂爲西

武昌其鄰矣而東引奉新南折高安多崇山官谷

此葉北大配補

亦一隙隧也正德致討于華林萬曆創戍于銅鼓斯其效已迤西而南袁州之萬載萍鄉與區墳衍接乎長沙亦一隙隧也又由是西南南安界乎南雄贛州界乎汀惠盜賊爲劇則龍南之東桃信豐之平岡興國之梅窖皆隙隧也而寧都會昌尤爲閩粵衝兵寇之興必不得閉關而高枕也由是而東撫州建昌廣信雖陸通閩浙水會番湖昔不聞其劇乃迤東而北則饒州萬年之桃源深密沃茂故稱盜窟正德間夷以爲縣者也此猶曰桶岡高砂橫峰之屬內梗而已

百南二

卷之十七

三

爾乃越而西北則九江之瑞昌層岡險磧西連大冶又一隙隧也然則饒九之與南昌水險矣而陸阻兼焉南贛陸阻也而水陸更扼亦必歸之何也曩所慮嶺海之寇下章貢而趨江不可不遏也權一方之劇易則深山之警七大澤之警三察大勢而稽往烈則陸戰未有聞其雄者南瑞不靖雖嘗動邊兵命鄉將師大而賊小猶竊駭之乃若偽漢逆濠定之則有盆乎得失安危之數者也而兩戰皆在彭蠡章貢間水戰則可謂雄也夫兩戰勢異而法一焉唐李靖曰兵

法即千萬言惟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矣即江湖以爲限使其入矣而不能不出而與我逆者高皇帝之致偽漢是也蓋漢方圖南昌不下堅城在內大兵在外肯坐兩成禽乎故其計不能不出惟出也而我師武臣力爲不再舉之役深入死鬪鮮不克矣使其出矣而不能不入而與我逆者王文成之致逆濠是也蓋濠方攻安慶不克堅城在外大兵在內亦肯坐兩成禽乎故其計不能不入惟入也而我形格勢禁使無後歸之路乘其懼而遏其窮若釜魚檻獸而已

百南二

卷之十七

三

矣故曰致人之法一也明乎法者水陸亦何異之有問文成陸戰之策其擒寧庶人未之用也於其平桶岡洎頭可睹焉桶岡雖南安塞實通楚之橫水左溪諸黨地勢險絕倘急之而西而我從之不幾致於人乎文成分兵數道先克橫水左溪兩大寨分捕其窟二十餘所而後乃夾攻桶岡誘破洎頭彼腹背受敵不必致而取諸其懷而已矣嗟乎山川有而事往而執事有意乎高帝文成之畧歟相祖用意蓋教多上法爾夫致人而不致於人雖萬世不易也其戰之

班固史冊者夫人而能言之矣吳楚昔稱水戰故
江西以水事著者亦歷歷晉之豫章淦口等戰其
述者漢武帝有事南越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橫
浦以趨番禺蓋取道而已而世未聞稱說之者南贛
扼水陸江湖爲門戶蓋徵于此矣夫論陸事寡而
水事衆皆必有器械士卒教令之足陳焉士卒者所
與踰高赴深者也器械者舟楫車騎五兵也教令者
練習也舟之名物則有絕江浮海有兇總有餘惶有
鵝舸舫艇五牙黃龍平乘象衝天潢飛江而械具矣
而南子
其爲舟軍也則有大翼焉有小翼焉猶戎廣之路中
軍橫陣之兵也有樓船焉猶偏廂之車營衛之卒也
有走舸焉猶輕車疾騎也有突冒焉猶乘城之臨衝
貫陣之選鋒也有奇技越深水渡江河焉猶陸軍之
奇技也有鉤拒焉猶游關緩旋致人者也明乎其用
則士卒之長技將帥之善物備矣舍舟而陸江南既
非車騎之地則有步而已矣然試思之陣從車戎從
馬非擇地也則車騎亦何可廢哉險野主平人未聞
其無車也疾足趨利短兵接戰則先乎步未聞其無

驍也今欲講險野之車制寓軍興於却馬乎徒爲人
士所迂笑惟練步卒備水軍不容一日弛者然湖
增設一軍而以九江關稅之羨製戰船百艘非無議
者也而以爲瑣衛所暨各汛地兵非不操練也而以
爲承夫所備在水而樓櫓不具猶九塞而撤其車騎
可乎則由前舟楫之名物不可不講也大閱所以教
戰而終歲以聲容戲可乎則右五行六花魚麗鵝
芝屬凡陣法之有名者不可不月肄而時易也戎矛
刀戟鉞盾弓弩鉤挺火器之手射必貫刺必入所當
必折所觸必碎者不可不技別而耦比也哨兵可
遊徼不可以折衝則樓船突冒之艱不可不本止
之而車徒用之也夫今天下不爲無事矣獨憺
之如出也文成倉卒檄郡縣兵會於臨江刻日而
雖其聲華而謀速哉乃郡縣則猶有兵矣而今不知
又何如邪苟有兵而擇將因形而措勝則險夷之
可易利銳之罷不以示人士卒使之陵險阻異
聲章變而後知其所嚮而生死殉之矣吳爲舟楫之
邦閩廬忽舍舟淮汭入冥阮大樞之出三戰而竟楚

者專其志也魏爲戎馬之區孟德忽因船江陵號
萬而乘吳者用其勢也關廬勝固宜善敗不爲失欲
吳一失則唯此而已矣斯明問所謂變化九地之
下幾變而又况乎善變而用之者乎此將權也諸生
不意而善言之若夫兵制五雷則有廟議與方
信而善生之所知矣



市南子卷之十八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集

第一問 選貢



記曰聖王四時以爲柄故事可勸也月以爲量故功
有莠也鄭玄謂呂不韋紀火政十二而各冠月令其
道謂之呂氏春秋蓋有聖王之遺意焉今其月用夏
正其令準雜秦事三代之中然是謂令矣彼勿官圖
列五和四時其上而其下各自言霸畧政典治民諸
書取月令冠篇而已而汲冢周書月令解祗以占咎
徵所致二者皆于時令無與焉月令雖近古其先秦
之極致乎儒者以爲先王所垂恐未敢然也乃其言
人君所以撫辰凝績贊化育之道不可廢焉彼月一
候猶義和之四驗也二至之月必二候者所以謹陰
陽之始也于二至也皆曰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
身百官靜事無刑夏至以待晏陰之所成冬至以養
微陽之所定所以謹貞勝之交也孟月失令則三

各以其道之應之仲日失令則三各以其道之
之其季亦然所以謹權令之鈞也此其大且精者自
餘舉而措之耳然此其文也而王者所以事天蓋有
道焉古之訓曰先王克謹天戒厥后惟明明夫天無
信者也天行有剝復者也而災見則曰戒人君子是
乎求其所戒而不可必得則無所不懼而亦無所不
備矣故曰仁人之事天猶孝子之事親也常則思其
所喜變則思其所怒雖未必父母之我怒也而承歡
者必至矣洪範之庶徵月令之逆應志乎不爽者也
春秋之失與志乎無不戒者也觀其不爽又觀其不
可謂者若始益稷稷耳今 皇上端拱密勿聳服荒
爵欽若之官常如 高皇帝時無敢離坎以擾天紀
是宜五行若而四時順矣然而未盡然者何也夫高
拱斷制群臣常若救過不暇給所以權令之鈞則無
矣意者陰陽貞勝之義有未講與夫五行之德王者
所以取法五材之用王者所以厚民生則國家一言
一動無適而非陰陽存焉今姑言其最者急者夫義
陽也利陰也動陽也靜陰也有爵者陽也刑餘者陰

國家社稷而不知誰之咎也亦足畏矣愚謂至治之
世議未始無也上酌民言用民中法皆議也而議之
者不立猶山川出雲時雨乃降下効之也中衰之世
議未始明也禮失于上則在于野制失于朝則在于
官法之晦乃見議之明焉猶日月既晦燭火始與上
通之也極敝之世法未始與議爭議未始與法爭也
法之所謂法者非法下之所謂議者非議法與法爭
而論議與議爭而人朋黨猶鼎之上自沸鼎之
沸則火林盡于下澤竭于上始相病而卒自病自病
而相病而不相救也此足以終始漢宋之勢矣今
之世又有可異者謂上行其所行而不顧下之議愚
不敢知第舊章不足以勝聰明久矣豈遂法與法爭
時耶謂下議其所議而不必上之行愚不敢知第顧
言不足以勝背憎久矣豈遂議與議爭時耶議者宋
必積誠意而上亦樂以為博名高不惟不察其誠亦
不銖其言以成其名矣議者未必有黑白而上亦樂
以為無是非不惟不辨其實亦若罔聞其聲矣是上
下相抑也而抑之之術實深下未嘗無激者也而激

卷之一

五

之意滋緩不觀之進物者乎進物者左首進之
前俾彼有所入之也故人之受之也亦異受弓劍者
以袂受珠玉者以掬彼有所珍之也言之所貴貴在
仁義道德之旨典謨雅頌之音足為感動而徒以暴
慢之氣鄙倍之辭冀以畜盛意而犯階指吾恐聽者
漫無喜怒其間亦誠易之耳情不深則文不明理不
篤則氣益厲剛愎之所以固黨既之所以成國祚之
所以潛移君子正謂其在此而議者方曉曉以為一
朝之計其清議之所維也不亦悲哉夫君之制天之
術地而上私其法毋寧下私其議今之百君將濟濟
而師愚何敢以漢宋之說進夫亦執事之志也與
夫知人之謨自皋陶始其為說曰亦言其人有德乃
言曰載采采章厥有常言哉或三德而曰宜或六德
而曰嚴未聞以其言而已也知言以知人自孔子始
孔子失之宰我矣况其下者乎然而唐虞之世敷納
以言何也言者神明之律呂性情之丰標也以黃中
通理之文入于聽德惟聰之聖其不可匿當尤有甚

乎行者此未可爲循常責實之儒道也是故君子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此由外以檢其中也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此由中以溢于外也是故其言汪洋則知其於物也博其言典則則知其於道德也儻溫醇懇惻則知其於忠孝也隘不然而詞游則誣善必矣不然而詞枝則中心疑矣不然而詞繁極辨則必有蔽乎本體而用荒矣謂其在文章之內耶施有言者辨之謂其在聲氣之表耶必有神者

卷之十六

解之辭言庸違帝堯不試而得而聲音盡乎性術春秋之君子多有解焉然而以爲觀人之則吾恐孔壬立售而聞人之誅往往也故唐虞之考言也有詢事者存焉是故言者道人也使人不得匿乎其心行者禁人者也使人不得匿乎其言記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人不

臣有也乎其言此以知官人者也是以道微之音

言欲當刑當名而已矣而刑名之流至以大言而小效者同類共繩之雖衰世之法乎而亦盛帝之遺意也後世士人之言有誦章句治帖括而已矣官人之言有條便宜具案劾而已矣帖括之言已不足以稽行實而况其末也離經叛理逃之乎玄解清談轉而諛誕即有以雅馴而進之行而不應而無誅也則趨操蘊藉一壞而無餘矣條素之言似若可以覘道濟而至其末也希世度務盡之乎簿書法律轉而粗厲即有以忠達而錄之爲而不應而無誅也則精神寒

卷之十六

幾無敵而不顧矣愚謂末世之肅非以言飾其人之謂也皆謂吾爲道德名節之人而已而言何爲也實則其行易僞也乃觀之者亦然是以蓄德之資既寡而危行之智益多非苦重言也苦不重言者也

第三問

易首言乾道而配以君子之德曰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夫貞智之屬也然有信之義焉配之以五行則信有位列之以四德則信無位窺四德之通復則信爲之根擬四

時之寄旺則信無不貫蓋無位者乃其所以無不在者也是故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誠也達德有三所以行之者一也信也無信則仁義禮智皆虛矣易之六十四卦聖人所以開物成務制器尚象仁擴範國之規義盡推行之利禮詳殺地之宜智具法天之樂無非此四德者而自乾坤而外無卦而不有孚信迄義次矣哉夫孔子舉仁義莫先于文言文言既並舉必求聖賢之言有所偏及而專主者非也欲人從心攝事則多言仁欲人體事得心則多言義耳

卷之二 一八

學惟孔孟即後之首主敬者就心之亶亶常存而精也揭良知者就心之惺惺常覺而言也常存常覺非有然也所存何物所覺何幾惟仁義也主敬者無體之禮具知者無雜之智聖人言天下之至順而不可惡本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義也齋戒以神明其德禮也智也然而不齋戒神明則此心無以著太始而作成物謂仁義禮智判然而四非也謂四者迭興維世亦就三儒之統而命之耳三儒者知夫道之無可執端宗美次之者之有所主遂以主敬為禮具

知為智亦非也良知智也主敬未可謂禮也今天下仁義禮智具在執事窺見其微乃求所以繼禮智而維仁義意者其在信乎仁者心之不能不愛者也義者心之不能不裁者也禮者心之不能不敬者也智者心之不能不知者也即以良知論良知者所謂不學而知者也如好色而知必好如惡臭而知必惡如蹈水火而知其必死如饑食渴飲而知其必生如取如携而知其必在如赴如歸而知其必不容以不至是以純物而理明反存而機著心自不能弛于淵

卷之二 一八

物而性一無所滯于流行品節之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不介而親志一氣也動作威儀之則蚬飛蠢動之類不言而應氣一志也深而能通知之根也茂而有間知之理也於穆而不已知之通乎晝夜而神也是故學慮者偽之始也不學不慮者貞之固也孟子于孩提之愛少長之敬見人知之良而仁義之性禮智之實皆是焉故文成之良知即孔子之貞固所以幹事所以起元非專言智而信不足也治其學者殊不信耳異動雜施以為仁庶幾

勇憤以爲義禹行舜赴以爲禮耽玄遠事以爲智是
孟子之罪人也試一動其良知然耶非耶此或世之
所當亟維者也

第四問

大唐虞讓而巢許蓋商周華而夷齊餓雖率土願臣
之世未嘗無氣節也而不聞其氣節爲風俗焉明良
合而賡歌進繼述難而訓詁作雖熙明紹業之朝未
嘗無議論也而不聞其議論爲風俗焉金馬隱而清
吏傳生芻束而高士著眉山達而洛黨攻雖氣節議

市南子

卷之十八

十一

論之世未嘗乏風流也而不聞其風流爲風俗焉夫
歷代之君開國承家章志貞敘豈不欲一道德萬世
無弊而其後乃俗異尚而至莫睹其端至勢極重而
至莫操其反者何也齊魯之弊也不于其末而于其
始惟聖人爲能知微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然嘗慨而論之風流非屈業之理清淡失舊物之圖
其誤國則無辭之有矣至于氣節議論猶天下之美
名也東漢之氣節亦足以存漢而漢亡非氣節也內
淫之必潰也南宋之議論亦足以維宋而宋亡非議

論也外膚之已剝也若夫諸賢用壯之固而尊所聞
之過亦不能無責焉然而梗概猶標于氣節學術猶
存于議論彼其嚮然成志畫然成理亦各行其義之
所不容苟而陳其道之所不可徇是以動乎當時傳
于後世亦各有所至非苟而已也國家二百餘年
聖賢之君繼世而臨天下天下有世臣僕之理然且
幣聘之風代有舉行禮樂刑政同民心而出治職守
功分繼官刑而作戒天下仕者宜無出處之可裁也
異向之可執也宜乎欲揮摩屑玉而有所不暇給也

市南子

卷之十八

十三

初或徒倚山林或激烈朝著或風議要津或從容散
秩夫稱治之風俗一也道也極衰之風俗亦一也勢
也勢不能無所趨亦不能有所兼何今之兼之而未
始有以名也蓋漢之氣節愈世之不濟今之氣節恐
世之不稱晉之風流以飲玄理今之風流以飭曠官
宋之議論遠于事情而難收今之議論非浩大而無
當則草野而倨侮成之以終身不就之高則戚探之
以誠意正心之學則踈叩試之以崇有黜無之旨則
茫然無以應雖欲名之其何以名之哉夫世之治也

天下遵王義而已遵王道而已必數傳而俗尚未有名也自上有所倚下有所矯而其末也俗成而名以立俗成名立則已衰矣而乃沸羹螭蟾似乎雜然有欲而卒無名夫爲下可述而志則易變也士而不可友物則義不一行無類也是以生無不可奪志死無不可奪名而誤國不救則有不可見之憂得不慎與

第五問

統聖典莫若經推移王事莫若史經者萬世之常

制南子

卷之十八

十三

行也猶日月也史者一代之制作也而經行乎其間猶星紀也古不有經則史無以稟權度出法則代不有史則經無以備天道決人事其不足以領父子君臣之義而凝精粗之體一也自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以爲之經即筆削春秋以爲之史經史之當並行向矣春秋之爲經也後世尊聖人之義然也其先固史也可見經之中有史史之中有經視作者何如耳夫自詩書禮樂以至于今經之傳非一也而十三經爲正餘則緯耳雖多奇而可事而明堂之典不存焉自

春秋以至于今史之行非一也而左司馬爲奇餘則

穢耳雖多正而有紀而名山之意不存焉夫王弼之

于易也孔安國之于書也鄭玄之于三禮與詩也杜

預之于左氏何休之公羊范甯之于穀梁也邢昺之

于孝經也郭璞之于爾雅也註疏非盡出漢儒以爲

經之失者得無以群籍之出皆漢儒推轂之耶然其

治一經不牽溺于章句不緣飾于文章或已皓首玄

心猶得萬里覓師期月而反遂乃直窺造化之精而

玄與世數之紀即宋儒元會運世未嘗不先入其範

制南子

卷之十八

十四

固亦何可及也司馬遷兼總上世創爲列傳名稱作

者或者以其有所刺譏挹損之文辭用相詆訾然傳

聞志怪宜道鬱結構杌國語之類已然矣史意正在

于此後有作者雖奉命從事此致不可少也我

國家表章經術尊崇史職可謂游神五帝之風注精

三代之治者矣顧經之明也自學官始勅以漢儒之

傳不若宋儒之醇功令所布一遵之矣今學者固非

軼而涉漢儒之傳也乃竄而剽釋氏之緒餘耳聖賢

格致體驗之旨必強而從頭悟歸靜淡名理易竊玄

此猶難犬馬之肖而畫鬼神之情狀也經之
士晦之也有司程士曾莫之懲且喜其異而亟狀
之矣夫祧毀漢儒而祡禘二氏豈所以爲經乎史之
信也自道術始 國家精簡史臣皆道德文章之彥
是宜跨駘馬班而仰接春秋者矣乃數舉而復輟何
也蓋金匱石室之藏而奉命而作則質直難龍門禹
穴之助而秘館而纂則蘊藉難幽遐之恩綿邈之會
而分齋裂帙以求一致則協慮同聲難夫自鳴謝遷
固而秉筆又不若唐宋安能以爲史乎誠欲正經從
制而求道德之同可也誠欲脩史擇一入之才
而十年之力可也然後道術明而祡命永懿美述而
制作傳五帝三王不足慕矣

第一問 會試

君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夫天地何心而生物哉惟
是一氣之優游兢惕于漠垠之內續紛者鬱勃者上
而無所于遂下而無所于泄往來龍從于是蒸釀而
爲雲焉蓋其盛哉若是則亦何窮之有然而元亨起
于復後混地循于章息豈元化之運亦有殆盡之患

與而况乎人也夫人之氣國家之氣皆天地之氣耳
紀天地以元會紀人以壽紀國以歷何也蓋其說有
三曰稟儲有偏正培養有渥薄調理有得失即養純
理得矣而涉世之深百年無不改之度閱君之衆數
百載無不壞之政雖人事哉亦盈虛消息之化不能
違焉雖然秋冬者天之所以息老物也而物有秋英
而冬壯者王克謂秋冬非以息物物之期節固有至
不至焉觀化君子知盛則必衰衰而可盛皆氣也於
是懷綽綽于無涯晉棄餘于欲盡皆自其密移陰觸
之際而預維之返之由是人有久視之策而國有過
歷之祚何也宇宙間之旁礴彪炳者惟氣耳氣無形
則有寄有寄則無期所謂元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
人能久視而不能終存氣之分也爲物則不容以不
化若夫國家之氣蓄在億萬人之心心人心一于皇極
則元氣合于太一苟有道之長即敵天壤可也然而
有千歲之壽而無千歲之歷者人心最難合而易分
建國每數百年載必分之數而乘保合之敵鮮不潰
者夫身之氣容有盡也合人心爲元氣則無盡也然

則謂之衍之以敵天壤不亦存乎其間哉 國家
之元氣也關乾坤而反日月稟儲正氣 刑重重
仁厚典英武世出培養渥而調理得矣至我 皇上
開緒三十五年威靈昭于外 慈惠篤于中福瑞
于表極不啻網緼而翔洽矣而觀化者有深憂何也
豈以過者 主則正而人未安與夫氣衰度改可
也國之患莫大於指臂節族如故而其內耗削而不
可為若蘇子所稱舍扁却走者是矣然猶未也愚謂
起居飲食無以異人謂病病者不知耳若夫旁而伺
之迫而察之豈必舍扁左右侍御必有久見其微而
莫敢告者何也中乾外疆則必起居疾而飲食數也
扁鵲之却走于桓公非扁鵲神也桓公之左右久見
而莫敢告耳是故有培養之本有調變之任夫人心
之不安元氣之削微久矣無形云乎哉無形云乎哉
第二問
天下有任人之君然後有任國之相而天下之政乃
始可以綱維振作而不至積弊而不可詰君人者謂
我有柄官有職即不假之任而切其責臣亦何敢

所合以達德意故不任人者 二 尊貴人弗得任清必
好偏貴卒之群臣救過不給而課績愈虛何也弗學
任則貴散矣好偏貴則任輕矣君自知其未嘗寄而
弗語策勉姑處于玄疑臣公知其不可為而引咎分
其罪下推欲返精明而益綱其廢弛此立典程書之
所以殊也且夫周監夏殷盛王也我 高皇帝舉
而德運自承宜直紹黃虞成周爾而
之廢弛為成此其過借秦之智有涯 神
之無倫樞機凡內外揆牧之地 神
之時大都率任輕而貴重其本統也
之巡行卸重辟如京師事必請 也至市有
死人案驗者城門捕尉之事耳而必 聞而後墜繯
不行部廉守宰之不法者耳至縣令與一利動千錢
以上必具其議使者監司聽使者駁行繫附焉或
都肆一收納而必兼數使或失在分職在專達而并

坐長官蓋交制幽防若此之備也要之天下之勢欲無一不攬以爲精也繼必若故常而無所精焉欲無不任以示重也繼必若文具而不知重焉貴時之總則分者不必展其能貴時之分則總者不必領其效所以綱紀相攝品式相維而莫敢以一人亂者此也所以功舉相循簿書相應而卒成天下廢弛之漸亦得無是之故與夫國初本統雖嚴而人則未嘗不任者若太祖罷中書省而任六卿夫六卿分職以率屬周制也安見分任之不致太平乎若成祖

而南平

卷之一人

二

第三問

夫世所賴以敦風尚備勛烈以有裨躬月世之君子在焉而寃也風尚以詭勛烈以卑則亦所稱裨躬月世者非也不可不慎也于是揭道真定功分融天下之非介而一其趨長世者宜兢兢焉今天下退藏之出卑言恬樹立之士率言脩何其藉藉也二者且有異乎凡人及其性命之情則不恬若夫以分內事畢其性即堯舜亦浮雲也而安在脩之非恬乎人失其道德之職則不脩若夫以天下事爲已任即缺畝亦堯舜也而安在恬之非脩乎蓋天下位而已矣位以可而二

卷之一人

二

脩乎此皆才不足脩而逃之乎恬志不能恬而托之
乎脩始以自益而卒以亂天下天下何賴於若人哉
然而非盡君子之罪也所以致率而獎勵之者存乎
士焉我國家顯行遂節列職擢功士矜夷由之操
官務伊周之績不啻盛矣而邇乃憂其恬者躁而脩
者惰何也蓋二者始不欺其志而後或取世資而獵
華譽不全無故非向所以風厲失也乃今所以沿而
貴之者未焉必也其覈名實乎以儉素爲徑者布被
尾器而陳崇階以經濟爲媒者抵掌流涕而來要擢

市南子

卷之一

三

是鐵水飯塵之喻也何可徇也其點浮薄乎談性命
者鄙文章事業爲上其驚詞華者輕砥節累功皆木
強是揮塵標榜之漸也何可長也其抑奔競乎山中
之駕既拔逸以爲名門外之駟亦養交而憚譽是啟
躁塲勉之夸也何可縱也夫世大人君子自謂賓名
處實豈甘浮薄榮奔就哉是必沿以爲至恬至脩而
未有以析其真而合其趣也是在司權衡者一返焉
以無失 國家獎士課吏之意而悉登之三代之隆
巴爾

第四明

皆考鏡千古世之隆也未有不以君子其衰也未有
不以小人君子小人之辨峻矣雖然出而足亂世術
者小人也出而可以附君子之名而不能爲小人之
實亦蒿思國恤悲歌世務而卒浮沉俯仰以繫天下
之事者是世俗之人也其爲敗寇不下小人而世安
焉何哉病在于惡小人而失其實爾惟恐小人混君
好不能以君子用小人則我所以陶鑄群品而因任
變能猶未大也夫小人者非必後之既天下者泥也

市南子

卷之二

三

謂其才有足自表見而特不可以宅明命而當神器
故是材焉既天下者或亦用其人而不適耳君子大
受小入小知仲尼之論定矣君子授之以所能受小
入試之以所可知用天下之大權也而致疑於小人
之用不用者何紛紛主用者謂包荒馮河主不用者
謂勿用開國比陰陽之不可無也則不思陰陽之相
刺比米炭之不可並也則未聞米炭之相受皆此持
論不博而不足語于用天下之權者也豈寧爲用即
君子小人之辨非易易者若周名佐有元聖而多材

藝有懋德而勤小物大小何分耶蓋技兼於事事兼
於道小不可以該大而大原可以該小然則仲尼所
謂小人固非後之既天下者流其所謂君子亦非後
之沈浮俯仰之中而一標自見者耳倘若大位無
言之石建乎即數馬何取於慎若方隅失守之房琯
乎即酌水何取於清北海流散則烈秋霜者坐上賓
落拓已矣陳陶與敗則風流沉整者空中自咄而已
矣君子如斯曾不若陳平之屬負遺行而旌旂常
與建瓴之輪豎清名而既社稷然則用天下者將
何取乎吾謂君子而必可大受乃謂之君子不然
反以知也小人亦可大受何斬于小人不然是非
其小而不知也苟治之大盛用之俱適則曲逆陳湯
之兆皆得出其奇以安社稷而讐遼竟驩堯共工之
惡不敢不盡其智以間禹稷而亂唐虞故唐虞若天
地之火焉仲尼之必誅聞人者或魯之衰非唐虞未
可勝其惑亂而無亦聞人之行固殷浩盧杞之倫
不足材用者哉宋儒又曰誅聞人荀子之誣也不可
考也要之用天下者無徇君子小人之名而各失其

寔斯于治也宏矣

第五問

執事之問曰後王有所成名而建國貞于不拔鏡
以來混一天下之勢感秦建威戎狄北却匈奴七百
餘里南平百粵甚至強也而二世以潰敗偏安削弱
莫甚乎趙宋徒以紀綱不墜數世守府斯亦存亡之
幾矣今天下承二皇迅掃之烈席列聖累洽之
休加以我皇上布昭之武順治無敵四夷蒙息斯
而而也而執事復采私憂於耶忽察弱徵于輝
赫是豈果稱曉近而過計虞周之治乎哉蓋觀千
宇形勢之外而欲復國家精神之所以仰禪萬
其志也愚請陳其崖畧今夫建家者自祖宗積德
蓄力世以滋大鄰有戒則震之有不軌則兼之豈非
世所稱亢宗強家者哉然而識者過其門而悲其弱
何也見其亞也旅也盛于文疆也以也愴于武主伯
之精神與羣下之形體似相攝而實不相浹雖方強
有弱徵焉維家則然况於國乎夫國所以立疆於萬
世者非以遼竟之威武也以廟堂之紀綱也非以守

受害有信臣精卒也以奉法令有源愆之吏而明察
之官也要之人主之精神本焉精神振則紀綱肅矣
紀綱肅則奉法之吏勁矣奉法之吏勁則民柔矣民
柔則國強矣何也用之于禮義則順治用之于戰勝
則無敵也是故秦強而折事四夷而內治竟無足道
者宋偏安削弱而延數世徒以有紀綱在也夫宋之
紀綱也非強矣猶以安削弱况強精神以強紀綱而
國勢不戰洪唐而煥虞周乎哉今也一卒持教育有
不液唯朝禁令盟邪不踰速紀綱強甚矣初以
市南子
卷之十八
三
為弱非謂形體之不攝也謂精神之不決焉夫精神
者身之上有何不以聖祖之精神為精神哉而乃
奚血不加重聽納不加敏罷言利之臣難于轉石權
直諫之士高干抗印天下凜其齋居之慎而不獲
快于明堂之公紀綱雖布人意其磨厲之精神不存
焉主之精神不新故奉法者之志意勿一御委其轡
馬給其銜崔寔所為太息議論徒多聲容徒餘宋臣
所以寒心以如故之紀綱而益之以日新之精神則
皇上之威與高皇帝之烈雖萬世一日可也

南子卷之十九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表

擬

上特召何真入朝賜宴仍賜白金文綺授真江西行

省參政謝表

洪武元年

以天地重新

與主出於鼎運風雲四集外臣入荷泰交康侯之錫

采之一九

既蕃樹屏之司猶重依歸甫慶量入增憂臣真

誠惟誠恐藉首頓首竊惟神明統在羣雄適足

以驅除天子道尊四夷皆爲之設守當草昧建

侯之日政英豪擇主之時聞越率東海以辟霸

主睹赤符之天投寶融保西河以待明主肅丹

詔而風行彼其從則有功皆以篋而後此顧釋

縛之禮既遠猜疑之世爲多徒聞萬里賜書溢

尋常於德意希得九重特召覲咫尺之天咸實

賜惟出口而無窮任寄鮮悉心而不貳每若鄉

不諱以無非罔用之恩至如漢徒齊王祗是奪

和之術未有開誠委重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陛下神勇無敵睿知有臨 曆數天傳接河

洛龜龍之正統聞餘電掃洗幽燕羊犬之妖氛

陋漢高豎子成名介馬之功不過五載似用發

諸侯視政舟兇之會十有三年誠間關百戰而

盡敵爲期雖放伐千秋而驅戎最烈若猶讓帝

今始改元王用三驅既緩前禽之失師勤四討

功最後至之誅真挈瓶非知守山南以入版圖

采之一九

街壁無生障海上以待鉄鉞意期不獲選充之

罪既荷優涵欲令來觀上國之光特屢 寵召

沐猴洞洞俾修虎拜之容率獸踰踰與聚鳳儀

之樂張皇空近日未遂舉頭宴樂自需雲俄驚

滿腹已知嘉果之命旋蒙稠疊之頒匪望匪輕

識重價於三品以妻以非誇報章之七襄豈謂

赤心可推與以見情之物抑欲文身就化忘其

不稱之火餐食畢而贈賄行儼然先禮後刑之

貌自聖而文章審究若斷金請哀之恩不勝

極備於來朝新 命適分於出鎮惟茲分楚之
地適當僞漢之餘荆棘生乎大師最苦華離之
一境藩屏責諸小力安能盡保之多方夫敵務
宜藏猶曰暫假以聲笑而素絲欲托意宜姑試
以貪饕斯因 聖人之無棄物而 大君已有
成命矣臣敢不與萬物快覩從龍自近乎文明
奉一人無私害馬必驅其泰甚感國存乎亡國
之虜勞來惟恐不堪思拜嘉於受命之先保障
猶難以報伏願 一朝偃武四海同文有頌未
可月二 卷之十九 三
母格以兩階干羽無違不貢盡歸萬國衣冠卜
世千年周祚之多始於今日克君克長漢封之
遠以及萬年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
擬宋以司馬光知諫院謝表 嘉祐六年
嘉祐六年某月某日具官光伏蒙
聖恩以臣知諫院謹具 表稱 謝者伏以
帝德罔愆益重弼違之佐 王心惟一專求司直之
臣多賢竊附乎連茅一節誤收於采非從繩墨

忠補表慮材實備柔則臣光誠惶誠恐稽
顙首竊惟天子聽不擇言是以人臣諫無專
職崇為四輔股肱即耳目之司賤至百工藝事
亦箴規之具上者以石投水渾成一德之交大
於若礪斷金尤著同心之雅自世有言責至士
以諍稱近不諫謂之尸位遠而諫謂之調君功
分大明較若典衣典冠之禁大言入則望大利
小言入則望小利忠信勿著居然責券責契之
心建明之致既殊遇合之途亦異或賜劍裂車
而忠卒殲或解衣折檻而直始旌輦忽止而郎
遇遲暮者榮其拔擢國越對而君喜賢重者惡
其善諫然則人臣不得出位以陳匪隘其途而
實責之當物勇恐人主不能虛懷以聽雖列其
職而又禁之直言徒取備官易名諫院茲蓋伏
遇○○○○孝思不置仁覆無疆 祖宗
歷世人心常有餘於青泉惜天地四方物力每
不盡以遺民瑞豐年實賢臣敦恭儉溫文之實
入拂士出敵國顯聰明神武之名是以康阜聞

問不藏爲富懷來邊壤不致爲威 主德清寧
日懼躬疎藻斧 朝綱整肅時思道有堦輪謂
若欲聞非在繩愆糾謬之臣面折廷諍愛吾之
過不得愛吾之醜而士能立節必誠意正心之
學力行躬體修之於家孰肯壞之於廷用大諫
四十年居者必賢而明效屢著察微忠一二語
忘臣不肖而榮擢攸加山納 宸聽署擬四門
之開紀綱 帝簡班聯一院之英邇來藉藉相
承若范鎮唐介之孤操俱難繼美昔者師師共
濟有蔡襄王素之立 命猶易揚休今也愚臣
獨當重任萬里久甘於朽卉三章幸免於誅夷
豈得士者必高其名擲千金而買駿求言者先
作其氣假一式於怒蛙訥讙雖非直骨之真膝
肢頓作批鱗之勇自分弱材當轍憂折臂肱共
知 睿意轉環喜徵眉睫蓋漢帝唐宗盛矣迺
國家議論正靜衡議 熙朝天聖嘉祐遺哉而
始終聽納和平有 今非徒愚懇之異效
允矣太平之美詞也今深居而百官罕稱於

咨諫因虛言路而六典莫專其封駁恐羣臣卒
乏臯夔之德將域內終疑堯舜之心豈所以協
羣情臻上理哉臣自惟疎庸易竭莫可鞭箠顧
仰知高厚難酬何辭鼎鑊置諸散秩尚當告則
用圭寵以要津敢不直哉如矢替襄密勿欲辯
仁明武勇之具計慮本根必先
宗廟社稷之主功令雖一求一應恐亦循資襲級而
意自違疆場雖數警數寧得無作好中軍而
若徒飭愛時汲汲真有謀遠保業之圖思日
孜孜惟知務實謹微之進儻敢涓埃之報寧營
天子之軀伏願有大能謀無微不謹宅精於穆
天行不見其端齋戒神明性定愈藏於密當純
王政洽獨窺平陂往復之幾乘君子道昌豫防
消息盈虛之漸言如綸言如綍動靜光明朝野
不驚仗馬式如金式如玉威通靈赫郊野並狎
遊麟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謝以 聞

擬

上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楊榮學士楊溥入侍

以御製述先詩九章并序奉本賜之內諭以開

創之難守成不易宜盡心輔導謝表 宣德六年

伏以 睿思重淵仰 闕乾而起孝 德音載

永俯交泰以作忠興邦屢洞乎一言作輔實慚

於并力親承益重協贊知欣臣士奇臣榮臣溥

誠惟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國家襲隆無替難之

見則易易之見則難上下交儆有幾后克艱惟

臣臣克艱惟后自承日月蕃豐之久罕念雲雷

卷之十九

之初伏安罔動於思惟勤苦身形於歌咏

津涯無涉徒深恭嘿之憂抑且堂陛不通

之相能遠緒於前寧臣固當不令其承而豈如

下濟之朝得對揚其中惕是以中庸之佐若策

勵於無新高世之資結續思而獨遠帝緒自恢

於繼體臣何力焉公輔弗荷於同心躬無措矣

何期部拙得遇龍光茲蓋伏遇

陛下天生運者之明彰其 聖作祚隆宗者之

德翼被 祖功當郊藪已麟遊憶乾坤於龍戰

帝王復中國蚩尤之滅非奇天地闢文明唐侯

之八斯盛密樞機周品式投戈而經制悉宏布

元氣翔仁風定鼎而敦龐以樹既席子孫萬年

之慶可忘 祖考再世之勞則天難名而功敏

惟歌故述之詩而盛德之形容斯美元首將歌

而時幾先勅故爲之序而 聖心之細繹有餘

謂一唱三嘆羹牆之見竅真欲同寅協恭梅樨

之資尤切自天寵召披 袞藻於崇居特地嶽

市南子 卷之十九 八

頌進臺衡於近侍鈞文飛動新甲淋漓瑤響傳

吟古情稠疊聽唐堯歌九敘聲如簫奏之成觀

子夏序三詩理似繭絲之秩賦侵周雅儼目擊

於 先朝聖道商幽恍神怡於清廟深長之感

既奮懇切之論尤勤精義守成自是矍伸於有

密責忠輔導頌增盛負之疎皇蓋臣士奇等謹

幸休明抱慚衰腐疑永有族却無實堅實好之

嘉若鼎在廷豈堪鉉玉鉉金之重慶素孚於一

德已覺竭才奉新猷於九章深虞負譴

聖主不棄其靡及而親賜之策愚臣敢愛所欲盡
不告以圭雖一人之德既極於天將三子之
撰悉傾於聖已矣伏願就業罔間乎契無私悖
裕覃敷令庶民默翺洽於咏嘆咨嗟之外周爰
廣厲使羣衆舉明作於奮庸熙載之中二祖
無疆而四海大幸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宋從侍御史趙抃請召還重臣蔡襄等十人
謝表 至和二年 伏以

市內子

卷之一九

九

泰運基隆天廓包荒之量乾剛不斷人欣利見
之期淵衷偶借於一言浪跡均蒙於再造光遠
有耀德厚無疆臣襄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
惟極治之朝非諫臣不能無壅敢諫之士雖治
世未必皆容計則忠君輒不利其輔佐道雖
聖或未妙於將承喜願惡逆之情去拂士十年
而亦可背公立私之勢察直臣一日而不能
被譴於天威復崇增於日隔錮之朋黨誣以
尤俾一折雷霆慘沉寔而莫霽即終閭閻

危淺之先傾可爲傷心難於屈指故宗杲永嗣
祈無放逐之人苟禁閹長辭終鮮召還之事非
謂羣邪塞路知舌在而必鋤正恐分正盈津等
毛亡而莫數積薪且嘆斷梗何爲絕成荒亭
甘心於敵蓋危州遠郡亦絕望於遺簪曾供
之希逢况數盈而竝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明天縱恭儉性成延英邇義之論思潛
心至道天章龍圖之召對銳意宏謨求言實
切於懸輶受害何難於止輦顧信而諫者用圭

市內子

卷之一九

一

必以言前悅而人之忌器亦防在側此古昔納
忠之要妙乃襄等率意於愚愚深宜鼎鑊鉞
之誅次則魑魅魍魎之禦猶叨度外尚廟宴
中大臣等之出有年而治恒加盛是臣等之
入無益而死有餘榮何期省贖於惠文忽爾賜
環於謫籍熱忠傳火頓令棄燼皆然汪度納
流誰道逝波不返十人均竄不謂孤忠一旦同
升眞稱異數粵惟天聖明道之際卽有仲淹宋
綬之倫始用諫以遠遷旋被徵而內補彼

抱將相之偉畧建夷夏之殊勳豈若十人邇無
一效意者任臺臣以直而先詘其請還之直何
謂臣職得行恐朝士不忠而故錄夫獲罪之忠
庶今士心知衛社臂已折假一式於前驅駿骨
空存鼓千金於後至且也生還死報臣子必無
愛於倖免之軀或者蹤釋安融 朝廷亦可其
其老成之用一舉兼數舍 玄思久動於中片
言若寶機太美復歸之下頑康就奮朝野欣騰
臣等竊思某也承施或有聞於苦狀時于達茹
肅正見於彙征未有廢棄一疵召還候項匪尋
舊狀似徒骨鯁之憐何謝彙征別有根株想
殊榮適音異遊惟今臣等敢不一唱九隨用以
歸道後可此在土於濟時雖戒沽名天性之真
曷易弟無過正宜方之壤必糾知事君不盡在
言願就列各陳其方何妨再逐敢效三誠伏願
深照聖恩益恢睿覽昌言拜之易行之不易登
類進則難退則非難有長必消秉君子用壯之
時而預防其敗無平不敗 撫帝載維熙之運

禮樂興百年之積德中正斯化洽無言美
台之其間而祚長有道與周曆以俱錦臣等無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皇太后因冊立皇太子進徽號表
伏以龍虎增壯表九重稟祿後之謨鴻號自天題
在之英實震震吉吉史標奇恭惟 慈聖
朱之一方
聖明壽域獻皇太后 陛下博厚則明直方
於月望垂休愈懋於日新慈聖承恩
見丕基之定鶴鳴子和旋開好爵之湯蓋德與化齊
我朕號名其廣大然號為功表不容不極其尊崇
朝之寶具存二之華哀為盛方之繁美未盡休嘉
太上難酬動舜衷之懇惻無前獨斷曠月禮而尊稱
辭合安良卜之以壽動為文獻冠之以端可名信邁
乎常名太極欲臻於無極擅當今之創見誇振古而
希開慶譽維新九有仰坤儀之嶽峻徵音獨盛萬年

隨鼎運以川流臣某望瑞長秋揚芳奕世願孝思之不置見慈號之頻增至於再至於三顯赫齊天而木已得其名得其壽榮光應地以無疆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奏疏

擬上

君臣交儆修實政以弭災異疏

臣惟人主以一人儆百官易躬自儆難人臣以百官儆一人易人各自儆難交儆易實修難非

由南子

卷之一九

三

修之難也率議言儆而莫之修耳惟交儆故相遁而不知天變不弭不可欺也邇者災異衆見矣姑以水論先是二十一年

京師水去年又水益甚焉壞官寺民舍壓溺人民不可勝數連充潦而南今歲留京舟入九市外奄吳楚之區四國一壑夫兩都水

祖宗以來未有也今且連年北畿之水雖發屋傷人稼未必盡也東南之米聞而轉之反爲賤徵乃若三吳玉食

一人冠帶衣履天下三楚熟天下足此皆

國家財賦之窟而命脈之關也並時水害則數千里無一粒唯正不供自救不贍四方何以賴之夫人留都則根本震奄吳楚則命脈危此其災豈特著明切近已耶如是而不交修共濟有載胥及溺已爾修之何如臣愚以爲百官之政

一人之政也儻人修其職卽主收其成儆於有位爰至勤君政故非交何必責實乃今之官政則可謂極敝大壞矣然修輔致災異皆諸臣之罪顧

百兩二

卷之十九

十四

天下公知其罪也莫可誰責卽諸臣相對發憤流涕人人奚啻賈誼劉向之忠第感慨不衰玩愒如故豈其發憤流涕僞與非也網弛而衆莫任承其愆而一二振之無從爾其原起於

皇上制取羣策壹意耗損豪傑之氣而糜其心以爲天下有文具無功用率作省成之意蕩然夫謂文具可持世無事耶則已誤

國將壞至於此矣臣請與諸臣同上四要而推本略殊首亦曰補大察夫大察不補第曰無以盛

公輔跪仕路關治亂倫未大耳臣以為張維振
國之本在焉何者凡人臣之義難進而易退矧
大臣乎故卿相必有貳有稍失上意或一被羣
臣指摘則眷雖篤義必不復留維承乏補闕即
有人故得去也具瞻者體重而節全更進者志
新而業勵是以帝載常照自

皇上十餘年以來師其成心握其定柄新推者必不
補見在者必不去部院之堂往往一人夫此一
人賢也則妨賢之處方深此一人不肖耶則逞
不肖之心益肆賢者請告不予獨勞宜矣然蓬
混於庸羣之罔不肖者引退亦不許苟容幸矣
且後附於骨鯁之眷用是賢否淆亂至小臣以
頑鈍詆大臣冒上無等竟不可問夫頑鈍誰甘
之者此名實

皇上與之往大臣未有與小臣嚶嚶辯者人言甫至
即不容一田安其位故辭辭而得留將復起視
事必不容醜惡默然而已也故辯言不已辯亦
不已往者息已微詞所不能加今辯言不已矣辯

皇上至矣矣辭至固常觀形者得不頑鈍相目臣每
見公卿遭此莫不拊膺頓足澀血陳誠祈速死
以謝天下然而不得去者以

皇上不厭補也印無所委孰敢解綬而行且夫新沐
張冠新浴振衣人情也業屢汗之矣知

皇上未必心潔之也
皇上特借彼以成執愷之柄而彼亦已委其身以為

彈射之招不惟
皇上之天下臣之即彼亦自事變入仕平苑國四

維其此為甚夫公卿所以由棄羣屬外朝就收
而後使不得自維其身四維所以治百官而內

外俱毀
陛下後何所恃以鼓舞責成天下士哉故臣以為補

大僚匪徒收迭進賢者之利實可以坐首臣無
不肖之名大臣節則小臣廉小臣廉則庶事理

此張維振國第一義也二亦曰下考選或以考
選不下

皇上怒其妄言輟臣怨其謗已臣以為皆時也無論

皇上輔臣無怨怒心卽有之見臺省耳非待

命諸臣也往者臺省之年例數都課嚴猶知有宰相

鈐部在焉頃以人少議志輒從姑息則勢日驕

建白不必當自簡不必嚴言過聽輕

國是亂而官邪滋未必非此繇是言之新者一日

不補則舊者一日驕新者謂

皇上輔臣遷怒而豫怨也則激於忠憤矯枉而過亦

豈能無太一舉而驕其所怨所怨激其所柔卽

輔臣樹壘必不然故政府屢揭誠苦也意

市南子

卷之十九

一七

皇上漠然不報徒謂其言無當治亂此屬可從容徐

議爾臣愚以爲

國家賴

祖宗制度綿密相維不亂非常之經濟議論不必時

有第糾繩彈壓其不如制者卽天下治十年以

來大臣不力貂蟻暴橫節鉞姦欺以致財盡而

民怨蠹積而兵耗臺省言過當則有之然所言

無非是者令

皇上一一採納十年天下夫豈若斯故治則不見大

壞極敵乃知臺省之言未嘗用也且今待

命諸臣何如哉凡天下人才輩出事形歲易此諸臣

又十年以來所明試造就士也識趣豈必同居

常感物論之失平悼彈文之傷雅者有矣一旦

樞機復正徑實不啓朋黨不分條畫駁奏庶幾

粹然一出於正而犁然有當於人未可知也豈

非

朝著更新一會哉是故

皇上之不下考選與不補大寮也一也皆羈縻其舊

市南子

卷之十九

十八

而不行其志不用其言以爲無當治亂不知亂

形已見而

陛下莫之察夫欲責言之當先廣其人欲銷亂之萌

在遣其使此飭紀安邦第一務也三則曰決黜

陟夫卿寺添註藩臬互銜從昔未有今何其紛

紛也此其原與不補大寮同蓋部院不轉則外

督撫內卿寺壅待卿寺者又不知其幾也故添

註出焉督撫不動則內卿寺外藩臬壅待藩臬

者又不知其幾也故互銜起焉添註之濫至名

給事御史而久不中丞互銜之通至太守而居
然憲副此皆可爲也乃若部郎九載當參政出
矣參政數年不

報何以待之未聞竟以按察使行也此誠苦事間亦
有幸而人不知何者人有通才有各宜之才或
宜所居不宜其所遷則久不遷可以掩拙人槩
以淹久而憐之彼居之或不苦而人憐之則甚
寬於是久之實又有淹之名或行能可不遷
顧以是必遷之矣夫敘遷小臣耳久亦無甚利

行南二

卷之十九

九

寬之亦無甚害至外有督撫其重猶內之宰相
尚書也秉事既久用物既弘則雖方叔召虎之
才可施瑕摘雖舜禹皋陶之德必敦遜讓蓋過
門不入將父不遑謂天下非彼不可耳今爲彼
者易需彼者衆被劾十有餘年不聞罷黜後賢
何以進不肖何以懲基大臣之頑鈍啓百吏之
玩侮疆事決裂未有所終故愚謂何必大察凡
內外大小臣工一見推當卽

報一被論當卽汰不然胥天下豪傑之心解而廉恥

之節壞

陛下誰與共爲治哉昔人云能否不別則砥礪衰砥
礪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夫舉
人臣之品格微則

國隨以壞此不可不亟也四則曰委聽斷夫相秉
國成曩且有臺省之章平而後入者今何其悠悠
也此其機與不下考選同深憂者謂章奏留中
中恐漸不可測愚以爲

皇上之英察且無慮焉彼軍國大事未嘗不

行南二

卷之十九

三

報議也議久不成聽斷無所專屬故爾夫中外之情
形利害之爭辨非揚確必有偏贅而不知非裁
決必至積癰而待潰

皇上久攝深宮召對論列未可一旦而幾明矣則不
如專以責之輔臣大者如邊餉之急司農請借
開寺執不借宜卽付政府集二署之長平其可
否多寡而定之如西南之士曾點議撫蜀議剿
宜卽付政府察兩省之微酌其功罪予奪而決
之一以濟目前一以杜永久此皆聽而後斷者

也不踰句可也如屬國之立法當猶國人安其
庶宜亟令政府因國人之論以安之如東北之
撫鎮擅棄地擅欲開邊宜亟令政府遣繡衣之
使按驗之宜責之一以肅中國一以安外夷此
皆斷而不必聽者也不踰日可也旬日可決之
機輒留爲千百年巨測之禍豈以言者曰某類
怨必有警也既而帖然曰某方動非

陛下有也既而如故爲是不加急與是又非然凡事
未有無因而言者脩之則幸而不驗聽之則不

百兩子

卷之十九

主

寧而中中之速則禍小中之遲則禍大與其大
亂而復云小竊寧泰山固而曰土崩况今所須
議又非朕兆影響之間已耶故愚謂考選卽下
聽斷不專委將議論益廣而調停益費官府之
積孔封域之隱憂終無愈時此不可不亟也夫
今之官政之所以壞內則曹郎之屬非能亂也
外則郡縣之吏猶然稱治也第統之者不清而
糾之者不肅

祖宗制度在九服未甚失也

朝端之上則無一不失其初識者謂天下何事但

祖宗之制悉復則今日太平其不復者政府失主持
之機臺省關議論之本今四要舉則數者之端
悉變矣官飭其屬人舉其職尚安有不修不實
者哉若夫

躬郊廟之祭時

朝講之御罷權征之使收闕監之權

大工當停不然冒費一帑什百亦宜取衷於司空
內帑當出不然供御十省二三亦足少裨於主計東

市南子

卷之十九

主

南獨賑務實惠毋徒擾民南北安懷計永圖無
陰市虜凡此皆

廟堂旦夕所不容緩而愚猶以爲四要得則數者不
足舉也何也今之病精散形穢耳而頭足背指
之勢猶存其相使非不可使也一正其心勵其
股肱明其耳目精神稟貸而不窮血脈循行而
不亂則四肢百節不言而喻而功用興矣內無
二豎之據外無百邪之干如是而災異不弭百
姓不豐四夷不戢臣不信也洪範曰鯀淫洪水

汨陳五行言水五行之首也水亂則五行皆亂
君百官之主也君治則百官皆治故今之政責
在諸臣萬萬臣不求之諸臣求之

皇上非昧交儆實修之旨謂上舉四要則百官人自
儆而政皆實不待

皇上之戒爲災變而修也災去其應則無不省政舉
其要則靡不修愚臣蒙昧未識粗通

國體少裨

聖恩否惟

市南子

卷之十九

三

陛下憐察採聽天下幸甚

請發 內帑以給邊餉疏

比歲九邊缺餉至以百萬計鹽課虧損民輸逋

負大農太僕之積蕩然悉無所於措羣臣請發

內帑以佐急至皇皇也

陛下久不報夫飛輓天下不足以紓邊至厯天子爲

人臣者之罪也且欲捐

內帑無論職主計與否皆非所宜言所敢言者天子

無私藏業有之必以備軍國故也漢有少府水

衡唐有瓊林大盈宋有封樁內藏皆所謂天子

之內帑者也漢不嘗規四夷而少府水衡之金

錢盡宋不嘗賞士卒而發封樁之庫矣乎唐惟

瓊林大盈聚斂不散則乘輿播遷之辱至矣夫

散之以勤遠略與聚之以速近憂皆非也然漢

武猶不失爲雄主今非勤遠略所以救近憂也

發之異乎漢武之喜功不發必爲德宗之召亂

陛下將奚擇乎且非獨賢於喜功者昔漢文節儉國

用克積蠲民租至十餘歲不收繇是海內殷阜

市南子

卷之十九

三

幾古成康刑措之治今上下虛耗從古未有也

而 內帑積若丘山不識漢文大農足當什一

否 陛下誠惻然發數巨萬之貲壯九邊而息

天下物力十年則漢文之盛復見於今矣彼猶

以國用饒今國用乏而

陛下能損上以紓下也其爲盛德不亦遠過之哉嘗

聞開創之君無尺土之資不難輕爵賞以取天

下而富有天下者或大難當前而重興發用非

其有與所有異也 陛下豈以內帑已有也故

忽不發與臣竊以理勢論

陛下皆不得而有也彼人主有私奉養非藉口於周
官之玉府內府者哉臣觀玉府供王之玩好燕
御及朝諸侯之獻賜內府待邦之大用授四方
之使幣供王及冢宰之好賜予皆非私藏明甚
玩好取諸戎貢之餘則入無他孔其官屬於冢
宰則出有常經蓋與庶府無以異自少府水衡
與領經費之大農別而始為私然亦今之內承
運諸庫是已未嘗刻商浚民轉內外庫益之官

百兩

卷之一九

三

中而不用者自

陛下有令 內帑而始為漢唐宋未有之私夫歷古
治亂至我

祖宗皆未之有則卒有之不祥誠宜及此時散利為
義使天下後世曰 陛下知海內將乏故為是
以待緩急而救元元非私藏也所謂轉禍以為
福因蠹以為名萬世聖明之舉不然

陛下即終欲有之恐不可得老子云甚愛必大費多
藏必厚亡是故碎櫟取藏販夫之守也崇墉厚

棘養士禦寇千金之子之謀也

陛下即愛內帑可以萬乘之主智不若千金之子哉
一旦散之無及欲效自碎其櫟不可得者噫至
是非獨臣子所不宜言且不忍言及今猶可為
明聖之時故不避其忌諱如此惟

陛下亟圖幸甚幸甚

壬戌請告疏

奏為病臣微

肯感愧懼情煩懇事臣於三月二十一日調理假滿

市南子

卷之十九

三

奏為乞 恩憐病俯容回籍事奉

聖旨李光元直講劾勞還照舊供事該部知道欽此

臣讀之感欲涕而愧欲汗竊念臣備員講讀本

非其任使能竭盡肝膽麤有開陳猶不足仰酬

主遇於萬分一孰敢謂微勞然若是而 皇上優

獎以為勞猶可言也乃愚臣曾有秋毫於是哉

此 聖恩令人感而 天語令人愧也夫講讀

臣之事也

皇上即詰臣溺職不加黜斥責以供事臣亦何所

兄 優容尉藉若此而敢安臥而漬陳豈人臣
禮顧效勞以心供事以身愚可勉竭而病難強
起講說之謬陋 聖度能容而侍立之喘作而
傾仆 天威不可貸臣之所以不敢供事者非
不願也不能也不能者止望

皇上垂察焉臣敢即仰奉 隆旨以乞今夫心之於
手足也覺其勞則息之臣本無勞

皇上許以効勞惟天無私必非寵以言也得無體恤
之至誠見以爲有微勞者則乞 皇上放還田

祈甫子

卷之一九

三七

里以息之非敢以爲當息也蓋手足之爲力也
不同有終日舉終日履而愈勁有頃刻用之而
即不堪愈勁者運不堪者息心之所以善役四
體因之而已因之所以長用之也臣固愧

皇上効勞之獎因奉以乞回 皇上供事之命伏惟
聖心憐聽幸甚幸甚臣不勝昧死悚栗之至

贊

明隱士異川徐君贊

夫所謂至人者靡不嘉會文明覃精利濟天理

時

而無輔人事雖艱罔敢自逸蓋道資舍貸而德溥勤

施者也惟夫休明無妄之時適吾貞樸未售之日靈

襟淑氣不能久抑鬱而不伸而乃師濟盈朝譽髦通

野進不足以益唐虞極治之規退之足以廣箕頤無

求之節於是竊玄風之浩蕩永白日以優游非忘世

也網維有屬力政不必其已出爾是以許由長往尼

父周流入山之致洵高臨河之嘆非晚世固有不同

也然乃退而論列寄玄契手詩書因斐章於征簡然

則援世弗遂存手翼救雖匪功成而寵謝庶幾道整

祈甫子

卷之一九

三

而身存矣豈必冥探幽結乃從吾好哉明臨川處士

徐君靈朴稟於自然傑量恢於博雅資和履順孝友

爲先祖妣父母稱其仁交游鄉黨稱其義數不逢時

冲情返乎所適亦欲恣彼流覽廣其仁術傾不貲以

搜奇隱長安之書肆蓋以觀光攸止文物所轅昔傳

書圯上清變而扶權謀賣卜成都隨事以規忠孝並

思存夫救世利澤止乎其域統類員教莫廣於茲是

故昆季同財出入不問鄉里弱喪仰給而歸君志固

不在奇廉也且夫身作翰林之主足以藻玄門盈茲

苑之實過於選勝彼夫棲遲一壑陰映千巖未足擬
其遐超冥運者矣所稱達隱非與六十之歲少微思
月忽爾升遐今兒快壻俱有凌風之志不勝落日之
悲夫先生不乘雲帝鄉而正足丘首可謂仁矣無若
君嗣衍萬里之哀今哲動千秋之感爲之贊曰卓矣
先生風流俊胄策足富先遺榮恐後百思所托不加
文園游潛泳深刊英啓秀架上風雲閣中巖岫靜章
高亮皇衢失驥之子之生明時哲后遐心云寄希音
獨奏悠悠玄理孰可勝究區外之情同觀興觀

行雨子

卷之一九

三

景仰雙臺圖贊

爲馬陵會德章其先公
號雙臺雙臺者釣臺也

北山有喬南山有臺遊仰以高峨峨釣臺其人辨以
才儻且思舒兮脫兮優哉游哉英英手後來

懷古先生傳贊

有序

直指使陳公峻剛玄毅有函雅之器焉按部廣風
愛不以名述自喜乃若列郡治災請命誠惻著手
衆志不可得而泯也不聞道於動其大人懷古先
生所著揀承學之敵士懷德之先生仁孝君子
也至行自勵而能以於師長爲師焉於聖世有足

難者焉夫元化誕於貞陳母少寡遺孤自歟數毀
形以今志斯亦節之盛也乃生英逸遂基騰仕所
蓄積固然矣余師祭酒嘉賓作懷古先生傳余讀
而感之雖莫能贊不可已也

贊曰赫赫明靈厥始太清幽貞所屈鬱爲嘉生烈烈
太邵秉節靡身刎頸扶目亢宗于陳誰則亢之有孤
懷古哀哀蒼天生我靡怙寤寐求之形於不覩卓爾
人宗斷斷鄒魯懷玉不韋惟母是將亦以行德與物
則忘凡厥生生惟有則似似母伊何曰惟貞士似父

甫雨子

卷之十九

三

伊何曰惟直指寢明寢昌曷其有紀

熊年嫂夫人像贊

淑質既淪令儀焉附方士不能使其本真見天子不
可得而庶幾遇夫惟孝子可以致愛而存致慈而著
當熊兄上公車而熊嫂溘然偃去也兄以爲今而後
惟有寐寤詎意其歸優然乃有見乎其素問誰圖之
令子思精而神聚嫂之婉惠兄嘗我語余昔之婦資
亦殆庶去余百里疾不及赴呼父母而莫聞無嬰兒
以在御後人日新孰識手其故淑哉吾嫂尚君子久

有令兒蚤余婦闕焉余爲之感而慕

葉尉幅上龍贊

夫古葉公好畫龍者也君信其苗裔耶真生畫畫傳也不知其紀其浸遠耶其未始有二耶昔傳壁上龍點其目遂飛去神之也畫雖神徒以能爲飛去想此之翻然淵脫而昂然天視挾風雲而天矯隱映而上者非想也耶夫龍使吾知其爲龍也則不神使吾無以想像乎其爲龍也則不尊求真乎吾恐其形也尙好畫者吾以爲其神也存

市廛子

卷之十九

三

說

先憂說

客有感於希文先憂之嘆問於余曰先憂者憂方先天下莫之知也而吾已隱然而爲之計與余曰然矣猶未也夫聖人先事而見者多矣若忠賢文之必蔽也親親之必弱也尚功之必篡也皆聖人所先見也然而方以爲體要以爲紀綱而莫之少易何哉蓋令是則無以治爾聖人爲其所當爲而不慮其所不能慮所不能慮者何不能必後之人世世憂天下無數

也使後之人世世憂天下若其先則三代之體要紀

綱雖至今存可也蓋有人憂之則有萬世無弊之法

無人憂之未有一法而無弊故憂天下者必泯其兆

矣今夫父母之於子也能食卽虞其饑能衣卽虞其

寒能者慈思慮卽虞其疾病此終身之憂死而後已

者也夫然故養之周教之至必令飽煖康寧以歿而

不使至於有饑寒疾病之兆不幸而有之其勢甚亟

而其憂必倍然非憂之之初心也必自咎曰吾於何

而防之不早耶君子之於天下亦然思蚤計而不使

市廛子

卷之十九

三

有病瘵罪戾之繇者憂天下者也病瘵罪戾之兆見

而爲之計者天下遺我憂也非我憂天下之初心然

而所時有也憂之待兆而憂必有兆當前而不見者

見兆者必素憂之人而素憂者必無可見之兆何也

或憂伏乎政之內吾絕之使不生焉或憂生乎政之

外吾杜之使不至焉若是則天下何憂之有天下無

憂則樂天下樂則吾亦樂矣故朝夕憂者聖人朝夕

樂者亦聖人憂爲天下獨故曰先樂與天下俱故曰

後其實憂卽樂耳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相授

受也一憂勤惕勵而已矣內以存其心而外以持其天下易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天之道也豈有所見於兆而然乎此先憂之說也而要在求賢堯愛治之未數也舉舜憂民之饑也舉稷憂民之逸居而無教也舉契斯萬世之法也噫安得人人若希文之爲心者而與之分猷共念哉吾怪夫火炎水沸而猶有堂梁之燕豕殿之蟲泄泄然以爲樂也儻士若此謂天下何哉

辯

百四十二

卷之十九

三

道德功業氣節文章辯

夫天下之疊疊舉出於合精體粹之人是故道德者形上之樸而在中之美也蘊不能以不德則功業起焉弘不能以不毅則氣節著焉實不能以不華則文章具焉匪獨三者同出於道德第表一於三未有不兼三於一者何也其出同也惟道術裂士各以其性之所近力之所至以自表見則一分爲四於是矜道德者課虛守寂靡不糠粃功業堅瓠氣節而糟粕文章功業氣節文章之士相輕亦然噫此非獨知道德

而不知功業知氣節而不知文章愚恐其所謂道德功業氣節文章皆非也不可不辯也且夫道德之名何居乎道者克析八極權輿萬化固功用之所繇興綱紀之所繇立經緯之所繇成也自至德凝而功業氣節文章於是乎始亦必功業氣節文章備而後道德於是乎終謂三者同出於一世之所明知也謂其合則道德離則一不能成未有深察而著言之者豈未觀諸天乎今夫天陰陽以爲道元亨以爲德成萬物而不居其美歷萬紀而不易其度懸象著明比類雜物而不勝其變化之偉夫世莫敢以功業氣節文章名天者然而天於是缺一否夫水似道似德者也言其道德則出渾淪體太清舍下而多蓄盈縮通乎天而不竭言其功業則以灌以漕以壅都邑航夷夏然而浩然朝宗雖百折之不止截然盈科雖一蹶之不進或溟渤怒濤晦明易象或安瀾千里微波尺瀆天下之觀止矣此其爲氣節文章又何如耶繇是觀之謂四者在宇宙之間分人而任卽備一人之身必易事而見皆非也功業者寧無難氣節卽功業中有

百四十二

卷之十九

三

氣節存焉寧不乏文章卽功業中有文章寓焉何也
配義與道剛大之氣也忘毀譽置死生靡其身以貽
安萬世堅貞之節也察變成化天人之文也爲之必
有道理節族成之則爲潤澤豐美斐然之章也繇是
言之氣節存義耳而植人倫扶世教非功業耶表粹
自照英采非文章耶文章立言耳而翼聖真浹王事
非功業耶挾鴻濛持古今非氣節耶三者要之不離
於道德舜禹伊周爲道德功業文章之祖萬世之所
知也而未有稱其氣節者不知以元攝君以枝代主
市南子

卷之十九

三

一二近道挺世之資人不可及必有一二實際得力
之語世不能磨然則砥名摘詞之士亦患不稱耳稱
則必有槩於其三者而後一者始傳非苟而已也或
曰老莊之道德桓文之功業田仲史鰌之氣節楊雄
班固之文章兼與否與曰老莊桓文有槩焉鰌仲雄
固其節與文不足道卽老莊眇論桓文偉績亦學術
之裂而王業之衰也是故君子功不貴苟成行不貴
苟難言不貴苟察惟其協於道德之爲貴然則若舜
禹伊周者可也夫舜禹伊周則未有不各至而兼備
者矣

市南子

卷之十九

市南子卷之十九

終

言也故有元亨之吉有惕厲之勤非獨其位殊亦其才或異爾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罔若惟民從又時憲聰明聖之所以希天也臣欲若則賢希聖矣民從又則士希賢矣故曰會其有極隨人之欲爲守而一引之手極此聖人之心也皇極云者言天子與庶民同是則而已矣竊嘗爲之說曰士之欲希天也未敢希聖而且希賢聖之欲希天也豈惟希士而且希民臯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言聖人欲法天無私師乎民而已矣如是而天

市南子

卷之二十

王

下之士不悉繇賢而聖以同乎天吾不信也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解

君子於士有古防其萌而今求其競而若不得非識與古人異也世變漸異憂世者正權其所必趨借以維繫其心使不至於決裂潰敗而不可制則所謂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是已夫名載德者也雖聖人不能使不有而在天下不可使無何者所謂名必忠孝廉貞之屬也天下忠孝廉貞則治不然則亂故名不可無今四者多而人務其實則名安從有非不有也

異乎寥寥籍籍若揭日月而行爾故三代以上名不甚著好不甚明嗣是以降則氣日漓而習日澆矣忠孝廉貞寡而名始著名著而好之者衆矣夫世之高行至當生乎造偏至生乎好造則實詣而好或僞爲好忠孝之名則必有愛以其身殉者究且姦而飾之乎忠貞而飾之乎孝好廉之名則必有叛親戚逃君臣者究且穢而飾之乎廉好貞之名則必有投淵蹈海者究且詭隨而飾之乎貞若是則天下滋益壞此三代所以恐也而後乃欲之何哉蓋以爲世之分數

市南子

卷之二十

四

賢而過者少不肖而僞者不能多可與爲高行亦可與爲卑人則惟名足以致其羨慕而奪其所溺且夫世之可好何必名有愛以其身殉者且有背君父而自全者有畔親戚逃君臣以爲潔者且有卽貨以塗吾身者有投淵蹈海而不返者且有人橫四而不出者謂三代以下士率好名乎誠恐天下參起而僞今繇是言之而士之不好名者猶多也好者什三不好者什七天下治亦不甚亂則可危君子安得不恐繇周以後賢而假者莫若桓文不肖而僞者莫若莽操

未嘗不托之手朔戴擁立以今天下至權移萬乘名
謹一碑始也竊一時之名階于孫之利既得其利而
又欲不先其名何也不肖而偽世之雄傑人也僭帝
王之徽號飾虞周之虛美豈獨不好忠孝廉貞之名
哉智欲兼之而不知其不可耳所以使斯人得成其
志於天下必天下之好名者少而不好名者多所以
使斯人不得驟然肆然行於天下必天下之不好名
者少而好名者多向使此防一潰則姦雄之決驟衆
庶之披靡又有不可言者矣雖三代以上猶然患之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五

可好也一也三代君子即無赫赫示人之意而純懿
自愛亦何以異於後之自芳自潔者弟德問也而名
聲也亦有無名之德亦容有無德之名二代而上惟
恐此實之萌也防世降也三代而下惟恐此念之不
競也防世敗也究以古之好德者多而後世之好名
者亦寡故君子之慮殊焉慮世以殉名失性爲過遂
乃甘頑冥而忍譏詬不可制也豈知過亦天性近是
好名者方恐其不及而忍其或過乎哉况有過者而
後有中者出而後不及者羞彼勸不必名者雖舉世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六

好名自不能使之動也名不及禁者雖舉世好名尚
不能使之戢也礪行砥名雖念出乎名而行歸於實
然則好名可以求三代之間修而不好名則不足以
維後世之敗三代以下秦最不好名二世而亡漢唐
宋好之而永此其驗也夫古今人豈甚相遠哉防其
潰則間修亦在焉妄庸者曰好名後世之累愚獨以
世未必好名名人人好則三代其庶矣乎惟恐不好
與惟恐其好一也皆發世也

易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之中有需讀易者曰全易皆需也何以知之讀易故知之也今夫易聖人之所以趨時者也其道尚進而進之勢在需不肯觀諸乾乎夫乾一龍德耳其潛也勿用其躍也其亢也有悔勿用與疑何也未可以進同需也小畜之載積未濟之飲食皆是焉其戒亢何也不容後進亦有需之道也大壯之戒罔妄之戒往皆是焉斯義也靡卦不有何也凡卦明乎進退存亡反復已爾苟進退存亡而反復也雖欲勿需其可得哉故需非濡滯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七

以賊事偷情以僥時遇滿持而欲亟發者也時之來也忽焉惟需不失其來其去也亦忽焉惟需可維其去維其去者何也君子進德修業及時以至乎盛如日中天矣聖之化王之仁則可俟而不可為故終身歷世焉夫中則必易者時也乃卒優游浸漬以至乎化而成其仁所謂維其去者此也猶使不後其日而有所作為則已臻之德業或幾毀焉而不可救矣而吉乾之上九亢而悔無他俟與有為之謂也極盛猶有需也而况其時未至者哉大都易以圖索

為用以進退存亡為幾極剛柔之所至皆足以有為存乎需爾其不能需微獨柔躁也剛亦躁也柔剛先迷而剛亦速償其能需微獨剛毅也柔亦毅也剛宏遠以必途柔亦濡忍以成功要之非柔也剛之至也三陽之能需以進九五之能用中正以濟於難皆其剛健篤實然也故曰有孚光亨利涉大川乾坤屯蒙之際即受以需信哉其為起事成功之本又曰需者養物之釋者也有孚光亨言民以信立也惟信乃可與需於險而至於治平然則自天子至於庶人壹以需成世濟世者獨惡乎外之夫易聖人之所以趨時而濟世者故曰全易皆需也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人

緣疏

代林明府寶華州募緣疏

地以人名景繇作勝郡城之西有湖百畝許亦曰西湖中有寶華州焉浸碧浮青合處引曠會意不在遠即頃餘立讓錢塘嘉名矧若茲恐後牛亦光牛斗藏雉雲之一折匹駿美於兩區范仲淹之樂天下諒亦遊斯

仲淹嘗為蘇州守

蘇子瞻之桴風流惜未逢此我郡尊

毛老先生志抱先憂操嚴中立泯聲容於盡化悟色
相之俱超事治民安亦欲節其勞還山環水止能不
實其清佳舊有游亭殊慙淨土今欲特塑慈悲稍增
結構廣緇示之供養時晝紡以遊遊可以察閭閻之
樂可以散廊廟之憂斯亦殿院一佳境也夫山川雖
待人而出不與宦相遷郡登三事之尊胡桓千秋之
勝士可以集民可以思宦可以清客可以暢生斯土
則無疆矣彼處始其何有焉本縣佐以休鑲猶恐不
給凡我舍家乘茲片地便詣諸天破壤破亦願各發

市南子

卷之二十

九

於喜心隨寡隨多總自成其法力福緣何處莊嚴三
寶宛在水中央舍慧奚徵空洞千巖湛然天一頂敬
陳短疏用佐良圖

脩竺城社募緣疏

竺城占廟粉社靈壇竝山麓以舒遲瞰河滄而欲啣
澄灣遠岫往來羅綺晴橋狹路危堤出入肩帷晴擊
蓋匪一方之冢土可當千里之名山乃自定該境蘇
來土屋表以青楓離披若剝遶砌榮根而未足數
飛蔭以常餘度廣度脩周匝不踰十笏拜前拜後

加可受六人駭貌既失其淵崇朝禮莫舒其莊肅
雨四集翹翹塗附難支日月一深腴腴接廟可埃將
見句龍帝子徒歷春秋樂布將軍空遺伏臘或系淪
岸改臨津興漢廣之思或花積壇深履輝動宋丘之
感何以祈穀何以薦馨使曲轅之棟有靈必徵匠石
令豐澤之楡無主安取沛公固知人乃神依天惟民
俟今者羣姓念功將齊心而改作亦欲十方發願各
隨力以捐資赤石丈餘負崇墉而入地青磚斗起羅
反宇以周天柱之碾幹鎮彼劫灰然以琉璃燄其傳

市南子

卷之二十

十

火甘雨將作驚楚潤之連豐明月初沈訝珠光之出
浦石根長帶日遙疑赤土之封碑影靜分陰轉覺青
山之遠神居既勝人望攸新里中之殫出增輝境外
之欽瞻有赫昔謂社無私福亦云保定明徵熙社有
光應氏發榮昌之緒朽社作賦張華感衰盛之端彼
夫運有必移自合符於積善吾輩情無不動寧取泰
於受禧凡我心期多寡毋愛暨諸首事出入靡管
通則功業見焉報典而美利存諸矣

脩福聖寺募緣疏

福聖寺之在城南也去郭微盡近市能偏前後明府
會文約法輒詣其中蓋仁人寄棠蔭之思達者標竹
林之致匪他佛宮僧舍而已也歲月既深堂殿不葺
呼噪鐵獸懼反宇之將沈髮碗金龍見豐碑之鮮花
蓋上漏而蒼苔直接中虛而丹漆徒存失此不支壞
將何極往僧皆肉食之鄙違恤其他今人乏桑土之
思豈寧惟是雖云近喻良足深嗟今幸匡廬平子自
遠來修而土著梅公亦新受律此寺不墟之象也伏
冀宰官說法士女發心各隨大捨之才俾作小脩之

市南子

卷之二十

七

費易其泰甚飾以維新唯法座所環必苟美矣而二
廊以下弗敢及焉地僅絮裝稍示黃金之布滿蓋殊
一笠載瞻淨土之莊嚴不徒玉案高敷衍三車而雍
容至止抑亦琳宮丕煥飛雨島而閭雅甚都閭爾滅
南居然天界諒斯心之所舉必爾志之攸同乃疏短
言用徵弘願

議

平糶議

嗚呼至人發倉平糶所以抑專利杜轉販今簡慮周

萬民加矣雖然上意無所不該故不必事繁爲人
當論其至意然而好利必不勝其好義小人之情也
是以上有堯舜下有饗譽機令之所不禁則肆意
於法之外令之所禁又爲姦於法之內得爲利於所
不禁故不憚爲姦於所禁不憚將亦自止而已矣然
則禁令又有不得不詳屬者竊聞諸父老市之米價
不平則米行之假手於鄉人以僞糶者必不可止也
鄉之穀價不平則富人之假手於貧民以僞糶者亦
未必無也雖有重賞賄民相發覺捕獲畏者當已奪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十三

自非仇讎平時猶將聽之而况自救不暇之時乎且
其用人之周藏身之固亦豈愚者所能覺而剛悍者
所能司也鄉里富人水道遠者必無僞糶之事何也
少則不屑多則有輻重矣且四鄉價雖騰躍其家量
出入與公量同民自食者祇見價之損而不見量之
益惟未行糶於官則視城門外及近市人家石多一
斗甫脫粟而出則於市人家量卽斗不及二升石粟
之羨斗斗米之羨二升然而斗五分則是二錢而

易二錢有七分矣害未必及而大利先集焉得不
思以冒禁者者禁偽鑄錢罪至重殊死相接而益
不止者非其上之明聖不足也其利大也况事小於
此者乎夫禁其官糴則米價常準諸市粟前日官庾
甫開市之富人則有招致人賒貸而石爲二錢三分
者矣城門四方之粟且肩摩穀擊而入市中矣德之
流行速於置郵信哉誠因是而今日自今市粟不得
過二錢三分米不得過四錢六分而乃申發覺之賞
寓槌伏之神重姦巧之罰則利不勝禍得不補喪或

市雨子

卷之二十

三

者不禁而自止矣父老有言四陬不歉而城門粟貴
者城中之爭之也四竟未饑而陬陬粟貴者竟外之
求之也城中之爭之者則市賈也每秋穀常賤矣迄
春時雨既降農功方作水潦時有車迹罕通當此之
時市賈求之人間雖平歲價石二錢亦其常也是以
新穀方來就謀積貯城門之外日以百數始爲率以
捍小民既亦分黨相角出奇相勝陰陽異價指顧相
賣強者等車於門智者要粟於路人知要路日有遠
者後且由間道矣城內外數米之家欲有擔石之泰

垂索而往日中而歸相守數日夕不得而償不能尚
順日切齒欲爭人而甘心焉亦終不敢言聲蟬之
臂以犯之耳今匹夫坐困米粟立貴庶而歲未甯
饑而四方之粟實非乏也故口賈爭之也嗚呼此貧
人累歲所爲痛心者也而况今爭命之秋乎穀價平
矣而米價如故則上之至仁小民之幸而尤大得之
幸也且一邑一聚糴米者若干人何也然則有終歲
之計者樹穀者也有數月之計者買穀者也有數日
之計者買米而已矣千室之邑買米者不下五百家

市雨子

卷之二十

四

買穀者時或不繼亦復買米且常聞公卿之子有朝
不謀夕輒出其金玉重器以質米於市既遂毒不遺
此無他力不能以時買穀爾其可憐如此况小民乎
是故上有石粟下亦必有二百錢不然雖發鉅橋曾
得仰斗升自活哉此中之民誠貧又多忍不相轉移
常見二百錢誠足以困壯士又况鰥寡孤獨者乎然
則數米之家鰥寡孤獨之人之命又不盡蘇於官而
猶制於市賈之輕重也無錙銖之貸思珠玉之貴其
不享太倉而流涕者幾希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

者上且損穀價以惠四方願平米價以惠宇下之尤
貧者也古者市價一粟於官今之鹽價踴使者亦復
捷之繫之禁厲而後止夫米鹽一也然而鄉里之穀
不賤則米價不得終平彼池水之波也盡其搖而復
下其本平也鼎沸之止也解之者竭而沸亦復與何
者其本未平也官穀四千石解沸者矣可長繼乎且
天意方始未可知也脫又歲饑公藏之積能全活幾
何人官穀盡人間之穀不得不貴此終沸之勢也故
古者貴積貯而尤貴令積貯者藏之而有限令者出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五

乏而無窮管子曰物之輕重在令緩急官平價以
四方之富室而又顯然相論至意誰敢不聽事又市
難言者當今大浸甫回大旱又作魚鱉之氓來此沃
饒盡欲布種平原之上山谷之間又乃桔槔蔽耳
挺碎首而爭要害夫農夫之常備也雨澤不時有
灌溉半於耘耨則以爲苦至於天降大虐淋漓先
陂池盡壞炎風酷日泉竭地坼日中三灌如沃穀
繇是灌溉之工十倍耕耨夫耕耨飯食農之常備
垂盡之月忽然增十倍之食胡以辨之故用穀

既聞發倉僕見有自四十里來者即有所主以勢
得前往近之遠亦須二日一車三石則去二壯丁
費千金之日門也穀又未必足用如一人一石則必
約與二石者共載不然推則不足擔則有餘又有杜
愿爲勢所擠牽纏相守者則是兩家而費千金之日
六也顧瞻雲漢既有得食之望而又有失事之憂
徊皇遽不知所出然則四十里之內三丁之家可
爲之耳遠鄙獨夫其命又不盡仰於官而猶懸於其
里之富人也故鄉價不平臣恐有不被其惠者誠願

市南子

卷之二十

二

沛然四布德音官穀二錢富人之穀則二錢五分
矣不然藏竭於上將貸之賑勢極於下將不得有
聚具告此意可使望風而聽也或曰若此者吾
粟之竟外轉連爾臣以爲出竟之禁宜厲也
之粟令其地公取之主還客金是令其地自爲
宜亦無不行者何則勢窮衆怒將權貴不得施
不能庇則禁必行矣如曰方土異宜一邑之鄙
竟外之糴或仰竟外之糴不可樂然號令既
價不二則外仰者轉向而取給可也

地不有但深自蔽匿不聞於上如臣鄉里瘠土也家
千石者里而二三他可知也獨患外泄耳粟一石在
於竟內則足相轉給足相轉給齊之以令則粟米不
貴歲之豐凶余之敏弛無不可矣斯所以制常平之
勢息饕餮之萌而成堯舜之治者也儵範圍之內不
厭曲防因終遂至意而條布之不知足備財擇萬一
否願詳教焉噫古人有曰言利事析秋毫有一分之
贏吾猶恐民之不憚而趨之也則安得公私同價上
下一體血脈流通首足相應者哉儒生習古而聞時
市南子 卷之二十

處置鎮雄土司議

凡事有所繫屬即可因任有所因任即可責成至一
也至易也患在於勢本易而吾待之太過機本一而
吾持之太紛於是端日出議日滋而卒未有折衷蓋
一之期則當事者之過也夫獨者鎮雄之足議也以
安堯臣未去耳今堯臣去卽隴氏存隴氏存卽雄鎮
定乃若立後卽天下國家所代有豈一土司而難之
卽譬一民間然娶婦當室外娶爲政不復以聘悔禮

斯其家不可問儵廓然返正第其宜爲後者立之則
有世系在一宗老旦夕之事爾豈待鄰里親戚而後
定哉今天鎮雄蜀土也立土司者 朝廷核土司之
後而爲之請必蜀之守臣也隴氏鎮雄之主也爲其
後請者推擇其後以告於蜀必隴氏之謀主與其族
衆與其鎮雄之人民也然則以鎮雄推隴氏之後以
隴氏自推其後以蜀守臣聽隴氏之所推宜爲後者
亦民間宗老之事爾復何難是故審於土人則蜀守
臣可無心也請於蜀撫則黔撫可不議也卽曰鎮雄

市南子

卷之二十

六

雖蜀境實佐黔軍需不得不慮黔蜀撫任之矣 朝
廷宜禁黔之議而責蜀以成上責之撫臣撫臣責之
所委守臣廉隴氏後者使按覈其實保任其禍亂則
旦夕定矣夫土司實世守土謂無僞者覲覲其間所
不敢信然隴氏之族鎮雄之閭境可盡欺乎故蜀臣
虛心廉之甚易若夫黔撫有息黔蜀之心而蒙右安
氏之名幾不自於天下久矣又謂蜀所請隴氏後非
眞益啓天下疑安氏而不信已大非便也黔議塞則
蜀臣不得不自保任大都國家邇來之法失於責成

而保任不嚴國家二十年間之算失於深援朝鮮
而輕滅楊播至乎得喪不償名實不附虛耗中國廢
侮四夷欲伸威則有不繼之虞欲息端則有無已之
費咎皆歸人臣喜事而不畏責成保任之法故也夫
責成弛則易事亦難保任嚴則難事必舍僮僕忠無
所責第各智其計各力其辨以置事互相阻撓無論
必有是非得失其間即皆伯樂矣皆能御驥而兩伯
樂不能以御一驥皆伯牙矣皆能鼓琴而兩伯牙不
能以鼓一琴此鎮雄之議之所以難也今蜀臣精此

市南子

卷之二十

元

虛志一以尊 國體安夷夏赤子爲心卽百隴氏何
難從哉不問通者朝鮮王之立乎法當家國人安其
介中國以勸爲表以因爲裏此馭屬國之方也隴
氏之後苟其族所舉鎮雄所安立之必無患愚故
曰驅堯臣難定鎮雄易僮曰遂取其地其策
也必疑其後是按朝鮮王之類也王道以四夷爲守
則土司之藩不可撤 國權以審立明重乃上民之
論亦當從在蜀撫之虛心長慮而已矣是謂因任是
謂責成寧獨鎮雄凡天下之事不足處也

啓

報李使君啓

伏以天下望東山久矣謝安高臥使君知北海欣然
文舉駿奔雖爲悅已客亦可醜也矧代大匠斷無乃
傷乎曾不踰時已興采葛之咏何以卒歲又先無褐
之憂誠蟹性而郭索何鴻春之綢繆蓋攻玉者必取
石他山而寶珠者祇兼金外積名實既棄上下無交
士徒貴知我之希道固有徇人之辱無禮無儀進退
何如相風能鉅能細卷舒豈曰翁龍然薄材安足以
論斯乃雅誼實超於往昔監門之出處何卑得 信
陵公子行李之往來不之共稱東道主人巢鷦鷯不
過一枝固貫盈而已甚仁鴻鵠則翔千里更席寵以
何如謹因使旋代陳躬謝

寄沈箕仲夫子啓

伏以器爲萬乘枯木借先容之力士別三日積薪增
後至之憂恭遇夫子師求人倫贊襄天牧偏伯聽東
南之治舊有甘棠作人弘左右之謀衆維棧樸如元
久見怪於當路反稱祥於躍冶梓匠輪輿一顧立塗

之太公嫺甥舅均爲愛屋之鳥載錫光以同時思
嗚於異日豈知李生不佞進退罪也卽徐氏何辜生
死辭矣未酬魚貫之寵先驚馬匹之亡卽以祖有餘
志或可收存而元自孤操固常驅策然介子之身既
沒焉用文爲鄧人之長空神其如置死而不顧身已
經三折其股情疎逐世應斷九死之腸象鼻香風
咸莫報其後甚且數言日星其指北而南
南箕既尊且信執左見而趨右矩雖善無徵常憂孤
陋寡聞又聞行多露人惟求舊誼乃如新餽口四
市南子

卷之二

三

寄張憲使夫子啓

伏以 漢觀風先重二南之化應得士而三北
之功故使者每懷靡及不廢春詠而士人無窮
實辭感慨恭惟夫子爲大匠宗作天子使古稱吳越

之士才俠喜游亦聞燕趙之人悲歌慨慨至於楚澤
元指風騷而夫子柱下惠又與北京師之士續承資
斧獨宜淮甸之風曾臨兩越以持衡亦邇三湘而覽
綽當斯時也名過暴公豈無帶器之客識高叔向應
知收器之賢然夫子既廢置不疑彼士亦奔走匪暇
故用則爲虎無所哀憐之交或就以登龍必資紹介
之末徒備三五之數難勝九十之儀豈如元者實疎
無面幸竊賞心不肖屯如邈矣既墜深淵之中夫子
愛莫助之欲致青雲之上奚啻解驂賤越祗恤其躬
市南子

卷之二十

三

實如司馬救陵 伸其敗徒存意氣之威難陳所屈
之衷蓋幽人情以分朕而達者禮辭義起假顏色於
後進拔心腹以先施事既殊常禮宜紀異奈七襄終
日慚報章之無成且翰音登天懼常道之難久永戴
中孚之主心不見以憂忡自惟大寒之朋口將言而
沈抑然有道必正無言不酬蒙取考文并呈時義知
辭非衆好寧免難行不遠之羞念契太微知敢居欲
蓋彌彰之罪不謹揣展布以聞

代李使君答益王計太妃啓

伏惟太妃天降女士德在王孫用六永終唯三錫命
自是歸絲太宰特贈有加祇宜赴在諸侯同盟悉至
如某承乏使人敢勤侯吏既有事不能執紼又無產
可以稱旌先展素絲益慚丹悃謹拜藻音之辱容修
芻蕘之恭

代郡公請萬西源公鄉飲序

伏以象法星辰國老照臨品彙禮儀天地州師表帥
人倫孔鄉見王道之平平漢郡奉皇規而肅肅必有
同行示我斯稱雅頌嘉賓恭惟臺下道爲衆父志尚
市南子

卷之二十

三

王侯材著豫章風效幹栢之選職參蘭秘丕揚堂陞
之尊憲節凜然風猷卓爾達士正期於鴻樹幽人已
詠手鹿華古之仕者七十則懸車爲鄉里當父師之
重仕而貴者三命不齒族在膠庠擅賓介之尊况乎
萬石躬行允矣三光首列值周文化洽幸逢貽德承
仁當頌頌令行正自屬民讀法敬陳玄酒奠奉醢醢
憲乞寵優雖乏西離之享并迎潔敬亦師左海之陳
謹羣百姓諸儒俾見一方三達伏冀趙衰愛日萬里
來臨列子御風冷然至止獻酬交錯增俎豆之幸幸

歌舞迭終罄威儀之棣棣庶人情無失望而國典有
榮施矣

代郡公請丘汝湖鄉飲序

伏以律轉應鍾新授司權之帝禮行揚輝先糾合樂
之工黨庠駢集青衿鄉里快觀黃髮登勞司正空曠
房戶之尊實待典刑明尚鼎彝之器恭惟臺下冲襟
括海逸氣凌霞上下頌歌蚤著河陽之譽往來倚伏
旋窺塞北之機耀夜惜於中塗陽春甘乎下里豈惟
重道徒懷不用之心固欲維風雅尚無求之節人倫
市南子

卷之二十

四

執範士類楷模燕我嘉賓將恍矣鹿鳴之盛顧茲高
士獨脩然鴻漸之儀允稱三辰用光五豆伏冀惠然
慈諾儼爾貢臨終朝揖讓而不衰俾後進是程是做
盛德周旋以必中示先民可象可儀仰禪國光顯芝
蘭之自植俯從人望教桑梓以維恭

爲疇兒約昏故工部徐君女小帖

恭惟先都水詞宗台座下雅玄國度期潤天姿才洪
固擇於庸愚祿厚彌敦於假塞托鄰西舍與同三
之生擇壻東牀或舉負薪之子媒未勞而隱約三

應心許徐君事開縈母念誼存莫替寧辭脉
之求荷思勗不疑途決鳳凰之下可謂笑譚微諾
戰若干秋恍慨傑才爛其一室者矣高門辱采賤思
恭陳小兒者序承元昨名命李疇生以己亥之歲月
建戌辰扇夫丁酉之朝時逢庚戌偶茲期而誕免敢
云命哲挺生忝貴姓以繫授定識社舊詩考

賀六長史七十啓

伏以星精初度瑞騰姬管之虛斗氣遙分光扶洪崖
之壤四閭集慶二士專馳恭惟相國臺下心本天通
市南子 卷之二十 五

貌絲道與積德乘百年之後直行繼三代之英風桓
文章壯優治狀其若也順時樂已忘情蔬食之中其
出也隨地愛民絕意薪俸之外改邑惡稱鉅費規畫
千秋從民好與便宜安全萬數聖帝旬宜皆若此宜
膺超擢之資寵王輔導重其人途假並段之柄始焉
設醴卓爾欽賢既乃飲醇陶然樂善學封褒大卒策
過於先君儲貳孤危深有功於繼世奠基一國滿秩
九年乃懋乃嘉命大夫而賜服有宗有本並顯考以
宜綸忠掩朝紳孝傳族裔平生惟一念公事可知誕

拜七十年此福無憾豈無貴壽或餘職分之營亦有
會逢未必能事之畢如翁適備蓋世希奇道德明微
愈笑八公之妄承冠新律爭誇四皓之榮某等序奉
同行某等詔均猶子同尊思北海日遠難振作頌獻
南山風清可止選擇而使卽同尊幼之傾拜送以緘
直展神僊之會仰祈無履俯鑒懸旌

答年兄江 啓

伏以波澄千頃壁立萬尋北斗文章作指南於天末
中垣象緯表無外於海邦開府絲綈還朝可卽弟某
市南子 卷之二十 三

華無造次實乃際頽原稟幽壑之委玉珂非想獲侍
慈闈之養榮彩攸宜緣先考未泯一命之榮致曠官
猶奏三年之滿眇焉進止醜爾優游驚遽使之儼臨
蓬上白雲徒庶愧我效繞朝之特贈嶺南明月蓋亦
思君令聞自遠以彌尊蕃祉游更而益懋忝蒙蘭契
能已蒼頡

答陳義老啓

惟老先生臺下乾坤淑氣今古清標如水之澄故
虛遠如山之定故不動而機神靖穆以著

武功并根本而專兵權委寄隆於九塞鎮

方信非公不能而於國有賴焉者也僕光元以

之部士辱聘昧於鉅公昨者深荷寵靈獲歸聞

戒心而未遑嘗錢骨以無窮獨一入里閭都忘城市

大司馬駟車暫假雖川嶽震而窮巷開闢新元戎十

乘先驅北顧帳開而野人無及且抱飲冰之病不能

盡日而馳既燕賀之未申復騷歌之竟闕即長者弗

責其禮在下走何以爲情敬遣蒼頭代陳素悃薄物

信難免俗微衷侍有積忱伏冀崇涵可勝厚幸

市南子 卷之二十 三

與鄧際老

伏以玉簡遙頒冰銜荐錫春華妙選官寮之席餘虛

夏奏均成國子之司已定匪云資序實出眷知恭惟

閣下 德度深純才情渾雅黃麻六籍海隅奇綸紉

之章素節千尋朝著重鼎彝之器帝心具宰相懸次

以需天下大宗師卽家而拜蓋官出於士士習之壞

惟今而君作之師師道之尊在此文錄大匠斷體也

要也旬日而絕百家二氏之說典在老成人憲焉

焉一身而兼三老五更之養辭茲台鼎信乃範模

忝竊後塵過蒙餘飾有如倚玉增踴躍以彈冠無差

採薪失趨陪於賀履恭陳悃積伏乞鑑

答六長史賀啓

伏念元賦才非劣成性樸疎文無造次之華濫叨史

秩行有固陋之實忝竊儒臣繫惟 宗祖福靈及我

父師教誨億爲兒膝下甫當三丈之初稍就傳文前

已見萬分之一既而耆古頗得滋味雖不逢時爾

獨契斯鄉曲之美諱洵宇宙之宏鑑也顧先資易信

後效難幾方將敦請教言庶可少克瘼責何承謬

市南子 卷之二十 三

兼辱殊旌諭志則過期愈識愛人之重捫心以稱

彌知策已之難不盡鄙 伏祈台鑒

賀劉斗老開府薊鎮啓

伏以東郊制府式壯 皇居內憲臨邊獨尊廟略嚴

推自近與誦相先恭惟台臺下體識宏深德資亮遠

清典因推行健健以爲華綜達生泰治兢兢而得體

威推偉器卓冠雄班維紫塞之有薊門正青歲而

京兆爲鎮既重秉鉞良難微令將有康威討求軍

神使吏皆平源軫恤民窮匪資津貼於公苟冀清

之效 展旋特注朝故同欣尚父應湯錫履至於無
豫畢公登保封守固於郊圻乘輿之形勢增嚴寒
之精神益厚衮衣賜召鐘鼎銘勳尚屬國爪牙而作
天喉舌者也某禋躬固陋涉世蒙愚獨荷高明迴過
形骸之索最云疎逖似叨聲氣之孚榮拜是期歡騰
曷已敬修赤牘用展素心

賀湯霍林老師五十啓

伏以廷擢俊年鼎算佇中天之日巖瞻清世乾元
伏地之雷宜會迎長適符誕吉恭惟老師閣下命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光

帝資神自嶽生矯矯高騫世見丹青一羽其真獨
人稱碧海三珠言待夫子而折衷者盡九州荀及
其文必貴身繫天下之邪正者凡十載自去國其
彌尊亮節見欽聲然垣嶽嘉名起愛覆若芝蘭時
不崇朝愈重阿衡之望事明何謂晚方當拜袞之
定先同盛以瞻容豈復異人而首輔然則不動心
既久大任何難業知命之無 時措咸妙國運甫新
於靈夏元臣正富於春秋國家之保利易窮寰宇
祝壽茲始某逖巡下士草野鄙人俯愧學山更何顏

而曰悅道仰蒙情岳取厭意以示憐才慨後之英
施辱丈前而奚補成風之削日遠鄧質彌虛把斗之
願徒勤周饑益甚度逢皇覽豈忤舞之能忘禮附使
郵欲趨踰而未得極知霽納殊切冰兢伏願維默維
玄以深以約慶宜百福任平格而宗國久長肇啓多
男拜大廷而父子前後令聞不斁榮施無疆

答七年兄啓

恭荷諸年丈俯容攻玉謬許斷金遠念老母之嘗羹
特佐小人而進酒去其文幣鑄以精金集王鉉之榮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三

名勒瓊卮之勝事借稱王母取象璫桃和露遙分醴
泛正宜於春益與霞俱映杯飛不數於夜光一持而
舞袖輝生再奏而頽顏喜見雖枉七賢於敵舍願載
錫於尚方亦若是焉已矣在弟某田間菽水誠借寵
於良朋而兄等都下桂珠復捐資於遠貺情均手足
感切肺腑碩果日深自結三千之實大鵬風積各臻
九萬之程不任願言都惟努力療曠之夫亦擬乘春
而待罪彙征之俊共期依日以揚先

謝黃聚垣啓

家母暇菽之年皆精庚桑之庇覽揆既度趨謝未遑
甘陳僊蹇之繇翻辱勤奉之眷仰驚過數俯愧失詞
難勝者帶然當知恭敬之將可辭者金又嫌比貨賄
之禮全登藏錫半拜吳綾家母荷賜帛賜粟之恩小
人增負未負裴之色其爲感激曷可名言且夕振趨
不盡縷縷

與鄒南老啓

恭惟老先生道崇先覺名冠中興勁氣足以當霄霆
虛心足以昭日月是以糾繩風挺精忠獨媚於一人
市南子

卷之二十

手

出處屢負至德益包乎庶類當夫直臣暫抑清議彌
尊承望者非而依附者肆遂至犯先聖九悔之戒成
後人過正之罪展轉勝負賠害至今老先生爲衆正
罹輿望冠冕然乃超然獨立矚爾不滿碩果得與
實材柱國斯非道德功名之辨而豪傑聖賢之明效
也哉不肖元文質無似禮法全疎極生平景仰之私
賦咫尺殷勤之舉頃欣特起猶屬量超竊意不遑三
入朝首拜式勤獻臬敎命之日近矣惟想趨迎不
不謂棄難進之節示弘納之懷大疏仰陳而

下達遂令後進負罪蹉跎莫可寬釋爲之奈何
張老先生處姬公庸孫之久致武侯澹泊之素謙讓
懇惻豈不信然然惟乃遺榮足以任重試思數十年
以來士志鬱而未平物論譁而靡極豈非爲先生一
人之未登庸也哉今者冲聖側席僚案振衣父老扶
杖養婦緝緯徒以拭目先生夫先生以義則報神
祖尤考不容已以時則揀焚拯溺不容待豈特通愚
之庸勉優游之當慎而已哉伏惟春風駕以紆上
下引領之誠幸甚幸甚謹啓瞻源不既欲陳

市南子

卷之二十

三

與李湘州啓

恭惟老先生學包千古才冠一時惟實業著於南宮
尊宿楷模於東觀位資崇峻正當拜棄之期國事艱
難方賴爲霖之日矧兩朝謨烈媲美帝皇而百世體
裁取東宗匠辟代言之良弼兼潤色乎鴻猷茲 聖
主所以端拱而需羣公罔不揖讓而待而乃予寧既
久顧養彌誠雖遂子情可忘世道大疏業承溫綽有
踰望歲之心高車願樹文旌毋緩乘春之駕某質難
肉結志切歸依延頸爲勞馳神益倍方削遠迎之牘

隆注之頌感激非常望賜愈切伏祈通發以濟
特眷以慰羣情天下幸甚

書

答督郵省吾金老師書

元聞海內有夫子十年矣願見弗克近入豫章見督
郵使者威儀如所願望私心計得一當之弗克也豈
以爲從民欲介紹不事夫子辱收之摧敗之餘以埃
異日是役也太史公諫大夫督內有司十數銳意而
求所謂強識博聞未有元應者以元之不肖惛愚
市南子 卷之二十

特甚於聞則識誠何有而苦不知變競兢惟雅馴功
令之重矣永懷近似之無有亦何以冀一幸於有
司吾夫子見其意不與羣有司共弃之繼以音實其
或者有所過聽以自僂明然元摧敗之人無所底信
乃有內并外援以明非戰之罪而况其素所欲當者
乎雖幸幸矣昔者叔向之辭然明也亂之敗器之中
聞一言而下不待其辭之畢也後之士爲矣寧可
以若是其幾是以國家三試而元不取之術而繼
之以當世之務紬繹以盡其才者處重責之士畧不

如古童習數百言以厚誑世而獲顯名維以元之幸
辱夫子之信苟未睹所爲二三場其誰信元爲士非
習欺者也命至敝邑邑之命至豫章元求內外所闕
悉俱佚更求家草論表策具在而判亦忘取而誦之
誠索然無聲色何以行遠然夫子走一介歷數千里
而索元一二日之短因暇豫而節之以一句一字以
見所長又欺之甚也謹如草以獻則亦見其意而已
矣不然肯假之以欺胡不索其素即索其所以得權
敗者也前日鍾陵之會既辱膜覬又過存恤之命以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佐佳公子元告於父母謂改歲有圖入見沈夫子以
爲得所因也朝夕望歲亦朝夕待命適在豫章嶺北
張夫子至謂金夫子之得子也余有力焉亦命以佐
其公子早聽於尊將東西奔命無所適與慮不先圖
亦未敢遽以休命對則業已有以寘元矣元故不文
又敢以其質獻夫子閣之所得非所望其必終弃然
執在下流常自寒慄貴者其或責償言於賤則安所
適罪此元瞻依之私重之以畏者也敢因使者以白
昔人云意氣之感士不能忘元所敢自效者埃夫子

或得會見周行充執鞭之僕乃無負耳其敢有
心乎伏在草莽悃款莫盡惟夫子以備三五勿以
其賤不自量而終積斥之萬死萬死

報韓令公書

夫子適來敝邑三月而邑人士多起者元獨殿焉爲
夫子蒞堂教事之不均適將肖之有速不速也元敗
且毀矣諸貴使者過而存之以爲是於異日不敗賸
慈之餘則何以得此夫子弟不有速肖之譽於其父
母而鄉里得通者無有况以能行遠乎元受賜不朽

市南子

卷之二十

三

今之師帥與今之士知窮交之重苦上下之不逢往
往踰境外而相結以元介在輟筆無所辱辭禮得一
器使之以爲榮施夫子其猶以爲不屑者耶區區之
心冀得御左右有日近謁沈夫子入豫章尚弗克歸
時物愈索然矣又無若念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不能
已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此之謂矣

東鄉報樊司理書

元未介左右與夫子先以文事相見媿幸矣王恥辱
在下邑其夫子爲過賓元爲東道主弗敢也更得佐

杯酒接殷勤詩人咨詢之意乎夫境內外鮮有競立
言者乃上下猶以是爲名是以君子有譽必聞於上
士有譽必聞於君子上下固若是易達夫子之聽失
矣則知有元以元觀於境上君子肅而有文爲世所
望又左右采之以無成其溢則未有若夫子者也寧
不惟德音是興古有之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其深願
焉武策一出徐氏子手元適有瘍女割絕之戚不能
請益所謂係小子而失丈夫者也惟矜而亮之

寄祝侍御老師書

市南子

卷之二十

三

元聞古之交者則有以一見者矣奈缺之舉曰季不
反顧子產之好季札不先知郭泰之異符驗不再見
所稱特達則蔑有過此矣然未有不見其面而見其
心也自夫子來蒞戊子之役元慕下風之日久矣竊
相與屬我一二兄弟雖有擇才之智無益失時勉旃
勿怠所欲從羣遺迹之士以樂征者請必及夫子距
躍無數若已遇之者矣然而弗敢見也蓋古之見者
有以懷刺有以介紹今則勿有上故不敢雖從事于
役元則有所望顏色矣然而上無所識鄙人之面也

亭乃先所勸一二兄弟惟曰寧氏有元弗有也明
無數乃見諸憲大夫爲悉敗故知夫子真我師也前
何幸及其餘節何入豫章二月奉周旋之志定矣然
元不侵而其信古無因而不至者其素也命旦夕未
下又弗敢見既二月夫子戚愛以歸不肖終無所得
御乃夫子有遺愛復問之以大禮禮過其物雲行雨
施曾是不意若元於夫子遙聞聲而相思從古以來
未之有也夫夫子得士獲志者庶幾百人何必乏一
不肖然元聞諸交益言塞朋則吉彼有司養
志於士士獲志於有司解允之道蔑有餘矣
惟濟矣終未濟者上有解之之意士存感激之恩誼
未有不干百者也此世之所謬不信也元之所懼不
在是在負夫子語曰鷺鳥累百不如一鶚夫是役也
夫子以御史先太史董正厥事二史輯睦外內無關
百官自比閭糾禁平極之屬靡有好命選不失偶百
士豫附不克者謂克者鷺而累克者謂不克者怒而
鷺不相弱也夫子因是亦有所贊合故願以封大賜
元最不肖夫子又有所臨存之其無乃以爲一鶚矣

市南子

卷之二

三

大然而以一與百其數不敵也人亦口有鶚不勝鷺
而又敗焉者乎其得以元爲鷺焉足矣第夫子取其
擊者不弃其伏者吾聞鳥之伏者必擊後且爲鷺乎
是夫子再獲也且爲鷺乎是尤獲也所獲與兩貴使
者多矣此元欲自效於左右弗顧其愚是以辭多不
勝又不分之甚者也惟夫子曰是猶有擇木之恩木
不擇鳥所至焉則庇而况飛鳥遺之音乎庇陰膏澤
以卒前既元之願也於法資斧之使士不得以辭通
然誠於不知而信於知者是以敢盡惟夫子以爲輕
筆使而辱收之萬死萬死
市南子
卷之二
終

市南子卷之二十一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著

吳士元來復父選

書

寄督郵金老師書

所不奉侍御載離寒暑曩者不敢飾其敗言以嫁致
命未聞夫子之攝而整之也不攝其妾又譽之於其
令長人固有抑而親之揚而遠之元亦懼夫子揚不
肖不肖或自是不得聞命則將若之何其亦或者非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一

夫子之心也昔者曹沫之敗三管仲之敗三孟明之
敗三夫三於易往復平陂之爻也故更事者似焉三
折腰而良於技夫子毋遠弃不肖不肖或自是得事
夫子矣雖然樹人以自封百年之計也植善人以爲
國紀數世之仁也元將以不敗事夫子夫子實鄙賤
之區區之心庶幾則古人之德效尺寸之功鳴先詩
書禮樂之士古之人有至於今不朽者身比焉夫以
是事夫子其亦可也以元之賤道路之不易通每介
其便欲有所談教命者元於今日野隨世以爲文乎

則文士之贊也國家以當幣帛士不修意而日從事
於茲是先幣帛而後禮也元弗敢焉卽欲立言與古
昔競則言者壹成而不可變者也羽未豐滿不可以
速飛元弗敢獻誠未知所以奉順長者夫子心之愛
矣遐不謂之誠須布教命有以振救不肖無俾隕墜
夫子之明不息也夫何愛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
谷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夫言身之章也其言不麗
於世弃在空谷又舉其世所弃者自爲辭以行禮所
謂不責其須而責其趾士之賤者也何金玉之爲然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二

空谷之士有所寓音必世之重人也或拜其辱或補
其闕甚不獲已人猶謂要之是故其言也不金玉且
糞土矣故曰士之貴自貴之也抑又有之貴於丘園
束帛箋箋丘園之貴空谷之士也顯者皆布之束帛
以從其潔外而至者箋箋也則內而出者金玉也物
有以賤貴士有以微顯非所托然乎故曰士之貴主
貴之也惟夫子加意焉沈夫子入蜀之期何時討道
出故邑猶得親承宴笑且悉夫子福履人便肅布腹
心以待察罪昧死昧死

戲答吳拾之書

奉書見公子素有著述朋從爾思我可賀矣前書實
斬公子公子何言仁義之深也不佞曰有告急無修
好公子未獲志之時實與聞是豈不佞將謀之必先
嘗之以爲繇是可自旌耶公子曰能振救不肯不愛
其力獨賴有乃始不佞未效犬馬之時亦與聞是豈
其時公子後身而先長者欲成賢士大夫之仁急耶
吾聞論行結交是以寡失不佞兄公子之黨每自敗
羣憐憫懼公子不獲自異今元素薄施而厚貴將於
市朝子

卷之二十一

三

公子收之是不佞之算失也報之說自公子起魏矣
且公子不吝自謀不佞未有貴功之色公子開報之
端今不佞自是生心將亦如世之險幸彌縫公子而
實耶其關於人所謂貪天工以爲己力者也其誰能
禁之公子之才一不適夫誰不以爲冤然冤之必自
近始子之黨豈不足而須過賓如余聲甫沈使君於
我公子則嘉其志而不予其進取之志初也且夫聖
不求備士期得雋使君以命比一國之士肯餘士才
不必得一公子肯餘士才不必失一公子謂藉手

公子奉金長者何肆欺我之甚耶又曰公子之子
之黨則有游大人者矣以公子多識天下之難幣毛
謝之不足以偏當必有及公子者豈子之黨皆天傳
之翼而折其齒耶世之險幸背憎職競不顧誦恥恐
公子雖有髮猶謂其髮之不黷黑也無所用之公子
不覺怒是而謂僕有越思乎書至不佞未嘗色變謝
李見之徒足下爲人觀笑謹當奉書以充絕交請效
子末命子曰願足下忘之勿復言也不佞曰願公子
勿忘勿復言也反言爲答公子自戲

市朝子

卷之二十一

四

寄別南昌令

元不敏在夫子驅逆之中自爲前禽者也仲氏伯饒
每介夫子於僕弗敢驟見蓋僕雖不肖豫章之經術
更或前聞者輒顛懷不肖不肖請以遇禮相見未嘗
就焉不然雖所聲聞所覩見望之特甚然志至而辭
弗敢至也是以祁奚叔向之事往往常有元所爲此
非各敬乃身之謂亦以士一見有司則弗敢忘有司
一見士則忘之是上習變而下愚不移也謂之忘
元每啞笑此類寧自效尤章以交出尋常謀略

夫子適詢元於布憲之門不爲不賓僕謁夫子棘門
之市不爲不肅古有解駟於路班荆於郊此道猶未
忘也倉卒之際得假舟楫同人利涉小亦明微布帆
無恙役返風發沈夫子趨過大舟未端謝也每見古
之君子趙宣韓獻之屬施以令德報以令譽元誠闇
昧不知稱物然對揚休命不肖有焉公召將入必必
天官之旅元欲同伯饒二三兄弟飲餞豫漳奈罷病
未能謹奉詩扇一柄亦靜女彤管之義乞念草野之
辭而辱收之幸甚幸甚

五月二

卷之二十一

五

答湯元舒

竊者辱問得平昌文選讀之信哉其惟海內湯君也
越使來讀兩生希達符頴律度悉如其所自出三
談可謂一家言湯孫之肖速哉大編論大者寥寥如
青雲未可多附矣乃不愛以惠不佞雖君貴辱人辱
人其實汗君更謬相重凡擬過倫公子其誠自牧之
思也夫不然不類竊欲叙作者之意怵示固陋益足
下羞意吳越間赫蹏貴已久亦無庸鄙人言爲爾大
都已備使者行部想歸不遠都俟晤言尊公侍御前

未敢便達

寄謝曰可

人無前知悔不從足下蚤自異卒成敗笑可嘆可嘆
吾屬竟何狀而止足下三年計且若何何當晤對也
與劉幼安太史

豫章同盟凡數輩僕之廓落無所處焉當足下未貴
羣豎不得不尊應援爲獨遠乃趣繆與僕同不繩約
而相結矣昔先將軍陵與人不接杯酒而太史公一
拔萬世榮其敗陵不自知其所以得於選也今之陵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六

非一敗不復之陵然不獲世愛憐久矣太史公何以
援之比來愈不能自曲直出受僭謗欲嚮晦人山自
甘餽粥又無若往歲襄先人之事多積負何惟是日
夜皇皇懼業之廢爲足下羞敢不攻苦自勵太夫人
歸分宜奔問以抱幽憂之病故不能前自代幸執
事原而無誅幸甚幸甚

送義蒼子序草書

竟義蒼之卷讀列侯之序義蒼似知體者以不肖代
大匠何以有當小人亦慮才而言爾顧君子擇焉而

猶垢不可入謁專舍弟上草原書敢雷什襲何如

答顧宜黃書

無聞之人辱左右先匹夫之義丘園寵賁忽若從天
豈聽過抑抑謬相重耳吳公治行冠天下徒有意買
生高誼已傾一世之諸侯矣迹徐生所稱誦循良經
術况復班班當所至道休美與海內大夫共相恭義
寧爲二三當事道哉貴治饒佳山王喬相召遠遊之
履已至飛舄間矣沈仲爲僕而來不得不俟一晤十
一月中當假臨川騶從一畢此期何如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七

迎黃令君貞父書

恭聞海內有黃先生久矣執鞭之役意在中原不謂
今日我父師也乃僕且北去有不及門之嘆奈何
雖然乃亦知天以不肯授夫子當今海內夫子登壇
執耳如不肯者卽當捧盤盞綴登進諸盟然僕僻遠
性復惇愚卑飛其義未嘗見一羽與天下爭奇而於
夫子接壤相聞奔走之思最爲愿慙竟未能假一介
以聞名蓋天不欲定其位分使北面受命有今日耳
不然人事之弱豈至此耶素所願千里委贄之主一

日儼然在側卽老醜猶不暇自惡欲強顏函丈之問
矧去諸生未遠遺與計偕將在新政其爲及門與異
日者舉主同矣千里委贄豈足道哉元用是益自奇
幸謹伏迎竟上先驅下走遠布腹心不盡竦栗瞻企
之至

謝黃貞父賜品禮書

辱表敝廬陳司徒之古誼鍾太傅之妙法英英照絕
綠字丹書誠足千載顧不肯何能堪耳伺者先聞卽
令滿堂高爵易位虛左臣固矜榮亦以明師磨鈍之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八

與黃貞父書

下第爲薊撫軍徵去初亦欲歸而顧太史公愛不肯
爲會稽之計政圖舍地遂憊然而赴之少時最不耐
官舍竊意比來柔足繞指或能自適直不知禽鹿之
性終不可彌三月以來撲火不眠於匪征匪戍北至
山戎東望遼海三年之瓜以爲期亦士女之極悲
已竟負歲月胡不來歸糞朽無所發憤豈謂是耶詩

云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思我慈惠實爲病本五內之
鬱攸與藥物相扞故莫之能息也猶可怪者好古而
遂信有因緣不肖於古人意最深因緣最淺禽鹿之
性原以害此豈天謂吾儕神物能自無之有復令記
疆則纏絡天地出口無窮矣是以蕩其主寡其積儲
使子墨卿猶費轉輸耳然取大意不爲少如華胥大
庭靡國不到雖無圖籍恍在意中望風物而指蓋藏
往往必得欲纏絡天地則亦取足而止矣天且如吾
墨卿何弟缺我疆記終一恨事觀夫子讀古人書似
亦南子

卷之二一

九

亦類此取竊比焉而不知其能不能也聊以自解優
游爾何如去京師遠鄉里不通幾繇聞舍政幸赦土
翁將南晤言在九十月之交遲則歲暮望歲履難無
任神越

與曹古岸憲副書

元未獲伏謁從署中竊丰采議論兼讀詩篇心倖慕
久矣何以小技得當大觀意極於何所不無語極於
何所不有二語其解不易古論文多矣莫能道此他
有云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可謂玄廓

然大槩乎有無也使君玄覽自道語故有神不照
及此雖藻績非地精采足千古矣上下三朝文品游
意獨深大都譽不肖卽非倫言言若爲李生發排是
亦可不謂知已耶元素以此藝諸生經業非一人所
得見長於世居常不好多作作亦不甚藏海內同聲
繆相慕用頗有傳者然家實無副不知何自出人間
前日之事技窮途迫遂恣意而爲之不復裁者裁割
愈益自醜計偷取一時便焚溺爾不謂索者不止不
得不應芻狗再陳殆無人氣端啓所述區區實出本
心非敢倣也然自知造次無一字增損以蓋其短亦
惟齊所長足前有地况長者先爲之援以許之其敢
不赴不及拜教遂南行矣相見何期引領榮問

卷之二一

寄總河李公開府書

公入長南臺道
聞總河之命

往歲辱賜傳歸正月抵敝舍遭家多難語具君礪書
中盡二月乃得稍覓天日初不問外事一向何祥騶
錦里則聞復總河上之師舊國威儀意與洛陽分道
今者陳兵而納天下材官露刃若雪控巨靈河直北
引不竭於大東若晏任重當世無兩雖違碩膚之孫

乃稱喉舌之才私幸主上知人舍任有非口舌所能
悉者欲奉教濟上奈人情不歸亦已歸則老母稚子
俯仰有係自是家人之禮無復壯士之懷矣且三年
於外一年於內卽老母成兒子輩四方之志元其不
愛日乎以此坐涸轍中不能由勇夏秋之際買舟早
來受河上公道德而後入爾濟寧相曩受知者也幸
在宇下以台堂憐才之心舉賢之力當不難使復舊
物何如何如

寄毛肖翁書

市南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嚴嶽一阻鬱悒者三年京師見待詔諸循良愁居難
食乞曹郎不得亦良苦矣師在官猶飲鍾陵水儻久
京師恐買水錢未可支三年也雖以艱去天實益之
元正月從塞上歸拜謁祠下觀父子弟之拮据暢
然有懷且以主上適者建儲立相觀聽一政頗見
次舉之形因爲勸駕甫閱月而諸選補果報聞既詢
起居亦且徐詣闕下芻蕘之咏似有機存焉故人相
動一至此耶詞雖鄙陋頗川是自喜謹錄扇頭奉覽
元歸復遭甲午之變而先是亡婦久病元久羈內

交困債至不可舉將來僅粥無所於措憶諸生前今
時豈憂此耶聊一嘆笑風便教我

寄韓濟寧書

師得名州相見主者未嘗不識天下士獨無若諸籍
之次何知不久淹信宿而已然而師膚寸與雲雖信
宿濟止必有可觀者焉敝通家及翁素知師今且且
夕共事取益必不淺然推較想亦不敢不先也明年
都下有尚書郎覓孝廉缸必韓公矣道中奉懷一首
志之扇頭見遠意

市南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寄毛肖翁吏部書

去年通州條詹明來京元附有尺牘暨奉懷詩扇一
乘云冥敝邑館中可得達否是後賤疾瀕死者一年
矣傳椽來適先移病上清山中軀命之外一無聞知
遂獨處於疎迢然不爲恨者亦以師未選郎李生
不可一便不寄業當軸處要卽數輩來而失問非相
忘必矣且亦非避場爲此落落性故懶作書加之多
病閉門少得候便往往來者驛驛寓書須以簿記而
臣固不知也生平於令無束脩之恭於海內賢士大

一無遠近寒暑之間顧以固陋謬承約結敢
公所用得幸生者然則契闊又何足爲二人道哉
款之衷復有不能默而已爾里社留滯許等推我諸
生幸甚迺師獨不計孝廉李生貧病自廢猶甚
溺者亦將何以振之此誠自廢宜 師萬不計矣
爾今歲公車之赴大半未決勉彊故事冬春得
相絕倒也臨風神往

奉寄毛吏部遂安

長安顯光氣之教私心先實悟之作者動日賴光夫
百百二

卷之二十一

先其或自韜者也皆苦其無尤非不足恨無萬卷書
爾元今者五年以爲期矣所取在庚戌實欲千秋之
至槩成焉以千秋之模爲庚戌之光必滿又五年而
千秋之光亦庶幾滿又如是而優游二十年天年或
盡才具亦畢矣弃之罪可無若夫三十八年以過敵
人爾如是而終孟子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孟子冬之
間擬敬泊釣臺起居更相揚雄陶生其賢想先到也
茲敝友魏群置尊公過謁群置素誼誼今苦諸生而
游國子其尊公爲丐資於四方長者貴郡邑大夫之

賢肯不惜一吹噓否今海內專城盡若選君曩者作
鍾陵令天下經術文雅之士豈有欲行無資者哉臨
楮喟然晤言不遠

聞瑞徵募刻四方文將就自謂極一時之選謬
云不得李生不重圖之久矣因余過而周請
之乃余篋中實無有既書示余自太倉徐君
所得一義問曾刻否余請讀數過茫然不知
鄙作是非也其意而答之

僕面孔不自識矣但沽然佳品太倉武林名家俱以

百百二

卷之二十一

古

相借即澤虞夢虎得不私幸僕素不成一家言此或
其既久浪作未可知也第無攜可簡展耳附青雲即
富不朽謹歸并謝

與黃老師書

上下之交有啓之而未合懸之而卒起焉者則其
始奇若不肖某之恭遇我師是已昔歲甲午老師之
建于旄而至豫章也某竊不自量負夙昔之奇義
林之遇不謂槩落泥沙未經玄覽然而私心願
未復幾如甲午幸前在備中正卷朱畢邪和

變元補既補而後老師乃得手執之曰宜其出砂磔而登公庭吾可知已然則不肖之於我師兩當前而不御而卒得爲門下士不亦奇邪厚幸邪乃侍未數月別則決歲而有餘矣恭惟老師應期名輔擅世宗工已切絲綸忽驚衰絰隨以終身之慕久稽拜哀之期然而此何時哉時事之大壞與政本之徒存也極矣咸望鴻深尊宿之儒歸然鎮攝使危者安輕者重舍我師其誰伏惟彊飯趣舍人裝以俟某原稟幽壑之姿獲奉慈闈之養當終焉而已矣徒以先人未命市南二

卷之二一

三

與張二水年兄書

先後出都遂乃十年不見人生能此別幾遭乎地固有僻遠猶存乎人使弟居朝市無以異乎田間其在田間視郡城則若數千里然境外之慶弔不相聞無足責矣諸欲爲禮而不及其哀者一切悍然置之幸年兄援琴未及而季卿歸便區區者不可以已惟墜

宥之夫時事之足爲嘆惋非一日矣而今已極弟本一壑之姿徒以先人未命家母時督遣之將復理此難肋以歸年兄鴻才遠度鎮衛當世同儕日夕望之惟抑過制之恩勵急公之節如期夙駕以慰周饑幸甚幸甚

答歸善董年兄書

昨者榮觀弟某亦復草草無能暢浹今且欲兩周耆矣可爲惘然所論宜遠有違就養之孝弟夢蟲也知辛莫若弟願屬者遠微紛紛以借甲科爲請此經困

市南二

卷之二一

一

救時第一義兩粵安危係於吏治老年丈正叱馭之忠臣也且兩尊人坐膺寵錫年丈行近內徵歡養就踰焉健羨健羨如某官無以養而寡母復不肯遠去先人冢墓弟自三月以來移病乞告至今矣苦未得報不知何日仗庇得便南行也徵近世黨惟益慎固培風以需大奮天下幸甚計事倥傯復動隆注感微何可言臨風竦仄

與劉石閭書

台翁具端敏之資著崇深之量亟宜均祝人流資益

廟議而猶節鉞海上久之得無嚴膽之太峻與雖然
欲舍其誰簡茲在帝直旦夕待之爾不肖某生而悠
忽入官十有二年田間半之或以爲竊沈潛之似不
知以地則金馬門未始喧而以學則田間猶然廢也
朽木不雕蓋謂僕矣宜安丘壑之分寧曠朝廷之官
顧以先人未命鄙操無據卽家母亦時督遣之今亦
以春初赴闕待罪矣夫不能爲有亡之人雖世所不
肯顧處浮沈之地益愈難之幸台翁賜教焉臨風翹
企

市南子

卷之二一一

七

與劉景行七年兄書

家母食貧居寡天恤以年皆倚諸兄之福獨愧生兄
固陋號稱竊祿居然負米而家母且輒與朋壽之感
懷不待之悲子姓祝之輒淚承於睫不肖無能一解
其願復荷諸兄見念錫以重器類遠誼深文明質耀
領榮名而再奏母再啐之乃始怡然一色喜也微此
斯須弟不可以爲子諸仁兄之賜大矣哉竊惟意殷
者馳素書而已足言重者飾華裘而非真乃我諸兄
意必於厚將言存乎尚象極其文而不過其情明德

之賜也雖然其過情乃有甚焉表表七賢將齊芳於
勃鼎榮榮二雅特借重以稱觴何當鎮世之珍此作
傳家之寶幸矣過矣弟久瘵官亦惟將母乃老母實
時時責遣之視事完鄙情難執春初亦擬赴闕待
罪矣諸兄處當一一莊於計貽匪遠俟之九頓臨楮
瞻切

與署縣黃聚垣書

市南子

卷之二一一

八

吏治之忠有二以其官爲舍者則文具而無功以其
官爲家緣者則事生而不已攝視當官犯二患爲尤
易仰惟臺下清辨而不苟正靜而不侵誠循理之上
才權務之良格也敝邑幸甚偶以俗冗未能躬謁選
以旬日肅茲遺候不宣

答傅君雨年兄

自壬子接真定手書既過汝南晤佳公子則至於今
矣憶昔比舍時兩人於落落中相目攝而已然信然
踰焉雖久別猶未別也十年之中仁兄所如皆實際
可稱悅樂弟以善病苦嬾自弃都下田間總同玩暢
今乃一敝人而已矣將何以見吾兄邪業老矣何

遠承隆問祇增之愧讀西征大篇備具風雅弟
慕秦劉之古特以使往時亦抱病新愈欲有所記
聊以懶廢不能十數紙兄法官也而乃盈帙何相越
之遠乎愧愛交極不能不一敘其意緣連旬洞瀉恐
管仰答想時有奏使幸命一枉索之何勝縷縷

與陶白夫書

鄧林不齊榮高者磊砢然天下之奇幹也仁兄遭際
不謂不詘顧才堪偉建而言足久存天之與兄未爲
不厚官長物爾幸毋以自薄也大作名天下數十年

甫南子

朱之二十一

元

無徵亦信苟欲徵之有南州之耆宿在奚下及李生
此仁兄以不朽賜弟甚寵昵也敢不敬承欲趨貴里
知初歸暑劇未可以溷之任何期可猶有數時周旋
郡縣否得於彼中乘間亟聚一大快也有便示我尊
刻想益富亦先見惠爲荷

答居南安年兄

文成嘗謂象山先生之學孟子之學也大致文成亦
然吾儕戴圓履方直將心作孔孟不亦盡排屑累而
亭亭獨上乎而於文成又何謙讓云天才世學如老

公祖正當爲天下先登爾弟故不文尤不長於褒諱
率略草野自愧不能揚厲鴻駿萬分一老年臺不弁
若遺猥承存獎益令有視莫施矣重違遠辱負汗拜
登誼亦有以瓜報瓊者而敵篋蕭然涼物二種止之
秋風白紵不猶薄乎奉博一粲匪報也臨流長溯

與陳匡左書

不佞甲辰曾以貞父先生書謁台翁於南署伏蒙誨
贈華袞爛然似不驅之蘭臭之外獨其時位絕交淺
未遑締結耳翁敷歷海邦某忝棲選禁從見四方之

甫南子

朱之二十一

子

緒紳學士語及陳公咸以爲文武作憲大人也某竊
獨喜然而修問缺如者以弟生平游道而世體疎
雖貴師良友輒十年不一問然而意鮮所可者可庶
幾寡悔比絮新知殊覺不如孝秀時得友爲盛是以
周流肺腑若台翁者指至今不多屈聞聲之思頃蓋
之結誠不以相見聞爲輕重也明公人倫冠天下以
爲何如何如家長史潔貞廉人也其作吏亡論其在
府匡正寵王更歷壯后請其國以付幼儲不可謂
切矣久思脫屣以受遺未畢計今歲册封而後行

先治荒崇章水之間矣緒風不測未及而殂誠可
悲悼夫其在也台翁鎮河北弟弗之敢托也今殂矣
其所以歸不得不一借寵靈蓋本府之牌票難行久
矣乞台翁別賜郵符猶煩貴役導出中州使柩無頓
挫淹滯之苦則李氏死生戴德不小卽弟某且銘勒
而况舍弟輩之或能寸進者乎水陸所從未能遙度
統惟加意幸甚幸甚

與沈日倪父母書

伏聞稟拘福聖寺梅僧諸所以留停游食損壞官屋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主

甚盛意也當爲地方致謝顧事關不肯不敢不具剴
陳之福聖故無官室自貞父先生始有玉版居居
本可以偃息於殿右廊之背得一間焉支立似蒸藿
下若茅茨隘可容膝蓋殿其樹下稍幽而當時一仍
舊貫惟上施仰塵一別具牀椅衣架等物而貞父自
之曰淨方曰小休歇猶寄在寓舍耳非若玉版
居之由官構也貞父將去則左廊之老僧無以食以
其屋與地賣某價若干矣又其後無以葬復得償如
前兩契俱在此某孝廉時也貞父歸而卽知之矣輒

辱賜書麟初精舍旣在當以護持玉版相托而某
者奉書貞父南曹示及海內其狀云尊扁二
落人間作寶墨夕陽荒樹徒憶令公香耳豈惟此
卽玉版居前之小淇園亦爲人持去貞父俱無所聞
蓋亦過焉而不留矣然則此寺中玉版居官亭也亭
之下非官地也淨方惟仰塵牀椅衣架等事官物也
仰塵自爛而衣架牀椅於縣則官物盡矣無可問
守者且當時曰守亦非此寺僧也海智寺有僧口誨
空貞父常以銀若干授受不一年而此僧往謁普
亦旣於武林見貞父謝其守旣了此一家矣此家
畢老僧復絕右廊虛無人凡十年所今此法衆乃自
匡廬來者明府至之歲弟上匡廬知其所自遂留之
網非梅僧之所所停也問淨方爲何此廚且不知而
况能壞之乎夫此十年者苟以爲黃公之淨方也而
聽其壞乎是工曹之責也苟以爲今生之垢舍矣而
不自戡乎是李生聞葺也此衆者不相及之人而
矣頃募緣脩殿小疏之長廊而下弗敢及焉正恐
公以及其私爲嫌耳明府儻舍淨方復之官弟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主

以獻儻赦之不問一切影響幸并緒之弟某竊自循省雖不爲私請而好持末議明府復不鄙而謬重之必有人恐弟之盡其愚往往欲借事以中之者非敢在明府前第巧及之耳惟留察幸甚

答楊崑阜

佳扇下索惡書意羣品中必得一醜以爲快邪心欲請正乃自慙不堪出入君袖又恐欲覓願賜故不敢辱台號以自榮也赦其草野幸甚

答姚通判書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三

枉駕章門拜函燕邸春秋孟仲倏焉相及如此驛者何晨羣詠小引緇衣之愛偶爾明府猶未之忘邪仰惟榮滿計書誠確良譽芳美雖奏薦後期恩束於今然在褒嘉之首列矣夫知己弟上循良最一札相開殊足慰藉而必重之以問世禮猶不免邪僕感而非之竊思過此以往喬擢但需時至顧此中憤憤外吏升遷之遲速優劣大半胥吏爲政自昔皆然而今焉甚聞每當劣轉之月當事苦不得其人以滿數或止於任久者求之不論其考若何第以爲斯人足矣知

此者必於胥史中主一人焉厚與之約歲時寒溫勿忘其意庶幾及者可不遲侵者可不劣鄙此不圖雖有伯夷之清子產之惠加以兩臺之正薦諸君子之旁譽恐顛倒變易非所難也爲之奈何爲之奈何此語不當以汚口感積穢之顛寔痛廉貞之淹抑特爲知愛一譚

答熊經畧書

接尊教稍知遼中聲實差足一喜人稱東賊戰必克攻必取弟曰不然謂之不戰而克不攻而取皆前事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三

不忠之所爲也自台臺往弟固知其必振矣新政處分悉中要領率朝欣慰諸策應應有當路在弟輩在旁人惟有蚤夜禱天牖我士大夫之束縛私爲國而已矣撤藩陽之守併力於遼自是非計顧區區之愚竊恐大蠹居中重兵在北賊若避堅乘瑕一旦入寬奠掠海蓋金復以去使重鎮自孤亦一策也台臺議於寬奠撫順清河開原各分將設防誠不易之計而目前寬奠爲急不可不蚤部分也中朝自徵發邊兵外言調募益紛紛實於鄙見未愜或對客輒頌言

之而楊文蔚一疏適與鄙合雖論事不無迂處然所慮是也愚猶竊料之西南之調南北之募雖艱難尚若畫水搏沙比其集明公既定遼矣無濟遼急而低勤內憂當事者之未嘗爲國合計之也然而側目卷舌誰敢以爲言卽言之誰敢聽者若得明公熟計既定錄上兵馬之凡請酌調募之令廟議必從然則外建奇勳內維本計將相之宏猷宗社之至福也今日君臣一意寬大凡事之失置舊不問增新無已誠一時之權非萬全之利夫權一事而始中終皆微非敘

百月二

卷之二十一

五

若台臺復誰望乎萬惟留意遼中賊謀既得使人戒備乃台臺之福然聞其頗衆未易盡也撫內慎外庶幾自息益惟高明慮之明公此日天下倚以安危特愛喋喋不自以爲妄庸咎亮幸甚

答鹽院龍

憶昔榮觀元會一領晤言偶同杯酒玉人之別十載於茲矣懷想何如夫今人臣得行其志獨臺省簡省卽居中人適政諫未必遽有格心之效而直指巡於外使吏畏民安則足以行天下難行之法下積年

不下之膏視省郎何啻功倍昔禹八年於外爲洪水也今官簡頗欲蕩然而持斧之使愈不如期至人之望之豈極溺之足云哉然則榮待七年民猶以爲少也惟台翁清英勁特居台望首旦夕晉登九列周流三事轉士大夫之心振國家之紀方坐而論道以援天下又不必四牡之勞一方之惠嘯翹企翹企

與李復吾書

自相士方生稱述萬福嗣音眇然過京口之錄亦愧不果故人而遠其苦若是十五年間凡五閣科延頸吾門老驥君家季鳳作聯翩勝事乃猶然淹抑何邪竊恐後出二難英英相迫老壯者益難爲或天欲待其齊而一發使居天下最勝未可知也想老公祖益健飯惟寬然以俟僕某草野十三年史職強半日間自分當奔徒以先人未命爲老母所督聊復強出踰年卽當謝免夢寐名園歸雲之洞來鶴之軒使神飛舉何時得遂過從作痛飲深遊也懸想正勞適敵同年王生用霖往便特肅起居王生博雅士也來鶴清軒不可無此生跡痛觴之幸甚

百月二

卷之二十一

五

與羅鳴陽書

不奉顏色十載有奇鄉曲一舍之間出處參差往往百年良晤無幾世之可嘆也如此惟我年兄忠信慈惠爲民師帥真是勝其任而無愧亡論循吏即古今歷仕皆非謬巧可以致之必以惠信爲本年兄勿自以爲惆悵不足先人知天下之不可先也而後之吾人之令則也惟益留意教慰以需內擢幸甚山水空音何以示我

與王同年書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三

章江晤有遭逢別殊造次喜之悵之旋聞齋捧借重竊自謂今歲於老公祖良緣不淺延頸長安領清秋以迂玉人不謂德讓是敦龍旂改載益爲悵然仰惟老公祖冰操勁特石畫洪深當此憂危幕用之時必旦夕涉華津領重鎮敵鄉恐不能及榮滿也儻微天暫借弟明歲必乞告而南訪使君於夙嶺章貢之間韻事也未知此緣果否

與霸州守陳

諗惟臺下聲藉甚擢拜泉熙以終更之令卽不

屬之守幕用之殷風勵之著未有若斯者也桑梓借光可任欣企夫宜民者久任古道也不行久矣卽縣拜守如臺下庶幾近之吏習民安志俟道洽龔黃之業在於茲矣益惟留意幸甚

與傅君雨書

小序以賤恙久稽罪甚以能知吾兄作者手筆不能發揮其萬分一可奈何感知則頗真數時又當成帙得寄示否遼事決於今秋然以人情事理觀之虜卽遲十年來國家無備必猶然今日爾論者專言主上而舍自寬冗散之人卽哭至於不痛涕至於不流彼必以爲杞人緯婦弟仁兄輩得無意邪百思以豫幸甚幸甚

答饒業明書

九江是前旌一日乃行意雖出西路或亦至黃梅而後渡江庶幾一遇乃竟不可得至今爲悵夫天下雖安不可以忘戰尚矣不知向來吾儕無一先事之憂皆令已事之壞一至於此可爲悼痛邇者對客或答無臺兵道書輒妄以爲人臣領官必顧名思義日建

旗鼓於門所典何事況至天下危而所宜注意猶未
之及也讀兵事公移果有顧名思義之說噫令人人
此念則遼東豈得壞而天下豈得無兵無餉以相共
濟哉及悉所指畫寄軍令於內政靡不至當敬服無
已願致行立效使當事者疏請以爲四方式且也位
至方面之尊節鉞樞機皆旦夕自至豈徒以一隅式
四方而已哉然則天下兵餉之計將帥之人必列肩
於胸中又矣秉要者弱不待論且先求所以各舉之
者有便得見教幸甚

市南二

卷之二一

三

答鍾白南書

仲春從兗登岱掠花封而顧問悵殺壁之未旋既聞
異等蒙褒比隣調劇國之旌顯循良可謂著矣且也
大吏小民皆素相信慕不煩改策而調馭裕如後效
之非常益可知也勉旃幸甚戚里藉光有相知之路
自當稱不餘力而况王老師之近且切者乎謹識尊
諭往還間當以聞也裁謝隆注不既所云

答遼東按院陳

添惟老年文治行素優非猷獨著帝命錫特待危

邊夫今經畧非昔之新綸甫被而首舉按遼者哉老
年丈異時節鉞斯其柯則夷難是隄虜突犯陷城覆
軍事出殊異前後之猥承內外之謬巧其咎自著與
持斧特出者何與老年丈處憂危之任著勤苦之功
不可誣也益惟自愛以膺顯擢弟歸負去六年爲先
人家母爭通之綸聊復一出亡何當卽罷去不足爲
老年丈道遠承隆注祇益悚惶析木天長可任瞻邇
與丁默存年兄書

市南二

卷之二一

三

惠於歸義寺惆悵者久之蓋弟輩驟去仁兄猶領袖
之失而手足之無所稟而喻也奈之何凡立言者必
叩之無意而發乎有所不能自己則生氣自別仁兄
之一鳴是也頃來馬湖兄自南來見一郵亭有貴池
太史真先議之句其見推如此然則時固不晦而無
若仁兄遵養之志已先定何暫爾優游旋當召拜益
惟留意幸甚貴舊西席萬生某爲仁兄而北不值而
南念厥間關賜之嘯植諒故人所必至者附肅起居
不盡耿耿

答巡撫劉斗陽書

惟台翁精心巨力誠世病之對劑堂危之特棟也
羣情咸欲借重樞中推尊表正而東山之志堅不可
挽何邪夫士有品而世無常富今之論反而後定吾
鄉之謫去而見思此舉世之所知者台翁行矣高矣
不數年間羣推特召可知也卽此時溫旨當在旦夕
惟少雷爲禱夫人國兩相誤其故甚明賢如台翁者
可倚而莫敢頌言所以大用之方無足比數如僕者
富慶不敢侈言所以自裁之意惟有乞病聽其徐廢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三

與陳平江伯書

兩接杯酒雷太醫家歡不啻平生矣一別忽爾八載
沖衿雅度至勞夢想君侯亦同之否仰惟君侯銷京
乏筦鑰多年燕喜之來歸有日洵勳裔重臣哉而舍
親晏丈以二十年入幕之賓陪勝鍾陵柱笏看山頗
饒餘致亦當代之髯叅也相樂如之何併一笑四方

多警根本至重益惟留意詰戎幸甚

與伍 書

別思八載夢寐爲勞仰惟老父母靜存既久特召猶
習僕某雖在田間每爲太息正懷饑渴而胡君捧尊
翰至乃知通者儼然衰經之中此人生所必不能免
雖至性異常當亦爲世溫飯幸無過毀誼竊通家禮
宜芻東胡山人遠遊踪跡靡定未敢以累行李弟願
援琴甫及建鉞適推得借重敝鄉固所願也不然弟
爲世超一耆宿亦何擇焉恭誌延側方池無恙主人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三

與宣大巡按蕭

繡衣新被紛作晝遊天下望符雖切靡不循故寬限
者蓋待命動數年斯亦人情所不能已老父母年臺
獨不照脚而叱馭不旣月而臨邊急公之義見矣承
諭兩鎮四可慮此中外所知儻非然者何以借丰猷

卓絕若我年臺往哉弟常竊謂國家間有閭邊之使
夫直指歲一遣所謂既耳而目之矣又聞從而閱之
所謂耳目人無已時也然則閱使之遣是前直指之
不信於上也直指以爲六十年歲歲必以貲則千百歲
豈有弱時故承其官而無我弛易然猶恐有弛
之者承其埽而使難非我年丈復誰望哉弟
書生語爾惟鉅公留意幸甚臨啓可勝瞻仰之至

答四川巡撫饒

恭惟台臺璞合珪璧器峙鼎彝公輔之聖定於榮仕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三

之初固不待閭閻彌崇台衡既近而知之也頃者四
方徵調輒不時至不實應且所過騷然台臺督發之
敏簡閱之精部勒之嚴爲諸鎮最稱之者至形於疏
卽此亦足徵節鉞之功本兵之略矣當斯際也北成
積弱南伏隱憂豐鎬之基重於鄰之鼎斯壯猶所
以暫借者也殊冀既被連任可知惟緩過門之入亟
蒞任之期以紓帝念以鎮羣情幸甚僕元淹忽一恭
摺存三拜優渥過當銘之節悚可任翹企

答南贛巡撫周

授台諭知節鉞已臨鎮矣深用浣慰曾不踰時藻

高華寵儀優渥爛然實止何俯念之殷也且也廣
信非倫之候彌敦下國之冲雖示額懷極知獎誘夫
胡門者九邊也越門者五嶺也版隄之幕府視都會
之轅門不啻重焉豈敢有附贅視之者邪無日交地
不足以辱專閭第詰戎討實銷萌杜釁斯正捐循上
績使王文成不逢討逆之會不累盪寇之功可謂其
撫虔無效也哉老公祖廉威雅望屹然坐鎮亦惟懷
圖必永注意以時而已矣裁謝率爾弁布妄庸赦其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三

草野幸甚

與肇慶守夏

年兄後弟入先弟出不及一歲之中釋哀而徽橫帶
以金可謂偃風一瞬弟若何厚路斯須至今爲
帳竊計新秋榮任深足況弟若何厚路斯須至今爲
也上而監司下而縣令不能遠也士不負志不失民
望無若此官老年兄明練深播遺愛之聲基調元
之業在此行也高明人便附訊五馬初臨百解遠集
高明令敵同選也幸承事宇下得所天矣乞加意提

斯之幸甚

與顧老師書

維老師已決嶽生之歲尚稽延卜之期夫云壞

時則既壞矣豈猶以爲未也待我師作獨

百之悅嘯湘潭駿驥鼎貴會私於元日鄙衷未

初忘特不敢頌言也老師此令兄弟當世無兩

情不情則惟老師知之爾何如何如竊觀今君相

之道皆極矣不患無其會患無其人雖有其人必須

不合適者之消長抑又速矣益不可以測矣天欲平

南子

卷之二十一

三

舍我其誰老師其益寬然自豫乎袁小修頌近教

言出世斯得之矣貴溪張理嚴生堯日之昏姻家

也元語之就教惟老師有以教之幸甚

答丘見南

不肖某憶初第時辱老先生寵之旅揖之中引置後

來之末提攜因隔色笑靄如登徒表厥冲懷弘於

冀抑亦模楷存焉矣元生平固所注籍稍有

往往十年而不一問然必一日而不去諸其懷

亦復然至讀楚中大錄不正如面實

精醇之詣瑋異之發因近世所希觀也爾敬至隆絲

藉地切登老先生優游錦里時邪官府事方殷

深以見宮案爲少頃貴同年漸有王者矣外間

禮畢惟風駕幸甚

市南子

卷之二十一

三

市南子卷之二十一 終

鍾陵李光元麟初父養

吳士元來復父選

書

答易白樓

直指坐江干自不弱弟得無念長安金屋藏姁春
邪非然者則日日參苓可以作養生主時時四六
以弄子墨卿不至足樂與乃若清事年兄職固能
聖主天亦助之無庸慮矣要津有代散局何知但

南子

卷之二十二

一

君者須問息肩人非仲山甫舉之誰克舉之弟以
此非一家之官立賢無方而可矣弟固不當問亦
為不必問也弟昨單騎而入本擬棧車以出乃差
定矣閣中忽因固有典禮而衙門人乏方請檄催
本使予告之在籍者見者多不復差憊終不可秋
雷迎老母北來也奴報近亦非急但恐緩中一益
一益瑕則必有分矣肉食自有見杞憂亦何為惟
憂之則六熬可斷五丁可使斯不謂之杞憂也
忘幸甚

與郭一書

漢承存念二種皆易水之精使人滌煩洗穢謝
名吏隱道非不訕然一職不苟自是生平學問
薦望高騰想當事自有所以相優異也惟疑固
不一

答通州守俞

貴州向止煩衝近稱艱鉅尊論信然然乃所以別勅
力於當關益高功於彼岸義民之庇而年丈之際
兩軍相譁單辭立解事非偶爾必素有所部分懷
南子

卷之二十二

二

然後衆信而畏之推此將百萬何有於源源過卒
夫定慮人所自有動則愈出練則愈入益惟不憚
密以畜壯猶幸其弟自復入守官又再五日矣主
況遠公私罔效驚心創容方無穴可以自匿年丈
之以觀益令欲死拜嘉竊仄不既所陳

答真定按院周

老年兄憶惺亮達望之者必曰天下德星也兼所
部切邇倦鄉待命帝城日與畿南士大夫語其於
福利病業亦夙知而熟計矣有所漸浣必除深固

祇建奇偉之標茲可旦夕聞也然且冲懷素懋下
而敦立云知難則易至蓋優天下之資在乎此矣欽
慰曷已長安散要殊官閥異務兄弟之譙笑缺如
遠辱注存益令神往臨楮可任疎仄瞻企之至

與饒州守錢

恭惟老公祖尊齡尚少尊守以太尊識已看艾以方
剛之力行不疾之神盡天下殊猷偉伐豈足數公數
十年之丞丞手洵哉天選之王佐也江右徵天澤國
基其業鄰照達其明其甥宰相功名於治郡匡廬

市南子

三

彭蠡有侈色焉矧其某之托心期而施顏貌者邪
金風載肅虎符新其不盡企慰僕某初擬差歸與老
公祖為芝山之約乃敝差既定敝衙門以為國有典
禮而侍從不克方請其推請奉使余告之在籍者見
者遂不得差亡可奈何其返迎家母北上肅附起居素
書不敢遣介屬之貴治其布衣三策往救其不敬幸
甚

答贛州三府朱諱凌霄

昨歲長安獲觀芝宇并泐蘭言深用浣喜顧履款款

無意過督而垂念有加抑何厚也仰惟
契泮沈於守令間者有年數矣夷險備經
達凡所以持已蒞官之道信必其行之足矣
想當事者自有所以察其真而振其其無事旁觀
怨臬也萬一山不厭高欲於何所一求其老公祖之
生平辱在雅知不妨相示耳顧惟努力幸甚西織不
能僂以志區區匪報也

與胡康宇書

士人相與語靡不居其而讓動未有輪其情者獨弟

市南子

四

告友人以嫌必見信匪徒見信且見推焉其以嫌著
若此佳文小引諾於台駕出都時微駕將入弟猶未
汲汲然哉可怒也亦可喜也吳浮老所評弟亦未之
確記然意當然耳馳覽請正暑殘秋爽周道可怡風
駕以來尉我饑渴幸甚

與陸書

帝城如海二三兄弟欲數晤不能得非誠寥闊也人
生蹉跎大率如此可為慨嘆恭惟老年丈淵涵之識
博雅之才第起寅清節臨江海方今四垂多警內而

不兵外而開府皆於宴會之連城跨郡而有方畧者
儲之昔人云天下危注意將非徒謂豫求將也謂豫
已所以將將者可以將又無憂相矣願老年丈留意
焉光祿署劉君以督上供往特附起居此君弟孝廉
時故人也產郊畿之近稟敦樸之遺長安頗有賢之
者是役也外不以爲緩急而內則以爲其身殿最蓋
苦役也望 老年兄稍垂一晒庶猶曰王人之俾早
竣以復則皆老年丈之賜而弟某之微榮也

答宣大巡按蕭

市南二

卷之二十二

五

弟昨歲以家母不俱來單騎而入擬卽棧車以出頃
者赴告之差既屈指矣弟且私乞趙晉代雲中欲觀
塞上雄風以與老父母年臺會至幸也乃敝衙門以
爲典禮正嚴而侍從多缺方請微服請奉使余告之
在籍者差途不果弟不得已計
迎老母北
土夫老母可迎也
得也悵如之何悵如之何爲
拜豐儀固錦尊念之垂益
阻者此心是也弟於年臺素未始數數然昨歲造膝

一
之幸終無所用而已矣士心國勢業至於斯獨參湯
將公等是賴年臺安得從云無意人間世謂二尊人
勗忠之命何且古豪傑挺出建立事功果有意於世
邪抑無意於世邪年臺自待正不淺耳特愛娓娓

與武昌胡四府

市南二

卷之二十二

六

中正使守令之行其志者必申不行其志者必誦莫
如司理然則司理者察比監司而監司分以爲專則
遜其大激揚關直指而直指周咨以爲竣則遜其
植省臺之業豫卿相之猷蓋始筮仕第一官也
偉姿亮德實光厥選益惟
畢肅附起居照者僕世通家也其先伯公用學行
而照綽有儒風弟不知於泰軍伎術何如耳幸朝夕
應諾宇下惟台臺念清白吏子孫
之則二天之慶不淺臨緘九頓不說所言

與永清令郝

僕元從鄉義豪頗悉高雅心竊往之貴里河情遠折
微影遙分深秀甲天下偉人之輩出宜也台臺成器
以動發而不可禦公輔之業在乎茲矣且也僊縣
去帝城三舍而近循聲直達茂實萃稱比於外服之
官發聞爲易效固可旦夕睹也企之願之嗟嗟匪僕
聊云鄭紆并乞郭斤惟茹教幸甚始適宜莊啓欲與
同志共廢之故不敢也

答巡漕易白樓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七

拜牋存及馬杲之賜感荷無極漕事所關非塵塵一
職掌今賴天子之福使君之靈數千澣果乘流而直
進矣銜河開亦足水蓋從山東陸行者輒苦濬則汶
源當亦沛發也若夫備豫不虞則祖宗布置新近中
傷不謂不周慎按而行之當無慮爾竣事已可見而
八奏大疏益復雅切蘊藉忱慨足川浣尉邇者吾鄉
之見抑甚矣人本寥落一有被逐株叟不已至於碩
果岌岌蓋未有以自建不拔之基故也所幸置身千
仞振響九臯爲吾黨氣色非吾兄其誰邪

答吳相公

某頓首謹啓微者之行不敢以間尊者缺焉奉教至
今爲悵恭惟老先生閣下聖衷方眷孺慕猶牽隙駒
甫及於援琴海鶴初傳於益笄夫暫解相印仰舉仙
觴斯亦人臣之至樂也而邇者延卜既勤官麻猶悵
竝覲更新之會必興求舊之思老先生能無趣舍人
榮邪請翹企以俟某入都倉卒復除考滿奄忽踰時
師命困喪因仍接歲未有寧晏之斯須遂失殷勤於
脩阻尚思移頌冀達微忱所最違初願者昨歲單騎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八

而入本擬棧車以出赴告之差既定矣政府忽謂興
禮方殷而侍從之缺請檄催諸奉使余告之在籍者
是者不復得去坐是違數千里之老母守十四載之
微官行止踟躕復謀迎養六代何時哉極敝可憂非
才宜退市朝無終歲之計自若有竟夕之思相公行
以舊德起厥端揆亡論區別羣倫宜首黜禁林之罷
士第曰昭蘇庶類亦徐及草野之微生否手望之望
之

與貞父老師書

別來深以道體爲念得漸復差尉彭疏 笑測其所以
來但不自敵鄉可知也某自愧人微交 芬無能抗言
以明茲論御侮之道闕如然足後所見客苟可與言
則亦未始不言之矣此欲明老師之人非爲其官也
遊養時晦聖人所不免久欲附奏無便及見敵省兩
臺代請疏乃與吳生相竊喜蓋雅必負俗累文必掩
治能真必失時品理固然也此皆可爲老師頌言至
於出處之際乃復訕然沖然則章既成而論亦定矣
雖被人言猶弗被也夫此何時哉仕者蓋岌岌矣賢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九

欲自效當亦浮沈之間此豈吾儕高駕時邪老師湖
山之會居其最勝於此優焉游焉世我求而不辭不
見知而不悶不亦吾儕之至樂也哉某卑騎而入本
擬棧車以出今歲赴告之差既定矣衙門忽謂典禮
正殷而侍從多缺方請檄催諸奉使余告之在籍者
見者不復得去困頓無計乃於秋涼復迎家母北來
守官之味如此亦爲愛我者一道之江濤山月非我
秋期徒有悵悵

答澤州判饒六

憶昨天街月夕玉勒花筵紀若乍離居然難再且頂
者剛喪踵至帝御首新弟輩未已哀思復勤侍從朝
夕不寧處即復可凌風溯月其有暇乎今昔殊殊爲
之二嘆娥之鳳凰之季嗣暫相棘之幽栖所在即
原借備極腴美豈復能過君家奉哉儻 自寄而已
張羅來署拄笏看山正韻事也當必有祭其驥足而
展之者惟無遲奪姨令子遠宜風土足用吾尉嬖丈
姑樂此不亦暢邪

答易白樓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十

竊惟先帝澤民固久亭園亦長忽爾上僊羣臣雖極
哀痛然長君踐阼積滯一新亦中外之觀宗社之福
也是以朝紳靡不抑哀稱慶第恐上太銳則人思乘
下易與則主見薄今僅可謂治幾治亂尚未有分正
須嚴廊妙手臺省虛心以共沛其火然泉達之動而
豫杜其防決變延之幾則中興其庶乎旦晚枚卜此
卽治亂所定拭目俟之矣湛利可喜惟年兄早入以
掖盛美幸甚臨緘縷縷

與吳公配

王予遷長安舊都道里大比不復徵赤

黃圖之絕勝終古爲恨然當入關穴運之時弟得時

慈城隅夜馳咸陽皆地主之賜也有懷九載無緣一

晤豈意復微天餘照於三百里內深用企尉貴治東

城故廣虛南湖通江而苦數竭自葛使君稍經營之

幽曠之致遂不下吳中以賢將之暇整時集賓僚並

寄遠心至韻也弟夏秋間必得告歸里過此先與老

公祖一暢之衛使陳光祖便先附起居此君捐其貲

以竣漕事可念也望老公祖垂矚以爲之寵幸甚

市南子

卷之二一二

二

答張諱四明

夙欽榮問通謁靡繇適聞舍弟廷卓猥蒙聽過側之
西席心竊自喜微獨舍弟不失所因卽僕亦藉是可
竊附於通家矣幸甚幸甚弟念萬鎰之玉必致玉人
可以追琢付之令郎君洵至寶未知令弟足備他山
之石否爾乃若其質重無荷此則貴鄉已試之效弟
恐智意有所弗及若竭其愚以忠厥職僕可任之書
曰惟教學事舍弟冒忠爲令兄師者實欲仰師台臺
其言言受常若不足惟台臺諒而誨之亦相成盛事

也良晤何期祗深結想

與楊公祖

老公祖猶憶昔者長安初識面於衆中猥蒙古誼便
遜一坐深用鏤刻嗣是彼此紘紘卒亦未能造勝一
諱也夫以君子念父之執若彼鄙人銘老公祖之讓
若此然而別易十年晤難一得人生寒暑可勝嘆哉
竊惟天下自此不無事矣凡建牙樹鼓連城跨郡之
使皆當注意於將蓄無澆於人而嶺海之間卽竝九
邊稱要害老公祖壯猷偉伐此其試之矣不日莞輅
市南子

卷之二一二

三

機而勒驛鼎豈異人事哉請得延企以待正覓便羽
迥潮州判郡周舍親之官特肅起居周君故通政使
念庭先生之子也夙有大志試諸生輒異等風雲之
志不就屈而爲此里縉紳咸惜之雖然其才超其志
慈以之治辨有足觀者幸奔走宇下惟日提誨而覆
成之微論此君卽敝鄉騰仕之家其誰不戴臨風徒
倚情與日南

與劉斗陽

僕元頃與熊思老約台旌抵城下必出一晤乃僕以

來復兄爲之候耳而來復默焉遂致交臂而失顧惟
元獨也恨之恨之仰惟台翁此一行也完璧始徵虛
舟自暢回視九衢中人如怡燕闕驪珠足大憫僕某
抱散帙以徒愛聖清塵而弗及嘆也何如且竊聞旌
旂容與將從舟濟上有舉子之樂台翁憂國三十餘
年弛負一旦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此益遵養中勝事
諺云一身輕萬事足台翁其一時駢集乎願之羨之
寒從不堪遠道肅茲附達除夕清陰河上公太蒙吾
師必相與登太白樓椒酒蘭言亦具美也李生弗及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三

奉書叱某寄意幸甚幸甚

與周六虛

曩見臺下聳巖石之瞻鬱璠璣之色心竊偉之謂爲
國家重器既乃輒更美錦屢試良庖十年而奏一考
何也噫茲所以成其爲重器者邪縱覽名碩干霄而
直上者恒少且徙且息積風扶搖而上者恒多易曰
險難情僞備嘗之此括聖人生平言也乃若臺下則
卽一令而常已備矣過此豈猶有不洞悉條達直躋
三事者哉又別忽承存注感尉無極正爲嘆淹久乃

懋績方聞禁推已及天衢自此亨矣深用浣喜邇者
吾鄉不就各署寥寥幸臺下於天顏咫尺願且勿作
錦遊卽入受事爲豫章一增色也何如何如附謝不
既

答江諱日彩

同籍相信如老父母於不佞弟古亦足稱何以明其
然也初借重敵鄉弟以敵友吳棟相屬棟因諸生自
醜蓋不見者久之及其子見告棟始潛伏案下而老
父母乃趨而起之日余年友某之所稱也備賓主禮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十四

而去卒令其子得直此其誼豈古人所多有邪弟奉
使歸里始知之擊節感嘆自是見人必嘖嘖以爲奇
蓋終身誦之矣河東見論幾何時復勤隆問可謂俯
念至殷銘戢曷已方今軍興未艾國計彌艱河東課
國至重然天下生財大道孰非兄等所得言者哉亦
惟廣思至計爲當寧獻幸甚幸甚

答錢機山年兄

八年以來兩奉手答喜尉可知顧未蒙有知己之言
深以爲恨夫弟之靜臥豈必田園然哉卽在長安正

復不減然則高矣書一切不讀靜則誠然動則
有若觀我與觀民生非二今未之能自觀也至若微
一命之榮遺罔極之憾兄雖自痛實獲弟心弟益拜
教昔者先父兄背祇以郡試不獲見僅得視舍終古
為痛今家母年七十有二矣弟豈能離所以棲遲六
年猶復一出者止為先人老母微一命耳即欲告歸
余來未周藉此欲離人必不忍已矣蓄
亦弟無用人當隱時必不忍已矣蓄
者復悠悠不以為念弟必不忍已矣蓄
布南子 卷之二十二 五
勉駕為吾儕一氣色也何如

一答友人論靜
足下睹萬物之性而動之趨謂夫靜者拙者選以
樂而躁者巧者選以靜然物表觀其微妙烏能
旁通自得之哉弟之選以靜官巧於拙所以
防進取之失絕智之萌而一返諸無為自然之具
仁人憫世盛心也僕不佞有感於衷而願廣其說南
得路而陳之今夫頤靜而通泉壤之幽盤蹠而片
穴之寄麗巧而貽技窮之笑鳩拙而享鵲巢之安此

其為勞逸苦樂夫人知之矣而西蟲則何如
如其勞知其苦亦何其靡索殊詭不休也夫人何以
異是是故自其不一者視之則即物異樂仁智不免
殊情自其至一者視之則惟日不足吉凶所以同趣
靜者篤志冥冥未必自以為逸也而躁者不得疾動
之勢則其勞拙者抱誠斷斷未必自知其樂也而巧
者不得機事之端則甚苦故為道有以減為貴者有
以增為貴者為天下有以因為貴者有以作為貴者
紛然自以為得而莫能相易然則所謂不一乃其所
布南子 卷之二十二 六

謂至一者乎足下正欲以靜平躁以拙息巧亦何以
異於以躁滑靜以巧矜拙其有以自好自堅而不為
所移易明矣夫情趣不一而性則一足下何不取其
不一之情反諸至一之性以詔天下曰情者性之出
也不平澹不可以為情趣者情之入也不雋永不可
以為趣是以儒有性情之術釋有苦趣之說夫無為
自然天道也以天道軌物情其抑躁而惡巧也必矣
躁巧者懷亦有息機乎於其息也思其未始有物之
初觀其志趣能索之後見夫靜躁均理巧拙同效則

其生平之所從事勞耶逸耶苦耶樂耶是故仁壽智
樂趣之永也逃楊墨之窮也人窮則反本易曰
窮則變變則通德之歸也巧拙死而不能相易者
其性殊也夫人性一也其不一者情爾自返其真顧
不易與愚以爲性生而靜爾靜則太虛立焉造化出
焉巧拙何足以擬之俗之所拙天地之大巧也俗之
所巧天下之至拙也守其靜以運其天巧是以勞勩
而不枯安燕而不惰苦而不傷樂而不淫以一人之
身涉不一之趣猶然一吾而未嘗變也如是躁安得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七

不平巧安得不息不然狂者益走溺人方笑業謂之
趣且得有辨而望其舍彼而取此也不亦難哉繇是
觀之躁者烈陽也巧者祕陰也靜者太極之體而不
雜乎陰陽者也故天地聖人之道主焉真體立則偏
氣自除足下惘然惘世之表情惡趣而欲一之手道
願以固陋之說助其業審足下以爲何如

與楊年兄書

啟父母錢元洪公古之德讓君子也賢勞衡地雖劇
傳不加飾必戒愷焉不意台旌寵過屬啟父母偶病

甚偵報不能省諸執事遂以不戒獲展從者隨省印
執諸違慢以待旋究而走役陳謝於途役人倉皇未
蒙俯察啟父母爲是肯不貼席首不寧枕自以疾痛
可呼天而痛心切責未繇見察於長者呻吟益甚弟
聞而傷之此啟邑人不戒以累其長長病而曾無子
弟爲之聞耶不揣敢代陳於老年丈惟老年丈察其
誠病而特寬之弟昨使過梁楚間其長有苦而旅人
不得卽次者往往馬康莊兄亦嘗爲南陽某縣言狀
於弟矣兄長自罪必皆有無可奈何之情在焉且啟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八

父母洵德讓君子也老年丈亦其間諸康莊冒昧
媿敢倖不誅餘客晤悉

答順天按院湯

元生平寡師友有而所以事之之節猶疎內心焉爾
矣辛亥以來始則待黜既復謝病不敢數數函丈前
禮也而荷注存殷渥不啻益親慙感何極封差非曰
榮之爲不得謝而已矣夙昔之志以爲于役莫如遠
貴憂寐所嚮而賤跼踵之所旣嘗會蜀之役未有請
者繇是拾於衆後成厥獨往游意其庶乎壯則未也

夫一蜀道也昔人難之則之青天易之則之平地皆有所感激非其平也若老師之怨吏使人蜀何難之有拜嘉尊雅趨別末絲臨風展側

與鄧際老書

光元伏處遠郊得榮命報遲既而遂有慈聖之間稽賀久之顧不寐比比也夫彙征者莫不有彊弱之運焉崇仁柄用台臺鼎貴鄉運之彊在壬午矣謹拭目以俟何當榮發意者秋夏之交耶前旌將戒元富強任衣冠佐諸君祖於北沙南浦之間一盛事也言念

卷之二十二

九

飛舉

與劉是老書

閨中一晤輒復半暮意歲月何私追風捉足則日爲之遲如不肖蹉跎益奔電耳言之汗浹長公竊用喜溢素衷然而嬾慢成性失陳賀於慈詔之前坐令罪積此亦蹉跎之一效矣不然將與農家者流故日似之也台臺宮諭之召赴有日乎然地望方當數轉恐新命荐至也大司成公榮發必近謀將旅餞得奉思

與老師書

都門追祖弗及瞻望悵然接前路手勅見師於不肖未嘗秋毫損其肝膈之知且喜且愧地微進淺無能頌言以明師賴我師雅潔素炳朗長安無庸李生置喙爲也夫物之至者往往磨而益瑩憶師在敝邑嘗偶言王文成公之爲卿於白下也聞長安小有言介然於懷久之最後而乃追愧其時之猶未也夫愛修必嫉謗情也至於修忘其修謗而不知其謗則其入優矣然文成猶難之我師敏過文成者也昨歲之是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三

答顧按院書

敝鄉祇以疇昔學行負虛名於天下實則華離齊境之區爾所借重名賢輒爲勞瘁矧瀕年大浸又勞人之一會乎讀大疏爲民請命哀籲廣引辭彌緩而情彌迫令人涕下省視振旅之狀大可知矣雖然非其難若此何以借重老公祖名賢夫老公祖惠綏節邑

所用貽諸生在長安者厚矣何復腆貺爲且老公
爲敝父兄子弟額天諸生盡感泣而揮涕拜嘉情
可言對使不任九頓民色差起道體過勞努力自愛
幸甚

謝黃聚垣

冲襟偉負晤不能忘肯酒方謀良期載卜不謂珍饌
先之夫宿戒以示之禮旅語以昭其德君子所以燕
嘉賓也台臺意欲舉盛胡不以折柬相招賦古論今
極歡而退而乃有賤盈筐臨之以使雖當變色未獲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三

飽心感之愧之夫台臺以散秩之清攝專城之重借
皆暫爾寄亦巍然與道同游懸殊安在猶未識隆
指之所謂也兩懷磊磊即書於卷面啓

與萬元白書

生平慕司馬之英才劍公孫之令譽未嘗得自托也
頃承惠教世美爛然良用欽尉大綰縶羣材建以
足下人倫之表一出而爲天下雄奚問不肖不肖於
此技故淺目遇則惜料士售不售什不得一不能相
其天機故也乃若斤斤守先進之餘法爲絕塵者

子以補拔其所愆忘是其愚爾大都售於世之與
世二也非畫然躍然世必不行諸君弟售耶玄黃
之觀既極行則未免乎示人以朴何如何如原藁齋
綴極盡狂慙乞諸君衆正其謬擊其偏癩僕之遇也
謹拜賜不然不以庸妄見督使畢其固陋仰佐不朽
田將軍所以用神師也亦勉惟命弟必欲乘茲果銳
與海內角奇則先驅下駟世未有知其用者願得再
索而莊誦焉 忝竊道雅稍布欲言何常晤悉

與徐中書書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三

玉子之役遲臺下新都不至既約臺下遲夷陵不果
共事萬里一何差池憶之悵然邈然唯臺下紅顏紫
薇往往朝拜掖垣暮持使節往來畫錦焱忽如飛相
里歡養人世所罕若僕卽負米自安枯槁之人而已
矣性懶地偏缺焉四載相者方生作遠遊特附起居
鄙句一幅猶當年未了事也奉博一粲方生術神而
數常落落絲未得相門一托足耳望臺下肯推念作
興之乘高順風不足喻也惟母愛幸甚

與黃寓庸老師書

奉別清塵七年所矣一荷湖州驛貢君以手勅
是無所奉亦未有以候也元嶺作書自諸生老
師知之交游故少即嚴無容文報積歲不一通賜
問非有專使未嘗不忘答也獨自喜此中歷落無以
異諸生時循轉自清自若固然忘其契闊而不親顧
不識所親作異視否恭惟林陵畫省人傑仙郎輝映
殊復且清波浩穰還厥洞達溝洫力而市不擾斯園
轡者小鮮之餘調而不日全牛之一割也相述亦喜
乃若易華曹借重地何足爲老師問哉玉版居無恙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圭

師故欲寥寥今歲差得條達賴錢明府外轡故淨
一方僧賣於元十載值軒車罕過緇錫亦絕而買山
者并無藜藿之資夕陽秋草僅餘荀令香而玳墨則
久入人間意且爲神物不可知矣足爲悵然武林湖
山當益勝開門人爲師開館湖上似仙人居殊令神
往此自吳中閒事江西縱以爲韻絕不可得何時作
還遊過之有懷不旣

與黃寓庸書

甲寅秋樊鵬甫銳意浙遊元附有奏記不意其往返

下觀止也書一而已而動定數相開得白兔奇
大賦何不見示夫丁歲孝白書記以爲常不知自
有其種猶赤麟黑虎云皆異產也其人中之貞父與
一時相賦當已成軼卽見寄幸甚相者方生遊白下
特附起居非爲作曹丘生然若此者亦自曹丘耳得
推念作興之豈不幸甚甲寅奏記并呈知己陳矣然
亦足以見數載之所在何常

與饒書

別歲有半僕元僅畢遠使下臺下再晉崇秩駸駸節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圭

鉞何任欣企敵座師嘉賓富貴之秀傑也世或欲殺
而其里播之然而憐者什九夫傷衆心雖溺死灰未
有不終自敗者也頃發難學使問臺下不惜諱言解
之四方特使君之謙而高其誼矣惟是嘉賓引事自
匿不見監司理也諸公亦豈得無意乎其人而不爲
光節乎亡論世法非世法皆亦宜然然非高特如
使君未足望也新秋再借四方且以主持瞻仰焉惟
老意幸甚

祭王太家老師書

光元捧讀教言感激亡已既伏自惟 恬立曰能
之守拙庶焉乃若究術 用殆有若老師所自把損
勢得志存而才則乏老師之自把損德也元之自量
情也雖然其敢不力節鉞甫臨既榮宅里之旌復辱
長安之問抑何殷渥也益令銜悚封差業注江夏趨
侍孔適不悉所陳

與喻 書

久不見履鑠翁竊意楮模鄉縣毅然英宿誠足羨也
家兄重跼告置願得分丈前數東脯諒能一飲而更
可月二 卷之二十二 五
欲以賤刺爲循例荐舉儻可是助老親家一大臂也
酌量行之幸甚

答真定巡按傅

天下一大冤業世界年兄清却一方補天浴日事也
碌碌李生何爲者耶且羨且懼然而惠教曾幾報而
溫然不獨誼至高風流暇整令人想見攬轡超然之
致亦豈非弟所謂補天浴日而樂者耶弟膜問過數
輩當之政似爰居駭太牢即不敢揮幾乎反走
亦附一笑以討相思

一答郭諱增光

東氣信可寒心然策士無所關其口在廷在邊非天
賜沅滌改心易手病無聖復瘳荷奴賊不自滅則中
國有坐而待亡已爾奈何奈何弟別老母四年講讀
二年思勞交并病不能支業席庇得請而歸矣益無
益國之成敗及同列多寡之數引分固宜扶危定傾
實年臺諍臣事願忠計之弟雖伏林壑北望而拜公
等社稷之勳雖碎首甘心矣枯朽自分仰慙隆注附
謝卒卒不能所懷延望之語實出肝膈伏惟留意幸
甚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五

與建昌府陸書

恭惟老公祖臺下道克化美德邁刑幹淑問溢於連
城雅望注於當路敵鄉褊福末籍微榮所不敢數數
者風紀清嚴恐候福之箋嫌於啓事知台亮其非疎
爾蔡豫翁老公祖於元有布衣交謂老公祖人望也
將委志焉而使不佞元介夫兩公祖生同鄉官同道
自是不介而親而必屬介於旁郡之民至敬慎也介
長者於不介殆於愚然重建公祖從一公祖之命奉

公祖之起居得聞最奇深所願也故冒昧以聞惟亮管夫元不敢以寒溫仰困分也而老公祖提誨子弟義所不嫌時便惠我教言幸甚幸甚

答周書

續衣萬里適值潢池之擾便宜調發竟就寧戢矢子之使經略與德威固不同也再節三年懇求燕息主上體念賢勞而曲俞之宜也生平未晤屢辱惠言親鮑可卽彌切企懷惟稍愼優游應時卿擢幸甚附謝神越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七

與歷城黎書

仰惟台臺繫德族遠條之實篤仁人根本之思有賴自他不忘厥祖僕元因得寅緣附著借神君之令譽增故國之餘光爲幸多矣乃復遠承隆注過辱賡存謫然拳然令人何異側枌榆之末蒞瓜葛之親邪感喜無極東人之苦東事之殷此不言自著而官其地者得以滿歲奏成則其能上舒國計外應軍興而內撫安百姓可知也褒封雖異數哉要不足爲台臺道惟是帝御甫新天衢竝泰循良召拜亟如期而台臺

之期至矣時雖景運治亂之決正存乎其人言路所關至重不能不賴有深閎亮達如我台臺者也望之望之國禮方劇裁謝率爾不旣所懷

答韓書

年丈克克以往抗手爲恨伏念玉體清貴重以哀損冀得長途安利以當扶助不謂暴露既久復折傷生口以重爲慈惠憂惕弟聞驚恐而自武林來者云年丈氣體少壯竊私心異之夫運數儒者所不道顧損有輕重焉安知不爲不皆之軀而以是參差抵塞也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三

既晤玉崙丈欣悉起居知又壯於武林時兩歲爲年父矜慎之心一旦差釋蓋年丈偉世之寶也但在自愛岑寂三年必足了天下事如弟故朽木之資而豐草之性也于世既不能大同爲識又不欲小異其標惟有自廢棄而已而又不能離老母近以代請不時得自疏者再矣但得放歸出處非再議則不可知矣名世之業有韓公在晤期想起復過謬章當聞我也言之惆悵

爲施羽王書

在歲形家者髣髴手書至敵舍極蒙溫藉三復潄沖
感喜不能釋卽藉手仰不想得達也敵里同僻弟復
終歲孤居境外之慶弔非敢不修實不得聞入都稍
聚而乃悉十年之中諸兄之讀禮者業無及其哀莫
可致意與老年兄諒之而勿誅耳故事史官當晉宮
僚不至特重之者用少司成起家老年兄榮名偉望
士論所欽頌者之推正爲特召東朝耳南雅可不踐
况席得煖乎弟元自愧朽株幸依老母一壑固其分
矣徒以先人未命復理此難肋實無三年之計旦夕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无

答蘇松巡按馮鍾吾年兄

泰昌初御頗有治幾乃其崩也忽焉此宗社之一厄
也新主聖性維聰羣工稱慶獨台臺輔一語正有
可言夫輔者夾之使不至於非導者引之當道蓋內
外大小臣工協恭誘掖可以徵極未可以顯諍神廟
當年幼於新帝然而可爲之者內有太后外有

相故也而今何如哉故不有所敬不得行其輔不有
所信不得施其導大臣之得敬信於其上者羣臣
之也羣臣之得敬信於其上者自相翼也而今何如
哉舉朝以一切報聞爲非其論甚正然以一切爲非
必以分別爲是分別得行天下卽治而今何如哉此
義釋之甚長語之更候相望數千里筆何能悉姑
其緒如此宰相開誠於言路言路矢志於公家此復
何難惟台臺雷意儻有當穴一針獨參一劑何妨旦
夕以聞望之望之裁謝附佈彌有悵然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手

答蘇松學院毛蓬初書

長安一別忽踰素秋陽月捧誦瑤函始知榮莅南國
衣冠先朝矩矱非借文章鳳樂卓冠人倫若台臺者
何以一釐於正而不忘其初哉請得拭目以觀休
某邇者猥承極乏備員講帷衆代制詞非黼藻之筆
猶可言也而實非泝沃之資晤國論朝章與日俱異
徒有寤寐台臺西臺分宿朝紀之暇時進昌言天下
幸甚可任瞻切

上劉韓兩相公書

謹啓二位老先生閣下竊惟今者與聖上講讀未至
相說以解之時也卽如經傳之義古帝王之名雖聖
賢生知宮教蚤論或已熟悉然以講臣言之則初講
也豈敢不詳帝王之學與章布不同謂其所用異所
注精異爾若夫義之絲漫入深繇麗入精則一也經
云致知在格物矣宋司馬溫公云備萬物之體用者
莫過於字則訓詁亦格物之功也且老先生倦倦於
講章勿長勿文豈非謂剖微析奧非今日事而欲皇
上之易曉乎愚竊以爲義深固難明語約亦不做則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至

莫若近俗而過詳庶於曉譬之道似之夫不欲詳者
懼皇上之見厭爾厭之者必無味乎其聽之也若信
譬了了聖心亦了了了則不厭其詳矣某至愚極
陋荷老先生技拭寵以講職深懼不稱以未曾經講
之書而遂爲指陳大義之辭心有所不敢安故昨者
於經傳之義猶屑屑焉考之先正於此亦不全略比
蒙裁教極加節損竊以爲微老先生之寵得在宸嚴
之下敷誦舒暢則於聖聰雖未必有補然亦愚臣盡
心之一端也區區懷此久矣方欲面請適頰左腫不

敢入惟老先生勿以爲罪而矜教之若乃義理有乖
詞旨多謬則老先生體安括千古言語妙天下直取
而筆削之爲後進師師倍爲國家作謨訓幸孰甚焉
此第頒示元草以便舉誦可也某曷勝惶悚戰慄之
至

寄魏奉之公祖書

前歲候送宣武門外而前旌別出徒有悵然別後深
以道體爲念既聞文曜遙臨神識愜著喜尉殊甚竊
惟今天下之文行不爲振矣而敝鄉者在本實猶曰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至

漸清在名理則爲積弱弟其患之若乃鎮之以樸觀
之以文使江右之士奮而老公祖公卿之業基焉至
盛事也且益非老公祖是望而誰望哉弟某懶與病
成故非世法中人老公祖所知也幸遇新主勤政勵
學備員侍從夙夜靡處頃者令弟肯生文以賀入弟
僅一晤而已其疎節於老公祖之望可知也舍弟
某自愧老大不能承教聊脫迹於公座爲便養乞南
歸歸特命起居有懷不既伏惟崇煥幸甚

答姚道長

之役自愧不勝老年才不督過之幸矣而乃謬
加獎勞復賜注存不益令人愧死邪夫綸綍之驗謂
王言小而大爾未聞代言之醜而可以爲好也今老
年才忘之卽此而忠敬豈易及乎歎服無已茲謝率
爾不旣所陳臨楮可任神往

答萬舍澤尚寶

臺下席名宗之德秉命世之才某竊於諸生中聲氣
相望竟阻一承顏而臺下貴矣第獲與令兄乾復文
傾蓋披衷歡洽無間亦得非棠棣同華而芝蘭等好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三

故與然嗣是分手亦復二十年無隻字之問蓋某生
平疎拙於海內無多知己苟一有之常數十年不一
問然亦終身無復積薪之嘆無論曾握手卽聞思所
至亦然是以於臺下雖不敢仰接此念未可謂之漠
漠然也頃者聖明求舊臺下當徑拜列卿而當事猶
多此一舊秩受綸謙讓具見孝思益光清美謹如指
撰進顧惟鉅典猥屬鄙才雖臺下謬愛其若辱絲綸
而系載乘何哉尊先刻拜教又復拜儀雖重百朋未
離世禮載之愧之附謝倉卒不旣所懷諸容詞佈

答房撫臺

天下之撫臺大都關府建旗鼓而輒忘其所以然奈
吏未必親詰戎不復問意者承平之積弛然手竊恐
至於今而弛猶然如故也老公祖注意於茲二者斯
大本得而壯猷舉豈徒江右天下利賴仁人之言不
淺爾僕拜之頌之至於見諭蠲派一節尤屬深慮第
以愚度之東事方興諸部日夜憂不給舍加派復何
所措民間受國家生息休養之恩久急軍興之時暫
好義終事正惟此際借重節鉞大臣以此諭民則朝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書

廷不得已之心自曉然於天下而卽寧其有日乎獨
畿內比歲發徵猶劇於天下頗有言獨蠲者當事心
知其然亦恐四方相援殊未敢許不知將來竟可得
否爾何也雖欲恤民其若急公何哉獨有儒生談兵
素以爲多徵調非計也若得團練土著收合敗餘精
而用之則兵餉俱得倍減舒國寬民可幾萬一然儒
生之見未必適於事言未必有益於聽兵危戰凶恐
蹈適度之非犯進熟之戒不可不慎也恃老公祖之
知肆其愚妄乞爲愚妄祕之臨風約結曷任悵然

答徐京感巡撫

老年兄以節鉞往而以禮幣俱備皆有捧盈執玉之
慨然樂莫尚焉蓋以年兄敏練之識篤至之心隨厥
所如無不有以知其病之所往而補拯之然則罔無
取於撫樂土享成事也以西北之要衝風昔之遺愛
今乃復得以保障而社席之上下雖然若父兄子弟
又相失一旦而復相保聚也其景象何如哉至若兄
女之際易極或難難極必易星家者云子與官竝至
年兄難通顯者十五年官則必以開府為尊貴子與

書南子

卷之二十二

重

尊官竝至保世滋大必此寧馨矣而又何兢兢焉入
翰麟兒出整虎旅樹千秋之業擅九塞之名竊為年
兄羨之弟某秋毫無所用於世前歲祇為兩尊人微
一命意在即歸不意國故頻仍不獲遂去別後遂乃
備員謹懼益非年餘不敢請告日夜以家母繫念豐
草長林假寐輒入恐有形神俱散之憂年兄何策早
出弟於都門使愉快也匪倏匪倏使旋附布不既欲

言

答徐觀我巡撫

恭惟老師秉來精亮運略恢奇班毛畢之領袖建方
召之旗鼓世之所倚方在乎茲夫蜀故雜夷數患州
兵諸上供鄰震之費不與存焉其非昔日之富強也
明矣然而東方徵調則銳士勁卒猶為天下冠項者
遘事再失九邊固窮於應當事者意亦無用九邊獨
所倚於蜀方將倍切然則內撫民艱外紓邊急何啻
蕭相國之在關中朝廷舉全境而屬之我師蓋有繇
然矣伏惟為國專精以庸特召以垂永勅幸甚昔某
奉使入蜀所過縣令頗有為部民衙役所告許者心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重

竊異之比入成都問督學魏育生育生亦以為上之
聽過也既過重慶以語重慶理理又以為凡見告者
皆無怪其然者焉二者皆存要之以下許上蜀亦其
常茲所係風化非淺鮮老師可亦留意而加察否仰
承垂注附答不既所懷臨風倚側

答顧開雍老師書

前者奏記未奉明答深懷獲戾今而差得釋懼也恭
惟老師道竝阿衡心同碩遷切匡時之念者靡不以
救焚溺相望然則必不使一日厠乎優游之秩乃其

延企至意懷人而難所以置之未免稍踰踴爾誦台
諭超然無以世爲此則命世之學至乎無岸其業益
可知而須我師之殷者於是益安得以優游塞責已
邪諸論俱如指大都銓地衆爲既欲詢謀稍協何啻
河清職絲綸者正將與當事決之爾薄寄二端豫克
入都之用率爾附報不識所云

答熊芝圃經畧書

明公再出聖天子之推轂而任與海內之悉賦以從
皆可謂極至矣不惟明公努力即聞者見者靡不耶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主

許而并力焉應無憂不竭屢惟明公之所用之側聞
內外之謀咸欲以進取爲守此自兵家通論第需兵
足衛兵之足在精不在多精在文武將吏致果毅以
率之愚終以爲廣調募非長策也蓋一與一參與參
所以搏而非所以用兵用兵者勝衆必以寡勝騎必
以步勝力必以智以形拒形其於以守爲守一也皆
終窮之術也惟明公善計之弟在長安除上口不謂
兵以良書兄及輒復效其區區之槩如此明公得無
在警之否臨械疎仄

答河間三府盧

昨譚殊未暢方且恨之拙字原不學無可訖者仁丈
謬愛之邪時正爲制草所苦客今月暇清茗來月書
箋扇也但作書者暇若則不能顛恐尚須酒耳淪水
數來爲望

與田按君書

恭惟老公祖台臺生繼甫申任同禹稷具經綸之實
蘊擴咨度之虛懷江右徵天被烈光而席永利至矣
昔有謂兩臺撫則若高山大川與利一方而按則若

市南子

卷之二十二

美

迅雷烈風震懼一過意謂按君不必親撫綏以博民
譽言其美聽愚竊謂不然夫按按其害撫綏者也豈
不當與撫臺共計一方永久哉老公祖之按茲土抑
官譽而貴民情寬民枉而嚴吏蠹激揚之道可謂得
矣不佞某獲奉教者再其孜孜焉求賢問不肖若不
暇給行部所至必相度討論凡其猥承之激與夫辭
克舉之利一一若列眉然與士大夫相揚榷都文
武試主於塞竇杜徑以必得與士至乃捐鉅積裁建
大倉都城之內慮至深遠是豈一意澄清者之所暇

及于歲終私心服之馳馭還朝某當從郡薦紳佐祖
道以賤恙弗果頃者亦被命量移弟自引退之意什
九儻復勉出徐得把晤長安也專遣小力代布區區
曷任主臣

依顧開雍老師書

自辛酉再奉手勅壬戌則不肖某予告歸矣高臥窮
巷之中闕焉修候恭惟老師平治之期有待解脫之
學彌深古今豪傑負經綸之具故不少然而用之有
弗至者銳於用而未講乎無之以爲用也天運老師

正月二

卷之二十二

三

二十年相知老師有此一進步耳世深賴焉不肖某
歸里以來母老身病無復世想頃雖有量移之命進
止益疑身亡能爲有亡一也敝鄉故以自立弗爲世
所招納加以二十年之間智計競出矩矱大亂至今
茲而蕩然矣幾爲世所吐弃某雖無足比數恐橫及
網羅二也得無乞餘生以畢歡養之爲快而已矣壬
戌之歸極欲取道奉教託自惟別十六年矣猶復向
者阿蒙前無以副責望今無以受鄙黜誠愧之耳夫
心豈能一日忘老師哉特因吉水令奉致起居不勝

匪將以貢謁者伏惟亮頓幸其臨啓可任惶悚之至

正月二

卷之二十二

三

市海子卷之二十二 終

市南子目錄

卷之一

制勅

河南道監察御史安伸

河南道監察御史安伸父

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曾纓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趙贊化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劉一燝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劉一燝祖父

市南子

目錄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劉一燝父母

河南道監察御史易應昌并妻

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齊君榮

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黃袞

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黃袞父

直隸河間府管河通判盧觀象

直隸河間府通判盧觀象父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知縣錢應華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知縣錢應華父

刑部貴州清吏司添注郎中王光經并妻

刑部貴州清吏司添注郎中王光經父

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陳邦瞻

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陳邦瞻祖母

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陳邦瞻父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簡討韓日績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簡討韓日績父

監察御史李日宣

監察御史李日宣父

中書舍人沈泰泳

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張我續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編修管國子監司業

事署掌印信成基命并妻

詹事府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編修管國子

監司業事成基命母

直隸真定府井陘縣知縣羅懋湯父

順天府香河縣知縣沈惟炳

兵科給事中蕭基

工部尚書王佐

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按山西劉惟忠

山東道監察御史劉惟忠母

禮科給事中倪思輝

禮科給事中倪思輝父

五百二

一錄

三

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胡應台

卷之二

制勅

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謝應祥

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謝應祥父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陳道亨祖母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陳道亨父母

尚寶司卿饒位并妻

尚寶司卿饒位父母

湖廣道監察御史劉思誨并妻

貴州道監察御史楊春茂

貴州道監察御史楊春茂父

河南布政使司分守大梁道右叅政金煉

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韓初命

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韓初命祖父

五百二

一錄

月

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韓初命父

湖廣黃州府知府胡維霖

湖廣黃州府知府胡維霖父

湖廣按察司清軍驛傳道副使婁九德

湖廣按察司清軍驛傳道副使婁九德父

河南道監察御史鄒復宣

河南河南府鞏縣知縣李三奇父

山西按察司副使陳儒

山西按察司副使陳儒父母

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朱身修

武英殿中書房辦事戶部陝西清吏司員外

郎邢仕際

尚寶司少卿鄒德泳

尚寶司少卿鄒德泳父

河南布政使司分守河南道右叅政孫體元

浙江道監察御史左光斗

浙江道監察御史左光斗父

吏科給事中周朝瑞

戶部

一

五

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潘師道

通政司右叅議廖有象母

浙江道監察御史徐楊先

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樊王家

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樊王家父

戶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李采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施天德

禮部精膳清吏司員外郎楊弘備并妻

禮部精膳清吏司員外郎楊弘備父

卷之三

制勅

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詹應鵬

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詹應鵬父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鄭以傳

妻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鄭以傳父

母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張國瑞

戶部

二

六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張國瑞父

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王惟光

吏科給事中朱欽相

吏科給事中朱欽相父

南京刑部尚書羅朝國

福建道監察御史聶紹昌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劉錫玄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劉錫玄父

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鄒維璉

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鄒維璉父

湖廣道監察御史劉有源

湖廣道監察御史劉有源父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尚文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尚文父母

湖廣道監察御史賈繼春

湖廣道監察御史賈繼春父

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甯三翰

福建道監察御史倪應春

百有六

卷一

工部營繕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蕭重登父

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并妻

兵科給事中朱童蒙父母

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周仕

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周仕父

工科給事中張其庭

工科給事中張其庭父

河南道監察御史袁化中

河南道監察御史袁化中父

禮科右給事中周希令并妻

禮科右給事中周希令父母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張應吾并妻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張應吾父

山東兗州府知府王隆德并妻

山東兗州府知府王隆德父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王佐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王佐曾祖父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王佐祖父

百有七

卷二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王佐父

太僕寺添注卿仍管京營少卿事蕭近高并妻

妻

太僕寺添注卿仍管京營少卿事蕭近高祖

父

太僕寺添注卿仍管京營少卿事蕭近高母

卷之四

制勅

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楊弘備

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楊弘備父母

原任直隸楊州府通州海門縣知縣侯安

江西南昌府進賢縣知縣黃廷師

陝西按察司按察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關

南道蕭丁泰

陝西按察司按察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關

南道蕭丁泰祖母

原任國子監祭酒日講官蕭良有

陝西按察司按察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關

市南二

金

九

南道蕭丁泰母

原任雲南按察司提學副使樊良樞

原任雲南按察司提學副使樊良樞父

原任雲南按察司副使熊鳴岐并妻

原任雲南按察司副使熊鳴岐父

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裴鉉

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裴鉉父

順天府治中薛國彥

直隸永平府推官李喬崙

直隸永平府推官李喬崙父

太僕寺少卿朱一桂

國子監祭酒公羅

國子監祭酒公羅父

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王道元

湖廣荊州府推官徐廷宗

廣東惠州府推官溫國奇

南京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金廷璧

湖廣常德府通判李一鳳并妻

市南二

金

十

湖廣常德府通判李一鳳父

翰林院簡討吳士元

翰林院簡討吳士元父母

翰林院編修林鈞

山東兗州府濟寧州鄆城縣知縣文燁

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知縣李嗣

雲南道監察御史董羽宸并妻

雲南道監察御史董羽宸父

工部屯田清吏司員外郎宋良翰

山東布政使司分守海右兼督遼餉道右參

政陳亮采

山東布政使司分守海右兼督遼餉道右參

政陳亮采母

山東東昌府知府王從義

山東東昌府知府王從義父

刑科給事中陳所志父

刑科給事中熊德陽

刑科給事中熊德陽父

市南子

目錄

二

河南布政使司准徐兵備道右參政兼按察

司僉事施天德

河南布政使司准徐兵備道右參政兼按察

司僉事施天德父母

貴州道監察御史羅汝元

山西道監察御史羅文英

山西道監察御史羅文英父

山西按察司整飭屬平兵備道副使王于

并妻

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余大成并妻

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余大成父母

卷之五

制勅

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李之藻

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李之藻父

河南布政使司管河道右參政閔宗德

河南布政使司管河道右參政閔宗德父母

雲南道監察御史丘兆麟

市南子

目錄

三

雲南道監察御史丘兆麟父母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唐大章

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李良棟

湖廣道監察御史馬鳴起并妻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何宗彥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何宗彥祖母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何宗彥父

大理寺卿鄒元標并妻

大理寺卿鄒元標祖父

大理寺卿鄒元標父母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庶吉

士公鼎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庶吉

士公鼎祖父

翰林院簡討劉宇亮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錢龍錫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錢龍錫父

山東道監察御史蘇琰

市南子

目錄

三

山東道監察御史蘇琰父

山東布政使司河工水利右叅政兼按察司

僉事熊文燦

山東布政使司河工水利右叅政兼按察司

僉事熊文燦祖父母

山東布政使司河工水利右叅政兼按察司

僉事熊文燦父

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胡繼美并妻

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胡繼美父

原任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司

使西寧兵備張之厚

原任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司

使西寧兵備張之厚祖父母

原任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司

使西寧兵備張之厚父母

原任湖廣鄖陽府鄖西縣知縣胡維翰

原任湖廣鄖陽府鄖西縣知縣胡維翰父

光祿寺寺丞涂喬遷

市南子

目錄

四

直隸永平府撫寧縣知縣黃中色

直隸永平府撫寧縣知縣黃中色父

直隸寧國府涇縣知縣涂世葉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方應庚并妻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方應庚父母

太僕寺少卿劉蘭

通政使司右叅議王紹徽

尚寶司少卿黃龍光

山西路安府推官胡以良

山西潞安府推官胡以良父

卷之六

制勅

南京兵部右侍郎饒景暉

南京兵部右侍郎饒景暉祖父

浙江嘉興府知府顧起鳳并妻

浙江嘉興府知府顧起鳳母

直隸寧國府宣城縣知縣賴良佐

直隸寧國府宣城縣知縣賴良佐父母

市南子

目錄

五

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周以典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黃士俊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黃士俊母

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江和

南京禮部精膳清吏司添注郎中萬建昆并

妻

戶部尚書李汝華并妻

戶部尚書李汝華祖父

戶部尚書李汝華父

南京光祿寺少卿毛一公并妻

南京光祿寺少卿毛一公父

浙江布政使司分守寧紹台道左叅政康新

民

浙江布政使司分守寧紹台道左叅政康新

民祖父

浙江布政使司分守寧紹台道左叅政康新

民父

直隸永平府盧龍縣知縣劉詒

市南子

目錄

五

刑部左侍郎陳禹謨并妻

刑部左侍郎陳禹謨祖父母

刑部左侍郎陳禹謨父母

光祿寺少卿涂喬遷并妻

光祿寺少卿涂喬遷父母

中書科中書舍人張善政

翰林院簡討蕭命官并妻

兵科給事中楊惟新

湖廣道監察御史方

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耿如杞并妻

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耿如杞父

廣西桂林府知府劉江

直隸淮安府鹽城縣知縣章樞辰

直隸淮安府鹽城縣知縣章樞辰父

原任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南京

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贈太保那珣誥命

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冀南道右叅政閻調羹

市南子卷之一

鍾陵李先元撰

吳士元選

制勅

河南道監察御史安伸

勅曰國之所以治者法也故執法之臣重法靡不玩於久治而飭於更新國祚相承則執法之臣尤重單慶以寵之宜也爾某官某才識沈弘風猷峻遠一通桂籍三歷花封畿南騰卓異之聲山右讓循

市南子

卷之一

良之最擢茲雄職爾我初基崇憲綱獨紆忠謹發官邪以尊國是列署省心詰方慝而靖朕師姦回斂跡嘉謨方懋峻秩允諧茲特仍爾階某官錫之勅命夫化瑟再更衆思鬱起雖盛際哉不有以整齊之不一也惟爾正繩肅軌清皇路而熙帝載豈徒直臣即大臣之微烈焉嗚呼惟良顯哉

河南道監察御史安伸

勅曰昔人云有德司契言乎藏而待之之不喪也士戴仁抱義不獲一試而其子潛發而光顯之道固

之父心遠世紛性聯物與便疏隱几希聞之音植桂當階早奪上林之秀被邑人以詩禮學禮庭告爾后以謀猷敬資事父廸知忠本宜表慶餘茲特封爾爲某官昭昭天祚斯爲既定之徽赫宸褒彌有無疆之錫

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曾纓

勅曰司空之屬五材是庀所節所耗動以百萬計當國家多故建典繁鉅儻泄泄乎張云務大不顧時

市南子

卷之一

二

詘而舉廢也則朕何賴焉爾某官某凜然清節卓爾弘猷擢對軒墀授司邦土念天施地生之宜亦竭遵日省月試以爲經陶器惟良憑社莫施於巧曆金錢必覈漏卮罔泄於窮奇慎六府之閉藏作百工之利用敘歌式薦慶典宜褒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僞工者豈非才乎爾堯弗之謂不若於其時其才炫而其心驚也今正身奉職爲如爾何憂時詘哉爾益勗諸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趙贊化

制曰古大夫有家而今無焉所治地與所亮工皆王國而欲以其家治之者也而亮工爲甚弘遠靡密一如居室然夫踐阼之建興至鉅也人臣家視國至忠也而恩施可不隆與爾某官某才猷練達宇度端闡高第分符雄州作牧烈矣清風之頌巍然履露之功兩地遺思一時妙選爰升華於起部適際盛於膏肓

郊

廟肇新協工垂之疇若宸居鼎建偉若夷之經營事

市南子

卷之一

三

典方殷慶褒宜渥茲特仍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工之爲職也周循六官之列虞則百揆是宅抑何重也蓋國有弘遠靡密治之一如其家雖名世之業豈能外是邪惟爾勗哉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劉一燝

制曰道資調燮雖非必備之官象應台衡自有適名之運

神皇忠慎故卜或稽

先帝勵精登庸斯盛豈意未旬之又遂遺繼世之虞

帝資有需宗功是式爾某官某俊神凝遠雅度端

闕天與茂資貌皇謨之奧博世躋熙仕習國典以

詳明中秘羽儀東朝模楷造壁雍之貴冑領玉署

之羣英彝章輒屬其體裁秩然有則題品御探於

心鑒廓爾大公端尹具瞻受知青禁秩宗峻望擢

拜黃扉由不獲辭涉聞領命肆冲人之有托履大

業而無艱當萃二矢志之辰敷陳必報敦三后協

心之誼擬答雅清儀軌冲夷優有弘收之益謀猷

亮直雅多默相之功勤講幄之論思雖寒必請重

市南子

卷之一

四

昨階之典禮以次行將悉舉於曠儀用維新於

始化國方覃慶爾實孚先茲特進爾階某官錫之

誥命於戲宜庶既豫雖匪拜於大行之前蓋綴方

新實見委於爾爾之際輔朕堯舜言在耳而未忘

望爾禹臯節匪躬而不貳啓沃無慙乎舊學經綸

益奏於殊勳迓朕天休光而世德欽哉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劉一燝祖父

制曰謀在貽孫雖頌慶源之遠效先翼子尤期方隅

之熙然世貴爲難則祖功須釋孰能風被爾曾之

寵秩清劬未湮榮加槐閣之追崇赫煥逾懋爾封
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祖父家範清貞天資篤雅一
經遜志守獨樂於林丘六行爲儀推達尊於鄉黨
生兒俊彥事國廉貞紆岳牧之壯猷育巖廊之妙
器三孫挺秀繩武偉其躡蹏一相升華敷文煥乎
彬郁茲特贈爾爲某官嗚呼膺郎吏之初封用開
爾世錫上公之峻號有隕自天光耀於前廸將厥
後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劉一燝父母

卷之一

五

制曰牧伯任隆統紀悉關於四岳咨詢既重綱維實
竝於百揆乃若身膺分陝之權至於子宅相周之
業內外之中書雖異後先之正道不殊爾贈某官
原任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趨操峻特經濟沈閎
明允五刑寅清三禮案彊宗之不法天子動容定
藩國之諸條王侯易慮儀曹望偉藩臬功高驅虜
賜金威略上聞於黼辰當官飲水清輝半達於宸
區不永其身用貽厥子際紹庭而拜袞闡奕世以
加綸茲特贈爾爲某官嗚呼爾爵亦崇未竟千秋

之志爾嗣克肖式弘三事之猷尚爾贊於幾微庶
顯庸之懋著

制曰序銓女爵徽稱已極於夫人展轉帝申榮邁希
聞於母氏蓋或抑尊以從子之貴亦旋從貴而復
已之尊夫子之竝顯可知天地之奇逢豈易爾原
封太夫人以贈淑人楊氏乃某官某之母食貧致
孝從宦佐廉用種德於平反極偉功於數歷當其
恰焉中路藐爾三孤如日乃升攻苦直齊於大奎
與冰俱凜持盈愈戒於無荒道若明師政猶嚴吏
市南子

卷之一

六

廷列奉璋之彥家無衣帛之人母德至隆天休亦
懋茲特贈爾爲太夫人嗚呼名封疊至此從端尹
而彌謙鼎貴亟褒祗復邦君之故秩倚巖巖赫方
且駢蕃

河南道監察御史易應昌并妻

勅曰御史凡所巡行至重矣然率一方數方之事已
也獨巡漕則所按強半天下而所繫者京師人君
踐阼之初兢兢乎求直言急軍國大命此一直指
使可無褒與爾某官某趨操峻潔蘊致深醇良令

見徵憲臣是擢方拜綸於魏闕首銜命於清臺具
飭成書悉釐弊習而泉助順文武肅將迅億萬之
安流定臣民之震恐斯亦勤已若乃誠傾積愆屈
於役而颺言慮切新謨抱遠猷而入告精心亮節
猶足多焉茲仍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言路
亦難言哉壅可虞也而一於通則復爲壅此其幾
在言者耶受言者耶上下當相與究圖以興於理
爾其欽哉

勅曰爲下貴乎易知臣之事君婦之事父姑與其夫
市南子

卷之一

七

皆入門而可知也奚俟又哉婦數月而百世思斯
足嘉已爾某官某妻贈婦人周氏婉爾淑資超然
遠志歸於君子知乃偉人再獲踰時遂將永夜嘆
鸞儔之不待遺鳳詒以誰雷鳴呼廟見而成爲婦
爾不啻焉燕私而知其人智亦可矣茲仍贈爾爲
孺人靈而有知斯非鳳詒也邪

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齊君榮

制曰司農之屬莫重於邊郎邊郎莫重於司邊倘邊
之最重自頃者用兵始也夫國家新故之際徇愛

遼與其餉爾單慶中朝而握算於東者顧可緩邪
爾某官某才猷敏練志行潔修廷擢一膺縣符三
縮屢稱令最游陟民曹夫錢穀必稽本治人之餘
緒而節舒有紀實經國之偉謨特借幄籌用裨閭
略簿書惟謹輒漕悲萬里之勞心計無窮騰飽壯
一三軍之氣當張皇之內必規捷伐於遠夷爾有助
焉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軍功之集也
司計與謀勇竝敘誠重之也振旅有口朕於爾芳
顯庸焉欽哉

市南子

卷之一

八

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黃袞

制曰朕惟國家始昨九邊之觀聽一新慶恩及之禮
也乃若我司餉之臣非邊吏乃臺郎也中臺悉被
而况持籌外閫者乎益足念焉爾某官某才稱庸
敏節秉清真治邑宜煩計曹登茂頗周流於列署
尋簡昇以衝邊爾能出納惟明節舒有法未屯田
於克園成飽隴西非轉餉於蕭何粟猶關內項者
賴匈奴之斷臂銷肅慎之役心爾不無助焉茲特
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輪臺之悔誠宜金城

之漕則是今所在議耕分而卒難始慮鮮成豈何也爾得無慨然於中乎尚圖入告朕將採用焉欽哉

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黃袞父

制曰士有好學不倦篤行可紀祺壽既高德音彌亮茲當服上庠之養比元龜之哲而區區疏爵豈一而足邪爾增廣生封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沈潛有悟剛介不羣括經史以著書諸生服其典要敦孝恭而尚志良牧式其威儀分弟讓腴效伯夷之

方南二

卷之一

乙

事父持身遠俗慕子羽之為人貴且課耕專以賑乏屆期頤之上壽映姑射之清姿人瑞稱奇國榮增重茲特封爾爲某官表鴻儀而益勸永鶴并於無疆

直隸河間府管河通判盧觀象
勅曰士起明經而官不效則曰吾未登甲乙科也不逢

祖

宗時也是不然今豈無如此官而才軼制科功追先

代者乎卽考成將懋賞焉而况慶恩乎爾某官某志期自立才以誠生遊文數二十年而不歸應制科三四錄而未果遂清心於作吏恐負愧於爲儒專職漕河舍爲經畫間承署縣雅有興除當夫運道之焦凡千百餘里而河間先濟航海之糧至數十萬石而山積無虞皆爾俸給悉捐心力俱竭上官信其清任神鬼避其堅貞故足賴焉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以爾其功使爲昔者俠奇倜儻之業豈顧問哉今獨其敦不勝爾苟有人焉亦未見其遏抑而莫之遂爾之薦牘交騰可見也尚益欽哉

方南二

卷之一

十

直隸河間府通判盧觀象父

勅曰鄒魯於文學其天性也蓋言俗也世亦有樸茂之鄉不兢兢乎儒業而有人焉已未遂而必責諸其子卒受國榮亦廣勵之一資焉爾生員某乃某官某之父文章未第根器不凡好子弟之能佳延師儒而罔惜裘薦未獲館穀幾窮別駕晚生期之於八歲童子外傳歲亦以二人爲志竟齋廉能未

刑部貴州清吏司添注郎中王光經并妻

制曰朕祗承天緒五禮五刑皆所奉天而致之民先後秩宗司寇之屬勞動茲著慶賚宜先爾某官某經術閎深履操端潔擢其辰告置彼寅清淑問弘宣祥刑誕昇周流南署詠豐鎬而想見騶虞載陟中臺佐蘇公以肅清徃行肆赦之仁益沛惇庸之禮彌尊長國是需初基有賴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詰命夫邦禁以詰姦刑亂今豈非明庶獄而張皇六師時邪臯陶邁德方叔壯猷正惟今日爾閣

市南子

卷之一

十一

既深朕將昇之方任佇其偉略欽哉

制曰大夫之妻曰宗婦必其德足以事神明繫統紀焉非僅僅舉其職之謂稱也爾某官某妻封安人董氏安貞稟則潛泊爲心仰績徽音俯咨良助爾夫譽清蘭署標遐雲司實賴好仇足稱齊季茲特封爾爲宜人恩之覃矣德亦宜焉

刑部貴州清吏司添注郎中王光經父

制曰士之不竟其志有二垂老而後休者篤也甫強而壽息者哲也息則其志遠而其所餘也厚子必

賄茲特贈爾爲某官匪榮遭遇實表貽謀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知縣錢應華

勅曰上虞餘姚在東南美盛之區而民廣業而士砥節其有虞氏之遺乎宰斯邑以循著深於復古之治有裨焉爾某官某志節清芬猷爲敏谿才更兩邑績最百城約躬壹軌於先民闡境廓清其舊靈獄愾咸理風教聿新俊彥興於朝醇樸還其野厥功懋焉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維國家拜給事中御史恒於所表天下令取之而秩滿則期近

百兩二

卷之一

十一

矣夫言官亦有所以變置凌而復之古則循良其質也朕纂緒熙績徵拜將以時爾其豫哉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知縣錢應華父

勅曰隱君子沖然於道亡論榮名卽鄉里長者稱豈其所與知哉迨子貴而名榮者天爾爾某乃某官某之父剛介不苟恬澹寡營禮讓克敦藏否弗露規矩成於其性郡縣不得而宿古稱不言躬行斯其人乎樸茂所貽循良用奏茲特封爾某官耀其潛德綏乃永年

昌焉爾生員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德資剛毅
宇度寬平夙有詞名雅能識鑒雄才淹梓弗自致
於廟廊盛德孝恭益見推於里閭冥鴻蚤奮弘燕
永貽茲以覃恩特贈爾某官式貴榮綸用章逸軌
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陳邦瞻

制曰天作南戎以限百越而百越既郡縣矣如歸胡
之制中兩廣設總督焉兩廣故各有撫後督臣并
其東然則督視北邊而撫兼南海重實倍之非有

百官子

卷之一

三

節鉞之功樞筦之望弗之昇矣爾某官某才優文
武學貫古今澹寧維致遠之資暇整有銷萌之略
試廷平於南國更郎秩於中臺遂陟雷銓益推公
輔參藩秉臬經綸著閩浙之區咨岳殿邦釐保洽
荆河之域憲府弘開於西粵德鄰丕布於南交晉
一位樞卿惺符制閩屬邊陲之未靖念嶺海之宜綏
而爾察吏惟嚴兩鎮兢操於飲水詰戎不試百蠻
懼伏而嚮風授鉞有功褒綸無愧持以覃恩改授
贈某官錫之誥命爾且以貳司空召矣夫豈謂

固而國建重哉維六卿聯事協慮以弼一人
典固繁矣而兵連於外論沸於內可憂殆有
焉者實惟我二三老成人相與集廟算而倚那
紀爾適來歸朕用燕喜焉

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陳邦瞻祖母

制曰人祖造德於微必資賢以遂奕世之所醞釀也
厚則當年之所寵勉者深追錫必偕蓋非獨從爵
之不吝貳焉已也爾贈夫人徐氏乃某官某之祖

百官子

卷之一

十四

母天性嚴重婦行孝恭食貧而織紉惟勤佐急則
簪笄盡脫寡姑之食親調服親浣日于于而跣步
問離佳賓之具常飭佩常貽時咄咄而初筵已燦
爾夫之生漸饒而交益廣家克正而慶是餘皆爾
相焉特改贈爾為淑人祇服游嘉永綏烝畀

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陳邦瞻父

制曰天下之常尊在道而簡重在制周官九兩尚師
儒而誦吏長使身為明師即子為大吏豈足道哉

而必以子爵加焉者制也爾致某官累贈某官某
乃某官某之父剛方絕俗淹粹入微博覽經子秦
漢之書精言性命天人之學明經匪屑素志不渝
三掌故而爲師一廉頑以造士風愛常遺於所至
典型益飭於其家宗法維明人倫攸則特以覃恩
改贈爾爲某官悵漸鴻之既遠表鳴鶴而在陰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簡討韓日績

勅曰國家重元良之建備翼贊之僚所以廣勵聖功
務滋儲德而余一人欲爰立而置諸左右皆於是

行

卷之一

五

乎出故惟儒臣資望之偉宅焉爾某官某才輝琬
琰器重鼎彝學博識精選圖球於列玉年華行質
見柱石於邵英擅著作之庭典誥悉銘大治奉檢
材之役譽髦喜出高門望實彌隆軌儀益峻將寓
北門之直特躋東禁之班蓋

神祖厚於儲俊十年置視草之司而

皇考亟於登賢一月拔維楨之彥秩變龍而輝禮樂
濟元愷以備樞機委寄良深褒嘉宜亟是用覃恩
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官案故稱要劇而今

且益何如也維朕德冲時艱資於啓沃非長君比
論次

祖

考之微烈而憲章之皆儒臣是賴苟非有鴻眇之思
貞固之幹其任弗勝也惟爾欽哉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簡討韓日績父

勅曰有賢大夫焉出則祀於官人則祀於里皆秩於
典此卽其子爲卿且不足以仰增萬一而况猶士
乎然必易大夫之爵以相從者所以昭象賢示嘉

東南子

卷之一

十六

則也爾原任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孝友飭躬經
術爲政六年廬墓哀思大過古人兩牧方州惠政
竝流循吏德不勝紀祀則常存芷水惟馨棠蔭之
豆邊千里羅山竝峻粉鄉之樽俎萬年不磨永在
人心未竟深貽子翼宮僚展采庭範生輝是用覃
恩贈爾爲某官屈隼旗之峻表寵鶴禁之清階

監察御史李日宣

勅曰踐阼覃慶褒予諸言官非

三祖

考所簡置則所徵集者也而朕享焉改元以來二
二侍從之偶而朕拔焉竝以華選與慶會故後先
均被之爾某官某俊氣凌雲澄心止水遇事忼慨
體國切於老成與物諄諄應世邁乎流俗若繪省
而樞機克慎擢憲臺而故實久諸當羣策畢陳卓
有獨觀之識維付艱孔亟爛然載采之謨訪落有
資建明伊始譽謗無庸於率勵亨嘉亦慶乎彙征
特以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夫士於忠義雖
天性哉要亦被服浸漬之力多焉爾鄉故用風節

市南子

卷之一

七

顯項者悉按忠諫困抑之賢布列卿貳而爾鄉居
天下半典刑豈遠哉惟爾尚奮英猷益敦先軌獨
予從欲以治欽哉

監察御史李日宣父

勅曰道本諸身必徵諸民士猶未盡乎民也乃師儒
皆曰得民而且尊於吏豈不以士爲民望政繇教
始蓋其重哉又况師儒而秩祀舊世者邪爾原任
某官致仕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孝友茂資清
貞亮節學自盟於強恕教必勵乎躬行遜敏以先

多士而所至能興廉明足辨有司而每爲不屑志
爲則險夷悉化論定而出處皆馨論訓之俎豆竝
陳郡邑之膠庠永享真儒不世令子攸儀特以覃
恩贈爾爲某官雖博高賢之一快亦榮命祀以千
秋

中書舍人沈泰泳

勅曰朝廷設中祕以掌內樞最稱華近矧絲綸奕世
習於訓典固世臣而親臣者也踐阼之慶覃及百
辟此顧可後與爾某官某乃原任某官某之子性

市南子

卷之一

十八

資端謹才識優長燦然胷子之英卓爾後來之秀
鳳池脫穎依舜日而風夜在公雞樹標華筦堯言
而出納惟允不愧綸扉之舊益增樞省之嚴物望
食歸家聲特振是用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夫祕
書之秩至不薄也內外樞機應以義理之文雍容
都雅無異乃若古者所賴公卿之子視白屋自起
之士爲尤重而爾可令前人專美邪尚益博參時
務殫竭忠猷朕何惜以大用畀爾爾其懋哉
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張我續

制曰卓彼中州奠於太室都四方之會接兩畿之間
節鉞最嚴紀綱不易

先帝進列卿而超茂昇方鎮以登崇爰錫覃恩用章
積閎爾某官某貴紳累世弱冠登朝循良首紀於
崧高典禮共推其寅直周流藩臬歷踐河山衡文
則伊洛道明振武則宜雲勢重功業總高於千任
祿勳始秩于九卿歲際兩朝日度諸禮迹生平之
多歷見方略之饒爲詰兵戎而保御衆之機掌賦
市南子 卷之一

式而洞生財之道未萌能折有卒不驚海方叔之
壯猷佇周南之偉績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
於戲爾父爲兩撫臣至大司寇厥效可睹惟爾克
遵庶王國有不二心之佐爾家亦有無窮之聞欽
哉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編修管國子監司業事
署掌印信成基命并妻

制曰國禮莫隆於太學天子時就而釋奠諱經行憲
乞焉故祭酒爲百官重非詞臣尊宿弗幾也乃有

年資未及而才望優著俾行厥事重益有加焉爾

某官某器重主璋行嚴典則編摩國史志在麟經

潤飾王言動成鴻訓名高中祕秩峻東朝屬帝作

之維新念賢關爲至要特登清茂經局是司實借

崇隆壁雍攸攝虞庠命樂依五聲而奏八風周序

陳國衍九疇而稽六典成均有造胄子惟和朕方

欲修舉曠儀敷陳講席使橋門聽聲寰宇化行而

爾議徹與玄度貞朝著朕深有屬焉茲特授爾階

某官錫之誥命蓋聞造士與得士並難皆百年之

市南子

卷之一

子

計也爾昔分禮闈主鄉大比得之蓋惟恐其不效
矣豈其造之而不以效不效爲兢兢哉尚亦畱心
過化達才廣業使國有遠需惟爾亦有無窮之聞
欽哉

制曰爲諸生婦易爲貴官婦難何者官貴而室愈益
諸生也又况繼兩賢翼多子者乎難實倍之爾邢
氏乃某官某之繼妻貞嚴賦性淵塞秉心生也華
溫歸而澹素愛隆諸幼匪直在柔之儀清佐一官
鬱起然蔡之譽登庸游及儷德惟明茲特封爾爲

宜人服此光榮益修屈勉

詹事府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編修管國子監

司業事成基命母

制曰國家產一賢猶寶玉然業離其所常恐莫與議之琢之以成其器無母何恃危之也苟失恃而得特功曷既焉爾封太孺人范氏乃某官某之繼母溫恭無遂貞靜有常善撫令人克成名俊諸孫登秀繁祉彌馨代終之道無虧茲至之休有象茲特封爾爲太宜人渙予寵茂俾爾壽康

市南子

卷之一

三

直隸真定府井陘縣知縣羅懋湯父

勅曰好學力行之士不發於身發於子者世孰謂其才有未竟焉哉也亦其德不容泯焉惟以德故其子之清風偉節不泯於後焉爾某乃某官某之父爲侍御之孫抱文學而慕孝先百行至和常洽於連支守飭四維大節不渝於毫髮與人切劇無怨自孚言利關疎好施無倦追勗忠之娓娓渙然爵而用嘉茲特贈爾爲某官祗服恩綸永綏祚胤順天府香河縣知縣沈惟炳

勅曰畿內之令去輦轂近而屬部臺使爲多難於外郡什百矧頃者軍興民困匪卓越易勝焉爾某官某議度俱弘志操特勗躬清爽絕心苦政成屯牧清輓之務咸修期會發徵而人不擾蓋節愛無撓調劑有孚荐書充滿於公車奏計會逢平慶典賞宜懋焉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諫官多從令出乃有良令而不必爲名諫官意者入朝新而於知微未邪爾治在畿南百餘里聞政不踰夕察微必審朕將於爾是擇欽哉

兵科給事中蕭基

勅曰擢諫官卽多途哉而郡理爲近諫官在耳目也郡理者天子之使之耳目也耳一方卽不謬於天下爾某官某賦資神貞出理閭刑坐銷海警蓋辜陶作士能夷而帝舜曰賢用拜弼違之佐肆予猷垣遂矢計謨有裨親政持論必求可爲不勝朕甚嘉焉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今爾科職掌非兵也邪自東虜肆逆天討又

稽而文武吏數弗稱職誠未有期夫
事考言之際而廟謨得失猶可立而
衆正息慮殫精求所以奏效寧可矣

工部尚書王佐

制曰三才道備主地列於上公百授任

空簡於

懋績工之重也又矣纂圖伊始事與

某官某

清肅敏之臣俾總厥職國其有慶乎

某官某

瞻具聳水鑑獨澄起結曹而即見康

典要郡而

益聞風愛膠庠廣勵得士惟良藩

流歌功有

市雨子

卷之一

三

秩撫舊疆而作鎮定庶蒙安晉卿貳以疏河巨靈

效順赤舄安而國計邊需茲裕玄圭錫而帝庸士

望兼崇召若予工使司邦土品徵麟鳳丰采足

鎮浮班入夔龍禮樂爲之增煥偉宸居之聲建

陵寢之初營

廟社將新

郊雍備肅皆舉羸於詘佐一人以奉天時且明試

功宅四民而闢地利爾惟足賴朕是用嘉特以

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詒命於戲國家議博六卿選

於四時司空之重猶古也維爾冠冕人倫固犬
之所春而衆志之所取衷焉者豈徒率作省成之
謂稱邪尚思所以定國論正人心慎台衡之業而
隆宗社之福余沖人實倚毗焉欽哉

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按山西劉惟忠

勅曰河東於我京師與於漢京師等也雖異東

號股肱郡巡行之使蓋亦重哉夫御史臺之重

彼所巡若此而纂圖重顧可後與爾某官某

節軒翔風猷俊朗治高方邑選重憲臺甫簪柱下

市雨子

卷之一

三

之冠已奉晉中之命然時方變結而爾克疏排

笑雖事埋輪更切諫論幾微而必告雄班克滿

不忘哀職維新念表裏山河之必察縉衣匪遠

出入禁闥而彌親茲特仍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

戲身宜帝澤惟爾之能心在王室亦惟爾之分

益欽哉

山東道監察御史劉惟忠

勅曰稱人之美者小言勸夫不息天道也勳豈其小

者邪士女之行即本端而勸不至未見其有成也

頌母德者輒於是乎稽之爾封孺人吳氏乃某官某之母女模明備家政恪宜仰孝俯慈內清外苦翰音登而起視治室詳明人籲靜而卽安課兒黽勉夫惟勤廣業厥效永年滋老壽繁祉之休教夙夜媚茲之敬皆有賴焉茲特封爾爲太孺人友介脩齡永綏純嘏

禮科給事中倪思輝

勅曰給事之選太常署必與焉何也太常交神明之官也正直是與奏格靡爭通乎諫道簡自

有司

卷之一

三

神皇而至以新昨覃慶之所嘉焉爾某官某端方偉器直亮精衷明廷旣拔其先資常寺俄聞於雅稱蓋其居協佐夔夷之任特借寅清抱致君堯舜之心彌資淹粹夕郎宜拜展告是需乃密慎於七年直踐登於今日夙宵勸積惻方舒袞職多愆專賴糾繩之益綸褒先貴用昭訪落之誠茲特改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爾一官也妙選定於神祖會命沛於

先皇朕以冲人獲承賚俊惟茲念兩朝罔極之德輔

一人弘濟於艱爾之分也欽哉

禮科給事中倪思輝

勅曰諫官繩人過者也而調已德要焉苟非恭和不偏之極必有矯枉過正之憂夫德亦何所自哉惟有則似厥考之行可稽也爾封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履素爲貞抱和致願儒書不必竟孝友罔加聖訓未嘗踰謹恂獨至伎末俱泯橫逆兼容爲謙旣懋於安閒陰德益勤於幽獨令嗣已貴嚴訓惟忠衣布飯蔬朴略不殊於野叟乞言稟憲尊崇屢式於鄉賓子秩益親爾思宜懋茲特改封爾爲某官子爲左掖之光爾遂中林之樂

有司

卷之一

三

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胡應台

制曰維天著象胡越有門天下爲總督四胡門三而越門一一者兩廣也兩廣置督而兼撫任益重焉非壯猶偉節蓋益弗之勝也爾某官某天才閎敏國典精詳得於綸閣之舊章載在掖垣之謠論達時勁特暫紆踐於旬宣揭日昭明亟召還於封駁

銜士甫基而永推宗匠納言有望而游陟同卿式
聽雷京特容開府屬東師之召餉民力殫於全吳
紀南國以綏猷帝澤熙然舊鎬三江帖席百粵建
旄樞府升華效九卿之憂國憲臺增峻統六察以
安民佇鑄嶺海之勳入作廟堂之鎮適覃大慶可
後崇褒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詰命於戲虜騎在
外蠻阻在內虜突馳則節短蠻竊發則孔多飭邊
塞之備易清郡縣之治難朕故謂越門重夷氛未
靖海警宜銷尚奏枚寧用資捷伐實惟爾司馬之

青甫子

宋之一

三

略欽哉

南子卷之二

鍾陵李元元撰

吳士元選

制勅

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謝應祥

制曰凡帝緒新承必弘肆赦之條亟清刑之令所以
恤邦本也而南都尤建邦之本欽恤所首被則彼
之膺人望而望之尉者不亦重乎爾某官某明鑑
冰涵清微玉韞罕仕國而肅然行李圖書且不盈

百月二

卷之二

一

箱擢銓司而聞若門庭竿牘先難投刺咸望統均
之業忽興肥遁之思念雅志不可誦以劇曹而英
猷必欲寘之當路擇留京之大理實竝建之九卿
爰借清貞用司明允彼蘇公宅六卿之一周祐獨
資而臯陶斬三后之功漢言非據方駸駸而擢用
賴矯矯以爲儀特以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
於戲天下平而已矣統均者平於吏廷尉平於刑
夫今之統均而欲適得其平難矣爾之不欲就者
其志也夫然爾自茲顯矣世將取平焉而非復受

平於人者矣尚思所以竟厥心以匡余治惟朕以
懌欽哉

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謝應祥父

制曰世莫競於位而勝之者惟道莫不競於道而性
之者有原夫宦旣達矣乃復超然於爵祿講譽之
外此其父必名理士焉爾廩生贈某官某乃某官
某之父天資穎敏聖學深醇誕生名德之鄉蚤擅
文辭之譽制科匪貴理奧是窮言有助手六經行
罔踰於一敬宏才未試哲嗣是貽邑崇信道之稱

市南子

卷之二

二

國懋象賢之報特以覃恩贈爾爲某官借棘列之
清階表樹滋之隱德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陳道亨祖母

制曰先王之道貴本貴本之謂文大母先手母然而
官三品以上乃得及之蓋體優則文備也爾贈夫
人余氏乃某官某之祖母生有令資備諸懿行克
贊考槃之樂未忘儲野之恭和敬所鍾榮昌斯兆
開孫鬱起公輔存登茲特改贈爾爲淑人顯號若

移檄稱彌慶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陳道亨父母

制曰世有廟廊之器當作弼於帝廷而以宗室之姻祇爲儀於王國朕甚惜焉猶幸有子而賢得以股肱而心膂之也爾儀賓授某官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風儀峻整志行清超憲令德而家齊聘疏觀於宙合刑于之化能風被乎王姬貽厥之謀遂弘徵於令子德稱碩輔範本嚴君既從方岳之崇

市南子

卷之二

三

封宜受錫京之燕喜特以覃恩改贈爾爲某官表當年之模楷樹奕世之風聲

制曰賢俊之生也或曰星精曰嶽神蓋天矣而非人矣顧其來也有托其疑也有基則母氏之靈異焉可誣乎爾累贈夫人袁氏乃某官某之生母柔靜而明安貞則吉帝臣欲降宗婦是承謙以爲勞翼闡規之亮肅育而能教奉庭訓以異申胤子克宗憲臣維嶽所生良偉厥報宜隆茲特改贈爾爲淑人益懋元祥永綏令祚

尚書司卿僉位并妻

制曰仕人通籍四十餘年能取雄職六年之內而不能踐清班三十年之外何淹速之懸與速者功令明也淹者道直也公卿之品正於斯乎定焉爾某官某峻潔惟冰溫醇如玉言笑不苟誠目擊而道存經濟至弘每神閒而事集巍科作宰廉愛者聞勁節登臺風猷崇秉巡西粵而百蠻知戢掌外計而六察稱平督學吳邦多士正欣於丕變移官楚臬一疏遂欲以長淪蓋自識忤時克遵養晦雅志

市南子

卷之二

四

雖恬於子舍渾情愈切於廟廊特召鼎彝用司符璽風欽者碩方不次以升華亟願寵褒况惟覃而錫慶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世謂大臣風節難於庶僚時豈其然哉懼向非其質爾爾之爲御史也知有法不知有名當其時卽不以天地萬物易吾是矣豈定之三十年而可易邪丕輝爾忠用爲世範朕則有厚望焉

制曰國有三十年再召之臣家有四十年再命之爵可不謂殊遇也哉而其僉德之良亦可知已爾某

官某妻封孺人劉氏毓質名門作德顯輔令資有淑至德無儀儉朴是持亨嘉周易海哉有道之妻非止清卿之匹而已也茲特封爾為宜人服此明恩益敦素節

尚寶司卿饒位父母

制曰有兄弟焉竝官華要竝以直節偃蹇於時竝厝清卿起舉世榮之非其父蓄積宏而施為未試未有若是其幾焉者爾生員封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偶儻有節穎敏為資博先代經史百家之書體

而南子

卷之二

五

文成知行一致之學故言議舉錯悉絕手空譚而孝友端方允孚於衆志究世務若指諸掌受封爵益素其心郡縣不窺丘園屢賞茲以覃恩特贈爾為某官昔之封蓋既伯仲迭加矣今之贈其亦後先海被也與

制曰母之備德難矣而備福尤難乃若子競爽而輝然名卿身偕老而又歸然壽母也儻所稱人瑞非邪爾封安人劉氏乃某官某之母醇厚性成粹精天幸敬於伉儷孝厥君姑嚴諸子以義方凜然見

清濟宗親之慈惠藹爾著稱泉事絲功自少未嘗釋手布衣疏食雖貴不以去身壽考維期音徽益勗茲特封爾為太宜人命申三錫數邁百齡

湖廣道監察御史劉思誨并妻

制曰比者言官既選輒數歲不獲命以故以告去者紛紛也自

先帝沛然一決而諸休沐讀禮之臣卒起家先後至

世稱盛焉覃慶以章厥美禮益宜之爾某官某清恬閭閻直諫端貞令予湯沐之卿幾古飲醇之治

而南子

卷之二

六

輿評問問臺憲久遠乃聞禽當枕塊之悲而赴君亟援琴之喜積忠數載需虎拜以颺言敷論盈廷佇鳳鳴而作則洵矣亨嘉之會協茲光被之恩特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人臣在制而憲秩集征入官而褒綸首被不亦生人之殊遇絕暢也邪何以報之許謨亮節欽哉

制曰婦無功率而有德譽豈不謂閭以外非所聞也閭以內乃其所正位而端軌者邪故元配尤重焉爾某官某妻贈孺人黎氏天慈懿資行尊芳訓未

笄而婦卽閒采藻之儀脫珥於夫問惜初蘭之
奉姑慈則惟謹雖蒙督過而色必愉致賓敬以如
莊豈獨服勤而心最苦信云淑軌胡不永年特冊
贈爾爲孺人優渥渚頒初虔用慰

貴州道監察御史楊春茂

勅曰朕以冲人忽承大曆霜汪濊之恩惟遐方弗克
適至是懼而直指使先朕命而布之德速於置郵
其是之賴乎爾某官某存心子諒秉節公清見擢
廷咨者稱郡理獄訟絕覆查之痛官評頌懸鑑之

市南子

卷之二

七

虛乃以淑聞拜茲雄職而爾糾繩無避靖獻必孚
叱馭滇南共偉宣風之遠埋輪都下未忘翼日之
勤弭節爲勞褒綸宜煥特以覃恩再授爾階某官
錫之勅命於戲巡方皆重而滇南爲最以其遠在
天末恐吏肆而察之者之疎也夫柔遠著乎訓典
而察吏所以昭安未可以爲遼闊而顧寬假報竣
焉已矣爾其念哉

貴州道監察御史楊春茂文

勅曰漢以上儒與吏爲二後乃用經術飾治斷獄而

吏乃出於儒乃若執法之官稟明經之範則其源
流又遠矣爾生員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卓有
文名素多質行大人專術當治世而數奇哲嗣道
亨布祥刑而德邁升華秉憲著烈觀風皆而未矢
之謨貽子不阿之節特以覃恩贈爾爲某官雖結
衣之弗御表褊玉之嘗懷

河南布政使司分守大梁道右叅政金煉

制曰崧高表鎮於中州爰建大藩之屏岳伯分叅於
右省用可列郡之綱任重維垣眷隆春牧爾某官

市南子

卷之二

八

某經綸偉略撫御宏猷筮仕戶曹悉累朝之會計
留神邦本周四海之版圖咸仰國謨特隆方任而
爾望崇分陝策豫中原樹聲釐保畫郊勢接于青
巖懋績旬宜列翰庸登於赤社吏肅五紘之範族
尹其熙民歌九敘之功羣黎俾乂正起差棠之詠
宜加宸藻之褒特以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
於戲中州據南北之交無阻塞之樹而乃歲憂邸
祿時應軍興非復風雨之和數有旱蝗之異勞來
輒殫綏輯猶勞宅澗左之嘉師爾惟篤弼浹周南

之雅化固有微庸欽哉

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韓初命

制口士大夫入官服政立奇功且夕易爾乃若中外數歷投艱試劇履遠蹈危者數十年究也其名立而其所至之勞必更僕而陳也斯足嘉焉爾某官某敏練雄才清貞勁品分符總轄民歌直達乎帝京賜秩郡丞軍餉遠輸於屬國特陳祕畫既勒奇功嗣所踐更益勤跋涉天下鹽筴之專司凡五而海歷其三雲中貴竹之守丞無二而各居其一

市南子

卷之二

九

矢雄辭以折虜紆偉略而綏苗屬紆瀛海之籌益佐遼兵之急蓋藉於職掌洵幹國之弘猷而綜厥生平足安邊之偉略值茲多事可乏斯人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夫卽以鹽論九塞之需茲筴居其七司文墨者頗不得其要領悉要領者亦莫善其功名如爾之心常不二課常第一者幾何人哉斯亦足以明主計之難而需才之匪緩也國將於爾有顯陟爾益勉諸

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韓初命祖父

制曰古有惇史以載幽德則安可無明綸以彰顯命

故義率之典竝於仁親蓋其重也爾生員詔授壽

官賜米帛某乃某官某之祖父奮穎片宮教仁萊

海範垂六行施二物而子成壽盡百年夢九齡而

天錫雅志式追高士

皇祖見旌良謀乃裕文孫冲人是翼是用覃恩贈爾

爲某官華牘光昭於永譽幽靈益祚以鴻休

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韓初命父

制曰古之稱隱德者豈必遠迹煙霞暱情丘壑哉語

市南子

卷之二

一

曰何王之門不可以曳長裾大隱隱於朝市其斯之謂乎而益足尚已爾原任某官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經明學正言飭行修稍傳梁國侯開蔣徑慕道不需於祕寶招歛且愛於吾廬天壽維祺爾門斯大是用覃恩晉贈爾爲某官式嘉鴻漸之儀匪直燕貽之報

湖廣黃州府知府胡維霖

制曰二千石彈制千里任當方面治行奏最賜璽書

褒之制爾乃若劇郡疇咨望郎簡畀朕欲垂褒

以行而矧當覃慶之會乎爾某官某品素端凝才
優綜理清嚴足以率作實直庶乎亮工筮仕冬暮
宣勞辰極建興宮殿以及嚴城廣廡之繕修供奉
尚方而至屬國名王之賞賜節經費億萬以上考
實功什倍於前嘉此僞鳩屬當分虎維江黃漢水
爲池勢扼中原之重而黃郡大邦作殿任稱太守
之雄吞爾惟諾與余共治佇循良之奏最先崇獎
以明優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古者官必
世長吏至長子孫所以壹其心爾夫制則代異而
市南子

卷之二

士

心登與古人殊哉爲郎典郡茲遽廬也士能家視
之則猶家矣頃者爾不以冬卿之屬爲遽廬豈其
自當一面而顧不然邪朕有以知爾之爲郡矣爾
益欽哉

湖廣黃州府知府胡維霖父

制曰世之享清夷厚之福豈朴衷自予之爲德也
也邪必也洞性則靈遠俗則貴要之惟學行之粹
者稱焉爾生員贈某官某官某之父子性心自
微言行皆清孝友而秉潔操剛方而具遠譽善夜

不可授以非禮縣道莫得見其令儀澤國史而立
言必究天人之蘊譚經綸致用一惟今子之貽
洵自得之真儒正師師之模父是用覃恩特加贈
爾爲某官作謀多祉音播用應

湖廣按察司清軍驛傳道副使葉光德

制曰陳泉望崇特獎紀綱之江黃漢水
之司控御惟雄基基坐爾某官某弘才內蘊雅
節尺持不拜銀章自甘木雪九經師表成均嚴勾
象之模五止時系就度美僞鳩之續典股肱郡於
市南子

卷之二

士

東海治奏龔黃作文武憲於南邦猷紆方尹粵維
江漢之紀實常楊豫之衝井井往來屏履資糧兼
瀕於竭蕭然廣遠左間謫籍寧復其初而爾節愛
有聞勾稽罔匿可謂曰能特以覃恩再授爾階某
官錫之誥命於戲當此時而課爾職益何如哉文
命誕敷置郵劇矣羽書交薦軍伍虛矣楚乃謂受
故多藩封復益爾所司難實倍焉尚既厥心朕於
爾有顯陟欽哉

湖廣按察司清軍驛傳道副使葉九德父

制曰問德如采蘭於澗深藏則芳愈遠錫爵若崇壙於地游至則秩彌增二者所以明報稱勵功行也爾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聰明博洽伉慨慈良孝篤庭闈視疾不解衣者數十日惠周宗黨啼饑待推食者若而人訓辭動引手先民詩酒不干於外事生男惟二出仕皆賢嘉翼子之維均至憲臣而始大特以覃恩晉贈爾爲某官賁茲明命躍爾潛休

河南道監察御史郝復宣

行月子

卷之二

七

勅曰法以治世謬巧之則亦以亂故置御史臺使執焉試而後卽眞誠重之也乃若擢自循令用法稱良卽微頃者之恩亦可無試爾爾某官某英才卓犖勁氣軒翔一擢彤廷再更赤縣治行平孚於兩浙輿情允協於一時推秉憲權佇聞謫論而爾悉心敷納切矣揅焚拯溺之忠矢志糾繩凜然激濁揚清之烈風猷克峻符采維鮮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言者所以備採擇益匡濟也備採擇則不必皆行以聽之公益匡濟則必有所

行以責其實乃若言出而令所司以必從或以虛名從之而其心亦已矣斯豈有意乎天下事者邪爾尚自拔於茲以襄厥辟欽哉

河南河南府華縣知縣李三奇父

勅曰膠庠之俊用明經起而不屑以掌故爲稱塞也亦奇節哉乃若外砥圭璋內貽弓冶則其無用之用又不必簪笏於朝而厥功懋焉者爾貢生某乃某官某之父博洽巨儒清真雅士孝恭惟性忼慨不羣集函丈之多才甄陶匪隘飾學宮而殫蓄典起良深勅就公車退休士里遠矣冥鴻之志作我懷人悠然老驥之心展於令子是用覃恩封爾爲某官標儒林之逸軌借仕版以疏榮

山西按察司副使陳儒

制曰勅朝夕之用則鍾鼎不如筐筥立志有大小見效有疾遲取捷徑而亂馳驅與駛亨衢而庸步者雖日千里皆非騏驎之真也爾原任某官某器資俊茂志節孤芳機術渾忘真才自能應變章程明習沈力足以定經始彊項而一蹉乃素心之愈亮

內參執法外典承流歷年起淹粹之聲兩郡合仁
明之頌弘宣憲臬崇秉綱維飭法以建明威凜折
衝於千里持權而戢不軌資指顧於一時蓋值饑
荒徵發之秋雅多安集勞來之績茲既擢爾某官
仍以踐阼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能辦
官者必其識有餘於所官者也必其心無以官爲
者也而爾得非其人乎朕聞爾爲郎及治郡時感
時事之失衷忱慨而昌言者再矣而其志未始有
私也議論發乎其不容己經濟運於所不可見斯
乃王之股肱心膂也哉四方多事朕將以不次擢
爾爾欽哉

山西按察司副使陳儒父母

制曰靡瞻之愛孝子所爲傷心而永錫之恩明王所
以御世矧茲偉憲著有庸功追崇之典宜益懋焉
爾累贈某官某乃原任某官某之父履德無疵成
章有斐力學殫磨礪之苦幾易韋編傳經創塗美
之勳卒貽丹雘名尊大隱義重博施門入駟車春
祥之功孔著臺紆多繡憲邦之秩伊崇特以覃恩

贈爾爲某官尉苾芻於玄帳彰式穀於芳綸

制曰易稱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蓋柔嘉之德足膺
錫而罔孚之貞亦既持之篤焉王母者大之也言
非以子貴也爾贈恭人梁氏乃原任某官某之母
坤儀是秉天美所鍾贊隱德於衡門誰謂荼苦植
幽姿於窈室遂有蘭馨俎豆之遷也三蒙而克正
心儀之結惟一貴益不渝慈範如存忠諫有自特
仍贈爾爲恭人自天篤祐應地安貞

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朱身修

制曰天子

卷之二

十六

制曰天官職在統均封司主頒爵列人倫南國冠裳
兼總乎九流表著舊京儀望獨崇於六典苟非峻
品曷勝茲任爾某官某淹養雅韻朗鑒通才出宰
神明蚤蜚英於畿縣入依郎位益選茂於容臺旋
登元士之班再滿劇曹之考冰壺寫照陪都之清
論取衆玉尺提衡半壁之羣謨受式蓋其清貞絕
俗沈毅定紛共推公輔之儲已擢參藩之寄仍以
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官之治也必以
循循之實而其寵也恒以赫赫之名循循者日有

積而月有累赫赫者與日燦而芒日銷維爾循循之效著矣頃事方殷用賢不次節鉞樞策之重輒從方任進爾其豫哉

武英殿中書房辦事戶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

邢仕際

制曰古有侍從之貴饒義理之文而試諸驅使則在前之不若適用謂何意者以文幸而亦未嘗以忠謹著者邪爾某官某材能遇主志欲超羣白璧不離然工書之五體青雲自致已載筆於三朝多勒

市南子

卷之二

十七

斧依戶牖之箴專司玉冊圖書之事蓋亦勤矣然且餉軍論虜略可效於安邊助賑督徵誼常切於憂國數滿綸扉之考累遷計部之郎猶曰量移得無弘獎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闡皇祖時爾或奉詔詠物其有所勸諷不可知乃若頃者朕命書帝鑑圖說及明證典諸書端楷嚴慎卽與圖陳而筆諫者奚異焉爾益欽哉永恭茲職

尚寶司少卿鄒德泳

曰天子之寶所以敷文命御神器也尚之者出入

以從號至貴近而凡通籍直廬之禁

大夫領宿衛古制也故輒以名流特起

之爾某官某世冠賢良家傳忠孝符采夙標於

著風徽丕著於憲臺國本爲憂甫拜官而提議

咸不避方遘晦而苦修蚤與時違咸爲國惜

人奉賜環之

詔拜典瑞之清班執玉端莊衣冠裳於百辟

敬慎信綸綍於萬邦三署惟嚴九閣逾肅正

共之義况覃慶賚之恩茲特授爾階某官錫

市南子

卷之二

大

命於戲爾器珪璋故以尚玉璽爾材楨幹乃將

國之樞而正世之權衡時爭孔艱爾用方亟其

豫乃猷底乃績于以仰答三朝之知遇欽哉

尚寶司少卿鄒德泳父

曰世貴之家非區區名位之爲之也有至性篤

足以輝往烈而範來哲雖弗究厥用必祀於其

而褒於朝矧子爵之相及考子爾舉人崇祀

某乃某官某之父席寵蟬聯爲儀厥羽登賢

而敦倫致孝匪常情况

得捐軀爲先擣飛裸葬以志慟思兼金饋問而一
麾當軸緊援而不屑誠孚異類誼獎名流德里多
賢爾叅陪手組豆承家鼎貴朕嘉與以絲綸茲覃
恩贈爾爲某官榮名莫尚乎孝廉清秩宜從於寵
渥

河南布政使司分守河南道右叅政孫體元

制曰朕恭續帝圖誕膺司牧日擇大吏以鎮撫其民
而三川天下之本據荆河之奧爲山東西之會守
臣猶重焉爾某官某偉度可儀弘才有濟被邊作

市南子

卷之二

九

令親藩貴使咸欽入屬秩宗三禮九儀畢序爲都
尉師而教存忠敬位典屬國而功在惠柔聖郎積
膳部之勞叅伯時連城之任粵惟函夏中以周南
四疆奉褒大之封二室引幽深之數值東方未靖
發徵旣不能無儻中土弗登潛窺亦所時有允需
善政特昇壯猷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
於戲召伯分陝以東爾分大梁以西同是域爾彼
其巡行舊茇蔽芾遺絛千古如一爾均茲委寄
司司令專美也邪尚克欽承用光往烈

浙江道監察御史左光斗

勅曰周御史掌治令史謂主藏書非也雖然治令卽
周書矣御史條奏國典申明詔令糾繩不法則天
下治苟非博覽明習之儒曷與焉爾某官某學淹
古昔志切當時先資已見於大廷多議愈推於中
禁憲權攸擢物論是宗無事擊排克除盤據悉心
建畫皆修復於舊章留意舉賢頗主持乎公道紀
綱斯重庶政方和朕甚嘉之茲以覃恩授爾階某
官錫之勅命朕惟國故之所愆忘衆矣冲人初服

市南子

卷之二

三

羣臣頗有意乎其釐正之然先發譽後功實此政
所繇賴也華而融之惟御史之職豈其清屯收察
郡國而以爲兢兢者邪惟爾欽哉

浙江道監察御史左光斗父

勅曰世有人焉老壽而偕多男而秀而衍好爲德而
遂茲天子所石臣者非乎而朕猶得以其子貴之
也爾封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孝言問問義動不
愆貧乃樂施爲凡民而匍匐貴猶高尚望公府而
趑趄無忤於人克端其子訓惟法古語不及私啓

爵位以貴其人凡數十倍好仇而貴寵壽且不旬
編祿有微德音無數茲封爾為某官猶藉義方之
教益弘亮直之猷

吏科給事中周朝瑞

勅曰主聖臣直非謂其迹合也有始也當先而見忤
既也不諱而自復聖與直乃相得益章焉朕有感
乎先朝之邇事矣爾某官某秉德忠淳積心懇惻
甫從綸閣新拜瑣闥乃能當

先帝嗣服之初奮哲士紆籌之切羣言悉納孤懸見

百司

卷之二

主

違雖首犯乎宸嚴實心符於簡在俄聞末命特賜
優容貽我幼冲作之弼直良足嘉已茲以霽恩授
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

先帝臨御一月以言謫者惟爾拒盈廷之申救借譽
凡以召還其所以察忠而教敬者意深遠矣爾不
能負茲遇尚其益矢許謨以襄至治欽哉

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潘師道

制曰庶獄之讞元賦之用皆民命繫之抑其情與竭
其力竝仁人之所隱也是故廷尉司農之屬積宜

通理矧大慶之覃敷乎爾某官某揮才導窾砥節
凌霄擢對楓宸簡居棘寺法不阿近罪必矜愚既
著譽於平反遂移司於要會犯天威而節大厥之
飾晉郎秩而紆經費之謨廷許久閱乎三年部績
且遴而五馬考與慶會數以恩崇茲特授爾階某
官錫之誥命爾且以二千石行矣夫刑名錢穀已
該夫治具惠愛教化則存乎其人以爾為之裕如
也朕方欲得賢郡將而顯庸之之不暇爾惟欽哉
通政司右叅議廖有象母

南二

卷之二

三

制曰母見其子賢而貴至樂也而節母見之為甚蓋
知其苦則知其樂至於再命而樂益可知已爾封
太孺人鄭氏乃某官某之母柔明克毅莊壹有終
懋相青衿直窮玄奧靡他厲節有子傳經和熊之
志不虛展翟之恩既錫休嘉復邁聖善彌馨茲特
封爾為太宜人漸承卿月之華適協婺星之慶

浙江道監察御史徐楊先

勅曰國覃慶典百官雖始拜如考績焉御史朝拜官
則夕奏疏一言而當績存乎宗社即區區奏最不

足喻而拜真示寵不亦宜乎爾某官某道嚴一介節挺千尋權儻分符調煩展略冰操可凜玉尺周踰覃敷萬姓之仁崇秉六官之紀爰登憲府適邁紹庭謹論公清已見官臨之肅精衷直亮不阿咸晚之私烈光已迴茂實可登茲特仍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九德載采虞廷重詢事之言六計惟康周室揭提綱之要而身修者官治爾實有焉其益懋乃猷以光朕命欽哉

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樊王家

市清子

卷之二

三

勅曰國儀肇舉而管建之任至煩重矣官以煩得重人以才得煩不見工師之擇木乎機樞偉特以勝棟隆而杞梓之長誦矣爾某官某敏略清操賢科茂宰無前以斷刀游騰劇邑之聲不劇爲廉壁厚長連城之價駿業咸推公輔鳩倂允若予工水衡任少府之經式資高望繕部領司空之紀雅著長猷領賦政之獎侯記考工於周典惟茲大慶宜爾休嘉是用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永建者不可使後世之復加善作者不可當詢時而慶舉盛

其功用行乎節愛必有道存焉爾其殫慮紆籌以光事典欽哉

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樊王家父

勅曰士君子不飾於言而言立焉不矜於德而德立焉不近於名而名施於後世焉斯皆其至者也兼而有之蓋未始比比然哉爾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行敦古史心遠世資雖廢學於蚤孤益游情於博雅讀書見其大蔚爾文章成德見諸行凜然模楷一經垂訓雖夏楚而非嚴四俊揚名識弓裘之不偶溢焉厭世如未逢年惟茲錫命之頻庶淑貽謀之苦是用贈爾爲某官絲綸有赫型典如存戶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李采

市清子

卷之二

三

勅曰自國賦繁而司農重河山以東視他境尤繁而司曹益重力則普存費無常藝主者率蒿目而莫可奈何八政之目食貨不言官難之也爾某官某簡押清貞賦才敏達一麾出守眉山之月俱寒三輔宜猷肱郡之風益懋權登民部軫念國籌大虞杼軸常勤中野之悲少府金錢獨俱尾閭之泄

儲胥而克庀覈出入以惟經三軍計騰飽之功六
府薦敘歌之烈維茲慶命宜畀嘉謀茲特授爾階
某官錫之誥命於戲遼左傳烽接於海上飛輓稱
一勞甲於天下外克士氣內舒民苦惟爾司計之臣
是賴其益殫令圖以規長便欽哉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施天德

制曰大司馬掌邦政以正天下任至弘也分猷展采
咸資厥屬故郎選爲高朕新陟禹服詰戎方始而
武郎覃慶顧可後與爾某官某包孕沈宏趨操峻

南南子

卷之二

五

潔明廷一擢大邑兩更廉譽卓然豐功燦若特簡
樞曹之重洊登郎位之親光贊廟謨允釐銓序旁
求勇略人懷建樹之思平秩爵勳士鮮積薪之嘆
屬當軍政大獎官材而爾公清祗慎益有勞焉茲
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國所以治安者
將吏而已文選得一人焉吏以不偷武選得一人
焉將知效死而今之當注意於將之何如哉爾其
益勵虛明以裨中樞靖外亂朕於爾將有顯勞

哉

禮部精膳清吏司員外郎楊弘備并妻

制曰秩宗於典禮無不統國儀初舉諸司任益劇故
曰禮者政之首也矧其望崇於典制而器徵於圭
璣乎爾某官某表裏精純古今博洽寅清夙懋禮
祀時虔茲祭饗衡兼綜禮樂奉使有光於周詢爲
郎壽賄於漢儀締密交隆典冊參互彝章奕奕式
皇度以惟明庶愼兢兢忠國容於有恪當慶雲告
吉湛露輒滋而藩國卽序遠人懷禮爾有績焉茲
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見禮知政百王不
易項惟仲季之一秋更始終之大義禮鉅且繁古
今未有而爾克舉其職以佐敦庸一人之初政賴
焉惟勿替協恭以膺顯陟欽哉

南南子

卷之二

五

制曰士大夫卽席寵名族常以素德自起守之而一
實惟內則而御窮襄劇厥功非淺鮮焉爾某官某
妻封安人伍氏淑德性令令模閭茂丁年作嬪子
爾食貧丙夜佐修綬然當室惟艱育鞠特善懷來
季佩雞鳴雅養容臺之烈紆榮翟彩彌襄幹國之
猷茲特封爾爲宜人晉錫駢蕃坤儀電勉

禮部精膳清吏司員外郎楊弘備父

制曰士終身學宦不逢時有子式穀以光所未竟弛
張之道天固然與跡其遺榮盡孝餘慶今茲英人
之致有足嘉焉爾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襲業
素儒蜚英胄子甫忝連幕贊公府之多庸忽憶萊
衣赴庭闈而莫挽一丘雅負德望彌尊五斗輕辭
惠施愈切學禮特嚴於趨對貽謀始效於駿奔惟
此慶儀式章幽德茲特贈爾爲某官秩分蘭省寵
賁松丘

亦海子

卷之二

三

亦海子卷之二終

市南子卷之三

鍾陵李光元撰

吳士元選

制勅

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詹應鵬

勅曰上古重世官次亦必先望族爲其習於忠也先
臣有偉謨式於今予繼其光緒斯人倫之冠冕常
世之典刑焉爾某官某乃故某官某之子先朝俊
曹夙世清姿孝弟力行廉貞懋著賓興蚤列雅負
百兩二 未之三 一

志於匡時廷擢榮膺遂紆籌以經國富其中丞總
憲借計馳聲乃益杜門蕭然遺世傷先臣之見鱗
幸甫仕而卽陳大節可嘉初官彌恪茲以覃恩特
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民曹繫天下大命令
者公私告貧軍國糜費殆日以甚爾其思所以裕
國安民者以襄新政光前烈斯臣子之上軌也欽
哉

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詹應鵬父

制曰朕恭繼洪圖敬思熙載維憲府爲紀綱之總六

典咸吞中丞領侍御之雄百僚胥憚求諸先正尚
有典刑爾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政推明習國卿
老成遯致仕之初基隆茂宰應自公之召選妙夕
邸抱道外還遵時左辟惟磨乃瑩每進益清周踐
容臺璽署之芬廻翔廷尉問卿之寄簡奉常而載
崇崇執法以居中禮樂刑賞之咸諄允爲宿望彈
壓糾繩之具肅崇秉風猷未究弘施遂終高蹈嘉
哲人之有子具偉器而爲郎宜渙追崇用章積厚
茲特 隆階加峻兩朝之耆舊如有懿範匪遐爽
百兩二 未之三 二

世之英賢是繼尚知歆服益永思存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鄭以偉并妻
制曰層數誕膺體物祗承乎帝則秩宗隆寄統官式
序於皇儀惟典制之鉅繁借文儒之尊宿捧倫攸
屬覃慶宜先爾某官某瑋度端方亮心淹粹不如
不吐屹然鎮衛之姿亦史亦玄究乃治平之學爰
從館職洊歷宮僚出入持衡國士極一時之選後
先載筆王言標六籍之精端尹升華庶常受式師
範正嚴於中祕食謀欲重以南宮朕志汝諾邦禮

是佐寅清甫拜展告惟諄陳儼若之辭是惟臣等
而切時務列舉稱之殷禮式王度而振國容文市
有裨寵褒曷已茲特進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
徵五典穆四門虞室有宅揆之命置貳卿典三禮
本朝皆校卜之基爾望實崇羣情允嚮勉協恭於
清署需贊化於黃扉

制曰國尊天秩上卿秉禮樂之司家始人倫內政爲
紀綱之婦制稱從爵義獎同心苟錫類於羣臣必
推功於令配爾某官某妻封恭人鐵氏靜貞可則

百有二十

卷之三

三

端敏有爲志協君姑才宜家室夫君獲肆文章之
力遂擅儒宗仕宦不忘環珮之嚴允資朝望仁弘
竊寵愛篤寧馨爲大帶之惟賢象服允宜於夏翟
撫高門之有胃夔音佇聽於虞庠夙夜能寅與居
有敝茲特封爾爲淑人宜綸秩秩旣旆被於疇庸
服訓煌煌益勤思以儷德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鄭以偉父汝
制曰帝王積德百年始建中和之極君子貽謀奕世
乃生實直之臣惟家國之適符庶禮樂爲明備朕

圖丕纂茲任實隆爾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性
資明達德宇崇隆讀書時有會心率詠頗能寄意
力敦孝友雅尚清恬扶危則兄弟之子如屬于毛
處貴而郡縣之官罕窺其面惟有則似自生勁特
之兒以正弗邪凡篤義方之訓睦余亮弼式爾嚴
君茲特贈爾爲某官於戲籍通儲禁端尹之號方
加秩峻禮闈彤伯之名載錫可知寵茂尚克歆承
制曰五禮有庸治世之經已定一本無二生人之道
斯明蓋依性所以作儀孝子安則百昌攸遂而緣

百有二十

卷之三

四

情所以盡制大君命則萬姓爲昭爾贈恭人鐵氏
乃某官某之母世惇儒節身備女規屬有子遺視
如已出愛勞備至婚娶咸宜匄匄好施待者紛而
我豫從容論志望之迫而意舒撫先後之多男桑
鳩至一萃精英於宗伯梧鳳無雙雖明恩弗及其
有知或玄理庶幾於不與茲特贈爾爲淑人六珈
不御嗟翟弗之空懸二壁齊輝美鶯音之有和益
增繁祉以永休嘉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張國瑞

勅曰今之官尚有重於以晉者哉禁旅弛於內邊卒
耗於外簡閱爲文發徵無紀踐阼之初亟欲得廉
公沈遠之士爲之解以更其始而慶恩顧可緩邪
爾某官某清醇無額端毅有爲雖射策以起家可
運籌而佐國兩爲茂宰以廉稱庸同既崇極機
特簡掌圖而辨九州之圖方略攸資按籍而披百
將之材勇謀悉豫其職方氏之後而司馬法之精
者邪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官皆聯事
兵獨專門識者直欲從其屬以躋於長古道也而
市南子

卷之二

五

今豈易復與雖然有大志則有通材誠習於兵而
天下無難事矣欽哉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張國瑞父
勅曰古帝王之取士也尊孝悌力田而卑射策得人
稱盛焉事與時異今使者卽愛谷四出莫以聞也
或爵其子而知其父有若人焉朕甚惜之爾附
官某乃某官某之父至性孝恭本資敦朴業附
就樂爲農家者流執德無爭然與阿私者異附
稍長卽及提躬受命不延意成附志夫附義之

卽力作而道存嗜欲之閒惟氣和而祥致壽雖難
必報則可稽茲特贈爾爲某官渙絲綸於有赫嘉
雕琢之未離

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王惟光

制曰國家三殿聿興百工惟敘而外且分王建國蓋
並重哉惟是廣大節儉之才隨試輒効則疇咨所
特畀焉爾某官某敏思天成茂猷日著疏庸水部
殫意匠以經營正秩冬官凜風規之峻潔方吉受
球之棟光贊宸嚴俄勤列土之封弘宣漢廣賢煩
程昱特賜褒嘉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
蓋聞通才不器實用無方雖爾身度侯封乃心罔
不在王室而於朕親親仁民之意兩克稱焉忠之
盛也將於爾有顯陟往欽哉

吏科給事中朱欽相

勅曰天子所與治天下者吏爾而部科並隸之凡帝
命之出網關吏事者科臣皆得駁奏糾劾任至要
也非選羣吏之務秉大吏之識弗能與焉爾某官
某才閑一練行潔而平運斷成風披裘揭日月治

卷之三

六

煩難之邑悉而廉愛之思七諍升班六垣首列情
爾敷陳之譴足符推擇之公不激不隨有倫有要
朕嘉納焉茲以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嚴
今之吏無患壅矣患壅之兆在通如頃者舉刺互
殊朕必下所司議而復逆常稽夫部職行科職言
爾得無意於下而隨上垂下而用舍不顧問邪治
亂之介爾其念哉

吏科給事中朱欽相父

勅曰父者矩也君子有爲縣爲郡皆於其邦不愧其
市南子

卷之三

士民子復宜焉不愧其子祠於民秩於侑祀不愧
其後先斯真吾良臣之父也哉爾進階某官原任
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夙騰文譽晚薦賢書試令
平陽擢丞檣李茹藥十年而猶一日歌棠兩地而
罔間言三異可稱格風雷海若之神有如傳檄一
公無撓定庶威奪貨之獄遂以掛冠彼有平海實
維畏壘而爾子復用良令起不亦美乎茲以覃恩
特改贈爾爲某官於戲大夫以表循良德猶踰爵
從郎以昭式沒孝可惕忠服此王言用爲世紀

南京刑部尚書羅朝國

制曰周官專言欲慎詰戎一慎也不以先於敬獄司
冠蘇公有長王國之譽六卿無聞焉矧我陪京貴
乎詰惠安民以固根本世謂南司馬重而不知司
冠之尤重也選實難之爾某官某一清澄徹庶
通明蚤以循良陟於銓敘秉公正不阿之節著沈
淪益瑩之姿華秩游更德音彌劭尚符璽而出納
朕言雅協夔龍之望秉節鉞而燕綬在鎬弘宣吉
甫之猷晉貳司空克勤事典用邦國之餘富佐師

市南子

卷之三

八

旅之繁興閱有歲功入而辰告見嘉
呈祖賞懋世延乃遘鼎湖之垂升悲哀盡瘁爰及璣
衡之首在贊衛均勞厚終之義彌敦正始之虔有
翼已當

先帝允協疇咨委邦禁於甬臺遺朕躬而作弼宜申
寵命川表新恩茲特進爾階某官錫之誥命嗚呼
邊隅未靖弊我東南欲播祥刑特咨名德爾其率
屬惟允以媲美蘇公入叅寅亮余一人惟爾之眷
往欽哉

福建道監察御史聶紹昌

勅曰官以政學未可謂之非也士不習爲吏既取而爲之已事奇變日見所未聞久則益洽治大邑效則爲御史必名御史名則於公卿乎何有爾某官某性資朗豁宇度寬夷劇邑始基茂聲鬱起秉不激不隨之節定有倫有要之經爰擢雄班會逢始昨恍慨業聞於讜簡忠藎足嘉肅清已見其弘猷浩穰知戢朕方率屬言之氣況乃弘敷錫類之辰是用仍爾階臺官特以新官賜之勅命爾且以

市南子

卷之三

九

按甘肅行矣憫東方之弗靖念西鄙之宜寧向其壹意懷來悉心整頓俾吏廉將勇以福民夷而威虜寇安棲庶有賴焉欽哉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劉錫玄

制曰南都祀典

二祖之立敬存焉故禮官重寅清之士固有登而可知者然明試要焉乃若觀其所不爲觀其所歷有爲而後其人乃可廼知而忱恂矣爾某官某忠範世傳賢科自奮初苦心而作令乃強項以辭官

儀名德之邦見實人倫之鑒若余工於舊制濟國用之誦時蓋其遇職必修清操始瑩是以衆心勿貳寅祀克將遠器益成夙名無忝肆朕丕基之始令加崇獎之榮茲特進爾階某官錫之誥命夫士始爲令臨制者衆賢者庸有不得直遂其所爲爾飄然而去之生平之不苟於其官見乎此矣今則國盡爾賢無復有遏抑之者展矣奮庸惟力是視欽哉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劉錫玄父

市南子

卷之三

十

制曰寓內世臣之家殊勳偉烈不爲乏矣乃若以藝能以貴班禁從而著奇節亦代有人焉未有若吳之劉氏者子孫之益偉也宜哉爾原任某官封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燦然華胄實乃奇男制科屢第而弗成祕翰恪共而有寵特奉督撫之使敢陳乞貸之疏寤主一言置秋毫於不問跨江列郡累百萬而俱蘇奏白兄冤返歸儒素雖從封於水部蔑以尚其林丘惟此賢豪克生令哲茲特封爾爲某官受茲闡發之光勗爾浚明之俾

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鄒維璉

詞曰國以官報士士不當以官爲已報也一受其詔除府心糜軀以之故有十年一調而志不爲懈挺挺乎所官必事所見必言斯忠智之令軌乎而良足嘉已爾某官某豪桀自命君國爲心理都過其終更計吏頻於異等勞

元朝之擬議重南國之樞機持久乃登精勤益著懼爾都之積弛詰爾戎兵憤邊圉之寡倚毅然條畫遠猷具見大用可需雖未及於年勞幸奇逢乎國

百四十二

宋之二

十一

慶茲特晉爾階某官錫之誥命嗚呼世方內虛外敝兵樞之重豈特爾京而已哉尚益夙夜圖維以備不時之春非常之用惟朕以懌欽哉

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鄒維璉父

制曰人生而厚福不若殲而令名夫名者豈國家追錄人臣之父而褒美之之謂哉必其生也有偶儻之節篤摯之行然後其褒美信而傳不然猶以爲福而已矣爾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性情茂亮學問該通葆自得以爲儒力躬耕而事母見哀作

苦奉命操觚感同嚼臂之靈歸盡附身之敬卒於未葬殮以故緣惟一孝之爲怡歷諸艱而盡瘁美哉純德宜有詰詞茲特贈爾爲某官匪獨嘉其燕翼實有慕於鴻儀

湖廣道監察御史劉有源

勅曰御史臺紀綱百辟至要秩矣然外而錢穀刑獄之畢稽內則官府朝市之兼察抑何詳也蓋秋毫不藉其威則不肅斯所以爲至要者哉而厥任難勝從可見已爾某官某器資端亮學問深醇試令

百四十二

宋之二

三

三衢稱賢兩浙爰自循良之最擢登雄峻之司而爾崇秉風猷懋宣憲紀官邪儆惕懼立見於糾彈國靈潛消賴周流於巡視威清嚴下名達禁中居臺已著其端模按部可期於休烈茲以厚恩仍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朕以冲人纂承丕緒惴惴焉惟冀我司直之臣內折盈廷外殺遐服以弼余初政粵西之役爾能事爾欽哉

湖廣道監察御史劉有源父

勅曰陳君子有享耆艾於天歆俎豆於里是豈國之

區區爵號所能榮哉雖然身之聞達可辭也從子
貴制也在國家其可廢乎爾封某官某乃某官某
之父賦情絕遠秉志堅貞自厄賢科專遺令子志
爲公之大道不效鬻凌服自反之微言能堪橫逆
天息以老入秦有奇鄉祀其賢千秋可作穆然英
一逸况乃名封茲特贈爾爲某官匪矜榮於憲秩實
仰止於遐芬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尚文

制曰御史中丞峻秩也出撫隆命也先帝首崇綱紀

百南二

朱之二

三

悉下諸撫臣而拜自九列與於踐阼之禮一時稱
盛美焉又况久於內府之卿拔之旬日之間者乎
知遇益隆恩亟需之爾某官某才弘以密節勤而
和擢自巍科仕爲廉吏淑問基於理郡實直著於
儀曹視學閩邦秉至公而士奮備兵淮海流永澤
而民思尚符璽於禁垣貢弓旌於河洛清徽益瑩
明鑒彌標蓋其事必批根學惟正本博綜古昔大
幾大節之能明殫慮當官積弛積偷之必振恣逞
之奸却避醞釀之變潛消惟此經綸乃堪節鉞茲

以需恩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詰命於戲楚甸亦延
表矣包絡江漢輔車黔蜀往悍戾之數聞近發微
而匪一捐循是亟戎備兼資顧名而職凡知也特
其益勵壯猷以需特簡欽哉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尚文父母

制曰士有能建明一尉俎豆百世則公卿蔑如也豈
復可以子貴相及哉雖然子貴不足尚也子官可
樂也肖而貴之而後喜可知已爾累贈某官某乃
某官某之父性惟篤孝務在親賢不爲資序所卑
市南二

朱之二

四

能以功名自見聊甘縣幕卒警倭氛納民盡而閉
門全安四境引渠成而築堰利澤萬年享尸視於
畏壘之民脫敝屣於雄州之佐子能作宦亦所至
而見祠國重象賢如其官以資寵茲特加贈爾爲
某官渙秩家傳光永垂於闕壤易官闕祀號再勒
於貞珉

制曰天有至教尚矣然地生而後施者益焉物裁而
後培者篤焉然則母有賢子卽未孩見背而其德
固與嚴父俱長矣爾累贈宜人皮氏乃某官某之

母靜婉而莊惠和且毅朝夕治其甘旨歲時薦以
吉蠲生此寧馨失音容於襁褓迄今鼎貴虛寵澤
於笄珈秩膳弗敢衰言可逮宜渙如綸之命用存
不匱之恩茲特加贈爾為恭人榮名有赫懿範無
疆尚尉淑靈益昌景祚

湖廣道監察御史賈繼春

勅曰御史所以察六官而省四才非至治辨不能也
故選於良令為多矧令我京邑簡在祖考者乎則
其稱益可知矣爾某官某偉資茂性卓識弘猷射

百四二

卷之二

二五

策廷軒綰符畿甸蜚駿聲於轂下拜雄職於臺端
而爾不負忱恂克揚休烈觸邪念切屢振誓於高
梧輔德心深獨與規於行葦當朝家新故之際而
抗志澄清留心保合朕採納焉茲以需恩仍爾階
某官錫之勅命於戲憲臣為綱紀之司則明國體
正人心要焉諸治辨自其職維朕所嘉在彼不在
此爾既有其識而見其端矣益敦茲義以弼余於
治欽哉

湖廣道監察御史賈繼春父

勅曰師以道得民吏以治得民古茲尊之而後乃師
帥弁於吏然謂循吏非明師之自出不可也而元
其父而師焉者乎爾原任某官致仕封某官某乃
某官某之父學有淵源行皆坊表德成而上資弗
取於逢時道在則尊範克端於造士去之以禮歸
乃彌馨守令奉為耆更庠序嚴於憲乞義方既貴
壽考且康其天所以報舍人與茲特封爾某官雖
所性之不加示為模之有本

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甯三翰

市甫子

卷之三

二六

勅曰國家新故之際惟工作與典禮並繁大慶舉數
庶類必錫况我勞臣又况十年勞於外而後即工
於內者乎爾某官某端慎守表方嚴秉節再為茂
宰竝聞孔邇之歌一德惟明之績既登
郎署益勵官常清公起處之聲綜覈得田曹之
實器品因磨而益瑩風微所至而必存宜有特褒
用昭丕勸茲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方今軍興告
急言者請所在修復屯田而或以為弊久而不可
聞取具歲入而已夫事豈有不可問者哉此有地

者之貴而爾司官視之尚其益殫令猷以翼新政
欽哉

福建道監察御史倪應春

勅曰國之於御史臺恒重之矣至若一歲而歷三朝
昔未嘗有所以疏倦勤之瘼贊更始之謨益惟臺
憲是賴覃慶非所當先議者邪爾某官某風猷凝
遠器識宏通擢對明廷奏成劇邑採公清於輿誦
踐雄峻於臺班而爾獻替是思激揚爲烈昌言灑
灑沛若九河之翻正論堂堂罔容三窟之遁巡行

百兩子

卷之三

十七

鹽筴裨益邊籌方補袞之爲勞宜褒綸以渙寵茲
仍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朕以冲人繼承不緒兢兢
焉惟懼官邪熾而方愿興而爾之糾繩綏輯業已
見於天下其益懋乃官以光朕命欽哉

工部營繕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蕭重望父

勅曰士抱幽貞如介石焉不移其性而國榮世寵追
隆若錫亦如湛露而未有已時金玉之質不與草
木同腐有從來矣爾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典
學通思被文砥節一經函丈公桃李植名世之英六

行爲標我粒賑蒸民之急正直遠邁乎冥茫
畢萃於令嗣烈丕揚雖工逾懋期非歲閱寵與
時偕茲特贈爾爲某官閔懷梓而未試嘉式殺以
無疆

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并妻

勅曰給事中於天下事靡不言非一官之任也選於
內制與外有司得人並盛而朕以爲內制尤似之
居近養優初未始以一官效也而遠大益可知已
爾某官某德資亮偉識宇端閎擢穎綸樞升華瑣

百兩子

卷之三

十八

閩值洪圖之懋績佐新烈以弘宜屬納嘉謨軒翺
勁節雲標獨迴咸瞻表著之儀風力羣推特簡行
邊之役方隆委寄宜亟褒嘉茲特仍爾階某官錫
之勅命於戲國之所以治者臧否定而功罪明爾
定臧否莫難於廷明功罪莫難於廷明於邊惟爾
之推定於廷亦惟爾之望欽哉

勅曰志士常苦官雖達苦未渝也獨其志視姑仕
揚爾婦與同苦而不見其方揚深足聞焉爾某官
某妻閩儒人李氏東淑儒門力貧在族崇節德當

乎體粥作勞無擇於水薪夫未青雲則箴
官如數日而覓魄斯安德可謂賢年胡不永追
雖及申錫猶宜茲仍贈爾爲孺人用告夕郎不忘
宵傲

兵科給事中朱童蒙父母

勅曰志士重自立苟有起青衿隱黃綬卒自致專城
遺愛隨其所至清尚全於一去此其心復何有於
汶汶公卿哉夫惟直道卓爾不羣而後可以爲之
子矣爾原任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文名夙著治

市南子

卷之三

九

行尤優廷擢明經縣紆良佐視篆功鐫五邑分符
寵畀一方廉直不容賦歸來於彭澤敦龐攸萃觀
鬱起於太丘游加鳳掖之恩宜遡燕貽之澤茲特
贈爾爲某官表清人之遠躋寄古德於遺思

勅曰國有一賢臣豈易哉孕靈毓秀繫乎所生成
器備德繫乎所養故歲序成於周而母道章於繼
爾封太孺人孟氏乃某官某之繼母聰慧過人慈
仁邁世夫爲廉吏攻澹苦以相成子盡貧生劑愛
勞而備至禮敬周於外傳訓戒屬於嚴師東掖光

輝北堂模楷茲仍封爾爲太孺人勗忠罔替渙渥
方殷

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周仕

制曰司馬之屬國之經武存焉常思得心膂爪牙之
士振其風烈不靳異數畀之爾某官某風猷偉亮
操履清嚴射策甲科縮符湯沐扶危赤子撲烈焰
於巨瓊調劇青巖展鴻裁於美錦積儲民命興起
人文令績既隆兵曹特簡注銓勳冒振廟略於六
師品序材官壯軍聲於九伐朕新禹迹咸睹漢威

市南子

卷之三

三

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機衡之運無形
原野之拘有待公侯腹心猶兔且是望豈其諫籍
而無一人焉熊羆而不二心者邪爾業以廉公著
尚其益勵素心用昭明鑒欽哉

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周仕父

制曰施而不置古人所歎非其物之不至意先盡也
行德於幽取價於顯雖不夷之玄理乎勤施者少
之爾焉爾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魁傑負才
昂義孝勤遠服友讓腴田無所取而

之官卒得釋不當言而叩闕里人之通累獲蘇鴻
慈既通窮交篤惠彌深宗姓丈夫卓爾義問常流
令子赫然良謀始著茲特贈爾爲某官疏恩未艾
遺範曷忘

工科給事中張其庭

勅曰拾遺補過之臣一言而萬世之功攸繫蓋其重
哉履祚式新求治方切益惟弼亮之忠是賴慶揚
盛典顧在諸司後邪爾某官某精衷潔雪正氣激
昂擢對紫宸典樞清禁藻翰渙龍池之彩絲綸拜

市南子

卷之三

三

鳳掖之嚴進會纂圖矢謨謀國大明四目不爲微
密之營自靖一心悉屏紛紜之徑茂資可任亮節
宜嘉是用仍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言路大闢
若衢杕然有不斟酌飽滿以沃朕心非臣也爾且
以分桐往其博采所聞入而辰告余惟爾是望欽
哉

工科給事中張其庭父

勅曰禮居士錦帶大夫素帶士練居士者焉用文之
蓋其抱德藝而處淵中彪外誠實有其文故章之

也爾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德鍾天粹學詣人
師麗藻夙聞富九經於武庫清風素秉嚴一介於
躬耕丘壑情深箕裘澤永維直有軾知隱德之必
彰式構肯堂美慶儀之隆錫是用封爾爲某官合
章載表光錫滋榮

河南道監察御史袁化中父

勅曰帝緒欽承后艱思克惟我濟濟執法之臣愆違
是弼庶幾寡過新猷孔奕大賚亦隆若曰一言有
裨弗忘其始云爾爾某官某才弘且粹節勁彌恬

市南子

卷之三

三

一擢明廷兩更劇邑循聲懋著憲秩榮躋負展初
度龍袞佇仲山之補闕門既迴豸冠矢臯氏之謨
叩關響落彤墀布憲風行繡斧浩穰胥戢貴幸不
阿朕甚美之茲特仍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闕
家日導言官使言直臣則千古爲烈何也蓋言事
易輔德難爾既有譴論於前矣其益思所以正君
定國者以聞惟朕汝懌欽哉

河南道監察御史袁化中父

勅曰偉抱純修之士寄微祿而華令聞道至高焉其

視顯榮猶奔水也而曰足爲乃公道乎夫惟其子之賢有不與榮俱盡者焉則喜可知爾爾原任某官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學富丘墳行嚴坊表詞鋒籍甚卒非逢世之資經筵便然僅奉覃恩之選詔除匪薄而席爲尊道仰泰山教垂伊洛承家奮起遂力請其初衣當路勉爾竟弗回於敝屣龍蟠愈貴燕翼良深茲特贈爾爲某官偉明綸之華錫高逸軌於千秋

禮科右給事中周希令并妻

市南子

卷之二

三

勅曰官之榮且重惟史與諫君有過舉史書之諫官言之其於以天下後世諍一也矧自史館而諫垣益有信在言前者焉爾某官某世秉典型人推圭璧宿名淹粹况袖中祕之藏夕拜從容遂接上台之議藩封出使特借咨謀禁閑言歸彌勤入告神皇之哀無關譴論猶存冲人之涉閭涯嘉言載錫諄邊指掌經國創心鑒知矢日之忠佇見補天之效適當覃慶可後褒嘉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抑聞之書學古入官議事以制不學而能議者

未之有也爾之學則可見矣根極之論惟國家之福朕於爾有厚望焉

勅曰詩言婦德無儀何也守之以勤職乃不墜保之以和則乃不愆然而婦道盡之矣無儀者儀之盛也爾某官某繼妻冷氏名閭淑資哲人良助坤元之至曰厚知世澤之深長家人之利以貞洵闡規之備飭一筐一筥動有則而躬親于差于池耦無猜而惠溥如賓致微式子宜嚴瑣闥聲揚帷房績懋茲特封爾爲孺人德與榮升光隨祚永

市南子

卷之三

三

禮科右給事中周希令父母

勅曰記云君子者人之成名也人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乃其親世爲君子則孰使之然邪子方稟式而謂其以榮名上逮可乎爾學生某乃某官某之父行以性端學從世博縱橫圖史何假南面百城都雅文章不問東家四壁子弟何與人事正欲使佳芝蘭自有國香何憂處獨茂資爾遠餘慶昌融茲特贈爾爲某官朝有鳳鳴丘惟鶴表

勅曰車大夫周官也至漢以千秋顯榮榮一事遂領
不泯女生其家賢貴輒相望豈亦有世美存邪爾
車氏乃某官某之母諸姑自昔命婦於周下及爾
并猶遵世締接跡一名家子度乃逾謙齊眉若冀
野賓政惟式序濟其嚴訓感以惠慈斷爾珪璋裨
余典禮茲特贈爾爲孺人家惟永建國有崇追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張應吾并妻

勅曰五材竝用誰能去兵成周盛際志詰戎於三事
康王始昨首張呈乎六師司馬之屬非踐位之所

市南子

卷之二

五

重與爾某官某性資敏豁志行清具事母夙以孝
聞當官卓有廉譽政成大邑秩晉中樞初庇物以
授兵既掌圖而辨圖餉軍貴竹風宣萬里之猷勞
帥遼陽義憐四夷之望皇儀舉使節初還朕甚
偉之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夫爾先是以清
秩上計矣當褒功而覃慶非異數也爾惟益佐前
籌恢遠略余於爾有申命茲惟顯哉

勅曰閨闔之恩雖百年而未足矜鑒之範不終日而
可存况於爲極盛之繼有數月之勤者乎爾某官

某繼妻傅氏產於名閨歸以韶年入手宜家齊眉
比德方官遊之有佐乃道經而不延使其未隕朝
華得勤宵徹豈無懋績匹彼前休茲特贈爾爲安
人歲月不淹音規是永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張應吾父

勅曰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職方氏建而知九州之
域觀隘者山無遠猷居無奇節者也職方氏之先
必有大觀其人馬而行足稱已爾贈某官某乃某
官某之父業因一經名成三徙彈驅馳於天末顧

市南子

卷之三

五

養慈親結伉儷於帝都挺生令子蓋其所如誦義
其究敦仁匪徒僮儻之資實有真醇之行貽謀孔
舍疏爵宜加茲特贈爾爲某官匪榮司馬式表冥
鴻

山東兗州府知府王隆德并妻

勅曰朕項者祇承帝緒每朝講必先謁先師孔子於
殿中古聖人未有尊焉者因其人思其鄉天下之
望國焉思其郡守必天下之良二千石焉覃慶海
內當自茲邦始爾某官某志操亮潔品識淵深

佐郡以平反既升曹而識決引經有義種德惟辟
爰自望郎出司壯郡牧舊疆之鄒魯宣霑澤於濟
河未及終更數登首薦屬有軍興之擾益昭民勸
之休守重六雄能扼青徐之要名高十望克存洙
泗之遺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先師何
人也人君拜其前則惕然敬人臣仕其鄉瞿瞿然
若日有見之使皆以是心往天下奚患不唐虞邪
欽哉

制曰人臣有國榮易無義辱難仕於魯而心不若孔
而南子

卷之三

三

子妻不若孟母皆愧也乃世卽有以孟母稱者焉
爾某官某妻贈孺人沈氏性惟貞淑心最勤勞盡
誠孝於翁姑篤愛恭於夫子事有難爲深自反求
未始稍形乎色用如不給惟勤織紵不敢輕贊於
人克佐義方每成賢育子用經著女以節稱聞其
鄉有孟母之號云茲特贈爾爲恭人光爾榮名垂
之世世

山東兗州府知府王隆德父

初曰質才之生也往往得之華應之族清素之家貴

望爲其習也貴清素爲其貞也而人文淵藪之
地二者輒兼之爾生員封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
十覽羣書獨敦至行孝思罔極奉所生所後而兼
隆友愛獨周惟弗若弗循之是訓千金比諸一介
明操惠慈既決於鄉閭廉慎常提於官舍遼海之
發繼用闕閭閭之安堵不驚雖曰子能亦惟爾賢
茲特封爾爲某官匪獨表未成之志庶幾明不墮
之仁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王佐

市南子

卷之三

三

制曰國家任隆者輔弘弼亮於天工公卿範切元良
峻典刑於地望故阿衡宅尹保奭載周蓋羽翼
開養正佐前星之麗抑股肱王室調元司北斗之
尊爾某官某字潤冰鮮山虛雲渥始分曹於起部
卽見器於司空名臣之鑒不阿公輔之瞻已具二
麾要郡領廉愛於不忘歷踐雄藩紆壯猷而益遠
育才虞俊維翰周楨殿邦建朱鉞之威治水錫玄
圭之寵久勞四載特正五工當水衡數匱之時正
實祚方新之日而爾心存益下力殫舉羸五禮之

器修襄事告竣

九廟之靈是式典稱用成主嚮之孝慕攸寧將作之忠勤爲盛載登哀席領衛宮端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司空之職昔人以爲上和乾光下率世俗朕撫茲辰汝厲猶切蓋乾光之待緝熙而世俗之資表正何如者惟爾砥柱之望允躋鼎鉉之班密勿而贊其入深秉高而呼其應疾區一人以和敬百辟益惟爾心替之臣是托欽哉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王佐曾祖父

市南子

卷之三

三

制曰蓋聞源深者流長膏沃者光遠匪繇積德百年之久曷挺持衡一代之英是以治世疇庸至元僚而游錫善門毓慶自烈祖而逾推爾某乃某官某之曾祖父立已端方治家嚴整鄉以爲模爲楷庭惟言禮言詩子帶經而鋤未始須臾之間孫紹聞是服罔敢尺寸之踰爰及爾曾曰若予采良謀夢獲其所繇來漸矣茲特贈爾爲某官朕惟殊眷乎三孤不惜榮施於四世潛休以曜寵澤其滋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王佐祖父

制曰儒不三世則其蓄也非極致仕未九列則其發

也有餘能故傳經既久每一奮而陟台司而熙載惟休必重申而及顯祖爾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祖父嗜學原於根器析理極乎南絲梁甫思深或行歌而遠堵室漢陰機息惟抱甕以挾殘編垂趾武而凌雲見心精之貫日頃朕恭承

廟祔大慶宗工嘉乃儔鳩邇其貽燕茲特加贈爾爲某官名高四皓當年未重於東朝秩峻貳公永世猶馨於下壤

市南子

卷之三

三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王佐父

制曰君子勤弓冶之業遠經綸之效非僅以一經優游俟也必體諸躬者有立人之根本而積於慮者乃延世之精神然後爵縻而子和民欲而天從焉爾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腹便經史肩荷彝常清溫克竭其誠膏沃必推諸長子固夙穎考亦良勤授象書於幼齡儼雞鳴於子夜十三緇虎卽父子以相師九五見龍竟君臣之協泰雖爾不見而述其篤行貞教之心有不至是不休者茲特加贈

爾爲某官九京不作壯心猶寤於銅屏重局有聞
懿德永宣於玉冊

太僕寺添注卿仍管京營少卿事蕭近高并妻
制曰周太僕掌正天子之服位法儀簡率羣僕侍御
之臣最親要而後乃其職浸異也然在昔親而弗
尊猶屬於司馬今則列九卿而叅國議號崇臚矣
苟非風節著於先朝勳庸懋乎列辟茲任弗輕畀
焉爾某官某端貞直諒博偉精深夙高七諫之名
旣茂兩藩之績當其綸扉繼采鎖闥揚芬士望攸
市南子 卷之三

歸屢貢弓旌之典卿階已及猶宜藩臬之猷恬修
勳以十年雅化庶幾二伯肆寡德在璿之始修价
一人作屏之功罔命用頒戎服攸總新謨淵塞
三此物以相萃舊望履乘輿不箴而自惕方
洲宜需罩封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詰命惟制爾
寺卿五人頂奉

先帝之遺詔起天下之遺才增補以爲乃重三十有
奇蓋名賢碩哲所叢積也而以爾爲長率爾誠國
之尊宿也哉尚益敦崇表正弘豫籌策翼呈路於

清夷踰臣軌之極致惟朕一人有倚毗欽哉

制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先王所以寄心膂尚矣夫正
也者著於立朝之顯而實肇乎居室之微故不渝
也太僕範聯龍之御則必淑媛貞牝馬之從焉爾
某官某妻封淑人劉氏名卿毓秀碩輔儷英始協
好逮卽稱齊季君姑弗逮事而夢寐潛通夫子有
令聞而助勦蔚起用紀旬宣之烈召司禦侮之班
亦帝方崇恭巾有佐茲特仍封爾爲淑人濯清卿
以應月沛寰宇而爲霖

市南子 卷之三

太僕寺添注卿仍管京營少卿事蕭近高祖父
制曰或謂盛德無奇節非也夫仁有勇智有決以與
天下從事何舉弗奇方慮壅慮紬之時思一智計
慕義之士不易得而卿士之先世有人焉朕嘉慕
之爾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祖父機神迅達氣骨
冲凝識足破拘學之羣力能追英逸之軌彼夫爲
父仇而闢訟義必不辱其親以賈奇而家施志在
好行其德疏觀旣遠邁程亦深自謂翼子以孫謀
今乃作余之僕正業方未艾功在有開是用覃恩

加贈爾爲某官表膚寸之起卿雲列輝光而麗台斗

太僕寺添注卿仍管京營少卿事蕭近高母

制曰婦能以其夫仕易能以其夫隱難能與隱者志
芳而念遠其始仕也必使以良吏者其既而傳也
立見有聞人起焉何者其所取於世約而所餘於
子姓多矣爾累贈淑人王氏乃某官某之母學稟
父姑識稱女士襄事竭代終之節從官佐豈弟之
施比簪紵既投而縞綦淪適爾夫康靜寡營蚤棲
神於邁輔爾子英華競爽季接羽於槐階皆爾有
造焉是用仍贈爾爲淑人尚迎滋至之休益篤方
來之祜

市南子

卷之三

三

市南子卷之三

終

鍾隱云九元

吳士元選

制勅

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楊弘備

制曰繼世者建元以往則禮樂日益繁凡天下之賢若戚漸彌過密之恩競奮觀光之志國家範以儀制日不暇給而所司兼總而牽稱之固非通敏之儒弗能勝也爾某官某性行端清學資淹粹春曹

宋之問

亮采始昨宜勞定鴻鉅之典章輝寶恭於夙夜旋正履元之歲適符賓士之期天造文明朕眷典禮惟爾弓旌遠賁既首應乎隆昌比余軒策初臨益專司其恭慎輝我王國翼爾宗卿俾夫選偶雲蒸建侯雷豫布更新之雅化明敦好之至仁抑又勳矣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嚴禮之用至文矣樽俎飭而威存于羽舞而叛格此何以稱焉昔者六典治周命之曰禮言六官各敬乃位和厥衷也朕惟四夷未賓懼於寡德百辟之刑弗立

嘉爾靖共爰有存錫爾欽哉

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楊弘備父母

制曰朕惟踐阼覃慶褒美人臣之親所以勸天下孝也乃臣之父即多以孝名者或為養以弃官卒本教而疏爵天翼至行其報彰彰若是邪爾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抱植榦之上材式圖球於東序一官戎幕妙舞局於周旋萬里親聞遠引央諸俄頃惟敬士若不足亦好予而數窮貽爾象賢與朕鴻制寅直居然首望義方厥有明徵是用覃惠加

宋之問

贈爾為某官慰其未展之施流以無疆之問

制曰古者貽哲惟初胎教自始子之稟體於母微矣是故賢母依膠庠而訓俎豆其子卒為命世禮官之似其母也性也爾贈宜人鄧氏乃某官某之母舍章可貞載物惟厚日蘋蘩而致饋躬葛荒以垂模爾夫公府方趨歸與賦於一夕爾子秩宗攸佐儼若著乎三朝實惟爾贊決通思範成恭德蓋足稱已是用仍贈爾為宜人選芬益暢懋祉其

原任直隸揚州府通州海門縣知縣侯安國

也我國家聲教東漸視虞周爲獨盛繇更治一而
薄海不殊俗故爾然則良有司之力國實賴之爾
原任某官某性資闊懌品識高明射策彤廷分符
赤縣雖隸人文之郡實當漢勃之門爾能拂以清
風厝之惠政朕圖治方始懼於率濱宅隩之民德
意不時布而有令若此阪溢其何慮焉業調煩休
寧特以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令貴材與地
稱得崇吏者時酌其宜以請甚善制也故良令莫
志者邑道思亦君子樂行之一時也益懋循功用
躋要秩欽哉

江西南昌府進賢縣知縣黃廷師

勅曰吏爲莫盛於周漢周以廉計漢以循稱平潔而
愛人理之上也何必威嚴哉矧君子必有相其地
而宜之者爾某官某性體端誠器資沈遠文爲士
軌道匪吏師維鍾陵雅有淳風故多賢令而爾克
光往哲獨懋中孚物

計書未奏薦剡已騰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
勅命夫寬猛之濟微獨以地殊也卽時亦或異焉
譬治田然有嘉穀必有狼莠而有時乎狼莠盛而
嘉穀不能勝善治者時察而芟刈之所以助長養
也朕觀爾明遠之用將有耳目之寄欽哉

陝西按察司按察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關南
道蕭丁泰

制曰天下之勢最關中而重關南關南者秦蜀各以
自蔽而天下則以縮秦蜀而之荆豫其志曰九州

之險蓋言重也秉文武憲以式臨之者匪壯猶曷
寄乎爾某官某家聲輝煌國器頤昂縱橫千古而
貌若虛恍慨當時而氣益定蜚英高第振采輶軒
畫奇名重手中樞鎮雅望隆於南國乃陳憲某作
屏梁雍郡邑承風吏凜素絲之節圻封從福民志
保障之功金城之峙屹然劍閣之陬罔隙其建威
以德而總方略於統紀者邪特以覃恩授爾階某
官錫之誥命於戲方謂關南重而蜀警至矣則制
其背吮惟茲決蜀事雖發徵者之失馭乎要以勞

民易動往往樂既而好弗增有方任者惟無形是
戰是故國家建紀綱節鉞之重蓋鎮之非勝之也
爾裕於茲略四方固將重寄爾益惟欽哉

陝西按察司按察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關南
道蕭丁泰祖母

制曰天地之清氣必專以遂清而衍者專之至而遂
之舒也俊傑往往以世尚矣獨其初篤生一二人
之母其靈承抑何厚也朕甚嘉之爾贈恭人戴氏
乃某官某之祖母性備柔明度貞雍肅有齊自季
市南二 卷之四 五
處卑而俯仰咸孚好予繇求施愜而起居斯適敦
崇大義蔚啓長祥貴矣二難雖遙逞其鼎鍊悠哉
百祉復繼發於庭柯茲特贈爾爲淑人尚歆遇妣
之烝僉篤聞孫之祐

原任國子監祭酒日講官詹良有

制曰受學後臣爰肇雲霓之業納誨作相乃弘霖雨
之施若乃啓沃既深經濟弗遂師道著乎當年士
論惜於後世願治者猶追慕之矧烈祖之所欽乎
爾歷任某官某具命世之才負佐王之略

祖拔冠士英擢登儒碩歷崇望實晉長成均楷模
增重於圖球符采特珍於誰懼惟爾論思奧博乎
格精誠睿聖以之日新良弼庶幾天錫乃帝簡方
屬而時晦是遵壯歲弗延惜斗杓之未運令儀可
仰繁嶽降之所生朕纘圖稽典修兩朝講讀之功
爾子某官某以請朕用惻焉茲特贈爾爲某官鳴
呼用未大而譽可久道重於國而顯厥家歆服明
恩永昭成則

陝西按察司按察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關南
道蕭丁泰母
市南二 卷之四 六

制曰男貴繫其所自出女貴繫其所適皆遇也難乎
其世濟也而女世濟爲尤難各世濟矣乃卽其世
昏姻以相成也則又奇焉儻所謂非常之原是耶
爾贈恭人戴氏乃原任某官某之繼妻而某官某
之母天植令儀家傳懿則姑擇厥德舅啓其占行
果遇乎元夫效親見於哲嗣然乃居恒儼若姪從
姑而敬畏有加御衆威如母課子而提撕更切麟
趾之積心罔間鳩桑之均愛足稱其享有世美豈

非和順積而天應者哉茲特贈爾爲淑人尚旌本
支爰及苗裔

原任雲南按察司提學副使樊良樞

制曰朕惟國立於士士造於學命世佐王之業皆緣
此途出天下督學使顧不重哉非獨以其文衡士
也亦惟全才偉節足以軌士於正而弘遠其器業
者稱焉爾原任某官某氣骨清貞學思淵博標詞
人之雅韻究志士之遠猷高第南宮發聞東越用
廉仁之選陟明允之司自入官所建明率衆令以
垂永項從刑署徵較禮闈既得梗楠杞梓之才應
皇祖作人之壽乃宣械櫜菁莪之化翼

先帝文命之新朕首貢弓旌而遐服衆征髦興爾之
過化捷焉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聞爾
具文武才當久致通顯而自不以宦達爲貴茲所
謂偉節與昨者邊境多事士或思以一面耳爾今
猶汲汲焉其爾需也爾尚益精乃志豫乃謀以及
援琴之期膺推轂之任欽哉

原任雲南按察司提學副使樊良樞父

制曰君子與其爲善於國也不如爲善於鄉非隘國
也善無廣狹貴乎發一念之真與建萬世之利而
爲於鄉者外功名而入道德故足述爾爾封某官
某乃原任某官某之父學京房之易托計然之術
好行其德亦裕於才用是六行稱全一諾爲重擇
施於人鬼無算義舉於鄉黨至弘封君而大賓第
言民瘼子秩至副憲堂稟庭聞萬石可風百年遽
盡是用覃恩贈爾爲某官尚尉新藏之魄永迎滋
至之休

原任雲南按察司副使熊鳴岐并妻

制曰國家恢禹迹而殫戎索幅員獨遠西南徼雜夷
而居梗化時有而我分臬秉鉞之臣欲更張而疆
理之未易能也爾原任某官某器資端毅識量精
沈聲起比郎惠流典郡心行古道誹譽至而罔聞
力任永圖利害臨而不怵爰咨偉略布憲遐方而
爾益宣廣德威柔能遠邇討其弗率不煩國一旅
而有獻俘及馘之功開以維新咸就我三農而成
用夏變夷之教百蠻增惕六詔蒙安可謂能其官

而禪予新治者矣業叅知黔省猶以憲副覃恩特
仍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蓋黔省前其於滇苦諸
酋然善山沒不可以太師驅也正惟爾有祕畫雖
然究爾所畫必劇邊雄鎮而可朕圖所以適爾川
爾惟欽哉

制曰古者以二千石爲官成謂品業大定也儼德者
以此時逝後雖歷廳仕而建殊勳皆其助矣爾原
任某官某妻贈恭人徐氏柔嘉有則敬慎不違勸
學惟勤佐官以儉乃郡功方奏而聞範既淪先代
愍之再獎憲臣益追元配特仍贈爾爲恭人淑靈
不昧游渥惟歆

原任雲南按察司副使熊鳴岐父

制曰道以身行可域也試有子一二人而守令之賢
中禁外藩之寵備焉其隆施豈有量哉而考烈光
矣爾初贈某官母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合純
不權履素而安遇誥一經殺貽二子奮甲科而
警治郡邑以皆名臣躬道尊長薦瑣郎之秋激揚
功懋季蒙憲使之褒宜疏爵以重中朝慶恩之

錫特仍贈爾爲某官默祐方來之績用承聯至之
休

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裴鉉

制曰司農雖六官之一聖人守位以財則國家第一
務焉賦式錯勢非廉辦莫之能理也而况時有經
費所不傾者乎爾某官某才資敏達志宇端清屢
令名都愛遺三邑甫叅憲幕風肅一臺權民部而
方新承國爵之正劇五禮與六師竝飭萬方稱百
姓殫虛然而不廢舉廢頗資節縮爾於大農均有
贊焉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爾之司閭
與畿內屬之卽畿內苦軍興爲天下最而議恤者
計未有所出天下可知也頃者用才不次爾則兄
之尚亦盱衡而有奇畫乎朕思所以用爾

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裴鉉父

制曰古大臣之自盟曰不使家有餘財以負主知貧
亦大節也哉大臣所難而卑秩有焉後世慕崇之
矣爾原任某官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叅軍敏
寄列士雅操誼正材官謀資郡將謝趨踰於公府

自適孤騫免僂葬之王孫貴孫羣助誰爲賓佐勛
此清標宜有嗣人蔚然遠器是用覃恩加贈爾爲
某官式其高邁俾爾榮昌

順天府治中薛國彥

制曰治中可以展驥足非意之也蓋嘗騁驥而見其
才焉試於邊境與騁之於夷易殊則驥又其奇矣
爾某官某性資明茂志慮忠誠筮仕方州擢丞邊
郡京兆之徵雖寵踐更之歲久踰七載維勞三韓
是急攝嚴關而寓簡閱當綰轡以濟轉輸厥守

市南二

卷之四

七

修爾功明著特畀非常之選弘資簡御之威是用
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今天下擇方任至亟
矣率自庶僚咨文武才以待爾惟守秩滿歲既專
寄一面天下無不可以北平之治治也爾惟豫哉

直隸永平府推官李喬崙

勅曰朕惟北平爲國左輔頃以三韓軍事旁午夫丘
與刑巨細之川而已則司理至重焉爾某官某志
寧爲鳳器可斷蛟種德惟祥恩恤卽行於玉律引
經以義簡孚可勒於丹書抑且建武銷萌綏邊

餉討軍實以億萬計去民衆至千百人允兼文武
之猷宜懋國家之賞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
勅命夫才有兼而事無專方事之殷職兵食者不
暇給而爾以法官裕之非其才異乎世正不以官
域才尚其益壯乃猶仰需朕命欽哉

直隸永平府推官李喬崙父

勅曰篤行者不必卒業乎詩書然於教子抑何兢兢
也豈非泳游聖澤而特貽其子以報者乎爾某乃
某官某之父生而穎敏廢以蚤孤治產雖勤好子
不倦賑饑爲義門懸墨綬之旌折節延賢子食繼
承之報午夜之程書旣效爽競膠庠陽春之布澤
有基愛深邊郡是用覃恩封爾爲某官明非廷尉
之卿而有于公之德

太僕寺少卿朱一桂

制曰朕續承丕緒簡用舊人非耳目之是新也其宏
猷亮節誠當年所未殫故卿材之布視昔爲濟濟
焉爾某官某規爲沛若志行嶢然長民澤永於百
年給事名高於七諍挺渙羣之謫讓偶見際建業

衆正之同情旋聞竊用朕體先朝之眷召參伯同
之司而爾養德彌深湛思罔致載其淵塞用足壯
乎三軍負爾巖瞻望愈崇於九列方隆倚畀宜渙
褒嘉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太僕在周
享正王服位簡侍從匡正起居任至要也今其職
雖異然直臣在列內外朝有不凜然肅者邪益秉
令儀用膺峻秩欽哉

國子監祭酒公龜

制曰朕肇敷文命弘育英才念以人倫師表掌建國
前南子 卷之四 三

之學政而先朝業簡擢官僚召登雍席則得其人
可知也慶恩宜首錫焉爾某官某德資茂亮行植
端方世博蘭臺石室之書日昭玉寶金相之度久
從外制寵列東朝羽翼維勤楷模益著乃受知於

祖

考特昇任以國師惟爾深陳感遇之懷上人咸觀作
忠之範列圖書於周序九疇不衍而孚協禮樂於
虞庠六德相觀而備道弘棧模望重著龜是用覃
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夫望爾不言之表以欲

速其功也頃者之徵慕用良切佩玉將改臯席不
溫爾得不以時雨幾俄頃化邪紉釋之用固將觀
爾於槐棘之間欽哉

國子監祭酒公龜父

制曰自昔辟雍之長皆予黼黻之英而有至有不至
者道之通塞殊焉父子繼而爲史通塞隨乎其時
所至不必同而道同矣爾原任某官贈某官某乃
某官某之父冠冕右族圭璋令姿妙選玉堂忝納
金匱皇猷資其潤色臣節見於趨採爲世所排隨
前南子 卷之四 十四

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王道元

制曰朕惟堯命九官至切要矣而於若工若采再惟
惟馬何司空之重也矧以冲人天工是代司空有
望郎榮冠其容緩乎爾某官某簪纓令族瑚璉美
才於部察然除令不拜斯其意已遠矣既乃爾紆

皇帝化追械僕之遺載列辟雍品重圖球之際師
效既尊於九兩官材欲試於六卿爰陟工曹俾勤
事典朕虞能職水部有功備武衡文几所膺乎簡
命拔英責實皆可紀於當官行役惟勞慶恩宜渥
是用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國家之制六卿
迭出以愛國郎秩既滿方任是春而今之四方倚
如也外茲戎兵內勤徵發所在憂綏輯之難惟爾
清恬篤敏國有聖焉欽哉

湖廣荊州府推官徐廷宗

市南子

卷之四

主

勅曰朕祗承先德弘肆赦之條以與天下更始惟爾
焉惟刑弗中是懼而有明允之官惠我南服朕意
寄屬焉爾某官某德資沈粹才慮敏詳擢自大廷
理於要郡惟爾握其水鑑厲以冰操察列屬而吏
畏其清斷大獄則民歌厥恕連城長於厚壁利器
發乎新硎無係計書交騰薦牘覃慶有典褒勉焉
宜是川換爾階某官錫之勅命夫郢故稱質直好
學獄訟當簡第理非一郡之任已也漢廣而楚四
達獄訟繁勞民易勸惟爾疏滯舉廉用裨綏輯

朕命勿替欽哉

廣東惠州府推官溫國奇

勅曰朕誕敷文命式敬象刑庶幾從欲之治惟遐甸
越在嶺海懼於欽恤之弗周也有良郡理導上德
意而致之民朕甚倚焉爾某官某德資閎博志行
清嚴筮仕有聲象刑惟允蓋其明如觀火操欲厲
冰信子路之一言平反畢服束周官之六計察舉
惟良望實倬然風裁藉甚方慶恩之溥被適循績
以最聞是用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夫早恩賜秩
百有二年

卷之四

主

南京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金延璧

勅曰朕祗承休緒於省嘉師業肆赦申飭於天下矣
顧惟兩都浩穰堪治大錯沈抑繁縻於兩司瀝之
屬益倦倦褒勉焉爾某官某德資閎博志行
射策分符雅著廉能之譽情解綬自全悃悃之
其假楚或庠胃監之師後若武緯文經之略清官

愈劬粹品彌瑩爰擢留曹使司禁命就謂虞廷奔
士爾弗與於臯謨亦曰豐鎬遺民今復見其麟趾
朕於爾有遠思焉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
命夫刑惟明與允而已卽爾令江陰疏滌淹獄河
其辨哉蓋天下事惟澹漠者裕之爾辭爲令而所
至以規畫稱諱諱兵而識者意其於鎔鈐不淺然
則爾之用可勝窮哉留刑旦夕爾寄爾益勗諸

湖廣常德府通判李一鳳并妻

勅曰古者別乘之任號稱雄駿屏星建隼雖郡將不

卷之四

二

得加焉茂士踐之而驥足展非虛語也爾某官某
藻德名邦策身賢籍綰符作令朱弦調化瑟之音
振鐸爲師絳帳擅談經之譽題輿用辟游倅是將
治肅四封夜絕干板之警猷分五馬晝閒鈴柝之
懸羣宰望其丰儀太守于焉坐嘯是用覃恩授爾
階某官錫之勅命志稱武陵以山澤爲業性多淳
朴盜賊無乃寡與然山林翁鬱溪峒環接亦何可
况此夫民可靜而不可動爾亦綏懌是務惟爾

勅

勅曰婦有淑儀以貴其身德之理也以相其夫而後
貴焉功之效也國典其奚闕乎爾某官某妻劉氏
克柔有則秉惠而恭蘋蘩初飭於副笄夙夜彌勤
於斂褐星言是徹露冕有裨採譽監州遺思正闕
是用贈爾爲安人靈承翟采默贊駿功

湖廣常德府通判李一鳳父

勅曰士不必克讀古人書而行與之合蓋其天性不
凡人倫獨至福履之綏流光哲嗣非倖而已也爾
某乃某官某之父器資恢遠識力沈雄自立於孤

卷之四

二

迪將厥後好儒好俠起積累而不纖用壯用微履
艱危而益暇奉公克竣舉義必終蓋德直而溫行
方以大宜達官之所矜式而令子得其肖似者邪
是用覃恩贈爾爲某官匪錫榮階實旌芳躅

翰林院簡討吳士元

勅曰典謨訓誥所以播中外垂萬世也參合古今其
行乃遠故有討論之官非博覽明習通乎體要之
用弗能任也爾某官某學有深根品爲重器展也
璋之俊毅然載筆之良爰自羣英擢登中祕而

爾克崇乃志益慎爾躬好深湛之思仰覓制作能
究泐其術夙豫經綸首遴玉署之班特侍金華之
席至親貴矣茲以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夫
討論者爲命爲史爲宰制所必需焉朕欲藻飾彝
章敘述謨烈正惟爾之職而異日者議任天下事
壹稟成憲而潤澤之皆自今日之討論始爾其勗
哉

翰林院簡討吳士元父母

勅曰吏之廉也性也謂彼故餘之天必益之皆未也

有司

采之

元

惟夫貞心勁氣其委脫必有似焉而雖欲無聞人
以大厥世顧可得與爾原任某官某乃某官某之
父弘才篤行亮節恬修孝廉三十年牧守仰澹臺
之迹令長一再試山川流單父之音利建千秋義
明一去蓋其孝通天地友共死生繫援之貴必辭
橫逆之煩愈適其屢空以爲富而好爵以爲貴者
邪子和既揚爾詒誠遠茲以覃恩特贈爾爲某官
昔闕循良之典今榮清白之傳

勅曰志壹則天地之氣應之意虛語哉士既貴矣謝

上公女弗娶而擇吉民間卒也爲有道之妻產王
室之彥豈非其淑氣應邪爾胡氏乃某官某之母
適君子於孝廉秉丈夫之沈毅官貧而安之且久
子肖而多矣維佳脊茲黼藻之英乃爾荷蘭之一
計偕甫見慈侍已違悵鼎養之莫申庶宸恩之可
錫茲特贈爾爲孺人載輝令軌益永嘉祿

翰林院編修林鈺

勅曰朕以眇躬祇承丕緒惟多士是資顧濟濟盈朝
孰非

有司

采之

三

祖考之所敷求而俾輔者而况廷對高第特出宸簡
卽拜詞垣猶昔所重焉爾某官某器資閎雅才識
淹通究極典墳頡頏董賈當

神皇壽考作人之盛爾克以先資自獻見奇振藻玉
堂咀英石室惟冲人訪落之始正詞臣展采之辰
序列經筵增大訓河圖之色編摩章奏定羣言國
是之衷儒紳史筆茲其重乎是用覃恩授爾階某
官錫之勅命夫文學侍從之臣必臨朝御講然後
知其貴也彼元僚端采聯翩而龍序者夫非爾之

先進也邪取次以登弘任攸奇爾其豫哉

山東兗州府濟寧州鄆城縣知縣文燁

勅曰朕受民於天下盡嘉師也矧生聖人之鄉者
手儻俗不古若司牧之恥故亟求良令以撫化之
然則得其人而喜可知已爾某官某性資端慎才
識優弘應盛世之興賢慕古人之遺愛參墟策仕
卓有循聲魯邑載綏犁然懋績蓋其操如日皎澤
若雲滋膏二東苦徵發之時而兩歲受旃幃之庇
厥功懋焉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夫治

市南子

卷之四

三

行著而秩未滿者爾之在河津是也滿考與慶恩
合者爾之在鄆是也視它令踰年甫薦而受爵書
之賜勞再倍之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念爾修途
往勸欽哉

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知縣李潤民

勅曰士有以彊項負俗而尋以驥足展奇尤復舊功
而隆新譽此廉貞之明驗也國家何愛非時寵錫
以獎茂烈而將殊用也邪爾某官某孤操茹藥
膏保障不阿銓衡徐定復以刺州之乘近

紂屬邑之封而爵刻意奉公雷神而靈政不棄

而可惠如時雨之孚盤錯無弊綱維有永是用覃

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夫山以東歲比不登加
以與遼海為一征調尤劇朕甚念之保惠羣黎惟

牧是倚爾尚益懋遠猷毋替顯命欽哉

雲南道監察御史董羽宸并妻

勅曰貽俊彥於後嗣古帝王率操茲術已未觀爾諸
良令

祖

市南子

卷之四

三

考欲用而弗遑皆貽之也錄是為朕踐阼之第一選
焉大慶覃敷庶僚畢及而况首選之侍御乎爾某
官某器資峻遠識量淵闊始擢明廷即紆劇邑民
歌茂宰吏畏神君徹清譽於姚江蜚駿聲於魏闕
輿評允協臺憲攸躋當雄班初滿之餘正讓論相
鮮之際而爾自櫛所見不欺其志有大受之器焉
茲特仍爾階某官錫之勅命夫京朝久無試職而
猶試御史豈誠明習為兢兢法典言皆危物故
加茲焉惟爾茂亮可以不試而知拜為具非重恩

也爾惟欽哉

爾惟欽哉名家之自由爲其習於官也顧野者官與士一而婦世寵是憑恐其未習於官而三節講於士則奈之何故惟女士稱焉爾某官其子封爾人顧氏長於貴閥具有遠心并服盛而悉緘其言勞而匪貴養於志表規在頌中爾夫聲鳴難之微勵羔羊之節而陟驄馬之班皆爾攸助茲仍封爾爲孺人再命是膺初勞勿替

雲南道監察御史董羽宸父

旨問子

卷之四

三

勅曰人臣欲樹偉業於世其爲學也必非鹵莽滅裂而已故家範相切劘爲多乃若父子同業十年

室世未嘗有是必有得之精而言之要者存焉爾學生封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蟬聯貴族鵬運冥思淹粹六經浸淫百氏知晤言之有子與卒業而相師憤樂互稽居諸迭易天不過紀子可以出而父可以踐道本同心臣言依忠而子言依孝且聞切要精微之旨莫過正直忠孝之規臺憲良箴國恩弘獎茲特封爾爲某官煌煌豸服矯矯鴻儀

工部屯田清吏司員外郎宋良翰

制曰屯田之司山陵隸焉山陵事鉅而功遠非有博通忠智之士明三才慮萬世弗能舉也故考屯政之成易膺陵工之選難國與臣蓋交有遇焉爾某官某才真則裕道正不阿從躬罔越於端醇作令惟敦乎惴惴澤求自洽清畏人知擢水部以方鳩歷田曹而再考黃鐘不爲細響叩則無窮赤瑩具有精光磨而益瑩適

大行之念卒屬祕宅而賢勞曩事是需慶褒宜渙茲

旨問子

卷之四

三

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抑聞之亮若若時擇相也而若工次之

世宗朝嘗以相領陵工工不亦至重至重者哉蓋能若工卽能若時而於天下事乎何有爾惟欽哉余於爾有顯用焉

山東布政使司分守海右兼督遼餉道右叅政

陳亮采

制曰帝御維新皇圖胥悅旬宣所屆藩翰是資况夫海岱之間介在管幽之際三韓傳燧全齊作屏

其德盛與茲特封爾爲太淑人服此殊恩益增遐
算
山東東昌府知府王從義
制曰帝王居恒猶謂與良二千石共治天下五夫國
家始祚所以導閭閻有維新益惟列郡是賴單
百寮而太守可遐遺邪爾某官某風猷俊遠識度
沈閱射策而擢廷平紆籌以裕國計惟刑獄錢穀
畢達六官之務可周而承宣師帥惟優一方之
斯寄勢連畿輔郡不下於股肱脉絡河漕道且
市南子 卷之四 三六

市南子

卷之四

三

山東布政使司分守海右兼齊遼餉道右參政

陳亮采母

制曰天道好生婦性好子區區之予而未必益人生
死之際救亂離衆多之命婦矣而木天也爾封安
人蔡氏乃某官某之母性本惠慈識能遠大勤於
佐讀儉以助施閭昔盜荒人皆族匿襁負而至既
分室以相容疾疫以亡必全胥而與返名其物率
精繆美綺然至寶在乎不貪推其類荷歲歉天災
則在濟至於無數今者子躋岳牧壽屆期願豈非

其德盛與茲特封爾爲太淑人服此殊恩益增遐
算
山東東昌府知府王從義
制曰帝王居恒猶謂與良二千石共治天下五夫國
家始祚所以導閭閻有維新益惟列郡是賴單
百寮而太守可遐遺邪爾某官某風猷俊遠識度
沈閱射策而擢廷平紆籌以裕國計惟刑獄錢穀
畢達六官之務可周而承宣師帥惟優一方之
斯寄勢連畿輔郡不下於股肱脉絡河漕道且
市南子 卷之四 三六

市南子 卷之四

三六

山東東昌府知府王從義父

制曰唐虞野無遺賢之憾而國有延世之賞何哉蓋
士有被褐而懷玉者國家卽彌天張羅弗能盡也

往往於世賞及之斯求葬之極致焉爾贈某官某
乃某官某之父心未寒淵行成坊表方耕而供子
職忍辱以勵躬修讓集一門施傾四壁箱光弗耀
甘遜世而無間遺種惟滋知再傳而必達呂融如
取敦厚可崇茲特贈爾為某官洵五鼎之非欲資
重綸而有赫

刑科給事中陳所志父

勅曰君子有仕為良牧學列鉅儒所至所居必祀此
其人即公卿其身不足慕而况以子及乎雖然有

市南子

卷之四

三

天

之似之勿謂所欲不存焉爾某官原任某官某乃
某官某之父淵然名理卓爾事功理郡惟廉且建
明於仁術守州有略卒受賞於軍功刺左右手以
剛明自鞭其後歷西南微而尸祝何擇於遙講謝
玷壇行推俎豆春予良諫洵爾穀胎茲特改贈爾
為某官匪屈大夫之秩實榮中禁之班

刑科給事中熊德陽

勅曰程吏以政而擇諫官以心雖至論乎然而三之
者惟秘法也世有負廉愛吏而弗兢兢於言者哉

舍政測心朕未睹其效焉爾某官某恂恂謹凜炯
炯精融收民崇不劇之廉去邑永有孚之愛蹊成
桃李國謂鳳鸞拜要秩於瑣闥獻謹誠於當宁匪
言之競惟職是思切矯枉過正之憂洵昭德塞違
之佐茲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千古
不廢刑而期無刑者聖心也千古不廢言而欲無
言者忠志也持此志也以行即政刑明而言論息
亦何難之與有欽哉

刑科給事中熊德陽父

市南子

卷之四

天

勅曰盛世之麟趾以為王化網繼而生蓋言積也然
則必有至行在民間者或繼世而俊又登焉爾封
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大節忼慨偉度汪洋然諾
不欺修為自證立解爭之約布焚券之恩焚獨是
哀報怨幾於以德率先為義成功輒不踰時每贈
言令子以行惟將罪斯民是戒卓哉言也通乎諫
焉茲用覃恩贈爾為某官匪益初封為從貴秩

河南布政使司准徐兵備道右叅政兼按察司

食事施天德

市南子

卷之四

三

制口豐沛爲南北咽喉而屯衛布基滑河綽殺維徐
一重鎮也朕橫圖度要擇司馬郎高第建節以往
蓋灼見其文武材焉爾某官某謀猷敏博學殖崇
浮循令起家樞曹壽國論官材而悉當銓世祿以
惟公蓋素節霜嚴足蒞紀綱之重而弘裁電迅爰
資樽俎之威藩臬秩尊兵農務劇水陸竝馳於南
國郊圻悉控於中原甚矣要區屹然雄屏選略已
知必效疇庸豈待終更是用覃恩授爾附某官錫
之誥命於戲陳臬所以備兵吞收所以保民民思

愈事施天德父母

制曰國恩再溥羣士之欲亟顯其親者靡不慰焉而
况介藩秩峻方鎮任隆治錫以榮之禮也爾累贈
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治經有譽通籍可期藻思
方紆乃天年之不永英猷未試宜令子之克承官
操業已無雙廟算倘當借一入清虔鉞出建高牙

市南子

卷之四

三

歷容展采之勳具悉教忠之本是用覃恩贈爾爲
某官於戲三命崇階也乃去非命不三月可謂非
殊邁也乎惟爾攸宜尚知歆服

貴州道監察御史羅汝元

制曰職達四方之志者御史行人也行人宣風而采
之御史秉憲而治之奏之士起行人率爲名御史
爾某官某英標玉瑩素節冰清擢穎臨軒揚輝使
署食謂譽髦之選宜登明目之朝雄職是銓忠猷
克秉自獻必先於自靖慎乃樞機思外不越乎思
居畫然壇宇法誠能執效意勝言是用覃恩授爾
階某官錫之初命於戲御史內行一役則國書賴

以除外按一方則民害賴以去言必底續視封駁
不啻難焉朕不能不望於爾之夙哲而沈至者欽
哉

山西道監察御史羅文英

劾曰王言稱制臣言稟制而行書曰出納朕命一之
也御史將言制而中書固內制之所自出焉者故
玆選輒錄之爾某官某識字沈諱風猷亮敏登其
射策授以樞機在綸閣而步俱有聞擢憲臺而風
裁可想升華既久履任方新當羣言欲定之秋正
市南子 卷之四 三

忠計可持之日省括而動中鵠則止爾之明勸其
庶矣乎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夫
言官也而有不自謂其言皆制者哉朕以為虛心
難爾念在前時雍容都雅若未始有櫻焉者其於
觀天下是非利害何如哉常虛而不汨雖時屢變
焉可矣

山西道監察御史羅文英父

勅曰勿欺而犯事君之明義也朕方以望人臣之諫
其君者乃若諫臣之父故以勿欺善則則所稱家

之嚴君非與朕甚悅焉爾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
父超然英逸卓爾具儒暗室之色弗淫定交之求
必謹生而剛介恒見憚於親疎教則義方不弛嚴
於遲暮言笑衣冠之不苟用作身模多聞直諫之
與游更垂首訓維余司直實爾遺芳是用覃恩贈
爾為某官惟勵冥冥之行宜承赫赫之光

妻

制曰監司列在四方彈制是秉而被邊尤重非節鉞
市南子 卷之四 三

之望弗之昇也典亦加隆焉爾某官某志節茂明
才猷肅敏版曹望著邊徼風清曉山河表裏之區
屬文武憲邦之任而爾布綱陳紀飭吏治於廉平
握算紆籌給軍興於靜鎮左顧壯三韓之氣中權
繫九塞之安隼擊騰威龍韜祕略正張輝六師之
會折衝千里之臣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
誥命於戲無競惟人大原古儉狃地今且郡縣而
疆圉之矣徒以東師未解頗用惻疑惟我建節之
臣警守銷萌使東人用震是惟乃之職欽哉

勅曰君子通籍以往在廷與在邊半焉可不謂賢勞乎厥婦冠勉當不下糟糠並貴不可已也爾某官某妻封安人史氏賦資婉淑伉德清嘉薦藻惟馨禦窮良苦爲綱爲紀內嚴虎帳之扃曰旦曰明夙夙隼旗之駕在公匪懈惟季有齊是用封爾爲恭人晉錫彌隆咸貞益懋

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余大成并妻

制曰朕承熙洽之休惕張皇之訓六師是詰顧法駕禁從之不成也久矣而數命方殷秉心伊始置駟

市南子

卷之四

三

煩而國馬未息則所司當慎擇焉爾某官某承家祕學幹國雄才四月留樞六符並給條陳具採職掌昭垂入持銓序之衡咸頌功能之秩掄文特命三世與於弓旌考武分闋九塞布其籌策允借析衝之器特新輦轂之觀食佇殊猷會逢覃慶是用授爾階某官錫之詰命於戲議者欲兵之部專言兵出鎮塞上入爲大司馬而無從業焉誠難其人也矧茲張九伐靖四夷之時乎若爾者豈徒與衛之飭實將闡轂之推尚益專精用圖遠烈

三南之化始於關雎南都固昭代之豐鎬也以都人之士女爲大夫之宗婦宜其淑矣爾某官某妻封安人朱氏源遠維璇德溫如玉席内外家之世澤秉士君子之素風盡孝太姑致嚴諸子中樞有譽內闈之功是用封爾爲宜人嘉乃同心錫之異數

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余大成父母

制曰節奇者福不必備也哲人而天是已雖然苟上有累葉之貴而下有維楨之彥世以彌昌則備孰

市南子

卷之四

三

甚焉爾贈某官某乃原任某官某之子而某官某之父華胄相承譽髦自起揚芬泮藻標俊辟雍奇環之懷曠觀乎千古清剛之氣挺絕於一時而不永其年未光厥道令子之駿發不亦宜乎是用覃恩贈爾爲某官悵冥鴻之遠迹秩司馬以榮名制曰婦有玄鑒古今未數數見也乃若抱奇之士衡士者或未之知也而其母知之斯亦奇已爾贈安人施氏乃某官某之繼母秉性柔明爲儀順正圭璋匹德圖史嗣音方子試諸生苦奇文之見抑而

爾知必貴嘉遠識之不凡厥祚富興斯言乃始是
用贈焉

市南子

卷之四

三

市南子卷之四終

市南子卷之五

鍾陵李光元撰

吳士元選

制勅

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李之藻

制曰仕有以冬官起比二十四載而猶爲郎不出署者邪滿秩惟一覃典與今而二卽其遭逢之數而服勤之久益足念焉爾某官某文詞偉麗經濟沈閱天文地紀之旁通物曲人官之洞悉操履暮夜市南子

卷之五

清幣藏以見旌鑑朗熙朝典弓旌而考適治河輒效鑄幣有裨出守澶淵則殊猷益懋更翔雷署而雅望彌崇再踐本曹適還初秩夫一工爾而兩都洊歷四屬敷別筆細之務莫欺新故之工是訪朕甚賴焉特以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或欲六官皆履一以至乎其極爾誠似之而登其時乎且夕或以方任見忤或以殊能特擢然而誠心卓識卽百司四海與冬官豈有異哉益定乃衷祗膺朕命

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李之藻父

制曰君子之有令兒享崇報者厚德其常也乃又有奇行而噴噴人口者焉匪奇也德之至而人所難能者也爾封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經史自娛聖賢爲則孝於嗣母篤及本生爲父寬而補郡功曹卒營以免選樣屬而銓司幕府皆偉其能所後既殂遂弃弗就好書好士令子賴以成名教嚴教寬卽吏遼之有譽義切於伯兄季父惠周乎宗族友朋名德楷模彝倫冠冕特以覃恩特贈爾爲某官

市南子

卷之五

明倫三錫懿矩千秋

河南布政使司管河道右叅政閔宗德

制曰禹績奏虞廷爰有玄圭之錫宜房勤漢帝至煩白璧之沈蓋利害在河安危繫國借叅藩之重兼治水之司有繇然矣爾某官某才猷庸敏家世忠貞擢高第於臨軒聲望郎於刑署虎符中土汝南遺愛爲深秀繡外臺嶺表宣風有赫嘉憲邦之文武藩屏攸躋賁封守而保釐河防是寄而爾旬宣益懋疏濬惟勤字格巨靈莫安豫境宅四民而時

地利卓爾平成修六府以贊天工燦然亮采匪徒
衛億兆民之生業抑亦資數千里之漕渠厥功懋
矣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治河之
議最大而紛今雖無潰決之虞古未有經常之策
且也中原疲弊素憂封建之繁頃且東鄙戒嚴時
苦發徵之重厥患又有大於河者否邪職在介藩
竝資籌畫爾其念哉

河南布政使司管河道右叅政閔宗德父母

制曰公卿建乎偉業緒貴欽承父子起於祥刑德稱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邁種比寢昌而作伯益融顯以及親士君子美談
焉爾原任某官贈某官某乃故某官某之孫今某
官某之父系繇公衰身乃士模盛府叅謀偉然賓
彥清曹執法確爾吏師乃權貴之不阿雖奇冤而
必照違時以去翼子而昌召伯之芳方新于公之
門益大是用覃恩晉贈爾爲某官陟崇階之未艾
播淑問而彌長

制曰婦爵從夫嘉其匹也母貴以子隆其本也得一
匪易而况於兼兼至爲奇而益以壽斯非人世之

希邁而亦臣子之至幸者與爾封太恭人毛氏乃
某官某之母章美深合靜莊雅著膏粱味絕宛然
圖史之徵琴瑟音調卓爾閨門之彥乃能執燭止
辟茂相其夫畫荻示書大成厥子俾作述重輝於
邦國實後先攸助於家庭是用加封爾爲太淑人
拜三命以滋恭綏百年而介福

雲南道監察御史丘兆麟

勅曰世謂文人無與於治官朕甚惑之夫世之所以
治者文爾官方士牘皆稱焉紀綱數而功緒廢者
士之文弱也得博學異才以秉要職朕用嘉焉爾
某官某從橫千古徙倚萬言丹悃無欺披心可以
貫日緇衣有好噓氣鬱乎成雲若謀愈博於軒輅
論望允宜乎臺憲擢從

祖

考至自沖人會策敵之方殷立獻弘謨遠略既薦賢
而不避居然至正大公勁節維新諫言伊始特以
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書曰學古入官議事
以制博今古也

之明訓乎而爾既其選矣尚益深明國體條奏故事悉去無稽詢之謀而一返於正直之理時惟爾之職欽哉

雲南道監察御史丘兆麟父叔

勅曰名行之有相從與相戾也物之情也有儒名而行非者則必有不儒名而行過之者焉第十不一爾苟有一焉卽當樹之風聲以勵萬世而况其子顯於朝乎爾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莫資敏決至行真醇爲養與貧齊儒而賈千金屢散殊忘遠市南子

卷之五

王

服之初四壁徒存祇治慈親之殯孝弟推於族黨媚恤舍其身圖知婦能節托黃髮之尊人有子方署議青雲之遠器盛年瑰瑋終古儀刑特以覃恩加贈爾爲某官匪厚燕貽之報實彰風德之潛勅曰婦之得聞於國有二一以節一以子以子者德未嘗不盛也而不若以節之爲馨然則節顯而子復貴其烈何如哉擅母道之全良足慕焉爾節婦李氏乃某官某之母盛年矢日終夕飲冰欲死強存爲生益苦雖貴產之既竭能事育而罔虧二老

是存憾無遺於養送孤兒必教志不墜於拮据之報臚傳卽歸闕穴門閭旣表車駟旣崇茲特贈爾爲孺人美粹璧之無瑕煥明綸而有奕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唐大章

勅曰儒臣之於君也每當東朝之秩親之始也非更館而尊宿弗敢言人嗣服寵用方殷之日乎爾某官某文辭蔚著藏藉崇深擢對彤廷擬作羣英之冠儲才玉署悉窺中祕之藏列職編摩擅名著作閱奏見稱於明習掄材克集乎賢良市南子

卷之五

六

領望西昆升班東禁濟賁條之華實羽用爲儀豫邦國之幹植心堪作輔旣榮躋於冕銳均仰贊乎圖球是用覃恩授爾陪某官錫之勅命夫宮案之於今日何如也余沖人眇焉求助惟是經轡之講求先猷之潤色皆羣賢是賴爾尚矢心匡翼殫志論思以爲國親臣朕有賴焉欽哉

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李良棟

勅曰撤壘而恐益其壘者言也聖王聽之必參以伍南御史臺與北提衡而立清議出焉爾某官某

度端醇風規亮肅賢良試令平潔愛民良具屢旌
峻雄特簡爲常議論紛拏之際使宅紀綱清切之
司六察惟明兩都具惕俾余新治聞國遠猶是用
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書曰雖爾身在外乃
心罔不在王室夫陪京豈外也邪誼與出入禁闕
朝夕颺延無以異揀患無本弱緩急期於有當爾
時擇昌言以告朕嘉納焉

湖廣道監察御史馬鳴起并妻

勅曰朕惟建元虔始新治象之法以觀四方御史掌

市南子 卷之五 七

治令將以糾惡弼違使象魏足以爲民極也任至
要焉爾某官某志節軒翔風猷亮達名都試令上
罔稱賢採協輿評推登臺憲屬當章滿公車之慶
益抱散無友紀之憂持論欲平每相嚴於翁說矢
謨必當方獨奏乎明諧維朕訪落初基而爾發紆
素悃志意之新有合焉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
之勅命夫儿貴以寡言官之貴以衆何也衆星爛
而後知麗極者之尊羣言紛而後知幾乎道者之
大今御史臺固師濟一時也爾尚以其言爲世鑑

衛世乃有貴乎爾以光朕命欽哉

勅曰婦亦有受兩世之遺者焉繼前人之室一也受
前人所受之孤而畢其事二也苟無難斯二者復
何有於佐夫敗歷也哉爾某官某繼妻封孀人林
氏接踵前休勞心內理承幼呱於襁褓備極艱危
授季叔以室家循諧娣姒以茲慈惠贊彼循良素
不改乎恭巾勤有裨於豸繡是用仍封爾爲孀人
國尊憲紀家慎刑于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何宗彥

市南子 卷之五 八

制曰卜端揆以亮工虞治之重華有賴貽哲人於後
嗣商謨之垂裕無疆肆以沖人獲承先帝懋簡翼
爲之弼用襄績述之猷眷倚惟殷寵嘉宜渥咨爾
某官某大器渾成弘才練達忠貞自矢秉不茹不
吐之風正直是遘彰無黨無偏之軌繇祕館而清
華游歷在先朝而英茂交騰著作有聞趨操益睹
視草則王言增重程材而士論咸尊領玉署之班
聯典型望重肅銅扉之家今羽翼功高宿德無踰
春卿用陟任兼長貳考歷歲年忠侃而維儲嗣之

安精心可鑒寅清以式親賢之序文治攸資特自
秩宗登庸政本先是賢勞賜告方愼爾於優游今
以敦趣趙朝能急國之艱大垂紳甫入引領咸歡
不應後志之象已徵旁作迂衡之功可佇慶斯為
大恩孰當先茲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八
元濟美十亂佐典皆多賢之是尚焉心協道同固
寅恭而罔間事殊議異必參伍以盡神惟爾一德
之英能此和衷之誼愛時孔棘謀國惟周匪朕一
人之休亦惟爾萬世之譽欽哉

市南子

卷之五

九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何宗彥祖母

制曰坤不見其資生厥生也廣母不必於載育所育
者和苟立愛以惟親豈寢昌而弗報烝昇祖妣優
顯嗣孫爾贈淑人劉氏乃某官某之祖母淑賢可
貞令儀不忒以似續為至孝於顧復而均慈鵲巢
貽拙德之居椒實薦明馨之享至茲台席耀彼宗
祊惟爾之勤俾世以大茲特加贈爾為夫人顯渥
渙頒福德茲躋於月望淑靈歆服嘉祚永錫乎雲
仍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何宗彥父

制曰凝承位貴積德至而後能有其人調燮道弘遵
養深而後發舒於子君惟亮采惠疇之佐國有象
賢崇德之規彝典可徵曠思必被爾累贈某官某
乃某官某之父至樸不雕太和自適貞非絕俗孝
以齊家守素業於一經義方有訓篤躬行於萬石
德盛咸孚桃李計日而蹊松栢凌霄而蔭嘉余哲
輔乘駿烈而貢呈謨邇爾嚴君鬱鳴儀而罔令緒
茲以覃恩特加贈爾為某官於戲堯舜其君在子

市南子

卷之五

十

何殊於親見喬松為壽長生不若其名存尉爾九

京傳之百世

大理寺卿鄒元標并妻

制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廷尉為天下平匪直弗克
朕丕繼帝圖祇將天吏若先朝躬直之臣詔起田
間踐登棘列誠重之也爾某官某秉兩間之正志
三代之英元化為心彝倫是翼素常可慮雖察相
而必糾抗節不回在明時而屢黜當一官未拜即
萬里於征人為之危天益其學自是掖垣特召徐

淪公府之趨既則銓部一蹉久滯比郎之轉其
非九死可赴而百折靡回者邪

祖

考忱恂以昇冲人公卿竝舉以儀列辟命臯陶爲理
欲親謨明寶季路一言庶幾刑措齊爾三朝之望
尉余四海之心是用覃思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
於戲爾之事主固能言人所不敢言國之官爾亦
使歷人所未嘗歷成而夕拜幕而宰士郎吏而列
卿世有異數若斯者哉今欲置爾機衡之上以爲
市南子

卷之五

士

夙譽欽哉

制曰士旣貴而會逢天譴濡忍精進思得當以報主
知分也女方字爾而相從流離顛沛之際何爲也
邪茲其識必有益我哲人者矣爾某官某繼妻贈
安人江氏清華之裔明遠其資歸我逐臣作伊良
友從一障一亭於鬼國生死無辭歷三仕三已於
天朝行藏有佐君姑賴以瞑目子嗣尤所切衷弗
及清卿祇傷淑媛是用加贈爾爲淑人人家方鼎貴

附左異中

大理寺卿鄒元標祖父

制曰詩頌孫謀世稱祖德德者良謀也慮遠不必中
而積厚必先是惟愚公有焉爾某乃某官某之祖
父代有聞人已多奇節天廸其哲自命以愚任使
窮施素不屑於封殖親賢樂道晚益寶乎儉慈負
磊落之丈夫儻然獨往識榮昌於孫子卓爾前知
是用覃恩贈爾爲某官刑期無刑方欲長王之國
德滋種德豈徒大爾之門

市南子

卷之五

士

大理寺卿鄒元標父母

制曰臣受主知而數以言獲罪非敢也義也子紆父
志而常以謹泯其親非忘也教也論定仕廕然後
義方之教可追崇焉爾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
天資挺異聖學精深孝友洽於一家風教編乎諸
郡盟心幽獨貞操可質鬼神拭目古今嚴訓必端
器識子故赤心以悟主官寧白首而爲耶迨召
惟月之班正欲報昊天之日是用覃恩贈爾爲
官於戲昔子投荒於萬里知爾含笑於

貴邪爾視之亦若是焉已邪尊以國拜表爲父則
制曰人之母知仕其子以爲快而已矣乃若慮其無
寒謬之風又慮其有孤直之好則仕者遺厥愛者
也國家誠賴其子而深悲其母焉爾贈安人羅氏
乃某官某之母生忠孝之家稟端純之範俯仰盡
節內外稱賢教令子以忠聞直諫則尉弟其始也
望瘴雨蠻煙於六載而凶懼靡寧既也奉嚴寔霽
日之屢施而欣戚并集匪獨切危身之戒亦常墮
愛物之懷茲其苦何如哉今而喜可知爾是用贈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爾爲淑人非常之原宜表不次之寵攸加俾告重
幽使知游渥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
公龜

制曰詹尹職隸儲官然秩聯詞署凡清華之率領禁
近之啓沃咸得寄屬蓋以敬樹德滋序承樞本至
崇要也匪尊宿奚任乎爾某官某累世名科承家
祕館理前人之偉業固太史之舊聞咀泳精華恭
伍故實制作擅名於金馬翱翔著範於銅扉頗聞

翼衛之忠雅見立朝之節經是圖球重器正臯席
於成均旋以巖石崇瞻宅鴻儀於端尹屬當初服
崇獎師儒命纂先猷奉揚

祖

考帷幄屢陳奧義宮牆竝鑄羣英兩朝之左馬咸推
一代之夔龍共仰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
命於戲帝座橫經必首吞乎舊學儒臣拜袞常特
擢於端卿惟爾望實俱隆風徽逾亮益務潛孚之
一德用需顯陟於三台

市南子

卷之五

一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
公龜祖父

制曰士有生於極盛之家乘乎變盈之理章光既節
德位未符豈非益所以蘊崇厥美而廸將乃後者
乎物理固然祖功逾懋爾原任某官封某官某乃
某官某之祖父父子兄弟竝貴德行道藝俱優而
僅選澤宮克爲廉令又拂衣於耿介彌砥節而恬
貞天益厥謙世滋以大

呈送作附太史如子之官今成國孫陟宮端

而祖是率倚與盛哉是用覃恩贈爾五
身嘗拜子姓之望恩寧云絕少秩不出翰
錫或未能數數然與世謂殊榮史傳異德

翰林院簡討劉宇亮

勅曰漢人修言圖書之府著作之庭今之翰苑兼
著作與圖書相峙者貴稽討也史氏遂以名
亦重乎蓋非其人弗與矣爾某官某才情俊
業沈閣發棠棣之華擢瓊林而挺秀蔚為
寵昇儒臣文章觀石室之藏矩度洵玉堂之

南子

卷之五

五

猷黼黻將拭目於編摩王佐經綸正畱心於著
職誠至要恩益宜覃是用授爾階某官錫之勅
大稽討者所以為比事取衷也而史之良不繁
必明乎春秋之義而可今兩朝之實錄將從事
雖筆削有屬而凡列在史官不可不知也明
則能事備矣惟爾欽哉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錢龍錫

曰儒臣侍從十年晉登官案則名器日隆

馮雖以序遷顧非高茂之選其自非勝

用乎爾某官某學資淹粹宇

之才推公輔之器本其制作實根極於微言
鑑衡悉罔羅乎俊士職業用舉資望咸推以致
之純誠輒予寧而淹久起家官允為國謀明修飾
訓辭則吐六經之精液鋪揚謨烈將表百代之體
裁絲綸增賁於皇猷方策匹休乎帝典朕其望之
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蓋官僚以儲
為名者重之爾實以弼亮一人敘登三事今也
先聖之道納朝夕之誨惟爾是賴爾尚竭誠啓汪

中甫子

卷之五

十六

贊朕緝熙朕方有倚畀欽哉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錢龍錫父

勅曰士君子研究性術砥礪行能業聲聞於朝人
為立拜聖書入達雄職矣而乃致之而去若
迹然斯其人豈世所多有邪雖微子之貴
焉爾原任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

弘遠孝如曾閔清若夷繇顧忱慨

以為義賢書高第乃竟厄於南宮瘠邑苦心

登乎上考忽以專輶為感飄然梧鳳之棲天

辟而春嗟憲使薦書之累積爾冥心不顧謙德以終有悟文成之宗弗究當世之用上下惜之意厥弘施在於哲嗣是用覃恩贈爾為某官嗚呼斯豈足為高士寵有則似之其庶幾乎

山東道監察御史蘇琰

竊曰御史雖糾彈百辟要欲以察吏惠民四方所繫命焉行人達四方之志於廷為宜而况輜軒半天下咨詢博及而後上著者乎爾某官某意念端貞風裁峻明若公車之帝簡馳使節於皇華銜憲

市南

卷之五

十一

無私宣猷獨遠駿采丕揚於賜履清標允協於朝紳雄職擢登嘉謨入告於邊隅之險阻慮海宇之安危可謂入官而議事以制者矣是用覃恩授爾陪某官錫之勅命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下雖春春多事必以民為附麗爾十三州踐其六今之民安邪恐邪尚亦黜饗譽而崇功實退矯厲以進循良使內外清寧是惟爾之職欽哉

山東道監察御史蘇琰父

國家之大小羣工且其後者衆矣而得之良令

允信何也其所造弘且篤矣况復有為民得過欽元操尤哲人之高舉而古愛所厚迨乎爾原公官某乃某官某之父壯授八閩之高第晚為入神君邊鄙用兵先大舉以知四塞莽戎就斷斷而用三驅忤世言歸考槃寤嘯攜清風里玩玄草於加年無亦知有惠孚之德特以司直之臣者邪是用覃恩贈爾為某官昔未與政今以表乎芳規

卷之五

十二

事熊文燦

曰朕肇績洪圖丕揚慶典維泰藩建一方之屏翰而齊郊控二輔之襟喉業賴玄圭赤舄之臣修禹跡而布文治固朕所倚毗也可無璽書以褒勉乎某官某風裁敏亮性度宜融振藻廷掄分猷郡惠者祥刑之譽特達典禮之司望著寅清簡旬而憲地推雄要約海岱以為疆維濟河沂泗分紛昔臨淪決排所獨注今且扼挽輸之要害微發轉移經用虛耗而爾能盡力

溝洫東郊之釐保可觀通利漕渠上國之積
進厥功懋焉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
禹功之多於充也獨以河爲水患乃今復以境
之水爲漕利難易益有分焉而邇者登萊且有
上之師夫國家事之難言者漕與兵而已矣爾
奏其績而與議其略偉用其有餘裕乎益究乃心
誕膺帝擢欽哉

山東布政使司河工水利右叅政兼按察司僉

事熊文燦祖父母

市南子

卷之五

元

制曰王制弘錫類之恩迺禔祿源於顯祖功今定疏榮
之次渙優典於巨僚蓋積薄不可流長而寵渥始
能追遠爾某乃某官某之祖父貌恂而質古言
而心平濟衆博施橐內之裝常竭遠紛耽靜山中
之卷自怡訓子姓惟向善是賢勸鄉閭以積德爲
福雅擅好修之譽卒來滋至之休貽我价人眷爾
良士是用覃恩贈爾爲某官再世而光乃顯九原
之骨維馨

曰三命肩功皆承流而嗣乃辟百年慈澤實

以庇厥孫德永芳徽數隆烝洽爾郭氏乃某官某
之祖母溫和乃性端靜其儀絲枲躬親布蔬自適
事堂上而致孝寒暑加勤矜卑下而廣慈疾疴必
察蓋以德耀爲華飾以惠問爲頤芳壺範邇隆家
禎始朕是用贈爾爲淑人湛恩式資於重泉景福
益延於遠祚

山東布政使司河工水利右叅政兼按察司僉

事熊文燦父

市南子

卷之五

二

制曰大忠資父兩間之義命相須至仁率親歷代之
情文攸協肆垂褒乎禰廟表紹述於趨庭爾贈某
官某乃某官某之父秉資素朴宅志坦夷聚順厥
親水菽可娛朝夕敦信於友金蘭不易初終施食
還金雅多駿惠解紛利涉綽有冥功治素業之未
售篤義方而卒效子洽甘棠之愛爾饒式穀之貽
是用覃恩贈爾爲某官爰酬未竟之施尚播無窮
之問

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胡繼美并妻

制曰自三代而往吏道日益多端宰士之秩凡三

周流四署所以習官材壹功令也而一歲踐更者
五厥勞懋著焉爾某官某才情亮博志意清芬明
習國章夙標士鑒維爾入銓之日正余訪落之辰
爵賞攸頒民功是治殫明揚於百辟極耆俊之一
時爾游歷所司咸式於序項遶龍飛之運往遶嶽
降之英得雋以還升華有昇蓋業擢副選郎矣再
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夫今天下庶幾野
無遺賢矣而官效罕睹或謂用典器不相適聲與
實不相應得無然乎今且貢弓旌之始而輯瑞玉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之期爾甫獻賢良即操履最益正乃衡弼予於治
欽哉

制曰人臣匪繇歲閱兩拜璽書芥月之間可不謂遇
乎然而職有鉅細得一士任一人厥功不替豈年
勞之足計哉匹德者則同功矣爾某官某妻詹氏
家持士憲躬服女箴克虔筐筥之修用翼幹楨之
業政成遺愛魚饋却於中庖望者題才雞鳴暢於
素微闔儀孔懋國典維崇是用封爾爲宜人嘉厥
同心昇之異數

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胡繼美父

父爲士子爲大夫必原本而追崇之匪獨制也
六經之道世其業而後名用之徐而益大理固然
矣爾生員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秉性直方立
身端毅雄文夙擅天將垂裕於後昆古德自怡人
謂好修之君子彼其使鄉里之枉者以正弱者以
與豈直視人猶已之懷抑亦爲國統官之則持衡
有譽式穀惟休再用覃恩贈爾爲某官誕膺三錫
之榮永播千秋之問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原任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副使
西寧兵備張之序

制曰人臣之安邊境禦夷狄別有才焉故用邊才擢
者往往消歷諸道開府塞上而當其折衝戎虜之
間每進益劇厥功可紀焉爾原任某官某志節孤
高風猷亮遠明者式圭璋之度師中具樽俎之威
當其蜀曰文翁卓爾憲邦之望自是泰咨方叔久
焉絕塞之勞初蒞武威旣遷張掖再紆雄鎮戎照
丕布於朔方允協介藩王化益宜於西極業以功

晉左韓樹太原之干城且不次拜中丞秉檢於之
節鉞而以西寧序績適當始祚覃思是用授爾
某官錫之誥命夫延綬士馬於九邊爲疆爾用故
勝之遺振維揚之烈數以捷至朕甚悅焉顧惟東
顧未解西士靡寧爾尚罔惜精銳以援乃益疆固
爾守使虜萌以折夷醜是殲爾與有顯赫欽哉

原任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副使

西寧兵備張之厚祖父母

制曰記稱貽厥之謀延於數世詩咏績戎之烈操此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萬邦嘉方岳之成勞邇慶源之自登爾原任某官
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祖父天資穎異聖學精微
契義畫於三墳夙儒折角布周文於六詔絕微
心滇南之兩郡遺思韋氏之一經繼起咸稱素
卒產英賢誕聖皇靈握韜鈴而固吾圉丕揚祖
漢絲綸以大厥門是用章恩贈爾爲某官益表
經佐郡之奇寧云疏簡熙朝之貴

制曰尊祖及妣王制以報勞臣釐女從孫永綸以開

令祚遠崇有典烝畀惟均爾李氏乃原任某官

之前祖母毓自名宗歸于俊士提躬有禮秉德無
成嘆結綬之方來悼遺往而不返篤生冢子德門
之祀攸承默裕後昆福國之英斯啓是用贈爾爲
夫人式播遐芬永流惠問

制曰命之所不可必軀捐而志欲有存義之所必當

圖子全而魄亦無憾天意默爲呵護雲仍卒致顯

揚遺烈載尊寵褒宜渥爾贈淑人朱氏乃原任某

官某之祖母簡靜有儀婉慈惟性從夫太學憶家

嗣而先歸卽已馮夷遺方孩而得拯運卒然之智

市南子

卷之五

三

乃不並葬於江魚秉不易之誠竟以世膺手國爵
百年馳畫無異風濤三代疏榮乃均露湛是用贈
爾爲夫人同垂烈祖之光彌篤孝孫之祐

原任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副使

西寧兵備張之厚父母

制曰君子才懷瑰璋效一職於簿書士人論協明譽

薦千秋於俎豆斯王章所必顯矧子秩之彌崇爾

原任某官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少遇多艱夙

敦至孝行如閔損姜肱之篤道若鄭玄賈服之尊

青衿屢器於名公黃綬見珍於茂宰去如遺迹
在立言過采石而欲忘生蓼莪之篇永廢燕錫京
而能遇妣樹設之念差愉可乏綸褒用光鼎祀足
用覃恩贈爾爲某官燕譽昭垂乎禰廟鴻猷幽贊
於殿邦

制曰人子有未沾母德於斯須國家無不重人倫之
本始蓋禮尊配父則誼竝篤生績既懋於薇垣報
必美於萱隧爾贈宜人林氏乃原任某官某之前
嫡母質惟醇篤度必端莊孝事繼姑視茹庶而罔

市南子

卷之五

五

闕敬妻君子紉蘭芷以惟嚴方鼓瑟琴忽捐環珮
雖代終崇社有俟於後來若正始發祥實基於元
配是用贈爾爲夫人發潛休於既遠庇祚胤而彌
昌

原任湖廣鄖陽府鄖西縣知縣胡維翰

制曰鄖西爲楚以西巖邑而當雍豫梁四隙之中鄰
戒輒聞民志易動非得廉愛之令壹意安戢之惡
能有寧宇乎爾原任某官某弟純衷端凝遠器
賢科脫穎民社分符強項不阿每宣威於拔薤苦

心求瘼輒流澤於憩棠三年明試循良兩邑咸歌
樂只矧曾覃慶曷已褒嘉是用授爾階某官錫之
勅命夫凡彊項者皆欲有所爭以衛其民也當六
計闕疎之際四方騷繹之時一邑有大利害非強
項令誰與斯民爭厥命者克持於茲焉往而不可
爾惟欽哉

原任湖廣鄖陽府鄖西縣知縣胡維翰父

勅曰國家旌賢令必榮其父若曰是矩吾令者也晃
故父以隱德弗耀而子令以奇節著若相代然懸

市南子

卷之五

五

河不本其自而彰厥美乎爾某乃原任某官某之
父氣貌古朴機械不入其心性地寬仁睚眦罔留
於念遇叩門而勉應輒焚券以忘言嫉左道如仇
雅馴絕怪神之語測玄機必中吉凶依忠孝而言
祕迹深林游心邃古爾子之作令似之是用贈爾
爲某官載被褒榮用彰式穀

光祿寺寺丞涂喬遷

勅曰粵稽周官宰夫膳夫與官正官伯竝列而一屬
慎王者之食息其道均也今之光祿列於內府蓋

自芳才名夙劭軒擢儒畿邑稱循特騰臺員克
崇憲紀方著激揚之烈俄遘養晦之時豈非

祖

考所以貽後嗣者邪肆朕始基召丞茲寺暫爾清卿
之弼蔚然公輔之儔國禮肇殷爾勞滋倍是用覃
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或謂秩日崇貶不可煩
以細務尊賢之道然矣然周治典至宏鉅也而若
酒齊醴醴之屬極其靡密統以冢宰而不謂褻蓋
市南子 卷之五 壬
三禮之共四時之齊胡可忽也爾丞雖席不暇煖
顧一日而必有事事至賾而不可惡者道也爾惟
欽哉

直隸永平府撫寧縣知縣黃中色

勅曰鄴城東距邊西衛輦轂重關孔道雖居恒猶慎
之設有軍與斯民益岌岌焉而拊循之良令胡可
緩也爾某官某識趣高明才情果毅樹渠則志芳
行潔當幾而氣定神閒編戶懷依憑城屏息策應
類而立起應徵發而靡違薦譽交騰慶恩宜被是

用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嘗聞大邑身之所庇也
又曰晉陽尹鐸之所寬焉蓋四方有事而後知保
障之吏之有術於國也自天下奉遼畿內邑爲最
苦朕思息之而未有術專有賴乎良令之能寬其
力者爾益勗哉

直隸永平府撫寧縣知縣黃中色父

勅曰士經明行修而以縫掖老造物者有所以靳之
者矣然其子能策名當世而惠愛朕師亦猶行父
之道也其與身自顯者曷殊焉爾生員某乃某官
某之父清素傳家坦夷御物許身忼慨每感忠臣
義士之悲宅志恢弘好行恤乏賑窮之德蓄積殫
於除道歌頌爲之載途子生也晚而卒見其成壽
考且康而永貽厥毅謂天所以報施善人非邪是
用覃恩贈爾爲某官色貴重泉聲流奕世

直隸寧國府涇縣知縣涂世業

勅曰朕聞宛陵之屬曰涇江以南巖邑也號稱難治
有治之不難者殆執其本而節目迎以解焉故治
頌治簡其本先見也爾某官某才有風徽守同

冰潔垂飛鳧始適牛刀而爾苦心民瘼之求歌
興襁褓嘉惠人倫之鑒化決章縫與梁建而政平
山寇擒而警息譽騰薦剡功在計書是用授爾階
某官錫之勅命蓋聞爲政朞月而可三年有成自
以其道知之爾始治繁陽甫蒞爾當徙治涇而民
去之若失慈母然涇治之成業已見於茲矣異日
者必使所如見愛無以異於治邑時爾惟欽哉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方應庚并妻

勅曰爾莫大乎禮禮莫大乎尊親典禮之臣匪直風

行用二

卷之五

五

夜在公爲兢兢也有當照明之朝秉孺慕之志得
禮之本始朕益重之爾某官某溫潤而果峻潔惟
明簡擢禮闈典司屬國方賓儀式序而子養切衷
維沖人御紀之初正萬國獻琛之際爾奉璋弗與
雖未贊皇儀而翼帝容然負米是勤固足篤人倫
而端士表夫有張仲之孝友何難伯夷之寅直哉
特與覃恩曲成至念是用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
雖然資以事君故人主不奪庭闈之愛靡遑將父
在臣子當履廊廟之懷爾母既襄事而爾父方壽

考維祺意亦以君臣之義易爾爾尚勉釋萊永
趨虞秩用成爾大節欽哉

勅曰士有婦以匹德也而嘉耦之德每開於砥節立
名之臣鳳凰于飛和鳴鏘鏘從其匹矣爾某官某
妻封孺人徐氏天資婉媚婦行飭修致孝養於維
筐資德音於化瑟蘭曹方臨菽水是耽益勤滌滌
之供無異精練之始蓋足尙焉是用封爾爲安人
嘉厥同心昇之異數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方應庚父母

行用二

卷之五

三

勅曰朕恭撫華夷計安邊境恩得教詩書悅禮樂之
士以爲之帥曰安得當吾世而遇若人乃有人焉
在廷臣之父而今老矣朕用弗究僅以子爵貴朕
咨嘆焉爾生員中式武舉封某官某乃某官某之
父承清白之吏具文武之才麟趾翩翩欲凌雲
之賦騰揚矯矯俄爾梓日之功壯志弗替開修彌
篤構孤寡不惜以身爲衛廉窮乏何難窮產以從
衆並義邪雖細行而必謹惇仁好學至大耋而不
衰惟我禮臣肯爾肯節是用覃恩封爾爲某官上

壽如川之至榮名與世俱垂

勅曰國之賢臣世以爲有家傳矣夫外家亦有傳焉何者天地合而賢才出母氏之所關豈不重哉爾封孺人王氏乃故驃騎將軍某之女而某官某之母忠烈著於家風經史資其女德事姑至孝濟物無遺輒自脫簪急宗親之困乏荒年啜粥救道路之饑寒在貴不忘永終厥譽是用贈爾爲安人鼎養雖違異申是服

太僕寺少卿劉蘭

可百二

卷之五

三

制曰太僕爲法從之長需公輔之次當國事方殷卿材是亟苟有骨鯁不二心之臣卽增廣卿貳以居之俾駁駁嚮於用宜也爾某官某志澹寧立躬端偉通籍踰乎廿載好在恬修執法著於兩都擢絲循令維朕不承禹服肇董周官方張皇六師而爾詰戎是核旣大計羣吏而爾秉憲不阿克佐宰衡用膺罔命夫以爾家行純備瑩望肅清則節財用之馬元奏便宜之蔣登古非專美爾僥爲焉是日草思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古者官不必

備惟其人能爲多寡之數者非官也可以乏才而不必備則可以多賢而極備今僕寺於九列稱濟濟夫正有所亟用之也勿謂卿爲少任卽爾大勿謂僚爲衆艱卽爾肩爾惟欽哉

通政使司右叅議王紹徽

制曰重人臣以才不若以節節之勁也能不畏殄行之譏戢震驚朕師之黨用以納言而王命允馬雖堯舜禹臯之世猶必賴之爾某官某德性堅貞手裁峻特已令著廉能之譽琅郎高寒謬之聲慨聯市南子

卷之五

三

生平野望朝權並招之而不往棲遲淡遠人言爵咸置矣而若忘清嚴一介之微輝覽乃托維朕續承不緒登用正人方亟倚爲股肱乃托之喉舌爾以當年之明智兼之夙昔之忠誠爾九列之中卓犖貳卿之選納言雖旦夕寄裁而望其人足令羣慝消而嘉師定者茲以覃思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官職亦代殊矣虞帝之命龍也王命之出納悉屬之今則主達四方之章奏而交戟下不與聞焉豈殄行之懼不於爾而於

尚寶司少卿黃龍光

市海子

卷之五

विष्णु

山西潞安府推官胡以良

方子

卷之五

三

山西潞安府推官胡以良父

集 105—473

惟謹憶冲人在璿之始逸沈升聞嘉理官薦琰之
類慶恩賚錫是用贈爾為米官用答陳情之孝亦
旌垂範之忠

司市子

卷之五

三

同子卷之五 終

師子卷之六

鍾陵李光元撰

吳士元選

制勅

南京兵部右侍郎饒景暉

制曰國建有基奕世思深於定鼎帝命作尉貳卿任重於留樞蓋分陝之績既成而燕鵠之期方始嘉猶孔壯異數攸崇爾某官某清忠累世文武憲邦勁挺爲資蓋柔不茹而剛不吐汪洋著度非撓可

市南子

卷之六

一

濁而澄可清官所至必卓異見稱士所造則英賢聿起控西川而秉鉞綏緝惟宜屬東鄙之徵兵發興有紀陪京選茂宥府升華維張皇以爍六師正縱圖之首務欲詰戎而綏九服先固本之計謨特借勳庸豫泰機要

聖祖龍蟠之重翼沖人鴻造之初特以覃恩仍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西庸卽序奠吳越之上流南國紆籌壯幽燕之王氣爾功惟碩國勢用張咨肅慎之未賓佇鷹揚於祈父六韜望著機衡獨運

中權九伐勛高台鼎漸依北極欽哉

南京兵部右侍郎饒景暉祖父

制曰發祥繇歷世後昌者必邇其先體道貴徵民始微者恒卒乎著故祚以綿而滋大厥有鉅卿積以厚而斯光爰稽烈祖爾原任某官累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祖父行式古先學崇經術抱荆山之玉璞俊士腐心列周序之圖球丞郎屈首民寃必釋國贖常捐一官行意寧忤上而奔簪裾千載遺思祀名宦而馨俎豆貞廉裕後光偉在公特以覃恩

市南子

卷之六

二

仍贈爾爲某官嘉爾棲棘之時卓有植槐之志

浙江嘉興府知府顧起鳳并妻

制曰朕以眇躬肇臨區宇惟所與共治之良二千石是賴今有郡焉文物賦稅俱爲天下望而其守以治行聞不猶當首錄者邪爾某官某丰神凝遠識量弘深父子兄弟相師經濟文章竝傑始稱平於廷尉亦得僞於弓旌游歷僞工屢勤大役惟茲秀之郡特宜博偉之才而爾墨吏是懲庶咸罔吝值天行之敷遼事之殷內賑荒饑外資徵發按

不知其擾輓輪無翼而飛厥功甚焉夫豈直師帥之賢而已特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夫古者有地則出賦漢太守曰郡將焉循良懋著而緩急靡所濟非國之幹也爾則兼之邊警未寧節鉞樞筦之任方不次以待能者朕於爾有厚望惟爾勗哉

制曰婦功不踰閭而課吏者錄焉蓋夫婦不曰儷德乎德儷者業未有不資焉者也自內外之位正而用成矣爾某官某妻金氏秉德柔嘉佳儀俊彥具市南子
卷之六
三
慧心而有恪處貴室而能宜相夫於成所至有樹屋都官則疇庸可列典要郡而亮采日新豈曰無相之道存與茲特封爾為恭人服此明恩益勤初微

浙江嘉興府知府顧起鳳母

制曰婦之貴於夫與貴於子也皆天也得天者俯仰游膺昆季競爽惟秩之宜者受之豈獨天全卽國典與有光焉爾封恭人王氏乃某官某之母誕於名閱字我憲臣贊朱芾之斯皇勵素絲而表潔粵

惟載育允曰二難伯也宰卿佇之繪閣仲池太守器以鼎司際慶渥之駉施先循良而與特仍階爾為恭人榮茲再命祚爾嘉祥

直隸寧國府宣城縣知縣賴良佐

制曰宛陵濱江阻山民阜而俗和一樂土也然而冠裳繁會治亦稱劇焉才者處之猶凜凜乎隕越是懼爾某官某志行潔修識資詳定澄心自照勁氣孤騫既立弟以宜人亦端嚴而振紀清輝偏挹濺澤常流功具列於計書譽高騰乎薦牘是用歲閱市南子
卷之六
四
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夫官於仕國雖一郡一邑其大夫士庶之情與聚五方奚異哉令也克諧不下堂而知天下卽宅要路定盈廷亦若斯焉已矣耳目之寄匪異人任惟爾欽哉

直隸寧國府宣城縣知縣賴良佐父母

制曰士之售也以才顧有所效有所不效或或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升沈之數如環無端斯德應之所以神乎而源益遠矣爾某乃某官某之父孝友真誠恤嫻備至童而舞勺飛聲翰墨之林老且席珍

藻德清虛之整萃淳固敦龐而有子揭忠勤清白
以爲簞玉璞斯輝蘭幽愈積美循功之奏最迥潛
德以揚休是用封爾爲某官匪旌貽燕之深實表
冥鴻之遠

勅曰道猶鵠乎射者各中其所謂而已矣勿謂子法
於父而不法於母母道也臣道也易比類而言之
矣母道者孝共是焉爾李氏乃某官某之母有淑
其儀無違是戒父姑有托養生送死之戚周夫子
克承宦學事師而罔累爲年不永有子能賢幼哀
百有二十
卷之六
五

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周以典

勅曰朕惟司冠之屬非徒明罰飭法之爲貴也惟是
哀矜一念足以宣上德意寡民於過故必爲民父
母其豈弟久而益著然後克祥厥刑而嘉師終有
賴焉爾某官某英資峻潔偉度冲淵取第最高經
義獨魁連茹分符特久領聲三播甘棠始協輿評

乃忝邦憲惟十年之不調見百煉而逾堅五聽克
明雅望臯陶之間一欽爲恤默襄蘇頌之功邁種
可嘉遠期攸屬特以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
易曰刑罰清而民服清者無貸無濫之謂也今法
紀極敝治行罕飭二者得盡無乎否朕與天下更
始雖弘肆赦之仁實切瘁彰之義惟爾廉貞尚明
法意以垂永久朕於爾有顯陟焉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黃士俊

制曰朕光宅丕圖祗承令緒稽累朝而渙典偕列辟

百有二十

卷之六

六

以敷榮矧於文學侍從之臣重以羽翼表儀之位
方稱鼎貴可後隆施爾某官某德資弘毅學識精
深播黜厥廷靖獻冠一時之選讀書秘閣精研殫
千古之藏乃視草於鑾坡亦紀言於金匱掄材將
辟所將皆杞梓梗楠負望久紆不炫亦圖球璣
衆登鶴禁備佐龍潛班聯九列之尊席接五經之
寵維

禮祖重展親之禮暫借馳驅而冲人祗求舊之望
建封未歸使節先與恩綸特授爾階某官錫之

諸命於嚴經邦必藉於儒臣輔德每資乎宿學提
司欲置宮宋是儲爾其體

皇祖首拔之心聯上臣終譽之節佐余新治竭
來于庶喜起之歌嗣聽受調之命欽哉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黃士俊母

制曰賢才之成也匪難而其生也不數育之教之者
人力也生之者天也非人力也然則所生之者天
責貴之而况於人乎劉氏乃某官之
生母名宗自由淑德有子而莊無負嫡知竭始終

卷之六

之大節肅給曾承夫志協內外之羣情貴清竄臻
儉勤周易蓋鍾靈維嶽為生甫之基故載厚如
坤彌篤祚周之祐慶恩極山出命惟宜特加封爾
為宜人綏朋壽無疆資國章而未艾

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江和

制曰朕光緝洪圖惟思遠服欲恭保釐之任用綏勞
止之民項大資朕明思並羣僚而渙寵矧介燕於
外可不錫命之是某手爾某官某器資端嘉學力
精深脫穎類於海宇共傳琬琰揚芬清署廟堂

以禮文翁載秉士衡益稱神鑑爰借宸區之聖子
旬嶺海之邦佐政優游見德音之愈飭承流靜簡
頌風愛以彌深東郊之固屹然南斗之尊仰止弘
資屏翰亟予絲綸特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
德先保障則寄重乎藩垣威藉于城則任隆於節
榮功相表裏次亦從先惟爾既饒拊緝之勞頗著
款等之略不憚於位特賜厥履欽哉

南京禮部清吏司添注郎中萬建崑并妻

卷之六

卷之六

八

制曰壯宦無拙而速者亦無巧而久者焉乃若通籍
三十餘年始僉禮官去今猶然以禮官召也斯其
不速之效可久之德所謂國之棟幹非邪爾某官
某理學家傳忠貞世篤登朝甫弱冠咸稱閭閻之
三歷紀遂初永共惜高翔之鳳

神祖欲深其衡因凡廿載而慎好音

先皇克畀於對揚不崇朝而渙大號擬清卿之特拜
借舊署以量移寅直惟清宿望素孚於二代錫豐
先維秩宗竝重乎兩都矧方一歲三遷之時寧云

五禮六樂之任肆余覃慶亟爾褒嘉特授爾階某
官錫之誥命維爾父故光祿寺丞廷言秩在五品
下而爾自以六卿之屬不欲加於九列之丞至孝
也雖然彼以學行名世光爾祖司寇之傳而爾亦
既以璽卿躋用後先輝映豈復在秩崇卑間邪爾
其益懋端共用弘寅亮欽哉

制曰繼盛者難爲婦之繼婦與子之繼父也一也而
有加焉何者非徒匹其美又乃遺其憂俯仰之際
荼苦存焉矣爾某官某繼妻吳氏于歸季女受代

市南子

卷之六

九

前人高堂之養維艱遠室之哀盡長僅數歲猶循
拮据施予以悅其心殊乏鮮華必鄭重昏姻以及
於禮宗廟享歲時之敬閨幃溢娣姒之和卿月方
輝谷風載習特封爾爲宜人初承祿翟之榮益勉
絃綖之績

戶部尚書李汝華并妻

制曰朕繼統神明作君兆庶稱殷五禮張輝六師享
式貢而匪寧懼用民之罔節賴我司計元老明損
上益下之心妙時誥舉羸之道慮深邦本功簡帝

心爾某官某夙衷茂亮練識精沈立朝踰四十年

屹然耆舊經國自貳卿始久矣勤勞守度數之惟
嚴上供以制理絲枲而不亂泛應彌舒當夫物力
之極方衰利孔之多愈室重以東方弗靖中域爲
騷爾部非復制井賦之司徒而第瞻軍興於幕府
人食相浮而不可問督輸難緩於斯須調募錯出
而益無窮糜餉况深於歲月然而師老不置民困
猶安老臣茹苦之心持重之力焉可誣哉滿秩有
衰覃恩復邁茲特首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惟

市南子

卷之六

十

爾直節壯猶望素隆於中外明登公選效頗著於
攝行徒以庶府難支大農久借尚毋忘十載拮据
之績益軫念萬方殫竭之形外足邊儲急人臣爲
國恢疆之義內輕壤則體沖人省躬發帑之仁澤
以永流眷其曷替

制曰烈士榮華遇主功成於考祥視履之時女子齊
季從夫命崇於壽考作朋之日斯其得至全哉爾
勤亦懋焉爾某官某繼妻封夫人翟氏天資純懿
士憲端貞踵美前音極盛而能爲繼合章內廷

貴而不忘初自其筮仕少吳之墟以至正位文廟
之府在公夙夜襄勤永托於素心爲弔諸公龜勉
猶資於皓首茲仍封爾爲夫人佩諸雙旂案竝六
珈共迎平格之休益介耄期之福

戶部尚書李汝華祖父

制曰道之遠也貽孫之謀乃可以翼子功之盛也率
祖之義始積於顯親蓋善積則成名物大必再世
天之則也制亦因焉爾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祖
父明時英邁遠古真修履素無華至行敦乎孝友

市南子

卷之六

上

抱和不競庶類樂其清方隱曜以終寢昌斯如繼
體則爲五馬之貳再傳而總九尾之司奮庸既懋
於帝廷追錫宜隆其祖廟茲用覃思加贈爾爲某
官崇階斯極威儀殫八座之尊寵諸維新壽罔
千秋之永

戶部尚書李汝華父

制曰君子隨官以報主能亦見於事城人臣極爵以
榮親貴莫踰乎上省若乃躬被循良之獎既復靈
承式穀之褒每進益崇爲遭罕儔爾原任某官贈

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經術宏深行能俊偉賢科
奮跡北畿矢良牧之音劇郡分猷東海起廉永之
譽利益之施既溥風流之蘊猶多宜爾家傳掌茲
邦計愛人節用施之郡邑則可通之朝紆國裕民
錄其功庸而必本其教茲用覃思加贈爾爲某官
民譽爲馨兩地之謳吟自貴子情欲致九卿之位
號斯崇

南京光祿寺少卿毛一公并妻

制曰二京竝陳九列而南內府諸司職簡而地貴專

市南子

卷之六

上

以待名宿之一歲三遷者然而光祿主
奉先歲時事非有交神明之德雖一日其可輕哉爾
某官某介特不羣忠誠無二通籍爲理瑣闥拜郎
會無脫粟之克未免緼袍之敝忤時去國非其罪
而隱屏多年應運還朝弗及莽而清華再陟蓋秋
次漸幾於公輔故典刑亟表於卿班維彼留都翼
中朝之清議守茲薦食致天子之孝思任過漢勳
典同虞禮借夷夔而暫往俾豐鎬以咸儀茲用覃
思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國之於言官政不

爾爾即在田間久然召以不夫恭用一何殷也
印今光祿之席豈待煖而後入手惟爾正色精衷
報所以迎冲人而報

考爾心亦無負茲

爾曰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也艱貞蓋亦時有茫臣
否而可秦少婦折而不可以生國用爾焉爾某官
某妻贈安人項氏清族淑媛吉人元配方其尚志
德以同心乃弗享厥成而盡瘁以歿噫爾夫仕而
市南子 卷之六 三

手茲加贈爾為宜人靈其有知悅而爾教
制曰夫士策名三十餘年廢黜過三之二貧過其素
此其為之婦者不亦難哉幸而再用上得而并褒
之爾某官某繼妻封安人許氏秉德惠柔居心清
泊官貧非所嘆惟勤昧旦之規廢久益難為殊紀
淒風之感甘節無慙於御鹿亨期竟及於飛龍方
涉清卿益資賢助茲加封爾為宜人尚易恭巾之
飾用表赤帝之猷

南京光祿寺少卿毛一公父

制曰家之興也必以和氣充塞數傳而有賢者也
又傳而有賢而貴者出焉賢者名不出里閭可也
而象賢既貴則名卒附之爾生員贈某官某乃某
官某之父性資穎敏志行醇誠守九世同居之規
恭三公不易之養丁年弃學壹意承歡識達而
履恭嚴道方而施予甚厚至為式穀義方之訓不
越正直忠厚之防爾子居諫則名擢卿以德庶其
似乎茲用覃恩加贈爾為某官昔瑞慕以遺祭今
市南子 卷之六 十四

寵頒而示報

浙江布政使司分守寧紹台道左叅政康新民
制曰東海南折而會稽甬東回浦負之文秀所萃止
然外洞無垠內錯江湖而隱山谷綏輯為難宜者
不可以不擇也爾某官某才猷卓練志節清貞
循令之謳吟擢儀曹而踐歷宗藩式序

郊

廟薦禮贖正公車議嚴郵典敬

止帝而省修必奏柔遠人而通變咸宜頃者

觀慶亭

廟諡時幾何而三襄大禮事希見而一出苦心論以
優遷凜然退讓洵經綸之定品議宜釐保以著助
庸茲特加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今者水陸治
師以臨遼左戈船之卒半欲需之東海禦侮之資
敵愾之志知爾有概於中久矣尚益展以猷予將
顯陟爾欽哉

祖父

浙江布政使司分守寧紹台道左叅政康新民

布丙子

卷之六

五

制曰士族之有耀於他與興於里尤異非祖功之世
競弗能幾焉數世競而後有一人焉以爲貴始貴
至於有峻秩乃追爵之明其遠也爾某乃某官某
之祖父宗分德里世表義門奉孝友之芳規率直
方之至性沈閎有幹淡簡寡營匍匐徧及乎凡民
揖讓相先於族黨延平有令子駟車之兆已開藩
屏自文孫燕翼之謀斯效茲特贈爾爲某官懋衍
淵源之美默滋方岳之猷

浙江布政使司分守寧紹台道左叅政康新民

父

制曰有先臣焉以循政祥刑著而卽以身隱當其時
何難一濡忍以拜錫命榮所生哉然而不爲固有
所自愛亦欲以其餘貽厥子也是故其子滋大而
命之所錫者彌崇爾原任某官贈某官某乃某官
一某之父麟經高第鴻漸偉儀孝讓具純惠施周溥
皐席永作人之譽牛刀妙宰物之權守絕一塵洗
沈寃而戢巨猾利典百世返積重而定常經甫升
棘寺之班政清輦轂蚤乞衡門之息志適林丘士
節可風官方足法宜承家之繼述方樹屏以旬宣
茲特加贈爾爲某官豈獨表未舒之蘊固將珍無
畫之藏

直隸永平府盧龍縣知縣劉詔

勅曰邑被邊至重地也又若警切震鄰而道當綰轂
則師之所過甚於所處今非具文武才邑無乃震
乎爾某官某甲科英妙韜略沈雄筮仕北平會逢
東討九塞之赴援相屬四方之輪輓必繇而爾民
瘼是循軍興亦給得非素保障而人見

布丙子

卷之六

二

而賦悉出者與薦臚屢聞慶恩宜及是月授爾階
某官錫之勅命志稱盧龍習戎馬尚義勇豈非其
自古彼邊然邪文雖盛武非所宜諱良令其有意
陰部署之已雖用徵拜往邑有賴焉朕將以風勵
天下之爲令者

刑部左侍郎陳禹謨并妻

朝曰臯陶作士諸夏以寧司寇蘇公王國是長蓋六
典一尊於紀法而武鄉匪獨以明刑所以爲樹種
德之滋衆伍議事之制非若庸人不可不習某官

百兩

朱之六

二七

某公清直亮博大深沈世篤忠貞蚤騰英茂擢給
班於右掖蜚駿譽於西臺譽謂爲忠立朝救其大
節激揚著烈巡方肅我簡書孝養畢而召還益崇
資望罔政修而出鎮建風猷折衝於雍豫蜀漢
之間按置諸耳目嚴放之列維朕奉天伊始五刑
之用惟欽而爾執法有年六經之治素豫廊廟資
其明習寰區賴以清寧新政有裨慶恩宜渥是用
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於戲那禁亦至重矣莫尊
乎天秩而五典制刑之中莫嚴於天討而九伐爲

刑之大當茲肇稱國禮丕振王師自非矢謨明允
之臣曷臻順治威嚴之效期予於治惟爾之休欽
哉

制曰道造端於夫婦正始惟嚴功積累於後先代終
猶貴惟必需乎繼室故均錫以內階矧亦云殂足
爲追悼爾某官某繼妻贈恭人張氏安貞秉德澹
泊爲心遺緒克承芳規彌劬昭虔筐筥季女生而
有齊致力紉紵宗婦貴而匪懈內子之封未拜中
閭之範長遠大帶貽思重綸渙寵是用贈爾爲淑
市兩子

卷之六

六八

人欲承顯命默贊膚功

刑部左侍郎陳禹謨祖父母

制曰朕聞積厚者流遠蓄極者發弘乃若士德方隱
繼世而爲王之爪牙子爵既疏再傳則司天之喉
舌其弘遠益非尋常蓄積所可幾焉爾贈某官某
乃某官某之祖父性資慈茂志行潔修弘才不試
於身令緒以貽厥子竝登甲第一至中丞猶生棘
位之卿克紹蘭臺之績家傳貂珥見白貴之無窮
爾擁駟車信玄功之有報是用覃恩贈爾爲某官

崇階晉錫益當年五馬之榮芳祚寔昌啓後世入龍之譽

制曰禮尊太母聿開載育之原恩渥巨僚誕錫昇烝之典顧文孫嘯起猶曰殊遭矧貴冑相承益惟景福爾封太恭人黃氏乃某官某之祖母後順有常中舍爲美得上天之靈秀孕斯世之禎祚有子二難名郡之封旣拜惟孫九列重闈之慶彌光昔也壽祺今焉永譽是用贈爾爲淑人祇承滋至之休益佑方來之胤

市南子

卷之六

十九

刑部左侍郎陳禹謨父母

制曰先臣有任隆節鉞功著旂常朝野咸推制閭之才國家未竟登壇之用固當年所共惜在今日而尤思矧有象賢式光名德爾原任某官進階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精束懿行雅度壯猶譽始判曹功高治郡周臬藩而開府偉文武之憲邦按王獄有聲特命平反於境外定夷酋以略數聞凱奏於師中勳庸去國而彌彰恩賜卽家而屢拜薦恩亟著述自娛留餘蘊於嗣人貳祿刑而作

覃恩仍贈爾爲某官於戲弟兄同籍父子中丞爾家聲蔚爲國美奕世猶嘉其滋大崇階晉錫於重幽

制曰婦爵或從於夫或貴以子貴於子而從夫者夫尊也從乎夫而若子者子亦尊也母德與福此足東焉爾封淑人韓氏乃某官某之母世閭流輝邦積儷美勤儉著宜家之則慈仁布逮下之恩懋佐哲人建威遐旬篤生令子種德嘉師後先惟國之良俯仰伊誰之力是用贈爾爲淑人實綸渚渥於

市南子

卷之六

二十

慈闈彭管揚芬於信史

光祿寺少卿涂喬遷并妻

制曰天下之所尊者玉食也天子之所重者賓祭也而光祿居禁中悉治辦之卿秩旣貴非取辦爲愉快也必德望足以格神人而忠嚴輔斯其任焉爾某官某風猷茂亮志節孤貞夙自憲臺久淪謫籍蓋道不屈當世之所難容而養晦彌深

先朝之所默屬朕故召居宿衛游歷承勳譽問不虛表儀彌峻博洽不殊於王肅清純有過乎孟宗當

茲

郊

廟稱殷華夷肆觀在惟王不啻之始正宰夫亦諫之
時惟爾艾者作予承弼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
之誥命稽古祿勳掌宮殿門禁典選三署執郎蓋
周廬之領率至尊肅也今雖非其職然直臣在署
禁中有不肅然者邪休爾烈光膺朕顯陟欽哉

制曰士人通籍三十餘年謫居其三之二爲之婦者
亡論屈勉之勞卽升沈之感未易勝也而匪賢曷

市南子

卷之六

三

克手爾某官某妻封安人黃氏賦德柔嘉宅心麗
素管筐致養貧不累乎青雲綦繡從官清可踰於
皎雪忽乘驟之遽罷彌輓鹿以自甘卒賴同心復
攄偉烈是用封爾爲宜人令儀至一異命已重

光祿寺少卿涂喬遷父母

制曰古者之治經也必世其業以成一家言然後經
術之用深而國家之紬繹之也遠至乎滋大而傳
經之報可弗崇與爾生員累贈某官某乃某官某

行端以肅心確而冲治體經獨得其宗

舉必超乎類數奇以老德盛不孤凡觀光上國之
英多軌贊及門之士爰茲競爽厥有象賢眷予張
湛之忠嘉爾康成之學是用覃恩贈爾爲某官追
惟瑰璋游錫絲綸

制曰母之於子非徒以其貴爲悅也必也寧不阿而
賤毋寧阿而貴則其子蓋臣也而母斯尉焉爾贈
安人熊氏乃某官某之母美在含章厚能載物申
其雜佩夫傾酉室之藏贊以義方子擢甲科之雋
推慈作收粟節遺榮致卿業之方隆憶母儀而旣
遠孝思可念慈範宜彰是用贈爾爲宜人益播遐
芬永綏令祚

市南子

卷之六

三

中書科中書舍人張善政

制曰國家始進士而官之也道匪一矣或練以事或
練其心皆爲大用地然不以事練者貴之也爾某
官某識者亮達德宇冲涵擢俊彤擢升華紫閣
賢明之選盛忠允之懷侍從惟端翼皇儀而肅
筦樞攸祕藻帝命於溫文頌者聲貫弓旌加嚴整
嚴而爾乘人倫之鑒爲國典之光勞益美焉是用

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夫練心貴於緣事
爲其虛也虛中觀物神則不撓於以明習國故默
叅士論異日議任天下事而終不以物入乎其心
國庶幾有賴乎惟爾勗哉

翰林院簡討蕭命官并妻

勅曰詞臣之貴非獨爲其文也將以典任機要輔宣
元化其責大以遠惟鴻鉅之儒深於醞藉乃克致
焉爾某官某端凝嶷峙汪濊淵澄繼舉以縉簡默
而辨文章深博有爾雅之風匡濟眞誠匪愛時之

市南子

卷之六

三

色乃策名既久而讀禮相仍學益以融職乃攸序
出親史局入事經筵蓋亦勤已茲以覃恩授爾階
某官錫之勅命朕聞丹穴有鳳渥水有駒物各以
其產詞林輔相之業莫盛於

祖宗朝而爾鄉爲冠爾出而瑰璋儼亦有典刑在邪
益敬乃躬慎乃職勿遂前休用光朕命欽哉

勅曰取婦之遇而求之方夫之未舉也雖賤而猶易
其既舉也雖貴而益難能使難者易則惟德矣爾
某官某繼妻周氏生於世間榮華天資淡泊食貧

若素寧知孝秀之分砥德有規懋佐清華之選明
光入直夙夜在公惕若雞鳴實惟燕傲茲封爾爲
孺人祿承異數益勵同心

兵科給事中楊惟新

勅曰給事中之任號稱華要未有不試吏察舉而後
補者獨常吉之士手釋中祕書而詔擢之何寵遇
之殊哉則以其素所蓄積朕與相臣知之矣爾某
官某個儻非常溫醇有執文義獨據心得趨操不
與俗流祕館咸推熙朝可立乃登庸於七誥用彈

市南子

卷之六

三

壓乎百僚疏不徇是聞直欲千尋而上心無有矜
域固知百折不回戎事是糾廟謨方倚是用覃恩
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於戲東方用兵三年於茲
矣天下大矣猝未有熊羆不二心之臣克張天討
此文武將吏之過也爾職斯垣其務糾駁無諱區
畫以略醜虜之滅惟爾有懋績欽哉

湖廣道監察御史劉芳

勅曰冲人踐阼覃慶百工於御史臺爲獨渥入臺皆
免試職最後拜亦如之斯豈惟其官是重哉雄職

而妙選其人固足重矣爾某官某清資俊志
端誠樞采臨軒揚芬使署奉宣國通已視市憲之
猷吞達風諸益諒失謀之志廷言是飭堂憲攸時
當摩策之靡遺聞良籌而愈夏英謬之精方勵明
諸之用可收是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與
稽典謨之世嘉言罔攸伏矣而吁嗟其所廢且
美焉夫學言淆亂必有折衷君臣僚友之間
害以可否相濟不然則琴瑟之專一而已矣
爾尚深明朕意力追古烈欽哉

市南子

卷之六

五

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耿如杞并妻

副曰聖人論政足食足兵已矣當師旅頻仍之際益
惟斯二者是究是圖而有臣焉縣司會之譽特簡
中樞厥效可睹朕深眷倚之爾某官某潔靜而風
標自峻忠誠周智慮日精無猥承之敝不可除無
積約之漸下可振屬當兵革簡任樞機惟爾卓著
戶部特簡任推多條查旋正首司請飭國刑中
外凜然於大義矢公矢方賢勉並奮其職 廟謨
勤世烈也事無留滯食言不悔於乃功是

用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守間周職方氏贊
及蠻夷戎狄之數要利害至善矣而朕謂不必然
天下事誠而已矣輦轂之下險於山川而不可計
者無數爾能洞之何難聚米為四夷彼從案上拜
公褒而延世賞豈不謂虜在其目中哉而何川之
之多悖也爾之才與誠合見於戶而果效於兵矣
惟是兵非一手一足之烈乃盛世習之者寡尚益
購異材思全計以授邊吏使東西戡定皆惟爾之
績欽哉

市南子

卷之六

五

制曰霍去病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千古壯之忠志之
士握戎機以殲醜虜豈出去病下哉夫惟無以
家為為家人之功大矣爾某官某妻封安人王氏
美在含章正惟秉德相其君子卓有行能為我計
臣極稱康辨詰戎兵而敵愾彌夙夜以急公惟爾
賢能佐之黽勉是用封爾為宜人渚水顯渥益懋
初勤

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耿如杞父

制曰有文事必有武備非獨仲尼之略也儒者固然

是故六經之道世其業而學名焉以學名而者定之武出焉其原不可不推也爾生員贈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說有師承行爲世表忱慨慕義恬澹敦仁學業不售或欲貽休於令子經綸未展固將肇敏乎戎公孰謂韜鈴匪基縫掖是用覃恩贈爾爲某官登疏司馬之榮亦表冥鴻之遠

廣西桂林府知府劉江

制曰桂林帶五嶺而控兩越西南一大都會也太守握虎符而彈制之視內股肱郡猶重焉朕肇績洪

刊月二

卷之六

三

圖軫憂遐服嘉惠郡長吏以布上德意而况其一以治行聞者乎爾某官某字度溫容操持介特愛道茂宰庚桑之尸祝惟馨績著望郎元凱之度支足法爰咨典郡特畀名都而爾表率惟廉寧清風於八桂噢休以德舒化日於九疑雙熊迹滿春郊五馬功高歲閱正嘉最奏宜沛覃恩是用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夫漢帝稱所與共治惟良二千石朕謂太守者督諸令以承羣牧者也故後世並稱守令爾爲令則名江右而爲守則冠粵西共治之

功懋矣行能靡不信矣四方多事擇方任之壯猶畀以重地其將能釋爾乎爾益勗諸

直隸淮安府鹽城縣知縣章撫辰

勅曰循吏之治行非一致要於功令尊而官譽大之夫與登出功令外世後其燦然而先其所以然非國家以民程吏意也爾某官某志節清芬風猷亮遠心冲虛而莫改政平實而可照錢穀兵刑靡不中乎功率還定安集舉有造於民生內軫人窮外輸邊急蓋能備修五事獨擅六廉爲制爲多計

刊月十

卷之六

三

爾最是用授爾階某官錫之勅命夫朕祇承丕緒嘉惠羣黎方冀賜有可之良以風勵天下而爾奏績與覃恩會寵數宜有加焉亦惟是滿秩踰歲賜徵書下矣卓冠一時之選卽首擢周行以明俊特爾益欽哉

直隸淮安府鹽城縣知縣章撫辰父

勅曰君子之行不可以刻意爲也刻意者名在厥躬篤於性而無其名者行之至也微獨行至卽福亦裕後昆焉爾某乃某官某之父幼生而穎苦學弗

魯頌天性仁慈而物與誠立事父有孝童之譽振
聖教萊子之歡利濟無私每吉凶而同患澹營自
潔惟耕讀以詒謀能知哲亂於冲齡果收羣黎而
懋績是用贈爾為某官匪獨昭義方之訓固將表
仁厚之祥

原任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南京兵
部尚書叅贊機務贈太保那玠誥命

制曰朕繼臨函夏綏撫四夷厘外人有非之念考先
世無競之烈悉資元老丕奮赫靈乃若誼存燭國
市南子 卷之六 元

之危威震扶桑之表益非沿邊之敵愾所可捫列
而論功爾原任某官某忠孝大節文武壯猶自作
令而中樞每臨戎於絕塞建旄有赫賜履惟弘南
諭夜郎北驅朔漠西備張掖東極朝鮮招撫以威
護文告之辭定亂於指顧咄嗟之頃至東師之於
燦尤中國所昔無專征萬里而遙偉烈一邦是嚴
桀鯨鯢以為京觀殊方知服遠之仁返鐘簷以奠
箕封終古頌存亡之義殊勳罕儼逸志尤超方勒
旂常周求舉養子道全而後逃臣節令而用虧職

聖事之難與斯人之既遠爾戶部河南司郎中
從言遼東監軍道叅議慎言兄弟皆以覃恩
兼之滿考竝辭已秩請進父階是用追贈爾特
某官餘官如故於戲師中顯命既三錫以承家
後渥恩猶九章而拜褒榮名已極美報斯彰
克世其功理兵理餉先正不遐有佐為德為民
服海寰勿忘幽贊

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冀南道右叅政閻調登
制曰朕顧瞻雄勝注念安危惟冀南奄有上黨錯人
市南子 卷之六 三

太原所謂居天下之脊控河朔之喉非得其人以
綏緝為慎固中原其奚蔽乎爾某官某大雅足以
登壇壯略優於作屏始登民部弘益國儲爰資保
障之謨出典股肱之鄰望高三晉任久二司乃
牧以旬宜益介山河而表泉當顏風之玩惕計先
雨而綢繆肅保樹聲譽志盡郊圻之守武文為憲
遠猷殿天子之邦業以膚功擢爾山東按察使分
巡兗西矣茲以原秩覃恩授爾階某官錫之誥命
粵稽泰漢天下歸福山東西蓋太行以左兗以右

皆山東也今雖畫曹濮以爲西境然魏宋與鄰曠
莽而多豪桀頃復遼海警其外漕渠亘在中控制
不易猶有甚於冀南爾尚益勞心還定懋績安攘
行且有節鉞之寄欽哉

齊書

卷之六

五

市南子卷之六

蘭雪堂集六卷

〔明〕王心一撰

清乾隆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本傳

王心一字純甫號玄珠吳縣人萬曆

司行人憲廟初元試御史尋真授江西道

九月給奉聖夫人客氏護墳地二十頃魏進忠

錄公知亂政之漸因上以義裁恩疏曰遠左發

之士臥不解衣食不重飽朝廷慰勞存卹宜先

宮中之私勞輕念邊臣之積苦流播聽聞殊傷聖機

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強入進忠之

於禮為不順於事為失宜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臣

不言不敢任聖明之顧小而遺大也上怒

朱欽相論客氏不宜出入宮禁有

臣具疏中校更上忠言可味疏

謂言者一段苦心積慮不遺微於皇上之心恐聖

納諫之資佞臣進拒諫之計則言者危而天下亦與之

俱危疏入亦被降調旋起巡視蘆溝橋巡按廣西掌

江道最後以保接忤璫御史劉大受為崔呈秀所惡削

籍歸當客魏勢張囊開宗社喜流指神幾至移九鼎

廢七廟公早見其漸首為論列而後場忠烈二四大

罪疏繼之迨東林六君子遞嬰桎梏並繫銀鑄三木橫

加填尸牢戶清流之禍甚於漢唐獨公以奸邪擠逐接

遲故園為六君子開其端不與六君子同其禍識者謂

小人之忌公適所以為公而安全之然豈公之本志哉

王心一字純甫萬歷癸丑進士由行人遷御史歷官太僕寺少卿應天府尹天啓間有劾奏內廷一疏點客氏彈進忠又禮義廉恥一疏直糾崔呈秀倪文煥等數十人危言讜論歷遭降奪幾蹈不測崇禎初復還原職以刑部侍郎歸老卒年七十四



侍御王公以直諫事主上至順諱被譴主上鑒其忠尋復召還天下知真御史亡何遂有按粵之命夫按至持尚方斧行部所至山嶽動搖則今必得之下請必得之上者其按臣若也按粵異是車六民少而為獨為獨為狼為豺一石十之九不便法環兩江以上首惡者矯命雄行夜郎王不知漢大弱則折而從夷日惟仰夷鼻息亦不受漢宗政官於粵者猶赴湯然得一隊目即引去至甘澤文如飴則今或不得之下他猶一粵故待一炊而通於衡通於永動計十萬緡不得過不問焉而一削餓土之骨其再顧曰若為之粵耳請或不得之得之下請或不之便人自營已乎則負重書抑身寄焦釜也起而視之爭辟本入棘左執右解羽脩脩而其恤也視他按難今日之粵度相昔按難侍御王公之安西粵也津點事再切余固不受肩髮披綴急點而粵之能為安者偵之以這種見賴天子靈得其此其疑用其間毒惡之爪特資之以外擇繫一質之完點而粵以證公懷柔諸土酋咸耳可聽道將瀕九死不言幸公教也他如復鹽課嚴幣藏議藩封賑災黎清冤獄辨官才禦交夷請餉增兵置大將控扼要害皆粵丁百年恃自公視粵事無無停脫人休勿休蓋點於欲於

風塵記餘序

陳元素

使不同乎諸部使者臺使者六場使者皆得轄山靈役
水伯池顧無如王事鞅掌又有刀環定期不能寬然携
其物沾玩六輸獨大子行人秩最清重非爲
與母不使也韜星榷月所至耳目集焉共從
天來自將命外然他案牘摺得以探奇搜口採方言較
以爲著述皇皇者藝吳快於此頃純甫王使君奉璽
淮西自江入自白歛還不三千里而所歷靈區勝
不暇文情詩興輿騰氣川光之變飛缺銜溢記
之矣

永樂堂一傳直題曰風塵北餘紀園

之乎使君雖吟不絕口與象陸離而

是容好一以爲經營一以爲風藏者聖詩

聖明效寧事記哉寧事記哉

蘭雪堂集目錄

卷之一

疏

以義裁恩疏

忠言可味疏

敬陳末議疏

調補督臣疏

劾馮銓疏

禮義廉恥疏

請補缺員疏

乞回任備寇疏

論例派與協濟疏

條議民本疏

敬述愚衷疏

駁漢省條陳疏

攘外必先安內疏

微臣恭輝祖宗設官之意疏

天變示警疏

請禁刁風疏

奉旨回奏疏

感荷天恩疏

封疏原有可駁疏

卷之二

書

上禁座師書

答軍門何武毅

答岳石梁書

候吏部主政夏嘉遇

答忻州宋知府

答靖江王書

答蒼梧守道曾憲長

答薛撫臺

與北京兩省書

與吏科魏廓園

與禮部禮科書

與董撫臺書

答左江巡道曾

答何制臺

答何制臺

再答何制臺

與何制臺

答葛推官
答何制臺
答桂林萬司李
答潯州彭推官
答六合縣
答張撫臺書
致范質夫大司馬
又與范質夫
致撫按二院
與張撫臺
與張撫臺
又與張撫臺
答張守備
與江院陳
答丁鑛丁鈞
答科院葉高標劉興秀
答李萍棧
與張撫臺
與張撫臺
答黃撫臺公書
上周杞齋相公公書
與撫臺書

三堂稟揭
答何制臺揭帖
卷之三
序
古學彙纂序
趙忠毅公文集序
鯢溪遺集序
壘笈草序
就經談兵序
風塵記餘自序
出山罪言自序
易經象旨序
送大京兆劉岐陽公祖晉秩納言入朝序
贈周梅骨將軍北征序
送大中丞又生黃公遷總督河道工部侍郎兼兵部侍郎提督四鎮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序
卷之四
記
淨業寺觀水記
重遊淨業寺觀水記
出都城至臨洛記略

土黨行記
至上黨記略
長平行記
大行山行記
大梁行記
滁陽行記
記發金閭
松陵道中行記
武陵道中行記
錢塘江行記
嚴陵道中行記
蘭谿道中行記
三衢道中行記
機春
玉山道中行記
弋谿道中行記
淮陽道中行記
淮南道中歸記
祈門道中歸記
白嶽山遊記
績谿道中歸記
障城道中歸記

大佛閣記
歸田園居記
卷之五
論
隱公
太子申生
管仲
季友
荀息
介之推
范文子
危行言孫
春秋不書事應引
試劍篇引
募修七寶泉菴大士殿疏引
虎邱鐵花菴募化齋田疏引
題跋
跋俞君宣尺牘後
題范文正公所書伯夷頌後
題竹林七賢圖
題薛虞卿書法後

題十八學士像後

淮海吟題辭

跋重修陸宣公祠疏後

雜著

贈顧嶧梧先生

地震解

聞雷驚議

窮生傳

謝河神文

卷之六

壽文

壽王蓮岩先生七十文

壽封君呂文鹿先生六十文

楊母王太夫人七十壽文

周母吳夫人六十壽序

祭文

祭陳古白文

祭姚現聞宮詹

祭文湛持相公

祭張異度文

誄

誄龔子禎廣文

墓表

通奉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左布政二溟王公墓表

墓誌

奉政大夫同知府事石箇蔣公墓誌銘

行狀

誥封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先考玉樞府君行狀

奏疏

吳郡王忠一撰

以義裁恩疏

大統辛酉年九月

題爲懇乞聖明垂念東征之苦以義裁恩事臣聞明主思不先於至近賞必加於有功故漢光念戰傷之將則代分子女之憂宋祖念征蜀之寒則解裘帽以賜此所以能激勵三軍而使之用命也不幸遼左破敗三軍之士拋妻棄子披露眠沙枕戈待旦經撫按道莫不臥不解衣食不重飽以拮据於青燐白骨之間蓋今日莫苦於遼之文武將士則今日朝廷凡有慰勞存卹宜莫先於遼之文武將士也近者臣連接邸報惟見明旨一則曰奉聖夫人客氏保護效有勞績著戶部速行擇給地二十頃以爲護墳香火之用再則謂魏進忠侍衛有功著工部於陵工敘錄在內一似聖心獨以私恩爲憐憫者微臣苟可將順何敢冒阻撓之嫌然處不諱之朝今臣畏罪而不言忍視聖明之過舉是又不忠之大臣不敢也夫當此經撫協勦賊之謀將士鼓渡河之勇聲靈纓振捷伐有機人心瞻仰專在朝廷臣恐不諒者以爲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場重念宮中之私勞而輕念邊臣之積苦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臣又恐東征文武將士聞之以爲吾屬捐軀命冒鋒鏑爲天子任艱

危曾不如左右之人邀聖衷之眷注重天語之丁寧毋乃解其體而灰其心乎則又不便之甚臣愚以爲即客氏之保護應酬進忠之侍衛可賞何妨優以金帛如一彰聖諭加給田土明示敘錄流播聽聞殊傷聖德又况梓宮未殯而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強入進忠之勤勞於禮爲不順於事爲失宜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乃臣猶未及深言其漸也臣近讀撫臣王化貞遼事甚難疏中大帽短衣幾同行伍泥頭土面有若塑人等語深爲憮然又接得按臣方震孺書有曰自來無逐水草而居之按臣惟有戮力行間身先士卒期熱血之早洒以謝知己而已臣又不覺爲之泣下臣意我皇上聞此

光景必且戚戚動念正宜抑宮中之賞裁左右之恩特發明旨遣使賞金急乘警師之會以示不測之恩詔之曰朕臥薪嘗膽不忘遼土爾等其用命殺賊毋負朕望如此則三方將士皆若挾纊投醪四衛人心罔不披雲就日奴之滅也何日之有臣是以雖欲畏罪不言任聖明之顧小而遺大有不敢也用是昧死以聞

旨 這奏內奉聖夫人客氏護墳地畝前已有諭旨念阿姆比別不同增數不多如何又來激詆遼東將士披露眠沙朕豈不知發帑撫賞隨依所請有何吝惜且內廷恩澤與外廷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瑣不諳大體姑且不究該部知道

忠言可味疏 元年十月上

題為忠言可味懇乞聖明俯諒言官之心以維一體之
誼事臣嘗讀漢史至文帝有所幸慎夫人與皇后同席
坐中郎將素盞引却慎夫人坐帝怒夫人亦怒及盞以
尊卑有序對帝說以語慎夫人為賞五十金夫妃匹之
際宮禁之嚴盞以小臣懇直乃爾文帝不惟容之而且
賞之夫亦謂其心主於愛君原非有他不如是則人主
之過失無由上聞也況我皇上具堯舜之姿擅天縱之
聖何有於漢文近者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疏論奉聖夫
人客氏其心不過謂聖明之諭旨不可不信祖宗之家
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蓋望皇上為堯舜
以成清明之朝廷而已尚不至漢臣犯妃匹之嫌有却
坐之慙也不意有干聖怒罪以沽名遽加降罰臣等已
有公疏申救諒聖心自能轉圜臣似可以無言但臣伏
思言者一段苦心積慮不遑徹於皇上之心恐聖主有
納諫之資佞臣進拒諫之計則言者危而天下亦與之
俱危臣是以復不能已於言也臣嘗譬言官之有言猶
醫者之用藥醫者用藥以治人有如其人曰爾何治名
而以藥苦我則良醫必走而其人病危矣然而世必
無此人者知良藥苦口利於病也夫言官亦何名之有
言者多適以表我之能慮聽者直適以表我之能容頌
大舜曰舍已從人頌成湯曰改過不吝蓋惟此顯名皇

臣等不許言提王
如何又未敢結好生
臣等不當重處結從
輕降三級調外任用
該部知道

上能有之皇上不自有而以其名予臣下於是世始得
而稱之曰此皇上之逐臣曾以諫諍蒙譴者也而言者
之心愈苦矣伏思明旨謂內廷恩澤與外廷何干臣反
覆此旨以為非宜今日之患正在官府之不能為一體
中外不及為同心彼此牽制事事牴牾甲可乙否人人
異指故疆場日危一日政事日壞一日民生日蹙一日
皇上急宜通其血脉使天下臣工視皇上事皆如視其
家事件件照管節節呼應何憂天下之不治昔唐高宗
欲立武氏為后羣臣苦諫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必
更問外人遂至流禍唐室大約佞臣之言往往類此不
知王者以天下為家一家事莫非天下事彼兩科臣者
憂深慮遠其言不無過激然正其家事視國忠於皇上
之職也且人臣事君如子事父豈不知從諛可以取權
矯拂易於獲戾但事君有順則相害逆則相成者不得
已而寧逆毋順以撝君父之鱗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
此二臣之謂也伏惟皇上諒其撲誠俾還原官行其所
言凡有章奏更祈披覽之時留意三思務使苦口之辭
一一不碍聖心咸受之量如此則君臣同體天下幸甚
臣草疏方畢見臣同官馬鳴起繼述為大一疏已荷聖
恩曲賜優容乃知皇上為不世出之主舍已從人未嘗
不可為大舜改過不吝未嘗不可為成湯亦在力之行而
已臣愚不勝祈懇聖意融回環召二臣待命之至

敬陳末議疏

臣觀粵西南連交趾西接滇黔阻山帶河跨地千里有土可耕以爲飽有花蘇鉛錫諸產可資爲富近有何憚跳梁黔師再覆人心洵洵所在不測臣以爲得百良將不如得數良有司使分布府州縣招撫流移安輯土漢則猺獞皆吾百姓而土司皆吾外藩也臣非更有一術以擇吏大約不出前此諸臣所已言臣今再爲補牘則維多選甲科而已臣不敢謂甲科之必盡卓異也但於此出身者大抵其志遠其神全多有一種果銳英華之氣能使百姓耳目新而精神動如病人間得良醫之名不必飲其藥而生機已淳淳轉矣臣思選人者每各甲科之選夫亦謂此中都邑皆如彈丸不足以煩牛刀一試耳不知此中多有一邑而跨地二三百里者特以土地廣而錢糧少故官無全設而實非無事之官也惟其見爲無事舉可耕之地半棄爲盜賊之窠則盤根錯節尤需利器故今日無如多選甲科便而此外又當破資格以待科貢差科貢而有甲科之治行是亦一甲科也而其間又當酌道里以便人情蓋此中蠻煙瘴雨每使人性命之憂甚於功名則必凡有除補皆用粵東江楚閩浙等人風氣相近者彼不苦於難來我乃易責以如限乃目前最急又莫如梧州一知府與臨桂一知縣梧州居三江之總會商賈人民獨冠全省而鹽課廠稅皆

在其地臨桂爲八桂之首邑強宗悍族頗見難調而錢穀刑名更爲多緒此一守令必得甲科中才望邁衆經濟有聞者始可勝任而愉快臣尤爲地方惓惓者也伏乞勅下吏部俯採臣言力見施行毋令今日不付良吏之整理直待他日良將之收拾則去一貪庸如除一蛇虎用一廉吏如增一保障庶幾哉粵圍可固而半壁西南可無患矣

調補督臣疏

題爲驚聞黔師再覆國體大傷粵有同警之誼懇乞聖明就近調補督臣以消震鄰以備捷伐事據署恩恩參務慶遠守備李應勳稟爲塘報事稱天啓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申時接得慶遠衛指揮譚紹勳差軍凌大回稟本月二十三日指揮戚輔臣差哨官劉雲龍回稟稱貴州軍門王於正月初三日被賊誘入深地截斷其後軍門王左肩一鎗撈入窠穴等情三月二十一日又准貴州按臣陸牒稱深入師潰撫院被拘傷重損威事由失著第首之罪惡愈深天討決不容緩若聽其逆焰益熾必至滋蔓難圖乘今巢穴殘破之時感之斷然獲醜錄黔將寡兵單賊必東攻西避非仰仗鄰兵之協力算難萬全本院已拜小奏專仰大猷計皇上軫念封疆自可俯允請照來文速爲調度兵馬遴選智勇將官統督訓練俟黔中大兵畢集另會訂期合勦等因到臣該臣看得粵西外患內憂自敝不遑無日不惴惴焉方幸黔事告平則可藉鄰省之兵威破憚首跳梁之謀懾土司跋扈之膽不意我師不戒反墮賊計軍敗將隕重臣被執此真乾坤未有之變亦臣子莫大之恥也臣聞此信不覺怒髮上指目眦欲裂恨不能飛身其境食肉寢皮但以黔省之孤危勢不容不乞靈於廟算再度廟堂之謀議勢又不容不責救於各省夫粵西時正多難臣方與

撫臣疏請留餉治兵以謀自固亦何恃不恐妄言救黔即有撤回殘卒亦皆九死一生驚魂餘息無論遺之必不肯再往即往亦無異以肉投虎何益於黔然臣實不能已也臣思粵西既設巡撫而又設總督兼制兩粵此在祖宗良有深意夫亦謂粵西土瘠民貧面面土司而且界接交南勢難自立萬一有急則軍馬錢糧有督臣在可以通融接應而保萬全也故分之則粵西不能救粵西而合之則舉東西之兵力未嘗不可効危黔之一臂此非督臣不任也乃近接邸報則見督臣胡已陞南京刑部尚書似不可更留矣臣知此番庭推必有名世偉人來副斯任然而微臣鯁鯁揆時度勢竊意未有如駕輕就熟之相宜而就近推補之甚便者則撫臣何士晉是已撫臣熱血滿腔壯猷蓋世而又在粵最久威名孚於土漢恩信徧於軍民倘即以代補督臣之缺則視兩粵事如其家事何所不了而仍責以一面到任一面即整練援黔兵馬以俟訂期會勦則某將可任某兵可調某錢糧可那湊如自使其家事有何不辦或者曰撫臣業經考滿屢荷明旨獎諭自當需召還朝奈何肯留瘴鄉不知國家用人與臣子報國皆當以封疆爲重亦何暇顧其私情即撫臣自待不若此矣臣用敢冒昧噴陳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臣言不謬合無即將撫臣何士晉會推總督兩廣其下巡撫員缺別行推補則

汪粵有長城之固在黔亦有纓冠之賴矣惟陛下裁賜施行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勅馮銓疏

案續茂元九年九月初八日上

職惟自來天下有君子即有小人然君子固以名教自任小人亦借禮義以藏身獨至崔魏用事羣奸相比有一自好者即擯而去之不曰東林即曰門戶相率為寺人之媚子以成篡逆之勢蓋小人之醜態至是始無不呈而其禍亦可畏矣幸社稷有靈天生我皇上以神聖御宇伏誅大慙芟除醜類凡向來為逆璫屏逐諸臣無不需次起用即固陋如臣亦叨環召復入臺班職於天啓元年考選御史正遇逆璫與客氏皆恃先帝東宮舊恩表裏為奸日見寵異職憂其漸是以有以義裁思一疏觸忤逆黨蒙旨切責而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皆以參論客氏相繼降謫職隨有疏申啟因勸先帝虛心納諫毋聽佞人得旨降調外任旋蒙先帝諒職朴忠召還職職復有疏乞裁抑諸璫恩蔭逆璫由是愈恨職至天啓丙寅職以巡按廣西事竣回道則羣鋒愈橫詔獄頻興職以一身孤立於羣奸之中適當職同官劉大受以發覺崔呈秀穢跡為呈秀積恨大受差回考察時職掌浙江道印務例應保接遂借庇護為名并職削逐矣職因憶其時崔呈秀與馮銓爭寵不相下兩人各有私人為鷹犬羅織正人以行媚於逆璫呈秀之鷹犬非一而倪文煥為最銓之鷹犬非一而曹欽臣為最文煥之罪擢髮難數而最為中外痛恨者無如陷害周順昌一事順

自一介不取海內共知其以吏部員外給假南歸原由陸路而文煥誣之爲水路行李則有輕裝半肩而文煥誣之爲積金沉舟蓋文煥亦知順昌之清特欲借結婚魏大中以達逆璫之怒遂不暇顧紅牌說謊之禁而官旗及門涕然幾激三吳之變人知李實之殺周順昌而不知自文煥殺之若曹欽臣以賊敗縣令依座師馮銓爲奧援如邪狗亂吠惟銓視爲莫逆門生借以達璫之意而脩己之怨如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皆以參璫爲璫之所欲殺而張謨言曾參銓父爲銓之所必報於是族使欽臣收入一網傳會成獄人知李實之殺宗建等而不知是銓殺之也職向嘗痛周宗建之無辜曾詣朝房以公議責銓欲其開釋銓聲色俱厲云宗建不宜言郭鞏通內職知宗建必不免矣爲之洒淚而出此段光景至今思之髮欲上指迨至聖主當陽冰山盡解銓然後心虛膽怯嗟嗟自鳴反謂以敎宗建忤璫而去嗟乎天下豈有下石之人而能爲援手之人者乎銓曾被糾忝久無物望但與逆璫同里魏廣微欲借爲後助夤緣入閣招權結其門如市又與傅應星魏良卿結爲兄弟通宵狎飲呈秀伺其短遂譖於逆璫因令其黨吳淳夫輩譟而逐之是其去也天下雖惡崔魏二賊誰不快有此舉者乎今李實戍矣倪文煥曹欽臣次第就逮將服法矣即魏廣微亦蒙旨削奪矣獨銓以達逆多巧猶

珠玉安居使堯舜之世有通誅之四凶萬一死灰復燃再開正人君子之殺機職憂更有大焉矣不得不據職目擊直陳其罪如此

天啟六年三月下旬御史周宗建於獄宗建入臺即劾客氏此視光祿復與司禮王體乾爲難壬戌秋京師久旱聖上新禱恩而雨繼以雹人以聖德格天稱賀宗建謂雨後大雹殊屬災異因疏魏忠賢目不識丁豈復能語且大義云云忠賢大恨最後與郭鞏計奏復後忠賢是時猶幸福清諸臣止於奪俸及其按楚又劾馮銓之父馮盛明銓甚恨焉曹欽程乃銓之私人亦璫之義子誣以無影之事遂至詔獄御史王心一詣朝堂以公議責銓銓聲色俱厲曰宗建不宜言郭鞏通內心一含淚而出旋奉旨削籍斬王龍飛起用疏劾馮銓辭極切直

皇明法傳錄

禮義廉恥疏

職聞禮義廉恥謂之四維而天下視爲存亡者也使人
心有廉恥風俗有禮義雖邊境有不虞之傲辟之人有
外邪之症一劑可愈惟禮義廉恥之一亡而俗流失世
政壞如漢胡哀平之季天下晏然王莽已潛而移之矣
此膏肓之症也我國家尊重禮樂士大夫兢兢於禮義
廉恥猶憶神廟年間士大夫有與中官交者清議即擯
而不與大臣即有德政未聞有顯然頌之者日來逆璫
擅權羣奸附之以苟圖富貴攻擊道學視禮義廉恥爲
怪物人心風俗靡然從之於是稱功頌德舉世若狂刑
餘之人且以爲元臣爲上公爲周召直欲擬之孔子矣
其無禮義廉恥甚而至於親憂可以不丁母后可以動
搖斯時也岌岌乎天下殆哉幸天生我皇上立勳元惡
掃逆羣奸人心始知有君父始知有是非邪正之分職
愚以爲今日中興第一要政莫若宣明教化以禮義廉
恥詔語天下使天下士大夫皆知孔子不主寺人之意
凡向來頌莽之徒借名攻門戶絕業名教者皆是亂臣
賊子庶幾人心風俗翻然丕變詩書禮樂極治之象皆
此教化先之也且人至孔子而止矣而孔子猶憂學之
不講則講學之有關於世教可知奈何崔魏用事拆毀
書院以講學爲陷阱職不敢謂講學之中必無小人終
不敢謂孔子之外更有人品自昔大儒周敦頤有濂溪

書院朱熹有白鹿書院至今崇祀孔廟而孔子則及門
之徒有三千焉若崔魏之禁則周朱爲罪魁而孔廟之
彬彬兩廡者皆可誅也率天下而出於無禮義廉恥莫
此爲甚今何仍其餘虐不一止之乎職以爲向來之死
詔獄死廷杖與橫遭遣戍削奪者皆從禮義廉恥堅凝
其骨以抗方張之焰固所謂孔子之徒其得禍最酷幸
而不死者皇上所賜之餘生也謂宜愛惜之顯揚之而
尚稽山公之啓事使頌德建祠一歲九遷者得借湯網
之寬偷息於人間獨此抗直不阿幾斃囹圄遭譴戍者
猶仍酷聞之政進錮於聖世亦何以激勵人心風俗而
使之知有禮義廉恥也哉今日所宜急講也

詩補缺員疏 崇禎十年二月初六日上

奏為江上之寇氛報警留京之飭備需人懇乞聖明勅補缺員以安內地以重根本事臣聞流寇所至之處必有奸民先為之勾引其所破之城邑亦必有奸民陰為之內應兄留京五方雜處民鮮蓄積兼以年來流寓日多桂薪玉粒物價數倍於往時百姓愈增其艱苦游手無賴實繁有徒一聞有微皆思一逞猶憶八年歲杪九年歲初賊在江干人情洶洶一日京城嘗數微惟時分守十二門則屬部寺司京卿防緝奸細料理民夫則屬五城御史臣與府尹劉之鳳一防庫獄即一守三山門此外府廳縣正各司其事共效馳驅是以內地始安樞操諸臣得以據江扼險一意謀賊賊乃折其窺渡之謀旋即被創而去臣近接邸報不意流賊又有過皖東來之信矣乃今留京之官裁者裁缺者缺較諸往時不啻晨星如總憲大理太常卿與臣衙門之府尹皆係正官久虛不補十三道御史止有四人內有上下巡江之責者有警即拮据江上一刻難離以五城而兼攝二人地方遼闊寧能無疎漏至府廳有四現在止有江防馬政二廳有微則江防晏善成即往江上而馬政廳王鑽爵又署印溪水廳官竟無一人府屬八邑半無縣正每以一邑攝兩邑之篆如一有事則各有城守勢難兩顧如句容縣水陸兼衝最為近江深陽縣自遭亂民之後

俗聚民惶隱憂尚存夫以今之寇虜交訐用兵日煩致勞聖明宵旰所賴惟有江南半壁僅見粗安悉索敝賦以輸軍餉而留京為鄧錡舊都高皇帝之弓初在焉尤稱根本重地萬一以官少備疎之故一夫不逞內地先亂而外寇乘之雖有長江之險其足恃乎臣以匪才職司守土今親事已完又休應考滿未敢言旋不勝南望鯢鯢因念往日事事需人今日不得不以有官無人為慮伏乞聖明勅下吏部將留京所缺部院寺府等官速為推補南道御史即行考選除授其廳佐縣正急選選廉幹早為除補庶幾內憂不開即外寇亦可無患乎抑臣更有請焉江南賦重甲於海內其間每田一畝出兌漕米共計增耗至二斗一升 又加折色丁徭兵邊等銀每畝多至一錢三四分而因糧輸餉不與焉若又議加於永折重而又重萬不能堪至於留京田畝多在江沙山土間最為瘠薄即賦額少輕然向來加派已費推敲如復槩為議加臣恐民財止有此數朝廷徒負腹削之名小民徒增催科之擾而迫之已甚惟有挺而走險耳臣思自有兵事以來求財之道無所不至而卒無一效惟見虜愈強寇愈多此其咎似不在兵單餉寡或所以用兵制敵之道尚未有勝算也惟皇上博求深計遠慮之臣俾令計議萬全料師之期何年可結量民之力何足可通算始終務求實濟使小民便於輸將有司

可以徵取匪直江南之福也統惟裁詔施行

旨見後議

乞曰仁備寇疏

奏爲人心聞警勿動微臣義難苟安敬陳愚悃仰祈聖
裁事臣初聞賊警具有江上之寇氛報緊一疏奉聖旨
奏內南都部院寺府等官及廳佐縣正官員缺者著作
速邊補以固根本重地餘併酌議具奏該部知道欽此
臣仰見我皇上留心舊都軫念民瘼臣不勝瞻仰惟是
臣入覲事竣以俸應考滿業已投文吏部候該部之引
奏聽聖明之處分未敢言旋臣前疏中間已說明白但
惟時止聞賊逼皖城猶謂有兵堵回臣屬可以無患不
意忽接邸報賊已循江焚劫甚有陷浦六而圍揚州之
報矣雖或出於風聞傳語似無確據然亦見地方無備
風鶴皆兵而我喜亂之民不無捏造訛言驚布遠近使
人心搖動以便於安排內應甚可慮也不知留京近日
如何光景即守城守江自有操撫諸臣然臣忝守土之
官身在輦轂之下何以自安如候考滿日期尚有十餘
日之遲合無容臣回任供職俟事平另期赴京補考或
臣罪重大即賜褫斥皆惟皇上之命至於江淮之間亡
命頗多兼習舟楫若此輩附賊賊既善馬又復兼舟亦
何所不至夫江南爲財賦之區淮揚爲漕糧鹽課之所
在皆關國家之精神三軍之命脉伏惟皇上勅諭南樞
臣會同操撫諸臣卑令廣募鄉勇選其雄傑練成勁旅
使草澤英雄收爲國用死賊向原依山爲巢穴今如爭

遲於夏白水區遇水即窮我有精兵截其後彼將進退俱困譬猶虎狼目投陷穽此亦今日之一機會也其應用錢糧聽事平銷算并一切機宜皆毋遙制但以賊平為功賊在為罪區區之愚統惟聖明採擇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旨 逆寇南窺王心一著星馳還任料理考滿事宜即著吏部議奏嚴護曾益及協剿事宜有屢旨了談部知道

論創派與協濟疏

奏為額外之例必難承應額設之協濟不容久懸懇乞聖明勅部酌議責實考成以無誤公務事臣惟臣府應天為根本重地其先賦額不過三萬有奇自患外起內寇繼之加至十五萬有奇而陵工輸餉暫派各項不與焉民生安得不苦催科安得不難臣謂額外之例派必難承應者部局坐派之工價是也南京兵部製造盛甲并紙棉鐵甲先後共派到工價銀九百九十六兩零南京工部補修軍器派到工價銀一千七百二十一兩零南京兵仗局製翼虎炮派到工價銀二千七百兩織染局製造鸞帶并三王袍服派到工價銀三千四十一兩零謂之舊例及臣查此例起於何年則臣府向年有事例與鑄錢餘息皆於此取給焉今二項久已歸部止搜括庫存餘息二次解過兵部銀四百六十八兩又解過織染局銀一千此外錢糧各有款項皆干係考成何敢輕動分毫臣即欲另詳撫按請皇上加派小民乃軍興需餉無所不加民不堪命何忍言一加字臣雖已移會該衙門謂府庫原無此項但該衙門復執稱奉旨向臣求多臣實點金無術竊謂事例鑄錢既有所歸不得不望皇上敕下南京兵工二部另行酌議措處者也臣謂額設之協濟不容久懸者各省府之協濟江淮等驛馬價六價驛傳等銀是也計揚州府每年協濟銀二

十三十八兩寧國府每年協濟銀一千二百四十五兩
徽州府每年協濟銀一千一百五十四兩零廬州府每
年協濟銀八百二十八兩零松江府每年協濟銀四百
十二兩零浙江省每年協濟銀一千七百七十四兩零
以上皆屬額設計各府完不及十分之半而浙省則十
年之內未得一年之完致臣屬各驛未受協濟之用而
反受節裁之累是以前府尹劉之鳳不得已將浙省之
協濟抵臣府之節裁具詳撫按業經會題部覆奉聖旨
浙省協濟站銀解抵應天節裁應天應扣站價留爲五
驛支應併催協濟禁私差事宜俱依議仍著浦六等縣
召夫買馬速行整頓以通轉輸不得藉口東路延玩稽
誤欽此於是歷年侵欠之伎倆始窮豈浙省抗旨不遵
部咨仍舊借協濟而逃考成利己病人可謂平乎是不
得不望皇上勅下兵部仍行浙撫恪遵明旨抵任節裁
其楊徽等五府協濟銀載入考成務一年一清俾臣得
藉手以完節裁以甦驛遞者也再照年來秦豫寇阻川
廣雲貴皆枉道臣府即勉照勘合火牌應付深苦不給
况據驛申稱如下程關米時有勒索白票白牌漸見公
行甚至勘合之外又有長單威虐凌辱無所不至此莫
非明旨之所禁者不意法行未久而日玩也自非乞天
語再行申飭恐將來漸不可長伏惟聖明鑒照施行臣
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條議民本疏

奏爲言路宜廣長言宜精敬陳膚見仰請聖裁以厭人
心以收實效事臣惟時事多艱我皇上廣開言路許天
下諸色人等皆得直言無隱臣職在納言苟有裨於富
國強兵安內攘外者何敢不即時封呈御覽但其間意
見龐雜似是而非求其有用十難得一甚有怪誕猥褻
不堪置目者臣又何敢濫狗以瀆聖聽臣每收民本皆
當堂唱名面爲剖析可否又大書告示其可封者明註
封字不可封者明註不封緣故惟是談兵者人人自負
孫吳言利者人人以爲桑孔臣不能有封無駁亦率其
一時愚昧難保無遺漏萬一以遺漏之故使微臣之職
有虧猶可言也使聖主虛懷仍不得盡明目達聰之用
不可言也合無凡干係條陳時務民本除進呈御覽外
所有駁留未封本章連臣駁語一併容臣封送閣臣再
加翻閱倘有可採補呈聖覽庶人心厭服而聖明收集
思廣益之實於時艱不無少補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敬述愚衷疏

奏爲公疏獨罪三筆微臣感荷寬恩敬述愚衷仰祈聖鑒事臣接邸報見吏部一本爲遵旨明白具奏事奉有范景文植黨庇私沽名倡衆著革了職爲民其餘姑不究之旨臣係公疏有名荷蒙聖恩姑置寬典臣不勝感戴隨詣午門外叩頭外惟是臣反覆循省戚戚愚衷難以自己有昧死不敢不直陳於我皇上之前者猶憶臣在南中接得邸報見我皇上剖別清廉洋洋聖謨皆前聖之所未發真可振聾開瞶使後學奮起始知黃道周雖有清名不過是小廉曲謹何足窺聖學之萬一臣又思隱惡揚善虞舜稱大聖德如天何所不容以爲與其置造周於外不若并留造周更見天道因材栽培無外此臣一念之愚實從君父起見鬼神可鑒至臣一生孤立即今通籍二十七年仰賴我皇上起臣田間歷有今官慚無補報何知爲黨臣聞漢有顧厨俊及之黨唐有牛李之黨宋有蜀洛之黨天啓年間魏忠賢用事崔呈秀輩借門戶二字以誅逐正人門戶即黨也皆以上之賢否不明故使下之是非角立我皇上聰明睿知出於天縱忠佞貞邪孰有遁形但年來臣下惕於功令之嚴溺於脂韋之習大抵瞻前顧後固位保身之意多而爲國忘身之意少故雖無黨之名猶未盡人才之用夫惟聖明獎用正直之臣養其蹇諤之氣使心非有私即一

言未當一事失誤寧許改過自新毋俾藏身苟免則人知磨厲自然砥礪爲公此又臣愚實從天下國家起見伏祈聖鑒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駁滇省條陳疏

題爲滇生假借助餉欺誑難憑隱情可異謹據疏仰請
聖裁事臣於本月初一日辦事衙門接有雲南曲靖府
馬龍州監生張翰南一本爲致身捐餉等事內稱臣漢
中元謀縣土官吾必奎向安酋之亂官軍莫敢攖其鋒
必奎曾以萬人破安酋數十萬衆恢復地方一十二處
懇皇上頒旨給臣詣滇取奎隨調部下馬騎雄兵五千
名景東土官知府陶明卿名下戰象十隻步卒一千名
廣南土官知府儂紹周名下跋跑四千杆步兵四千名
前來勦虜滅寇計調兵一萬馬五千象十隻其糧餉約
該十萬臣今營贊助之不敢動支國帑分毫叩請皇上
旨下
即將臣監必奎軍與同勦虜滅寇臣又細訪得浙江紹
興府生員朱宗坤練達鎮密尤多奇謀今於湖廣荊州
府開館教讀臣思行軍有發餉監紀之官路由荊州臣
願與偕行仰懇皇上頒勅一道賜吾必奎正總職銜以
便提兵征勦頒勅一道賜朱宗坤京銜以爲隨征監紀
頒勅一道賜陶明卿儂紹周各加職銜俾令速發兵象
跋銃交付必奎又有必奎部下頭目吳士傑技勇絕倫
亦賜一守備職銜等因該臣看得虜寇交訐固是普天
同憤但雲南在萬里之外國家兵原非少何至調兵萬
里騷動土目恐似非策且張翰南以一監生欲自請監
軍又欲請勅將伊所舉官生等人加以總職守備京銜

等官視朝廷名器如在其掌握至於調兵調馬該餉十
萬顧營資爲助臣面語之曰汝有十萬之餉何不竟助
國家又欲遠調兵馬翰南亦自無言臣復出示著令取
該省同鄉印結始便封奏初三日惟投無印一紙云是
通判某者難辨真偽臣又詰以何無印信保結翰南云
並無識認同鄉言語支吾窺其隱情不過欲微借明旨
騙官圖利一中其奸將科授土司生事遠疆何所不至
合無飭行雲南撫按查土官吾必奎陶明卿儂紹周等
果否可用張翰南有無十萬家資暫將翰南著城司稽
候俟回奏定奪如有不實即治以紅牌說謊之律庶奸
徒不敢借言路之開逞臆行私洩亂朝政原本應否封
旨下
進統祈聖明裁示施行

據外必先安內疏

奏為據外必先安內足食始可足兵敬陳末議仰備聖明採擇事臣惟治國如治病癘如風寒外感其來也使
人不可當而其去也即可以漸見平復此標症也流寇
以我中國之赤子弄兵於中國此腹心之疾謂之本症
十數年以來使吾民有家不得保有土不得耕焚殺之
慘不異夷虜我皇上赫然一怒不難捐海內之物力設
兵措餉屬諸理臣俾務一年之內即奏凱功故聖諭有
云暫累吾民一年其後寇尚蔓延師期又愆復於勦餉
一項除山蕩不稅外仍每畝四厘似又寬半年之限矣
但自去年九月以後虜在內地治標為急故無暇問寇
今虜既出口標症已解所宜急勦理臣早除此腹心之
疾蓋聞寇今盡聚於楚雖豫中江北間有馳突大抵以
楚為巢穴況時當入夏南方多雨山水暴發寇馬失長
且四五月正當青黃不接賊飢易困勦撫兼用正惟
其時然必殲厥渠魁之謂勦必盡散醜類使賣刀買犢
各歸鄉井之謂撫如此則腹心既安我合中國之力以
一意辦虜臣所謂據外必先安內者也至於虜既飽欲
而颺去將必謀我愈狡視我愈輕則治虜不可無兵猶
治病不可無藥也夫附子大黃皆能治病而不善用之
則能殺人兵不善用不但殺人已也臣聞古之為將者
有椎牛享士之用為兵者有投醪挾纊之樂我國家之

有九邊始未嘗不富自屯田廢而粟貴金賤邊兵日困
日弱又已已以來奴孽三犯皆在邦畿內地此番更加
深入數萬之虜皆因糧於我加以援兵蠶食所至如洗
薊門一路粟價數倍兵民交困聞軍士一日金錢難買
半飽徒責以量沙欺敵枵腹荷戈不走則譴又何賴焉
今幸入春頗有雨雪民間播種似可望熟凡北直山東
被兵地方酌量蠲免之外其應徵折色宜照時價盡徵
本色并一切贖錢盡禁入金皆易以粟再發公帑設法
收買運至近邊州縣倣古劉晏糴賤糶之意使粟價
常平然後修屯墾之舊制立事例之新條使天下富民
巨商無不入粟於塞下邊富則強豈惟虜來迭死即
以掃穴犁庭恢復故疆亦惟此六耳臣所謂足食始可
足兵者此也伏乞聖明俯採施行

其後明之天下卒亡於流賊服公之先見云 尚書奏

微臣恭繹祖宗設官之意疏

奏為微臣恭繹祖宗設官之意仰祈聖明嚴課職掌以收成效事臣惟祖宗法古六卿分職之意設有六部獨於戶刑二部設有十三司蓋以錢穀刑名為國儲民命所關故以一司之官專理一省之事職掌原自分明其後陞轉太驟由主事而貢外而郎中不三四年非知府即藩臬矣彼傳舍其官誰肯安心做事而官至正郎尤以為旦暮待遷之人何暇念及所為職掌以故官戶司者一司錢糧數目盡在積書掌握如有叅罰開復反向此輩問有無於是完可為欠亦欠可為完一司之銷算不明即一省之錢糧蒙混矣其在刑部亦然夫律義精微即使講解熟習猶難通曉而以本不相習之人使之問擬罪名或不求正律而謬引條例或條例本非而強比成文奉旨行駁則又不深維律義而妄事揣摩意輕意重自同猾狗往往正犯之案未結問官之獄已成總之官如過路失其職掌之故也臣以為司官賢否必堂官知之凡各司正郎宜令堂官擇其廉幹精明者舉奏除補仍久任而責成之戶司之收過某處錢糧若干未完若干有無情弊并出放若干刑司之罪犯若干問過若干有無開釋并未完緣故皆令堂官按季一奏報如果克舉其職六年考滿加以卿銜九年考滿不難破格陞為九卿則十三司之職掌盡而天下刑名錢穀皆得

其理矣臣又有說焉吏部四司官各省兩直各用一人又有大省用二人者祖宗之制亦有深意蓋欲其一方之人即周知本地方之人材也近以時艱難博求真才不得已而兼重保舉究竟情面多而真才少雖有連坐舉主之法而同鄉銓司反居局外殊非用人之初意又舊例銓司新舊間用年來舊者久坐家園新者連見啓事不免以清華之地開人奔競之門故長安有頂首之說使賢者蒙疑不肖者賈利殊非政體臣謂不如循舊例之為妥總之使用人之官清亮無私肯從各處留心物色亦何患人才之乏也哉臣每思祖宗因事設官其法無不盡美盡善但人能盡職心即為好官各修職業即為至治伏望聖明採擇幸甚

天變示警疏

奏為天變示警懇乞聖明力修實政以奠萬世治安事
臣接邸報屢見天鳴日暈之變皆在近京邊鎮畿南之地今四月初二日雷電冰雹一時俱至尤為可畏夫四月為純陽之月正當陽德方亨何以有冰雹之異而又加以震雷之怒臣反覆思維冰雹為至陰所凝陰之象為夷狄為小人夫夷狄之禍至今日而極矣說者謂奴三犯內地皆志在子女金帛亦飽欲即去歲不再來不知犬羊之心豈有厭時彼恃其積勝之威又見我中國之兵不過如此豈肯須臾忘我必將掩我使不及備援我使不得安計彼之謀我必著其愈狡而我之自治可容一著有虛如三協一路天險在我我主彼客原足為守必查威繼光之制而加備焉偵探必遠溝壑谷坑必深必密將領必身自登陣軍士必時刻在伍撫道又必身親稽核所在俱到使如鐵壁銅牆無瑕可攻此守邊之實政也國家養兵專為待戰向惟號令不一呼應失靈今既議總督主戰則今之總督即古之大將關外之權當一以付之必問將將勇問兵兵練三軍之士皆畏法而不畏敵此修戰之實政也記稱國無三年之積則國非其國今且朝不能望夕矣是必酌量天下之盈虛通盤打算某項可以取之而不病於民某項可以節之而不廢於事某費可減某工作可緩可停凡外解所

入必先儘軍儲而後及於他用即不敢望三年務使一年常有二年之蓄此儲備之實政也至君子小人之辨亦辨之公與私而已其念念從君父起見不為利疚不為威惕鞠躬盡瘁不知有功名富貴者是之謂君子其模稜瞻徇見小利則動見小害則避與時俯仰好官自我與不知有國家者是之謂小人夫惟聖明照之以日月無私務使黜陟不因情面是非必本公評此用人之實政也至論用人於今日則又有可議者焉臣每過會推見吏部覈額常歎才難皇上亦其難其慎未輕報臣以為自古未聞借才於異代者六下賢才不在朝即在野如近日起用一李邦華諸臣無不喜色相告亦可見人情賢於夢卜惟皇上切求才之思宏使過之典宣今吏部將在籍諸臣除逆黨不用卜悉開註去官緣由具呈聖覽以憑酌用則人才得而政事舉中國盛而夷狄衰斯不虛上天之告戒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統祈採賜施行

詩禁刁風疏

奏爲下情不可不達刁風更有可憂謹循職掌仰祈聖明嚴加申飭以安良禁刁事竊照臣衙門主於通達下情又恭遇我皇上垂念民隱痛抑豪右以伸小民故臣等每收受民間本章必移小公座於堂簾之下與民相近細審來錄其間非無一二冤抑可憐大率奸徒捏造無梁挾私欺誑者十常八九或田房貼價之未厭而誣稱霸佔或睚眦小怨之不平而動曰奇冤或自知理屈不候地方官府之審理而希圖誑旨爲抵搪或事久奉旨歸結而事後更添蛇足幸微一准更翻新案曰姦曰殺止爲婚姻滅族滅門實未一不臣等視其人皆喋喋利口非肯爲人下者此輩以朝廷爲其告狀之門藐視三尺臣等爲民風憂者一至如郵傳之與鄉紳勢均力敵即有曲直院道有司准其自理此非小民之比而以小憤私讐亦來告擾往往以察處之官恃其破甑圖賴清白營議官箴使居官者既欲營修職業又欲照管鄉情臣等爲吏治憂者二又如年來士風習薄生員有事動輒引類呼羣把持有司即院道畏其人衆何有於鄉紳大姓而稱冤越奏罔識臥碑臣等爲學校憂者三臣等欲指叅一二此輩遽擁階前又人不勝叅不若乞聖諭一宣俾知朝廷申寬理枉原爲良善非爲刁奸則人心不迷而自化臣等又訪得有等棍徒潛住京師慣一

包窩本章做就現成事狀而以來人口中一二所欲言裝砌成篇臣等逐款問之每見愚民茫然不能置對似宜勅行五城御史驅禁者也臣等又思天下最可憫者無如幾個真正受冤之良善耳蓋良善之民畏官府不能言見官府頭欲捨地彼且猶難向撫按申懇而況於匍匐叩閣唯巡按御史代天巡狩身在地方其風力足以破柱埋輪其耳目足以咨諏至隱使皆不受情面扶弱鋤強何至鄙屋之下有冤民而煩聖明之過念也哉伏惟裁詔嚴飭施行

奏為回奏疏

奏為遵旨回奏事本月二十一日接得本使司一本為下情不可不達等事奉聖旨王心一職司封駁前旨責令通達下情不許壅蔽濫徇何復以條陳滋擾本內察處官圖賴營議所指何人還著據實奏來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悚惕敢不據實為我皇上陳之查得臣衙門收受民間本章有察處官原任唐府長史今閩住楊錫璜福建人一本為貪官不法等事內稱原任浙江提學僉事今丁憂劉鱗長人面欺心偽名盜行臣陞任長史閩住歸家崇禎九年買地泉州府晉江縣開築塋域蓋屋栖隱鱗長弟劉鱗應垂涎轄地誇言入境有禁買鄰有金遣鍾僕王成仔等擒原主沈啓華非刑拷打迫令倒寫虛契遙指隔坑異崙同姓廢墳架言風水於崇禎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夜鱗長身照衰經分派族惡劉五洛等明火露刃罄將房屋拆毀家財鈔劫道府縣陡聞駭愕各出牌示等因又將鱗長居鄉居官惡款開列於後內一欺稱本惡督學兩浙催兌生員劉廷選等假裝書辦跟隨出巡所取之文全不過目只憑催兌之人任意品題奇怪險僻大壞文體見今禮部磨勘奉旨降級仍令胞弟劉廷妻弟林儒每府賣新進生員二十名每名得銀二百兩浙江學租大縣百餘兩中縣八十兩小縣五十兩前後盡行賺支聞丁母艱停歇清溝鎮

批發札記生員二百餘名每名得銀百餘兩等因臣初前其疏深為訝異既而細閱其始終大意總為填土憤爭起見蓋閩俗貪惠風水每爭寸地常至死而無悔故訐訟不已至於叩關則苟可求勝亦何事不可相加即如督學至賄賣多生能瞞過鄉里必不能瞞過該地方之撫按士民臣猶記從邸報中曾見鱗長科歲二考已完浙省尚為保留該部題覆未聞有異評益知錫璜此疏枝節橫生不過自為填土故臣與同官諸臣當堂剖駁謂填土之事不便廣奏但准其行撫按咨查今既據奏聞謹將原疏封呈聖覽伏乞勅下浙閩撫按從公查奏如鱗長過惡果與錫璜所指相符則鱗長辭於法不然如錫璜以填土小事牽扯廣擾圖報清白則必正以反坐之律庶吏議歸於朝廷人心知所警惕矣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應為大恩疏

奏為臣感荷天恩謹昧死再瀝愚忱恭析聖鑒事臣以愚碌無比濫叨封駁恭擇聖祖勅諭內有云當執奏者勿避忌當駁正者勿阿隨欽此臣未嘗不朝夕飲冰懼負職掌惟是臣收受民間本章獨奏告詞訟一項紛囂龐雜日見煩多然使其各據本懷直寫受冤情事則應封應駁臣即可以憑理揣斷無奈枝節橫生莫可窮詰據其一面之辭亦何人不是元惡大愆然言出警人之口總難憑信夫章疏原自有體告君必當以實如使逞私報復皆可不顧紅牌說謊之禁微臣竊思過慮乃在風俗紀綱故率其一時愚昧妄請申飭實以賊不達意有類滋擾復因理持過當似同阻抑皆類聖主如天一一寬宥臣不勝且感且愧敢不勉竭鈍益圖報稱但恐愚民未諒以為今後民間本章不論是非無當封進聚訟滋擾則臣職愈虧殊非聖明所以責成微臣之意臣恭查會典凡軍民人等

欽此仰見祖宗之制既不使下情有未通達又不使奸民藉此逞刁合無今後審出添捏等情臣衙門皆鈔送法司該道再加詳審庶幾舊章可憑臣衙門不至以墮蔽濫徇有負職掌用敢昧死再剖其愚伏乞聖明裁鑒施行

奏為有可駁疏

奏為封疏原可駁謹循職掌據實奏明事臣等在衙門收受民間本章除應封駁明白易見者照例封駁外惟內有二疏一為原任南京兵科給事中荆可棟以犯官而許奏刑部尚書甄淑夫可棟罪名果有枉屈只當以真情實訴皇上至仁未見遂無生路甄淑夫為問刑大臣如使罪一人即受一罪人之反詆竊恐法官從此人自危誰敢為朝廷執法者故此疏應駁但獄情重大適遇熱審可棟謂不上聞心必不服故不得不封其一為聊城縣民某以部民而許奏鄰邑知縣某夫縣官信有貪污糾察自有撫按如使百姓皆得被誣上為金者安得每人而悅之臣謂即傳某夫某民之詞亦不得封臣職掌所關不敢無一言奏明伏惟聖明鑒照施行

先引冠奏議如粵西疏草出山罪言已不下數十萬言代壇之際備邊御敵之策有所諱而不出又繼以兵燹散治盡先祖遺搜黃道稿僅於史策中錄出客觀而下四疏每以不見全集為恨嗣後間有所得與宗案謀刻遺案彙為一卷貢之書未得件之二

世宗憲

書

上葉座師書

前者謁辭老師見老師憂國勞瘁有緼然綠野之思且
攢眉相對以示決去之意心一唯唯而退已向風塵中
問津矣一路徐思終未見老師之可以去也夫元老何
官也哉今日何日也哉聖主有能為堯舜之資而尚需
師儒之成就邊疆有日夜可憂之敵而方待廟堂之折
衝此正安危理亂一大機關是孔明盡瘁之日而非晉
公綠野之時也使元老之當局而去何以責行邊之樞
輔與撫道將士臥黃沙而冒白刃乎非不仰體勞瘁但
以私愛愛老師不若以古大臣之義愛老師遂敢冒昧
狂言如此雲間徐先啓字玄廬者有學問有肝膽事有
可為則慷慨當先語及國難則感憤流涕以彼素有時
望豈不可優游詞林以需大拜而出促任練兵任屯田
雖沮於忌者之口不竟其用然一腔忠悃實為可嘉與
敝府之文震孟皆有開世道之人一則伏在田間一則
尚留謫籍伏願老師特置夾袋中必令相繼升朝為妙
至不肖樗散無用此行萬里荒微撞犛雜處不知稅駕
何所惟是久任撫道多選甲科向有小疏已言之千萬
老師留意臨書感激不知所云

答軍門何武莪

讀手教知明公神機妙算匪夷所思所謂老范子胸中
自有數萬甲兵亦已見其大槩矣廟堂議論亦甚明白
皆識明公卹鄰救患一段苦心奇勛以為報捷在黔首
功在粵聖明簡注又誰容介之推不言祿也但粵地素
稱瘠薄近聞調募已空交夷蠢動大見可愛即來諭及
大疏中亦屢言之諒老成慮必能首尾相顧毋煩過
計然自非天子推心置腹以西南半壁一意委任則疆
場之事恐未易言方今議論多端邪正消長介在未定
故諸君子皆欲得台駕還朝主張國是領袖正人不肖
既奉簡書亦將與有此一方責則不容不先封疆之急
而後他圖伏願明公愈殫忠悃終此遠猷務使名高銅
柱然後身歸廟堂翼贊聖明不肖知台慈赤心如火定
不怪此言為獨異於諸君子也

答岳石梁書

日來國事之大惟兵與餉兵一日不再食則飢而欲逃
乃餉如逝波不反三空四盡一時俱見故議者不得已
而有清兵清餉之說清其無人之兵與老弱不可用之
兵則兵清矣而軍無漏卮則餉亦足矣此說為救時確
論但不便於貪弁墨吏前讀大疏見台臺痛念冗兵之
靡餉蓋有味乎其言之而凡核破冒討軍實鑿鑿見諸
行事矣心一未嘗不誦服老成謀國自有勝算但匆遽
戒途不及以此段忠猷再為主上開明之恨恨耳然盡
忠報國四字自是台臺世授家訣願力行前法直收犁
庭掃穴之功痛飲黃龍府豈不快耶心一鹿鹿粵疆初
謂夜郎荒僻可以藏拙不意近為援黔之役徵調一空
王首蠢動漸見紛紛多事再接再來論又知為緩為急調
度甚難雖幸惠良規或可藉手苟完具文而綆短汲長
終憂顛蹶奈何陸辭小疏狂言為時情之所不喜台臺
何舉之過愈增悚息臨書神注

候吏部主政夏嘉遇

年來國家用人可謂於功名之門無所不開獨是真心
勁骨擔當世道之人猶未見用人者留意恐一旦緩急
依回者多而獨立者少得台臺轉銓之信且已聞台旌
入長安門矣不勝手額志喜非為台臺喜也為朝廷有
正人喜也屢接邸報見權璫柄事駸駸乎有堅冰之勢
諸君子不得不與之爭然爭之而勝固為可喜爭之而
不勝益甚其毒所賴同丙魏之心鑒陳寶之禍是在二
三元老而扶正抑邪尤在銓衡之地耳要之有台臺可
以無恐矣敢附數行以志同好不一

答柳州宋知府

賓遷多盜而賓遷之兵誠使調度有法互相呼應原足辦賊只因一守一令全無經畫惟束手請兵以爲萬一有事即可藉口呼兵不應非我罪也不知守土者能撫其民而用之則百姓莫非我兵況現有戍兵僇兵不能用而舍近以求救於西江無策甚矣八幸有張丞相計忍可保無事也來賓之賊暑月議搗巢固爲不便然必須或列營要害或多樹疑兵使賊不敢出巢爲妙否則賊方日肆劫虜殘民以逞能忍心坐視邪門下再酌之遷江今不佞方刮目相視不意其怯而無謀近又有文請獨請賑已爲批司查議但獨非一邑之事賑須該縣自爲條陳區處一味束手罪人不得幸門下轉致此意併令策厲以圖將來囑囑

答靖江王書

前者辱賜手書職以場事戒嚴例不便通東牘是以裁答遲遲死罪死罪然職爲殿下調停於骨肉之間一念鄙忱大約已悉於春間小奏中矣茲者伏讀來書乃知殿下果有慮然大不安於心者在也夫此不安之心何心乎推而滿之是即堯舜之孝弟夷齊之得仁殷下推此心以愛其兄愛其姪何難了今日之事而安先王先兄之靈乎既公差傳稱之恁見住長沙東門城外殿下無物不動而況叔姪乎至於給田資以養贍寄房長以請名原有成議亦惟殿下力行之而已如以官校例難過省相尋職可行司差的當負役同報事公差齋命前往其邦答邦愛輩如果作俑亦須候之恁回日殿下即可以宗法治之如之恁未回而先治其往來通信之人彼必疑殿下之心尚不可知安肯遽然而返也雖然但得殿下推誠不疑盡復家人骨肉之歡則從前牽告獄詞奸輩皆可付田叔之一火而況邦等也職不才焉訪得各宗室自好者固多而亦有不自愛者盜鑄私錢強奪人物使入市之人畏如狼虎聞有經學其名者而實不止此一人也職奉朝廷三尺法固當理輪不避然藩規具在竊願殿下早出視事密查其尤者而治之小民幸甚職率其朴誠語無粉飾伏惟慈諒不勝悚息

答蒼梧守道曾憲長

左江三府跨地幾千里而梧郡又非無事之地故欲得
蕭憲副以兼巡稍分門下之勞不意憲副以恙辭而安
南叩關夷情莫測制臺之借重門下之勞行亦爲封疆
宜有私哉今副憲病愈不佞已囑令赴朗寧與門下爲
同心之兩親倘擒悖有機軍事旁午則兩賢共事正好
謀斷相資如邊烽告息無他事事則大駕不妨先回而
以巡事屬憲副可也至於兵難過度一惟門下便宜若
閒關即不親赴亦當移駕相近使聲息相通便於調度
惟擒悖一事最宜持重大約邊人之言未可輕信至於
萬金務使不失可乘之會無傷中國之體而已臨穎懇
切

自中書本之一

答薛撫臺

伏惟老公祖以補天巨手開府雄藩調兵轉餉功在危
黔布德宣威名動百粵豈非麟閣元臣近世不易見者
哉心一向拜下風素願執鞭承乏荒陬時沾河潤近讀
邸報知聖明簡注元老新綸已下萬國同歡心一惟有
手額志喜耳別諭衛鹽一事不肖奉差之初即聞有改
西倉東之議其言謂不但便民而且利國蓋有味乎其
言之方擬以爲按粵第一要事及入粵而細考鹽政本
末與軍需緩急乃知此議一行則連韶之私運大開不
但粵無官鹽將衛永寶無一引官鹽矣以粵西荒瘠交
奉土司徭種無一不可爲患自古田平後五十餘年得
徵無事之者徒以此鹽課養兵也當時計勦損益割責
屬之三府而未聞異言忽以奸民一言而議變成法誠
不得其解不肖奉有勅書不敢依回以誤封疆惟有就
粵言粵以聽聖明之主張而已老公祖何以教之

與北京兩省書

近接邸報見吳越商羊為災燕魏三齊旱魃流虐而鄒魯遭妖又復告警天下元氣一耗於遼再耗於黔豈堪中原腹裏復有他變耶然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所賴台臺以昌言佐聖明使是非必要於至當賢能盡力於馳驅故天下紛紛適足為啓聖興邦之一資耳粵海素稱瘠區盜藪賦額所入即以供本省之文應而常虞不足且以歲之不登無處告蠲告折自夏徂秋滴雨不施兩江盜賊千百成群守土者設法支吾聚而復散大抵皆增竄為兵召募為糧之計耳仰藉台庇地方僅得無恙以碌碌如心一幸且得報竣事共敢因風便以一函為候伏惟台照局任瞻企

與吏科魏廓園

三年計吏廟堂是非實關民生休戚近從邸報見年臺糾霍邸令一疏直可令墨吏喪魄廉官吐氣從此可盡塞苞苴之路再見清平之世矣何快如之年來邊需告急課吏之法不得不先催科而後撫字敝治荒瘠無比最苦莫如加派幸有何武老抵派之議成雖酌盈劑虛尚費調停然使民暫脫於敲朴官暫寬於考成皆此公之賜也業已奉旨褒異然此公奉褒異之旨如國本點功已非一次而循資一轉終在瘴鄉使大賢鬱鬱動白門開局之想人心公道猶覺發舒未暢弟叨共事一方知賢不舉甚愧之讀年臺推見至際一疏膾炙千古不知何以令寇公得免北門耶明便附布惟知已諒之

與禮部禮科書

靖藩玉哥即名朱之偁者乃憲定王之長孫今王之親姪其父履祥惠於正妻之言報名稍遲忽焉早世故今王得乘父髦兄亡欺此藐孤謂為花生廢置不立襲有其位夫我朝家法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並無立弟之說此真一大奇冤也十餘年來公論鬱鬱以勢重難反畏首畏尾然南科黃公有疏知府劉公有案原不能盡為抹殺近來靖江復聽奸徒撥置必欲致玉哥於死以滅口今玉哥已逃出方憂其生死不測近接邸報乃知赴京自奏奉有明旨矣心一叨奉簡書何敢隱忍嘿嘿業具疏聞而拜發時猶未知玉哥之至京也想小揭已徹電覽伏惟台臺留念主張正名分而定紀綱共扶一統之公道又可訝者向年託請米為市恩借科駁為防忠欲蓋彌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藉今堂堂正正為應襲之人又何須謬為請米多此一番公案也敢布區區臨紙主臣

與董撫臺

炎荒得春最早纔為轉歲而落梅又點破苔痕矣伏念老公祖以搏挽陰陽之手當造化泰來之期新猷蔚起嘉祉駢臻煙景文章孰非為老公祖點綴休明以成三江五嶺之盛事者乎惟是心一違範日久茅塞日甚了處無聊愈增惆悵鬱林事已草有小疏特求郢政倘中有未妥處幸指示之毋令再為人揶揄也候迨者回日即擬再發矣尚不知更調橫州融縣之疏何以處分也近靈川又自陳不及該司欲以灌陽易之此最妥者又聞臨桂新令病不必來該司又欲擇一首領之賢者補之此皆救時之急著而長安一時似鮮有念封疆之人倘復如鬱林掣肘奈何然使為撫按者三四回顧有此段苦衷則時事又可歎也近制臺以後點功冊併會疏見教意欲我輩共明公道夫以粵之精神半耗於點文武軍兵經年暴露猶未獲荷一視之仁我輩身在地方真屬情不容已但勢在粵而查勘又在點據功冊中又有附勝一段此冊制臺業已報部不識老公祖作何裁酌伏祈一一惠示以為司南日接邸報朝政又為一新倘能破盡局面一以聖斷為主亦可為年來為藤一快但中旨頻出未免邪正互用又不知作何收拾耳

答左江巡道曾憲長

黎兵此來必在攻莫若莫折於黎惇酋必不能孤竄諒山其勢不附於我必附於黎以愚計之附我者偽也附黎者真也何也惇酋侵我邊鄙掠我人民知中國必不能忘彼倘黎一加兵而我乘其後惇能保無危乎故不得不陽爲降我而陰必親黎賂鄭以爲後援蓋緞馬之饋已有行成故事矣都意如惇果來降但當陽許陰圖或仍付黎鄭責其擒獻而以空名激發之總之兵難逆度隨機制變惟在門下耳至於戎心叵測我當益脩邊備以待之高見最爲得策右江通賊據葛監軍詳惟有毛特叔未擒其餘俱漸次就縛一路稍稍寧靜不意如門下言尚然梗塞也若公文自鋪遞來者近報爲來賓縣鋪兵盡置督井中業已行檄查矣總府坐鎮固是將體亦須居間調度以謀萬全幸使間轉致之門下爲邊事勞苦惟珍重是禱

答何制臺

近有原任柳州府同知戴應身貴州普安人以赴選入京黔路不通從雲南迂道出粵西言普安殘破已極士民逃亡已盡雖有州縣似不能守自普安至貴陽一路賊兵層層結寨傳元老擁萬兵始得達會城然亦伺賊之不備耳果若此言則黔事之難更倍也援黔之功滇已先敘惟粵西留在事平查敘不知何時得平且同一援黔而敘功一先一後亦非政體也似不可不一言者不知台臺謂爲何如若功冊既有大疏繳報自足爲他日勘敘實錄恐不須不肖又爲贅瀆也幸台臺裁而示之茲據南太申報黎兵已破高平祿酋乞降交南領賞邊事似已完矣然惇酋未擒終同養虎黎氏併莫交南愈強况我邊境武備積弛土司削弱萬一何惇再附黎鄭復爲邊患更爲大憂何也惇向附莫猶慮黎兵之制其後也今無所制矣不肖屢有手書告道府欲其相機制馭不可爲目前苟安之謀然指授方略綱繆戶全賴台臺與董公祖耳又素判申稱莫爲貢臣宜用保全而歸咎三院之未示夫我向來以惇爲莫氏用人故議借兵於黎以討莫而欲言存莫此何說也得毋慮萬一有事爲他日卸罪地乎此中機括使人莫揣想必爲台臺勘破久矣玉哥之事已向司府檄催書告者屢矣此事必非一議即了須急急集議申詳將是非大綱先爲

批定以候再議會題始爲妥當第不肖將去之官不識能必之當事者否也常丞才敏而勞苦獨備此亦該省難得之吏辱教益見同心併附復不一

自宜字子未三

答何制臺

心一持斧無能又病又拙碌碌年餘雖仰藉提撕幸獲竣事然如山之罪又誰能逃台臺之洞燭者頃接手教獎借不已皆滋毒之味非生我之藥也令人愧慙通身汗下豈台臺平日所以愛我者猶是形迹之交非中心之契乎若猶未也獨不能直數其過再爲駕馬一鞭乎願聞願聞專事之當爲者已有台臺爲之但使後人率由舊章儘可寡過然終不敢謂此外更無桑土之計也台臺前番報命不離粵疆可以從容實做何事條陳如心一則於粵已矣以空言告廟堂仍以行否聽台臺之斟酌是亦義之所不出者辱惠示地方事宜無一不與鄙見若合符節不覺失笑司庫之應入查盤自源而流每年徹底通算向承面命言猶在耳何敢忘之茲得再教令人愈爲豁然而侵欺之五萬近復撤催者再尚未見報雖故者自故似不當置不了之局使奸吏留爲子孫受用也總戎改駐則已有就稿矣亦與來教一一脗合惟梧鎮原有坐營既議增兵則此官不可不設又何待議小疏但言梧宜增兵而坐營舊制偶未之及此台臺一言而即可得之廟堂者也欲移王游擊宛轉苦心台臺之爲粵謀真無不至矣亦當徐徐爲董公祖言此段無我心事也鹽政一事楚疏既不知會又無發抄即胡公祖亦自爲桑梓計私自允之從未見示心一方撤

催衛商以救一時之停滯近接台臺與董公祖大札乃知已有部咨矣必大誤封疆憂在目前不肖雖將出境之人然不敢不再為補牘但按臣終是去來之官主於糾察而兵馬錢糧封疆利害仍以督撫二臺為重況台臺總制兩粵兩粵之事皆是一家之事而鹽法破壞又復東西俱病台臺不言又誰當言者矚望大疏有如饒渴小疏草就即當求正其條陳疏俟候完日一併請教耳玉哥事只為張聯斗輩在王府左右故牽纏不了部意只合先集宗老之持公道者立定是非則大綱既正此輩他日一有司可以治之耳所重原不在此輩也至於向來調停兼用已知都用不著矣即一時不能題覆亦當存一公案以便後來者之裁定區區之愚如是而已知同心必以為然也

肅堂中書卷之二

再答何制臺

日來賤體以濕蒸為患坐臥作楚復苦報命文稿殊費點檢舊火復發不容自在即屢接大教皆隨手隨答未及特走一使候教左右罪何如也點功小疏敬呈鄂削體格俱與撫臺會同惟繳冊不敢越附制撫行事以自失巡方之體然疏尾已點明之矣若其詞之粗鄙不倫亦其才有所限非其心也苗宗琦再逃之說詢諸素李亦不得其故我輩既為題陞一番疏尾亦不得不再著數語想台臺不以為謬戾聞董公祖發疏尚在初旬外倘小疏中有大背謬處萬惟即賜改政以便候期同發鹽疏不敢復借重台銜者以前番會同小疏方在候旨茲將出境職掌所在不容不再補一牘耳至於此法存亡全在台臺片語間為三軍救且既有小疏在前又有部咨在後而督撫二臺如無一疏則不肖嘵嘵皆為自家爭意氣也他日鹽政破壞地方有變恐不當專咎楚人矣台臺能坐視粵人之束手否也營林疏只為素李不得已稍從巽順然吾輩為地方一念鬼神共鑒即素李一疏亦有何私心若不著請勘一段太無收煞復於疏尾稍增數語再呈教正目前所急者惟在一可議之弁而猶然索手昨復於報柬中密有所懇不知肯慨然惠示否

肅堂中書卷之二

與何制臺

粵中有大事二曰靖藩承襲曰鹽政改革藩事力不能
強之於司道而鹽政又力不能得之於廟堂總之見不
肖碌碌猶人持斧無能也司道未嘗無是非之心只懼
於王府之威力與左右袒之宗人故利害之心重於是
非不無以遲疑託之乎慎重耳而萬李則欲朝完此事
夕即謝官此其言非不激烈然總不離此利害二字也
惟據萬李稟稱先於出放宗祿稍稍示恩收拾宗衆之
心又爲書委曲致王而張聯斗輩已經送出在監向來
撥置之人不復在王左右播弄手脚公道漸漸可以由
我主張此萬李之斟酌能任處其苦心亦不可不知也
不肖惟有嚴檄該司且募完此公案而後行不知五日
京兆能待否也鹽政一言九鼎全在台臺此自有部咨
中語可覆按也且楚中之敢與西爭者亦以粵東向爲
西省裁其連韶引目不無與西異同故西省遠處孤立
之勢而楚議得行耳台臺東西俱制而又備知西人之
苦此番平兩粵之人情息楚人之私讎亦天假西人而
賜之一時也衡永向食廣鹽皆由梧州掛號經桂林以
入於湘南每鹽一斤資至三分此有鹽政考可據故前
者小疏以此爲言查賈四老之疏又以衡永之鹽原從
連韶不知其何所考今日所爭正在開連韶之一路必
得大疏中斟酌點破之爲妙不然恐該部又借賈疏爲

口實也不肖出境伊邇猶然太作硜硜未嘗不笑其愚
而拙矣接卽報知吾鄉周公祖亦在不免不知時事何
以究竟又傳聞蜀中有蘭酋陷城之說台臺必有真信
乞爲示我不盡

答萬推官

武弁以舊典較之太為寥寥故因言者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若洗垢索瘢則又非不佞之素心而為時又已無及矣門下持議甚當姑秘之可也昨得房長一揭其所以証玉哥為花生者皆屬浮談全無根據斷是束於威勢中於錢神會典有未娶正妻之前陪從宮人皆謂之濫妾其生子有聽繼王爵者有碍請封者臨期請旨定奪簿事恐無解於此條矣既有數千公道難掩彼數十人何能箝制眾口惟門下力持之是禱

答何制臺

錢糧軍馬原非敝差職掌但有問不敢不以直對留餉二萬台臺曰遼餉不肖亦曰遼餉而已初不知其即為黔餉也然自非台臺刻苦節省能存至今日乎解黔以卑纓冠之風心留粵以終抵免之德意總之皆台臺不朽事也於不肖何德之有再讀大札直令人惶悚無地背汗如雨而不能無悔其太迂直矣至於兩地生嫌一語實聞台臺有言每不足於太分爾我之人故不覺慮之深言之切耳昨得萬推官稟詞玉哥事廿八日已勘結大是暢快各宗為玉哥出揭証寃者有三百餘人無揭口供哀哀控訴者千有餘人為王者不過十數人且係借名暗投此真見天理人心果不容枉也初意所慮只在各宗相持或有意外之事王府果於是日買各無賴但乘勘時一譁乘間即起玉哥危甚萬幸所以約束各宗深得為劉為呂之意而長史郭鳴琳宛轉周旋兩人同心又有平勃交歡之意事遂得妥如萬幸之精誠識力固不可及而長史亦非常人也只候萬李通詳吾輩各為批定行司覆詳便可會題不肖又恐情面為藤毫有粘滯不免又生議論復囑萬李令其據事直書不得著一毫調停董公祖處亦以此意致去矣此事已完八九得詳到亦可完此公案惟是王閣老旦暮將到不肖勢難久淹要之擔當到底幸有台臺在斯可無憂中

變也

答桂林萬司李

不佞迂疎無似藉手同心幸獲竣役每念罪戾多端猶
爲悚然無已抵吳門則爲清和之十七日矣修途勞頓
舊病復發檢方問藥時時作苦惟宜邱壑以休餘生伏
念門下千秋真品萬頃心胸名世事業何可限量王孫
一案門下挺挺獨立破羣疑而快公論不佞未嘗不爲
心折也即欲有爲異同者主張自在三院而中流一柱
仍在門下耳旣見得是正須直任到底且事已定矣何
所顧畏而門下乃出此語耶新接君亦曾於路次遺其
略矣想亦門下之知己也黨碑遠勞命使今人不安之
極讀碑上名字千古是非畢竟非一時所能顛倒乃知
吾輩直求此心信得過耳力疾草覆不盡願言

答海州彭推官

人情皆以圓熟耐久爲好官之捷徑未免鄉愿之意多而素傑之氣弱惟門下錚錚自異識高守峻絕無近世依違此不佞喜得門下爲同心且以碌碌病夫藉手終事以免大戾夫孰非知己之惠邪則在門下爲千秋真品在不佞亦可謂一時奇遇矣然危行言孫聖人處世原自有法度祈門下善藏其用而已不佞抵家風疴復發時時伏枕愈覺山水之緣爲長矣遠荷垂念附謝不一

答六合縣書

貴縣無城全賴以人心爲金湯知高賢平日綱繆萬安矣今賊信報急既有撫臺之兵臨河一帶正可兵民兼守而自河以南米穀牛馬可資盜糧者必須曉諭軍民收斂俱盡使賊飢無所食不得不去想門下自有妙策不煩借箸雅念憲綱已領餘惟照入

答張撫臺

自和州一破賊勢東馳烽火接於畿南視斗大江浦不啻其几上肉而儀揚一帶亦其掌中物矣渠料老公祖神謀妙算先機制勝我之將士復來指揮其不同心誓死奮勇殺賊遂使兇鋒大挫膽落宵奔不惟孤城無恙浦口六合凡為老公祖撫屬地方賊不敢犯即滁圓之旋解亦以賊實有風鶴皆兵之心故不復懸戰耳豈盡外援之力已哉恭誦大疏具見鴻猷偉略調度機宜其間為將士敘勞有功必錄具足鼓舞三軍倍壯聲靈矣至老公祖勞苦功高名齊韓范功懋懋賞此在聖明自有特簡我儕小人仰照福星但有世世詠之而已目前所苦只是財盡民窮每見犁襟露肘近又奉加一加二添助之檄凡為臣子即髮膚不愛何有於長物但吳賦既甲中邦兼以歲稔相仍肥瘠高下之不等此又應費老公祖一番清慮其在郡邑當事自有調停當不負上臺之意矣草覆不莊統惟裁照

致范質夫大司馬書

弟以病乞休承名會議未及趨候想老年翁自有成畫諸老先生亦必有良謀請借前箸矣然今日之計不出固本勤王二著留京根本與他省不同况寇氛未殄江長兵少在在可憂亦宜就現在軍兵盡汰老弱易以精銳多造戰船時時揚兵江上更要多張旗幟練放大炮使先聲常布賊不敢來老年翁與操臺提督諸公亦必輪流江上庶人不敢玩或以驚動人心為疑不知賊之當防人人共知我既無後實又無先聲則人心何恃而不恐乎目前所難只有錢糧一事此則須與司農同心酌議豈無便宜通融之法事勢至此但要從國家起見做得停當君父自然無諒萬一不然以公忠受罰而去即夢寢亦安未嘗非一快也惟勤王之卒如用步兵千里遠行未戰先疲則不可不用馬而江南之馬甚少須發馬價從鄰近地方括買如得四五百匹俾騎兵在前步卒在後虛虛實實張我之勢疑虜之心兵有不戰而屈人者妙在用虛況南兵甚弱只得於虛處著力以助北兵之勢所難尤在一知兵之將悉老年翁自有人也又今聞長安烽火相接軍情呼吸一日數變豈得專待邸報必特設塘馬數匹凡北來之事一日一報數日即知此雖暫有小費亦惜不得弟犬馬戀主即在病中實不敢忘故敢略陳芻蕘以俟採擇伏惟裁鑒

又與范質夫

日聞虜信甚惡勤王之師既以調發其間虛實實使先聲遠布虜不我測知老年翁自有妙算弟不更贅惟是從來國勢無強弱以人心為強弱人心能堅雖弱亦強人心一渙雖強亦弱自兵興餉急長民者知有催科不知有教化故一聞金革奸民動思揭竿相和良民惟知鼠竄苟全既不知有官長豈復念及君父賈誼所謂天下之患不在土崩而在瓦解者此也豈其三百年以來有一非祖宗暴養之百姓一旦有事便爾背之愚以為忠義之心無人而不有而激發大機全在士大夫先之況今賊所犯非徒屠我人民掠我金帛直是震驚寢辱及祖宗惡極罪大誓不共天此真普天之所同憤而忠臣義士之髮指眦裂者也夫民勇於私鬪而怯於公戰非私鬪則勇而公戰則怯以有憤不憤也張忠烈以孤城抗方張之棟山至死而不敗者惟其忠義一念有以激發軍民之心使之同憤耳故憤則懦夫可以不憤則壯士未嘗不怯亦在有以激發之而已老年翁身為大臣官稱司馬祖宗之制加以參贊機務四字良有深意總之尤以人心為第一義弟知老年翁忠義有素熱血滿腔然而所以感動鼓舞俾臣庶軍民見者流涕聞者嚮風愚以為更當發舒此段同憤共憤如此則士民之心不約而固三軍之氣不戰自倍此外戰守機宜

因時布置齊淮中土皆我前茅浙閩江廣無非後勁但使人心既定便可共作同舟至於邸報阻絕長安有孤注之危弟向有多設塘報之議須得一深密敏幹之官偵探有方時一飛報使我如常在君父左右而且可以相機戒備想老臣胸中碩畫籌之至熟矣未知日來消息如何幸密示一二區區狂瞽統惟裁鑒不勝悚息

致撫按二院

心一待罪開局向來錢穀官評原不相聞近劉岐老去後始承乏印務即奉台檄以計冊見督不得不借耳目於刑廳又該廳以公事在浙茲始得報略參鄙見然畢竟不能另出心眼強爲異同愧如之何至於可備露章者簡點各負無毛可吹業已奉告在前伏希台照更原其遲遲之罪外有求教者晏江防以五日新任即過寇氛本官拮据江干晝夜不輟調度有方天塹增險江浦李令以孤城抗數萬之強賊先事綢繆隨方制禦綽有韜略近復築臺製器屹然添京北門戶一層鎖鑰每見外虜內寇戎馬半天下破城殺民師武臣不聞有尺寸之功則此二官者不賢於十萬師乎竊願台臺取以此二官冠冕群吏置諸卓異俾有以鼓舞守令皆知果仰威靈實心做事永保東南一無事之土似於計典有光地方有賴而區區資格直可以無問矣瑣言非私伏惟台鑒。

與張撫臺

伏遇老公祖駕臨江干心一以乾繫不能執及前驅耿款無似竊計我師雖少失利然勝敗亦兵家之常江南非小僅有素傑以老公祖開誠布公好賢下士何患無人目前我兵雖寡收拾餘衆再募壯勇激以忠義與樞操各兵聯絡聲勢水陸相應何患無兵今夏麥既熟令民收割清野使數百里內野無所掠嚴禁奸民不爲通賊接濟則我飽賊飢料必不能深入即入亦不能久頓我持重堅壁相機伺間出其不意擊其飢疲何衆不克況軍中有吉甫親臨決策何謀不成心一已爲老公祖賀凱旋矣惟是軍務旁午爲國勞苦百惟珍重臨楮可勝翹注

又答張撫臺書

日聞台旌鎮皖一時人心遂安市肆如故賊雖尚在然已驚疑膽落不敢東下矣以老公祖胸具甲兵何難滅此而朝食只是賊多兵少遽難一鼓盡殲近聞大司馬之兵已水陸並進新總理六月初亦屈指可到目今禾秧在田青黃不接又兼夏月雨多山水暴注此正賊之萬不能逞長飢無所得食之時也竊聞兵貴拙速不聞巧遲又聞多算勝少算不勝惟老公祖乘此機會操必勝之謀爲一鼓之舉昔漢光降赤眉數十萬衆亦惟乘其飢疲萬一揆過六七月則秋高馬強盜糧遍野恐又大煩老公祖之憂耳至於選將之道自古在謀先一夫之勇皆兵也非將也但該兵說劍無貴紙上孫吳惟老公祖擇其意思深長者與之決機制勝不可謂今日選無英雄也

又與張撫臺書

伏念老公祖久勞江干攘外安內俾天塹增雄東南半壁胥登衽席但吳民之望台旌之還如望雲霓幸今皖城既設重臣滿六兵將相得諒可有備無患惟是敵府蘇州尤爲腹心重地即向藉綢繆兼以米價稍平似無他慮不意近接吳門之信有謂太湖綠林出沒有千人嘯聚角頭者有謂金閶楓江維亭竟多暴客者有謂土豪製造戰船通番無忌者總緣老公祖移鎮出江又吳兵屢經抽調則小醜不無伺隙而動如台駕旣旋則其黨自散其萌自折皆不問可知也心一仰庇宇下惟救過不遑但回首梓里杞憂更深用敢附噴台聽惟希崇

照不宣

答張守備

程守備有勇有謀真將軍也門下與之同心共守正所謂師克在和不在佞能無爲地方手加額耶至於捐貲築牆募工濬濠忠義尤爲可仰賊氛雖遠然去來不測嚴偵探以備其來伏火器以挫其銳多掘坑塹以制其馬如賊過江浦竟不敢犯蓋先聲奪人惟門下與同事諸賢深計之似不應以櫻城一守便爲完策也

與江院陳

流氛日遠江警頗寧儀揚安枕而敵鄉三吳一路亦免震鄰則皆老公祖之威靈也年來四方多故輒思干城之士說者謂吳人柔脆故鮮將種乃項羽渡江之八千非盡吳中子弟乎孫策舉全吳之衆與天下爭衡而周瑜則以萬人破曹軍百萬矣故謂吳無將者妄也老公祖馳馬過吳諸弁當必在鏡照中不肖久知其最著者爲撫標下守備程周祐無論其兼人之勇足令千人辟易且胸有武庫所至壁壘俱新昔秋六合被寇人驚風鶴不肖請於撫臺得用本弁統兵守六濬濠築壘遂成堅壁寇氛不復犯已而撫臺以會勦檄調潛太今春六合以訛傳賊信人心數驚又檄守六本弁念城工難竣復鼓勵諸軍分功助築事半功倍兵民相安至於本弁一歲之中無日不在行間而一旅如水至無以爲家絕無營競此皆其勞可紀其賢可風者伏惟祖臺留念幸於報命大疏敘述其繁蓋本弁真賢將也又見在應屬區區之心原非有私統祈台照

答丁鑛丁鈞

伏念先公清惠社稷名臣乾坤正氣凡爲經濟文章精忠偉伐海內視爲龍門國家倚爲柱石不佞童已熟習風儀今日又濫竽白下芳規遺烈無非我師至於思人愛樹人心棠蔭之感至今猶昔學宮之名宦兩邑之專祀皆奉公論然覺已遲不佞何力之有過辱垂念捧誦手教仰見孝思之所推不遺葑菲之下體但有增我感愧而已雅惠謹拜大刻餘惟照入不宣

答科院葉高標劉興秀

年來民力已殫軍需難緩然計海內之所輸以入爲出原自不窮抵緣胥吏之鼠雀多端江河之漏卮不已遂使入孔日加出愈縮朦朧侵那何在無之台臺膺聖明之特簡智足籌時忠惟報國潮流窮源肅清弊實俾出入相準中外犁然此真國計民生之厚幸也不肖鄙陋無識既奉告誡之諄諄敢不悉心稽核惟是應屬錢糧不能當外府之一太縣雖幸積逋頗少亦有蠹窟難清如雜餉名目非一彼此易淆磨勘不到最易藏奸即新餉成額可按而又有各縣入覲帶解者報文在府而批則則在縣不容不爲往返稽查此中法弛人玩動經累月始得一報用是遲於奉覆不肖知不免於功令矣惟台臺原而有之抑不肖又有芻蕘焉天下錢糧賬簿入數在司府出數在九邊而出入之大窳會則在比部夫使出入之賬簿明豈又有不足之患然而天下郡縣有京盤有歲盤皆屬諸巡按御史巡按只轉付之推官今久爲套數矣且推官誰敢向布司問多寡者此入賬之無人算也九邊當課兵馬之虛實定錢糧之多少而以破冒日甚拖欠亦日多且以拖欠之多不敢再問其破冒此出賬之無人算也至於比部掌記全在司官而部郎傳舍其官此簿仍執於吏人之手源之不清流於何有嗟嗟又難言之矣要之今日取財之道已盡嚴於

入當更嚴於出而出之難問更甚於入之難問台臺有心報國高見必有過人者勿鄙勿厭臨書不勝瞻悚之至

答黃撫臺公書

吳中十數年以來爲旱爲潦爲蝗無歲不災然正賦加派無不殫力以供如遼餉一項既輸金又輸米吳民忍飢剝肉不敢少後獨遼米脚價刁軍恣行勒索每一番交兌即有一番搶攘故有每石八分之詳因而奉行在案此八分者實以限制軍旗無厭之求使毋得多爭耳及察敵鄉紳宦戶十一年有每石一錢者十二年有每石一錢五六分者此外後手酒食斛尖之費不與焉民戶則有加至三錢五錢者惟十二年尚在未兌而遼年漸增已復可慮如欲盡奪而歸之官則以向日民間先交後兌之物欲令其空手受兌軍能甘心乎若猶未也勢必一脚價而既欲予軍又欲予官民間頓增兩倍之用是一遼米而既責民悉力以完公又責民代軍以償欠有司亦無釋擔之期將從此軍旂必任意侵盜愈無忌憚何也我有脚價可抵也不亦民與國交困也哉仰賴老公祖洞見民隱俯垂下詢某等各據戶所聞并聞諸在民者實是如此伏惟留念主持

上周挹齊相公書

天未厭亂雖聖主憂勤海內日見紛紛而以變理元化之任起明公而屬之此易所謂王臣蹇蹇書所謂克艱厥臣則正今日事也明公公忠體國開誠無我君臣相得太平有象海內之人皆爲明公賀弟能無手加額耶惟是年來時事種種可憂而其大者如人才之空虛百姓之蕭索南北咽喉之阻塞故夫寬文法以愛惜人才量徵輸以存養百姓肅清淮徐上下以通百萬錢穀咽喉討核軍實毋輕議增兵以節費難繼之靡盬自幼讀子思書惟中和可致位育而孔子論勝殘去殺亦不予武夫而予善人夫孔子子思豈猶是頭巾腐儒也哉然則其言大可味也古稱刑罰爲治亂之藥石不知藥石有偏至之性可暫試而不可常試今兵戈所在肝腦塗地即江南粗安餓殍相望天災流行皆因和氣未布天道人事胥有待於明公之還朝已弟伏在草野本不敢言天下事但天下安則山林之人亦安况又風叨知愛誼何能已敢竭區區統惟台照是荷

又與周挹齊相公書

生等伏在草野憂同杞人每從邸報中仰見聖主焦勞計先兵食然而國儲大命半在三吳敵府賦額尤居三吳之半數年以來旱潦螟蝗無歲不災至於舊年旱蝗特甚終事之民寧忍飢忍凍不敢少缺歲輸延及今春土米已盡私價高騰弱者餓殍相枕強者揭竿相向猶賴當事多方賑濟生等各勉力輸助幸獲少安不意五六兩月滴雨不施七月中旬始得一遇甘露農工所加僅及臨湖近水之田而其不耕者十之四五矣然使秋成無恙猶可半償公賦無何而禾根生螟復食苗心又無何而秋遇冬寒秀皆空穀非此數莖道穗俱付烏有嗟嗟何造化之不仁吾民至此也目今糶就俱盡十人九飢賣妻無主素子其收所賴續命一膏奄奄未斷者猶有客私不至絕粒耳近又報江楚薄收民禁甚嚴和商又阻雖地方當事有改私之請深出苦心生等亦僉京倉空虛軍需難緩而天災人厄適屆其窮有不容於一言者猶憶萬曆十六年與三十六年之大災改折之外又發帑助賑夫亦謂財賦真區不比他方蓋惜災黎正所以培國也况今年之荒更倍往時民間愁苦大非昔比而前船守凍後船莫准即使有米待兌仍是狼籍河干此之不可不商也恭遇閣下以司馬再相高目時艱深謀遠算動出萬全竊願略法皇祖之遺意量爲

遷融總期於軍需無碍民生有補惟閣下留神

與撫臺書

不肖心一吳下杜樗么麼無比然一念血性向往有道
即在千秋猶思神遇而況師表吾世幸可親炙如台臺
者仰止龍門何但今日伏念台臺賁日丹心妙以補天
巨手麟鳳一出固宜狐鼠遁形鴟鵂斂影不幸以我武
備久弛遂有逆首犯順徵兵徵餉無主不擾故疆場之
憂與根本之慮一時並急茲喜豐鎬之地賴有台臺主
張紀綱整飭文武但使崔符肅清腹心內固區區醜虜
譬如火焰暴張自將徐滅竊聞江淮之間亡命頗多此
輩散之即盜撫之即兵以台臺威德布聞管以忠義何
難驅馳爲用備勦虜之後勁乎不但天塹增雄東南受
福已也

答李萍棧

老年翁清亮正直既無時流習氣而又胸多武庫心細謀沉何所不了雖今日津門固稱最盤錯煩難地乎然選擇而使實出聖明特達之知但未免以此勞苦賢者蓋靡鹽之詩古人已忘之矣只是目前庚癸頻呼積貯中斷貴衙門與關寧相為表裏弟早為老年翁慮之讀大疏截漕并借鹽課權宜諸法此見濟時之一端也更可喜者甘霖大沛秋成可必又得總河之疏知河流亦已大通則三運四運似可無憂老年翁亦足欣欣自慰矣大疏中有及餉司蕭君一段蕭君弟向待罪粵西舊相與也粵西之人大約真朴有古風而老年翁謂其能設法以濟津運之窮意其才亦有堪任使者乎時勢多艱事事當人正當與共勵之見時幸為弟道不忘舊人之意附使草履不重願言

與張撫臺

老公祖六年深最深仁厚澤在小民豐功偉烈在宗社消憂固國防惠未然莫安財賦重地但以錢糧貽累雖見有開復而所留未盡當事者惕於功令尚難於照例一題不容不少待之奈何兩郡守之補道仰見老公祖為地方苦心亦人心公論共快此舉者不意以降罰之多松郡則置而不敢覆常郡遂以覆而吏部受嚴譴然實以不善覆之故而非常郡之累吏部也至使兩臺公祖不得為地方微靈於聖明不肖輩為子民者能無感又能無愧乎練餉一項初議始畝三吳賦重百姓亦已不堪今改始糧則是吳賦甲於天下而練餉之派亦獨重於天下也雖以大司農向來身歷其地親知其苦不得回天於是補救調停使好義終事之民不至上虧國課者實惟老公祖是賴矣心一竊有慮者照畝之徵已行督催之使立待萬一有司奉行不善胥吏任意增加則民苦愈深必如某戶該糧若干照糧該加派若干告示錄單務明白易見人人共曉而後好書不得輕重其手始不失遵旨照糧之意至有湖田沙田賦輕而收肥者又有山鄉水鄉瘠鹵板荒十年不能望一熟者其間酌盈濟虛全在有司之公明而主持則在老公祖總之里老可問衙門積書不可問賢士大夫可問勢豪土霸不可問行得安當民無偏累即是催科中撫字為國為

民此番知老公祖自有妙裁然勢莫一得或可仰備採擇伏祈台照

與張撫臺

江南仰藉福星傳聞歲事頗稔國家不得已而加賦想小民或可量力支辦矣只是楚寇反覆聖明赫怒特命閫臣督師期於一鼓盡殲但賊勢無常必在在扼險防要使之無所奔突而後便於收掃蕩之功江南既有長江天塹安慶上游又有一撫首當其衝老公祖所當駐防計惟有六合萬一賊敗東奔阻長江之險悉江南精銳以抵之盡洗逋寇以出民於水火真大快也向來吳將以勦寇死者荷老公祖題敘朝廷皆有贈卹如陳子王者雖死猶生而其子陳鑒已儼然稱千夫長矣鑒係將種年方少然英氣勃勃已志切報君報父願得一當為老公祖效死不肯甚壯之甚奇之今因其歸敢以附聞於左右總之為封疆用人非私也

三堂稟揭

謹稟粵西自往年為調撥一役徹夷防而夷橫用土兵而土驕近自黔事再壞而祿夷愈輕中國改歲以來入我內地殘我邨堡南太之間駭然矣該省十餘郡而漢兵不過以數千計我向原借土司為外藩今則弱者不能自存强者擁兵自相雄長蠢蠢思動反藉安酋之聲勢以壓我蓋夷患顯而迫土患隱而大竊意目前制夷之策勢不得不增兵守險而制土之策惟與之相安無事庶幾不即為黔續耳目今廟議以援黔責鄰省若粵西尤所稱唇齒者也其敢自後但恐有誤謂粵之土兵可用者故敢略述情形仰塵台覽職碌荒疆半年於茲毫無寸補而內憂外訐一時交集兼以問吏吏缺問民民逃每思察吏安民四字真堪愧殺然猶不置典典者皆台臺之賜也謹因題補參遊并缺官二疏冒昧附瀆臨毫勝惶悚之至

答何制臺揭帖

為酌平糴之規備邊圉之略邨災防患以圖善後事准欽差總督兩廣何揭帖內稱准戶部咨該本部題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該本部院具題前事部覆欽依備咨前來煩將該省加派以二萬留為蒼梧兵餉其四萬按額如期解部不得延遲拖欠一體欽遵等因准此為以原議題留價得稅等項共銀七萬一千五百一十九兩五錢二分三厘為各府平糴公本併備禦夷寇等用茲既奉有命旨應聽貴院徑行該司分別存貯酌發其抵過各年加派原欲並留充餉併備地方急需今部覆止准留三萬為梧鎮增兵又當設一遊擊統馭訓練為兩粵捍禦根本至於建置公署庫餉從役之費似當併酌會題等因到院除行該司查照分別存貯酌發外該本院看得梧鎮糧帶兩粵居三江之咽喉最稱衝要於此設兵南可備交西可防土東可為粵東聲援而北平樂桂林一帶如常山蛇勢首尾呼應況目今夷以兼併而愈驕土以狎法而愈恣五山八寨之餘孽實繁有徒投閒抵隙時為患則兵之當增與增兵之不可不於梧鎮又何待議仰藉貴部院念切痼瘼慮周桑土既抵派以寬民又題留以作餉其為粵謀已無不至惟是有餉斯有兵尤須有將有將隨即有公署庫餉從役之費夫建置公署猶費在一時而庫餉從役與此兵

此將相爲終始以今庫藏方爲搜括諒無別項存留惟聞梧鎮鹽稅二羨每亦有意外溢出雖爲數不多合無可以湊補建署之用而此外庫餼從役合無即於二千兵內省曠備支大抵得此二萬金每年常足則官與兵通融計算似可不乏矣其將官或就現在各弁中簡選賢能更置委用或另請添設皆惟貴部院主張要以設官非難得人爲難常見該省參備基布每小有警動輒請兵竟不解其平日轄屬之兵安在似今日之病尚在官多兵少將非其人反爲兵累此管見所以寧言更置選委不敢輕言添設也乃本院又有慮者今此五年抵派軍費貴部院幾倍持籌始有頭緒不知五年以後作何擬議必得長抵有法始可永久無虞不然違事一日未寧則抵派一日難已勢不得不先儘起解後議扣留萬一有不接濟又不獨憂在區區庫餼從役矣爲此合用揭帖前去回覆統惟裁酌施行須至揭帖者

序

古學彙纂序

國朝以制義取士東天下英雄豪傑之精神盡受成於六經孔孟之書盡得有經術者與之共治天下而又論策並試使所得經術之士又皆通今博古之儒庶幾居官無師心自用之患或遇大疑大任盤根錯節一一咄嗟可辦如良醫治病胸中有方不至倉皇失措貽人國以不可救藥之憂蓋制甚善也其後士子惟以制義為捷徑上以此程下以此應一不當則雖賈誼之治安仲

蘭雪堂集卷之三

舒之天人亦不得邀衡文者之一顧而士子之歲月精神不得不孤守一經畢耗於章句之間上所求之信貨與下所執之羔鴈不過月露風雲童子雕蟲無裨實用一旦服官當兵農禮樂刑名民社之寄猶幸天下無事賢者僅可修太平故事而士識日陋士氣日弱天下之可憂已非一日矣今寇橫於中原不得已而日急邊才所謂師中吉甫終難其選不免聽節制於長槍大劍之武夫而用將不靈士驕卒情至於海內虛耗飢饉連年公私交困致勞天子召海內親民之官臨軒下問共商兵食自茲以往程士者必不得謂一制義可以盡天下士然欲求實用於論策之中非古何以準今非學何以

獲古前此之月露風雲又為今日之士焚虛飯自非子滌腸胃另拓眼界包括宇宙之大流覽得失之林何以見經生之非腐儒學問之即事業於是吾吳周芭孫氏有心當世采自虞夏以及我明上下數千年博收約取彙而為書名之曰古學彙編曰君道曰治典曰臣道曰儒術曰民行曰法象曰稽古曰博物為卷有十為目有八而就八之中又條分縷析多不厭詳少不厭略使讀者既不苦汗牛充棟又不病掛一漏萬如蒐獸於原野魚於湖其為功亦大矣常以醫譬之六經孔孟之書如醫之有素難而此則東垣丹溪諸方也亦何憂天下之多病哉芭孫讀盡天下書而姓名不輕示人古來無不

蘭雪堂集卷之三

知古之名臣而有不必求聞之君子子故喜而為之弁其首

趙忠毅公文集序

忠毅公精忠大節不以文重乃予讀公是集而深恤世之不能用公非公不善用世也公秉道嫉邪自其天性一生誠惻惟在護持善類屏斥宵士以定國是而收教寧以爲治世御俗不過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不過務白是非故見人有善不啻若已有之與海內正人自爲聲氣而公實未嘗私一人於是君子而善必爲小人所忌而公領袖正人尤所側目故終公之身在朝無幾中禍最酷疑者謂公固不能容物而不知不然也予嘗反覆公立朝詩疏大抵程人必本於生平持議每歸於寬大其間棄瑕錄功引恬疏滯小善不遺所不能容者獨有貪汙險躁之一輩耳公惟謂此輩皆吸小民之脂膏奔走書帕士風一壞吏治隨之民生日瘠邊防盜賊伺釁而起公惟道以良心歆以功名俾朝廷清明政事修舉惜乎世之不能用公非公之不能用世也當神廟深居玄贊時公獨侃侃忤時猶賴上操太阿世有清議公在林間如潛麟隱鳳天下無不以爲瑞公亦得以家食優游寄情副墨公不得意尤在於詩往往悲壯憤激總出於忠君愛國而不失小雅之不亂至泰昌天啓間正人起用公亦自謂千秋一時蹇蹇諤諤不難任怨欲盡發海內忠直之氣共佐昇平無何而菟陸未夫密雲在郊群奸合謀以張璠焰并所謂忠義廉潔皆殺身之物而

公危矣嗚呼此正天地間大劫而公如世何也及今聖主當陽公論如日於是公之精忠大節愈見可仰則公雖不以文重而天下後世讀公文想公爲人將公負世乎哉世負公乎哉

鯤溪遺集序

夫文者道之華也得於道者深則其發於文也粹文固難言哉鯤溪郭先生殆所稱有道者乎予幼嘗讀其制義聆其亮節竊嚮慕之既涉蠡口溪水湯湯訪之里人得其世所居處迨後與先生之弟締姻因得以悉其行藏而索遺藁讀之即未覩其全已不覺神色俱馳前筆風軌卓然道隱於菰蘆中者盈盈目睫矣今先生之孫際可收其詩稿選而葺之眎予讀竟乃益知先生之品格高標寓意特達雖託篇什以宣洩性真之蘊非借幽棲以預規篇什之傳也雖然其雄才灑氣震爍宇內而一朝投劾如棄敝屣焉以故蠡口得有先生先生亦常有蠡口矣當其時以其垂紳束帶者而供衫履以其黃扉紫府者而供嚴整以其珥筆皂囊者而供典墳以其天厨大官者而供筍蕨以其鳴珂駕騶者而供杖屨以其五雉九扈者而供園翁溪友以其柴棚繳纏者而供連生齊物之觀試讀其書想見其韻如隱居諸詩則彭澤歸去詞也歸鄉諸詠則季鷹思鱸意也家燕諸草則柴桑命子文也蠡溪諸什則香山池上篇也其性情發於歌詠而風世之道寓焉其風猷著於疏奏而經世之略載焉夫滄浪之歌萍實之謠一言同遺猶為吾朝况公此稿為精神心術之蘊奧乎其道誼誠足鼎呂者而僅詩文云乎哉遂援筆為序以識仰止之私云爾若夫

揄揚贊歎之辭則有弁州諸先生在

填荒草序

予讀三百篇何詩人之有味乎詠兄弟也反覆唐棣況以良朋形以妻子而謂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嗚呼此東藝之好而真情之種也夫人當感時觸事或慷慨而增歎或腸迴而百轉一俯一仰牢騷無限朋友既虞非調妻子又難語心興情永歎獨有孔懷真莫如哉真莫如哉故獨行有同父之思在河有終遠之恨皆情也夫詩情爲之也子建兄弟才而相漬然煮豆一詩終爲停刃千秋而下讀者揮淚雲間二陸雖有才名反以取禍華亭之鶴不復再聞皆無足道眉山兄弟膾炙千古不可及矣明興多賢琅琊二王庶幾兩蘇伯起幼于願綱繼美然可謂並擅雕龍而未見嚶鳴唱和予與太淳少同硯席每一攬筆輒羨天葩兄爲太涵英英並秀一時二難遠追蘇陸近邁張王已而太涵客游京洛好俠有關太淳身留事母數奇困頓各在一天兄弟相憶則有詩以寄思已而太淳担囊負書千里尋兄太涵倒衣含笑把尊逆弟都門團聚信若奇逢則有詩以相樂已而太淳馬首暫東太涵旅次若失張秦塞之青燐淚墮胡沙望吳山之白雲眼穿親舍則又有詩以志慨皆情爲之也情不能以不詩雖征夫怨女皆可以才和而況兄弟既翕如二張者乎命之曰填荒則真填荒也已矣

就經談兵序

學庸語孟之書孔門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盡於此兵殺機也聖人之道有生無殺但使天下不與於仁讓遊於中和相安於道德禮樂而天下已治矣何以兵爲故學庸不言兵孔子不學軍旅孟子甚善戰之罪至謂服上刑若是乎痛絕之深也然則金子集成就經談兵毋乃亂經背經之甚乎余曰非也聖賢不言兵非不能兵也孔子曰我戰則克又曰好謀而成孟子謂孝弟忠信之民可捷秦楚之堅甲利兵聖賢經濟文武爲用蓋不言兵而兵在焉世儒不解而以章句爲明經學庸語孟止共咕嗶之具何怪乎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畔岸使長槍大劍之徒反得傲聖賢以不如而笑儒生爲迂腐嗟嗟非經誤人亦人誤經也集成少習儒書其於學庸語孟了然於胸第不屑爲章句以故落落難合英雄有數奇之歎遂爾投筆從戎以武成追士然淮陰不登壇終羞與絳灌伍於是退而著書以爲就兵談兵則兵屬武人之事天下受其害而殺不止不若就經談兵則兵爲吾儒之事不得已而用之天下皆知兵以止殺度幾不失聖人有生無殺之心雖然猶未盡集成也集成胸中自有武庫神而明之觸處是道自其爲一家之書則學庸語孟直此書之蘊蘊宿過矣如必牽合附會強爲分疏若者爲經若者爲兵此亦一迂腐儒也豈知集

成者哉余故爲拈出俾讀者知之

卷之三

九

風塵記餘自序

風塵而何以記也記在風塵也風塵何事記記在風塵何也曰乘槎天漢奇也牧羝海上變心夫非吾使人事歟今者天子聖明玉關長閉惟是郵傳所至玉帛相見而已雖然郵程吾日課也綠樹青山吾厭也行雲游鳥吾僚屬也無非事也夫人日處故土耳目所習即海市蜃樓亦以爲海上平常物耳一之四方則見一似人者不勝且驚且喜而况怪怪奇奇爲予所不見不聞者乎予於是覺吾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皆海市蜃樓也則不能不記不能盡記謂之記餘可也吁此亦吾使人之一幸也

卷之三

九

出山罪言自序

予性迂且拙一官浮沉大半家食幸未乞身營有一邱一壑終將老焉不意乙亥小草再出旬之北後先五年或自陳職掌或感淑時事率其愚妄遂有若干言夫官非言責隨分自盡恒苦不給何以言言於職掌之內近於卸言於職掌之外近於僭皆罪也雖當時自矢意非得已及今歸山翻閱舊案不勝悚懼總之見迂不能循分性拙不能通時自今以往撫松漱石倍覺天忌之浩蕩其他吾知免矣然不可不志吾罪謂之罪言

送大京兆劉岐陽公祖晉秩納言入朝序

今天子深念海內多故欲盡開天下利弊詔天下許直言得失有上封事者繫勿阻至不愛於陳清要以予言者用作天下敢言之氣於是天下人人以為立談可得卿相而誕妄麗難或抵拾人唾餘思以四駁僥幸一中至市恩脩隙不可詰問把持主者一不上則譴於其門動以過絕言路得旨切責久之天子亦厭其煩細間取妄言者一二下吏罪之而猶不能禁也於是納言一席即賢者亦畏不敢任謂持之則非上求言之意徇之則一遞書郵耳是非淆亂非所以重喉舌也故天子難其人以爲必得天下方嚴有執練習世事明達剛直者始足勝其任而愉快廷推以屬公制下之日中外俱慶乃公尹南國亦非易任也南尹所轄不過八邑又江南北諸郡亦有錢穀相屬名曰協濟檄催無關痛癢積逋常至不可算即八邑之中吏緣爲奸侵食歲額大京兆尊重往往以不問錢穀爲功今受罰公既留心國計於所稱協濟者稍用法轉換兌支亦漸見清楚而又出納緩急確有所持不一輕徇那借故所計類一屏京者寧雖無不足而且浮過之此外公惟執大體與民休息一切訟牒以爲皆五城訟師欲假亡是公爲有先生亂乎治援吾民耳十常不能行其一二即大中丞各直指檄下如雨亦惟擇其善者行之卒不見廢事乙亥冬杪流氛

近江大吏以於鹽果之費推之府其實府帑原無
此項公爲多方括處料理其半予以歲盡抵任與公並
宿城上見公事事整飭氣定神閒知我不足憂也南國
尚侈靡公力裁諸不節而又務躬行儉約以風之總惟
一意公忠體國而不爲趨時媚俗以故石事一載吏
不厭法官不損課百姓皆載清靜以得寧一當公閒命
正屆秋閒凡釐奸飭法內外悉慎屬提調者一一整備
予既以病杜門都人士惟恐公去諸大老及監臨御史
皆曰非公無以了此相與惜寇而公乃竣事鉅典有光
大抵公識練心丹雖夙夜在公而精神有餘雖盤錯當
前而聲色不動今爲納言即位尊任重然所事亦惟
天下之言已矣於公何有哉雖然公以淮理起家奉勅
巡江上下推任南臺東南十餘郡皆公昔日井州而豐
芑根本高皇帝之弓劍在焉又國家財賦藪也向來藉
公福星幸留此一方安靜目今外虜內寇而南備久弛
諸兵兵缺語餉餉匱兵戶工諸大老日相對橫眉而所
恃惟長江一練苟無備不一葦可航乎譬如人身東南
元氣也必元氣固即有風寒暑濕良醫以調治自西
北多事而兵費日加大半取足東南則維持東南正所
以保有西北耳公在納言不久即進以長六卿居於
天子信任公何者不屬公等重公行矣其無忘南國哉

贈周海骨將軍北征序

兵事以氣爲主故善將將者必先養其氣其氣能雄於
萬人之上而後能橫行於敵之中故曰夫細柳一營至
使天子入其軍爲之按轡徐行漢文曰此真將軍凡所
以養其氣也天下承平日久武臣之心久於獨健文
法顧指津要而爲將者幾於無氣矣然其正英雄亦思
得一當爲其所欲爲焉耳必不肯隨人脚跟爲轉移此
亞夫寧死不對刀筆吏也已已賊騎蹂躪我畿南赴赴
武元莫敢出京城一步將以未拜官一武迷士東詔
援師南護火器皆以匹馬往來於賊衝至於手刃五賊
身被數矢卒能計脫裘裘而報聖主嗚呼亦非夫非
用其氣與及賊退事平當事者竟休之於東八無事之
地乃東南實非無事也綠林之儼接踵海上兒戲之兵
無是公之餉何可不一整將軍之心亦猶是欲爲所
欲爲乃使海鯨攝息明漢威於無外又何壯也而儒帥
踞其上反睡毗之英雄有氣何堪屈折幸賴當路有知
將軍者曉請仍用而將軍始行年來聖明以國士遇武
臣臨軒一策所以鼓厲武臣百倍漢文之氣於焉
大振將軍今日以國士報知遇者願如岳武穆所云直
搗黃龍府與君痛飲可也將軍爲陳六史所取士而不
實豈試事故行之日書以勉之

送大司馬又生黃公遷總督河道工部侍郎兼兵

部侍郎提督四鎮都察院右會都御史序

大中丞又生黃公之撫我吳也蓋未三載云公洞識吳人疾苦方為救災防患飭備諸戎革從前之蠹政建善後之良圖正爾日不暇給而總河之命一矣先是撫我吳者為今大司馬玉筍張公公亦遷總河去而公又繼之國家每歲漕東南之粟百萬以入京庾通塞遲速勢不得不聽命於河年來天意乾封水泉耗竭治河之費日見浩煩又綠林梗路雖有津通徐臨之兵河堅不得用自得張公以河臣兼大司馬事而漕乃得以時飛輓張公為大司馬天子深難其人謂非得海內才望如張公者未易辦此於是屬公吳撫之遷河道而兩公始蓋重漕也所以重河也乃歲轉之百萬我吳已居其大半是故吳之輕重關於漕者更大則重吳又非所以重漕乎哉且吳為財賦與區國家之元氣存焉數年來虜虜紅於肩背寇橫於腹心幾幾乎以一隅供天下而乾坤晏然金甌無恙者徒以有此元氣也故撫吳之與撫九邊他省異九邊他省可以用其節餉之戎靈而撫吳則必咸以愛用道以久成是以兩公又不獨才望見奇常抑其節餉之尊津乎力脩近民之政其於吾民也二音進几席而燠休之漕之以精神蒸之以和氣在公三年之內與公共事如一日也然為張公之時難為

公之時則難之難何也吳賦甲海內厭田上上歲割吳半僅完常賦其下者終歲勤動不能得半飽故吳有重賦而無全賦者勢也自遼事用兵有新餉有雜派不容有司緩分毫以寬民而又突有練餉之加復議因糧重而又重功令之嚴凡為奢級戴罪張公皆以身承之冀緩百姓須臾死故曰張公難也至公之時則旱蝗之憂仍千里幾同不毛漕額之取盈如故而又議冬兌議民運奉行之不善致使閭閻騷然公為調停於上下之間既力請於朝少得改民始寬一分之力又走牘於在漕當事力言民運之不可狀蓋漕之屬於軍久矣如所為贈耗輕費諸費無不備百姓之力以佐軍而仍責以代軍之事此不惟誤民徒誤漕耳公於其勸緝紳大戶量出舟資俾官自為募而吳人帖然此公之難一也自浙東荒而吳米走浙日騰湧又加吳歲六糧斗米價至千錢弱者為踴躍者挺而走險先是公已慮之今每畝出米一升積之於官當是時公廉得其亂首某之於市盡發所為積米者平價以予之而公又自為措處平糶若干月郡縣以是為差有不足則勸緝紳大戶量力多寡而助之於是人心乃大定此又公之難二也吳故稱澤國其大盜倚海為巢一日盜舟盤據靖江一萬一舟引流寇其勢一合則江南之禍有不可言者公曰事勢大即日移鎮澄江用計破之賊敗歸海公復

授意於兵情使者縛其渠魁而賊黨多散是役也公知海上飢卒不可戰以募用漁船并令沿海大姓各出兵攻剿自衛而向來漁船大姓往往與賊通至是無不與賊鬪賊遂勢孤而拔靡不終月而收全勝此公之難三也公又痛念吳人重役最苦無如糧解每名費至千金有遺途之停阻終歲不得見妻子者有包攬之侵漁家破不能完一役者公爲上疏力陳其害謂國家未嘗虧百姓無奈奸胥吏視爲奇貨夫民一經貪黠無不畏如赴湯蹈火彼不迷末則心花說自非改絃而更張之將從此吳無百畝之民而有司貪黠之法亦窮計無如官解之爲便官解則奉官所費之贈耗車脚之於官不足則量畝照科公費衆弊則事易集而終新重胥吏不得漁獵欺隱焉若夫漕船之擱截也津梁之拘指也官則無之交納之濫取之京棍之指詐也官則無之託獲俞旨公隨奉不必候代之命使公行而或異議阻撓終成禁舍或苟且目前仍累吾民公實慮之爲疏請暫留終事此公之難四也大率公撫吳大政彷彿張公未嘗不成而威不加於小民未嘗不愛而愛不寬於奸宄處天人上下之俱窮亦國謀民生之交顧公又風夜以思拊重而動如秦越人之治病必知其病之所由而後發藥藥罔不効二濟禱雨祈年必步必親自奉簡酌食不重味莫不出於至誠故足格鬼神而回風俗藉令

再留公如張公之五年則興利除害規模必倍宏遠又更進如周文襄公之十有九年則必能使人皆登於殷阜歲不能爲山荒以全盛之元氣還之國家即虜寇亦猶秦越人之視疥癬也何患之有雖然公今行已吳仍附公之宇下即他日正揆席而以重漕者重吳公其能忘井州乎則目今以往何日而不拜公賜哉

五

集 105—554

吳郡王心一著

記

淨業寺觀水記

長安以水爲奇遇每對硯池孟水與天光相映便欲飛身溟海一泝洪流而淨業寺在都城之北面臨清波汪洋數十頃兩涯之間幾不辨牛馬而一望鏡徹直令人心一空招提金碧與林木森疎時時吞吐水練上即此便是方丈蓬垣子厭苦塵污一日舍與術涯而步見有敗荷如蓋餘香乘風來撲人鼻忽木魚響隔林笙歌隱隱出紅樓中覺耳根如洗轉視昔時從驢馬間聽得聲頓隔人天已而穿蘿草復復有小橋自西而東竹樹交加成帷更爲奇絕子乘小酣暫憩草茵爾時欲有題記覺我寧作我不可更著名言頃則西山落日斜挂樹杪如輪如燭返照水面矣歸來抱膝對硯池孟水餘興欲動便欣然神往遂漫爲追敘其事倘他日乞得冷曹借吏隱閒身再爲覓句以志勝事當不負此佳境也時同遊者傳孟博汪砥之郭仁仲楊世延及子長子屏萬曆乙卯暮秋日記

重遊淨業寺觀水記

客有邀子遊淨業寺者曰昔者子嘗於此觀水矣欣然自喜謂不欲負此佳境一似與子有未了之緣請與子期願言星駕子爲晨起而往客已攜酒到園待我矣對園者即子乙卯之遊隱隱聞笙歌處也有樹臨水右臨小剎東西一顧曲岸逶迤夏木森疎結陰不開而水上芙蓉墜粉凝碧猶如散錦遙對水北則淨業寺在望焉布地黃金浮塵不動因進子往所憩息處草茵如故三年且暮惟喜子官與此水俱冷因相與引觴呼白酒政皆開網一面遂得時時縱情遠眺見叢荷中刺船載酒歡叫波心而隔林來客坐擁紅裙綠竹相和樹頭鳴鳥晚來聲急一時與此水又未嘗冷也夫子乙卯別此水明年奉使而南泛河涉江冉冉過客一任長年今還憩此偏似緣長昔米顛呼石爲友子亦呼此水爲知我臨流命酒不覺慨然忽有黑雲自西而來電光閃閃射入酒盃急爲撤坐歸未半途暴風揚沙屋瓦皆飛咫尺之間莫辨牛馬雨亦隨至于所乘之輿時時欲倒已而至家纔一啜茶則又雲破月來紙窗吐白矣時爲戊午之六月十六日携酒者爲余友黃盟赤黃子將同遊則蔣民部盤郭胡水部遠志潘參軍民表皆二黃所邀也

出都城至臨洛記略

出都城則二月廿九日也良鄉涿鹿之間地多沙磧民少業游手之徒皆藉郵錢爲度腹觸目可憫然佛宇之宏麗橋梁之雄壯莫有過焉而西山疊翠與嬌紅淺綠映帶遠近間亦可稍令客中一解顧定典而往山斷水枯千里平陸但有垂柳牽衣黃塵無際雖五里一坊多懸古人遺跡然實無足據也其郡爲保定爲真定爲順德皆以雄城峙壯哉股肱予謂三輔根本近因邊倣搜括加派皆宜特寬內地用培元氣拱護神京保障乎繭絲乎撫此土者宜乎籌之熟矣過清苑謁楊忠愍祠爲詩以弔之因歎忠愍死於奸臣生於青史然忠愍死而嚴氏敗一往一復相去幾何則又千秋青史與一時國法未嘗不並存故予詩有丹心殊不負含笑在重冥之句過趙謁廉將軍廟夫自邊烽告警將非其人四路之覆酷於長平藉令有如將軍者豈有憂哉歷燕趙七宿而至臨洛

上黨行記

臨洛而西皆山行山多沙土常行澗道中兩崖千尺酷無公翠道上松子如瓜如卵馬蹄滑滑山家穴土而居往往有戶牖玲瓏鑿壁爲樓者時已清明後數日而木猶葉脫惟柳初放綠與半開杏花點綴春光耳經兩宿漸見山形露骨芙蓉如削石城斗懸是爲吾峪關吾峪而往山勢又折而下漸行坦道其邑爲黎城爲潞城一宿至上黨

至上黨記略

上黨左倚五龍百谷諸勝城外山頭參差如髻王孫家
多官爲園囿中皆築高臺層巒疊翠舉在几案間但土
燥水枯恨無一望澄波耳圉有池皆汲井水畜魚然池
亦深二十餘尺俯視重淵遙見朱魚鱗鱗無復濠濮間
趣也其民鮮常業其俗輕生而重利每爭一錢之微輒
自盡童子辨髮雙髻婦人多以花帕覆其首而半施其
臂諸王孫雅尚文墨皆贈予以詩有所謂種德道人者
善岐黃能風雅爲予談此中名勝坻坻可聽如聞左太
冲山水清音之詠便爾勝情莫禁卒不敢以此擾守土
者畢使事遂行

長平行記

由上黨半百里至長平皆坦道又半百里出長平長平
即白起坑趙卒處有山四起當年白骨已化爲青草黃
塵余不覺悵望欷噓夫趙括乳臭子必敗國入皆知之
然今四十萬人中有田橫之客百人何至俯首就降降
復就坑如殺犬豕使白起得以肆其不仁又今有一二
人如外黃小兒亦可以知免四十萬人之死而何其不
然也是其死可憐其人皆可恨也過長平一宿至太行
驛

太行山行記

太行驛以往路皆崎嶇漸行漸高遠迤百折恨不見一
奇石一古木數里一邨皆倚山結屋嘗有桃花數樹與
丹崖碧草相爲映發此則山中之煙景也麥畦井井高
下縱橫無草不塋一似石田有用此則山中之農業也
白雲行破萬嶺皆低又復數里忽斜日西懸石壁皆赤
或曰此處近有一豹薄暮即食人與卒恐怖急宿程輶
驛早起仰視星河舉頭甚近漏初五下而早見東方吐
赤矣行復數里忽見有石崢嶸轍迹滿道碑記云孔子
迴車處夫孔子欲適晉嘗臨河而歎矣豈其重覆巢毀
卵之戒終不欲至其國與石磴盤盤從高轉下萬仞之
壑俯視危甚是亦王陽所謂畏途也行復半百里有鐘
聲自野寺來以爲已得坦道矣穿林而過猶見河流如
帶隱隱落翠微之外復數里而憩萬善驛治午餐

大梁行記

行至萬善而羊腸已盡一望平行始聽流水潺潺如清
夜鳴琴吾體甚適道旁接葉蒼翠迷眼不復見有落紅
如雨轉太行以西景物又爲一變矣予乃知九州之重
盡於天地不自神禹也夜宿寧郭晨起行八十里至繁
津渡黃河見隔岸有山孤峙有一神廟舟人告予曰此
楚虞姬廟也不遠即鴻溝處嗟嗟英雄之生河山遞主
孰知虞姬婦人獨占千秋一塊土乎假令赤帝如在項
王有靈當必相視一笑也過河輿行再一宿至大梁大
約自太行而來大梁東西數百里皆苦不雨春時少麥
百姓愁歎有司皆設粥廠以待饑民

滁陽行記

予少讀醉翁亭記便願願神往以爲何幸得生此土爲
醉翁百姓也及予承乏使曹往返經滁者三四矣大約
自西北抵滁經紅心歷磨盤嶺二百里皆山行忽焉爲
道忽焉爲壑而山關孤絕特起梵鐘一響萬谷皆應此
滁之第一觀乎自渡江東南行爲儀真爲六合皆坦道
漸近滁有山不高若斷若續蓋環滁皆山而獨開東南
一面予問太守醉乎曰未也朝焉而送客於東暮焉而
迎客於西是太守也問百姓樂乎曰未也筋骨盡於征
繕老死而無休息是百姓也予於是喟然三歎悵然四
顧昔爲醉翁今爲醒吏醒何以愁醉何以樂予將起歌
陽子而質之因爲反其亭曰勞勞而名其鄉曰愁寓

記發金閭

歸望虎邱如望故人予旣以使事登舟矣而二三知己
移舟金閭載酒邀予子戲謂之曰余有故人在過歸尚
未見諸君亦願見之否遂相與載酒乘舟渡白公隄步
千人石子曰予故人則此一片石是也爾時明月在樹
梵宇寂寥獨異他時歌舞場一似山靈虛此夜以待予
因笑而命酒還至金閭漏已三下惟念往時歌人不與
此石留醉爲歌以志之時丙辰十月十三日也

松陵道中行記

金闕挂席薄暮至松陵望見長橋橫臥水波洞洞相燭
與月光吞吐遂移步橋心遠望城樓浮沒水上東西一
顧微波遠樹或澹或濃恍然身在濛上想見魚之樂也
時偕予步者陳子文能畫張和之吳友于陳伯卿能詩
皆酒豪

武林道中行記

自松陵而南溪流如帶嘉湖土貴隙地皆桑三百里舟
行桑陰中遠望武林諸山壘壘如髻疊出雲端擬從便
道一泛西湖步行六橋覽飛來諸勝或稱此中佳處尤
在石屋煙霞虎跑遂從浙中驛與行山徑中石磴曲折
松間子落時來打衣約五里許見一古剎與人告子曰
此石屋也屋在佛宇後中可坐數百人洞牖玲瓏皆通
天光但無野趣如人家園天井中假山耳又石壁皆雕
鑿阿羅漢像失山本來殊敗乃公與命與人急尋煙霞
虎跑行約二里穿蘿而上徑漸高漸削子舍與扶筇而
步見有孤亭俯臨峭壁東望林梢江流如練直接海潮
亭北一洞深可十餘丈額曰煙霞洞石壁亦有阿羅像
如石屋地砌以磚如官衙甬道碑記皆有故監孫隆名
字鳴呼虎璫之害烈矣何意殃及名山子於是廢然而
返而虎跑泉亦歸途便道與行四五里聽流泉聲從松
澗中來急呼童子爲我取一杯泉洗余雙眼遂循澗道
行不覺轉入深壑忽聞人語與梵聲相雜乃虎跑寺也
泉在一亭向來泉聲至此反絕寺僧俗甚題吟非一唯
蘇長公一塊石堪與語又以非時人埋置壁間子興益
索然即西湖六橋以爲直童子盆盎間戲矣歸則日落
西山嵐氣如墨不異觀梅道人畫差可解嘲遂一宿且
渡錢塘江

錢塘江行記

錢塘東連大海故江湖勢如雷車江左越山出沒雲際
飛翠遠來撲入舟中右顧則南屏鳳凰諸嶺拖帶而西
直接富春民好樓居丹楓黃葉與蒼松翠竹點綴江樓
間不絕如錦但水味若鹵不可以茶百里而上爲富陽
一帶便清可見底又一宿爲桐廬則尋丈無滓俯視江
底石子歷歷如星而水味玄淡縱不與揚子江心水爭
價然東岡子品置第十九吾不知之矣

嚴陵道中行記

桐廬三面臨水而水又環山如抱雄傑斗懸此亦一小
瀛洲也桐廬而上兩山夾岸舟從澗壑中行白石星星
引帶江渚者七里灘也松際古宇隱隱隆起者嚴先生
祠也而絕壁雙聳磴道盤空者爲釣臺子乏濟勝具不
覺一鼓力而上俯臨萬壑江流如線白雲時時往來松
頂而予客張和之不能從焉予遙指和之曰子陵先生
於此垂綸須有千丈絲百丈竿予將倩來子試從竿頭
懸渡可乎遂大笑而下已復移舟布帆乘風行不異飛
目數奇峰耳聽泉聲須臾洞巖忽開舟人告予曰已至
嚴州矣

蘭谿道中行記

山至巖而脉勢又一開闢向之怒者平怪者伏矣水深不盈尺舟行石上憂憂有聲如圍棋子子易一小航如葉然每至湍瀉處水石相激吾見其難前如此者百里至蘭谿易輿行

三衢道中行記

蘭谿輿行一宿爲龍游再宿爲西安山形若遠若近從人面遞起無他奇絕惟喜龍游晤解言卿話至夜分慷慨無世情語而西安今俞君宣招飲衙齋如坐山居談往時文社舊業與所選唐人絕句忽見牆上殘月翻芭蕉影清韻逼人矣

機春

三衢道中脫粟之法皆從溪流瀉處截流置車車承水
勢狀如桔槔不勞人力機動自轉橫木懸杵掘地爲臼
謂之機春俗呼爲水碓機心所至又可發漢陰丈人一
笑哉

玉山道中行記

西安而往路經爛柯山予既以使事不敢停驂看棋而
寒林落葉微風竹影猶隱隱如圍棋子聲如此者百里
而宿常山邑懸山腰因山爲城自常山而上則連山如
濤林木深茂從輿中望相子樹不異半開梅花縱橫溪
澗間薄暮忽見懷玉山頭人煙如翠頃之雉堞高懸漸
見入市雜叢林中夜宿官郵亦一山漸矣

弋谿道中行記

且發玉山見嵐霧障天雲林一色已而日高霧霽山漸吐翠水漸吐光如在蘭亭上游峻嶺清流映帶不絕蓋予看山至信州亦大酣暢然猶恨未見甚奇石耳自遊信州則山山露骨不惟競秀且復爭奇有削若芙蓉者有立若覆鐘者有猛若虎踞者有紆迴若游龍者有玲瓏若樓閣者有靈壁千尋橫駕無際若飛虹者其他穴者竅者凹者凸者變幻不一予一一以問與人與人謝不知間或偶舉其名皆鄙俚狀其形似如似牛呼牛似馬呼馬而已予不復記惟益信此一定有名仙往來不欲令山林名字浪傳人間使凡夫肉眼得以妄加物色吁亦奇矣某抵弋谿則弋谿圖此路名山一都會也

淮陽道中記

山過弋谿勢稍紆徐而予看山至此亦如富家房廊觀玩已自有餘即層巖疊翠視為家常亭榭不知其為異也一宿為貴谿再宿為萬年萬年者與人錯走道也與人善走險而病涉故避餘干紆走山僻遂越一日至淮南

淮南道中歸記

予至淮南則十一月之四日也越一日竣使事登城北
芝山謂可望匡廬五老然亦一土阜耳他山如馬跡薦
福俱遠不可望惟南望彭蠡水光接天是亦諸山一開
面也還於初八日謀一歸道或者謂新都諸勝更爲奇
絕且可省程二日於是取道浮梁時予病目且復苦雨
惟見雲樹朦朧亂山縱橫隱隱若游米顛圖中夜則兩
宿荒寺寺僧亦惟解養雞畜豕而已

祈門道中歸記

過浮梁皆行亂山中兩山夾立僅容一馬宛如井陘道
上也道旁往往見有百圍之木蔭蔽數畝千年之松偃
仰如龍子畫閣虎穴兔窟夜宿古寺敗宇經兩日夜而
後至祈門

白嶽山遊記

從祈門行百里皆在蒼崖碧水間忽見雪花如舞飛點山翠皆成落梅已而雪止惟細雨如霧觀層巒橫亘如龍戲雲中拖帶二十餘里薄暮渡登封橋見一峰孤上已爲白嶽山脚矣予病目苦風復對霖霖或爲予難之子曰幸天不雨鐵正可懸吾兩眼在紫霄絕頂今以清露拭之何畏耶遂易輕輿手小蓋磴道崢嶸約上數里額曰第一仙關回視登封橋已隱隱在白雲下矣再盤旋而上道愈峻愈險忽有巨石插空孤開如戶曰天門進天門路稍折而下行而復上時已抵夜羽人執火相迎則見火光照處洞壑幽深面臨絕壁非復人間境界予因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羽人復引予折而東入榔梅軒房廊街陌別一洞府予宿一小樓自謂此身忽來天上也是夜雨不止五更鐘聲又來枕上喚人使醒予起梳洗往禮真武後來飯榔梅軒則羽人設牲宰雞腥氣撲人予便擲箸欲起顧瞻羽人饒口耽耽流涎如注予不覺失笑戲謂之曰子性正如野鶴惟噬蛇虺耳不復解有紫芝甘露羽人乃悟爲一進素子飯畢喜雨止復乘一輿羽人著屐引予其行如飛半里而得紫霄崖壁立千仞俯見諸峰遞出雲際遠近來朝莫曠觀也但恨此間巖洞不測往往塗澤妄加臆懼而崖上多俗客鐫題名宇耳已復循崖而行磴道險甚

履常三分於外又數十步見五老峰如人五指並峙雲際羽人復攜酒俟予予曰惟此石丈不可不與飲因爲傾數杯覺氣益壯遂舍輿徒步穿林而過轉入小廊忽而翠微當空俯視絕澗飛石如戟則羽人所謂捨身崖也羽人告予曰此中林莽多蛇虺不有野鶴飛往食之何以得寧靜山林予爲一笑已復轉過香爐峰見琉璃殿上玉屏孤聳乃循故道曲折上下覓羅漢洞洞亦幽昧而巖際飛泉泠泠有聲如珠簾挂空羽人呼爲珠簾泉須臾復出天門則望見登封橋又隱隱在白雲下矣從高俯下愈覺危甚或與或步復至山脚日已欲暮遂行三十里而宿海陽時爲丙辰之十一月十五日也

因憶此中倘雲開月見便如住水晶宮當必有靈仙下來或可一聽霓裳之曲恨緣慳遇而不及見之

績谿道中歸記

海陽一宿至新都遠望黃山半落天外予時時褰幃視之恨不能飛身其際觀浮邱公丹竈何如耳新都人多業商好爲高垣皆傍山臨流倚簷蔽日或者謂此中商人多數十年不一歸庶使空閨愁婦不見陌頭楊柳耳過新都百里猶舍竹木漸入蕭疎至績谿則孤城山僻狐兔晝行矣

障城道中歸記

宛陵去障城百有五十里而績谿至宛陵須春二日糧重一宿皆從亂山中行每當峻嶺馬不能過而與人疾走如戲以此爭勝夫今予輩得此一副濟勝具則朝黃山而暮白嶽豈不一大快事哉漸近郭城山勢坦緩見茶林如翠一似吾吳天池光景而平時麥葉一望青青已而障城飯畢復輿行五十里遂易小艇而渡而向所歷奇峰疊障又直作過去觀矣

大佛閣記

具定有大佛閣閣有五層高十餘丈中有銅鑄大悲像予入門下禮而遙望其首如渺然雲際也拾級而上又二十餘尺則見其中半體左右各分十八臂皆以巨木爲之如辰虹亘起再拾級而上乃見其首眼耳口鼻莊嚴端妙而俯視下體則又渺然若雲之下矣相傳以爲宋藝祖所造夫子不聞藝祖佞佛何至塗膏疊血聘金容之壯麗又出梁武上乎藝祖常欲庫中錢積滿若干萬國復燕雲十六州安知非假此積數百萬之銅備鑄錢用乎英主神謀妙於不測至今問之右猶留藝祖像世俗不察謂藝祖亦佞佛事予故表而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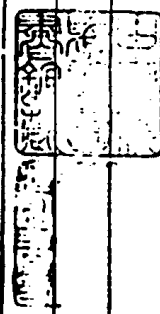
歸田園居記

予性有邱山之癖每遇佳山水處俯仰徘徊輒不忍去凝眸久之覺心閒指下生氣勃勃因於畫事亦稍知理會卒未以先府君年高棄官歸田敝廬之後有荒田十數畝畝偶地主求售予勉力就焉地可池則池之取土於池積而成高可山則山之池之上山之間可屋則屋之兆於是歲之秋落成於乙亥之冬友人文湛持爲余額之曰歸田園居門臨委巷不容旋馬編竹爲扉質任自然入門不數武有廊直起爲牆一逕友人歸文休額之也逕盡折北爲秫香樓樓可四望每當夏秋之交家田種秫俱在望中自樓折南皆池池之廣四五畝種有荷花雜以符藻芬葩灼灼翠帶湄湄脩廊蜿蜒架滄浪而渡爲芙蓉榭爲汎紅軒自汎紅軒繞南而西軒前有叢桂參差友人蔣伯玉名之曰小山之幽又西數武有堂五楹爽塲整潔文湛持取李青蓮春風灑蘭雪之句額之曰蘭雪堂東西柱樹爲屏其後則有山如幅縱橫皆種梅花梅之外有竹竹鄰僧舍且暮梵聲時從竹中來其前則有池取儲光羲池草涵青色句曰涵青諸山環拱有拂地之垂楊長丈之芙蓉雜以桃李牡丹海棠芍藥大半爲予之手植池南有峰特起雲縵樹杪名之曰縵雲峰池左兩峰並峙如掌如帆謂之聯壁峰峰之下有洞曰小桃源內有乳石乳石南出洞口爲漱石

亭爲桃花渡其石之出沒池面者或銳如喙或凸如背又折北磴而上爲夾耳岡爲迎秀閣爲紅梅坐直接竹香廊以至山餘館漸逼予室予性不耐家居不免人事應酬如苦秦法步游入洞如漁郎入桃源桑麻雞犬別成世界故以小桃源名之洞之上爲嘯月臺紫藤鳩可捫石而登也洞之東有池曰清泠淵池上有屋三楹竹木蒙密友人陳古白額之曰一邱一壑自蘭雪以東此其最幽者蘭雪以西石磴重疊皆可布坐梧桐參差竹木交蔭一逕可通聚花橋東折諸巖攢翠下臨幽澗頗有茂林脩竹流觴曲水之意自此設試望橋曲逕數折即得緩雲峰北望蘭雪堂又隔盈盈一水矣山逕逶迤從高超下上接緩雲峰俯瞰涵青池者爲連雲溝繞澗欲窮得石如螺因之而渡者爲螺背渡又折而東爲聽書臺以可聽兒子輩讀書聲也西折爲懸井巖有洞幽邃踏水傍崖四面懸崖直削蓋如井然再拾磴而造其巔諸峰高下或如霞舉或如舞鶴各爭雄長於緩雲下者予不能盡名之又西則爲幽悅亭亭之左有石大餘夭矯如龍子自採之包山云自此層磴而下溪澗相連植有楊家果數樹是爲楊梅隰又北折有屋半楹四望皆竹是爲竹郵由竹郵又西折從南爲銅蘭館庭有舊石數片玉蘭海棠高可蔽屋頗堪幽坐北折則迴廊曲而且幽廊半有小逕斜通石塔嶺廊盡由南折西皆架

山茶有亭曰延緣延緣之北有石如玉拱立簷際謂之玉拱峰每至春月山茶如火玉蘭如雪而老梅數十樹偃仰曲屈獨傲冰霜如見高士之態焉插籬成逕至梅亭紫微治亦園居之一幽勝也北臨漾藻池遙望紫微山飛翠直來撲坐夏月之荷秋月之木芙蓉如錦帳重疊又一勝觀有橋橫跨池面謂臥虹橋橋之東有石如雲向空而湧爲片雲峰橋盡有石可憩爲臥虹渚轉運而北依山傍水蒼松雜卉接葉連陰爲小剡溪有石橫亘如門四山翠屏停水一泓有古木覆其上爲杏花硯渡硯盤旋而上是爲紫微山以言共石之色也山有五峰曰紫蓋曰明霞曰赤筍曰金花曰半蓮又謂之五峰山有亭曰放眼西與南洲之拙政園連林廡間北則齊女門雄傑半控中野似輞川之孟城東南一望煙樹瀾漫惟見隱隱浮圖插青漢間近以林木蒼鬱不可縱目溪上葉潤山額之爲流翠亭自流翠而南於石阿間得路東折爲拜石坡水石俱備梅杏交枝左有花紅果樹扶疎如蓋有閣聲樹杪間曰資清資清之下三圓其戶是爲串月磯復設柴扉當局之自拜石折北又西則爲紫微之背泉峰疊湧亂石嶙峋環山有瀑從水中夾結有草亭架梁而登可通潑北有地皆種木奴因號其亭曰奉橘蓋借王逸少奉橘帖名之也至此則山盡水窮東行長廊爲想香逕竹梅夾道香韻悠然沈啓南有可

竹之額尚恨無人以梅匹之出想香已在蘭雪堂矣東
南諸山採用者湖石玲瓏細潤白質鮮苔其法宜用巧
是趙松雪之宗派也西北諸峰採用者堯峰黃而帶青
質而近古其法宜用拙是黃子久之風軌也予以二家
之意位置其遠近淺深而屬之善手陳似雲三年而工
始竟甲戌子復流連塵網庚辰歸田又爲脩其頽壞補
其不足子無間陰晴散步暢懷聊以自適其邛山之性
而已所謂此子宜置邛壑中子實不能辭避崇禎壬午
九月日園居主人王心一記



論

應公

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於此不能正其誅而曰
爲其少也使管蒞義吾將老焉奸人居騎虎不下之勢
反得恣其凶謀使桓甘集弑之大惡然則厲氏之罪誰
實貽之皆隱之需不能割慈戀名位貽之也夫隱以繼
室之子長當嗣位其奉桓爲太子以成父志亦庶幾奉
伯之用心即不必爲荆蠻之逃使當時聲羽父之罪而
即授政於桓仍不失爲季札子孫之賢惜乎其不能也
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隱之謂矣

太子申生

驪姬以賊由太子陷申生獻公信之殺其傅杜原款或
謂申生有辭於公可得免乎不知以獻公之溺驪姬之
險又賂諸嬖臣所謂二五耦者羽翼已成矣雖申生有
詞必不容辨即辨亦適以重公之怒而速其死夫當偏
衣金玦之賜申生實可以逃而羊舌大夫已謂違命不
孝欲其死之蓋父非棄子子何忍先以違其父至此則
惡名不白惟有死而已矣死姬也實死孝也故曰申生
其恭也申生所受之名與所處之勢視重耳夷吾不同
故二子可逃而申生則死

管仲

管仲天下才惜乎遇非其主以桓多內寵非能用管仲
者若無仲則亦襄公之續耳惟仲善用桓不一一與之
爭而第因之以立功名故一匡九合孔子大其仁而致
主之道未之有聞故又小其器然使仲遇湯武之君其
成就當不止此尚論者亦量其主度其時可乎

季友

季友對莊公曰以死奉般慶父使賊弑般季友不能聲
罪致討即當死難者也奈何奔陳苟活有愧苟息矣至
於慶父通姜弑閔為魯人之所不容慶父出奔然後入
立僖公使非魯人則終觀望吳國耳及賂獲慶父猶不
能暴揚其惡大義滅親而僅令投繯其後三家僭竊與
魯終始吾於季友不能無責焉

荀息

晉獻公惑於驪姬之讒廢長立愛說者謂荀息當移其死於公命之時不知獻公以愛姬之故不難誅逐其子何有於其臣死亦徒耳子謂尚論古人者當論其心不當論其事荀息之對獻公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此其自矢其可貫金石而質鬼神者也及里克殺奚齊復殺卓子不得已而以死報其君於地下其心已無憾焉他日惠公誅里克亦曰子弑二君與一大夫則里克之案定而荀息之忠明矣論忠者必故求其多於死吾恐觀望苟活者皆有所藉口何以勸後之為人臣者哉

介之推

晉文公急急於報小怨小德者也故子犯渡河即投璧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蓋有以窺見其為人矣故討曹固鄭惟怨是求魏犢顓頥皆有從亡之功而以一言過憤顓頥竟以不免介之推割股食君豈其不能如僂負羈之妻然何以弗言祿祿亦弗及得無險阻艱難之中或有以小過獲罪如所謂臣之罪臣猶知之者故託隱而逃寧使其君有事後之思以全君臣之始終此其智又在子犯之上矣易曰知幾其神乎介推有焉

范文子

范文子既勝楚反自鄢陵使其宗祝析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毋及於難范氏之禍也文子死而厲公果有樂書之禍世以此多文子之死君子曰文子之死自爲范氏計則善矣非社稷臣也夫死一也文子既知厲公之疾矣何不進苦口之藥不聽然後移其死於厲公之前不亦庶幾龍逢比干其人乎且從容析死亦可爲子魚尸諫之事何文子之智又不及此也或曰文子知厲公之必不可諫也不得已而求死志亦可哀嗚呼父有必死之疾人子度其必死而不進藥可得言忠與文子身爲重臣君之善敗國之存亡皆宜以身任之奈何屠屠以一死圖身後之福故曰非社稷臣也雖然士變之欲釋楚也山濤之欲釋吳也皆知微者也人主又不可以不思

危行言孫

言孫者氣柔而理未嘗不勁非以言徇世乞憐以求容也王荊公爭新法聲色俱厲明道先生折之曰天下事非一家事請公平氣以待之此所謂言孫也孔子作春秋隱其詞微其義似千古言孫之準與噫非有道者孰能之

春秋不書事應

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非不書也吾觀春秋所書無非事應也夫其奸禮潰盟破義從渴君不君臣不臣此莫非天地之沴氣陰陽之怪徵故日食星殞山崩地震蝨螟多廉雨雪水旱之類春秋無一不書若云天人之報如此其不爽云爾間或書有年幸之也春秋奉天道以行其子奪彼其君臣不仁其民則何罪亦以見天心之仁愛不測而已矣

引

試劍篇引

嘗怪唐人論李北海如干將莫邪終虞缺折予謂果莫干莫可能可鬼可丸而藏可駕而飛天下之神物必無缺折其能缺折者必非莫干莫也予自棄去帖括每覽時義便軒軒睡去而惟喜讀維斗公幹之文兩君亦喜以文示予予匣之牀頭覺有紫氣時時燭天大都維斗之文峭骨離奇渺思孤調獨行一意使人驚怖欲狂而公幹則貼理而出綺句紛披雲蒸霞變使人意傾神戀總之其精心百煉皆能圓規天而方矩地其靈光錯落皆能水斷蛟龍而陸絕犀兕神物變現一似無所不可者乃是刻名為試劍何也吾知兩君之意念深矣每見世有才子弟略知文字便不勝凌厲跳躍之氣所謂躍冶之金終見不祥即李北海猶然難之子每接兩君見其穆然欲然庶幾中郎典型因歎文章行業盡在兩君是刻也以自試之心為問道之心兩君若曰吾開之以虛示之以利是其邪乎鉛刀乎世豈無張雷其人要使望氣者見吾文於牛斗之間焉已矣

募修七瑤泉菴大士殿疏引

鄧尉諸刹最雄而著者爲玄慧寺最隱而僻者爲七瑤泉菴按誌菴建自元之延祐間有泉一泓去菴不數武菴僧以竹承之直通香積泉聲汨汨繞屋不絕味清而美菴僧日則飲而飽之夜則枕流而臥習爲固然不知其受用也予偶散步尋徑得憩其中菴僧爲予掃茶烹泉子啜數碗頓令心骨俱冷坐久之山木森森能作笙竽與梵聲相和復覺耳根都淨一日菴僧靜源出其募修大士殿疏乞引於予予思菩薩以慈悲濟渡衆生神通圓滿何所不屆每於名山大刹尤願其靈應棟宇之隆崇金碧之璀璨如雲如錦僧衆如林香積之飯如鉢衆信之喜捨如市然使清淨法身日薰於大氣之德雖母乃津梁之疲非自在之尊乎予謂菩薩當不如是也夫山空人靜一燈自傳石爛水枯性仍不滅此如來教也然則菩薩未嘗不慈悲未嘗不明淨譬如此一泓泉祇見停蓄而無碍者故予謂皈依菩薩者求之名山大刹以見神通不若求之於草菴靜室以觀自在此七寶泉菴不可無大士片宇也舊者新傾者葺布地之金亦生於檀越之念其咸發歡喜心毋吝

虎邱鐵花菴募化齋田疏引

鐵花菴者接虎邱東南之高崗居一山之幽勝萬曆初年名僧達觀大師於此晦迹香公潛身乞食得道後行脚四方捨命救度從生海中脫身西逝遠凡繼之銘鐵成佛金容儼然故本菴又以鐵佛著已而爲其後者以常住失人山門零落子弟覺本弱齡捨身入山披剃道力頗堅性耽寧寂丈室蒲團自持自誦幸十方善知識量其愚誠少加施助修葺舊廬崇奉香火第沿門持鉢終屬救飢津梁太勞有妨面壁捨虎邱志得裴大夫舍田度僧一事蓋有三便焉一歲租粒量入爲出閉關偃息不受布袋之窮一也香積之餘歲儲之自少成多可以推廣佛恩漸恢普濟二也施在一時遺在後日不煩更捨而種種功德永永無量三也或者謂今兵燹之餘何事不難予曰不然千人石上有生公則石爲點頭可見佛性圓光物物俱省一變而爲酒如泉肉如林聲歌如沸造業之過無往不返再變而爲刀山劍樹羅刹夜叉戕殺人命備諸苦惱佛之果報夫豈誑我當哀號無地之時有一人焉授手引之生路有不感泣而願從者哉且亦節酒肉聲歌之一二結永永不磨之福緣又何疑乎遂書以投覺本俾告同人發願喜捨請剏酒池肉林之百一消已往之愚業種將來之善根即石當首肯而何況於人乎又何疑乎

題跋

跋俞君宣尺牘後

此昔者吾友俞君宣手書也嗚呼君宣復能爲是書否也吾手披之而不忍觀口讀之而不忍竟斯何人哉風流澹蕩慷慨兼至種種有情癡寫怨耶託趣耶至其筆墨之妙別有骨性似蘇似米今君宣偶生蘇米之前則又蘇米似君宣也嗚呼君宣復能爲是書否也是書與誰君宣之舅張函吾亦予之好友也

題范文正公所書伯夷頌後

世有兵火而古物之遺其劫者不獨名人遺蹟而名人遺蹟尤易銷毀其獲存於世間者皆神物也然世能存之而未有子孫世守之者其世存之而即爲子孫世守之者則惟范文正公之後而已文正德業文章爲有宋以來第一人書法其小技也而爲世所寶愛予從公二十世孫孝廉公安柱者得觀若干卷并諸名公題跋洞心刮目應接不暇內有伯夷頌一卷書獨精楷當時秦賈二賊皆有題識故論者恨之予謂白璧明珠知其寶者莫分善惡古來名蹟不有藏者何以能存造化自不得不有所借以護持神物而與其人原不相掩也嗟嗟滄桑遞變一消一息宇宙之間何物長爲人有此手墨六百年來中間聚散得失不知幾經人手超然劫外至今日而范氏之物還歸於范家藏無恙予幸見先賢典型斯亦奇矣

題竹林七賢圖

中翰姜抱宏所藏竹林七賢圖內有高忠憲趙忠毅手蹟觀者不勝歎歎歎息而七賢若因之以增重予惟七賢皆有時名司馬氏方收人望以圖海內使其可輔則輔之不然君子潛身遠害亦自有道何至廢棄禮法沉湎於酒欲以此免禍嗟嗟豈名教之外別無可以藏身而先王制禮設法皆殺身之物乎哉然則高趙二公之不免何也曰論人者當論其世高趙二公之不免亦猶李膺范滂諸君子不當於魏晉間置品題吾於魏晉間得蘇門真人之嘯又於晉宋間得五柳先生之酒彼七賢蹟蹟朝市與時浮沉使士大夫靡然從之終晉之世遂無風俗君子無取焉

題薛虞卿書法後

草書之必本於行楷固也然行楷能得之於功力故功力所至升堂入室各成一家草書則不然神而明之龍蛇飛走雨驟風馳為奇為怪即書者不自知其所至昔人稱張長史為顛素上人為狂意其人必骨性離奇天姿曠宕不受世之拘拘者夫顛與狂存乎其人之天豈徒功力乎哉我明書法文衡翁集諸家之大成擅一時之宗工獨推服祝京兆既賞其草聖而復本於行楷亦見京兆有此一段功力耳其實顛史狂僧殆有天授吾於京兆亦云然也衡翁而後名家遽起惟薛虞卿先生擅名最久得力最深蓋其嗜書有癖即今年逾古稀日坐於樓作蠅頭小楷先是已有臨池心訣與書家四體諸刻茲復出所藏京兆草書手筆上石用公同好予不知書然每見近來作者頗多魔氣先生以此開示後學豈非書家之寶筏抑亦二王之功臣乎

題十八學士像後

十八學士爲唐文皇天策府中人如房杜之善謀善斷
爲佐命元臣卓越唐紀不可尚已此外或以文學或以
才辨各有所長亦不辱學士之名惟許敬宗諂事武昭
儀爲唐罪人宜黜不與此本臨自閭閻圖藏內府其來
已久必非無據要之惟其人不惟其貌是尚論之道也
虞卿先生爲遍搜遺史每人備著出處頭末皆出自手
書然後法書名畫兩相爲重觀者毋輕釋手焉

淮海吟題辭

予友陳孝平才情鬱勃無地不吟孝平而淮海則吟淮
海似也然往者孝平客大梁歷鄒魯歸過吳門南遊武
林浮錢塘揖桐君謁子陵桐宿西安閱數月吟詠不絕
光怪陸離秘不示人何以獨有味乎淮海也夫詩情爲
之也有意爲詩必不工有意爲工必不精易水一歌悲
壯千秋今至今讀者感憤欲涕怒豈欲指豈英雄之詩
有餘於情而詩亦有其過焉者耶才如孝平而猶屈折
淮海千古心胸浩浩洪流日相吞吐市上少年圯上老
人又復時來窺覷英雄則孝平何能不吟吟又何能盡
秘不與天下有情人共此一段慷慨也是以得若干
命之曰淮海吟

跋重修陸忠宣公祠疏後

陸忠宣公真諫官也其事德宗如主多猜則以推誠進
主好財則以罷稅進主庇奸邪盧杞裴延齡輩則寧以
死殉而終不與之並立於朝皆從君心之蔽處爭之故
曰真諫官也至於車駕播遷強藩驕悍幾不復尊天子
河北一詔聞者感涕始知有君父大義唐之亡賴有
此耳公不但諫官又忠臣也公遺軀在土代異世殊至
今齊女門外六里傳有陸墓之名獨是祠宇頽廢新葺
無時或者謂歲儉難於興舉嗟嗟見禪林佛剎愚夫俗
婦施卒未倦乃名賢廟貌甘委草莽賢者不一過而問
焉似反在邪魔外道之下何好惡之顛倒乃爾此要在
世道者也作而倡之吾於地方當事乎是望羣而和之
是在吾輩矣

雜著

贈顧峰梧先生

顧峰梧先生異人也蕭然四壁而孤吟自喜其所爲詩
與文卒然成之皆如風搏跡高神遠世無道眼故未有
識先生者而先生愈益自奇亦不欲世識之也昔賀知
章一見李白謂爲謫仙夫仙則仙矣何言謫邪然永王
之辱夜郎之流世惟識白故亦得而貴賤之予是以幸
未有識顧先生者故今先生蕭然四壁天若留此清虛
以貴先生使先生縱意筆墨寫其澹宕不羈趣幽而曠
韻秀而逸飄飄如九霄之鶴無之不可先生其仙乎藉
今世有識先生者貴不過供奉寵不過天子詞苑中貴
脫轉先生其肯受謫否

地震解

乙卯十月地震京師或曰天運而地處故靜其常也而何以震也解之者曰此陰之變也劉更生曰陰變則靜者動陰陽反常咎莫大焉又震京師災莫近焉人君宜省厥躬以回天休地臣道也婁道也於類爲女寵爲閹寺爲小人宜放宮人之稀御者裁左右之用事防護諂之蔽明又地陰也陰主利宜散一人之小儲除聚斂之苛政戒臣工之賄賂訓廉止貪以儆有位又十月純陰於色爲白白主兵宜防夷狄之竊發備盜賊之不虞又按易坤爲衆左傳石言於晉師曠以爲石何能言若或憑焉夫地積形也而何以震蔡邕曰地道安貞陰氣積甚則當靜反動意者有衆愁鬱成憤以撼坤載故爲之震與宜下直言之詔許天下臣民直言闕失然後虛心以觀羣心之所欲者舉之所惡者去之董仲舒曰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告之夫天告之而君弗受之可乎言善星退宋景且然恭默思道吾望南宗矣

聞雷勿議

雷者天地之生氣也亦怒氣也今去驚蟄尚有十三日此正造化嚴凝之候天心靜息之時而震雷忽發驚遠懼逼於是有杞人者憂之曰嗚呼異哉此何聲乎生氣早耗則將來之水旱疫癘可虞怒氣非時則不測之盜賊奸宄宜慮有議於此可使有歲待無歲可使無歲爲有歲可使無歲而反得有餘之金可使農力於畊而人自爲無歲之備杞憂者曰賤者貴之徵也夫物極賤則反貴豐歲之所棄凶歲之所資也莫如粟穀賤之時推歲課之緩急視其稍緩可至夏秋者多買穀以積之百地有能積穀願於凶歲平糴者以所積多寡酌免其役有罪則減論願輸者則爲請於軫給冠帶官爲進坊如往歲山東故事如此將公私之果必多且據有餘之勢爲好義之舉於民甚便故曰可使有歲待無歲公私之粟既多則出納之際宜慎如不幸而遇歲之災矣官爲出今以粟一石易金七錢定爲常平價在官者以次年守糧者主之賣粟一石抵銀一兩約東吏胥無所與在民者一惟民便官爲給示禁奸徒不得乘機多買以射利第今官不愛勞民不走私如此何憂乎歲凶故曰可使無歲爲有歲如今年穀賤粟一石直金五錢不幸凶歲以常平價可得七錢以一錢爲補折耗旌獎輸義之用而其餘一錢如積粟萬石便可得千金積粟十萬可

得萬金留以補課額之不足故曰可使無歲而反得有餘之金蝗螟必捕而殺之何也爲其害稼也夫衙前白役市中游手此亦害稼之蝗螟也是烏可無所以捕之其道莫如抑市而重農抑市重農奈何曰凡生童須耕讀之家方許應試家非業農雖富無所與吏員非其父兄業農者不得用即夫皂等役亦須查其業農者數不過百人今鄉民雖極貧者皆有丁糧一居市則百金之子白丁者比比也於是責其市之某酋長曰爾曹幾何家幾何人浮居幾何人丁幾何未成丁者幾何農幾人讀幾人在官幾人商賈幾人嚴於國中寬於在野要使吾民以耕爲樂以市爲恥如之則一人耕多一人之

月字四十六本之三

果十人耕則多十人之粟矣故可使於耕而人自爲無歲之備

窮生傳

子友窮生骨性遠澹不喜近貴人要客見裘馬公子修富貴容則惟恐其浼巨商大賈以爲銅臭掩鼻而走昔嘗逍遙水濱與巢父牽犢上流聞范蠡扁舟五湖欣然相附已而居陶以賈自污遂謝絕之孔子絕糧陳蔡七日不火食則窮生必左右焉他如黔婁原憲之徒皆如密友與顏氏子交最莫逆簞食瓢飲惟如也不幸以中道夭而窮生遂孤行寂寞之野遇莊生衣大布而補之頗類知已曾爲逆旅一宿已復與楊子雲問奇草玄力爲解客之嘲辨美新之誣卒從韓愈氏開雲馴韓子以書乞宰相窮生力諫成陳韓二作文以送之且目之爲鬼窮生飄然而去因定交於子少落魄無似應金不炊窮生亦樂予不因入熱每寒夜讀書五更霜下則窮生必捧子足或嘗試事不能具舟車擔囊負書百里徒步窮生必重趂而從即子今年乙卯之春以乞官借得一航而北窮生時時進規是以子之旅舍蕭蕭如往日塵釜狀寧守苦節爲不欲負窮生也蓋子友此生若自未孩之先已有命之者然一日窮生告子曰子之聞世不知幾千萬變矣慨朝花之易謝歎冰山之難久悲朱穀以一跌笑腐鼠於乍朽若合若離蘇張相欺一誅一生田實相傾方彈刺於孟嘗旋羅雀於翟門萬錢一食祇亡何氏之種三窟是營不敝王行之存徒羨東方

之犬誰爲曳尾之豚豈非豹以皮死象由齒焚若乃清
仲牙籌之鄱江州草木之譏耽耽逐臭叢議滋非余竊
白眼視之今且已矣雖榮落異感乃古今同歸獨孤女
隙忽成朽骨季倫步障久化寒灰子竊笑韓子之揶揄
我也夫子雖空空爲道則靈處乎物外遊乎至清爲我
友者繞床阿堵推開無礙百萬孔方盡失其神予且臥
以白雲被以香名引清風以掃戶移明月而當襟雖然
予從子遊久矣竊恐子之爲韓子續也請一申前誓而
可乎予曰嘻子言雖是而未大也且子登首陽則必高
伯夷之義行澤畔則必和屈子之吟而不知此非聖賢
之得已也夫於陵糟李平津布衣子將安做子且與子
浮五石之匏觀於江湖子且與二上藐姑之山觀神人
之變化標冰室之姿廣清虛之運吹噓宇宙蕩滌衆穢
今豪士滅弱貴臣罷樂執辭孰醒何清何濁然後與子
携杖煙霞撫弄松鶴掌食飛鳥身爲鐵屬反恬漠之鄉
解樊籠之縛此言不移有如山岳窮生於是願偕子以
終身生死如約

謝河神文

歲在乙卯暮春之初予以赴選長安北渡黃河設醴具
牲祭告河神祈以安瀾無有恐怖喜河流之若平挂輕
帆以乘風乃賦其事敬謝河神其文曰觀水者大海若
而小河伯嗟乎此非知河者也乃若水從天來起自積
石源繞崑崙崑崙豈南北呼吸應三靈吞吐連四瀆瀉萬
里其如帶兮復奔流而倒海赤岸無窮逶迤折曲迴流
激湍潺湲之聲不絕如雷驚心駭目忽高崖之欲墜兮
俄流沙以成堆惟河深之不測兮乍浮沉而屢移悵逝
波其局已兮遙望澤以興思爾乃順流縱施逆流揚帆
集飛鷗於遠浦兮戲游魚於錦川忽焉黃沙晝晦狂風
若號怒浪翻空天地震搖飄蓬去繫沒人驚覺神乃爲
援諸溺兮於是鯨波順焉夷調若夫流沫千里潰堤決
防懸水百仞泛溢無常漲色沈寃噴薄如狂泊河使者
且爲役萬人之作傾水衡之錢彼河神之弗顧徒臨流
以張皇惟聖人之既出兮達神明之降靈蔑波臣之不
驚兮乃澄如其鏡清嗟予案案不前兮思利涉以何因
感河神之不我棄兮載予以安瀾而送予以兼程揚雙
帆兮沂流水不五宿兮半千里抵河洲兮獲勞止凡我
同舟兮頌神功而靡已

蘭雪堂集卷之六

壽文

吳郡王心一撰

壽王遠岩年伯七十文

代張年伯作

范高平謂蠱之上九子陵以之余曰吾吳王遠岩先生則乾之初九也初九言潛也潛之為言也無所不蘊藉焉無所不變化焉凡為見為躍為飛皆潛之餘事也潛非龍不能莫靈於龍莫靈於龍之潛也真能潛者不惟避世深而且藏名固千古巢許以為真隱然而來唐堯之揖讓幾於躍矣意者猶有殫行歟子陵行最高乃帝座之客星附飛而顯君子直謂之見可也甚矣潛之難也而皆不足以語王先生先生性簡靜少不窺戶外耽耽嗜古幾不知有馬之幾足蓋予為青衿則耳先生姓字已抗衡諸生上矣惟恨不得一識先生也先生有子白爾英能讀先生之書一切秘密皆授自先生每攜一義紙貴四方以故四方執經之士以爾英為慈明以先生為太邱然有千里裘糧向爾英問難因欲識先生者而不得也已爾英登賢書喜余仲兒附驥可以識先生矣而先生跡高神遠未可輕謁余望先生如望九霄之鶴想見雲際隱隱羽儀而已而終恨不得一識先生然以余衰庸無似遺落世事無能時時詣先生身為執轡固宜遇先生難而吾城諸同籍君子交權爾英皆謙

謙執猶子禮甚恭願一識先生何亦未易得也夫以諸君子交權爾英且暮披先生之帷猶無能一識先生而余之衰庸不必論也則自余而外進而為文人遊客又進而為王公大人先生其肯輕示之耶夫令先生為箕山之守必不煩上流之憤為桐江之釣必能避物色之求故曰先生乾之初九也老子有云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夫不自生者天地之潛也坎位之水虛置北方而無窮之造化出焉先生亦猶是也然則先生之蘊藉深矣變化神矣蓋先生善易而以退藏於密者善吾身任爾英之為見為躍為飛總亦先生之餘事也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先生其猶龍乎他日爾英歟

蘭雪堂集卷之六

壽封君呂文鹿先生六十文

是歲丁巳之清和月爲翁六十懸弧之晨子學憲公既奉簡書督學於晉將戒途矣繫維河干預爲翁舞班上壽修畫錦之榮里中人以次進牛酒爲翁頌千秋翁生少予大人一歲又三日心一既壽予大人乃奉予大人以壽翁時則冠蓋之倫珠履成行摩肩連帷見有白眉疎髯豐頤偉度者封御史凌公也修儀篤貌溫溫玉立者封御史毛公也豪情一往開襟嬉笑者紫微舍人劉公也鬚髮如漆顏色如孩英英當壯者則余兩年伯熊公胡公也翁莪冠朱衣形堅神完不減少年揖遜之暇時時爲弄幼孫有牽翁裾者有坐翁膝者翁樂矣予大人顧謂心一曰千載盛事哉小子識之心一曰唯唯此非小子卑陋所敢承也雖然翁樂矣自予大人得交翁而相視莫逆予大人亦樂矣放情山水坐花醉月其樂事同也性不多飲竟夕不倦其樂趣同也一日無客問問欲病其樂志同也予大人每晨出欣欣而往問之則曰吾從呂公遊或抱小病有所未快則曰吾將訪呂公有時早出暮歸而酣暢者知必飲自翁之或快快不歡者知今日失與翁會也心一往歲守選長安予大人每寄一書則曰把臂入林快有翁在不須爾念心一每南望吳門若有鶯聲從煙山雲樹中遠來慰人蓋翁生平苦學數奇不遇而志猶未已學憲公初試考績天子封

呂翁

翁如子官翁弗欲受強而後可即今已三錫綸章矣而愈自掩抑予大人亦攻苦半生竟成鐵羽心一雖乞一命尚不得以其官移予大人而予大人亦恬然惟喜與翁擁紅呼白長嘯向蘇門巔耳兩家翁澹宕自性然故兩相樂如此夫人百年之內爲樂幾何日一日之內爲樂幾何時當其樂在一日則此一日真吾壽也其樂在一時則此一時真吾壽也世有攢眉老人白首耽耽以生爲苦此與殤子何異惟翁無日不樂則無日不壽自此而往爲期爲願樂有盡耶則壽有盡耶故心一以翁之能樂者還爲翁壽且以余大人之與翁相樂私爲予大人喜也予大人驟然笑曰小子如是如是試書以問

楊母王太夫人七十壽文

太夫人佐莊簡公晉階宮保功成身退優游綠野天子
爲賜璽書勞問玄黃賁道太夫人於是雍容閭閻食大
官之饌衣上方之錦世皆修太夫人之遇曰莊簡公福
之也莊簡公素世太夫人子子澄而孫維斗公幹鳳雛
龍種翩翩膝前今年太夫人壽屆七旬西池之宴珠履
交錯盡一時賢豪長者而太夫人方且綈衣玄髮含飴
弄孫世又修太夫人之奇遇曰莊簡公貽之也雖然人
知莊簡爲國之名臣不知太夫人又莊簡之勞臣也人
知有莊簡之清節太夫人所以能爲婦不知有太夫人
之苦節莊簡公所以能爲清也莊簡歷官所歷四知之
畏甚於關西伯起太夫人常衣不曳地食不重味每事
節縮以佐莊簡公以故公雖計日受俸行意自如寬然
無內顧憂爲司空則清水衡之耗盡爲司馬則絕債師
之賞緣莊簡嘗喜曰此真吾廉吏婦矣莊簡之得子澄
也晚故子澄之稱孤也早不識問家人產亦以莊簡廉
不能開產太夫人爲計中外拮据米鹽纖悉自總子澄
是以得一意下帷而又爲迎名師選良友惟恐文章行
誼一弗象賢無以對莊簡以故子澄蔬食步行淡如也
門無雜賓所交盡一時賢豪長者子自交子澄每喜入
尚書之府如寒士之虛維斗公幹謬以子爲知文每以
文相質英葩錯落能爲錦繡子爲評太夫人必從屏間

竊聽子實則喜或子不能爲諛詞問直用規則又喜而
子澄率此兩寧馨溫溫玉立循牆有禮因歎清白吏子
孫果自有家法哉藉令子澄閱閱多金不過爲裘馬公
子維斗公幹放浪杯酒不過爲貴豪子弟即所以奉太
夫人者繡領女紅味殫水陸居極雕甍重楹太夫人必
不憚不然而令太夫人聽其自然爲無事之老人任門
衰之房杜子恐莊簡清在一已又憂在後人惟太夫人
以身兼父而又兼師以故子澄愈澹愈真愈挫愈勵曰
奈何負阿母維斗公幹每試列諸士之前茅國有莊簡
勲勞在鐘鼎風教在四方家有太夫人整齊在閭內維
護在子孫故曰太夫人莊簡之勞臣也史稱楊公四世
清德如伯起之侃侃守高固也他若太尉秉以秦侯覽
貝璆著司徒賜忤曹節王甫著如彪如奇又皆以直節
忠言著千古偉人後先相映何意復於太夫人家見之
說

周母吳夫人六十壽序

夫人之先君子爲余同年周忠介公忠介之中閭禍也
海內人心無不共憤又爲遺孤深覆巢之懼無不以危
夫人幸今天子登極誅逆褒忠贈官太常賜諡廕子爲
異數云又十五年夫人始得六十壽問其孫則稱丈夫
子四環繞膝下矯然玉立有父風焉於是郡之父老縉
紳皆欣欣相告曰忠介不亡矣其不亡也非以有母夫
人乎哉是不可無一言以頌而屬余敘其事予惟自古
有忠臣即有忠臣婦然爲忠臣難忠臣婦更難爲忠臣
保孤之婦更難何也忠臣殉國身殉而心已無憾事已
畢矣故曰難而易也爲忠臣婦則殉夫即以殉國妻道

周室中事奉之方

忠臣

也亦臣道也非其知足明大義而力足任綱常孰能當
此乎况六尺之孤在懷百年之祀當顧欲使慮周謀遠
果覆卵完故曰難之難也求古賢媛則有許士宗之婦
阮然士宗亦偶失晉景王意罪止徙邊故阮已知無預
諸兒事但使率胸懷與語而禍已免矣又有李子經之
姊文姬然文姬亦付諸義子王成而成與變各爲異人
陰相往來迨詔求國後而所全惟一變耳次曰難之難
也當忠介公蒙難既已視死如歸而心無憾然不得不
手携四孤以授夫人若曰六尺之孤百年之祀是在子
矣子姑勉其難者當是時忠憤加於綈騎乾坤爲之重
晦聞怒方張羣奸側目不但如梁冀輩夫人於此啼歔

周室中事奉之方

忠臣

高而不敢蕭蕭陋巷柴扉晝掩使窺伺者意消若不知
忠介之有子此其心何苦而慮何周也卒之聖作物覩
期月之間逆閹禍解正人興朝向來側目之徒次第服
法夫人乃稍舒眉曰今而後庶幾可免於毒已凡爲贈
蔭子謚殊典異數夫人率諸孤望北稽顙而受於是始
敢扶輿號呼報成事於靈前海內之爲忠介痛憤者轉
而相賀曰忠介有子矣果不亡矣而不知皆夫人之血
誠存之也或者謂李子堅在朝居要爲梁冀輩最忌故
得禍最酷忠介家食也詔獄一畢閹禍已消子何過言
之歟子曰不然蘇子瞻論孔文舉謂公與操勢不兩立
非公誅操即操誅公以忠介浩氣剛腸傾動海內當在
文舉上藉今此時夫人稍露一喜爲諸孤少見一呼嗟
奸黨必不能忘亦不爲融即爲固耳而得謂無預諸孤
事乎嗟嗟豈易言哉豈易言哉或者又謂夫人之難難
在一時過此以往十五年來非盡夫人之蔗境乎子曰
又不然忠介清不染塵夫人當舉案之日已不忘鹿車
意令其日夜督諸孤亦惟恐其不爲忠介而已故敵凡
破常刺墨遺編必曰而毋忘而父之手澤乎腐飯菜羹
晚炊晏食必曰而毋忘而父之盤盂乎蓋忠介自爲司
李以至選人猶其爲貧諸生耳家徒四壁不辭不勞夫
人之緝緝夫人以其事夫者教子十五年如一日於是
丈夫子四見阿母如見嚴父奉母命如奉嚴師皆躋成

人皆爲名諸生家脩而不出戶有學而不驕人忠義孝友後先輝映夫人不必孟母之三遷即異日取青紫以大官之養養夫人而依然忠介之素履又不必爲陶母之却鮓夫人於是眉當更舒而喜益可知已予且舉世仰之清白聚人間之百順爲夫人頌無疆惟覺理長而數不得拘又何必侈言麻姑王母之事以諛夫人也哉於是諸父老縉紳皆是余言請屬子墨以進夫人

卷之六

祭文

祭陳古白文

嗚呼惟兄以千古心胸屹屹經史馳騁百家捫拈吸髓下帷窮年與書臥起故兄之爲文也似海流之注東如鴻鵠之摩空馬史坡仙縱橫兼雄我用我法無法不從若夫觸境孤吟長篇短句莫不力追大雅獨臻玄箸疎雨澹雲仙仙並致至於帖括雕蟲標新領異楚玉共珍何復見別而兄且備有修能如樓百尺胸中傀儡呼酒自滌遊遊江臯忽焉長別何天之厚兄以千秋而驟奪之一夕嗚呼哀哉人世坎珂在在有之何獨吾兄何道其可豈天不仁亦有妒私嗚呼哀哉聞兄易簀之日以終於逆旅爲快固知達人之心以形骸爲外然則兄將以天地爲棺槨萬物爲齋送與蒙莊相視莫逆乎冲舉赤鯉戲清波與太白笑詠於汗漫之間乎予輩與兄弱冠交深伊唔相和杯酒論心每一周旋如望瑤林人琴俱逝誰爲知音嗚呼哀哉已矣古白幽明永隔尊有蔗漿盤有肴核兄復能狂飲呼白爲我一賦詩也夫

祭姚現聞宮詹文

嗚呼公之忽然長逝非公之不幸世之不幸也何也世之治亂君子小人爲之也公謂世以君子而治故於君子則盡之植之護持之愛樂之掄一人焉不啻其口之出失一人焉若貽其身之恨皆本熱心赤膽無所不至而於小人則反是是故天下之君子莫不望公爲龍門倚公爲領袖且以公之出處卜世之否泰與君子之剝復消長嗚呼哀哉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與而何奪公之速也天啓之間鉤黨之禍慘於漢季公在盛名之下如李元禮范滂博尤爲羣兇所側目識者皆爲公憂不測然公以太夫人之喪廬墓三年至性所感哀動路人卒以無瑕可尋僅止一削此殆天之留公而特聖人之與也至聖人既出用公講幄公於古今理亂之萌邪正消長之機無不反覆開道洞然君心尤嚴分別品類如此爲君子如彼爲小人務使曉然於天下即犯知交之忌冒已甚之疑而公弗顧也說者謂文如子雲不領蔡季才如中郎不哭卓乎聖門高弟子如冉有季路輩不宰季氏乎爲君子峻名節之防亦可爲東條寬功名之路而公意不然建中靖國間何嘗不用調停而宋禍若彼况附逆者不可擬以蔡京王黼輩於是有謂公似刻似褊而不知公滿腔忠愛蓋爲世道計久遠爲善類謀萬全故雖聲氣滿天下而不聞私一人每遇國家大議必

明置可否如山不可動故自公在朝即未大用然使正氣常伸公論常明君子有所藉以爲安小人有所懾而不肆皆公之功也居無何而公南矣居無何而公又病矣皆天也乃公病而天下猶以公之死生卜治亂消長之分謂公起即當居政府盡舉海內之君子而用之將見陽德方亨陰靈自退彼夷狄盜賊於類爲陰格以干羽折以尊俎此盛彼衰理有必至豈其兵連禍結未有已時嗚呼而何奪公之速也心一與公少同游庠既同文社仕又同朝公固知我子亦惟恐負公之知而今已矣咫尺山河追公何及故述公之生平大槩哭公歎公而薄有豆觴公能復飲是酒也夫

祭文潘梓相公文

嗚呼天乎夫豈無意而生公而何其似厚似薄若故阮之及故仁之使人不得而解反謂為善多缺陷天遣鮮有終嗚呼哀哉天生衆人之人易天生千古之人難蓋天之精靈常自秘惜於此有人焉篤之以內美重之以脩能天豈無意而厚之何為阮之促之又似太薄俾世不見堯舜之隆嗚呼哀哉公自弱冠舉孝廉惟時聲流多士紙貴園門而公謂此小技何足以雄夫且墜木根以結匪矯箇桂以歸蕙步前哲之高範抗閉門之素風耽書味道耽耽研窮使公早焉遇主以二十七年之休地盡抒其正直立朝之槩而為掀天揭地之繁庶幾天之所以生公厚公而何屢下劉黃之第遲其所達然公為孝廉而芬芳介節鄉邦式之使不善者畏公如法方為善者相率奉公為林宗迨至壬戌廷對以公為首天下皆為賢得人而以公方古之不愧科名者異代而同公以非常恩遇不可以尋常之報報之惟時逆萌已動龍戰方始而公邪正消長之機獨為侃侃之諄甚以主組為辱策蹇為榮卒以見逐乃身沉道飛亦何憾於中公歸以後瑞始愈張忠臣駢戮碧血滿地公亦再削再奪幾鄰二達天開聖人日月重明諸君子以碩果之餘為復之幸為泰之征而公亦目謂千載之雲龍在吏局則用董狐之直在講帷則陳廢經之義而大有關於帝

聰帝於是乎知公可大用宣麻未幾瑞使旋罷天下莫不快聖人之舉仰公之功嗚呼三月政府何公之精誠能動九重密勿之聽能革寺人宮豎之面而不能使同官之見容公歸而告天心事天下共諒歸亦何損而識者謗議說之未殄悲申椒之失芳不禁為世道而忡忡然使延公以歲月需公以再起天王聖明知臣無罪竟公之用當必再見堯舜之隆而何大星忽隕數已告終嗚呼哀哉意公一腔熱血無處可灑鬱鬱憤憤氣作山河身歸天宮病也乎哉予謂公之死死於忠何天之生公而故阮之故促之吾是以疑而不能不問之皇宮雖然駒隙功名達人比於犧牛腐鼠何足以當一驛香名

青史公已無窮

世宗末之

二

祭張異度文

學足以致三公而世道不聞有無即於世有小補終歸功名一節之士則其生也不甚重其死也亦無甚哀乃若高閉門之節而不必違時任名教之重而未嘗絕俗與人以為善亦衆望以為儀則惟先生一人而已可死耶不可死耶嗚呼哀哉先生天縱明睿其於慧業若有夙授童子雕蟲早已紙貴國門操有信貨猶艱一售即區區鄉書將暮始遇意者天故遲其逢老其學欲有所用之歟而先生艱貞自勵窮年矻矻博覽羣書精心名理是有先生而世乃知有學矣天啓間奄禍布毒吾吳二三君子有不免者先生為區區調護密用血心俾生者為碩果之舊死者無覆巢之懼是有先生而世乃知有忠義矣至於公車再上屢舉有道而先生夜觀乾象深悟損益長揖歸山掃軌自隱無事則鄉邦尊為祭酒邦守有公事則造廬就問以定是非而又時以其憫時憂世崇正醜邪之意寄之於著述悠然可掬是有先生而世有明儀有清議矣可死耶不可死耶不哀先生而又誰哀耶若夫生薄三公之貴歿有黔婁之貧識者以此愈高先生而知神理絲絲千秋俱遠然則謂先生不死可也先生不作長安書而予官長安獨寄子書先生不謁客予歸而先生獨過予嗚呼而今已矣區區之忱不可無一觴先生其鑒之

誄

誄龔子禎廣文

龔子禎兄以孝廉署霍山教諭事崇禎八年三月流賊自豫犯我江北廬鳳之間聲勢沸騰人民糜爛日將犯霍山霍之官吏百姓相顧逃竄公獨整衣冠而危坐甘一死以殉義公携一子見父戮辱罵賊遇害有婢以身蔽公之夫人亦死賊刃六月日靈柩始得歸吳於是社弟王心一哭而誄之曰嗚呼子禎死也如生於義則取於仁則成一時節烈千秋聲名痛哉吾友修辭哲肌岸然玉立形瘦神肥與人謙讓若不勝衣早歲嗜學味道研幾無書不窺洞淵扶微咄咄吐奇江花並耀既舉於鄉安貧守道下帷窮年閉門却掃志潔行修真廉真孝公車頻上劉黃數奇振鐸雲山巖巖名師誰謂壇冷位沈道飛天禍斯民獲槍未滅犯我皇陵賊凶絕烽煙接壤原野流血守者棄城居者竄匿或謂公曰子可去矣社稷民人原非爾事公正色曰我猶臣子不義之生實吾之恥整冠而坐投袂而起白刃紛如屠賊而死嗚呼哀哉吾友大節在險彌亮奮笏常山千古同光忠魂歸天厲鬼睢陽子為父危殉難俱亡婢為主危捍敵遺一門孝義皎日秋霜不朽者名汗青自芳酬忠贈死朝典有常在公何心與化相羊賊猶待殲是公限腸氣壯山河永永其長

墓表

通奉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左布政二溪王公墓表
嗚呼此為湖廣左布政二溪王公之墓公諱世仁字元夫二溪其別號也其先出晉太保祥裔世居太倉之龍市最著者為中書令滄浪公四傳為贈公嘉言以好行其德推重嘉言生二子公居仲四歲以戲作主賓禮為大母陶器重九歲通易應郡縣試輒高等而數奇於學使者年二十九始遊於長洲庠於是公又為長洲人甲午舉孝廉又三上春官成進士初授司理漳州鞠獄以神明稱漳邊海有紅毛葛者與海夷呂宋等互市泊近聞島喜功者議兵之公獨力陳其不可謂彼無罪狀兵以何名且是夸勇悍熟習波濤彼長我短能保其必勝乎不勝則引寇入門即萬一勝彼稅監方漁利勢必指稱珍寶黃白幾千萬億下旨追求將何以應奈何無事生事妄尋意外戕殺重累生靈貽禍無窮手聽者大悟事遂寢稅監者即萬曆間所謂八俊中之首點高也憑恃寵靈兇橫蔑法商民被其毒者幾致斬木公曰閭閻如水但當柔而折之於是徐就羈勒威儀亦挫公又招降海寇楊裕等三千人不惟無賊而賊皆為海上勦卒丁贈公艱服闋補豫章司李考俱最而以守拙無所營僅入為兵部主事尋轉武庫負外郎聞母病痛念父歿不及覲含斂急走一晝夜抵家跪榻前捧手鳴

咽大夫人目暇復甦侍湯藥者三月而後終說者謂天留之以報孝子也三年再補庫部會者寅變蜀縉紳欲求老成晚兵事者鎮之公疏舉公監軍四川參政奉命即叱馭就道冒雪歷棧道六十日抵蜀率參將李縉等以四千兵復江安軍聲大振公知瀘州為兩川咽喉賊將憑險扼要以坐困我師時適風雨連日公用李想雪夜破蔡州城計潛令軍中編葦為桴出其不意令大將何正元等率各兵於昏時乘風雨而進獲其邏卒故加鞭撻使大聲哀號因令我軍皆和之賊於夢魂中驚起不知所出登筏爭渡墮江死者無算公躬擐甲督戰斬首三百餘級遂復瀘州公喜曰瀘州復賊在掌中矣以次收復合溪納江仁懷等縣於是督各兵搗巢進小關誅茅而屋剪草以焚所隨家人三殞其二時以餉乏各將憤爭漸有離散意公謂兵以餉為命今一夫荷米不過四斗板崖上下且有失足殞生劫奪虎狼之患計無如循溪製舟守備張明達者故楚蜀間木客熟曉各路溪洞又與洞主習公檄令董其事又以書幣遺所經土司如舒羅鹿等酋俾無中梗得舟百有五十轉運不絕軍有餘糧督大將羅象乾等入龍場至土城斬苗酋六百三十級犁其庭而版圖之永寧平上聞得報增工級費銀幣遇有巡撫負缺推用適有貴要修怨於公者故抑之或謂公曰少委曲即節餼矣公終不可尋轉揭

建右布政改湖廣左布政分轄澧州州有粟監以行犯
新臺逼殺其媳媳父控諸公公廉得其實願人受書磨
至一無所顧竟置之理公之直行其道皆類此然公雖
不阿而性自平恕與撫之險刻者忤因請引年得致仕
先是在京有棄閨周 公遇之有恩及齋俸入京此間
已爲逆璫用人特來謁公請效欵曲公故遠之弗與見
機戶陸某建逆祠於白公隄同袍有訂約斂功相助者
公語云公輩勢宜避禍不得不爾不佞止不求福無須
也大率公大節侃侃而不欲居其名歷官所至政績非
一性好施急人之難而尤篤於親舊敬愛其兄兄歿客
有弔者爲裹服答拜杖而後起語俱詳誌狀中余不及
悉而特表其忠孝行已之大者至於襟期曠達雅善音
律謂假道學不如真風雅識者以爲名言又天才超逸
遇物輒有題詠揮毫染翰頃刻數千言平日文不留菑
有詩三百餘首傳奇二行於世元配溫繼魯子應徵溫
出應徵應行魯出皆才壽八十一終於崇禎十年十月
日又五年而得吉地於光福官山塢長山鄉與魯夫人
合葬焉嗚呼如公者可以與石不朽矣

墓誌

奉政大夫同知府事石齒蔣公墓誌銘

蔣公名鎮字公鳴別號石齒其先有山亭侯者自廣陵
食邑陽羨陽羨始有蔣至宋景祐間希魯公諱堂以禮
部侍郎守蘇卒官葬吳縣之堯峰山故公世籍爲蘇人
傳至甫三公遷吳淞之依仁里由甫三公十數傳至公
之王父贈奉政公諱麟蓋世有隱德云贈奉政公生公
父少參公諱夢龍得丈夫子二長諱琦舉萬曆壬午南
京兆薦公居其次生四歲即失母沈宜人育於兄嫂賴
慈過人少參公諱之嚴公愈自發憤嘗寒夜讀不知冰
之欲裂膚也年十六補博士弟子文價奕奕冠諸生公
益博覽群書好爲古文辭意欲自成一家言爲不朽已
著有所謂沉澁子者多膾人口矣其視舉子制義以爲
此童子雕蟲小技耳又好爲詩渾厚有初唐氣格公爲
人不知問家人產門以內米鹽瑣細一以屬趙宜人趙
宜人爲趙文毅公女文毅以直諫受杖爲名臣既才公
又以愛女故裝奩頗厚趙宜人賢悉出奩中資供讀書
費公以是得一志下帷無內顧憂已居少參公喪哀毀
骨立勺水不入口與兄經紀其喪一一如禮每過公卒
之辰悲痛不自勝又念沈宜人早世悲痛亦如之蓋孺
慕終身云已兄相繼卒公慟欲絕如哭少參公謂非我
兄若嫂何以有今日寔寔之事皆以身任而又爲之誌

次生平渾著於世當是時公家亦漸落矣公又好爲文字盟所交皆一時名士予時亦濫廁其中每公執牛耳則烹鮮宰肥不醉無歸公家於飲雖客已頽然而尚呼巨觥終不見有潦倒態萬曆己酉以南京兆薦獲與計偕既下第家落甚壬子幾不能赴春官癸丑又置乙榜公曰我安能屑屑事此童子雕蟲爲窮措大與人爭高下乎遂謁選得石埭之廣文一職非其好也然公即以貧故就一職日與諸生尊酒論文所著有讀書日箋讀易日箋不少貶其生平雅尚已移令寧遠山多猺椎髻侏儒深居阻險輕生好殺負持長鎗上下山如飛不時出犯掠過捕則入深箐蒙蔽不受縣官約束縣官亦以化外置之公廉得其間亦稍稍擾者謂猺人亦吾人當無不可以教化動也因令駕往用好言撫之諸猺驚喜出望外宰牛設宴峒長率男婦羅拜於道公教峒長讀書識字習學八股諸猺益驚喜相告爭趨受命公爲請督學使者呼而試之量與衣巾諸猺德公甚乃即峒中建孔子祠而以公之生貌配稱公爲蔣夫子云公偶中忌者拂衣去當事者視其衣巾諸猺復操戈蠢動及公得旨再令寧諸猺越境牽衣喜極涕零曰吾儕今日再見蔣夫子矣公待如初寧民好訟小爭鬪即捏里甲名訟當道得准即私議解比州府奉當道檄拘對簿而兩造遁久矣勾攝吏伺徵收期捕索不遂并奪其

所輸金愚民不得已託縣役代輸往往爲乾沒以故寧賦歲不能完十之三公力請州府白當道訟牒皆就縣結之於是向來勾攝吏不復苦民民亦不敢輒興訟而輸賦盡如額邑有鉛礦貧民私發之利微而以犯禁波害者不啻其倍之公爲請蠲其禁以利子民而害止有惡少殺一寡婦子投諸井寃坐居井旁者久成獄公疑之謂寡婦曰汝子平日與此人有仇乎抑別有吏乎寡婦曰無有也公曰然則其須有何可坐抵死我爲汝尋抵死者細詢一耆老得其情遂釋寃者而收惡少抵法又有一署邑篆者自侵公帑以事敗而以盜庫中金坐其吏久之吏產盡無以償官公案驗得實白釋之於是

有神明聲公治行既高等然不喜與俗吏爲浮沉且無片紙走長安故僅移同知福清府事福故閩之會近海多盜有號梅花所者居咽喉地爲海上金湯海沙淤積久之高於城盜憑之入城行劫擄者商去之以工費許繁動需歲月其能決當事者知公可與任遂屬公公約法數章諸凡來右奸胥毋所假十夫爲甲魚貫蛇行公躬督率目視耳聽手揮足動俾不得偷不決月沙平人以爲神鹽運一理官公署其事商遠限者例有贖銀其實無罪而贖金則與鹽道共分之公獨不許有援例覘者嚴叱之公職掌清軍監造軍器舊價倍浮官與吏交侵入索器遂惡公力裁之子其值吏畏公清不敢欺

器精而費省公治行復高等視以中法不阿無以將上官心吹調同知其定府事其定街劇時當虜騎充斥數陣城下公至相度地形有故濠鑿而深之截其外渠不得渡借策深州州民所苦曰重耗曰河患公微服往額分毫無所羨廉聲籍籍而又為民度祿河神河亦不決治行又復高等或謂公即內擢矣公以貧故折腰五十然終非其好居無何謝病歸公歸閉門日手一編博收精取彙而成帙有曰閱古今詩鈔者則論次漢魏以下至我明詩也有曰鹿苑者則搜討古今逸事類而名之也公又雅慕元魯山為人用其柴車載妻一事名其稿曰柴車存稿其宦迹所至皆有著述如九疑山志浮湘稿如修齡陵修泰伯仲雅二祠修東溪南林二寺皆出自割傳各有碑記公生平不為崖異負氣而好善恒如不及凡吳中諸名賢屬在入遊中者身後莫有題讚備載存稿中與前沆瀣子俱足藏名山垂不朽公天性孝友先是有二幼弟公念為父鍾愛舉少參公道愆悉委之無所問其族姓子姪貧有周死有卹即自犯無賴亦必曲加手援雖破產弗顧也以故宦游之後家常無宿春高懷自如與子輩二三老友為真率約一酒酒用饒不得過二簋公素豪於飲一日見公若有不勝意予曰公何怯也公為我掀髯強一觥嗣後無復往時豪態蓋公病脾以致神氣漸耗予甚愛之而公不

起矣公生萬曆癸酉九月十一日以崇禎癸未十月十三日卒壽七十有一元配趙宜人繼娶張宜人子四汾汾沈禮皆張出女一趙出嫁娶皆名族當趙宜人卒公為卜兆於堯峰嶋即宋禮部侍郎希魯公賜塋之旁是啓而合葬焉亦公志也子與公同文社同年譜歸遊林下又同酒盟公之子汾謂知己無如子以幽宮之石為請蓋累累數千言予不能盡志而第志其大者銘曰豪於文豪於詩亦豪於酒為人孝而友為官則諍諍而僅終於二守嗟乎公自有其不朽一腐故於公何才

遼籌二卷 遼夷略一卷 奏草一卷 陳謠
雜咏一卷

〔明〕張鼎撰

明天啓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此書乃熊廷弼經畧遼東時事也觀其書疏中
歷言朝臣之泄省政柄之終政君閣臣庸庸不為
清驅除地耶明一薛居州千古同慨張為華亭人
明史無傳觀其所陳奏揭亦多士生之兄矣之
留心國事忠義懷素遼東略一卷係抄本敘述詳晰
其云懿即汗之譯音台吉即太子之譯音汗如帝
台吉如皇子也清太祖以七恨告天始遂有征明之役
速克遼瀋而太祖崩太宗繼志墮松杏寧錦
諸城已不沒勦遠略燕京一役初以汗自居而
議歲幣蓋其時滿洲諸部後已未併又勝朝
鮮而逼山海太宗仁慈之至頗以休養為事奈
明臣欺蔽又惑於言中國而攘夷狄之說不放倡
言和議致太宗請和之書數上而不達主聽隱
忍粉飾因籌邊而徵餉兵日加餉而民賦為寇遂
至困而亡天下豈不傷哉此大在萬曆十年宜遭禁
燬茲乃幸存亦可稱為秘冊云乙卯十月月日

遼夷畧叙言

余自庚申十一月歸途。撰次遼夷畧。記其種落住牧。及市賞諸處。蓋得之周中丞毓陽全遼圖底本中。頗詳而核。今者遼瀋新陷。朝議紛紜。無定畫。甚有欲棄河西而守山海者。夫河西棄而山海安能守。此不待智者知之也。竊私嘆國家纔失一隅之地。動輒四顧張皇。便思縮地自固。別無他策。此其病在我。先自弱。視奴太強。我先失。中國之勢而遂視奴為不可制之敵。國不知奴於我

夷中。不過彈丸之一種耳。據縱而顛倒之。線索原在我。中國之手。晁家令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技也。請就遼夷畧中。考論之。夫從來夷無定主。犬羊相噬。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虎墩兔愁。為西虜帝。然累歲思遷。我貢市王爵。如答故事。而不得。抱恨終身。豈肯坐視奴帝遼陽。斷其市貢之利乎。且以寧前而論之。其草蘭泰之一種。凡八枝。共四十箇。而領市賞。則高臺興水縣二堡也。以廣寧錦義而論之。其土蠻慈一種。凡九枝。共三十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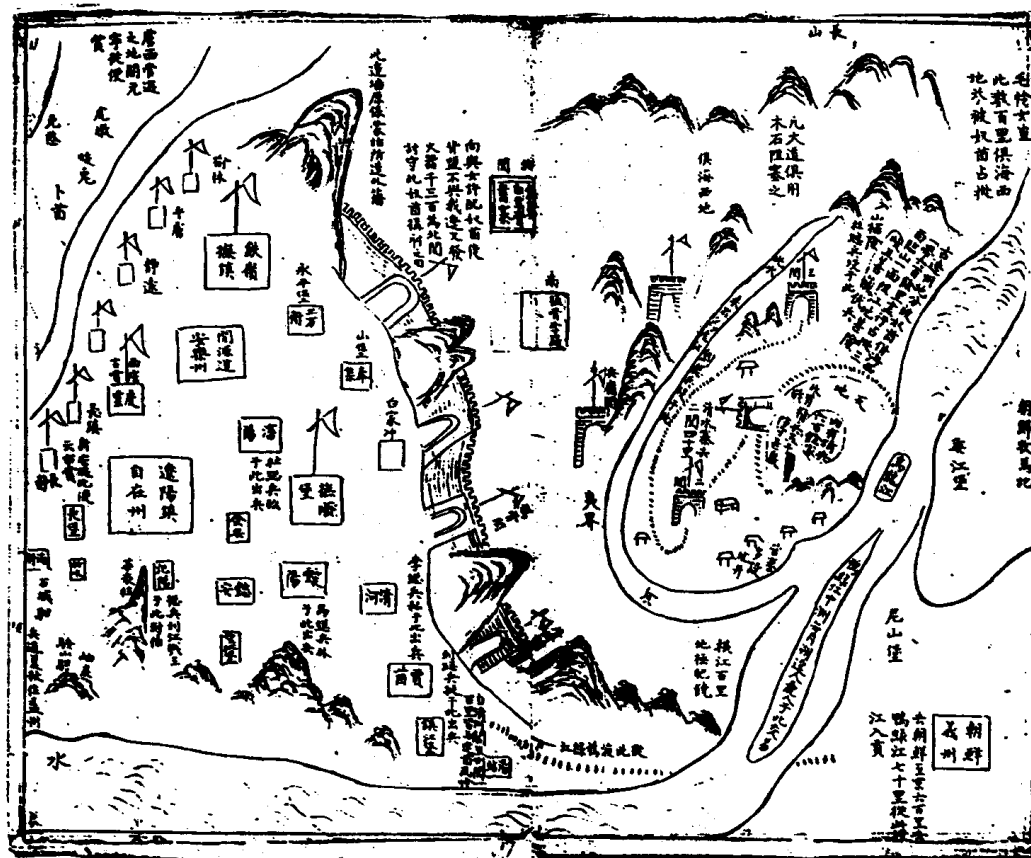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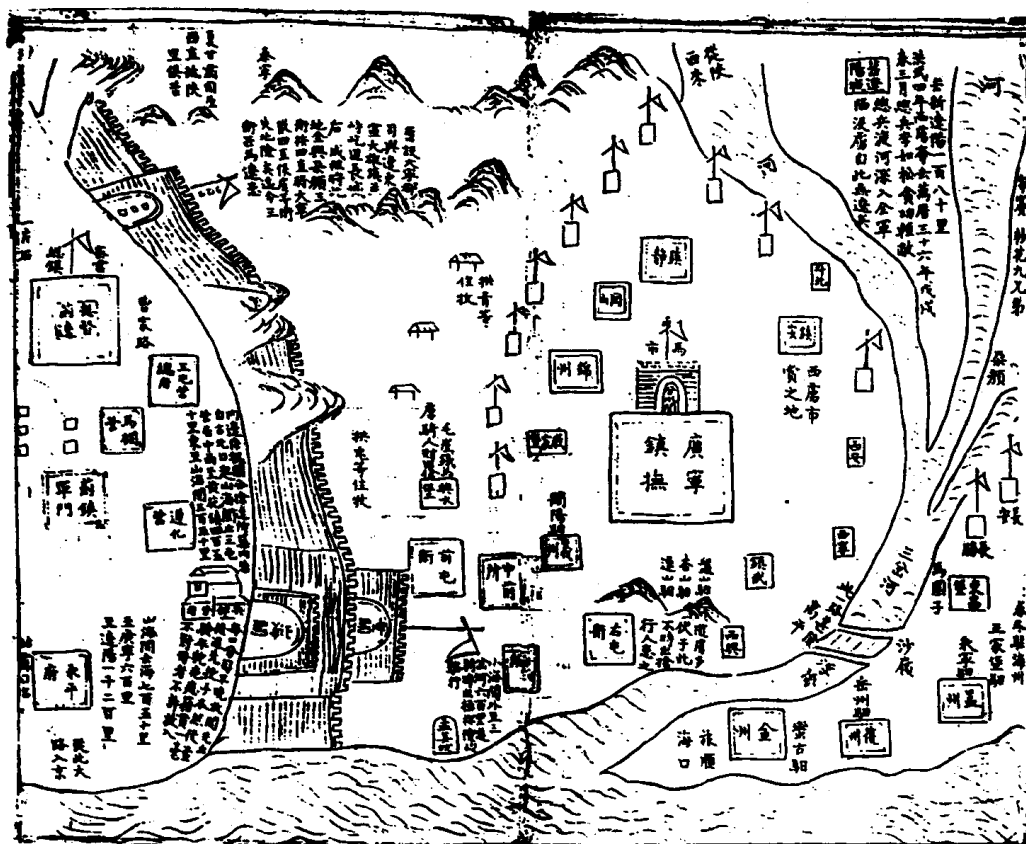
而領市賞。則鎮遠關也。其穀塔必一種。凡十枝。共四十箇。而領市賞。則鎮遠關與大福堡也。其大委正一種。凡三枝。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其克石炭一種。凡三枝。共九箇。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其鬼麻一種。凡五枝。小歹青一枝。市賞。則大康堡。額參委正一枝。市賞。亦鎮遠關。耿耿歹青青歹青石保赤。丑庫兒。三枝。市賞。亦大康堡也。其五路台吉一種。凡七枝。共十八箇。而領市賞。亦鎮遠也。其把律一種。入於泰寧。凡二枝。共十六箇。而領市

賞。亦鎮遠關也。泰寧諸夷。虎喇赤一種。五枝。長男速把。一。枝。凡二十二箇。直廣寧海州西平東勝東昌等堡。而領市賞。則鎮遠關也。其次男抄花一種。凡九枝。共三十餘箇。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至萬曆四十三年。遼陽長安堡新開木市。而西自廣寧。東至遼陽境。外遊牧絡繹。是虜亦以木市為命矣。至於虎喇第四男伯要兒一種。凡五枝。共六十餘箇。對遼瀋開鐵正比。而市賞俱在新安關。今沒於奴。則伯要兒部下六十餘箇之市賞。絕

矣。惟福餘夷弱而久不入市。海西南北關夷為奴所備。而不開市則今日每年數十萬兩市賞諸酋所戀。而不能捨者也。諸酋利吾市賞。使我市易。我之布帛鍋口等物。皆彼夷日用所需。而彼馬牛種草。非與我市。則無所售。然則遼陽一帶。宜西虜所資以為生。料西虜必決不利我失遼陽。而令奴得之也。今伯要兒已無市賞之利。而思逐奴矣。抄花亦且為我守黃泥窪。以拒奴矣。誰謂西虜肯令奴得土地而已。失市賞哉。挑之使鬪。亦彼

各自為其私情所必至也。今日惟有此一着。即使夷而我靜夷。而我逸。我脩備。脩守。而徐乘其救。寬民力。定人心。以為恢復之計。若夫海蓋諸逃民在海島中者。皆我百姓。決宜安插各島中。設官以統之。今山東為之接濟。使安插共守。以相機會。為復海蓋之後圖。移咨朝鮮。整兵以擾其東境。而通貢道。又見奸細藏于兵部提堂中。恐此輩埋伏伺隙者不少。託何神叢意。將何為危我。我當事者不得贖。如夢余是以刻遼夷畧而備

題數言以告寔心為國者。採而行之。若夫捐廣寧與虜。而守山海者。亡國危。君父之言也。思之心悸股慄。更有言所難盡者。先見早防。是在赤心大老。刻刻留意。如對大敵可耳。近見中州藩臬諸臣。棄官而逃。則又惴惴寒心。細思今日之勢。苟非微九廟神靈呵護社稷。誰復有拋命擔當擁衛我聖人者。暗想真堪痛哭。何暇冠在門。而室中日。誅詬也。天啓改元辛酉孟夏日。右諭德張鶴題于讀書舫中。



遼東倡勇歌

大丈夫。金忠孝。君父之讎急當報。永芳叛。建酋暴。遼陽
豈肯真降盜。何不乘機裏頭開。生當封侯死立廟。大丈
夫。辯華夷。建酋左袵言侏僂。牛豕食。犬羊皮。腥羶臭穢
難久居。何不斬賊先奔歸。男兒不枉生鬚眉。大丈夫。識
順逆。

王壯年推聖德。文出謀。武出力。勤王兵馬四面集。何不
乘機內潰出。不孝不忠埋絕域。

大丈夫。察善惡。建夷殺人如戲謔。驅婦女。斫老弱。百萬
生靈委沙漠。何不合謀將賊縛。生入關門死亦樂。大丈
夫。明大小。建州豈足當天討。地方濶。錢糧飽。有增無減
兵不少。何不直把遼陽搗。拔出刀山離苦惱。大丈夫。曉
虛實。奴兒歸巢永芳之子。兵力分。糧艸窄。殺降不服人人
殺。何不夾攻拿判賊。生取心肝澆酒喫。大丈夫。看禍福。
亂臣賊子終須戮。男剝頭。女刺腹。鬼神大怒陰魂哭。何
不血戰三河曲。寢首之皮食首肉。

建酋小醜。不足當一郡縣。敢肆螳

臂。薦食上國。堂堂

朝。合天下全力以撻伐之。豈難繫頸

獻俘

廷。其偶破遼陽者。皆叛臣李賊永芳

導之也。永芳背棄

親仇。殺遼東之男女丁口。以數十萬。

計天怒之人怨之。即建酋父子兄

弟。亦且心薄而心疑之矣。遼陽雖

降。萬不得已其同事之將。豈肯低

頭。遽出永芳下。忠義之氏。豈肯髡

頭。甘為東夷西虜用哉。奴兒歸巢。

則兵力分。永芳居守。則心膽怯。此

時或招撫。或用間。或檄朝鮮。協力

夾攻。先聲渡河。遼陽必內應。而永

芳可擄矣。不肖少遊太學。竊受

思故作遼陽倡勇歌以為忠孝將士

勸且先君辛勤四十年。經營布帛。
遼陽一失。商賈蕭條。江南機杼之
家。束手而坐。憂及公私。再三咏歎
此歌。亦非無為而作也。併畫遼陽
形勢。以便指掌。俚語不文。并祈讀
者。取其意而置之。幸甚

吳郡太學生翁正學謹識

遼夷略

史官華亭張彝輯

直遼境而錯居。甌脫者。毳帳鱗比也。種分而派。繁余訪
諸塞上將軍。系其世略可述也。

寧遠前屯諸處。距塞外者。曰朮顏。其首曰草蘭泰八子。
自長子影克而下。二曰董狐狸。三曰獐兔。四曰都令滿都。
不賴。五曰兀魯廝漢。六曰猛首大。七曰鹹毛兔。八曰阿
只孛羅。影克頗忠實。能約束其部夷。先是兀魯廝漢長

禿為邊患。影克對漢使言。願漢開吏伺其索賞。開下幸
速除之。無敢怨。其後土蠻首難。影克為其耳目。竟被兵
死。生三子。長曰貴英。又名長昂。即專難屠犯屢撫不能
如影克之世矣。生長子伯洪大。次子猱暈大。伯洪大物
故。而五子存。曰哈喇木什。曰耳周什。曰文布刺麻。曰速
卜。得曰速旦。猱暈大存。而有長子胡喇亥。次子刀兒吉。
計七枝。而擁兵約五千。影克之次子曰耿奴。故而有子
曰蟒金。他不能曰孛只。他不能兩枝之兵約二千。影克

之三子曰杜龍一校之兵約一千蓋影克一派凡十枝而控弦之騎不下八千人也董狐狸連結族黨數入寇旋叩頭乞哀就拒賞矣而反覆如初有九子長曰伯言莫賴一名伯彥字耒八冠死關下次曰把耒氣三曰把耒都四曰莽固大五曰以把兒六曰一那赤七曰把塔兒八曰明暗那木九曰老恩計畫狐狸之派九枝而約兵二千餘騎不能當影克之子孫四分之一也獐兒一名長禿數犯邊後邊人生致之以長昂叩關求贖免然

旋盟旋背矣當是時中國悔不用阿凡影克言先殺之爲快獐兒二子曰打木曰打火而兵亦千餘則又孫于董狐狸諸子矣都令滿都不賴三子長曰兀魯伯戶故而有三子曰阿哈賽曰阿只布而擁騎約二千次曰兀魯孩廝故而有四子曰伯克兀曰伯戶曰伯交曰伯托約兵二千餘三男曰老撒擁騎亦千餘滿都不賴凡八枝而騎卒亦千餘人矣兀魯廝漢於依瓦影克受漢撫賞然後數背恩入前屯爲患故而長子曰土只他不能

次子曰字收九二枝而約兵千餘則又孫于獐兒二子也猛首大故而有三子曰哈木戶曰那木賴曰那木賽賊毛兒之子曰板大兒曰阿主戶而五枝之兵數未考想不似諸派之強也阿只字羅之子曰伯牙兒曰伯言大而兵約五百餘騎豈長子先出者強而諸子後起者弱耶然總是一部去寧前中後左右塞四五百里其撫賞也由高臺興水縣二堡焉故事三衛世受冠帶稱臣歲入貢加賞賚作我藩籬爲塞外耳目如傳報有驗爲

邊吏得首功者擬遷秩視漢吏矣然自長昂董狐狸反覆以來大率西就賞而東寇掠勢聚則大入塞勢孤則假傳報以邀賞要挾無厭而國門外寇如雲矣余出塞問近日遼中虜情土人曰夷性狡而實利我賞昔年大入邊歲苦之然每入亦輒不利去今以懸市賞漸寧息矣而時小入爲寇偷我兵捕而殺之則以爲殺屬夷及邊將貴問而彼此相推避不肯吐實此其所爲叛服靡常者又其曰東事而擁衆挾賞時有之則在通將威

信權略能駕馭耳。然總不出一撫賞羈縻也。余過前屯有實副將軍承武者。通敏有機變人也。其撫屬夷坐之堂下。好飲食之。諭以効款護邊。受上牒。不然且誅殺。諸夷脫帽稽顙。唯唯其曰。夷人重信。我先之以信。便可保他無變。更只如許之。牛斷不易之以羊。許之以賞。斷不少更易。若絕其賞。予斷不輕與之。而大抵獲獎與進之意居多。又時示之以不測玩之如掌上。雖令其不仰飲食于我。不可得此撫夷之道也。余聽其言。乃知忠信行

蠻貊非浪語耳。彼弁流解此意。便堪作上將矣。

自寧前而東。我邊地漸廣。則廣寧錦義諸堡矣。路塞外者皆朵顏諸部也。其酋曰土蠻。號老王子。九子自長男扯臣。慈而下曰委正。黃台吉曰額參。台吉曰鎖迷。台吉曰反青。台吉曰琵琶。台吉曰莽官。見大台吉曰卜言。大台吉曰桑阿。見賽台吉。今諸酋皆虎墩兔。慈約束之。牧地直廣寧去塞十餘里。而市賞皆廣寧鎮。遠關社臣慈之長男曰莽骨速。台吉即虎墩兔慈之父也。二子一為

慈約束諸部。而次曰秒兒。黃台吉兄弟約兵三萬餘騎矣。次男曰毛起。炭存而有一子曰脫脫亥。其騎亦有五千。此莽骨速之派。為獨盛。而制諸部也。虜中稱慈如稱帝。委正故二子。長伯言。次伯言。大而約兵三千餘。額參台吉故僅一子曰召克太。絕矣。鎖迷之子長麥力根。次哈大亦擁騎二千餘。歹青之子二曰孛賴曰黃台吉。俱在而孛賴二子。長扯扯。台吉次張台吉。黃台吉一子曰噶兒。罵台吉亦擁兵約二千餘騎也。琵琶之子曰克什兒。

曰阿敗。約兵千騎耳。其莽官見尚存而有子曰伯言兒。亦約兵千餘騎。卜言太存有子三。長色令。次拱赤。三把兒。見而兵數亦與琵琶同。桑阿見寨存生子四。曰扯扯。阿敗曰王兒。寨曰拱草。曰班台。擁騎三千餘。而視莽官琵琶卜言太三部。差雄矣。計土蠻之派凡二十一枝。俱帝虎墩兔慈慈兵不下三萬。而合諸酋兵又幾二萬。是以為土蠻之種強也。

按土蠻故胡元裔。其父曰打來孫。土蠻崛強。自負為僊。

答先入貢封王。爵意獨惡，挾之以兵二十年，恐喝塞上，竟不可得。老而厭兵死矣。猶舐曰：「它豈不漢子而我老婆乎？」以故諸子分部，驚然起大率為挾封貢也。然而俺答子孫至今長王胡中，則亦護邊之明効矣。直廣寧西北而收，離邊約七百餘里，市賞亦由鎮遠關者，其首曰靈塔必故，而生長子腦毛大黃台吉。次曰以兒鄧，三曰扯臣台吉，四曰青把都兒，五曰速克赤把兒，六曰卜言兒思扯赤台吉，七曰額兒得，八曰你丑庫兒，九曰阿民台吉。其第十子曰拱兒者，對錦州西北邊五百里而牧，其市賞在錦州大福堡焉。腦毛大始為薊門撫夷後，以寇遼故，挾市廣寧關下，遼人竟弗許。腦毛大之長男曰桑阿兒，次曰縮開而控弦之騎幾七八千。以兒鄧故而三子長曰麥力根，次曰宰桑台青，三曰桑阿兒寨而控弦之騎五千。扯臣之子四長曰卜書兒見，次曰赤勞亥，三曰大成台吉，四曰色令而控弦之騎三千。若青把都兒故而三子長曰瓦青，次曰滾木，三曰把

刺四氣速克赤把兒故而三子長曰把兒見阿敗，次曰宰桑，三曰石計兒。卜言兒故而四子長曰耿台吉，次曰隱克，三曰門克，四曰果木。三部各擁騎二千。其必扯赤故生三子，長曰花台吉，次曰汪台吉，三曰滾度參手騎耳。而額兒得你丑庫兒亦三子，長曰汪台吉，次曰刺麻台吉，三曰鎖開安兒。其阿民台吉在止一子曰班舊兒，二部約騎兵各二千餘。獨拱兒一枝近錦州邊者，五子長，以兒度赤次，刺八四氣三色令，四果木五刺麻而約兵五千也。蓋靈塔必十枝，凡三十二派，而腦毛大拱兒為強。

離廣寧西北邊八百餘里而牧，從鎮遠關市賞者有大委正一枝。大委正為打來孫第四子，嘗佐土蠻挾我封貢而遼吏弗予。大委正故而長男阿惠以入犯右屯中神鎗死城下。次男昂惠台吉，三男墨力台吉，其兵騎無考。然大約今為屬虜，不似大委正時矣。

離義州正北邊千餘里住牧，而市賞仍由鎮遠關則有

克石炭一枝克口炭為字只第五子數為寧前患而挾封貢生三字長男扯臣黃台吉次男捨刺台吉三男討討敗台吉三子各有二男蓋六派也扯臣生長子扯臣簡次子章克兒捨刺生長子郎索次子脫力打刺漢討討即生長子姑什次子木素而三部擁兵騎約七八千按先朝土蠻諸夷部屢犯挾賞而當事大臣決口堅弗予誠欲藉遼虜以惧西北虜且使我遼陽卒習兵也前輩謀國慮遠矣至於今何遼人之不習兵而設防奔走

無虛日哉

鬼麻之枝有五其派十有四直義州大康等堡四百里而牧從大康領市賞者長男都令小歹青也直義州西北邊五百里而牧從鎮遠入市賞者次男額參委正也額參即乃蠻直威家路大定大茂等堡四百里而牧仍從大康領市賞者三男昂暈台吉四男青歹青五里石保赤丑庫兒也鬼麻故而五男獨石保赤丑庫在耳都令之子二曰率闌即打刺漢台吉曰色令台吉有騎約

五千餘乃蠻七子曰專難即把克兒二曰占太即莫力根三曰滾度參即黃把克兒四曰秒兒台吉五曰那木赤台吉六曰色令台吉七曰脫起台吉有騎亦約五千餘耿止一子曰昂暈台吉兵亦僅五百餘青歹青之子三長曰千里台吉次曰土計台吉三曰教漢台吉兵亦約五六百餘而石保亦止一子曰額參大兒台吉兵亦僅五百餘大約都令乃蠻二派稍強而皆奉約束于虎墩兔愁也

離廣寧鎮靜鎮邊鎮遠等堡三百餘里而牧其市賞仍由鎮遠者有五路即郎台吉故生七子長曰扯勞亥次曰花台吉三曰逞吉兒四曰把敗五曰瓜兒兒六曰宰賽七曰委正而七子分為十八派其帶甲控弦者大約滿萬而獨馬少不便鳴鏑而馳也扯勞亥之子四曰民暗台吉二曰討亥三曰鎖懦四曰桑阿兒寨花台吉之子二長曰莽哈大次曰莽官兒大逞吉兒之子六曰苦賽二曰土妹三曰若參得兒四曰卜艾五曰民艾六

曰卜言兒把敗之子二長曰那言脫骨次曰打來台吉
瓜兒兒之子一曰卜言台吉宰賽之子一曰卜言大台
吉委正之子二曰噶兒罵阿大台吉

朵顏衛夷酋有把伴者先年搶至紗花營配紗花妹公
吉阿亥為妻遂依泰寧夷而居受其驅使其牧地在廣
寧東北離鎮靜鎮安等堡三百餘里而市賞由鎮遠關
居久之把伴死有二男長花大次李兒敗俱死花大之
子四長煖赤次伯言兒三伯言他不能四伯大李兒敗

之子三長莽金兒次教毛兒三孩四煖赤存生三子曰
伯青兒曰奴兒木曰色忒兒伯言他不能存生一子曰
毛起炭蓋花大四子而分四派也莽金兒戮矣而教毛
兒孩四俱存教毛兒四子曰專兒曰莽官兒大曰莽惠
曰黃官兒孩四二子曰色令曰夜不收是為李兒敗之
派凡六也夫把伴一枝雖屬紗花調度而仍係朵顏夷
種其不屬泰寧諸夷明矣故不列于泰寧夷酋中

泰寧衛之夷酋曰虎喇哈赤故矣而生五子曰速把亥

曰紗花曰反青即伯要兒曰委正曰兀班其直廣寧鎮
遠鎮寧鎮武西平海州東昌東勝邊四百餘里而牧由
鎮遠市賞者速把亥諸種也虎喇哈赤之先大父魁猛
磔嘉靖中書入我刺梨山至速把亥益懷忤擾邊上無
虛歲後以入寇鎮夷堡為恭將李平胡射死斬其級死
時尚披戴盛甲臂手級大如斗也速把亥有三子長卜
言兒無子次卜言顧有三子其三男把兒兒有七子馬
二枝分為十派也卜言兒一名柏彥務胡人名多訛音

也卜言兒傷父死與其弟把兒兒枕戈飲血而思報塞
上以相當後塞上禦之歲苦矣而把兒兒以鎮武堡箭
傷竟死其死之者董將軍一元也卜言顧三子曰都令
即額參台吉曰額木素即即矮要世曰古路不四把兒
兒之七子長曰額伯卓打黃台吉次曰阿把兒兒三曰
榜什台吉四曰色特兒五曰卜兒兒六曰昂阿七昂
奴而都令之子二長毛起炭次紗四乞額木素之子一
曰搜四古路不四之子一曰串木素凡四派皆卜言顧

之種。顏伯章打之子三曰色令。曰速木兒。曰翔弄阿。把
兔兒之子一曰色令。傍什之子一曰翔開色。特兒之子
二曰矮要世。曰把慶卜。兔兒之子一曰噶兒罵。昂阿之
子二曰阿兒塔什。曰那木兒。昂奴之子二曰撒雞。曰色
利。凡十二派皆把兔兒之種。諸夷部約擁騎萬五千而
皆受調度于紗花。

其直鎮武西平。東昌。東勝。長靜。長安。長勇。平虜諸堡而
牧。從鎮遠關入市賞者。紗花諸種也。自萬曆乙卯遼陽

長安堡開木市而廣寧鎮遠以東遼陽以西塞外諸夷
落往來遊牧無禁矣。紗花一名紗哈。一名紗花。隆萬間
□□夫花大爲黨。而圖報其兄速把亥之仇。歲苦我遼
然亦屢屢受傷。幸免捕誅耳。而自今紗花諸種爲強。紗
花生九子。長襖八子。青次曰把敗。三曰額參。四曰喇八
時氣。五曰歹安兒。六曰端木度。七曰卜塔什利。八曰本
卜太。九曰楚奴。九子之派又分爲二十六。強矣。襖八子
青之子三。長曰色令。次曰骨令。三曰我兒着兒。把敗之

子八曰桑阿兒賽。二曰噶兒罵。三曰色令。四曰夕葉
五曰勾失。六曰閔太。七曰倒兒計。八曰昂阿。額參之子
四一曰色令。二曰夜不收。三曰伴兔。木四曰翔開刺。八
時氣之子三。長曰虎必。按刺麻。次曰古路木。時氣三曰
千計世。歹安兒之子三。長曰長昂阿。次曰打敗。三曰把
氣。端木度之子一曰滿都失利。木卜太之子一曰毛起
炭。囊奴之子三。曰以克昂阿。曰把漢昂阿。曰額力克昂
阿。是皆紗花之種也。今紗花尚在而計其諸部落兵益
萬五千騎焉。

直遼瀋平虜正北四百餘里而牧者虎刺赤第三男列
青即伯要兒諸子也。其牧地名猪兒苦周一帶。直瀋陽
鐵嶺六百餘里而牧市賞仍入開原新安關者。紗花第
四男委正諸子也。其牧地名岳落一帶。直開鐵西北七
百餘里而牧。仍入新安關市賞者。紗花第五男兀班諸
子也。其地名古路半升戶兒。大漢把都樓子。然夷性狡
矣。時款時服。寧有常哉。伯要兒故而生五子。長子者伯

見亥也。生八子。一曰莽骨兒。大二曰得固草兒。三曰哈兒寨。四曰卜塔習刀。五曰所南。六曰長連。七曰莽骨速。八曰莽骨而。共約兵三千餘騎。次子者耳只草也。故而生四子。長曰鎖難。次曰卜塔利力。三曰鎖寧。四曰賴卜哈。共約兵千餘騎。耳三子者老思也。故而生三子。長曰卜塔赤。有騎千餘。次曰歹安兒。有騎五百餘。三曰伯安兒。亦有騎五百餘。老思三男。總二千騎矣。四子者卜兒罕骨也。故而生二子。一曰把拜。台州曰火把。台州約兵千

餘騎。五子者額參大也。生四子。一曰鎖迷。曰那口口。那速。戶曰撒哈兒。而約兵千餘騎。計伯要兒之口凡五枝。分二十一派。而時爲遼闊。患苦矣。委正故而生四子。長以鄧兒。次脫卜戶。三脫退。四小老思。以鄧兒故。有十子。長曰捨刺。把敗。而有三子。一曰果兒。兒曰把什漢。曰刺把什。擁兵千餘也。次男哈刺把。拜故。而有五子。一曰刺伴。曰刺什氣。曰什伯兒。曰歹青。曰桑阿寨。而擁兵亦約千餘騎。三男粧難生。二子曰得勒草兒。曰色棒。四男粧兒。有二

子曰阿卜大。台吉州曰我速。苦利。而擁兵各五百餘。五男小耳只草生。二子曰果木。台吉州曰歹安。台吉六男。伯倍故生。一子曰朱身。七男果丙兒生。一子曰三襖兒。而亦約兵四百餘。八男火把。台州故而生一子曰抄花。約兵三百餘。九男把禿男。亦約兵三百餘。十男奴台生。一子曰昂草。台吉而約兵三百餘。委正之次男脫卜戶者。故而生二子。長李羅。大次打刺漢。台州約兵四百餘。委正之三男脫退。故而生一子曰歹青。亦約兵三百餘。委正之四男小老思者。亦約兵四百餘。蓋委正四男而分二十三派矣。兀班故而生二子。一曰莽兒。曰伯言兒。莽兒之子。七曰莽骨大。曰比領兒。曰伯洪大。曰刺把什。曰刺把太。曰所宰。曰色崩。伯言兒以入犯高平。被傷死。而其子宰賽生。三子於萬曆己未秋七月。爲奴酋所獲。其長男青。台州次男瓜兒。三男海來兒。有兵一萬五千。騎強矣。而不虞奴之乘其後也。至今奴質以餌其部落云。

福餘衛之夷。今弱矣。當萬曆丁亥戊子間。勾西虜為開鐵患。亦中國一疥癬也。乃竟為西虜所殘弱。而避居混同江。離開原邊千餘里。其久不赴新安關領市賞積弱不振之故也。先是夷酋生三子。長往四兒。次撒中。三錦。只卜阿往四兒故。而有子恍惚太。其恍惚太之子曰把刺奈。曰卜教。而約兵千餘騎也。撒中故。而有子生卜兒炭。亦擁兵千騎。焉錦只卜阿故。而有子主兒者。阿故生一子。曰土門。二約兵三千餘騎。夫恍惚太土門二皆

曩日引煖兔伯言見為邊患者。然總其部。纔五千。非附會西虜。烏能很窳而訐塞上哉。

海西夷曰北關。曰南關。北關酋曰祝孔華。塔魯木衛都督倉事也。故而生二子。長曰台出。襲祖職。次曰捏你哈。皆故。而台出生二子。曰逞加奴。仰加奴。二子皆狡。引西虜為邊患。被剿死。而逞加奴有三子。其長子卜寨。搶建州。被殺。卜寨之長男。則白羊骨。襲祖職也。其次男。卜見罕骨。在一子牙木台州。皆住野黑塞。離開原鎮北關五十餘里耳。以逞仰二酋大創故弭耳受戒。

索由北關貢市領賞焉。且倚我羽翼。以抗奴。我開原失。而北關因陷于奴。乃我亦失一外藩。而奴更訐也。建議者以為借開原與北關。以拒奴。然不思逞仰二奴昔日何狀。而能保白金之不為肘腋患耶。諱何容易也。按北關仇南關。而猛骨李羅。遂甘就建夷羅網。人皆謂滅南關者建州。而不知滅南關者北關也。南關滅。建州寢強。北關于是漸弱。相構未已。棄弱隣。而未強寇。詎非逞仰。只卜四酋為謀之不滅哉。然則滅北關者。非建州而

亦北關之自滅也。已

台出之次子。仰加奴。亦以逆剿殺。而生五子。長曰那林。李羅。故次男。金台失。領兄兵。生一子。得勒草。台州仰奴三男。曰賽必兔。四曰阿力木。皆故矣。五曰土木兔。故生一子。曰拙古。六台州。而金台失殺之。故仰奴之後。獨有金台失。與白羊骨。分為二寨也。在台住寨。佳。亦去鎮北關五十里。今並沒于奴。或云金台失殺其五弟之子。而又不和于叔。白羊骨。遂各相猜。而迄于同滅。乃知借開

原之說未可爲石畫也

南關之夷酋速黑忒塔山前衛左都督也故而生二子
長曰王忠襲祖職次曰克失音辰王忠故而二子汪古
羅汪古六皆故克失音辰之子王台襲職焉生六子長
曰虎兒罕次曰三馬禿三曰往失四曰那木台五曰康
古六六曰猛骨孛羅虎兒罕故而一子歹商爲北關所
殺三馬禿故而一子王把太內附爲廣寧指揮改名王
盡忠生二子長王國勳次王元勳往失故而生三子長

阿敏亦內附爲指揮名王盡安次伯撒爲奴酋所殺三
宰桑內附爲力木山把總陣故也那木台之子曰召乃
康古六之子曰古莫台州皆死于奴而猛骨孛羅襲祖
職陞龍虎將軍然以與北關構隙爲奴酋計所愚戀內
妻而去其兵柄卒以出死其長子吾兒忽奔奴養之爲
壻而次子克把庫內附廣寧爲王世忠南關之地遂墟
也王忠王台皆忠于本朝其子雖滅于奴而後裔居中
國附塞上襲冠帶者爲多樹其黨類而使自成一部落

恢復祖宗之故地亦中國一藩籬也

奴酋旣誘殺猛酋收其勅書部落北關塞廢而奴酋
獨強于是建州之禍乃烈矣按奴住牧在寧公塔紅岩
子等寨其通貢由撫順關其部夷從撫順清河靉陽等
處隨便互市自吞併王兀堂誘殺猛骨孛羅而東至鎮
江長奠北抵開原威遠凡八百六十里與邊鄙相逼也
其兵不下五萬餘古云女直滿萬勢不可制況今日哉
奴之祖曰佟教場建州衛左都督僉事也生佟他失有

子曰奴兒哈赤他失死于亂陣而奴兒陞授龍虎將軍
有七子長男曰洪把禿里爲奴殺矣而一子曰阿古奴
之次男曰貴英把禿里三曰忒哈大四曰黃台住五曰
把卜太六曰阿卜台七曰把卜海達見爲兄奴兒因殺
而二子曰禿龍曰阿哈今皆爲奴兒管兵其養成豕犬
之患者以封號勅書太隆而自後以邊人不設備而
好生事故漸激其內犯及撫順清河之陷勢如破竹而
將帥不能協心慎重經略無駕馭紀律遂一敗沒而不

可救。至今疲海內而卒難爲力也。嗟乎非奴之強中國
自弱耳。夫趙營平之畫西羌曰以臣愚計遲之十年。今
日之事十年果足了奴哉。

遼籌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前國子監署

監事司業張爾謹上

論遼事威德並用疏 四月

再論遼事急務疏 六月

三論遼事請發經略略親兵疏 七月

四論遼事請發錢糧疏 七月

五論徐詹事練兵疏 九月

六論乞調民力以裨遼遠疏 庚申八月

上太司馬備遼末議

上太宰詹議公疏事宜

與張華東都諫再論叩 閣事宜書

戶部會議兵餉揭帖

上政府朝房會議揭帖

上乞調民力以裨遼計疏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張爾謹

奏為乞調民力以裨遼計事臣惟今日遼左用

兵竭天下而供一方兵無了局民無息期私竊

危之夫民無息期則百姓困兵無了局則遼疆

困遼疆困而百姓之困乃不已則禍敗因之而

起此臣之所大危也夫以中國濟遼疆必中國

之民寬然安室家務耕種而後可今徵兵加餉

海內騷動姑未論也以臣昔日使事所目擊則

莫甚於畿南三輔之地又莫甚於遼西寧前一

帶之地夫畿南八府

天子股肱之郡也然徵調絳繹飲食若流百室晝

驚驛夫夜竄則有援兵之苦兵符火速派戶僉

丁募卒在處里甲連坐則有募兵之苦荷戈忍

饑亡命山谷徬徨無歸彎弓孺聚則有逃兵之

苦徵牛徵車解夫解匠慘同謫戍痛切剝膚則

有奔命之苦即此而畿南財貨無絲毫留民間者矣遼東遼西安危相倚今急河東而疲河西弗恤也出山海關外其蕭條風景便同鬼方塞草連天膏腴蕪穢北山南海一望立墟民安有田土乎官牌夜呼使事如織防護送迎酒漿供傳民安有暇日乎鞭驅駕牛循環來往間關芻輓頃刻靡停民安有剩力乎強軍設防弱軍趕運大戶供辦小戶貼錢民安有藏蓄乎入其城堡而鷄犬無聲過其亭障而村烟斷絕彼河西自款其死不暇而安能勉力濟河東也

皇上發百萬金濟九邊矣而臣以為畿南之民不可不賑濟也

皇上發百萬金犒遼陽矣而臣以為河西之民不可不周恤也賑恤之法莫大于墾荒田而廣開種夫開種之利生天地間不生之財者也一年而民甦兩年而民足三年而民不可勝用矣蓋

取雨露于天取膏腴于地取力耕于民皆因其自然而為之鼓舞生息者也

皇上誠捐數十萬金以賑畿南八郡而勸之耕又捐數十萬金以給寧前河西一帶而勸之耕彼小民牛種有本僱募有人東作有時惟不各肆力于南畝不半年而禾黍成熟人人飽腹而歌舞于道途即令之供轉運給奔命亦何傷哉此亦遼左持久用兵之長計也臣考古今屯事亦備矣夫募民徙田塞下晁錯第一策也游食之民募而戰則潰散募而耕則樂就矣刈陲而界以深溝使耕者有所恃而守者亦借以宿飽此充國所以制金城也建置田官而專責其事如魏用棗祗為都尉故事則官有專司而事易成又一策也擇將而屯如宋訥所言選諸將中智勇謀畧數人分屯所領衛兵耕作而兼訓練是又一法也揀兵而屯如葉盛所言摘戍卒不任

戰事者俾事稼穡又一法也蠲除子粒而屯如胡世寧所奏凡拋荒空地不拘軍民土客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是又一法也免罪而屯如韓重華出贖罪吏九百人給耒耜牛種而歲收粟以省度支錢又一法也賜官級而屯如秦人以力耕受爵漢人以力田賜帛但能多墾田幾百畝者即授之以官而賞資之又一法也臣觀遼左之兵事非可一年二年而告成功者也聚十五萬之兵于一城軍士日食不貲而百物俱貴即牛運海運經手往來而寧能供其經年之用乎即百萬犒金付之遼陽而有金錢無食貨金錢寧足以為飽乎遼左之費用如大海中外之運輸如逝波亦安有了期而得不為

中國根本計今畿南宿飽而道路之輸于遼者亦不若于接濟矣今河西成熟而河東亦不至于斗粟千錢矣至于寬旅順之海禁以接登萊之

商賈通達蘇灣之貨船以接天津之興販萬勿疑其帶逃軍而預絕之是亦活遼一策也若夫經臣熊廷弼勞心軍務盡瘁鞠躬

皇上初政業已賞勞矣今宜再下一璽書褒諭之至於分兵屯練選將用人和睦行陣愛惜軍士扼吭搗虛出奇制敵亦望

皇上并于璽書內責成之果有成功自當封爵晉漢宣帝之勞問趙充國也曰皇帝問後將軍若暴露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漢元帝之勞馮奉世也曰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擒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此皆古人主激勵邊臣之功令也以

皇上聖明行此當亦無難以經臣忠赤于天語叮嚀未必無感動民不堪再擾兵不得久也惟

聖主留意烏臣憂切

國事不禁惓惓上賓伏惟

皇上憐其愚忠而赦其出位亟賜採擇臣不勝惶

悚仰望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廿七日上

泰昌皇帝本月廿九日奉

聖旨着該部詳議具奏 越翼日而

龍馭上賓矣痛哉

遺書

六

論遼事第一疏

奏為敬陳威德並用之策以裨邊政事臣聞用兵猶置棋也置棋者置之活着則全局贏矣若其不然則全局輸矣今日遼左事是也遼左之急募兵徵兵議餉議將事事皆實着也至于精神窳瘵之處廷臣未言本兵未籌然而聯絡天下之大勢成天下之大事者實係乎此自非

皇上莫能用之臣竊觀今日朝常之壞者由我皇上奮勵之神威不振也今日邊疆之壞者由我皇上浩蕩之德意不宣也夫天子一怒而萬物伏一喜而萬物奮惟其出于天子故中朝四夷之人不覺其鼓舞而震動焉其威象如雷霆之起蟄而破睡其德象如和風之扇體而蘇肌邇者東師敗衄謂宜

皇上赫然奮勵召見廷臣誅責局中之將帥蒐求格外之賢才而臣伏覩德諭和平寬責後效

雖發帑徵調選將使能日煩宵旰而盈庭無成畫當事無勝着人心泄泄如昔者患在乾威之不奮也一奮勵而廷臣凜奉威光戮力籌畫者出矣

皇上拱默而諸臣勉處堂之燕雀

皇上包荒而諸臣闢穴中之鼠鼯同遇風之載而舟中反唇扞戎伏之門而一室怒臂在當局之大臣且縮手憂譴在旁觀之小臣亦痛哭無益以臣觀之其偷旦夕而無危亂者幸也夫幸可為常哉然人心孰無忠義惟經年不覩天顏故無以發揚其志氣耳

皇上奈何不赫然振作朝見群臣下一

明詔示以朝廷紀綱使賢者速進邪者速退有功必賞有罪必誅以磨礪廷臣精華之氣而一洗其庸懦雷同之習乎及今不早申飭恐舉朝之人皆勇私闢而怯公戰且置虜奴于不暇問者

禍亂未有已時也臣又聞

天子之德澤天下之喜氣也臣見近日畿內按臣王象恒蠲三輔之稅以蘇民困而效汲黯發粟故事以請心甚快服之如

皇上一下其詔則

皇上之德意光矣三輔之歡聲不可謂非全遼之兵氣也且

皇上亦何藉此秋毫爲哉夫振遼左之金鼓莫太

千褒忠魂壯全遼之藩籬莫急于獎屬國今者部題捐十萬金以卹陣亡將士之妻孥矣然則所卹獨主兵也而南兵浙兵及各邊兵之赴調而沒于陣者其妻孥安在倘亦宜移文各省直原籍吊其父兄卹其孤寡而慰萬里死事之魂乎杜松渡渾河遇伏而陷力窮矢盡而絕劉綎轉戰克十五寨手刃虜級無算援不至而與劉招孫皆戰死王宣趙夢麟之爲偏帥而死潘宗

顏董爾礪以監督文臣而死夫死人所難言也况肝腦塗地乎而坐視者猶曰違制曰輕敵是豈復有人心者哉臣願

皇上速下詔令設二大帥及死事諸將位于都城郊外特遣大臣諭祭而文武百官皆拜而奠之又勅立廟遼陽塑兩大帥像以諸死事並配血食仍賜諭祭令經畧大臣以下率三軍哭祭如都下儀夫天上之王音人間之廟貌令戰

陣之士知兩大帥之忠魂千古可以不死夫誰不激憤烈而效死命者乎朝鮮兵出寬奠而敗沒乃傳聞其國王提兵三萬親至義州欲以助中國而殲小醜此其忠于國家殊可獎也

皇上何不捐三四萬金遣官褒諭國王吊問覆沒將士并頒賚其元帥頭目以下及從征軍士示以賞格令其整兵境上爲搗虎牽制之勢乎此關世受我恩依我爲命金台失等即未前進殺

賊而勢必不反。式爲奴虜。助何不捐萬金。領勞其部曲。亦示以賞格。如獲虜級。與中國戰功等。而令其近屯塞下。張撻伐之助乎。夫中國調兵而費不貲也。募兵而費不貲也。今朝鮮北關。各自餉其兵以助我。而我何惜數萬犒兵之費。以犒之。而夷心感激。有百倍于中國。烏集之衆者。乘此皆臣所謂布活著而收全局也。以臣計之。國家調兵各邊。而兵不至膳喪之餘。將謂驅之死地。勢必易爲愛。且旣無死心。調亦何用。不若以本部所議各邊調兵之帑銀。照近日開原道兵餉。僉事韓原善所陳。令遼東五處兵道。各自擇將領。隨便召募。隨處操練。計一道可募五千五道。便得二萬五千各將。旣易爲統領。各道旣易爲撫恤。安插有方。給餉有法。足爲遼東長城。而又精揀遼中見存之兵。收散亡起瘡痍。核實以補其虛。伍優厚以結其感激。爲目前守

禦計。則數十萬內帑。可省爲五道募兵之用。而兵亦可以無援于九邊。若東樹朝鮮。北聯北關之雄援。則是謂以蠻夷制蠻夷。計無善于此。即今廷議遣閱視科臣。便當以此委之。料理不過再捐皇上十萬金。夫十萬金有百萬金之用焉。何惜而不爲之。第此種德音。若行之臣下。則爲羈縻故事。未定鼓動人心。若出之皇上。明詔則如日月之布雨露之施草木。應時向榮。山谷應時普照。所謂聯絡中國外夷之精神。而成天下之大勢者。此也。夫舉朝怠緩。習張惠在紀綱。不立臣敢以奮發之威進。皇上邊疆頽廢。渙散患在德澤。不宣臣敢以優卹之德進。皇上夫中國之戰勝在廟堂。天子之守在四夷。而其磨礪鼓舞。則全仗

聖明反掌間妙用臣近見熊廷弼之疏牘進而宣諭之 旨旋下韓原善六難四易之疏真切痛快而屢旨報聞然則今日非

皇上不能採擇廷臣也臣昨因廷議進一言于兵部大臣有曰如書生之求科第蚤夜揣摩如訟家之遇對頭時刻算計今日之救遼決宜如此然非

皇上威德之兼用亦安能飭勵群臣收拾百姓措

危邊于泰山之安哉臣本儒生未諳軍旅但目擊心痛輒陳樛組間一得伏乞

聖明採擇臣不勝戰兢之至

論遼事第二疏

奏爲目擊時危敬陳今日急務以期上下交盡事臣伏見邇者奴賊長驅開原再陷舉 朝皇急請

命叩聞臣聞禍亂之興天之所以開君臣也有事則君臣動色無事而君臣怡然迨其事再至而仍復動色則急乘此時而決無復可怡然之理矣曩者東師旣興大將覆沒

皇上發帑調餉選將募兵如救燎子肩發不旋踵此時咎在 廷臣奉行遲悞補救無方而旬日以後羽書暫停奴氛未訖

皇上束教事于高閣置邊情于罔聞用一人而不能速用行一事而不能速行

上執彌堅下爭彌苦當事不肯破格舉事群臣抑且枝節生疑顧私而不顧公爭細而不爭大以至今日縱橫蹂躪夫開原危而遼陽難保遼陽

孤而廣寧易圖至于山海存亡遂係神京輕重目今京師在廷文武大吏誰有能慷慨深謀指揮借箸洞若觀火疾如發機爲

一人解焦勞者乎誰有能奮發忠勇勵氣治兵不避矢石多方應敵爲郊原作扞衛者乎誰有能與國同休彈壓輦下總理三軍督率九門爲根本作柱石者乎誰有能入告禁庭出和行陣大事取

奏

九

旨小事專決爲呼吸守便宜者乎四者皆

社稷寄命之人吾

君吾相胸中當有灼知百爾臣工信口亦能公舉而錯愕相顧置對無人平居既不留意蒐羅臨事何能格外論薦至于較量門戶依然伐異黨同瞻顧人情大率市恩避怨拯溺而尚拘規行之例佐鼎而先設染指之疑以致人材淪埋不現

天子但謂臣下無可倚毗百言而百不行諸臣亦謂

皇上不一報聞萬請而萬無濟終年泄泄一旦張皇假令張皇而及早改圖尚類焦頭之能救火至于泄泄而仍前束手頗同絕粒之欲回生臣于今日言敢不盡夫京師者

祖宗二百餘年居重御輕之地

九廟神靈所馮託焉京師固守則乾坤奠于泰

運

十

山京師動搖則海內危于累卵故長治之策先固京師況于夷狄交侵安可不輯寧根本築城脩備儲餉核軍事須急圖猶恐無及今神京兵精食足堪守堪戰即享太平無事亦且有備萬年至如邊方不寧儘足居中調度豈可任其百無一備臨危坐困哉夫股肱力寡則展布良難鼎鉉助多則調和易効皇上付閣臣于廷推亦不妨出

特簡于

宸斷而胡寢閣不下視爲可有可無之官令元輔計盡能索而

皇上旰食焦心殊非自爲

社稷計又經略新更欲以先聲奪敵氣然正惟先聲倚仗而不可以孤注誠之今熊廷弼之用已超格矣非以其長于御將乎而將何在非以其長于治兵乎而兵何在非以其長于發縱指示

奏書

二十一

乎而同心共事者何在非以其長于撫士卒恤饑寒乎而金錢米粟之犒資何在其他行陣之跋扈難御局旁之掣肘尚多此在中朝決宜有患難相恤之意而不可以安危成敗聽之一人夫安危不在經略又不在遼左而直繫之朝廷此何可無懼也夫耕奴織婢各有分守惟在大臣則但當合力同謀本兵調遣即宜籌餉何從來司農會計即宜想兵何以足如人積穀

便欲養兒如人買奴決非坐食同爲主人筭計

不分兩項支持今調兵搏沙而不惜餉亦委壑守藏纖音而不顧伍竟空虛循職掌爲聚訟而不以實事相通融臣未見危急之有濟也至于遼人坐視而待寇遼將募賊而擁兵遼人之視客兵如視仇敵有功則攘之無功則笑之而其殺之也則以爲快若乃遼將方以退縮全軍爲有恩于地方而結人心以固其兵柄而專其世

奏書

二十二

將之權將來遼事又安可勝言也嗟乎興言及此益願朝廷加之意而毋以經略爲孤注矣臣師儒無遠見目擊時事倉皇敢一直言无諱以附于叩

閣之後惟

皇上詳覽而賜施行

宗社幸甚

論邊事第三疏

奏爲 朝論日紛 國事日迫懇乞

聖明獨斷以救危邊事臣聞救焚者必須汲拯溺者必待飄蓬之頃刻失機不救故曰時至不旋踵者機也遼東之事日壞一日者患在不能赴其機去年以空虛無備而清河陷矣今春以輕出寡謀而 王師郢矣乃者又以 廷臣補救無方坐譚束手而關原破矣職伏見

皇上速下經略能廷弼而催令星夜前去是

皇上今日誠急之也然而廷弼之未能即去者議兵兵不至議餉餉不給也夫 廷臣急之而

皇上緩之在昔已失先事之機矣乃

皇上急之而 廷臣緩之于今不已失後事之機乎本兵曰募兵未集且去而當有兵也司農曰措餉未辦且去而當有餉也廷弼不前去而廢實喪于害成之口廷弼前去而孤身馳于草創

之場爲廷弼者且奈何哉然而廷弼身受 待簡仰慰

聖衷則其出關當不俟終日也固廷弼分也職則以爲廷弼此去其成敗利鈍非獨係其一身蓋社稷同安危而舉 朝共禍福也豈可不示之成畫而聽其浪然一出哉夫大將擁百萬之衆而制鍾鼓號令者其威靈聲望誠重而拱衛誠尊外以威敵人而內以齊耳目故爲今日計先當予之帳下親兵而今有所擁護乃者開謀獲而聞賊且以船入犯也則是曩者但求足步兵今者又須添水兵矣前者止聞戰于陸今且又欲防之海矣支左不能應右保首不能全尾廷弼不早去一日而何以整頓脩禦鎮遼中軍民之心哉夫空手而入虎穴雖裴度韓琦亦不能臣願

皇上速下一 明旨諭京營提督秦寧侯陳良弼

速同熊廷弼于大教場內點閱選鋒揀其三千
名爲經略帳下親兵而統以叅將分以把總等
官其三千人安家則于太倉內支米或半年或
一年以安其內顧之心且米有用而銀不費又
命戶部即多方那借數萬金付熊廷弼爲三千
人口糧之費以壯其行色使人皆知有從軍之
樂而忘其出塞之苦且

天子親軍而遞之經略則權重于賜劍兵士屬

下調度則又非驛之危地而鼓舞于道途使四
方聽召聽募者聞風而知新經略之兵有安家
有口糧有犒賞將人人樂赴而集轅門也夫然
後經略可以發號施令展盡其壯猷戶兵兩部
亦且速以兵餉應遼急而全遼布置有法矣此
今日第一急着也第此着戶兵大臣皆不能主
張而惟

皇上能獨主張之此機豈可再失哉夫漢以羽林

而擊匈奴唐以神策而征藩逆此古來舊事可
行也經略既有頭緒出關而後固 京師重根
本

皇上可以次第議行矣抑臣更有進焉

皇上四海華夷所稟奉其威光者也其手中之魁
柄未嘗不操也意中之神斷未嘗不運也但願
必每事即顯然與諸臣共見之與諸臣共見之
而喜可勸怒可威以光明世界成振作 朝義
則天下治夫然後爲諸臣者躍然奮悚然懼散
小群以汲引人材合大群以扶助 天子而天
下益治其不然者日復一日上下相譖而天下
亂臣切靜夜思之

皇上奈何以至神極聖之君託聰明于不見不聞
而置群臣于無可奈何之地諸臣處白日青天
之下日受中于昏霾迷霧而付壯志于悠悠忽
忽之中此在平日因循已足基危釀亂况乎危

亂既至能無易轍改絃此臣今日所爲大痛也
夫奴兒安足爲社稷患哉廟堂自壞之耳
皇上誠能斷群臣之不能斷行群臣之不能行將
外威而萬年無疆之福在反掌間誰謂時
事終不可爲哉臣憂心如焚言無倫次凡三條
盡出位罪多伏惟
皇上擇而行之臣不勝激切仰望之至

論遼事第四疏

奏爲微臣憂國無策愛君有心謹據事直
陳以回

聖鑒事臣竊見奴賊橫行深入邊鄙開原既陷鐵
嶺已墟昔之長城今爲塞外我之內鎮爲彼窟
穴兼以合營西虜蹂躪長驅將帥躊躇兵力孤
弱不能嬰城何況血戰近聞經臣出關兵止八
百各邊徵調勢如搏沙而又薊門告急還救不

暇原其事勢非

朝廷威令不行于軍興非各鎮調遣敢稽于時日
實因行糧不足安家無資道路阻長接濟難繼
或謀本地或逃半途夫人不貪錢誰甘蹈死計
自遼左兵興以來餉費五百餘萬而軍覆地蹙
兵連未已民力重困設處已窮民間已不能堪
輸那借必需之內藏而近奉嚴旨切責計
部降罰司官非有別項權宜止爲金花五萬舉

朝之臣皆以爲

皇上徂于貨財不思邊計祇因危亡之禍未迫

聖衷夫竊厝火之上而不肯去其薪載漏舟之中

而不肯塞其陳及其身在水火里救已難況于

今日全不求救自古夷狄之患往往積小而大

劉聰亂華阿保機造遼阿骨打開金忽必烈掀

元始部落而蠶食既用蠶食而橫行及其強大

支蔓驕虜亦此望外以至于僭神器而窺天下

豈非中國備之無方略而積衰亂之漸以成之

乎今即不謂奴酋能大有爲而我不能制其施

命則彼且得而潰我腹心况奴攻我犯我着着

皆密而我禦奴脩奴着着皆疎我師出不能搗

其巢而彼石城已築于關外種牧休息收我蓄

積以實之而反令我客彼主我邊旣失偵諜不

通而彼四散奸細窺我內地虛實探報速于郵

傳我不能北聯金自東結朝鮮而彼鷄連西虜

掣肘內訌長驅東逞莫可誰何我水兵不練天

津登萊處處皆虛強委督餉大臣海運未濟遼

急而彼脩治船隻意圖海道相襲扼我餉路似

此籌筭豈止意在全遼籍我全遼之糧漕我全

遼之地驅我全遼之人逞其鴟張爲難中國勢

必飲馬 都城狼心始快五胡遼金元之禍行

將復見于今也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 京師者

祖宗之京師

高皇帝開關百戰而開百代之基

文皇帝三犁虜庭而定萬年之鼎至我

皇上萬壽無疆享國永久海內將舍飴飲醇豈忍

一旦小夷憑陵以至于此且萬一當此危亂也

皇上將安之乎

六官將安之乎

太子皇孫將安之乎而

皇上積年所儲蓄一毫不肯犒資軍士者將安之乎古人云 君守 社稷臣從其君一步不可移動義也然能為

皇上守者誰乎必有傳宣號令參預機密如陸贄者而後奉天可以興唐必有外治軍旅內整朝綱如李綱者而後南渡可以造宋必有提鼓揮桴戮力勤王如郭子儀李晟宗澤岳飛者而後播遷可以議恢復復只如

本朝已已之變都城圍而于謙調度于內石亨力戰于外庚戌之變都城圍而徐階楊博王邦瑞調度于內即諸將趙國忠張珏張騰輩亦且擁兵割大營于外而今倉卒間能有之乎然則京城必至動搖而

九廟社稷城中百萬生靈 皇親勳舊貂璫貴冑之家皆可深慮

皇上積年儲蓄亦且散之不得聚之不可誠念及

此能不搜然動念即或有為彌縫迎合之說者曰奴因惱恨搶邊斷非有意大舉今奴既破遼之半其說已非又曰遼東尚遠 京師且

果朝京城受圍迄無他恙夫遼東失而山海逼山後諸夷皆乘釁而動事異曩昔寧謂無虞又曰遼東既付熊廷弼前去經略必能料理決不仰厓

皇憂不知無兵無餉廷弼今且束手倘不接應安能料其成功此等言甘易信理巧可悅而不知已居焚溺之勢水火之中

皇上細思有以此言

上聞者決誤

皇上決誤 社稷誠因臣言一洞燭之則壅蔽立破自此亟圖挽回之策臣又以爲不難夫以

皇上聰明神聖之君其于 國家大事 廷臣不能處分而

聖斷處之寔如卽如去年張差一事

皇上知其禍中骨肉危迫 社稷亟召群臣見于

皇太后几筵前

祖孫父子大小文武懽然一堂而

皇上徐出一語開諭明白群臣皆呼萬歲而退所

謂化有事爲無事聖人作用超出尋常何至今

日難于區處今者 廷臣望見

天顏如大旱之求時雨

皇上宜卽日親 御便殿召見群臣賜以無畏受

其盡言而所爲立 賜處分不過明賞罰以振

紀綱宜詔令以聯羣夷行此二者其餘皆可振

飭夫失事經略楊靖遠番撫兵李如栢損

皇上百萬錢糧殺遼東百萬性命不誅無以謝天

下遼將卽無功可賞而獨有死事可卹可贈請

速 命禮部與劉綎杜松潘宗顏等卹典贈廕

賞罰旣已明信 朝廷乃有紀綱若夫宣詔今

有五一日詔告天下古之賢君有竭民力而不

勞用民財而不貪兵休事已而人無怨者天下

皆知其無用兵之心而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

也今宜下一詔頒示天下曰奴酋背恩犯法

在不赦調兵徵餉實非得已若事平之後定行

大赦寬卹決不忍久累百姓又下一詔頒示遼

東曰念爾遼土殘壞民不聊生 朝廷自有優

卹爾須勉力奮義人自爲守上報 國恩下完

妻子仍用公帑給爾口糧資爾功級又一詔宣

慰朝鮮國王君臣曰王勤于本朝兵事令忠臣

伏節軍士死綬 朝廷痛念今遣使慰諭國王

并犒資頭目旌贈死事大將及優卹陣亡軍兵

其稍黃俱依請給付又下一諭以示北關告以

與 國同仇之義彼此相依之勢毋畏奴酋而

暫附之以自貽後患又下一諭以示虎賁炒花

四屬諸部落告以爾等世受 國恩撫賞無終

不宜憑奴此語相煽爲訖奴既悖中國安得有爾等且奴性狡黠必不相容即今助奴橫行爾輩必終受吞噬五 詔諭既頒而四海華夷皆知 朝廷德意翕然拱衛氣象一新矣至于其中行事竅要處錢糧無所仰給則決當蠲帑藏以濟其用夫財貴用之當耳此等井井有條而用

皇上亦何惜而不用之夫天下有大儲有小儲有

大寶有小寶唐陸贄云損其小儲乃完其大儲也捐其小寶乃固其大寶也匹夫愛其小者故爲守藏虜聖人愛其大者故爲天下至夫以戶部設處既盡金花那借即今百萬

皇上亦宜慨然俯從乃甫用五萬而 震怒至此在大臣當以去就爭使知 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而後可回

聖聽于萬一也此在小臣當以死生爭令知廢

之聞有不愛性命之臣而後可回

聖聽于萬一也非爲此數萬金爭也今日之事散財則濟惜財則危濟則敵而復來危則積而藉寇且如今日能慷慨出身爲國任事者外則經臣熊廷弼而

皇上超格用之內則詞臣徐光啓而

皇上特旨留之二臣皆有真心與 君父分憂患者

皇上若各發數十萬金錢付之二臣令其調度戰守鼓舞將士邊疆 輦下氣象自然不同臣知二臣決不肯私公帑一文錢所謂付之有用之人流轉有用之地也今廷弼一出關而甲兵不足士馬空虛獨坐何以守孤城空拳不能當虎噬欲成廷弼之功可以無兵勝寇無餉集兵乎且如

聖旨徐光啓曉明兵事而令其練新兵防 都城

也坐何衙門憑何印信責成何事後使何人事
權既不可輕錢糧亦須應手即令欲固京師
根本如都城之脩敵臺之築昌平通州城之
置鎮鞏華城大壩之屯聚內而營兵之訓練外
而調兵之徵集無一不需經費安能盡派民間
皇上豈得以帑藏爲已物而置根本于度外臣觀
後唐莊宗黷貨不散至于喪亂許以金帛募戰
士而士卒以爲今日無所用之掉去不顧此等
景象思之亦可寒心且

皇上重于財貨而輕于人臣大臣誰肯爲國家
盡心小臣誰肯爲社稷效死臣思軍興以來
費用既多但當稽核金錢出入之數而使邊疆
無乾沒不當吝惜帑積朽索之餘而使倫禦不
脩舉獨顧

皇上以天下之財用天下之人平天下之患不得
以內外積貯自分彼此也失自遼東失事廷臣

嗚嗚然望

皇上奮發一怒乃今

聖怒不用之失事之經臣而用之權宜那借之大
臣不用之逗遛之邊將而用之案呈題請之該
司臣恐自此舉朝廷懼則擔當之氣愈衰
天聽載高則謀國之忠不効夫令朝廷上盡保
祿位保身名之臣事

皇上然後可而

九廟神靈亦何藉此等臣哉安其危而利其灾思
之即賈誼痛哭亦且淚應枯矣臣言可聽顧
皇上聽而行之其言不可聽則視臣職而爲儒臣
曉曉言事者之戒毋令臣一腔熱血叫九閭
而無從也臣不勝惶切待命之至

請議徐詹事練兵疏

奏爲國勢甚危用人非法懇乞

聖明速下練臣條畫會議酌處以試實用以裨軍國事職竊惟今日事勢危則累卵急則燃眉扶危莫大于用人才救急莫先于脩實事今日臣子所望于

君父者惟在議一件速行一件做一分早救一分而已然自奴賊作難至今二年而未曾見一事快心者患在徂安而無遠慮則忠言蒙喜事之譏旁觀而不協心則人才有越格之忌此在舉朝固無足恠而能不望于

皇上之獨斷哉職聞潤涸不必西江救饑不須鼎食才惟試而有効事必簡而易成竊見少詹事徐光啟之訓練新兵也簡任自

皇上推擇自舉朝此官原非無故添設也練兵正爲京師計奴既東訐虜又內通京師實係根

本重地自宜先事預防而京營老弱難汰虛冒甚多年積弊深勢難清理故設一練臣以訓習召募既到之新兵亦可以挑選在營精悍之舊兵不拘多寡不分彼此但求加意撫恤教訓熟習一隊便得一隊之用原與京營相表裏同事宜非爲京營而外又添此一番職掌以多費錢糧也夫下棋者先以數子定一局之棋勢而至千着起則必先一角柳宗元之傳梓人也曰

宮子堵盈尺而曲盡其制夫連雲華棟以爲之堵曲盡之乃知凡事必先試其規模而後可收其全局也今者徐光啟之條畫兵事也言頗廣大計則深遠原爲國家千百年訓練立法則耳至于酌量盈誦裁度衆寡大則大試小則小試各因物力以定權宜豈有成法可拘畫定錢糧數目以爲定本哉孫武子之試兵法也用王之寵姬三十人分爲兩

除而金鼓之至于步伍進退截然如一而曰三
可以觀兵矣此正練兵之樣子也今宜速下徐
光啟練兵原疏令大小九卿科道會同面議錢
糧何項支給公署何處屯劄將領何處調遣役
使何處撥派器械甲仗何處取辦月糧本色何
處關領如目前錢糧未敷先爲小試之法令練
臣就調募已到新兵中挑選或三千或五千算
其每日費用幾何各該應付衙門何項措辦取
其事約費簡一一酌議停當而後責之練臣練

臣居其地役其人藉其搞餉以撫其士卒而訓
練之一人之精神與三千五千人易爲貫通必
數月而可就緒至于甲器精銳旗幟駭觀步伐
整齊號令畫一士飽而馬騰將和睦而卒服習
而後上疏以報成効夫然後

皇上命本兵京管諸大臣副練臣于教塲親閱試
之而彼三千或五千人者果堪克用則統以良

將內可備守外可備戰練臣亦可以展其大畧
而仰副

明旨矣至于此外錢糧若有設處各部若有接濟
而

皇上仍責之練臣則耳當如前法練之雖三萬遞
至三十萬可也若事平邊靜而歸併此項京
營則練臣訓練之方略亦可爲京營永永操演
之榜樣而治軍旅者仍可以還

講筵其非

皇上用儒臣之有法而責成任事之人有方哉昔
者戚繼光之練兵薊鎮也亦謂官衙新設權不
統一無兵可練故請用浙江殺手三千烏銃手
三千以爲教練張本至于奉 旨取回本鎮總
兵獨任繼光盡薊鎮十二路事皆責之而後繼
光乃得行其志而薊鎮之兵獨強然則前事可
見已夫天下事未有不行而後求成天下人未

有不試而可取効者也職觀

皇上每于大小臣工之言

看中幾閣不見施行畢竟不信臣下耳此則臣下
當自反諸身不應以空言効苦口也夫

皇上何以用熊廷弼而其條奏邊事朝上夕下哉
則廷弼之精神全副原在任事報國而不肯以
賊道

君父固宜

君父親之信之而中外且恃以安且夕也若練臣
徐光啟而竭其心力殫其籌畫施之有本末行
之有漸次每一件著一成績以仰報

皇上而有不上紆宵旰下展生平者哉此積誠盡
力之誼不獨徐光啟練兵一事爲然也惟在

皇上速斷而試之使諸臣篤于同心而無艱于共
濟萬一遠左京師意外有急亦得今日訓練一
臂之用豈可泄泄然拱手坐視相顧莫決而竟

使徐光啟一籌莫展哉夫人材難得政須樂助
其成國事惟艱不堪一刻再誤職與光啟同儕
儒臣之末而無遠略深識以佐光啟之戮力襄
社稷之大計惟愛

君憂國其此赤心故不避雷同不嫌出位聊據目
擊之事少陳一得伏惟

聖明採納速下施行國事幸甚

上大司馬傅遼未議

已未春三月王師征奴酋二大將戰沒京師震動伏奉

明旨廷臣會議制禦機宜敢陳末議以備採擇遼左門庭也守門庭者在乎收拾人心京師根本也固根本者在乎修明實事昔日之遼卒伍空虛濫餉冒功上下相蒙按臣能延弼極力欲振刷之而當事不能用以至于有今日若今日整頓則微與昔日異蓋今日殘敗之餘當外彰可戰之威而內脩可守之實帑先傷以鼓忠義起瘡痍以補行伍以見餉養見兵兵不添調則餉有餘餉有餘則兵士沾其厚利而訓練易爲力矣即今增者增調者調業已行之不可復止而第當處置有方不宜紛擾百姓蓋養兵宜散處而不宜群處散之各城堡則有餘地而百姓得安其室家若聚之一城勢必寄居民家而民不

聊生矣轉輸先米粟而後金錢夫米粟則軍民皆可飽也今輸數十萬金錢而米粟昂貴則士卒所受之嚮不足博一日之飽安用費此饑不可食之物哉故運糧尤急于發餉也武士不惜鉅千古所難杜劉二將軍敢戰深入而捐其軀尚可資以輕敵違節制耶既已出師而又欲其觀望塞上何爲者哉此必如昔年所謂虜至則尾而送之割零級冒首功了故事以欺朝廷而後可耳如此積習言之良可痛哭也速宜立祠遼陽經略大臣以下率三軍哭而祭之以提逗遛不前之心以作忠勇敢戰之氣此亦第一義也諸葛武侯論將則云行陣和睦優劣得所夫卒與將和偏裨與大將和大將與提帥和先和其心而後可以作其氣此其中精神聯絡處全在經略大臣也一片赤心但求殺賊寧分同異如平淮西碑敘蔡功諸將各路以兵進戰

而裴晉公以一宰相視師或攻汨曲或搗懸壑
進止機宜不從中制其和輯鼓舞處當有一段
精神若大臣一有偏嚮諸將便各自爲心至于
各自爲心而指臂不相使首尾不相應大事去
矣今日之事莫先安遼人補兵必思兵之何以
補議調議募當籌安頓住插之何方足餉必思
餉之何以餘物價米價當究流通均平之何術
令百姓得安其居而兵民各克其腹和將士而
各爲訓練核功實而寬其成功政未可以一切
威嚴法度理也譬如厓廉之人參朮滋補令之
漸有生氣豈容以瞑眩之毒藥救哉若夫
京師根本則尤可議夫京師即無邊警亦宜脩飭
況乎今日情形已見豈容泄泄緩圖然大約不
出脩實事者何也破常格以用人材捐成心而
收議論人材實難有一副真肝膽大抱負能赤
心報國不類悠悠忽忽者亟不拘資次而推用

之使得盡其長而任其事至于召募里井勇悍
之輩非特壯營伍實則銷亂萌分爲五城每城
添御史一人專管募事募兵不宜委之兵馬夫
兵馬募兵而阜後率索投募者數十錢而後登
簿此輩枵腹人安得預費此數十錢哉宜募而
不至也且募之人非其統之人亦何足以繫其
心耶今宜每一城簡管將中二人搭棚揚旗坐
于中衢令投募者即面試武藝而籍記之以上
之御史御史試而上之兵部兵部即給見報以
養其家而仍隸所募之將部下操練彼旣有一
時相識之恩義而將必能統其卒、必能衛其
將是五城不惟得十將之兵而兼得十將之用
也夫募精兵以固京師不特爲防遼而然仍是
根本一緊要事也內帑三十九萬發矣然譬如
治家者何項脩牆垣何項給廩養何項治耕何
項治織何項支持門戶何項克實捫廩何項脩

理庄舍一簞定而請金錢于主人故金
而不濡觴也曩者二十萬之餉輦而付之遼遼
事去而委之盡者不止二十萬幾倍矣將遂出
無窮而餉無盡耶且

天子又安能再發三十九萬哉此不可不熟慮也
今宜乘此

皇上德意速爲料理以若干賑恤陣亡之孤寡以
若干犒勞陣傷之將士以若干爲招練屬夷之
用以若干爲簡備戎器之需事事有紀分分有
條而後可以仰答

聖意也 夫主憂臣辱臣子代

君父之勞凡事可行不妨一面具 奏一面行事
安能拘拘常格微不可得之

旨以遲悞旦夕哉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願辨此一
副心腸如書生之求科第蚤夜揣摩如訟家之
遇對頭時刻籌算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

事願臣子輩共勉之可矣師儒之官不過抒讀
書中一得也倘有可採幸備
高明石畫焉

上太宰論伏 閱事宜議

已未七月十九日太宰公會集大小九卿科道
于中府議伏 闕請

旨事宜彙亦在議列遂僭陳一議

爲謹因會議敢效膚言以脩採用事職竊觀往
古雖危亂之國亦或有食有兵在偏安之朝亦
且有將有相未有百年泄泄至于今日兵壞散
而餉空虛相孤立而將彫敝當事諸老以爲不
可爲真不可爲也夫事莫急于祛 內庭之惑
而煬灶之奸表裏纏結事莫急于寬用材之局
而藩籬之設畢世莫解事莫急于清賄賂之門
而苞苴之肆視爲當然事莫急于作擔當之氣
而模稜之習株守難破至于益高

大聰穆不聞聲如絲

王言循爲故套

天子幸有邊疆一事朝夕報聞而奉行不急于星

火

至尊惟有大臣疏揭省覽時下而條畫不中于祿
承乃至樞密乞骸黃扉晝閉求去于不可去之
日求代于無可代之人此際此番將何措手然
說者無過議兵議餉而議兵召募議餉加徵除
此二途原屬無策欲于無策中求策但當隨事
盡力不必妄添舉動只如遣官召募可也遣官
而裁費省事秋毫不擾則忠勇雲集若遣官而
供帳濫觴逢迎旁午耗費金錢輾轉郡邑則伏
戎之慘乃在輶軒召募而招集丁男鼓舞生聚
則銳卒死綏若召募而里老追呼鷄犬不保民
丁逃竄鄉井蕭條則脫巾之虞乃在間左竊意
募兵一法惟有簡用各處省直巡撫有缺未補
者速宜推補曾經論列者速宜更易如朝中京
卿鳳望近日所推擢者急徵

俞旨令其星馳受事使得稽察司道而綜核守令

撫以行之司司以行之府縣不拘多寡惟求精悍恤其內顧厚其行糧但以募兵一事入于考成中而各郡縣之兵一巡撫辨之足矣夫欲用民力先安民心欲安民心先息民擾此不可不熟計也今之餉不爲不多搜取不爲不盡然惟清餉乃能足餉須另設戶部卿貳一員專管金錢出數而以兩部卽分理之或即責督運侍郎亦可而須移其駐劄于山海關每金錢解至該

卷五

內學

亦宜脩葺完固而況邊陲蠢動且夕巨測誰能保其無變乎昌平陵寢通灣餉道兩鎮宜屯大將重兵以備非常而西北之鞏華城及聞京城東二十里曰大壩乃御廐處有城甚寬見于通州守楊忠裕畿察一書當葺其城各以精兵五千一營將居守爲京師于揔應援昔年趙文肅公及張新建公皆有築四輔城之說而不知因此可以爲利也至于重城都城外敵臺八座極宜添築以固城池以防衝突如徐官贊光啟所議設處經費亦不甚多而版築勸助儘可有濟且如近日戚曉輦載木石華棟連雲費且鉅萬此輩各有重貲厚積依城爲命但令樂捐一二亦不爲過而元勳世爵居于輦下者與都城共此安危苟有可捐寧復吝惜正須督工有法綜理有人不費公帑而京城扞蔽可完脩也夫禦寇于守不如禦寇于戰與寇馳突于郊原不如

卷五

內學

乘高據險而擊之可使遠去而莫敢近此固京師之妙策也當今之病最患無才而在用之無策夫舉朝豪傑才堪濟國者豈曰無人當事者不一求之遂沉淪不見耳至于筌伏田園者亦不可勝計也銓部大臣宜會集廷臣各分一單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開列多寡或胸中未有灼見亦不妨闕疑但須每一人名下細開某某在何處作官有何事績可證其生平是何樣氣品堪脩何等任使一一註明而上之銓部銓部大老則又合而細審核之或訪其同鄉賢者之口或咨其同官相習之評果合所聞則以其本等職銜起用赴京以脩不時緩急之用夫三年之艾須蓄三年之前此正其蓄之者也而又其拘門戶掃盡異同今日但求應變濟時豈伏可載離樹棘此在大臣宜速加之意也直官具疏伏闕自是忠憤苦心人人稱快然伏闕原是百年

來間舉政須言之有斟酌請之有次第今所陳必見施行而後聖德乃光臣僚亦自生色若以皇上所必不欲行之事而以舉朝群臣強聒而邀之萬一竟日免冠俞旨未報廷臣置此更無別着而皇上亦視為泛常舊套將來進言之路益覺扞格難通故今日叩關惟當陳最重一事或如召見群臣或如各處撫按宜下科道宜補之類皇上所決然當行者請之俟其已行而後徐及其所未行是為致君救時之術也職又思凡治病者須尋受病之處而藥石攻之今日遼左如此殘破京師如此空虛一庸人皆知其危而皇上自下一經略而外漫無動念者病在內豈小人輩勾通賄賂結黨彌縫既示金錢之有靈又

懼罪狀之發覺故寧蔽

皇上之耳目而決不肯恤國家之危亡今日則曰
奴酋七宗惱恨搶邊耳搶過便去決非有意遼
東明日則曰遼東有一熊廷弼自然抵當得來
遼陽廣寧決無他慮明知百無一倖來則必危
而若一說明則

聖主聰察根株所由必且兵在其頸此種情事諸
臣不言

進事

皇上何由知之若會議公疏之前直須點破此機
括謂奴酋築城佳牧以休兵力糾合西虜以擾
邊堡打造戰船以截糧餉廣散細作以圖內應
種種着數意在圖取師危社稷萬萬非昔年
也先俺答之比

皇上萬無視爲小寇無志大舉不奮怒以誅失事
不褒恤以獎忠魂愛恤私藏而令后日變生雖
有錢錢亦無所用損棄豪傑而令后日潰敗雖

有忠義亦無如何故臣等合大小各衙門官員
公同會議具疏俯伏候 旨施行伏望

皇上哀憐臣等百官一段愛 君苦心洞察事勢
危急本末速賜 省覽

召見廷臣一新庶政有此等懇切明白語便不負
一番叩闥願

天舉動也職儒臣原無言責時以與聞國議憂切
于衷故敢冒罪言之伏祈當事老先生詳覽裁

擇施行

與張華東都諫論伏 闕書

昨因會議偕陳庸言而 台丈蒐採葑菲轉聞

當事憂國熱心能有幾哉夜坐感激耳有所

見密陳 台聽蓋伏

闕曠舉見于本朝者三

錢太后喪禮

武宗南巡

肅皇議大禮諸臣持之有故執之甚力遂爲二百

遺書

四

四

餘年來盛事美譚今者

重華深拱邊事危棘臣子不覲

天顏靡繇靖獻故合百官而叩闕此政苦心急着

也然 舉朝瞻仰中外屬望在此一舉

天威咫尺臣子積誠感動沐浴而朝湏先定一儀

注行之彬彬有章上不褻瀆

至尊下不紊亂班列無令班皂混入以牒

禁庭無令衆口喧嘩以傷國體于採間人屬之金

吾宿衛整肅朝儀屬之贊禮鴻臚百官以次揖

閣各屬以次揖其長同儕公會連揖而進朝班

靜肅如

君父視朝之時吾輩先盡事 君之禮而後可冀

望

天顏之一見也至于此番公疏定達 御前不畱

頃刻韓司徒云是不可以多多則覽弗竟也是

不可以文文則 上弗省也簡明痛切先則病

遺書

四

四

根次求 臨御其他黜用輔臣及用人兵食諸

該行之事另備一疏以待 俞旨慰諭後而即

上之其公疏內只說奴酋志在大舉實係 宗

社安危非泛常夷虜入犯之比而

皇上久不臨朝遂令賞罰不行邊臣莫知震悚兵

食無措朝臣莫知主持故今百官俯伏請覲

天顏奏疏既明白感動而朝儀又整齊不亂此正

感格

君父之大機括亦令百年後援引今日之事爲非
譚也第二疏事宜詳而言宜簡使

皇上臨御便可作大老口奏如

聖諭下問便可作百官公舉此必預備而後可無
辱盛舉也書生不敢再強聒恃 台丈擔當忠
義能主持之故敢以聞幸速于太宰公處面議
而慎行之不勝惓切

通書

卷二

五十二

上戶部處分遺餉議

揭爲敬陳一得以佐

國計事伏承

大司農李老先生傳單在廷諸臣諭以同舟之
誼欲以借箸之謀不揣愚蒙敢效葑菲竊惟天
下之民力不可以一方竭也然而一方有事則
勢又不能不用之天下夫其用之而常存不竭
之意則在善通其脉絡而毋徒執一切之功令

通書

卷二

五十二

以繩之蓋法有窮而意則無窮也今有人疽生
于肘必先固其元氣和其百脉而後攻其毒而
去之若徒用鍼砭熨灸以伐其真氣而破其毒
邪毒未去而其人之精神膚理已潰然盡矣自
古軍興未有不取辦于四方者也以四方之民
力而供一時之軍興量無不給然取之有法而
通之有意何謂意今天四方之土地饒瘠不同
也人民貧富不同也庫藏虛實不同也供額多

寡不同也此以兩京十三省大概論之而不能一切之法齊也且夫總論海內即如每省幾郡每郡幾縣每縣幾鄉幾都鄙其饒瘠多寡之數亦不能一類而齊而概欲以一定之會計加派于民間則當事者必受加賦之惡名而小民亦且騷動而無能爲應蓋民之財力可以婉曲設處而不可以督責誅求強而與之爭令民各安其有餘不足之分數而忻忻急公若不知有兵

倉廩而父母之熟管其子孫之痛痒地親而設處必得其平民信而戶曉其故可以不驚于額外之增派但就一邑之內何荒何熟何瘠何肥多寡輕重縣令斟酌而派之民不立爲一定之額在一省則某縣饒而多某縣瘠而寡在一縣則某處饒而多某處瘠而寡要使民曉其不得已而用之故而相安于多寡輕重之間其于取之民也亦庶幾委曲而民不傷矣至于府庫存積何項可以支動錢糧歲額何項宜先急解但以佐軍餉爲第一義而一切內供冒濫不急之賦如顏料折絹等項暫從停緩寬其考成至于焦勞勤事之縣令卽上其功狀于銓部而不次遷擢其不善體恤借端擾民者卽罷去之此種血脉惟巡撫能通之郡縣而郡縣能致之民也夫釣者利釣以取魚而魚親其釣有漸也童子投搏黍以餌魚而魚驚其餌無漸也故賦民者

勿動勿驚勿忤其情迎彼之欲引我之繩夫是以令不煩而事集也然而通其脉絡者尤在太司農蓋必大司農先與巡撫通而後巡撫可行其意也夫請發

帑請加派俱可行之于

章疏而惟此種機括則又非

章疏所能盡言惟在大老當

國計者以手書密諭與各省直巡撫共商之不爲

一定之法而但通之以不窮之情夫誰不念

國家誰不思共濟者只爲此點精神肝膽内外未

必通耳夫精神肝膽之不相照民情土俗之不

相喻而執一功令以繩其必輸則在巡撫以爲

惜地方在司農以爲急

國餉議論起而口舌煩如近者山東香稅之辨析

可鑒也今日之論者以請

內帑爲美譚以歎

內帑爲急着然而愚竊以爲不然夫用兵之餉原該取之民間若

內帑者

天子發之爲格外犒軍勞士之

特恩可耳如嚴冬冰雪則發數十萬爲布花之費

經歲勞苦則發數十萬爲犒賞之費而宣布一

聖諭以慰勞之則

主恩深于挾纊而士氣敢于投膠非爲數年用兵

定藉

內帑濟也假令

皇上慨然發百萬矣再請而再發屢請而屢發

內帑不有盡時乎孟子所以不復勸王發棠也

且事

君使民其道貴因不貴爭執法以與民爭能勝之

而不能服之也執理以與

君爭能忤之而不能勝之也勝民者必傷其民不

勝

君者必傷其國夫令臣

主相持而鷸蚌之形成上下相執而釜鬲之患見

此亦今日之深痛矣若夫此外濟國別有可

識其一曰屯種夫能生天地間不生之財者農

也故古人以爲農而富者資于天不農而富者

資于人夫令人各務農譬如鑿源取泉用無窮

而取不涸矣其他皆引沼以盈池也池未滿而

沼先竭今遼撫言廣寧一帶有可耕之地而無

其人夫遼民旣不可戰而藉客兵八萬以守之

則驅遼人耕遼地不過一年地墾而粟麥必多

糴糴平等戰士之腹可飽而四方之輓輸不亦

可漸減乎二則曰獎助夫鳥多集于林魚多集

于淵高爵美名世人之林淵也今兩殿中書能樂

助邊者即不聽其勘合騷擾而何難以蕪銜一

級寵之其富商義民有能助邊者何難隨其本

等以冠帶虎銜榮之令其樂于仗義而名施鄉

閭官耀終身至若廩膳之入太學者不妨以納

貢之例稍擴充之不猶愈于開事例而以太學

賢關與賈人販夫爲市乎此亦助餉之一端也

至夫鑿利孔不若塞漏孔今天下利孔盡矣而

漏孔不能塞也近者遼東之納粟有名無實更

部之空年侵冒百端以至戶工衙門俱以奸胥

猾吏窟宅于中牢不可破無項不侵匿卽令弘

羊持籌劉晏握筭盡籠天下之利歸之上而能

當此革乾沒乎故令各衙門力清此弊如近日

科道諸公所發覺盡以侵冒還之官而亦可以

塞公帑之漏卮也惟任怨任謗則難其人耳若

夫全遼現兵已幾八萬而經略云堪任戰者止

二萬有餘乃紛紛議調議募計餉該銀三百二

十四萬米豆通該二百萬倘來愈多而餉愈急

可無一定之數與經略相參酌而罷歸其疲弱

以少節其濫賜乎如新募遼兵五千既疑奸細
夾襍卽設防他處亦不可也竟散遣歸農使耕
其地而可矣夫一隅急而動四方之兵竭四方
之財萬一四方再有如遼東而何以待之故曰
天下之民力不可以一方竭也書生之言似迂
緩然而倘可倫

國計一籌乎伏惟

老先生加意裁擇揭具奏上之

大司農老先生而又發抄者亦以勸各巡撫公
共此憂

國本心採末議而行之以濟

廟堂之急也伏見晉撫陳公設處三千金以給應
募入東兵而率不至于脫巾薊撫劉公捐公費
七千金而脩築山海關乃知御史大夫開府一
方儘多純心爲國特患內外大臣血脉不相通
遂各拘守職掌而緩急不應耳今日之事譬之

盛水救火或執盤盂或携缶甕或提汲器大小
方圓坳求滅火此種念頭所謂爛頭焦頭入火
不熱者也是在

當事諸老辨此用膽便是

社稷之福近竊見經略公備陳分兵防守實數而
不無厚望于

廟堂乃伏讀

聖旨飭勵優容而督責未嚴用舍未斷

聖恩厚矣臣子奈何倘勉力同心便不墮邊疆任
事之氣若其不然彼急此緩他日危迫惟有與
國同盡而已寒心哉書生目擊心熱罄筆于揭
末幸勿以其多口而罪之謹揭

上政府朝房會議揭

庚申春正月九日伏承

中堂老先生朝房集大小九卿會議援遼左固京師之策竊幸從諸大夫之後未能借前箸罄縷縷也退而敢獻一議今日遼事之急不過曰兵也餉也然兵窮于徵而又窮于練餉窮于派而又窮于輸夫窮則變變則通窮而不變勢必不能通矣未遑遼東而先困天下天下既困遼東

遼東

六

之危亡亦隨之此今日之大可患不得伏以舊歲支吾之說膠柱而爲補救也夫兵弱而徵募及其徵募也而仍疲弱適足以罷天下耳但取充數不取克用調到者已不能安插簡閱消其潰敗脫巾之形而又紛紛召募四出以重郡縣之困此何理也今徵天下之兵不爲不多矣而患在不能揀不能練矣必先揀而後練必練而後可以戰可以守聞 諸薦紳先生言各處所

征之兵非有精銳敢死慷慨荷戈者也部檄下

郡縣而郡縣僉派民間卽虎符下邊營而邊營

調停催募大都催一人不下四五十金謂之買

命錢此輩不過市井無賴人貪一時之利又僥

倖途中逃脫勉強承應目前耳卽令遣使四出

而責之各郡縣亦不過如是率得有吞聲行負

戈戟骨當速朽者哉且今調至者不爲不多而

屯駐通州者土人鄉紳岌岌不安又已見告矣

遼東

六

何不令練兵府院于城外逐隊揀閱用其精悍者使登籍安插以慰其殺敵立功之願退其疲弱者發還本處以遂其顧盼家室之懷乎揀用者可以操練而退去者亦可責各處之補償兵且不必召募而自足矣此直捷痛快之言而何當事不能兩言獨斷也夫練臣卽未奉有

勅書而旣已官兼御史職在練兵是卽

聖旨委用也且練則須錢糧而練則何所妨碍乎

一經略苦苦求兵亦求其精銳堪用者耳亦求其
堪用而受事帳下聽其操縱教訓者耳若云科
道所募之兵所舉之將士參佐而統領到遼陽
與經略分閫而列金鼓不審參佐果得人乎兵
士果和洽乎卽募兵之使與經略意氣主見果
無彼此同異乎此際正未易言也卽經略邇來
所責脩本兵者其言似太過激然其不受錢不
惜死一種赤心爲

遼書

三

君爲國

九廟神靈 京城百萬生靈亦當感激視其成功
豈以戮力禦侮之時而可令權輕于分情猜于
耦將士處兩姑之間行伍無獨尊之令倘一掣
肘寧第危經略一身乎且今日 廷臣所言但
陳利害而經略所任則判死生豈有人批死衛
社稷而不容其一憤發號呼耶思之可爲痛哭者
此也至若餉而取之民運餉而取之牛車百萬

遼書

六三

此皆一時救急死法然活法不在是也以遼地
濟遼餉以守遼之兵運餉遼之米此古人成法
而何更不講求乎遼東一方稱富庶之地者向
來以其地廣而可耕也今一槩廢爲曠土而不
耕矣夫戰士守于外農夫耕于內趙營平之制
先零諸葛武侯之出祁山皆用此策也遼東西
之屯聚四大將不可不爲固防矣遼人雖不堪
戰而獨不堪耕乎遼人耕而遼食足米糧賤而
餉司折色軍民可宿飽而有餘亦足以鼓其樂
生之餘氣而無難訓練矣遼地耕而餉可漸減
民力可漸蘇故愚謂今日與其遣三輔內地募
兵使者不如遣遼東西屯一使者爲得策也若
運糧而海運牛運車運未爲非策然專恃則不
可也海運而扼于風波牛運車運而牛有時斃
車又有時摧百萬金錢米粟往往三十鍾而致
一石海內不重困耶不若干金後海蓋諸處度

其地之遠近每四十里築爲一大堡堡可容千
五百人直抵遼陽可作五六堡所用兵止可撥
萬人更番而運廣漠有警便可收堡捍禦兵不
疲力餉可絡繹道路有此百萬牛車之費以爲
此用不亦以運而兼守乎此又一策也若夫
廟堂之大臣決不可有厭煩經略之心夫令大
臣而能徃代其行事以不煩

朝廷東顧之憂則可耳若其不然今日吾輩所以
憂者

室家相安保畧息乎

輦下伊誰之賜也而可以其言之過激遂起戈矛
之漸乎夫闢于在

朝朝廷自若也闢于邊疆大事一去并闢之人而
同盡矣此又可爲痛哭者也然在經略則不佞
又有進焉夫經畧一身

國家所係以安危也經畧成功而

國家固于金甌百爾臣工皆安于枕席經畧戢肘

而遼東遂付之奴兒 京師且委之夷狄

聖主有播遷之虞大夫有反首之禍此際堪効一
言耶故不佞敢有以進經畧也夫諸葛武侯之
論大將也曰行陣和睦優劣得所夫經畧之心
與道將和道將之心與士卒和各營將帥士卒
之心無不和皆曉然于經畧威中有恩之意致
身報

國之血誠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彼此應援奇正相
生而後可以安邊可以制敵常見裴晉公之克

蔡王文成公之擒反皆與諸進戰將士歡如兄
弟護如手足而後能長歌入漢關也嗟乎難言
哉夫令優者得所無難也今劣者亦得其所而
怯懦可化爲忠勇貪穢可化爲廉勤矣今各道
各將旣以委身于無可推諉之地業已有死之
心無生之氣矣霽威嚴而聯絡之使各自盡其
報

君報

國之赤心全在經略鼓舞此一種願以補經略之
未及至于各道將各宜以自已生死存亡爲念
毋惡拘束而樂因循事到此卽欲不協心何可
得也天下事不堪再壞天下任事人能有幾哉
書生妄言實不能發一金僕姑以助扶桑也獨
所見止耳知之罪之槐爲

國家槐憂

卷一

李

君父伏惟

當事老先生垂啓而採擇焉謹揭

卷二

擬詔諭代內閣具草

詔諭天下軍民人等

詔諭遼東軍民人等

告諭北關屬夷人等

告諭西虜朵顏三衛屬夷人等

告諭天下人民并遼東將士人等

附諭制遼之機在告諭

書

與王職方論徐唐事練兵書

與顧桐柏侍御論遼事書

答熊經畧司馬書

附熊司馬來書二首

再答熊經畧司馬書

附熊司馬來書一首

題熊侍御按遼疏牘叙

終

詔諭天下軍民人等

朕嗣祖宗丕基多歷年所期與海內共享仁壽之福承平滋久不戒于邊賊未殲而國用久虛兵不詰而民力轉弱乃者奴夷小醜肆逆東方忘二百年覆載之恩悖予一人長養之德闖入邊地勾我叛人更逆顏行反戕大帥士女慘于屠戮城堡任其蹂躪神人共仇國法無赦朕惟疆場之重剪鋤必及於封狐更憐赤子之危提伐宜張于雄鷹厲我兵甲簡畀信臣軍興于茲亦已踰歲卒伍不足丁男而多方召募煥輝靡光帑寔而設法徵加膏脂頒出民間鋒鏑皆我百姓念朕不德旣不能輕徭蠲稅于平時憐爾何辜乃欲其勤事奉公于今日興言至此良疚于心惟急公者庶民之情而恤下者朝廷之德告爾衆庶仰體皇恩有謀略者抱策而速投有勇力者荷戈而先應簡用俱聽撫院調遣各有行糧銀之內願安家有司自宜周

恤至于各項錢糧起運以及郡縣存積有餘當此
空虛各宜清解若爾百姓畝稅之額原係一時設
處豈忍久累編氓况國家苟非軍興亦何樂科歛
至此朕方散財發帑用濟邊急以為爾先務令食
足兵精守固戰克蕩掃一隅之憑陵永奠萬方之
安堵朕聞君民憂樂一體共之今日興師舉事而
藉爾共其憂日後事已兵休而豈不與爾同其樂
其奴酋平定之後朕當寬卹大赦爾百姓決不
忍爾百姓久困兵間共衍壽考之鴻圖長沐太平
之膏澤豈不休哉別有恩典待事定施行故茲詔
示

詔諭遼東將士軍民人等

惟爾全遼屬夷拱衛邊塵不驚垂二百餘年既安
極而變生乃倏踈而夷訐通者奴賊背恩狂噬啟
釁東隴糾我叛人妄圖蠶食戕我大帥益肆狼貪
至于焚劫邊城憑陵重鎮稠載鎬畜屠戮生靈萬

民痛心天地不赦朕憂勤晝夜利簡經臣訓飭戎
行一新號令念爾遼師失事祇緣備禦無策付託
非人將帥各自為心而行陣失和兵民處非其所
而主客不協士枵腹于浚剝由于賄賂之滋章將
袖手于逗留本自紀綱之不肅師四出而未有成
算城孤立而不設干柝至于謀不知情烽多失堠
樞國治軍無律以至邊氣愈弛惟爾將領官員從
征軍士各懲積弊共勉新功朕戰守悉聽之軍中
而賞罰必準於功過至於爾遼居民人等各奮忠
義共保室家或應募出効戎行或團結自行練習
無令妻子坐罹白刃務期醜類不返隻輪有級必
酬有功必錄朕當節用減費所有金幣太倉之賦
不惜蠲以濟遼其各府州縣加徵設處錢糧已看
戶部上緊催解陸續調發仍命餉臣查核出納定
數以清乾沒務飽邊軍其經臣以下能擒奴醜雪
國仇即祈爵分圭朕所弗靳若來不能禦攻不能

守去不能追將帥辜負功名遼民自傷性命朕王
尺不貸爾其無悔欽哉

告諭北關屬夷人等

爾等祖父世守忠順衛我全遼朝廷念爾勤勞
每加護恤不容奴賊併吞爾土奴賊侵犯國家亦
為不得逞志於爾妄奏惱恨今奴賊節次攻陷邊
鎮不獨國家疆場告急爾地亦屬孤危且其內犯
猖狂令中國勞于折禦便思長驅北擣併爾部
今特觀釁未動正爾整兵秣馬之時爾宜益加
飭協同脩禦徐俟相機併力捷伐即今朝廷新
用經畧大臣軍令一新旌旗改色天下調募雄兵
四集食足馬肥料此奴賊如魚游釜爾其盡心無
二仰報國家努力自強無墮爾祖父之業再念奴
賊素行強暴如南關凡刺灰扒等漸次殘滅以及
于爾爾若不能自存則迤西諸夷係爾親戚故舊
俱不可保爾當遣使一一聯屬協力肅除毋信彼

賊甘言厚幣自貽後患朕于屬國興滅扶危如昔
年之待朝鮮近歲之待爾亦諸夷所知也事大得
福黨逆取禍將奚擇焉如爾及各營能全軍獨克
取奴首來獻者即以奴賊土地昇之朕不食言故
諭

告諭西虜朵顏三衛屬夷人等

爾等世受國恩護我邊境中國頻年撫賞優厚爾
安享福賜畜牧不驚念朝廷待爾有體有恩朕
不因爾橫行便多賞給亦不因爾帖服反失報酬
奴賊背恩侵犯哄誘爾等與彼同逆殺傷士馬奴
不與其危除革歲賞奴不損其利益親爾等擁眾
擾邊奴因乘間益誣中國且奴性無親奴情甚屬
今日誘爾內犯令其得志長驅他日乘勢并吞不
復更有爾等惟誤墮其術中遂甘越我化外今
朝廷徵兵百萬已集遼東食足兵精徐張捷伐料
奴慘毒狂悖天地不容似釜游魚偷生有幾爾其

感念國恩協心勦逆有能斬獲奴首來獻者即以
奴土地畀之永為世藩凡在今日爾等各有應得
歲賞朕決不吝甚或爾等乘機搆讒言討賞搶
掠地方朕戒軍士督兵大創永革賞賚惟爾助奴
賊之虐自取危亡失中國之歡坐捐歲額甚于剪
逆內附長享世恩利害孰多爾其自擇無忽朕言
故諭

詔諭天下軍民并遼東將士人等

朕撫御華夷脩文飭武夙夜無怠于茲有年乃者
東夷犯順蹂躪邊疆人民流散將士傷殘朕痛切
于心故簡用經畧大臣督兵防禦府中捷伐又調
募四方壯勇出關協力戰守徵派各郡縣地畝銀
兩以充兵餉夫兵非得已止期牧夷平靖則赤子
安全武備朕不敢弛民力朕不敢竭乃兵興連歲
東方將吏暴露勞苦加以年調遣而轉弱餉添加
而愈窮調無已時加無定額生靈幾何堪此重困

朕奉天慈愛未嘗輕徧一人與民便安未嘗妄興
一役惟此不得已之故爾臣民當共諫之其天下
軍民人等有謀勇應募者朕當從格簡用有捐貲
助邊者朕當賜級褒嘉郡縣有司各宜檢括存積
以佐軍興閭閻小民各宜輸納額稅以充國計事
平之後兵休于野餉還于民大赦寬恤朕不爾吝
其遼東將士人等各奮忠義共保邊疆戰必先固
守之防守必時為戰之地兵集而練則兵漸彊也
久而耕則屯益壯繕甲脩堡浚已棄之城池撥除
乘高塞賊來之隘口使賊也之間諜不入則戡兵
之烽火時通料賊彈丸之食必窮困獸之力易竭
來且殲之掌上上去亦斃之釜中至於迤西諸夷受
戒戎索既能輸款便當撫綏使賊黨既孤則我戢
自克所賴將帥拊循行伍軍士稟奉軍機協力同
心永清遺孽朕有功必錄有級必酬一應軍前本
色折色及諸犒賚看該司星速催赴其經臣以下

能擒奴醜雪國恥者即析爵分圭朕弗靳焉夫憂樂本自相開君民原屬一體今日與爾同其勞瘁他日與爾共享太平惟當此國家多難之時正爾中外臣民各自盡心之日勉圖報効無負朕懷欽哉故諭

論制遼之機在詔令

蓋聞制天下之勢者有棧焉譬之運大木徙大石者必用機以制其勢故力省而功多今無機以運之雖孟賁烏獲為必窮之技矣善用民者因人心之動為勢而以君之詔令德意為機故德意者君之兩也而詔令者君之風也兩灑而枯者潤風煽而開者蘇人君之制天下亦猶是也今天下可謂危困極矣兵不勝調而遼仍急無兵餉不勝加而遼仍急無餉如千鈞之木萬鈞之石置於中途而衆人相顧袖手不能移跬步之外此亦天下之至窮也外此而可無機以運之耶夫兵有限財有限

而人之心至無窮也鼓之以利而兵集勸之以名而餉充此皆士大夫所已言者而愚以為在天子之詔令夫河西一詔而遂謂至尊明見萬里奉天一赦而武夫悍將皆感泣流涕漢唐之君誠能動其機也故愚于去年曾疏請下五大詔書而未蒙採用近見左侍御疏云願皇上但一御朝廷見群臣草一詔徧告遼東將士告天下百姓告海內忠臣義士愚竊私念此詔決不可已也何也今天下兵力雖竭財力雖竭而人心未嘗不願為皇上用也皇上御極享無疆之曆矣未嘗輕僇一人未嘗妄興一役即曩時征夏征倭征播間一用民之力而事出不浹已旋且功成而天下安之何獨今日之事而民不樂為皇上用者特皇上德意未宣天下人未知聖意所注無以動其急公趨難之心耳皇上誠一月下明詔諭天下軍民人等并遼東將士人等令內而四方有不勇

者効力謀者効智富厚者効財乎即令人不盡効而目前之調募增派亦不至大傷人心且外而遼左有不將帥奮功名士卒壯敵愾且練耳也且守且戰而一鼓殲奴醜者乎即令相機持久而一時之暴露勞苦亦或可慰諭萬一也至于西虜決當順其輸款不宜過為猜防夫西虜受我賞市非一日矣即助奴入犯于彼何利乎况奴劫宰賽而要之盟彼肯甘心為奴用而絕我中國乎此事理之易見者又愚近見四川宣撫秦氏之統兵赴調毋子兄弟空國而來心竊壯之以自統自練之兵鼓舞戰百勝之氣計其先到三千五百人令中國或召募或徵調其安家行糧諸費當不下七八萬金而況募者皆烏合調者皆疲弱孰與其節制之兵練習之衆人人可用者乎愚謂獎勞忠勤當先自秦氏始據其疏陳七千之數欲盡調出關以殲奴虜雖犒之萬金當不為過而今賞二千金人止各

受賞六錢徘徊通州十月不去而先賞之銀費盡矣今本兵宜速為處置行糧早令出關或先駐之鐵嶺開原開藉其兵力以脩復城池待時而併力大舉此又在當事者無計錯鉢小費也夫詔天下詔遼東結西虜獎士婦以皆載皇上德意而行之而天下四方自有肅肅生動而不容已者此則議兵議餉之外別下一虛着以鼓人心于不倦者也夫今日朝廷邊疆之事動輒謂皇上不肯行矣如此數着皇上何所吝情而不行當事之臣何難于承皇上之德意而行之則愚所謂寔著過多而虛着少也愚于遼事言亦瑣矣不復再為論列且承中堂先生命兩次以告諭民語草見委今草具既久而尚未見施行也遂私着論以告夫同心憂國事者

與王職方論徐唐事練兵書庚申八月

愚竊見徐唐事之練兵也當往歲東師敗奴輩下

岌岌思得重兵以護之當時京營十萬兵皆無足恃即號為選鋒九千者亦率聚操應點持挺而曰兵迫郊集辰散而仍為市井行乞矣故議者謂京師豈可無重兵而會詹事上書譚兵事其區畫規模甚廣大其言製造器甲諸法甚精細夫廣大則非一二年遷了之局精細則勢必欲件件身親夫今件件身親而器械甲仗數多又安能積日累月直待完羨而後熟習不知此蓋為數百年擁護都城設此大方畧而無暇計錢糧之接濟與時日之久輟也當事不於此時算計兵何從來餉何從出安插何地奉號令指使何人而一旦以官銜無臺職鑄印授敕而遣之事頗創見而原無善始善終之長筭即此時已覺了局之難矣今者東方暫緩輦下已置兵事于不譚問兵輒曰京營自有兵問餉輒曰援遼兵有餉問犒餼訓練之費輒曰目前濟遼不給而何暇計及於新設練兵之衙門

官若贅疣而錢糧不應一難也民從調遣而來者原籍給帖以二年更成為期即練之精熟而二年後且又報滿罷歸化為烏有則兵無常屯亦無常練二難也練兵衙門以儒臣出督而儒臣不司察効則權不重甚行移體統各道府州縣大都不能遵依奉行此三難也耳昌平通州原各有兵屯守今一旦以民兵雜處其間兵不肯歸其伍而時與民徵逐於市廛則州官已苦之又添一練兵府院于城中即府院安靜休毫不相擾而地方寥夕每多一眷奔走馳驅則州官又苦之未有州官所苦而可久居其地此四難也當月朔議練兵之本意任一詞臣又設一摠兵又設一中軍叅將而甚至又欲設協理鄉寺大都為數萬兵訓練計百年長久規模耳今羸卒七千而頗有苦枵腹而逃去者即一偏將領之尚覺其不相稱而何用此詹事衙門哉此徐詹事所以拜上疏而求去也然而在

當事諸老若愛惜人才深憂赤土則置斟酌而責其成功待其兵局既收而徐議歸併士卒裁省衙門庶幾用人有法而不阻他日任事之氣以愚度之兵之收局當亦無難夫兵多則金錢費而戶部不能給若汰其無用而取其精銳則數必簡矣惟精而簡即厚糈厚餉朝廷所費幾何而該部亦何難取辦此收博為約以省煩費第一義也民兵雖二年更戍而若加以安家每人一年六兩即久戍亦誰不願之今于七千人中揀其精銳堪用願久為兵者厚其廩給而使為久屯之計或于畿南屯地內清理其荒蕪不耕之地給以資本而使之耕如國初故事但能墾熟者即給為世業永不起科其原籍家屬願來者給與引帖而令移居其地再耕且練受頗有方始為應募之兵而後且漸為土著之民是又永久之計也夫昌平陵寢通州餉道皆一地也內地有兵固足為備而兵決不可

處之州城當移昌平民兵于鞏華城移通州民兵于壘上各就其地而初營房以安插之使其操練不廢而生業不妨或得以其暇四力于南畝而為安土久居之計但令管理衙門每月巡閱一二遍量行賞罰激勵而其兵悉責成將領按陣圖方畧而訓練之則州不苦兵擾而兵聚輦下近郊呼吸可以相應此居重御輕之勢也然兵決不宜多只兩處每精簡二三千而足矣蓋取錢糧易設嚴訓練易精熟而為可久可繼之道也若然則衙門設亦可不設亦可而何必紛紛議裁哉蓋事局惟簡則易收方畧惟約則有效若但以錢糧接濟之艱難民兵去來之無定而便云衙門可以無設前局可以不完乍行乍止既非所以重國事忽用忽廢亦非所以惜人才徒委一徐詹事以資議論者之口實而于國家無絲毫之助未見謀國者之苦心也惟高明裁擇

與顧桐栢侍御論遼事書庚申八月

蓋不佞感今日之遼事而益嘆曩日之誤也曩日之遼誤在守之不足而輕言戰驅數萬甲兵于旼脫廣漠之地主客彼己之不料諸大將各自爲功而無首尾犄角之勢氣驕而脩疎法玩而心離賊并全力以破我一隅而又以長勝之鋒橫擊我東道師而殲之所响若拉枯焉甲杖鎗重火器毒藥盡以輸賊而反借爲攻我之具噫誰之咎哉自後

遼事

十六

邊人胆喪土著之民聞風聲駭遁而開原鐵嶺遂爲胡馬蹂躪之場矣甚至委瀋陽爲空城而偵騎千擲不敢出虎皮驛跬步外收潰扶傷徵兵繕甲築垣鑿池明號令申旗鼓絕賄賂誅貪懦支柱河東一面者秋毫皆經畧公力哉夫遼兵弱而不能守勢宜取兵于內地兵多集則餉必加添雖樞密以空檄徵募而計窮度支以心計加徵而力絀然而未可以經畧之號呼嫚語爲蹊田也至於今而

調無餘兵派無餘餉海內之民力竭中朝之設法殫矣傳聞奴築包石城爲新寨今又築一城于撫順關外十里而即運我廢堡磚石以爲之我竟莫能支莫能問也且又鐵騎守于外群胡耕于內而放牧出沒皆在我邊牆內地行無人之境而馳驟于無不如意之場如此則明已棄虎皮驛以外一帶游徼莫至烽火莫通而尚可以言守乎夫善守門庭者不於門庭也善守堂奧者不於堂奧也夫

遼事

十六

基欲自活必着着先出而常可以勝然後不至于空因凡守者必令士常有樂戰之心而我時爲可戰之地又須示之以旦夕必戰之形幸而不戰則我以士力脩復久廢之城堡整頓已墟之土地得寸守寸得尺守尺遠近應援布置絡繹設遇賊寇來訐便湏出奇設伏併力一創漸而瀋陽完則圖鐵嶺鐵嶺完則圖開原開原完則圖撫順清河而後乃扼邊關之隘口米高據險築堡置兵米則擊

之法則尾而剿之又於邊內清野屯墾早種早收以贍堡民以給屯士行之二年而賊掠無得勢必坐死穴中倘亦事理之易見可行者以經畧公明見諒必籌度至此不然竭海內以守遼東可也竭海內以守一遼陽可乎而況乎遼陽亦未必能守也嗟乎功名之際難言矣令賊一據撫順以東諸城堡而守之便是疆吏之失職而此際何以謝雲臺之議哉此非獨經畧公之憂蓋社稷之憂而吾輩所共以為憂者承台翁過而問之敢密布其縹緲之恤不宣

答經畧熊司馬書 已未七月

方今邊事壞 朝事益壞邊事壞尚有 元老壯猷伐謀制勝計滅此而朝食也 朝事壞而大臣模稜過於擔當小臣私圖重於國恤旁觀痛哭之言既不能達 宸聰剝膚切近之說又不能聯同儕此際阡危莫救益有什倍於邊疆者矣 台臺

入遼政典一新旌旗改色真有一段精神在刑賞招徠之外社稷臣作用光彩自然不同承示遼軍裸體枵腹既不足於衣糧而朽甲敝兵又無當于堅利萬一賊至何以應之此非獨 台臺之深慮寔吾輩舉朝所當共憂也幸聞宰賽父子與奴闖而奴又橫勝則迤西諸虜必人人思憤而仇之彼黨既離我守可固台諭以虜制夷此第一勝着前不佞亦曾以論北關諭西虜及頒詔慰安天下遼東言於 朝而又擬四詔諭蒙以進之 政府至今尚未見舉行也聞奴甘心空國而入夫兵憤者敗況我主彼客未必非殄滅一機會惟清野堅壁以老其師設機置礮以挫其銳出奇埋伏以乘其情厚集固守勿輕與戰而奴來不得志則去固已重困矣此安危之機在 台臺固自有妙算也昨見大疏三上 俞旨皆不逾朝報聞 聖衷既留意如此諒火毬衣甲所司奉 旨當不日可輸軍

附但未知果堪用否耳惟是日來調兵一事司馬
司農不能相濟有成當此呼吸應援之時尚且推
諉互分職掌至大同新到三千餘兵集都下日久
而犒賚不聞廩食無措兵士漸已逃散而其存者
至有賣衣典袴赤身乞食將來各處土漠調集益
多而安頓無法小則沿街搶食大則鼓譟脫巾未
濟遼急先為京患因事生事禍豈獨在遼夷也此
種機括臣下蒙蔽日甚 聖主未曾洞察伏念當
今大臣上疏每得報聞而皆顧忌不肯言小臣間
亦抗言真陳而不能徼 御前乙夜之覽惟 台
臺忠心已信于 主上邊事無隔于 御前而又
熱腸大力能為社稷九鼎之籍每于條便宜疏中
不獨指點遼事即朝事亦宜分析及之也攘外者
先安內非 台臺重臣一言亦安能令 九重撤
鉅來場寵之蔽哉思之無策言之殊痛以鼎諭頌
及故提筆媿言之不宣

附熊經畧司馬來書

都門既承教愛嚙德而往感與途長前月二十
四日以兵馬八百護隨出關關東諸虜或冒虛
聲或感舊惠挾賞者頗就款誓原款者頗送馬
匹皆厚撫而遣之儘饒氣色只苦後寔不繼終
為所窺耳自鐵嶺方陷復聞東西虜合營之報
星夜馳赴無八百兵馬亦不及隨渡河而東逃
民亂兵紛，道路遼陽富家眷皆撤出城文
職官亦各私買馬匹待再報稍緊為遲計及踴
至而人心始定細訪東西虜合約信乃河東李
總兵虛報其意不過欲張大聲勢以益不救鐵
嶺之罪不知遼城士民為此一語逃去無算可
恨也舊經畧喪師失意諸事廢弛固無怪乃道
將各官終日昏，忽，何曾見做一事即採一
草名一匠買一馬設一墩臺諸瑣細事皆待弼
來弼即一一行之一一語之口乾舌燥而猶作

癡眼相向竟不得一條貫而做之數日以來為
此憂焦至廢寢食惟有拊心自歎耳回鄉言奴
賊聞弼至將來難得志欲于刻下乘其未脩空
巢來犯如不勝便齊死於遼陽城下即朝鮮亦
有咨來報其意甚惡今遼城各兵雖有二三萬
皆無甲馬器械且守城惟火器最要今皆入於
賊手城上城下憑何擺列萬一賊至赤身徒手
真有莫如之何者百九軍中急需除具疏請

討外萬望台臺居中做主謹因報代之便肅誠
附候苦情危狀萬不及一而今且未暇殫也

又熊司馬來書

賊欲乘人未脩傾巢而來之計決矣遼城兵有
甲馬稍精壯者俱賀世賢挑去設防雖有收回
敗兵耗剩零兵乃贊畫募兵近三萬人皆不中
用而募兵尤甚不但無甲馬器械且上萬人無
一將官及中軍千把總管領而遼官俱殺盡降

盡更無可覓遼城僅馬四千餘匹皆瘦弱不堪
尚不發出哨之用雖分列營盤於城外然無騎
兵出奇衝截賊若壓陣而軍實難站立而收兵
城內閉門自守勢必內潰或謂歸併潘軍於遼
合力拒守又無賊未至而先棄地自縮之理此
時惟有聽之天命而已初意二十八日所報
斬獲可少挫賊銳後聞乃二十六日西虜進鐵
嶺檢拾棄餘撞遇東賊爭財相殺或云西虜被
殺二三千者或云數百者或云寧賽父子俱無
下落者或云我師割死虜以報功者情已近真
即欲參處易軍大帥但賊方臨門恐其手下潰
散所以急催李懷信來援全為易該鎮計而不
欲明白說出以灰其意惟台臺極力主持亟遣
懷信來遼仍望密之密之勿洩此時正好激怒
西虜行用夷攻夷之策奈開鐵通使俱殺盡而
遼藩前遣使兩次俱沒虜地不歸昨不得已遣

萬里侯往北關使金白二酋遣人轉挑之亦不知其何如尚圖另報不一

答熊經畧司馬書 庚申七月

初念奉 國命而東也將事之暇可得盡觀塞上戰事及一望龍圖老子顏色慰問暴露勞苦乃遵撫公教而 敕開會城也使者事竣禮不得越疆然猶作兩日留感撫公義意深譚竟夜別而西耳伏承夷情近狀乃知撫順近郊皆其牧地從此而西幾同狄山一障矣而邇者柴賀兩將軍驅而出之如驅羊兼聞奪其攻具以千計賊豕駭狼顧騰山跳谷而去不可謂兵氣一振哉此後益加綢繆何虞累郊台臺心嘔髯枯憂國而忘其身令中朝士大夫受宇下之庇而忘披髮之救反以疾呼為怪怒者良可歎也夫常人可與樂成而聖賢舉事必使人為我用假令人不為我用而議論多共濟少大事去矣今者幸台臺能見於天下而言信于

聖主夫能既見則人或未敢明掣其肘而掄縱尚有餘地然乘高順風攻頤以一腔熱血輸之言信于吾 君則不獨可以制勝雄邊而兼可以浚言國事方今 聖意無一可信之人舉朝無一快心之事任者自任而不諧于議之心議者自議而不設處任之地吾見國事之難為不獨一遼遠也夫遼遠耳一隅耳役此微言動 聖心妙用挽時弊和衷引人材苦心調民力通天下為一身聯朝廷為一氣皆台臺大豪傑事至於願神養性為社稷以寶其身尤不佞所為麥丘之祝也年來目擊都下危迫之狀不覺縷縷告之當事而漫不見之施行來教崇獎太過附使九頓以當面語小疏二冊並呈不宣

附熊經畧司馬來書

河東半殘之地旬月勉撐幸及無恙願賊自破開原以來伏將擊之翼者早一年昨忽率四萬

衆突出國藩賀帥逆之不得北轉棟而南而柴
帥又逆之不得利輒歸今仍親割撫順城下爲
再逞計而其勢亦岌岌矣年來爲兵餉頻頻告
急墨盡血乾而 廟堂之上動見乖格獨 台
臺慷慨極論視遼如家視弼如其身而憂念極
救之不置每讀疏揭必感歎泣下欲忘其死無
恨也聞使節渡遼不勝欣慰謂此中危形苦狀
可向知己前一控懇以紓茶藨以此專官奉廷
采意即于廣寧 開讀而車騎且驂、而西也

三易缺望不可可言

題熊侍御跡牘叙 己未春三月作

奴夷牙孽事已在十年前於時邊俗虛邊將悞苟
且旦夕廩餉糜而無稽尺伍冗而無核搗屬夷之
村落割老稚之零級以冒首功而又先是籍奴利
罷專制諸夷養癰而忘其潰侍御熊公按邊一切
爬梳而繩削之如理亂絲如枋決隄所過身歷下

間而窮其畏苦其所條上于 朝及詔當事諸公
疏牘不啻家前數牘廩而詹尹斷龜筮也邊將既
憚其繩索急而於時撫遼者率以彌縫幸无事焉
得計上之宰相宰相不合上之本兵本兵不省而
侍御以江南衡文之役往矣至往歲而奴酋之難
作蹂躪順殘清河喪一大將軍而玄菟樂浪之間
騷然多事 天子徵兵檄四出起經畧大臣開募
府而一時宿將如雲中杜江右劉豎諸邊帥歸維
武者各提兵而入遼境遼陽一城屯主塞近十萬
而市肆騷然民不有其室家當是時諸大將各統
所部爭長不相下而諸部曲率橫而驕經畧不能
問又斗米直錢二百物價踴貴而兵民兩困金錢
不能飽戰士之腹而朝議漸憂其師之老又虞數
十萬之餉久廢難繼以速一戰為快而不知戰定
未易言耳遼之易困者患在客兵安插無方而糧
餉輓輸接濟無奇術也糧是而士飽畫地屯兵而

民樂其市肆矣即久駐慎重待機會何傷哉經畧
真知為計倉卒誓師而四大將軍分道以出將軍
松出撫順道將軍林出開原道將軍如栢出清河
道將軍綏出寬奠道是時諸大將各以威名相埒
喜先得當奴賊趣首功而獨主將如栢世居遼其
先率遠公又兒子畜奴賊請 勅印畀之以控諸
屬夷者獨倖甚念喬火支吾兵間苟耳報成事為
得計意寔不在戰而經畧定苦兵孟張捷伐諸
將取近塞小捷稱塞軍書可耳以故意昵如栢而
松綏疇昔負膽力有犁庭之志遂轉戰深入松
渡河遇伏而陷并大將王宣趙夢麟殲焉林聞松
敗而亦潰監軍文臣潘宗顏董爾殲死之紙直揭
奴巢克十五寨奴還兵自救餉援絕而糜戰死當
是時令諸將兵為犄角首尾奴兵分而我兵應援
相接而將軍必不陷賊中而奴首可授首故說者
曰經畧不能和將士而委大將于不救也敗事既

聞輦下震恐于時熊侍御之言符若執券舉朝愈
曰頃侍御往宣諭圖其方畧乃可而牘屢奏未奉
俞旨侍御楊公方還朝上疏言救遼事計無先用
臣廷弼往宣諭者侍御又標識熊公昔年所刻按
遼中疏咎牘其懸度奇中處及當日處置詳悉機
宜臚列採摘生其眉目上之本兵大司馬黃公權
以奉 上覽而是之立下詔徵熊公為大理寺寺
丞兼監察御史星馳往遼宣諭大哉 王言神機
聖斷難窮所讀請累月不能得 俞者乃今
上而取下焉因此而不覺私憾也吾 君聖人
居深宮而靜觀萬幾之變舉捨機而我暇豫數萬
倭而戢寡守行其衷之所勝然必不行其衷之所
親惑如空谷響似鏡求形但令有膏 聰明何必
不以石投水然則今日套語連牘而不省恭言日
進而不觸者其故臣子可思也熊公在遼言遼明
了快暢一 指掌而尺寸無差不見信于十年

之當路而今日徒嗟其言驗乃天子一經御覽而擢用捷于發機其君臣之際豈易言哉楊公從山中來開口議事而出平日所標識先事而畫以獻之當事而進之宸聰固非苟且家食者所能竊影響附會以畫前箸哉乃今知天子能用入矣夫四十萬帑金猶曰救在燃眉也一侍御疏牘甫陳覽而旋沛德音此非莫之為而為者耶古人所云感動于積誠者殆指此盡力也哉

耶蘇客歲北上渡黃河舟中偶讀侍御公途中牘而悅之私加評議每過當路有肝膽者輒以信報今耳出以質之楊公并為述今日盛事而題其末以見事君父當如兩公者而可也時己未季春國子司業華亭張鼎題

寄都下諸門人論遼事危急書

辛酉四月

鴈頓首白來如二俞義叟渙一仲詛元贊退如孟麟諸丈山川脩阻鴻雁良難圖恤私懷俱不能己南人北游甚少而一介行李不便作寄書郵遂陳括大都以當一堂面話近聞邸報知瀋遼陷沒國事幾危想輦下倉皇不減己未景色矣不佞雖暫棲家園而敢一刻忘其帝座哉所賴諸兄聯翩在朝或侍簪筆或司糾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吾願也嘗私念士大夫小急小怕大急大怕而不急不怕只如己未二月之事不佞親見城門盡閉行路淒涼朝中會議相顧失色晨而入暮而出迄無成畫可行俄報奴賊稍退而滿朝欣欣置城守操練事於不問矣甚或有以星馳赴難之御史而反受擅去擅來之彈章以慷慨任事之詞臣而竟蒙腸熱學癖之訾議以嘔血枯髯之經畧而屢中咆哮自用之白簡揆之今日竟何如哉瀋遼陷而

河以東俱非我有可奈何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天子守邊勢如建瓴舉足重輕遂關廟社而今日冲聖在位中涓用事當事元老正宜出大膽力主持萬一有異議而后晉南宋之禍且在目前此在深計者當絕之於早也且九門煤麥食貨所出入之地也一日閉塞而城中炊餅水飯俱絕矣細民無所得食勢必沿家乞食乞而不得則望門而闐且爭爭且奪奴未至而城中已潰可不慮哉宜着兵部每門以郎署一員坐而譏察之而慎勿閉門以塞煤米之路此又目前第一急着也京營兵具數耳即今選鋒九千果皆堪乘城防禦者乎急須料理或抽揀或召募或用舊練兵所存之卒得萬人統以二勲臣而分屯于輦轂城外近地可以壯城內之膽而防不虞之患莫再蹈前日用徐詹事練兵掣肘故事也起用威望諸公亦須斟酌慎重近見即報以一人言而即起數人不知朝廷

有多少官爵多少錢糧而供此添設衙門乎擇其寔心能任事者破格用之可也天下大手段人可
以濟變亦易于生變倉卒間未可以利器輕舉人
往代事宜鑑至于明聖冲年冠婚未舉雖疆場
多事正須事之以靜居之以閒講席宜不輟披
陳朝儀宜益加整肅在臣子當竭力計畫事事周
防而在吾君宜定志安神增益學問所謂處有
事若無事理亂朝如治朝此是事君大體段切不
宜紛紛攘攘互相張皇致令主上色動心戰傍
徨無依而中官輩遂以搖動根本之說進也夫邊
疆之事第一賞罰宜公而速以前李如翰之悞事
楊滄嶼之輕率李如楨之昏瞶其未伏刑章且未
論只如近日瀋陽之變川兵力戰渾河斬獲三千
餘級而朱萬良姜弼以保護瀋陽爲信地竟按兵
不救而反走數十里外望瀋陽烟起聞其炮聲絕
而乃知城陷也此二總兵者即刻集首以慰川兵

萬人之魂寧得爲過而聖旨尚云戴罪殺賊耶
昔年神考在御臣子動輒謂不能得之於主
上而託言做不來今日冲聖言無不行而事事
未有定畫當此孤城危殆之時而三日前尚有攻
熊經畧并攻及宰相必求伸前日雷同排擊之說
而後快者朝事如此真可浩歎也諸兄當報國之
時處纓冠之會而又具憂國之誠相時之識能無
意乎不佞差限原在八月而又爲兒子試事婚事
少留頃刻然此身旣爲王臣自不得復顧其私稍
待兒子入試後即單車就道赴國家之難矣憂
心如焚筆墨不莊且北行便羽不能倚馬而待燈
下捉筆以徧告諸兄幸明目張膽昌言於朝毋
怵于禍福而惴惴孤城之是惧也相見不遑聊附
衷語寒暄諸不敢及遠疏四冊先馳上餘容另寄
不盡

敬陳靜攝要務疏

國子監署監事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

講臣張禹樞

奏為

聖體漸和

聖情宜悅敬陳靜攝要務以慰中外事臣竊惟

皇上以仁孝至性為綱常宗主當

聖體漸和之喪哀毀成疾今

聖體漸和之變痛悼傷心昨者

召見諸臣叮嚀小榻臣子聞之靡不酸痛臣思難

遣著病易動者情疾固善悲益成疾欲解人

倫之戚宜尋天性之歡伏讀

聖諭

中宮皇后侍奉勤敏同朕食息起居

聖念及此彌深悲痛然往者既不復還而

皇上今日起居尤宜慎攝全在

皇太子殿下執禮之暇時親

左右

皇長孫殿下少成之歲娛樂庭除既足寬懷亦稱

聚順臣竊見士民之家或慈母見背嚴父孤單

惟有統膝兒孫可開旦夕眉宇雖

天子家法不同民間而

深宮骨肉應無二體又惟

聖躬方在順養章奏猥多檢閱既煩施行自

滯宜命輔臣隨事補牘每月奏請一件

皇上頃刻賜覽發行事既不煩

聖心行亦不致壅積不過數日而大綱畢舉萬幾

常閒至于臣下奏章

諭令明白簡約毋為累牘連篇既節煩囂更便省

覽此亦節勞養性一助臣既隨眾慰安瞻戀猶

未能已言真情切不禁涇血仰望之至

庚申四月六日

大行皇后訃聞百官哭臨第三日

上召見輔臣于

弘德殿榻前

王音諄述

聖躬病苦狀再三甚悉又以

御手諭輔臣詳看輔臣叩頭累言時事一二

上閉目不甚省但

諭云遼東患在文武不和輔臣再叩頭而出傳

賜侍候時諭德臣等隨大小九卿候安于宮門外

後一日乃上此疏越五日內官傳言

聖上召

皇太子

皇長孫入見手摩

長孫頂云適逢勝祖

天顏大悅賜

皇太子銀二千兩亦一時盛事也臣等謹記于疏末

上

皇帝初服十事疏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張鳳謹

奏為敬陳初服十事以祈

聖治無疆事臣竊惟書稱謹于始又曰自貽哲

命言

天子萬年長計全在嗣服之初若能敬謹不違自

然聰明日開春祈日長子孫萬民靡不長壽

福也伏見

皇上冲齡聖質茂膺

大寶臣民萬祝惟曰萬年臣脩位宮寮十事

上獻不敢文言但取通解伏冀

皇上俯賜鑒察觸目警心自朝至夕次第採取夫

百里始于足下放海出于源泉始事既端萬福

乃脩謹列十事于左

一曰養身

臣聞仁聖之主先保身以保民帝王之孝必壽身以壽國三勞尔形無搖爾精黃帝所以制長生也不敢盤于遊田文王所以養壽命也庶民之身假令素封溫飽尚思節勞戒慾預防疾病以庇子孫况乎

天子若能檢點起居寶壽精氣自然康寧多福天下盡在化日春臺此之為樂寧有窮盡臣謂

皇上養身正在今日居深宮無嬉遊對近侍無聚

狎凡遇快心事惟恐溢觴若見適意人須防引

誘巧中絕是斧斤甘投即為毒藥一照便破一截便佳自然百邪不入耳目清明此

聖帝明王第一關頭所宜靜坐三思對境覺脆也

二曰養性

臣聞少成天性習慣自然九人性原自中和而

習氣不無濡染故周書三德之疇云沉潛剛克

高明柔克夫克之一字

明主所以脫凡近而齊神聖也沉潛之君有量有德但恐其柔順而不振作故須克之以剛天德惟剛故能生萬物聖德惟剛故能生萬民易稱剛者自強不息之義如躬裁萬幾綱舉目張之類是也高明之君能智能勇但恐其精察而不包容故須克之以柔地以順而長草木海以下而王百谷柔者能順能下不亢不驕之義如虛心接下從諫檢身之類是也

皇上性體高明惟願時時檢點其習氣窒慾宜用剛德忿宜用柔對燕閒遊樂宜用剛嚴朝講採訪宜用柔退小人宜用剛容君子宜用柔脩明法紀宜用剛誕敷德意宜用柔但令本念時切提醒便能喜怒哀樂各中其節而備中和之美也

三曰勤學

臣聞帝王之學雖不在經史而在身心然經史

者所以開發身心之奧也經以明義理史以通古今義理明則善惡辨而根本常清古今貫則法戒審而行事不亂自古帝王日與群臣講論經史未有不治登隆盛者也

皇上踐祚伊始正日新又新之時一刻千金此日難得惟願時

御便殿令儒臣直日輪講

親賜顧問讀書務考其字義究其本指引經身心求諸實用讀史務觀其世局考其君相若何興若何而喪以今日事證古人書見興則企誅思齊觀喪則動色戒懼臣又竊惟帝王讀書至樂無以功課自苦優悠漸進勿助勿忘或樂翰陶情或觀物悟性或靜坐察理或對景會心要與儒臣不離頃刻常使心目如對聖賢夫細旃之樂何啻深宮理義之悅倍於聲色循而習之既入道域安而行之即臻聖間矣

四曰敬天

臣聞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入主至尊制天下而人主之上天尤尊而制人主故聖政清明而三光順風雨時朝事濁亂而山崩川竭陽亢陰潦種：類應毫髮不差凡以仁愛人主而默動其敬畏也

皇上今日受圖膺錄為天之子宜蚤夜時刻如

上帝之臨無論郊享祈禱事：必親即如宮闈秘

密一事失度得無曰愧天心欤大廷臨御一政

失調得無曰干天和欤賞一人得無曰偕天錫

欵罰一人得無曰濫天討欤念及

宗社則曰何以永天眷欤思及

聖躬則曰何以定天保欤几席戶牖具嚴天威日

用起居時謹天戒天非蒼：之天即人主之心

是也人主之心有天所謂兢：業：無怠無荒

自然百福集而和氣臻萬物蘇而四夷服矣

五曰法祖

臣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成憲者祖宗德法之所具也治天下之道用德以浸灌之用法以振肅之兩者皆莫備于

祖矣洪惟我

高皇神武開天

成祖欽文纘緒德法脩具千古無兩而臣伏觀

本朝列聖則德莫如

孝宗敬皇帝法莫如

世宗肅皇帝然皆德不廢法不傷德故二代稱

隆

敬皇十八年間無事不修靡政不舉召見大臣商確邊務更勤密語訪問民情君臣熙熙諫行言听此所以民物繁而海內樂也

肅皇四十五年間吏奉繩尺民遵教條邊疆債事必誅長吏貪賍必黜令行如流水威伸如雷電

而又更制改度礼神治民寅畏嚴恭夙夜無懈此所以朝廷振而百姓和也

皇上以

敬皇之德行其法則元氣固于苞桑而世亦不為委轡之世以

肅皇之法行其德則精神常于震盪而民亦不為東顧之民如和顏受諫德也若分別是非則法矣如犒齊軍士德也若程核功罪則法矣如勸課農桑德也若決斷獄囚則法矣如微擢循良德也若懲汰賍吏則法矣法如藥石有病則攻德如飲食日用不廢此

皇上治天下之大綱領而不可不思繩其

祖武也

六曰親賢

臣聞人主求賢以自輔也易稱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泰之象在乾下而坤上否之象在乾上

而坤下也君尊而和顏色以下交于臣臣卑而
傾赤心以上交于君謂之上下交然而下交者
親賢之謂也我朝自

高皇親近儒臣而下則有

成祖之親三楊解縉金幼孜則有

孝宗之親劉健李東陽謝遷則有

世宗之親張孚敬費宏賈詠徐階或有銀圖書之

賜或有平台之召或呼先生而不名或賜御札

而稱號或同遊讌而賦詩或晚對良久而掖之

起禮數之優如家人父子而當時下情上通上

情下達無弊不晰亨利不陳是以

累朝稱為極盛

皇上御政之始宜時上召見閣部大臣假之顏色

賜之顧問与之商確政事衡量人材聞善必行

知過即改自然耳目日廣德性日充予以登三

減五追蹤

列聖斯拱而換之耳

七曰納諫

臣聞臺諫者帝王之血脉直言者國家之元氣
也血脉要流通元氣須暢達鬱滯則潰摧削則
枯古之帝王設鐸求言止輦受善正營元氣而
通血脉也

皇上今日蒞政之初宜採聽善言而實見諸行事
博收衆論而剖決其異同蓋施行則善言乃有

實用剖決則衆論不致紛紜但我章奏無文無

多以求

聖聰時覽時下是者下之部令速題覆非者下之

部徐聽推衡

天子不以議論訶責人而人臣各從疏牘獻品格
所謂導其流而流自清宣其氣而氣自順也

八曰信令

臣聞詔令者天子之四時也暑則必熱冬則必

寒時至則行物無不應故曰四時之信夫天子之詔令不數下下則必行故百官敬共而萬民受惠若令出而上視為具文下視為故紙考成不設勅限不嚴積久廢格屑越特甚且或一事而前令以為當行後令以為當止將事之行止何憑假一人而前旨既允其推後旨俄允其罷則人之進退何據但須詳慎于議論未決之時不宜改更于詔書既下之日行之務責其成施之必要諸久臣每見近來軍國大事詔書往往前後背馳皆緣朝廷功令不申以致凡事紀綱不立伏願皇上勵精之始申明立限之令有旨必頒奉行毋致紛紛廢闕此亦所以重朝綱而勅事機也

九曰恤民

臣伏惟立國在乎得衆得衆在乎恤民國之有民猶木有根也根既而木榮民殖而國真矣故

漢帝下詔蠲租賜帛養老史不絕書當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也

國家自東方用兵以來天下民力竭矣而又加以東南荒旱西北蝗災民不耕收日疲奔命

皇考奉

神祖遺命發內帑三百萬犒賞九邊而中原之民加兵加餉自若也

皇上今日布政方新宜大沛德意免海內今年新稅之半而出內帑百萬以補之又發內帑數十萬以賑西北及遼東關外之民而勸之耕此種德意天下父老百姓渴望已久

皇上初政行此是收拾人心之大機括也夫天子于百萬金錢何有所少者父老懽呼民心閭閻悅耳且養民力以供朝廷之輓輸厚民生以佐邊疆之軍實小往而大來其利澤何啻倍蓰至于各省直獄囚久滯囹圄宜遵

先帝近日釋放刑部重囚減死充軍之旨諭令恤刑諸臣原情減等使沉獄一空此後每年殊死不赦者必量決一二以正國法以儆衆心使之樂更生而畏三尺是亦恤民之一端也

十曰持體

臣竊惟立國之初先持大体以孝治天下以厚風人心帝王之大体也如生如存孝之至也包含徧覆厚之至也人臣以防微杜漸為忠

聖人以推恩廣孝為德戒

皇上政事維新海內瞻仰此時舉動正宜情法兼用仁義雙行于麗日當陽之時沛甘雨和風之

澤光昭

前大之令德忻慰

在天之神靈但令宮地肅清恩錫不妨從厚祇應處置盡善既往不必追求古來精明兼渾厚為難末世英斷惟操切為戒况乎立愛立敬始于

家邦萬年履端尤宜厚積大臣補養正培此莫大根基小臣對揚全憑此一點種子臣實祇承帝德愛惜

國體而敢為此諄諄也

右臣所獻十事雖係常言然帝王致治千古誠不易此臣見御史顧造流涕述

皇考大行皇帝憑几遺音曰卿等尽心扶持

皇長子做個堯舜臣一聞之不覺慟哭痛絕夫

皇考以堯舜自期故用人行政惟肖不足乃至留之際以此屬望我

皇惟願

皇上體

皇考未酬之心行

皇考欲竟之事念

皇考發帑犒邊則思今何以張皇六師念

皇考停革稅監則思今何以輕徭薄賦念

皇考批答如流則思今何以割別是非念

皇考起廢山林則思今何以信任耆碩念

皇考矜釋重囚則思今何以化幾刑措

皇上誠以堯舜自待則四海便再見唐虞

皇考朞月而開其先

皇上萬年而竟其業傳之千古流聲無窮至于官

禁起居

冲聖孤立內保外傳必須得人雖閣部保

駕止在一時而擁護主持必有長計可幾之人勿

進易悅之輩勿親每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宦官官妾之人少願

皇上出總萬幾如神明入坐深宮如處子志氣清

明德施鴻沛貽萬年無疆之休臣因差往山東

南直地方瞻

天暫遠謹獻狂愚不禁戰兢祈望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七日臣魯昇以告

泰昌皇帝訃差往山東南直陳十事以獻

新主十二日辭

朝十三日奉

聖旨這所奏有關係躬知道了

陳謠雜咏叙由

庚申五月以

國計告哀郡國由涿鹿漁陽歷
洛瀛抵山海出遼西塞上烈
日暑兩車中不能定息每所

至下車輒訪問郵人備知地
方疾苦并覽山川風物之概
伏軾口占旅次出筆墨記之
聊取叶韻以存實錄余非能
詩者讀之似古所謂勞人耶

許挽夫款乃之屬寫其情事
而已因念古三百篇不依譜
韻意或如此雖然出納五言
古之制也痛民隱者採焉倘
亦太史陳謠之本指歟右論

德張鼎題

陳謠雜咏

華亭史張鼎世調著 門人王鱗子春校

過涿鹿會中時東方有兵事見道路申

援兵經過令宿關廂母暴苦凡再三題

壁間志感

混沌既鑿失陰符出書邦太白高翔方干戈

卷一

動黃帝閭龍豈不仁毒聲須禽難恨彼蚩尤

雲而開萬世厲繇來話戰場屈指軒轅地佳

兵一濫觴擾八千歲我 皇學空同垂裳

倣古製固多不殺威亦有時兩濟年來守四

夷狂犬東陸噬當關戰士死出塞將軍殪不

聞霍嫖姚兼有中行說 御書賜故劍幕府

發新誓飲血懸胡頭滅此不再計未許犁墓

南設險先防衛將推九塞雄士揀三河銳乘

障數未盈軍書晝夜遞樞密下虎符催督及

椎髻郡邑窮餒派丁男并贅壻出門各吞聲

十室九流涕不受塗旅欺忍作沙場瘞兵多

餉亦艱司農又告瘠精衛填滄流力竭終難

卷二

繼豈有不涸倉年年添額稅割鼻療腹飢腹

克鼻已剝中原民力枯扶葉詎能繫我從此

地過援兵日連袂馬蹄似梭織飲食如流逝

況有使車來供傳繁屬隸因此一方苦太息

畿南敝救救竟如何營平聊補綴

援兵謠 過慶都目擊援兵暴苦民間為作此謠實錄也

老翁土床卧牛衣老嫗當窓紉破襦稚兒灶
上憂釜糜薄不克兒腹饑驚聞一聲叩門
急彎弓帶箭橫闌入稚兒哭走床下匿戕翁
下牀相煎逼驅嫗取火急烹煮東隣買酒西
隣黍東西兩家各受兵一粒一滴不肯予老
翁老嫗號痛哭今日肚皮昨日粥賣衣典褲
止百錢獻與長官來折靴長官出門怒如虎
走往前街尋大戶前街大戶緊閉門拋石敲
破正黃昏殺雞炊黍忙相迎酒漿澹泊怕逢
嗔既供醉飽索鋪陳直入卧內據床稠妻女
羞啼各奔竄灶前火滅人影斷五鼓仍來治
早食但求飽食上征鞍出門未去索官馬焉

頭哀告馬箠下官馬不百兵幾千兒燕骨立
不堪鞭沿村搜括來充數上馬嫗瘦勒貼錢
馬頭十賠九逃散縣官束手空長嘆千瘡百
孔一隊過後隊又到來徵辦我聞岳家軍憾
之難撼山取民一笠法輒死旌旗不擾民相
安大將治軍有紀律金錢不受身為先而今
將帥少忠赤駕馭無方事姑息浪誇大劍藪
毛錐借之爪牙生羽翼沙場未見戰士苦百
姓苦兵倍苦虜假饒攬斷泓同江難救沉離
哭三輔產將精兵不在多遼邊未實它邊疎
約束全無共見戲軍前百萬何為乎嗚呼廟
堂調兵奈爾何

募兵誰

募兵苦快聞於州邑諸君太史陳謀以告當事真有採而用者

長白兵氣亘砂磧黃龍塵昏封豕獬將軍鼓
鼙戰不力幕府橫眉檢兵籍三河材官出里
閭六郡丁男起棘鋤西川鏢弩西秦甲南楚
戈鉞晉射疏十萬雄兵苦未足溪酋尚長徵
呼續白簡脅糾奉詔遲紫衣還寵動王連紆

五

五

紆兵車動天下中原驅民似驅馬長途汗喘
筋力疲躑躅不進鞭挫打開築僉勾城旦春
匠夫起送鬼薪同部檄征牛窮冀北詔書募
士又河東河東冀北三輔里田土汙萊民窟
徙未聞義士樂從軍那有征夫去遠墨繡衣
持斧霜簡白黃門幕下聲靈赫聖旨欽依

勒限嚴邊書來告添兵迫勒限添兵可奈何
不求精銳只求多通都游手虎生翼沐猴而
冠飛而食州縣逢迎求免叅醵錢來媚旗牌
官一兵安家兩兵費買得旗牌填作喜鄉村
里甲苦調停十家編戶出一丁父兮哭子兄
哭弟寧死里門不捨去博徒惡少來它鄉餓

六

六

無粒食寒無裳願拋一死替行役免得伊兒
委道旁十家養之如養子炊黍蒸鷄竭井餌
大錠黃金繫在腰出門上馬良已矣何圖半
路黃金空竊賞未給行糧窮須吏逃竄它山
谷勾補仍來擾里中里中鷄犬無寧夕星从
官牌追絡繹老翁坐倉老嫗啼賣男別募去

遼西糧官并要完新稅草房典與它人棲吞
聲楚哭勿復道八口家同秋葉掃嗟乎東方
朱耶胡奴頭募兵之令何時休嗚呼募兵之
令何時休

魏道冲太史自癸丑九月都下別今七
更歲矣趙州道中相對各驚喜贈子扁

頭詩予和其韻

客路連朝兩孤城五月秋相逢聊對酌欲別
更淹留交誼憐青眼功名感白頭何能謝朱
紱垂老卧滄州

來韻
步韻

單車平棘路涼雨客生秋斗酒七年別離顏

半日留舊狂仍在眼新恨各添頭安得胡塵
淨相將泊雁洲

景州吏目哭訴道旁有官餉四千二百
遇暴客十六人白晝被劫於中墊時征
東逃兵潰散四出群縣苦之作南山猛
虎行

南山虎北山盜行路難三河道三河健兒走
風塵彎弓躍馬氣縱橫馬頭一指摧萬人鳴
鏑響處飛狐驚征車轉々出官路官錢私錢
走如驚官錢押解濟遼軍私錢與販貨商賈
河東一路村無煙枯楊荒草六月天車夫汗
喘車輪折百里五十行不前霹靂一聲呼廣

漠壯夫墮馬魂膽落止求買命不求錢官錢
破櫝私傾橐何圖遼餉四千餘景州白日供
搜搜刺史傾家認賠補捕官追比徒號呼官
餉坐守急星火地方捕盜同捕虎赤白誰能
撥主名半是丁男半逃虜戍卒何緣騁畏途
那堪枵腹行負戈送徒有長不相惜絕塞長

九

九

征可奈何安家未曾給家口行糧蕩盡空束
手不見將軍享士牛那聞天子勞軍酒當初
調募有前言不往征遼但脩邊中途申令仍
勒限出關火速赴軍前調來充數半羸卒况
惡召募盡游食紀律不開搶掠多當年從軍
已作賊而今逃竄走荒郊關山難度家鄉遙

秦歌苦秦聲烏公無渡河竟渡河公渡河風
波起河流湯湯走千里黑雲吹浪山雨舉斷
送征夫一夜水公渡河河無梁橫戈跨馬手
挽韁壯心未酬馬革裹俠骨已葬魚龍腸公
渡河別離苦水聲嗚咽傷千古舟橫野渡莫
爭先臨別春閨曾記取公渡河軍書謫前隊

十

十

方過後隊迫誰謂投鞭可斷流枉將七尺捐
河伯公渡河吞聲愁履穿衣破行囊羞晨餐
未能填鯨浪招魂不饗犒軍牛公渡河徒作
哀關山萬里同徘徊誰知昨日連床酒竟是
生前別離杯公渡河良已矣男兒沙場縱一
死旅冤疑逐故鄉迴熱心不付西流水公渡

家鄉追捕兵符速妻子困圍身鬼錄徬徨中
路欲何之正是山窮水盡時途中饑渴相煎
迫不作探囊將告誰馳騁黃沙盡官騎不特
兵逃馬亦去孤叢時防夜半鳴潢池須脩目
中起中原一呼如鼎沸東方百萬同魚潰欲
將餌盜策安邊調兵募兵胡易言

十一

十二發香河途中大求申刻宿三河次
日早行出西門渡河遇秦兵爭渡余戒
僕人勿爭良久乃得渡中流見兩健卒
策馬亂流而渡馬逸人沒於洪流中火
伴號而救之弗得也傷焉作公無渡河
行

河可奈何胡塵欲絕瀚海枯陰風獵獵鼓前
驅頭洗兵馬挽此河

廿二出關宿前屯馬上望海看山時風
值西南見海中千艘平渡樂而歌之

萬山北走亘千里南觀滄海難為水天險由
來出愈奇長城一絕連復起孤猿叫斷晴嵐

十二

碧海燕飛飛騰海色山光接雲入杳冥海洋
連天只咫尺青青岬草迷平蕪村煙寂寞亭
障孤日落位旗動成鼓風高鳴鏑走飛狐黃
塵驟馬似奔電上坂下坂凌絕澗須臾攬纒
登高崗洪波湧起開三面沐月浴日百變生
驚濤萬丈駕鯨鯨量磯鳧島浮水際恍恍出

浹俱神靈依稀西南千艘下破浪凌風似驅
馬千鍾萬石平穩渡疑是海若呵護者以茲
清海濟危邊寧憂斗粟值千錢旌旗雷動三
軍色壁壘春生萬灶煙而今西虜廢戎索山
北重關謹鈴柝公磨奴醜行誠擒塞上諸公
良苦心

過寧遠王兵憲肖乾來過午出浴湯泉
肖乾携酒飲余泉亭上賦湯泉詩十六
韻酬之肖乾鑄新錢催督餉運撫遼西
軍善馭屬夷深細有宏幹人也寧前一
帶何重焉

女媧煉天工祖龍窮地脉至今八千歲絕寒

留炎赫北海煮清泉南山爛白石泥沈祝融
宮湯湯扶桑宅沸鼎不傳薪藥珠連散珀古
亭籠淑氣虛室過靈液清濯征人纓熱洗壯
夫膈應是王澤長陽和噴砂磧別疑有化工
勺水皆春霖明府擁旌旄高牙羅榮戟當關
驍貅千度海餘艘百酒漿樂賓從風塵滌行

容良夜坐亭池深杯話金華夙欽澄清懷料
奪腥羶魄此水同天河洗戈咸池赤

登賢巫山絕頂挾一老僧以從放歌一
首

神州五嶽雄九壑遼西乃有賢巫閭長城不
能斷地脉靈氣盤結束扶餘翠屏萬疊遮大

漫危峰千尺凌清虛砂頭奔西似駭浪山墊
襟北同衣衲石壁巉巉俯絕壑泉流滴滴下
深渠巒崗硯礪苦折屐鳥道盤屈驚催車逐
迤百折山之苦別開一洞非人居山樓突兀
鑿新磴佛火荒涼依舊廬攀崖披棘上絕頂
天風欲墮吹襟裾蒼茫大海迷煙霧嵒巖開

書

十

山等土苴劃然長嘯藐姑射世上紛紛同臭
帑讀書浪說醫巫間今來塞上登臨初撓拂
一掃狼煙息山嶺可勒燕然書

出關自寧前一帶北至山南至海廣者
不下三十里狹者止十八里時與塞外
虜為隣設有不戒則一馬可至然其間

地饒多茂草而種植以稀間有開種不
過近堡一兩段離數里外即沃土皆汗
萊矣詢之城堡父老歎曰無人無時無
本無此三資即膏腴滿前奈何夫各衛
堡軍多而民少則無人差役多而休息
少則無時軍民餬口不給而寧得有蓋

藏以脩牛種顧夫役則無本且今牛運
驢運絡繹道路送往迎來奔命朝夕百
萬斛運遼陽而河西不得一粒粟餉銀
犒銀防護齎送無寧日而河西不得一
文錢如是尚可言墾田耶余以是知撫
公之言非為勸農務本為迂濶特時勢

出無可奈何耳然不勸河西耕種則河
東接濟終有窮時余議 朝廷當捐十
萬金付廣寧撫道召募人夫開種河西
河西民飽而可以濟河東也聞經略公
亦甚怒議屯種者然則全遼何時有瘼
耶因感事賦二律

遙望關山思渺然遼河深處草連天征人秋
盡思更成愁老春深話種田萬斛烏樗天雨
粟千家牛鐸地輸泉卧龍軍務真勞矣何似
金城更可傳

長夏單車嘆遠征幾番駐馬問荒城中宵雨
濕牛羊氣白日煙空鷄犬聲塞下不堪胡騎

牧隴頭誰勸土人耕由來貴粟真長策猶勝
金錢百萬傾

長城外小山曰望夫山孟姜女尋夫處
也海中一孤嶼隱隱可指曰姜女墳

築城登登杵聲哀海邊馳道秦皇臺城夫白
骨沉千載城下有女墳崔嵬睇觀大海連沙

積沙頭一片望夫石妾是秦閨織錦人夫為
遼塞修城役修城織錦迥天涯秦月遼雲道
路賒秋衣欲寄入何處寒雁無憑字漫斜欲
織停梭還自想不信遼東在天上誓死誰憐
女子身殉生獨壯男兒往孤身萬里尋夫君
弓鞋踏破關山雲關山盡處迷遼海夫君不

見空枵覓瀚海滔滔不可度邊城淒切戍樓
鼓中夜傍徨宿草間夢裏逢夫話辛苦千人
萬人城旦春我夫旅骨委蒿蓬一聲叫斷哀
猿絕高城白日摧悲風悲風動地來白日何
悠哉築城萬夫力推城一嬾京城邊一哭憐
千古海島長存一杯土而今征戍滿遼陽多

步春閨淚如雨

至永平袁兵憲位宇餞余灤河上郡大
夫項鄧林部使君宋先之年兄携酒餞
余孤竹城城圯僅存故跡耳兩山對出
灤水經其下有石當其中題曰中流砥
柱袁齊孤竹君兩祠隔水相望艤舟絕

壁下頗樂賦詩酬謝以記一時勝會
孤竹古孤城孤山灤水縈山高廡士節水共
聖人清北海軍甘老西山不死名至今游故
國風物尚嶢嶢

又

絕壁俯平沙雙祠隔水斜立君仍有社遼園

豈無家未地留鳳裝山川寄物華深杯坐淺
渚兩兩大夫槎

十七日發薊州至通州邵太守兵憲示
余課子秋并武侯心書及諸刻賦二律
酬之

三十登壇司馬郎雙旌拂拂動胡霜文章雄

Z121.7
20d(105)



ZW 21181000014943

長秦函谷天地論兵古冀方坐腐九泥封絕
塞行邊尺組繫名王高樓日夜思乘興一笛
凄清引大荒

乘微久已困邊方天保何因廢廟堂總是漢
家憂鎖鑰故令邵伯壯金湯熊羆日耀胡塵
淨驚麥風清漢道昌不是壯猷能伏虜誰蘓

民力固苞桑

官舍夜坐讀王侍御蒞宇先生疏草有
感余瀕行侍御公贈以疏草一帙其所
言靡厲墾田蠲稅課罷募兵諸疏鑿鑿
皆危言石畫矣余讀而悅之為言路慶
指南也

直言在國為元氣殿虎相爭空鼎沸老成論
事總片言濁者為涇清是渭有時盈庭盡奏
舌霹靂一聲醒聾聵有時排闥叩天門那

管轉喉忘觸諱只今邊事日倥偬內窘徵兵
外糜餉國帑嘗餘朽蠹錢軍前更急漏危費
治粟空勞遣部郎屯田不見置都尉州郡竭

髓同枯魚父老苦兵如刺蝟先生慷慨陳昌

言剛吐柔茹水火既亟須廟筭恤民艱無令
中原赤子畏河內蠲租効汲孺秦中刺配折
韓魏長纓未許繫犬羊尺詔猶能廢島卉堂
堂石畫樽俎間提為宗周恤其綿諫書滿紙
日月光赤心一片鹽毒味